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六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考古畧八卷補五卷（二）

〔清〕王文清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古畧八卷》提要

考古畧卷之六目録

課績法考畧

楚潙王文清九溪氏纂

王文清

後世官吏之考績，無庸拘古昔之成法已。有明去今未遠，其議論尚有可採焉。明崔文敏公銑議曰：天下親民者，守令也。綱紀守令者，上官也。糾察上官守令者，撫按御史也。然習俗之弊也，以奔走應對為職，以臨政治民為餘力，以造請勤渠為恭謹，以直躬守道為悖戾，故郡縣之瑣細末務，動必關決於上司，不得擅有變動。大吏不諳民俗，斷以胸臆，意指違出，改易無常，此雖冉季亦安從而行之哉。吏科王治等疏飭吏治三事：一定等則，以辨材賢；二公論勸，以一事體；三修實政，以圖治安。若分九則，斯太煩，宜上中下三等為限，而糾劾則屬之科中。黃景昉曰：撫民以吏，察吏還以民，故曰民者吏之程也。雖然，御史固有法焉：一在靈功令，二在寬事權，三在嚴賞罰，四在明踩識，五在重久任。凡循良卓異，一一廉其治狀，一有不實，即以其罪罪所舉者，何患吏不得人，而澤不究下也。者民銑又議曰：今太學之中，其師尊矣，而患無賢士以為之徒；鄉學之中，其徒盛矣，而患無賢師以為之帥。且翰林之官，專攻文字，而不能達於政事；州縣之官，勞於政事，而不得與於館閣。初選舉人之書生，而使之牧民；後選玉堂之書生，而使之治吏。若與民何以家其益也。此數說者，盡察吏安民之道，吾無以贅之。

刑律考畧

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事。若有司者，又代大君而布好生之德者也。今為考其刑法與律書之要焉。古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三就者，行刑各就其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三居者，大罪居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法外意也。三辟者，夏禹刑，商湯刑，周九刑也。九刑者，正刑五，又流宥與鞭與扑及贖也。有三典者，則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也。有三千之屬者，夏刑墨罪千，劓罪千，臏罪五百，宮罪三百，大辟二百；周則墨五百，劓五百，刖五百，宮五百，殺者五百，凡二千五百條也。又有五刑者，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是也。有五禁者，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是也。有五戒者，曰誓、曰誥、曰禁、曰糾、曰憲是也。以糾羣臣，糾羣吏，糾萬民，則為三糾。以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則為三宥。以赦幼弱，赦老耄，赦惷愚，則為三赦。以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為八成。以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為八辟。唐虞象刑，則尚書大傳所謂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也。衣象五刑者，白虎通所謂犯墨蒙巾，劓赭衣，髕墨蒙，宮有扉，大辟布衣無領也。臧文仲又有所謂五刑，則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大司徒又有鄉八刑，則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也。孔子家語又有五大罪：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也。周治獄五期：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也。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也。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刑殺則

於句師氏也秦五刑則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葅其骨也自漢文帝除肉刑而後世之五刑作矣笞五等杖五等徒五等流三等死二等也闕三木鈕也械也枷也死傷謂肉刑法嚴而難犯故死者少後世五刑民玩而易犯故死者多用法固存乎其人哉受財曰贓有六等強盜贓竊盜贓枉法贓不枉法贓監守自盜贓坐贓是也殺人有七等謀殺鬪殺故殺劫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也十惡者謀反也謀大逆也謀叛也惡逆也不道也大不敬也不孝也不睦也不義也內亂也此古今之刑法也至其所定為刑書者非律乎魏李悝定法經六而商鞅改為律焉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偽律因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也漢法十家則李悝三十二篇商鞅二十九篇申不害六篇處子九篇慎到四十二篇韓非五十二篇游棣子一篇鼂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法家言二篇是也漢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蕭法定律九章即本李悝六經法而增戶婚擅興廄庫三篇也應劭集漢儀有七曰律本章句則捋李悝蕭何張湯趙禹所著也曰尚書舊事則孔光鄭弘作也曰廷尉板令則張湯作也曰決事比例則陳忠作也曰司徒都目則鮑昱所定也又有曰五曹詔書又有曰春秋斷獄也晉魏陳羣取蕭何九篇而增劫掠詐偽毀亡告劾係訊斷獄請賕驚事償債九篇合定為十八篇此後晉律二十篇梁律二十篇北齊律二十五篇北周律二十五篇隋律十二篇唐律因隋之舊而定之宋亦因隋之舊而重定之則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鬪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十二篇當已刑書有四法治於已然謂之律禁於未然謂之令設於此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四者起於唐仍於宋至今遵之不改矣例分八字曰以與實犯同也曰准與實犯有間也曰皆無分首從也曰各彼此同科也曰其變於先意也曰及牽連上文也曰即文殊義同也曰若會上意也范蜀公指此八字如春秋之凡云善乎家湖南提刑序洗冤錄曰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差定驗之悞皆原於歷事之淺故必熟體此錄如醫者之洞見表裏而後鍼砭恣中也明蔡懋德又纂讀律源頭一編以明明德格物絜矩去所去辟去驕泰并周易尚書中語冠其首又有輔律詳節如大誥條例之類以續於後刑律之本末具是矣學為治者可不盡心以求之哉

赦宥考畧

惟天宰化生殺各以其時惟王法天恩威不容偏廢夫政有赦宥此仁心美德也顧齊與肆赦亦赦其眚災耳周之三赦第赦其曰幼弱曰老耄曰惷愚者耳其三宥亦宥其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者耳孔子言赦亦止赦其小過耳未聞不在矜疑之列又非纖細之愆而概為奔馬之委轡也漢王符曰今宄一概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吒老盜服賊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遺盜者觀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性惡之民雖嚴明令尹不能絕也匡衡疏曰臣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苟且徼幸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於不能措矣孔明治蜀有議其不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亦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數施非常之恩徒惠奸宄之惡諸謝

之情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善哉言矣唐劉知幾曰赦令之降奸人如期忖度咸得倖免即罪當斷決方便規求故致播遷舉寬濫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宋司馬光曰赦者害多而利少使愿慤之民憤悒欝塞山澤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元英宗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者倖免則死者何辜明張居正曰犯罪者傷敗彝倫覆載之所不容天欲誅之而赦赦之無乃違上天意乎且使被其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當事不為之一洩彼其苦恨之氣鬱而不散上蒸為災沴之變下能致疫癘之殃則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也凡皆昔賢之論赦事者也然則為治者如之何亦曰矜疑必審而囹圄無濫獄有罪必誅而奸慝無倖恩斯為仁義兼全之道之

八陣考畧

風后握機文曰天陣地陣風陣雲陣虎翼陣蛇蟠陣飛龍陣鳥翔陣凡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二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朱子曰此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

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為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軍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尚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故又有二十二隊天衝二十四隊地軸等數也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辯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輕重之權剛柔之辯者家計也以實擊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易而敵常險我簡而敵煩繁兵法所謂致人而不

致於人。此其機要也。　唐太宗問李靖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此孔明神於握機之法也。又按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或方或圓，或曲或直，或鋭，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非李靖孰能知之。　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

帝王兵制考略

兵以衛吾民耳。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蓋師以容民，非以勞民；師以畜衆，非以擾衆也。自黃帝畫野分井，因田畝而出軍賦，是井畝之法，兵制所自始也。顓頊封共工氏，舜命禹征有苗，夏啟征有扈，仲康命胤侯征羲和，湯放桀，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皆以整軍經武為靖國輯民之事。逮周而兵制大備焉。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六鄉六遂，可制十二軍，乃止制為六軍。又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乃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先王之不盡用民力也。鄉遂守衛王城者也，民皆為兵，故治以保伍之法，而以五起數；稍甸都鄙王畿調發之兵也，七家而出一人，故治以丘乘之法，而以四起數，遠近殊，勞逸均也。因農事而軍令寓其中，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時田獵

而簡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衆。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則為鄉大夫之選；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則為將帥之職。蓋什伍之法，於鄉里則聯其居，於師田則聯其列，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君，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斯時也，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亦無將之可名。徵發而不至於空國，行役而不至於憂家，居足以守而為腹心，出足以戰而為牙爪，田足以耕而餉食不匱，老幼廢疾有養而失所無患，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有逸，將必知兵，兵必順將，行險而不危，故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又況兵權分屬，無得擅據，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徒則屬之司馬，師保四

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夏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是衛兵之權無敢专也鄉遂之民則屬之司徒蒐狩之役則掌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於司徒空是畿兵之權又無敢專也故有事調發則天子遣使持一牙璋調之其權總握自一人如運指掌然此周制所以盡善也豈若後世之召民為兵而兵日益惰聚兵爲將而將日益驕也哉

周官大司馬九法九伐考畧

唐虞無司馬之官蠻夷猾夏止以司寇治之蓋治治之世不事兵戎也自商夏而商而周機械日闢制防日備而大司馬立焉然其時兵民合一平居則屬大司徒征行則屬大司馬且諸侯千八百分淵控馭之有道約束之有方其能上下相維繫而各安其所守故周制以九法平之而後以九伐威之平以養之於未然威以整之於既犯也今考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九儀也）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州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法也）以安邦國比（凡上）小事大以和邦國此平之之法也九法之所不能平者則以九法隨之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伐者聲其罪以致討也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墠同置之空墠之地以固之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正殺作殺秋官掌戮言殺其親者殺之是也放殺其君則殘之殘猶殺其肢體也犯令陵政則杜之杜者塞絕其後更立賢者主之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滅則毀其廟社而新其祀矣此非所以正之之法哉合而觀之先王建萬國而植親賢置百官而推孝后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也諸侯朝聘以述職納賦天子巡狩以觀察賦教功德加於民則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九伐加之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職述守之事務善其植而不為窺伺之謀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章而風俗厚周之衰也楚禍江漢秦據殽函然屬弱宗周猶為共主數百年而不一變亡者豈非九法九伐之道扶持拱戴根深難拔之效也哉

井田出軍賦同異考畧一

古者寓兵於農則軍賦出自井田矣但其起賦之法其說有二一謂八百家出車一乘一則謂八十家出車一乘也馬氏融論語注據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也考一成有方十里田百井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外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百人干戈備具是為一乘之數一同百里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國之大者是為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戎

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此皆推馬氏成出車一乘之說是八百家出車一乘也又包氏咸曰古者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是又八十家出車一乘也何晏謂融依周禮成依王制孟子義有疑故兩存之按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夫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重車二十八人）牛馬兵甲芻糧具馬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然與孟子王制不合竊疑孟子未見周室爵祿之籍故傳聞不無小異若王制則非三代古書其亦不足據矣劉氏瑾亦謂同方百里為田一萬井始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是瑾亦用馬說矣但竊案八百家出車一乘之說朱子亦舉其大畧言之耳尚未有八百家也馬氏

謂句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此未算將重車）者是六家賦法共出一人也薛氏謂設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以一井八家計之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供萬乘之役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見七家賦一兵也然則供一乘百人之用者其始為五百一十二家之數乎朱子顧謂為八百家所供者非誤也蓋第據其田之封界計之而未指其田之實數除去山林諸項者言之也馬氏六家一人之說亦但就甲士步卒等七十五人言之而未合重車二十五人言之也其實八百家之數即五百一十二家之數而六家與七家之數皆一而已矣說見次篇

井田出車賦同異考卷二

井田出車之數既舍包氏而從馬氏矣乃卽馬氏之說中又似有未合者當知其無不合也馬氏謂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井出車一乘本司馬法也乃司馬法又曰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康成禮記注亦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是又六十四井而出一乘也孔氏頴達疏引康成小司徒注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由此疏求之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六十四井卽一成百井中之實田數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出車萬乘此皆就其實田言之可知六十四井之出車一乘卽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出車一乘無二法矣

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考畧

或問古制革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計十乘步卒凡七萬五千人是有六軍之卒乃公徒又止有三萬何子看而不合也孔疏曰二者事不同也小司徒之法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出軍之常法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詩云公車千乘者謂計地出兵乃國賦之常數也非言三軍之事也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乃出軍之定數也非言千乘之衆也二者數不相合當各自為解耳或又問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地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止千乘者何孔疏曰坊記載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或又問車千乘法當用」為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乃止云三軍而舉成數三萬者朱傳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或又問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其數如何朱氏曰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此三軍之實數也此解俱載傳註中因頭緒紛雜故條理解之俾學者易曉云

管子內政軍令考略

兵法有變乎古制而仍不失乎先王之遺意者管子之內政是也彼其作內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師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為師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三萬人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是則周之比里族黨州鄉及五兩卒旅師軍之制至管子之軌里連鄉而盡變矣然其大小相維本枝相屬居游相習緩急相倚之勢不猶然先王之意哉孫氏嘗論之矣謂吾讀管子而得其所以變周之術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往往多為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連蟠屈各有條理要以不可敗為主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至管仲為霸功則非必勝無以取威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其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其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是則管子之內政雖存先王之遺意而不已大變乎古制也哉若夫晉之州兵楚之二廣魯之丘甲則或為厲擧強兵之擧或為困民益兵

之壯抑更無足法者矣

漢代兵制考畧

漢興承秦之舊而兵制頗為得宜凡民二十三為正卒一歲以為衛士年五十六乃免就田每立秋斬牲於郡名曰貙兵將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角抵縱遣焉其京師有南北二軍蓋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軍為南宮城為南則衛京城之軍為北主南軍者衛尉主北軍者中尉也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衛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為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可棄故以之護京城其意周矣南北軍又皆隸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吏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焉若郡國之將有太守有中尉而侯相亦得與教兵之權郡國之兵則有材官有輕車騎士有樓船皆以秋後講肄其法平地用車騎如上郡北地隴西諸郡是也山林險阻用材官如巴蜀三河潁川諸郡是也川澤用樓船如廬江潯陽會稽諸郡是也以至臨淄之謇手荊楚之劍士各排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此皆教習於平時征伐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將無常專之權此兵之在郡國者也其法又有三更曰卒更者卒無常人一月一更以正身供正役也曰踐更者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也曰過更者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不能人人自行為三日戍固為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夫南北軍京師守衛之兵也材官樓船車騎郡國待戰之兵也卒更踐更郡國守城工役之兵也過更郡國戍邊之兵也此時兵農尚未分也至武帝窮兵恐京師兵弱而生變方分北軍為八校有中壘屯騎步兵越

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之名而北軍始有常屯之名而募兵始此又恐北軍之權太重乃增期門羽林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之私人而南軍始有常屯之兵而常從始此此雖有互相防制之意然曰是番上變為常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厥是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人任之而大臣無與而寵倖專兵之禍始此矣元狩贖武益數於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及七科謫而郡國兵制益壞矣宣帝發三輔官徒弛刑者及佽飛孤兒之屬皆詣金城而南北軍皆出矣光武知天下疲耗弛郡國守尉都試之役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士獨存京兵然罷省之役鄉後補置及有征伐又出京師兵以行而某旅無復鎮衛之職自是常屯又變為遠征而兵制大壞矣安帝詔市人子弟納粟補營衛之士而虎賁羽林之軍亦壞靈帝置八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黃門領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於是十常侍之禍作而紛紛召外兵而漢亡矣予考漢初軍制最為近古民有常兵南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何其均也將相隨時所置武中郎公卿卿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或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簡肅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數亡不掩衛霍行功幕府相除可見其時無壅蔽然欺罔之患若貴養雖或無常廉儉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麾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擁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非胡南越兵連禍結而根本不搖則後世之變而日壞者豈立法之過哉

林騎曰漢制南軍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指郎羽林期門皆

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軍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是調兵為衛也八校胡騎是募兵為衛也

湖陰縣志

唐代兵制考畧

自三國迄南北朝紛紛用兵鮮有良制惟周宇文氏始立府兵之制而成於隋唐興因之其始為府兵既而府兵變而為彍騎彍騎又變而為藩鎮而唐之兵勢凡三變及其後天子置禁軍而中尉之權愈專而唐遂以召外兵亡矣考自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兵三年更道為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改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中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置府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糗糧皆自備并其甲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所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此府兵之大畧歐陽公所謂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者也迨高宗武后時府兵法浸壞番役更代不時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募

壯士充宿衛號長從明年更號彍騎入隸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此府兵之大變也元宗天寶後彍騎法又稍廢士夫恥循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致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蓋自是而節度使擁兵而方鎮之勢盛矣原夫方鎮者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以極邊爲重鎮秩在六尚書上與十衛將軍同已非五大不在邊之意然承微時雖有節度之名猶未具其官景雲中以薛訥爲幽州節度使有其官矣猶未重其權至元宗而王□直兼遙授之端蓋遂私假領之職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而方鎮之權始重且兼宿衛而衛士日就耗散在內之勢日輕遣長征於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林甫固寵杜邊帥入相之路始之用安祿山後則諸節度盡用邊人而邊隆有備注之權國家無藩籬之助而藩鎮之禍烈矣斯時惟陸贄抱偶本之意進居重馭輕之謀李泌敘府兵興廢之由極言其法之當復而皆不見用遂容銳意起良河朔稟命乃復宗聽蕭俛段文昌銷兵之說遂致再失河朔不能復取此又彍騎之壞而爲藩鎮者也若夫唐之禁軍則以安史之通西幸之兵僅千靈武士不滿百此時有自外來赴難色從者賜號神策軍繼且以中人主之奸人邊將詭請自附於是邊軍皆統於中人而中尉之權愈專而橫不得已反倚藩鎮之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朱梁之變作矣而唐亡矣嗚呼唐府兵之善也子孫屢變其制卷至尾大不掉而爲乾于山頭之雀祖宗之法蓋可輕變乎哉

湖陰縣志

宋代兵制考畧

宋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天子宿衛之兵也收天下精勁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下皆番戍諸路有事皆自京師遣之二曰廂兵諸州服役之鎮兵也太祖選其壯勇者隸爲禁兵餘則留之本州無戍更亦無教閱禁兵之强所以重居內之勢廂兵之弱所以削方鎮之權也三曰鄉兵鄉兵者民兵也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團結以爲防守如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四曰蕃兵塞上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者其兵始於國初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壘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四者之外又有役兵則官府之兵如今之隸收之屬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皆增損舊制爲之太祖起自戎行懲晉朝藩鎮跋扈之奧收禁兵以備宿衛分屯戍以捍邊圉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無由而逞咸平後承平既久武備浸弛仁宗時趙判西兵大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司馬溫公所謂二丁取一是使農民半爲兵也廢其衣食是驅民爲盜也崇寧大觀間日增兵額而無精銳之用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置御營司已復爲六軍十二將而三衙始復舊制御營五軍之外又有行營四護軍將諸將屢奏捷乃秦檜主和議逆獻諸將握兵難制之說因分隸其軍更號御前軍馬皆隸於樞密院於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朝廷雖濫養兵之費而君相主和忌戰以宗韓劉岳之將皆不能竟其用遂至以積弱終後文天祥建議請委數州路鎮兵以備軍籍而朝不能用迨敵壘日迫乃至執民爲兵野無耕民途無商旅則召募且無計矣況簡閱乎哉此宋之所以武

備不修兵氣不競而亡也

明代兵制考畧

明兵制曰京兵曰腹內衛所兵曰邊兵京兵之制有二錦衣等上十二衛所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留守等四十八衛所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當上宿衛無所隸屬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左府所屬者留守等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衛遇有征行則調發之即唐府兵遺意也腹內衛所兵者列於各省并要害之處每衛計軍五千六百人每千戶所計軍一千一百二十人每百戶所軍一百一十二人每百戶之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以指揮使等統之督府握兵符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而不治兵事即宋人收兵權之意也邊兵者捍禦各邊也戍要地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即漢人募民實塞

下之意也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既還則上所佩將印於朝軍歸衛將歸第權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至其稽覈之要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明代軍伍之初制也成祖永樂初仍立五府增至七十二衛復以龍驤下三十番旗立三千營又以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合五軍為三大營營各設提督各哨有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五軍營以肄營陣三千營以肄巡哨神機營以肄鎗手此三大營之制也錦衣衛者主鹵簿儀仗之事有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衛力士蓋錦衣十二衛皆用世卒爪牙之任也勳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託也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勢重又以制錦衣重而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相羈維之局也其外郡邑之間以衛所統軍伍世

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為戰兵簡土兵之壯者廩而備之曰民兵募他方之桀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各隨地之省要以為繁簡疏密而京師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蓋諸邊之兵不過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亦內外相制之局也後天下承平武備日弛兵部尚書于謙以三大營兵不相統御乃分十大團營各設都督統馬大小總兵官互相統轄於是將知士之強弱卒熟將之號令將士相習體統相維此團營之法也英宗罷之孝宗又分十二團營立東西官廳及武宗時劉瑾提督團營由是兵制日壞積弱不支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濫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無論老弱者不能擐甲即號稱趫捷者亦張半石弓而乘款段馬既而貳馬與衣全無死綏之志矣其或忠勇之將捐身家冒矢石以死捍國而廟堂文墨之士操空言而繩其短長中貴人又從而相牽制焉稍有疵失即從而齮齕之排斥之甚且從而陷阱之矣彼安所得展其四體專制閫外而樹國家之長城哉此明兵制之大略也

車戰考略

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長轂一乘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也四兩為卒則百人也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尤大者為二十五乘之偏鄭魚麗之陣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令於吳之偏九乘之偏也動則足以衛止則可為營衛卒有所備兵械衣裝有所齋則車之為用大矣故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此周之用車也小戎俴收五楘梁輈秦之用車也漢夏侯嬰以兵車趣戰破李由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衛光武造戰車遮塞上此漢之用車也曹操用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晉馬隆作偏箱車破樹機能此魏晉之用車也劉裕以車為左右翼伐南燕章嶽攻鐵離結車為陣魏泰武用車十五兩北伐蠕蠕隋為鹿角方陣與突厥戰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唐哥舒翰造戰車以駕駝馬燧亦戰之於河車行以載兵止以為陣此車之用於唐者宋韓琦以郭固所制之車臨陣下營緩急易拏龍勝劍如意車上為獸面牌鎗等兵火砲等進退俱利此車之用於宋者明戚繼光創車每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及器械全具此車之用於明者是車戰之由來久矣然考太公之言曰車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離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若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圮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

地左陵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般車振歃犯歷沙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也夫勝者八而死者十是死之數不已過於勝之數乎況乎兵機之日變而古法之漸難行也自春秋鄭莊多用徒兵自中行穆子毀車以崇卒自右師免始乘馬自趙武靈改用騎而兵家日出譎萬日趣輕便騎出奮卒變步騎旋轉曲折動如轉圜而車戰之遲掉反不若是之靈其應變反覺較彼多躓也故王平仲有曰當後世而修車戰之法是不知時變者也三代之上以禮殺人者也三代之下以智以機殺人者也以機智殺人則所以殺人之具備將不可喻之卒況他人乎而乃謂我有車馬可以自衛可以陷敵是對機智殺人者而操以禮殺人之器鮮不敗矣鄭氏濟亦曰車戰之法惟中國之人彼此皆以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耳若中國與四裔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步不成列動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故吾之房琯宋之章詢黃懷信李綱王大智諸人皆亟談車戰之制然皆未能施之用用之亦鮮有成效是車戰之法後世實無所用之因不必慕從古之名而為此迂闊無濟之事也

九州異名考略

地之有九州也猶天之有九野不可易也考周禮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中央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此所謂大九州也黃帝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鄒衍所謂赤縣神州是也至堯而中國仍為九州使禹治水時悉因其舊即禹貢所載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是也至舜則以冀青地廣乃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朝鮮等地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東一路蓋析冀而為三析青而為二所謂肇十有二州也逮禹立夏政仍復堯時舊制為九州爾是爾雅所志之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者商制也職方所志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者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蓋青兗之間有徐雍豫之間有梁也此唐虞三代九州之略也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九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此論九州者之極則也

宇內山水三大幹考畧

自太極分陰陽後天一生水而四海一壑初無江河之別既而西北有崑崙之峙於是山脉蟠亘而水之千流萬派不可枚舉矣然其大者有三發源岷山者為長江發源長白者為鴨綠江惟黃河之源發於星宿海而出於崑崙朱子曰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吳氏澂曰河源發自崑崙其源最遠江發岷山亦可謂遠而不得與河遠源並古人祭川先河後海者重其源也地里今釋曰江出岷山而其源則發自西蕃界徼外金沙江與闍志曰長白山橫亘千里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此山在沙漠之地凡水之發處即山之起處水之會處即山之盡處故長江與南海相夾其脉起岷山趨夜郎踰五嶺出南雄由汀歷邵武抵信走徽盡於建業之江陰此南幹之大都也黃河與長江相夾其脉起西傾行隴右過漢中出熊耳落河南盡於山東之東萊此中幹之大都也鴨綠與黃河相夾其脉自崑崙出關顏度瀚海轉白登循恒山盡於幽燕之平灤此北幹之大都也王恒叔曰崙孕育中則最優諸發淺南為獨後據形勢北當最盛誠善論三幹之次第哉

古今地里同異考畧一 集百氏說

學者雖寂處一室而凡庫中往往有六合在眼之勢昔人所謂閉門造車天下合轍也宋倪文卿每嘆學者淺陋凡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又未暇精也郭景純注山海經酈道元注水經稅安禮撰地理指掌圖吳澥著宇內辨後朱考亭沈存中吳虎臣范公偁王伯厚楊升庵章本清馮嗣宗俱皆有辨而方家之則欲以朱思本畫方配里法做謝莊之截木分合就各地古志編閱會括於修撰考一時不及成但鈔記所知以俟其注釋順詳今又恐學者畏繁而高閣之故據其大畧增補刪訂為篇俾善學者覽之已得古今地理變遷之大畧矣如河東河西河南河北河內河東淮北淮西江北江南山東陝西此宇內之大綱目也然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有中土之河南有亳境之河南有中國之河北有邊方之河北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冀州而漢右郡也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蔚漢為宋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乃宋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宋之淮南而宋之河北乃古之河東非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曰秦國戰國曰關中楚漢之際曰三秦兩漢又名山西至宋始為陝西路亳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虢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春秋吳師入郢似今之郢州而非也秦師入滑似今之滑州而非也楚人滅舒似唐宋之舒州而非也楚人滅黃似今之黃州而非也楚人伐徐似

今之徐州而非也允姓之國居瓜州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之溫泉在河南而今之湯泉在河南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古之豫章在江北而今之豫章在江南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濩澤在河南而今之濩澤在河北皆衛之郊也韓退之之南陽在修武非鄧州也蕭何南鄉之酇在楚之光化非沛之酇也六月詩之鎬非豐鎬之鎬六月詩之太原非山西之太原也陶令之彭澤非小孤前之彭澤也大別在漢陽非安豐也趙之扞關非楚之扞關也李牧所守之方城非汝梁之方城也鍾離非今中都城石城非今石頭城也春秋之江黃皆在汝南地非今黃州九江也公瑾所破之赤壁在烏林非坡公之赤壁也留侯封邑在沛非陳留也沛邑之蘄非江夏之蘄也漢中有沔陽城非今之沔陽州也翟之鄩非斟鄩也郇陽在勳漢之間非順陽新陽也樊毅克廣陵楚子城乃魏所置東徐州之廣陵非江都之廣陵也北苑茶出建州今作北源州矣華陽亭在密縣非松江之華亭縣也蒙山茶在蜀雅州非山東費縣之蒙也齊桓之葵丘在考城非青州之葵丘也臨湘原長沙縣之名非岳州之臨湘也華容在監利非岳州之華容也成陽屬濟陰城陽則漢齊王章所封之國音同而字異也清湘原縣湖南今改為廣西之全州矣此地理之隨時而變遷者也

古今地里同異考畧二

或問曰子論地里之變遷得其概矣亦有變而不變遷而不遷者乎曰有碣石淪海在今灤城昔猶河首中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楚師滅陳當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新鄭縣也齊侯伐莒即今之上蔡縣也古麗乃梅里今之橫山也許墅本為虎嘯因唐諱虎而改也阜泰鄉所居為阜橋梅橋所隱處為蛇門也常熟支湖也支遁居之語兒亭當為禦兒亭蘇宜山當為娜如山汝陽之天中山天之中也酷清在山氏城北盧墨即今盧溝也鄎新息也廬江郡以大江望廬山而名即敷淺原也東興即東關也慎陽當作滇陽沙羨洗澂所還也德海乜零之水也義陽士雅山因祖逖而名也襄州沮中即相州也冥阨之塞即鄳阨也馬鳴閣道利州棧道也郙閣李翕所修西狹閣道也宋之潁昌今開封許州也涂唐今滁州也大散關和尚原在焉此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楚伐吳至衡山今之橫山也劉錡順昌之捷今之潁州也下潁之潁錡為程音北陵雁門廣陵之合瀆渠即吳掘之邗溝也魏之一合塢城漢宜陽邑也吳會吳郡會稽郡合名也秦亭即街亭傳險即傳說所隱寇也陰古嶽字泰垌即太行山垌一作巷泗口者淮泗之會也今之長沙非古之潭州也今之衡州昔則非於長沙也潭山即三天子都今之張公石也闕里在曲阜儀封在開封互鄉在睢州也酷興之鼻天子冢非象庳也木棠城在遼東或云在薊州馬蘭踏山今 衛地花門堡通回鶻衙帳在甘州三苗即三苗朱子謂苗當作貓與犵狫犵狫為四種溪峒之民其地當在衡州長沙之東袁州之西一帶而辰州有五溪蠻沅州有黑白苗寶慶武岡所

在有獞皆三苗之種類也廣有猺戶凡三種一爲魚蜒二爲蠔蜒三爲木蜒沿陵又有獛蜒其流曰發曰獞曰狸曰㑩曰㐌而粵西有狼有獞有猺獞州又有黎人廣陽蠻有仡佬沅靖貴州之蠻通謂之苗五溪蠻之父名白大大乃人名好事者遂謂高辛以女妻犬誕已龍戶蜑家其人見水即知龍也馬人馬留乃馬援立銅柱時所留住之種也阿耨達所謂星宿海也東南流入海者曰魏加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惟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耳狼慌辭國也離耳即儋耳也凡皆指其名而可指其地者也

古今地里同異考畧三

或又問曰地里同有可實指矣不又亙一名而爲兩處或至數處者乎曰然會山有四古會稽并稽淮南塗山實在壽春非山陰也淮水過當塗縣非今太平之當塗也三江者左合漢水爲南江右合彭蠡爲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也或謂爲婁江東江松江或謂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或又以爲岷江浙江松江是三江有數說也荆山有二南條在襄陽南漳縣北條在陝西富平縣下有荆渠也漢水有二源一東源在今西縣之西一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而皆出自嶓冢也黑水有三雍州黑水出張掖雞山梁州黑水爲瀘江導川之黑水爲瀾滄江也三危有二一竄三苗之地一在雲南麗江府北也首陽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夷齊没處在洛陽也歷山有五一河中府二齊州歷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五紹興也下蔡爲硤石城非獨陝州之硤石也石頭有四江西有兩石頭又遷南嶽地名石頭曰與白下石頭爲四也姑蘇又作姑胥又作姑餘干言二地也而合名爲一山汶有四有出萊蕪山之汶有由壽張入濟之汶有蜀岷之汶有還東汶城顏川有父城沛郡又有城父鄭道元誤引爲一春秋有數鄀有兩鄀陵有數邸又有東西北三荆西鄂鄧州東鄂武昌郴鄁一也唐郡一也伯禹之口定胥之口黎陽之津枋頭延津皆滑州關州地也巢湖又作潔又作焦一也八陣圖凡四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乃漢中府沔縣地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永安宮魚腹浦一在酒縣也入州有谷山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東南曰斜谷是也有棧道四爲陰平道爲故道爲連雲棧道爲斜谷道是也西陵在黃岡本漢西陵地而陸遜所守之西陵則今之夷陵州也蜀之宜都又從夷陵而分之者也

鄧州古樊城仲山甫國也一曰鄧塞一曰沔北青城有東陽城而浙中及臨淮郡清河郡又各有東陽縣荆即楚也舒有舒鳩舒蓼舒庸之屬而皆屬於楚故通稱荆舒若魯口若夏口若沙羨皆名武昌通典所謂鄂州也會稽郡又名越州又名紹興又名鎮東軍穎則四名也吳郡又名蘇州又名平江則三名也穎州曰順昌府許州曰穎府則交互雜稱也漢之南鄭為今漢中府而桓友封邑之鄭曰西鄭亦曰南鄭今屬華州而其名亡矣因鄭有圃田曰圃鄭因遷曰新鄭今屬開封之鄭州是也滎陽中牟管城皆新鄭地也崆峒或為空桐或又為空同稱揚州者在東漢則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自魏至周則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則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也廣陵在兩漢時為吳國為江都廣陵國為廣陵郡劉宋為南兗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邗國州其為揚州則自隋始也松江以淞水得名亦名松陵而眉州亦有松江乃蜀江所分也黃巻城桃林塞即新安潼關也通謂之函谷關濟陽原在江北梁恭在江南晉溫嶠移之曰江州今為九江府汝寧之東崤西崤即敖山敖水也又名嶽崟山陝州石堤鎮本穀縣汜水又有古都關皆穀也峨嵋山在蜀而汀州邵武廣西汝州皆有峨眉山象其形也晉新亭在長干寺梁新亭在朱雀航吳又別有三新亭也此地里之數處而一名者也

古今地里問異考卷四

或人問地里之同異盡此乎曰未也河陽南城為孟津又名富平津而中潬則其中州也西周河南也曰王城東周洛陽也曰成周漢河南郡有洛陽縣成周也有河南縣郟鄏地王城也卜澗水東瀍水西乎王居之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東是為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桐邱在許昌兗州路有桐城驛其上江之桐城則自唐始也梁魏在宋縣又名大魏即其炎山也田悅改魏州曰大名而大名之魏在蒲州而其軍則曰天雄也濮有百濮楚濮尾濮木棉濮濮鉛南中有濮僚又有闕濮水經注有濮北不獨七名之濮陽也漁陽有潞水密雲又有潞水通州有通潞亭非獨山西之潞安也全椒有瑯琊山有瑯琊谿不獨青州瑯琊城為漢瑯琊郡也冀州鎮為霍大山而潛山天柱亦名霍山廬州亦有霍山鳳陽又有霍邱縣不獨平陽有霍州矣昆明池有二前自雲南有之後則漢長安做之也熊耳一在商州上洛縣一在虢州盧氏縣然在陝西河南之界以在之陰陽分耳之究非二山也章華臺則城父商水江陵長陵皆有之而章華故臺則在監利縣郭中也乾谿亦城父商水皆有之漢淮陽故城在陳州宛邱縣所臨治者也唐作淮陽城北臨泗水實為淮陽軍若今之淮安府則漢屬臨淮郡曰淮陰晉曰山陽唐宋之楚州也祖逖劉琨所守者此也楚州為南北襟喉長淮二千餘里水道通北者有五淮汴渦潁蔡也其通南者止楚州運河一處周世宗作老鸛河通戰船入大江而南唐遂失淮南之地矣隆口一名蒲磯口二名蒲圻口即陸溪口也中牟有二一河南一河北也呂梁有三一在呂梁縣南一在離石縣西一在徐州之下也唐兗都河東殷都河南閬都河南為

三河而黃河析支河湟河亦為三河三楚者西楚南楚東楚也又郢邾壽春亦為三楚三湘者瀟湘蒸湘沅湘也三秦者秦將邯欣翳所分封關中地也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通典以會稽吳興丹陽為三吳而指掌圖則以蘇常湖為三吳也齊濟北膠東三齊也而梁大梁少梁三梁也新蔡上蔡下蔡三蔡也三關有五陽平江白水蜀漢三關也平靖武陽黃峴義陽三關也上黨壺口石陘上黨三關也益津瓦橋淤口周世宗所取三關也偏頭倒馬紫荊山西三關也五嶺者廣州記所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而南康記輿地記皆以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為五嶺而騎田則在郴州都龐萌渚則在道州也萬山祖崑崙西海渚有小崑崙燉煌有崑崙塞地球有崑崙坂而皆名崑崙也文獻郎太和山又名武當山禹穴在蜀石泉而會稽廬山皆有禹穴因禹所至名之也林邑古越裳而老撾亦古越裳也通交趾道達入海之處也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非朝鮮東夷之九种也凡又皆地里之同而異異而同者也

歷代州道路省考畧

予既畧考九州之說今復取歷代因革之數而約之堯之九州如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舜則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而為十二州至夏復為九州而商周因之也周有五服祭公謀父所云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也又有九服周禮大司馬所職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九畿也又有六服大行人所云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也秦改州置郡則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漢內五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六郡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也漢改置刺史則司隸校尉豫州刺史冀州刺史兗州刺史徐州刺史青州刺史荊州刺史揚州刺史益州刺史涼州刺史并州刺史幽州刺史交州刺史凡十三部惟朔方刺史不在十三州之限耳三國時蜀有益梁二州魏有司隸豫荊兗青徐梁雍冀幽揚并十三州吳有交廣荊郢揚五州魏之揚治壽春吳之揚治州陽晉武改為十九州則司兗豫冀并青徐荊揚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梁也劉宋為二十二州則揚徐南徐兗豫南豫江青冀司荊郢湘雍梁秦益寧廣交越也唐高祖置萬年長安富平醴泉同州華州涇州岐州幽州西麟涇州宜州為關中十二道旋改為十二軍矣太宗定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為十道玄宗又增置京畿都畿山南東西江南東西黔中通為十五道矣宋太宗分天下為十五道矣宋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中為十八路元豐改為二十三路則京東分東西路京西分南北路河北分東西路陝西路

秦鳳路河東路淮南分東西兩路兩浙路江南分東西路荊湖分南北路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分東西路是也元先建十二行省後改建二十二道則燕南河北道河南江北道山東東西道河東山西道西蜀四川道河西隴右道山北遼東道陝西漢中道江北淮東道淮西江北道山南江北道江南湖北道嶺南廣西道海北廣東道嶺北湖南道江西湖東道福建閩海道浙東海右道江南浙西道江東建康道海北海南道雲南八番道是也明定為兩直隸十三省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皆為省爰成定制云

關鎮要區考畧一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關鎮為最要矣天下大勢統論之則為南北析言之則曰江淮曰荊襄曰川陝曰青徐曰河朔曰河西曰幽薊曰遼陽曰宣大皆要害之區也禹甸以後秦漢以前不有歷歷可指者乎蓋有所謂九州之險者則四岳三塗陽城太室荊山終南是也其三塗者伊闕一名大行大谷一名崤黽及轘轅是也有所謂九塞者晉有大汾淡晨有泯阨楚有荊阮又有方城黽池有殽常山有井陘遼西有令疵雁門有句注上谷有居庸也有所謂長城三者秦昭王築長城置隴西北地上郡趙武靈自代陰山下至高闕築長城為塞置雲中雁門代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築長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是也有所謂八陘者太行山始自河內以至幽州凡八陘軹關陘在濟源太行陘白徑陘皆在河內滏陘又名滏口陘在鄴西井陘在常山飛狐陘蒲陰陘在中山軍都陘在幽州皆連山中斷故謂之陘也若夫險之在秦者則東有函谷關在今陝州南有武關在今商州西有散關在今鳳翔北有蕭關在今原中在北四關之中故曰關中也有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此三關皆蜀之門戶也險之在漢者有玉門與陽兩關有上黨壺口石陘三關有洛陽之東成皋南伊闕西函谷北孟津四關有蜀漢之陽平江白水三關北伊闕函谷廣成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則靈帝所置之八關也其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五郡則漢從渾邪降者於邊因其舊而為五屬國也或謂為安定上郡天水五原張掖五郡姑並存之其直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則武帝所置之朝鮮四郡也至昭帝而並為樂浪元菟二郡矣其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諸城則武帝所置之河西五郡也

其越嶲沈黎牂牁汶山武都五郡又武帝所置於西南者也至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古北平上谷漁陽諸郡又漢時緣邊之九郡也外此而武帝時有南海桂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眞日南則尉佗所置之七郡也増珠崖儋耳又尉佗南越之九郡也自漢以上之關鎮其大者蓋如此至於渭水三橋者中渭橋在故城北秦時造西渭橋在西北咸陽路漢武造東渭橋在東北高陵路不知造自何人皆險要也因並附焉

關鎮書后考卷二

或問漢以前之關鎮旣鑿鑿矣不識三國而後以逮於唐宋其要區亦可得聞乎曰可蜀有萬里安樂建昌尾箐永平升仙七橋非蜀李氷之所建乎吳有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邱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非孫氏之十鎮乎魏明東置合肥南許襄陽西固祁山非其所謂守之三關乎西晉有五浮橋曰航則丹陽竹格朱雀驃騎青溪是也元魏於馬邑雲中界置六鎮則懷荒沃野武川懷朔高平薄骨律是也劉宋碻磝滑臺金墉虎牢四鎮所以扼彼河南也南齊壽陽盱眙淮陰三鎮所謂淮南根本也北周有三鴉鎮名高平城一鴉百重山在鄧州向城縣二鴉在分嶺山北三鴉在魯山界所以禦齊也北關塞之在唐以前者也而其制莫備於唐唐張仁愿爲朔方總管築東城榆林東北八里屬於武中城榆林漢名九原西城豐州西北八十里屬大德軍非唐之三受降城乎李祐於蘆子關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五城以護塞外非唐之朔方五城乎韓混築石頭城治城臺城苑城新城非唐之石頭五城乎大都護爲單于安西安北中都護爲安南安東北庭非唐之六都護府乎河内汲郡鄴郡廣平鉅鹿趙郡恆山博陵上谷范陽文安河間饒陽信都清河魏郡博平平原景城樂安棣州密雲柳城北平非唐之河北二十四郡乎調露中置魯麗含塞依契非唐之六邊州乎突厥内附分處豐勝靈夏朔代六所非唐之河曲六州乎若夫唐之七關則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關也義陽三關則平靖武陽廣峴也河朔三鎮則鎮州成德軍魏州魏博軍幽州盧龍軍也杜牧論戰之六鎮則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也洛陽四傍則穀水黃道重津分洛也造舟之梁四則

河之蒲津大陽盟津洛之孝義也石柱之梁四則洛之天津永濟中橋灞之灞橋也木柱之梁三渭川便橋中渭橋東渭橋也唐至大中間張義潮以十一州歸有司則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皆河湟地也考六典所載唐之為關總二十有六而有上中下之分上關六京兆藍田關華州潼關同州蒲津關岐州散關隴州大震關原州隴山關是也中關十三京兆子午關駱谷關庫谷關同州龍門關會州會寧關原州木峽關石州孟門關嵐州合河關雅州邛峽關彭州蠶崖關安西鐵門關興州興城關是也下關七渟州甘泉關百牢關河州鳳林關利州石門關延州永和關綿州松嶺關龍州涪水關是也至其入關之道有三自河北入為正道項羽光武安祿山從此道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從此道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由此道入又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此皆考地利者所不可不知也

關鎮要區考畧三

或問唐之關鎮備矣自五代至宋若明猶有所增置乎曰有蜀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信安軍淤口關周世宗所置三關也大江上流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也中流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也下流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也此七渡者宋吳表臣所疏請為防者也梅子八關在荆州長陽四臨江南四臨江北皆以備峒蠻也麟州五堡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州皆張亢所成也中山大原河間宋之三鎮也以三京關陝析為四鎮拱滑類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同華陝府隸京兆此建炎時之所置也白椒水砦桐木菂嶺三嶺市陽甫陽青府所謂洋州八關也燕山五關為景州北之松亭順州北之古北昌平西之居平[3]西之居庸易州西北之金坡平州東之渝燕之障也山西三關為雁門臨武偏頭山西之塞也明以居庸隸薊州轄捍道等處以紫荊隸保定轄沿河等口以倒馬隸保定轄周家堡等口此明之內三關也黃花鎮二關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為東關西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於龍泉為西關也備倭七大鎮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陽山東薊遼是也廣東三路東路柘林碣石惠潮南澳中路虎頭門廣海廣州西路陽電白鴿門潮州雷連是也福建水寨五漳州銅山寨泉州浯嶼寨興化南日寨福州小埕寨福寧烽火門寨是也浙江六總金鄉盤石二衛松門海門二衛昌門衛定海衛觀海臨山二衛海寧衛是也此又皆在近代之可如者也

湘源記

瀟湘蒸湘沅湘三者皆歸流而經之者湘水也予往讀輿圖志索三湘之源知其水出陽朔山至永州瀟水入焉曰瀟湘至衡州蒸水來會曰蒸湘卒與沅水合於沅江曰沅湘此三湘所由名也顧考之者往往於三湘則詳而湘之源則畧焉蓋未嘗親履其地而但得之傳聞故卽肇源之陽朔山而或以為屬零陵或以為屬興安說已不一遑問其洞源之狀流行之程支派之條分合之勢乎甲戌秋予親至粵西亟探湘水所自出又得主人德純菴先生壯其行為之遣役貫糧呼土人父老為前導予草笠芒鞵蹢踔而行始得探其源而記焉湘水發源於海陽山海陽山者卽輿志所謂陽朔山也此山屬今桂林郡靈川縣向以為在零陵或興安者皆誤也山高可七八十丈廣五六十丈山下一巖洞洞門高廣約二丈餘入洞內逶迤甚窅黑因持火炬入可容十餘人並行巖下作金石響陰風凜凜如在重泉水窖中偶一謦欬輒轟然有山鳴谷應之致行二十餘丈遇一潭潭廣可三十餘步深不可測照以火炬盡然發清碧光以小石投之良久鎗鎗有聲火光閃爍明滅無定亦未知其中有魚龍異物否潭周圍無路徑可緣其對岸無能飛渡者土人告予曰此卽湘灕二江之源也徘徊久之而凜冽之氣不可復留因背潭而返出洞口有清淺小水吐入一澗中澗廣纔尺水許土人指之曰此澗涓滴細流四時不絕乃湘灕二水之咽喉也沿澗行半里許有前宋勅封海陽山神惠濟侯廟焉又里許見小澗一線窅深漸下漸闊至興安縣屬之江東村太平堡諸處其水遂成汪汪大江蓋小澗日夜所注渟蓄既盛而又别有兩大水自東西來助之也東則一水迸來起於興安之東鄉白石洞洞下有深塘名杉木江逆過車田村穿龍虎巖豆腐巖再上南折至江東村約百餘里入大江西則一水順流自靈川興安交界之長岡嶺順過豪豬田村至太平堡約二十里入大江蓋大江為主而東西二水為之附庸至此合流以成其盛灣灄匯溪渟瀠深且廣水停積若不流計程去海陽洞口已九十里矣潭下半里許江水洪流中横一洲名鮮嘴嘴長數里廣不過二十步高止數尺逆大江而踞其中央江水至此輙分左右二江去夫沿江上下二千里兩崖多危崖絕壁獨此嘴沙土碎磧無巨石陡岸亦無樹木為障蔽乃獨當全江奔騰之衝而力捍之俾分為二土人云此嘴低且薄往往春夏暴漲亦不能汩沒之水退如故終古完固不見其有潰決崩塌之形亦一奇也江上有伏波廟意者伏波之靈最實為之阿護乎嘴北有大平壩一座南有小天平壩一座此二壩卽楚粵二水分界永流之處南流者為灕水北流者為湘水此湘水所由出而從此出零陵達衡陽過長沙經洞朗三湘於是乎爭瀆矣瀟水出九疑山三分石經零陵縣西北入於湘蒸水漢志作承水出邵陵界邵蠻山至重安縣又合界塘水再邊重安之南又受零陵之武水至湘東臨蒸縣今為衡陽縣之北注於湘謂之蒸口志稱水氣如蒸此之謂也沅水出蔗州非州郡經長溪合麻陽諸溪崗水若漸辰溆酉諸水俱附此過武陵東注龍陽至沅江與湘水合此又三湘之所由稱也此數水者一經而三緯皆出深巖幽邃中行二十餘里以合於江而達於海其湘源有自其流行有漸其支派有條其分合有序皆予所目擊而筆之於書者夫三湘既合之後固極滂濤之勢矣究其濫觴不過一三十步之洞潭潭外澗不過尺餘之細流而涓涓緜緜遂至於此天下事之由淺而深

積小成大下而善受受而不窮者固如斯乎抑聞黃河之源在西方數萬里外出朵甘思絕域中古之窮河源者且一至再至傳之信史今湘源特二千餘里耳予至暮年始得粵西一見之古今人之不相及固若此乎抑得山水之勝者亦有適合之數存乎其間乎余又聞泰西人之言曰寰中洞溪井淵諸泉其下皆有海水灌乎其中溢乎其上及出而滔滔不斷又漸積以運於海若轆轤之轉動然此物理循環之情也亦一元無息之運也吁觀一湘源而四瀆五湖之所出從可知矣

瘴說

予嘗至粵西聞其地之瘴有春青草夏黃梅秋新禾冬黃茅諸稱又有桂花菊花鴨蟲黃蜂等瘴四時不絕宋王袞曰南方天熱地氣鬱蒸陰多閉陽多發淺草木水泉多稟惡氣元氣弱者中而為病謂之瘴其寒熱往來者為冷瘴其晝夜如坐炭火中者為熱瘴其一病失音者為啞瘴冷瘴輕熱瘴重啞者死余又聞宋梅龍圖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五瘴說銘之石則有大不然者其說曰仕宦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醉荒宴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畜姬妾以娛耳目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逭矧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地氣之瘴得毋謬與予按粵西瘴鄉惟太平思恩泗城鎮安諸郡為甚蓋以林崗深密嵐靄熏蒸致成戾氣亦非徒人事為之然讀梅昭州五瘴說亦可知瘴在人身逆氣成聚則人身乖戾之氣實與其地氣相感相召相觸相入此天人之機顯應之理固無爽者因述其說而載之無所贊焉

管子起五音法考畧

楚潙王文清九溪甫纂

王文清

案管子地員篇所載所以聽土地之音也其所謂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羽如鳴馬在野（一作樹）宮如牛鳴窌中商如離羣羊角如雉登木以鳴者五音所發之狀叶諸物也其所謂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數始於一成於三開者推而衍之也一分為三三分為九九分為二十七二十七分為八十一本一而三之如是者四遍合黃鐘之數以成宮也黃鐘八十一數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合為百有八是為徵數乘者卽三分之一也三分百有八而去其一分三十六餘七十二為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為羽數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三十二餘六十四為角數也其以百有八為徵九十六為羽者卽五十四為徵四十八為羽之數而倍之所謂徵羽之數大於宮也故其聽之之序先徵羽而次及宮卽今每宮起調必自下徵下羽先之之法也其生之之序則由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者卽後世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之法也其開與乘之法若與算家開方乘除之術有殊要其始於一成於三之法則同也此管子開諸家之先而創發其說而後世起五音之法無不祖之矣

湘陰縣志

五音考畧

定五音法管子既發其義後世言之者莫詳漢志曰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音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爾雅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劉氏欽釋之曰宮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商章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角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徵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如事之緒羽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高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柳也說者謂爾雅此法乃半聲之法也說物外篇曰先開後開春也純開夏也先開後閉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又劉氏曰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祉也陽氣所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也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也今以配乎臟宮出於脾合口而通之也其聲極長極下極濁商出於肺開口而吐之也其聲次長次下次濁角出於肝張口而湧吻也其聲在長短高下清濁之間徵出於心齒合而吻開也其聲次短次高次清羽出於腎齒開而吻聚也其聲極短極高極清今定五音者有捷法焉欲知宮舌居中喉音也欲知商口開張齶音也欲知角舌縮腳牙音也欲知徵舌點齒舌音也欲知羽撮口聚唇音也欲分之絲數則宮絲八十一絲商絲七十二絲角絲六十四絲徵絲五十四絲羽絲四十八絲也按其三分損益宮數八十一三分之每分得二十七數內損一分餘二分得五十四為徵徵數五十四三分之每分得十八數

外益一分併四分得七十二為商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分得二十四數每損一分餘二分得四十八為羽羽數四十八三分之每分得十六外益一分併四分得六十四為角角數六十四三分之每分得二十一外零一數有零則不和不和則不生故音止於五

論五音多少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至爾雅重敵經迭柳之說則五音之別名也其指宮商角徵羽之清聲半聲贓大長短清濁相間成音乃八聲之自然本無不和為其中有不和者爰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卽大而雷霆小而蠓蠛不能外也矣

八風考叅附列循律義之解

七政二五之精也二十八宿七政所歷也八風於是出焉史遷律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之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於十二子為亥廣沐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於子月為子冬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旅也旅以助陽宣氣也於子為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正月也律中太蔟太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於子為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主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於子為卯南主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於子為辰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於子為巳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至於七

西至於張張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言萬物始衰陽氣下注也五月也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也於子為午西至於弧弧言萬物之衰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於子為未北至於罰罰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者言陰氣之賊萬物也於子為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北至於留留言陽氣之稽留也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於子為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北至於胃胃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

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於子為戌按索隱注云注柳星也柳為鳥咮濁謂之畢留謂之昴此敘八風從西北向北順轉咪氏淵曰八風應八節相距各四十五日廣莫者大莫也明陽氣也時冬至條者生也時立春明庶者迎衆也時春分清明者芒也時立夏景者大也陽氣長養也時夏至涼寒也陰氣行也時立秋閶闔者咸收藏也時秋分不周者不交也陰氣未合化也時立冬按風動物鳴是曰天籟先王法之乃有人籟樂之始也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律之所中備于二十八舍一定者也八風之行協于律與否無定者也協則歲功成不協則山荒札瘥故貴從律聖主燮理陰陽調風以應于律如所謂風雨以時風不鳴條者而或乃謂樂能調律以從風抑昧其本矣至律書言東西南北正相反者則以史遷用蓋天說如人對鏡則左乃右右乃左故以龍為西而虎為東鳥為北而蛇為南也[illegible]爵譜曰日月所會之十二辰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右旋天左旋一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積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焉蓋日月會於上而成節次則陰陽會於下以應律呂此二氣自然之道也或疑十二律始於黃鍾十二辰始於子何以八風不始於廣莫而始於不周曰天地之本固如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又曰乾西北之卦也大始在西北西北首戌亥之交不周風居焉故風始不周也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九月剝為純坤陽已生焉非陽之絕而復續直是未嘗絕也昔岐伯論五運始於戊己之分戊己者奎壁翼軫也奎壁為天門角軫為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地戶在辰巳之際知戌亥之為天門則知八風之始於不周矣○按史遷不言四方之宿而東言建

星而言注弧狼北言濁留者各隨其所值之星而立言也

八音考畧

聖人以八音盡天下之器而萬物輕重清濁疾徐浮沉之響無或外焉此聖人竭耳力之事也八音者金石土革絲匏竹木是也金者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音尚羽其聲則鏗其器則鐘鎛錞鐲鐃鐸于鐲鉦丁寧錞之類是也石者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音尚角其聲則辨其器則磬玉磬天球編磬離磬笙磬頌磬簫磬之類是也土者埏埴以成器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音尚宮其聲則濁其器則土鼓古缶大塤小塤雅塤頌塤之類是也革者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音一其聲讙其器則柎足鼓楹鼓建鼓懸鼓雷鼓雷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鼖鼓鼛鼓晉鼓提鼓鼙鼓朔鼓秣鼓應鼓拊之類是也絲者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聲哀其器則琴瑟皆有大中小頌琴頌瑟之類是也匏性輕而浮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音尚議其律大呂太蔟其風融其聲啾其器則笙巢笙和笙竽簧之類是也竹直而有節虛而能通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音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其器則韶簫簫管篪竹龠產仲籥幽籥管箎翟篴蓬箎之類也木為合止于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其器則柷敔又名楬楬之類也至八音之為用則有在堂上者有在堂下者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强歌用之於堂工鼓鼗塤籥用之於堂下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也虞書堂上言詠堂下言管猶大師所職登歌下管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奏擊拊以導歌而管者歌焉奏鼓棘以導管而樂管播焉此節奏之序餘音可徵而推矣抑聞熊氏朋來有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鼓簧受均於笙之證鞉鼓管簫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鞉鼓簫受均於磬之證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均也又曰笙不以竹稱而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自隋以降笙工皆謂匏脆匏竹合而成聲古者造匏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為之匏音啾以立清今竟缺之則清亮者寡矣唐劉貺為協律郎知匏音之缺而不能復惜哉

又按制器知聲之法兩細不相和故　者從大琴瑟尚宮以大平小也兩大不相和故重者從細鐘尚羽石尚角以小平大也大昭皆與所從尚也見伶州鳩說

湖陰縣志

六律六同中聲均度考畧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蓋以其逑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名律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故名同同又謂之六呂又謂之六間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之皆以述陰陽之氣故通謂之十二律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為之蓋黃帝取竹嶰谷此造律之始也至漢末則皆用銅為之矣黃鍾之管長九寸大呂長八寸有餘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有餘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有餘蕤賓長六寸有餘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有餘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有餘應鍾長四寸有餘注疏曰十二律雖長短不同其律之徑皆三分有奇其空圍中皆以九分為限國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均即是應律長短者考中聲以制黃鍾之管量之者審察中聲之齊量也度律者既得黃鍾之度數用度其上生下生之分數以定十二律管之長短也均鍾者用律管而立七均以調十二鍾之聲也中聲者朱子曰宮已下則太濁羽已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蓋宮聲中聲也宮聲之前未及乎中羽聲之後則過乎中然則五聲皆中聲而宮為中之始則中之中也世傳謂造律者以黍黍以上黨羊頭山秬黍為得中何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由是為度量權衡而其長短多少輕重之數得以參考而定此造律之本也但地有肥磽恐黍有肥瘦不一不如多截竹以求中聲其法尤善考取嶰谷之竹為律始於伶倫黃帝因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則十二鐘之律原於截竹古已有之後世特

周其數伕參差而釐定之耳。又按十二律圍徑之數蔡邕曰十二管長短有差惟大小圍徑無增減孔穎達曰諸律短長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蓋惟圍徑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為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而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唐宋以來之樂大率比古高三律其聲愈高其分之相差愈少而難辨豈非因圍徑之數少有不合以至此哉

三分隔八異義考畧

三分損益（見本卷五音條）隔八相生（見本卷律呂相生條）二者之用原相合而不悖也然其義則各有取焉三分損益乃制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算術以別十二律相生之序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短長皆依以定焉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者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為之準即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為五聲二變則清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宣皆賴以宜焉此二者之義所以別也

湘陰縣志

律呂分均考畧（正義定論）

律呂之有七均也後漢書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其餘各宮以類從焉韋昭國語七律注用之然則一均之內律呂並用由來舊矣而不知其皆誤也周禮太史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律陰聲六呂皆文之以五音夫既合陰陽之聲矣而又別其為陰陽明乎陰陽之可合而不可離也且曰皆文以五聲明乎陽律陰呂各有五聲也且大司樂之用六律也所奏者六律所歌者六呂衡律呂可以離用何不於所奏者一參之以呂或於所歌者一錯之以律乎是其奏與歌有相合無相混也伶州鳩之論樂也分列六律六間各從其類而數之且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不易者言其各有條理不相互易而後無姦物也是以用樂者以六律加二倍律為七陽均以六呂加二倍呂為七陰均陽純用律陰純用呂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七分五聲二變各得一分如黃鐘為宮則徵聲不與林鐘應而與夾鐘應羽聲不與南呂應而與無射應以下做此朱子曰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為應朱子語亦見律呂之各成其均特未明定其當分而為二耳此　今日陰陽分均之定制萬世莫能易矣

典同數度齊量考畧

案典同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賈疏律歷志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自倍半假如黃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爲一尺八寸又九寸之半得四寸半總二尺二寸半以爲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二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故鄭註云數度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十二聲乃十二鍾之病聲典同所謂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也齊量者十二鍾皆有所容多少之齊量如侈聲弇聲之所容也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蓋以十二律之數爲眾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回薄弇侈有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二聲爲之齊朱子曰數度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齊量如磬材有剛柔清濁音律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如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鄭氏曰或厚或薄或高或下由數度之不當也以律而求之則長短多寡由是而生矣或侈或弇或達或回由齊量之或差也以是病而求之則大小輕重由此而準矣

律吕相合相生法考畧

樂者天地自然之聲也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吕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仲吕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互爲先後是其合也其左右相合之義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娵訾降婁等以十二律是應氣之管故皆以氣言之异其相生之法則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凡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相生之數中間實止陽六并兩頭爲陽八也至律吕之止於中吕者班謂中吕數有奇零不足三分故止而不生之說也乃謂中吕上生之變黃鍾止不及黃鍾一分之上下而其數與聲仍與黃鍾相近不能別成一律故至中吕而止以數至中吕而其原數已周而復始無容再生也三統者黃鍾九寸爲天統林鍾六寸爲地統太蔟八寸爲人統皆得全數無奇零也同位者象夫妻若黃鍾之初九下

生林鍾之初六倶是初之第一大婦一體是象大婦也異位者象母子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於第一爲異位象母子也律所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律所生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大閭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林鍾注在未得爲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六律左旋六呂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陰從陽婦隨夫之義故皆左旋也按鄭康成相生之法與太史公之法不同康成之法破一爲十乃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公之法約十爲九乃欲便於損益而爲此權制也朱子謂康成破一寸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十爲數則損益之際其數皆有餘分非巧歷所能窮故歷十二位至破一寸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僅可紀其畧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律數之法爲得其要

而易效也太史公法律管之長以九爲本上下相生以三爲法蓋其正法以子爲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爲全律之算亥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寸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寸之分數而戌爲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寸之釐數而巳爲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爲寸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爲絲數而丑爲絲法則其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爲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者特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實則非有異也沈括曰律書相生之法以黃鍾爲八十一分蓋以十爲寸法漢志以黃鍾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

寸數並同也正義曰九十分乃黃鍾之正數八十一分原於管子絃音五聲度分史記淮南子遂以爲管音度分新書雖兼取之而九寸之說實不可易此定論也

相生五下六上考畧

相生之法前篇既詳之矣其法之五下六上者惟蕤賓之益一上生成之也蓋上下相生之義不係於損益而係於律呂之陰陽故律下生呂雖皆損一而亦有益一以生呂者若蕤賓陽律反益一以生大呂是也呂上生律雖皆益一而亦有損一以生律者若大呂陰律反損一以生夷則是也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損蕤賓之一分以下生大呂則大呂之管止四寸二分有奇與前後不均而相生之法且為五上六下而陽之陰饒矣惟自蕤賓而後生呂者反益之生律者反損之遂而至於仲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為蓋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音)反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上生者反當損夫而後十二管之長短乃均斷於五下六生之數亦合矣夫五下六上其數不齊者乃陽道常饒陰道常乏之義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亦陽贏而陰詘此扶陽抑陰之旨也

律書生鐘分考畧

樂古樂失傳久矣後之人猶得尋其遺緒存什一於千百者端賴遷史之律書此宋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和李范馬諸儒及先明諸家言樂者所祖述者也律書明樂數也數非理不立理非數不行數非器不徵器非數不定數者何律之寸分一十百千萬相生相積者是也其自九九八十一為宮至應鐘長四寸二分十分二以為羽者十二律長短合乎五音之定數也自子一分丑三分二至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亞三十六者生鍾律之分十二律積實之數也其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置一而九三之者言生黃鍾之術也所謂音始於宮終於角者五音相生之次一一調之始終也所謂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者言一為數始十為數終黃鍾紀陽不紀陰故虛十而存九即以三三成乎九也所謂氣始於冬至周而復始者十二律之運行備二十八舍之運也所謂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以至篇末云云者言數之起乎形神妙乎神氣惟聖人之聰明為能通性情之故合天地之心而見無理無事之非數也生鐘分之法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辰巳午未申酉戌皆以三乘之至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百(五)百三十六分字以上者為分母分字以下者為分子分母皆黃鍾之全數分子為諸律所取於黃鍾長短之數也以下生者如子律一分為黃鍾九寸之數至丑三分二則於九寸中取六寸為林鍾所謂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也黃鍾九寸倍之為十八所謂倍其實也以三約乎十八得六為林鍾之數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下生者準此矣以上生者丑三分二為林鍾六寸之數至寅九分八則於六寸外加二

寸為大簇所謂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林鐘六寸以四乘之為二十四所謂四其實也以三約之二十四得八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上生者準此矣蓋隨其上生下生而四之倍之皆以乘法取之也夫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為一參之於丑得三所謂置一而三之也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也自此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若夫縈紆難曰成而下然史遷非謂其下而不之紀也蓋聲者難達之於紙上且所謂制氏能記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者既不足徵而李延年新聲尤史遷所不欲傳諸後世者故無其文也

鐘之距色育大簇之距未知姑洗之距南抱蕤賓之距南事林鐘之距謙待南呂之距白呂應鐘之距分烏則祇有一日耳夫十二律之相差惟九寸至四寸五分為最曾有如一日之去八日遠近極不倫乎凡此皆準之未盡善者大抵準之為術不過求變前人以新一時之耳目其實終受制於古人而拾其餘羨者也彼楊雄之作太元也以四畫為首蔡元定之衍洪範也以細一函三為用司馬光之作潛虛也以五十五行為通邵雍之作經世也以四象為數此皆求異於昔人之書也要其歸曾有出於易道之範圍者乎不出其範圍則後之作者不亦可以已乎京房之準亦若是而已矣

原缺

聲律考畧

聲有五聲有二變聲有正聲有半聲有變律有變半律有子聲有清聲有七音通典謂五聲者須相次之序為宮徵商羽角是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其相去各間一律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乃間兩律相去一律音節和相去二律音節遠故於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稍高謂之變宮凡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夫五音象君臣民事物臣與民物不可變其可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無變商角羽蓋二變聲者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又正聲者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之聲也半聲者十二半律之聲如黃鐘九寸則半聲為四寸半太蔟八寸則半聲為四寸如仲呂為宮則黃鐘為徵止用四寸半林鐘為宮則太蔟為徵止用四寸以其不可長過於宮故也

變律者不及律之正數如黃鐘之八寸七分八釐有零也變半律者又變律之半如黃鐘之四寸三分八釐有零也十二律旋相為宮或至以諸律陵宮故為變律變半律以避陵宮之嫌如無射為宮黃鐘為商無射少而黃鐘多其勢必以商陵宮或減黃鐘之九寸為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宮也餘倣此子聲者朱子因正律有定聲而旋宮無定位恐高下或有失序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也蓋聲之近於正律而少高者變律也雖用變律猶嫌其長故用變律之半如以黃鐘變律八寸七分八釐有餘者去其半而為四寸三分八釐有餘者變半律也又有清聲者清聲即半律半律即子聲也此算律之概也至若音之有七也即五聲二變共為七也凡樂至第八音則仍與首音同故漢志以虞書之在治忽為七始詠左傳有七音國語有七律律雖十二每調所用惟七聲周禮鐘磬各八為堵昔人所謂懸八用七者此也朱子曰律呂有十二個用時止是七個若更插一聲便拗了此之謂也。按第八音與首音同者蓋凡宮從下羽起調十二律旋宮皆由下羽而次變宮次宮次商次角次變徵次徵次羽凡八音至第八音羽則羽與下羽同音所謂同調首也此音所以止於七也通典又謂殷以前但有五音周加文武二聲為七音其說亦混蓋舜作五絃琴至周加文武二絃即今下徵下羽不得以二變為二絃也夫七音與天地同始周以前不得無而七音仍止五音與天地同終周以後不得加也豈可以二絃當二變而為七音之義哉

湖陰縣志

四清聲四倍律考畧

律有四清聲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八律為宮則得十二律正聲以備五音無所用清聲以其無淩躐黃鍾之嫌也惟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律為宮則有清聲如夷則為宮則南呂為夷則商無射為夷則角應鍾為夷則徵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不復為他律所役不可以之為羽夷則又不可無羽故置黃鍾之清聲以為夷則之羽餘倣此蓋夷則窮於羽而後有黃鍾清聲南呂窮於徵羽而後又有大呂清聲無射窮於角徵羽而後又有大蔟清聲應鍾窮於商角徵羽而後又有夾鍾清聲應鍾以後旋宮已遍無所復用他律矣此四清聲之說也今則不用四清聲而用倍夷則倍無射倍南呂倍應鍾四律加於黃鍾大呂之上蓋黃鍾者應乎氣之始而實應乎聲之中中則必有始倘不始之求而以中為始則中失其中而黃鍾於是失黃鍾之分而以太蔟夾鍾姑洗之間當黃鍾矣殆歷漢唐宋元明而皆誤也大樂之作其聲必中無論雅樂俗樂淫樂正樂皆必處於中然後可入人之耳而其間之能養心能平氣能遏欲者則必其中之中焉黃鍾之聲中之中也中之中即正中也故曰正聲從此正中之聲以執其兩端而數乃由以起則此正中之聲乃元聲也然欲令黃鍾之聲處乎中之中非加四倍律於其上其曷由中乎朱子曰黃鍾為中之中猶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兩日之間中之中也斯言也正於與今之用倍律不用半律者同義云

聲數考畧

樂有六十調有八十四聲有九十八聲有四十八聲有二十八聲杜氏通典謂宮徵商羽角相生此五聲大小之次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即旋宮之六十聲也一律具五聲合數之則六十調也五聲之外重以二變之二十四聲合之為八十四聲也律一均七調陰陽二均十四調每調有七聲故有九十八聲而後旋宮之用足然二變律不為宮故至八十四聲而止也黃鍾九寸九寸其正體也正律凡十有二一減為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以為黃鍾變律凡十有二又減為四寸五分以為黃鍾正半律凡十有二又減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以為黃鍾變半律凡十有二合之凡四十八聲然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惟正律十二正半律十二變律六變半律六凡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黃鍾太蔟姑洗三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林鍾南呂應鍾三陰律不用正半聲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止二十八聲而已又按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宮調曰商調者是也音則逐宮而命之曰宮音曰商音者是也大司樂十二律皆宮調也又曰文之以五聲乃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間和應之律則五聲具備也或問聲與調之別曰聲者以律之長短高下別五聲隨每字每聲而名之者也調者以其律之起聲收聲分五調統一曲七聲而名之者也此樂之大凡也

漢律曆志考畧

著史遷從言樂者漢詳於班固今讀其書所謂正義者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此志樂之大凡也及按其條理推行之實乃知其本數以定聲而度量衡由之生焉則五者固一以貫之也蓋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言數之盡乎變也太極元氣涵三為一者數之所由肇也一而三之三而九之者數之所由行也歷十二辰而得黃鐘之實者數之所由備也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者數之所由算也五音者得天之中數五也六律者得地之中數六也有六律又有六呂者所謂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奇偶相生之數也始於子終於亥者數之周流六虛而為一周也本九寸之律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者九六

相生陰陽相應之數也三統者三才之數也天統黃鐘之實為八百一十分者九九之數也地統林鐘之實為三百六十者六六之數也人統太簇之實為六百四十者八八之數也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者參天兩地之數也凡此皆律之本乎數者也至於度以度長短也惟起黃鐘之長數而剝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量以量多少也惟起黃鐘之龠數而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衡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惟起黃鍾之重數而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鈞於鈞終於石也權生衡衡生規規生矩矩生繩繩生準五則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也是又皆事之起於律而無一不本乎數者也獨其備數章曰其數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孟康注不分曉今以其數考之所謂其數者即志所謂二百七十一枚之數也二百七十

一枚者乃六觚之總積算則用以紀數求之則為一握者也其形六面每面九枚故其表六九五十四次內六八四十八次內六七四十二次內六六三十六次內六五三十次內六四二十四次內六三一十八次內六二一十二次內六枚並中心一枚共二百七十一枚也法見數理精蘊成攢併也陽乾卦也以四十九併乾卦之六爻又併乾卦六爻之策二百一十六則得二百七十一數也志之合數取象多類此但其敘參分損益之法至蕤賓而躍三分損一以下生大呂由是生至仲呂為五上六下之法於陰陽理氣俱有未合不敢為班志附會矣又按權衡章云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二句與上下文意不屬孟康註皆牽强今擬此二句當在下文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之下云

八八爲伍十二律還相爲宮考畧

漢律歷志曰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準斯言是矣而未盡其義也蓋徒以相生言之則祇當言生而不當言旋祇當言八而不當言八八祇當言以八相生而不當言八八爲伍矣班史所志於相生相統相應相象相推相齊相來相積之義無所不該獨未言及旋宮一法故繼陰陽相生之後而終之曰自黃鐘始而左旋言其起黃鐘左行而旋相爲宮也又曰八八爲伍者言其旋宮之法八與八相比也伍之云者言工下諸律皆可爲宮如儕偶之屬也賈公彥禮運還相爲宮疏曰自黃鐘下生林鐘至無射上生仲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至仲呂而逕黃鐘爲第一宮林鐘爲第二宮太簇爲第三宮南呂爲第四宮姑洗爲第五宮應鐘爲第六宮蕤賓爲第七宮大呂爲第八宮夷則爲第九宮夾鐘爲第十宮無射爲第十一宮仲呂爲第十二宮此十二宮者皆以前八交後八卽以後八麗前八其象則旋轉而無常居其勢則左行而有定向斯始黃鐘左旋八八爲伍之義乎且夫旋相爲宮實無往而非黃鐘也蓋黃鐘爲十二律之母黃鐘之數既定黃鐘之聲既協則所爲大呂者乃黃鐘之大呂也所謂太簇者乃黃鐘之太簇也推而至於無射至於應鐘何莫非黃鐘之無射黃鐘之應鐘乎宮雖有本位而實行於四音之中黃鐘雖有本數而實行于十一律呂之內此還相爲宮之道也總之宮有統體之宮有分體之宮黃鐘有統體之黃鐘有分體之黃鐘統體之宮 卽元聲也卽黃鐘也分體之宮則與商角徵羽旋相爲用者也統體之黃鐘卽宮也卽元聲也其數乃萬事

本也分體之黃鐘則與十一律呂旋相爲首也旋宮之用廣矣或問還還宮與轉調異乎曰轉調卽還宮也又問旋宮之法仍用變律半律乎曰惟絃琶則有之若夫宮音則以十二正律四倍律爲還宮斯無變律半律矣

絃音管音有別考畧

管子五音法乃以絃音五聲之分而言非以管音言也淮南子就管子五聲之分而衍之至於十二雖用十二律之名而猶是絃音之度未以絃為管也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乃絃音之度自為一段其黃鐘八寸十分一以下乃律管之度別為一段是雖用十二管之分數而亦未卽以管為絃也迨漢京房作律準始以律準絃而後又以絃準律於是管絃始混而無辨矣夫絃音與管音異在絃則半分與全分應自首音至第八音五聲各得一分二變各得半分計得六分在管則半律不與全律應而下律之半乃與本律應自首音至第八音五聲二變各得一分計得七分故黃鐘為宮則徵聲不與林鐘應而與夷則應羽聲不與南呂應而與無射應變宮不與應鐘應而與半黃鐘應至半太簇乃復為清宮而與黃鐘應也此絃音管音之別也

律書生鐘分釋疑考畧

問史記律書千古樂家之所宗也今讀其書律數生鐘分生黃鐘術尤為精研不易槩之權輿盡具是矣惟律數以宮隸黃鐘以商隸太簇而又以羽隸姑洗以角隸林鐘以徵隸南宮其說難通且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商應鐘下有羽字更不可解且既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損益至六十四以為角又於黃鐘下有宮字太簇下有商字姑洗下有羽字林鐘下有角字南宮下有徵字無論十二律迭相為宮不可律以五音相生之法卽以五音相生法

是宮不生徵而生角角不轉生宮故窮於生而生商商不生羽而生

不生商而生羽羽不生角而生宮不亦自相背矣乎曰此訣也不必

同生黃鐘術有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云者司馬貞謂此文似錯未暇研覈蔡氏新書謂言樂諸家皆不得其說又何也曰此蓋操酉為寸法而言也明李文察有曰上九者以九為上之謂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自酉而定蓋酉為寸法也商居寅至酉而當八羽居酉衝在卯至酉當七角居辰至酉當六宮居子至酉當十十者二其五也徵居未衝在丑至酉當九此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之說也蓋不論其長短惟尚九則凡商皆八凡羽皆七凡角皆六凡宮皆五凡徵皆九是故黃鐘者九寸之九寸也諸管者諸管之九寸也諸管皆尚九故諸管皆可為宮至於起調則五音隔八相生起乎羽終乎宮皆與此數適相合焉是數也其樂之關鍵乎又曰置一而九三之者正言上九之理也置一者置子上一位也九者自丑至酉有九位也三之以為法者丑上為一三至酉為九三也得長一寸者酉上為寸法也得九寸者寅上為寸數也命曰黃鐘之宮見生黃鐘之術

不越乎此矣又曰一者神也九者太陽之數也其謂得長一寸得九寸者蓋一其體也九其數也體數之間神之所以妙物也一九之間黄鍾之所以妙五音也文繁之言如此今本其說推之其曰上九者謂以九爲上而主之卽尺取九寸寸取九分以九合乎黄鍾之數而上之也伯實律太簇爲商得八至未冲之丑至酉得九數所謂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也陽律當位自得陰呂則居其衝此自黄鍾一調言之也十二律遞推則商亦遞推十二位而爲十二調之寸法爲又還相爲宮之法也其下文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得（實法）長一寸九得九寸蓋證此十二宮之爲椽商寸法爲無疑也蓋氣始動於子爲一所謂置一也參之於丑得三所謂置一而三之也又自丑歷寅卯辰巳午未申至酉凡九位皆以三乘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也所謂以爲法者爲寸法也所謂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者謂實數與法等則得長一寸黄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寸法之九倍則得寸者凡九也不可證此十二宮之爲椽商寸法而宮聲蓋遠史之詞與旨約如此至於律數中所繫商角徵羽等字則所謂琴訣之說固不能　强爲貫一解也

大司樂三宮樂律誤字考 春義疏定本

鄭康成注疏於圜丘方澤宗廟之樂分天地人三宮是矣但其宮角徵羽之次於樂律相生之法終不能合於是謂天宮（中）仲呂與地宮同位故不用林鍾地宮又不用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謂人宮中林鍾地宮避之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姑洗爲南呂之合又避之蕤賓爲地宮林鍾之陽又避之蓋展轉遷就以求合其序也賈公彥又有後生先用先生後用之說（說詳注疏）亦以其於次不合而爲之解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本經上文奏歌之樂求之上文言以祀之樂四黄鍾大呂姑洗南呂也此云黄鍾爲角謂黄鍾之角調卽姑洗也太簇爲徵卽南呂也姑洗爲羽卽大呂也惟圜鍾爲宮則不合上文以祭之樂四大簇應鍾蕤賓函鍾也此云函鍾爲宮卽函鍾也太簇爲角卽蕤賓也姑洗爲徵卽應鍾也惟南呂爲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則小呂無射夾鍾也此云大呂爲角卽小呂也應鍾爲羽卽夷則也惟黄鍾爲宮大呂爲徵不合夫三宮之義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宮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宮爲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圜鍾當爲黄鍾人宮之黄鍾當爲圜鍾蓋互訛耳其餘三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爲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太簇也人宮之太簇爲徵當作夾鍾夾鍾之徵無射也齊字之誤也黄鍾爲宮則黄鍾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卽以黄鍾黄鍾爲角則黄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太簇爲徵則太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呂餘樂皆以此推之不直

言姑洗南呂大呂而云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者所以明商調之不用所謂嫌其有殺伐之意也又以先上六樂姑洗之爲黃鍾角南呂之爲太蔟徵大呂之爲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此傳寫之訛也抑或以天宮中黃鍾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歟說詳周禮義疏

湘陰縣志

豳籥龡豳詩考畧

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易氏祓謂民事終始實天時之消長逆自外入謂陽居大夏而主成功迎自內出謂陰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也此與堯典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故皆擊土鼓爲穡氏田周自后稷至公劉皆先農桑之業故歌豳詩以爲勸相令七月之詩是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竹爲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也七月詩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逆暑迎寒吹之雅言王政頌告成功祈年爲王政所急故宜歌雅蜡祭以答鬼神故宜歌頌也夫豳雅豳頌者或曰其篇已亡鄭氏則以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以春酒介壽以上四章爲豳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或曰用此全詩而隨事變其音節以分風與雅頌或又以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爲豳雅以周頌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爲豳頌大古人之詩無一篇而分截三體之理而隨事變音爲用亦無所據以辭坑之惟後一說爲可通故朱子於詩傳之末備載其說焉

樂舞考畧

先王之制樂也有舞蹈之術以養其血氣由是而功德昭焉神人暢焉其教之也備其習之也時其用之也異其事文王世子云教世子及學士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蓋干戈為武樂故於陽氣發動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為文樂故於陰氣凝寂時教之示安靜也內則十三舞勺歌於鑠王師一篇以為節也成童舞象歌維清緝熙一篇以為節也二十舞大夏歌文武兼備之而樂以為節也周禮舞師掌教祭祀之舞執干戚為兵舞以祀山川也列五采繪為帗舞以祀社稷也析羽為羽舞祀四方也黃白色之物為皇舞祀旱暵也樂師教小舞則帗羽皇干之外有旄舞析牦牛毛為舞也有人舞則手無所執而袪袖以為舞也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用黃帝樂舞也舞咸池以祀地示用堯樂舞也舞大磬以祀四望用舜樂舞也舞大夏以祀山川用禹樂舞也舞大濩以祀先妣用湯樂舞也有大武以享先祖用武樂舞也凡習又舞於宗廟則九變之大樂也祭之日君入廟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也至月令孟春習舞仲春又習之亦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教舞以應之也仲春釋菜合舞則天子親往重其事也仲夏命樂師執干戚戈羽為將雩祭用盛樂也是則教舞之事至詳也習舞之時不失也用舞之事有條不紊也此舞之大器也若夫當舞之際必有歌以節之有吹以導之有金石以鼓邊之有綴兆以整齊之有步與方以閑之有着往飭歸以始之終之此又樂之相輔相濟以鳴治定功成之盛事者也

樂記十一篇考畧

漢志曰周衰樂亡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之言樂事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樂記二十四卷此樂記所由來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所撰二十四卷有異及孔穎達作疏時又亡其十二篇止取其存者十一篇入禮記吳氏澄因之為之訂正其次第仍分十一章而各隸其舊篇名以識之今考劉向舊篇之次則樂本第一樂言第二樂象第三樂施第四樂情第五樂論第六樂禮第七樂化第八賓牟賈第九魏文侯第十師乙第十一而吳氏所訂正者則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起至王道備矣為樂本第一自樂者為同起至此所與民同也為樂論第二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起至先王著其教焉為樂施第三自夫民有血氣起至君子賤之也為樂言第四自王者功成作樂起至聖人禮樂云為禮樂第五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起至有制於天下也為樂情第六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起至禮樂可謂盛矣為樂化第七自凡姦聲感人起至所以贈諸侯也為樂象第八自賓牟賈侍坐起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為賓牟賈第九自子貢見師乙起至足之蹈之也為師乙論歌聲第十自魏文侯問起至彼亦有所合之也為文侯辨古今樂第十一至其亡之十二篇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其名雖存而其文已不可得而讀考古者不能無遺憾矣又按漢藝文志間樂記二十三篇外尚有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七篇并樂記計之凡樂六

家共書百六十五篇今止樂記所存十一篇餘皆湮沒磨滅而不可考然則讀古之遺憾豈獨在樂記之十二篇哉

荀子論樂考畧

業荀子樂論篇語多在小戴樂記中荀子書成自戰國樂記掇拾自漢儒是樂記後荀子也孫氏鏞則謂荀子樂論襲樂記末之考耳然荀子樂記之雖同而旨則異蓋樂記者囊括古今言樂之道者也若荀子此篇則專為譏墨子而作戰國時墨子之言盈天下荀卿之書猶守先聖之道羽翼名教排墨子之非不得以其性惡及非十二子之說而遂廢之也是以韓子以之繼孟子而立言墨子之言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若然則后夔亦罪人矣荀子有憂之乃為此論以闢之觀其論性術之變論率一道治亂之理論天下之大齊中和之紀皆曰是先王立樂之術而墨子非之柰何又曰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又曰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悉背樂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是其為言專以斥墨子毀樂之邪說而立之防維與樂記之旨蓋有別矣況其所云齊衰哭泣使人之心悲甲冑行歌使人之心傷治容鄭聲使人之心淫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云者深為近人情而感人心志而其所云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管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為樂之君者又能以一二言而盡括乎諸器之體用此又皆樂記之所未及也嗚呼樂教之亡久矣荀子大儒其言不可不錄也至論樂而推之鄉飲禮者尤可見樂之為用日用不可離斯須不可去而墨子非之之說妄也至其與樂記孰先孰後不能起亡人於九原而問之矣

呂氏春秋論樂考畧

呂氏春秋之可採者豈但月令哉嘗讀其論樂之說而深有所取也彼大樂篇之言樂也以太乙兩儀陰陽變化為本以日月星辰寒暑剛柔為用以節嗜慾務公平為要功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為實義以治一身治一國治天下為應驗可不謂精且密乎後世樂之衰也由於失樂之情也情之失也由於養之不適也侈樂篇之說得之矣至適樂篇論和心行適之道期於得四欲除四惡而歸本於勝理析中於小大輕重之衷不信乎其為平好惡行理義之道耶其音律篇所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云者即司馬遷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說所由出也所謂黃鐘大呂太蔟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者即鄭康成五下六上乃一終之說所自出也此皆其言之醇而可法者也獨古樂音初二篇之論則為荒遠而無稽彼朱襄葛天之世音律未起文字未作爾時遂有八闋之歌且有遂草木奮五穀敬天常依地德之名目不近誣乎其曰伶倫吹管三寸九分為黃鐘云者是以含少為黃鍾乃為後世長孫無忌劉恕及李文利等之說作之倡也其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帝嚳命鹹黑為天翟為九招六列之舞帝堯命質效山林谿谷之音云者以為後世竹書路史拾遺諸家之說作之倡也況謂塗山氏有待禹之行悖娶於塗山之經謂辛餘靡有振王北濟之事又逞昭王南征不復之傳其說恐不可據此則其疵之可摘者然豈以是掩其大醇哉

淮南子律呂之數考畧

案律呂之數始於一分於二中於五交於六方於八圓於九紀於十二倍於二十四行於二十七盈於三十斂於六十定於八十一衍於三百六十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要皆成於三者也淮南子天文訓曰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由此推之太極為一陰陽為二此三之數所由闡也三加二為五而五音出焉三其二則為六而六律起焉以三加五則為八而八音具焉以三乘三則為九而黃鐘九寸之法生焉三其四為十二而十二鐘副十二月之義出焉三其八為二十四而二十四氣之節與二十四銖之權肇焉三其九為二十七而二尺七寸之幅做焉三其十為三十而一月之日與一鈞之數定焉三其二十為六十而六十音應六十甲子之分成焉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八寸一分之管正焉三其十二為三十六即三其一百二十為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而天地之全數周焉至所謂十一三之之法則置一而十一三之並所置之一為十三以為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也若其所謂九九八十一為黃鐘之數則所起者乃絲音之分與司馬遷班固黃鐘九十分之法原並行而不悖焉一則九其九寸一則十其九寸其法異而實同也又其所謂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之法又即闡乎司馬遷之生鐘術所謂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謂其用三之術先後同揆也蓋其或益之或損之或來之或除之或積之其中皆以二為法者也其中或上應天運或中待人事或下協地宜要之皆準三而立者也至其所謂和繆之者變宮與

宮聲相近故曰和徵聲與宮聲為子母相應而變徵不與宮聲應故曰繆也若夫所謂五子應五音云者蓋以子為黃鐘之律而戊子居五子之中故曰戊子黃鍾之宮也戊子既為宮矣則次庚子宜為商黃鍾為商必無射為宮故曰庚子無射之商也庚子既為商矣則次壬子宜為角黃鍾為角必夷則為宮故曰壬子夷則之角也壬子為角則次甲子宜為徵黃鍾為徵必仲呂為宮故曰甲子仲呂之徵也甲子為徵則次丙子宜為羽黃鍾為羽必夾鍾為宮故曰丙子夾鍾之羽也雖其所云五音者係絃音之分而非律之本聲其所謂五子者係六十音之名而非音有是律然於義猶有可推獨其先論斗建所指以二十四氣分配十二律自冬至迄夏至逆行一周自夏至迄冬至復順行一周其逆行也既不合乎日躔其順行也又併不合乎斗建則天官與律呂之義兩未有合焉故仍其說而闕之以俟後之知者

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考畧

問律呂之數往而不返何也曰不返者不復原數之謂也據蔡氏律呂新書九分為寸仲呂之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三分益一再生黃鍾得長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比之黃鍾九寸不足二分一釐八毫三絲八忽故朱子曰自黃鍾至仲呂相生之道窮矣遂從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餘是也此蔡氏之舊說也以今法十分為寸古尺之數推之仲呂之長六寸六分五釐九毫一絲四忽七微四纖有奇三分益一以上生得長八寸八分七釐八毫八絲六忽三微三纖有奇比之黃鍾九寸不足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三忽六微六纖有奇以今法今尺之數推之仲呂之長五寸三分九釐三毫九絲零九微四纖有奇三分益一以上生得七寸一分九釐一毫八絲七忽九微二纖有奇比之黃鍾七寸二分九釐之數不足九釐八毫一絲二忽零七纖有奇亦仍蔡氏之所謂不返也曰蔡氏之說如此不知淮南子司馬遷京房及漢唐注疏之說同乎曰同也淮南子以黃鍾之數為八十一仲呂之數為六十司馬遷律書以黃鍾之長為八寸一分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強從漢志京房律準黃鍾九寸自分以下用小分仲呂長六寸六分小分六弱禮運註疏黃鍾九寸自分以下用約分仲呂長六寸有奇皆以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其長皆不及黃鍾之數是其為往而不返則一也曰其所以往而不返者何也曰聖人之制律也以究天下之和聲正聲中聲非欲設為巧算循環無端以標新立異於後世曾無取乎其往而可返也仲呂不能生黃鍾何傷乎後之人必求其返於是師心而不衷於理如朱載堉之說出焉則是執指而忘月者流也易有之

窮則變變則通天下未有窮而不變者卽未有不窮而能變者律至仲呂而窮卽以不返而變變而後十二律之道通也夫同律度量衡之道與協時月正日同十二律猶十二時也十二月也歷十二時而歲日而亥盡交子之時非卽明日之子歷十二月而成歲而正月朔旦非卽立春之節積歲為章積章為會積會為統卽至十一月朔旦子時冬至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而其所含之度必不同於太初之度其義一也今欲仲呂生黃鍾是以歲歲必以元日立春也烏乎可哉夫仲呂三分益一雖不足黃鍾九寸之數然較之大呂已為有餘寧得不謂之返於黃鍾耶猶夫癸亥歲十二月既盡甲子元日雖非立春寧得不謂之返於甲子耶日明朱載堉猶不從此說何也曰朱氏以算術取巧必欲其返而十二律之本數留外是猶回回以春分為歲首十二月為一歲而每閏不必定三十日則有氣而無朔矣天竺以黑月白月紀時一歲二十四月以哉生魄哉生明為月朔不必置閏則有朔而無氣矣是二法者皆可舍氣盈朔虛而氣盈朔虛在其內然此可以為撥捩人時之憲典然要其分幾抄忽乃必有不齊之數朱載堉之所為徒自勞耳

篇中言積久所含之度必不同於太初之度今有前後年月日時之八字皆同而其度數終不同者亦往而不返之證

黃鍾為萬事根本問答考略

問黃鍾為萬事根本欲者但謂度量權衡皆由此出不知此以外可得而詳言之乎曰難言也夫達五行之羅調六氣之宜而司萬彙之樞紐者惟得天地之中氣者能之蓋中則和和則順順則暢且安古聖人知其然於是準造化之中氣而製為黃鍾黃之為言中也鍾之為言種也黃鍾者原乎天地之自然而適協乎萬事之所不得不然會合乎乾坤之妙流通乎品彙之原故為萬事之根本焉者無可紀極之詞也斯敎律中聲一合元氣無終於始人事如於是乎有常生變生文天道於焉而不匱此豈可名言盡耶今且為子略言之下之該乎人倫上之通乎天運微之陶情而淑性顯之昭德而象功散之用於鄉國廣之設為教學近之關一身之得失遠之係軍國之勝負此其大略也同心一統則義在君臣矣隔八相生則恩為父子矣律呂比合則義若唱隨矣九六相次同類相從則情同伯仲與朋友矣此非人倫之根本乎至其一陽起化則周乎一歲焉旋相為宮則行乎十二月而玉琯一調而千歲之日至可致則貫乎元會運世焉孚於甲拆於癸萌於子閉於亥干支各就其緒焉始於不周終於閶闔八風各得其正焉起於虛而訖於危二十八舍咸歸其列焉此又根本乎天道者也自古善治性情者治之以黃鍾而已黃鍾於五聲為宮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思推之十一律而準性於是動焉情於是彰焉傳曰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衷音之適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大小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故以黃鍾治性情者視正聽和思慮就周其情明則消乎渣滓其廣大則通乎神明其易良則歸於雍穆孰謂

閩淑之根本不在是耶是故千古之帝王往往根本於此以昭乃德象乃功矣曰扶徠曰飛龍曰六莖曰雲門曰咸英曰韶夏濩武皆必中黃鍾之宮協黃鍾之調合黃鍾之節奏然後隨律所用而神人可格上下可和此非宗廟朝廷之大用乎且分之而鄉國人下無往不敢用之也彼夫升歌笙入間歌合樂諸節竭虞翳首采蘋采蘩諸章鄉飲酒用之燕禮用之鄉射大射亦分用之天子諸侯大夫士亦各用之矣況雅頌諸篇什每為朝聘燕饗逆狩會同之用倘非根本於黃鍾則奏之何以協律歌之何以成聲於手發乎何以無相奪倫是則徧鄉國天下有一不根本於此者乎是以周官大司樂之教成均也必有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又有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而後體之為樂德宣之為樂語象之為樂舞夫首乎六律六同者非黃鍾乎黃鍾和而六律六同皆和和則教子弟用之教俊士用之教國子教胄子無不用之亟是則何以為教學之根本也伶州鳩曰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又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夫細大相踰猶槬交作者非黃鍾未定之所致乎此古天子出則撞黃鍾以告出入則撞蕤賓以告入者誠有見乎君身之休咎實根本于此也且論樂者亦知黃鍾之關乎軍國乎太公告武王曰當敵人之壘待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也史記亦

湘陰縣志

云六律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知勝負史記正義引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事勞羽則兵弱少威是故剛柔所應逆以晛將士之心南北有風於以卜强弱之勢凡此者莫非自黃鍾起律而得之也則經軍經武之根本不在是乎聞者評之曰黃鍾之根本也一至是乎曰是猶未足盡之也杜其發揚神其鼓蘯則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風雨之所以潤雷霆之所以鼓鬼神之所以變化江河之所以流金木水火之所以交除鳥獸蟲魚之所以咸若亦何往非黃鍾之氣為之鼓其橐籥動其機緘也哉田黃鍾之廣大如此古亦有言之者乎曰有虞書言律和聲而至於神人以和鳳儀獸舞伶州鳩亦曰黃鍾者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夫神人者盡乎幽明之謂也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之謂也九德者六府三事之謂也奉元定曰黃鍾物為聲氣之元蓋天下之境無有出於幽明六氣九德之外者此萬事根本黃鍾之義也若漢志所謂度九寸之長以當度而五度定實九寸之積以嘉量而五量平較九寸所容之重以權衡而五權正特其根本中之餘事耳豈可以當黃鍾之為根本哉曰若然則應萬事者惟求之黃鍾已乎曰非也定黃鍾又有道矣苟非心通乎造化則不中非情協乎民物則不和非志氣周乎無外入乎無內則不暢且要是必翔洽者其仁從律者其義成文者其禮昭融者其智有常者其信而又準之以柜黍校之以古尺製之以竹與銅夫而後六字同和三才成位雍雍乎陰陽之元而動發育之道也然則黃鍾者萬事之根本而君心又黃鍾之根本也哉

黄鍾非含少考畧

闕黄鍾長九寸自漢淮南子司馬遷班固相傳舊矣近世乃有以三寸九分為黄鍾者是耶否耶曰黄鍾以九寸為度老陽之數也長九寸圍九寸損益相生十一律無不根柢於此若三寸九分之數乃含少非黄鍾也曰敢問含少之名與義曰呂氏春秋云黄帝令伶倫伐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宮曰含少晉律歷志亦載焉含少之名見於此至其為義則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冬至子半其前猶屬亥而為坤其後乃屬子而為復蓋天地之氣大初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於戌仲清濁漸形也太素生於亥仲清濁形而未散也含少當亥子之交清濁函而未散此時微陽未離於陰故以三寸九分者紀一陽之動而見天地之心有太陰含

少陽之象此含少之義也又問其數取三寸九分者何也曰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六者大陰之數也七者少陽之數也以三六合三七為三十有九此含少用三寸九分之義也其以此為黄鍾何也曰為此說者濫觴於呂氏春秋積流於明之李文利文利之言曰為黄鍾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為聲氣之元其時子半其數極少聲極清音屬正宮一陽方動其卦為復黄鍾之尊在於氣清上行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陽升起子半極午半由黄鍾而漸益陽降起午半極子半由蕤賓而漸損黄鍾居蕤賓之管九寸極黄鍾之變此文利 之大旨也曰然則從九寸而不從三寸九分者何也曰此其義凡十有二端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參天兩地之義也於三寸九分何取焉一也河圖天數九黄鍾初九是得河圖之天數也洛書之數四十五倍之為九十黄

鍾九寸是得洛書之倍數也於三寸九分又何取焉二也黄鍾之宮屬土土在五行重濁而下凝若以三寸九分為之並土反輕清而上浮也三也造化密移由黄鍾九寸漸次遞降默為運耳文利定為九分升降截然有限又以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之節不同諸律而升降獨以六分不思二氣宣播均以漸至彼東春之雨水驚蟄秋之處暑白露獨非節序之移哉四也黄鍾天統九寸林鍾地統六寸太蔟人統八寸以其備三統之德故寸數適足而無餘分九八為萬物之元偏地統而衍入統彼三寸九分之數於三統之義何當乎五也天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黄鍾九寸之運至仲呂而必窮勢也理也文利必欲其聯貫循環不斷不續亦未達乎消息乘除之故矣九寸以窮而不窮三寸九分以不窮而窮六也九以純陽為元聲管長聲濁故為十一律之本若三寸九分之管

則極短極清必飄揚而散佚其能役使衆律乎七也人有五音宮出喉徵出舌商出齒羽出脣角出牙蓋喉音聲長而濁唇音短淺而清此自然之聲也今謂黄鍾最清管止三寸九分不知其音始自喉乎始自唇乎此近取諸身而不協也八也管子曰宮如牛鳴窌中羽如鳴鳥在樹此起五音之的也若以三寸九分為黄鍾則起宮之聲已如在樹鳥鳴無復窌中牛鳴之聲矣此遠取諸物而不倫也九也黄鍾有君象其聲重大故以老陽數當之以此而且民事物各以輕清應之斯順也今以少陽數居之不將使臣民事物之聲有凌厲而無遜讓乎十也且奏之宮懸被之管絃則三寸九分之律特太蔟之半律與黄鍾正半相應耳乃遂以此代黄鍾之全律可乎十一也且黄鍾者本九寸以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直嘉量而靡所不定者也若以三寸九分易之則分之無一

黍之廣而不足於分而寸尺丈引皆不成矣命無十二百黍之積而合升斗斛皆不足矣積無十二銖之重則兩之不足以成兩而斤兩鈞石皆相舛矣出納淆平晨衆失業皆由此始其可也乎十二也問者曰黄鐘固宜用九寸予獨疑黄鐘極長應鐘極短二律之交長短懸絶音調不協耳曰音止於七至第八音則復與首音同不患其不相協也十二律迭相爲宫舊則陰陽二均互用而有黄鐘大呂大簇夾鐘四清聲今則陰陽二均分用而有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倍律轉移適均調劑中節又何疑其不相協哉曰然則呂氏之言妄乎曰非妄也三寸九分以之爲含少則足以之爲黄鐘則非其含少紀初陽之動所以存不息之天根黄鐘紀純陽之全所以統無窮之元氣義各有取也且呂氏上下相生三分損益之法與史漢無異則其於黄鐘之宫何嘗不起於九寸哉彼漢

書用呂氏說何其詳備而獨削去長三寸九分一語蓋亦有所不取矣問者曰呂說如此先儒亦曾有駁之者乎曰蔡季通嘗有言曰三寸九分之管陽不成陽陰不成陰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當無一之可據也蔡氏駁之如此明王廷相韓邦奇駁之皆同云問者又曰三寸九分之說固不可爲黄鐘矣顧九寸之外又有用八寸一分者何如曰八寸一分者乃以九分爲寸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數非有二法也律呂新書謂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故八寸一分雖無當於律體而用以三分損益則各得整數而無奇零夫豈若三寸九分之體不全用不備者哉

樂懸考畧

樂有縣有人縣者其器也佾者其人也案小胥鐘磬之縣半爲堵全爲肆編鐘編磬各十六枚半陳之鐘磬各八同在一虡謂之堵全陳之鐘磬各十六枚各爲一虡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是三十有二枚也編鐘十有六然後編鐘之數全編磬十有六然後編磬之數全蓋鐘磬在虡作上下兩列一列八枚謂之堵卽半也合兩列則全而爲肆全者全十二律與四清聲也鄭注謂半之者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賈疏又謂天子諸侯縣皆有鐘卿大夫則有鐘磬無鎛也敖氏駁之曰凡士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縣異於大夫以上耳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鎛師掌凡金奏之鼓鄉飲鄉射士禮也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士之特縣亦鐘八堵磬一堵而有鐘與

鼓華明矣薛氏亦謂有磬無鐘何以知樂則士惟縣磬之說誤矣但薛氏又謂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則微特四清聲不全并十二律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部歸無用不亦兒童之見乎夫樂必有十二律加四清聲故編鐘編磬必用十六者古法也而可缺一以爲樂乎哉又案小胥正樂縣之位鄭司農謂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謂之曲縣王氏曰天子南面諸侯北面自宮縣以下軒縣則缺南面判縣則併缺北面特縣則非東卽西大射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皆無縣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則是又有南面者何也說者以爲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皆三

面所謂南面者豈而已于鐘于磬于鎛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之判士之特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也故春秋時衛從仲叔于奚曲縣之請為非禮晉賜魏絳歌鐘之半為得禮也李氏嘉會曰宗縣不同豈諸侯在國之時所縣若是抑朝聘時王燕饗之而所縣若是也蓋在國與在朝之樂皆然也此樂器之數也若夫佾者舞列也註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則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一十六人士二二凡四人也左隱五年衆仲對羽數杜預注亦曰人如佾數或又曰每佾八人則六佾六八四十八人四佾四八三十二人二佾二八一十六人也服虔說亦同問八佾舊說有說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如是其佾少而人多哉此又樂中舞人之數也

候氣之謬考畧

業候氣之說自鄒衍至蔡元定相沿久矣而近世諸儒力非之予參互考之始知其說之果幽謬也王氏廷相曰天地之氣有升有降天氣降地氣升則達而為陽天氣升地氣降則閉而為陰氣無微不入者也達卽不可閉矣豈拘拘九寸之間勝滯於方寸之差而月餘始達以應耶若曰夏至以前陽氣律應冬至以後陰氣律應是一歲之中陰陽皆上升而不下降矣若曰陽氣升自中呂而止陰氣卽乘之不知陽氣升至半塗將何所歸往使日漸上升不歲於動陰律之灰乎若曰小雪方動應鐘之灰是一歲之周地氣猶未出土萬物安所籍以發育于天下古今安有是理劉氏濂曰閉塞為陰秋冬之氣也升者上降者下埋管於地將誰候乎暢達為陽春夏之氣也氤氲而開發育萬物地下無氣不可候矣氣無

微十二管飛則皆飛不飛則皆不飛若謂冬至動黃鍾夏至動蕤賓其餘皆以辰位應是氣為有知擇管而入管為有知擇氣而施天下有是理乎李氏本曰隋志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黃鍾應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簇應之此不通之論也夫陽之上升本無停息距地面九寸八寸而止則九寸八寸之上獨無陽乎況地有高卑氣無先後將地之卑者氣先至而高者乃後至耶就如其說則凡候氣者須律之長短適合則不必度其圍徑定其中聲而氣無不應矣安在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哉又曰陽生於子以漸而進至巳而極陰生於午以漸而退至亥而窮此自然之道也自蕤賓以下氣宜降矣而概以升言則天地之氣將有進無退乎且謂氣以漸而自子升至於亥律以漸而自黃鍾短至於應鐘而其所升所短之差多寡異數均不均齊至於應鍾與黃鍾之律相隔

四寸二分三釐交接之際大相懸絶豈有大地循環無端之氣可以往而不返言哉何氏塘曰古者候氣止用黄鍾之管候子月冬至之氣餘月則否何以知之蓋古法占候恒在歳始冬至蓋陽氣之始也氣在地中無形可見故以黄鍾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氣至灰飛則氣節相應是謂和平若灰飛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後則為氣之太過不及於是乎有占與冬至登臺以望雲物同意若謂餘月皆候則丑月陽氣未出地中候之猶可也寅月以後陽氣已出地上又何以候乎況午月以後陽氣皆自上降下又安有灰飛之理然則謂十二月皆以律管候氣者誤矣明世子載堉曰前漢志言律甚詳初無吹灰之説後漢光武以讖興令解經從讖漢儒遂為時制不得不然隋唐以後疏家遂為定論矣按後漢晉隋志所載候氣之法各有異同既云以木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上與

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淺深高下其説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縠覆律口氣至吹灰動縠而有大動小動不動三説又云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晩灰飛有多少説又不一也總之道聽塗説而未嘗親試耳蓋候氣之法不見於經而見於鮮信部芳輪扇候風事尤為虛誕不足辨矣

十二律五聲工尺樂字之同

後世樂工之有工尺合六四五一上尺等字何義也曰以樂工記數不便於用則以其聲相似之字又筆畫少易於標識者易之為十四字其曰工者即宮黄鍾也曰仜者即清宮大呂也曰凡者即商太簇也曰仉者即清商夾鍾也曰合者即角姑洗也曰六者即清角仲呂也曰四者即變徴𦬇賓也曰五者即清變徴林鍾也曰乙者即徴夷則也曰化者即清徴南呂也曰上者即羽無射也曰仩者即清羽應鍾也曰伏者即變宮半黄鍾也曰伬者即清變宮半大呂也按仉仜化仩伬五者今無其字則知其止以記數而即為黄鍾等律即為宮商等音非實有是字非別有義例又可知也然而其來舊矣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之也上聲歌注曰或用一調或用無調一者乙字無者五字則梁時又

有之也但其位分雖有十四而陽七陰七陰陽各不相參雜則雖十四而仍止七也又七音必旋相為宮調乃可得又必除去二變調乃可成則七音仍止五音也然則雖加二變為七而仍止於五雖倍五為十而陽為陽陰為陰亦仍止於五也

考古略卷之八目錄

考古略卷之八

虞廷典樂考略

楚湘王文清九溪氏纂

帝舜以教胄子事虞之典樂之夔蓋樂者古人所以陶鎔人材之具也而帝王之教胄子於此尤切蔡氏沈所謂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夫樂必本之性情稽之數度自直而溫至歌永言本之性情也聲依永律和聲稽之數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中和祗庸孝友之道也此教之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興道諷誦言語之道也此教之樂語也養氣質育才能事神祇和上下朱子謂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信哉案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蓋聲音之道與政通安以樂者其政和怨以怒者其政乖哀以思者其民困故聞之可察治亂也出五言者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用於鄉國也納五言者達之於上若太師陳詩賦以觀民風也五言即宮商角徵羽之音漢孔氏以為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更精又漢志引此書不曰在治忽而曰七始詠七始者或曰七音或曰七聲或曰七均云又案夔曰戛擊鳴球云云蓋樂以人聲為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記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夔曰下管云云以一下字別管鼗笙為堂下之樂則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矣戛擊之拊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竹也笙匏也鼗鞀柷圉皆在堂下以間者與堂上之樂更代間作所謂匏竹在下也分之則有堂上堂下之別總之則相代相成名曰簫韶也八音以石為主韶

樂以球為首蓋磬以立辨石音諧則八音無不諧故夔又專言擊石拊石也至韶樂九成之辭今不可致矣然書所載六府三事為九功九敘者此卽韶樂之實歌者歌此詠者詠此舞者舞以象此而已若元首股肱之歌則是君臣交儆之作未及九功或以為卽九韶之歌辭者誤矣

夏樂考略

記仲尼燕居篇夏籥序興之夏注疏諸說皆但云文舞於夏字無確據方氏愨陸氏佃則且指為禹之大夏陳氏祥道則據書之言夏翟詩之言執籥秉翟周官之言舞羽籥以翟五色備為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以夏籥為羽籥之文舞則武為干戚之武舞其說似矣然終不如作大夏解其義為長大禹之聲律身度其樂自可則也顧主大夏者遂專指為文舞此却未確蓋周之清廟文也象武武也禹之夏籥則文武併備也清廟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又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倡三嘆有遺音者是文也象卽維清詩武卽大武詩舞之以象文王武王之功烈是武也大夏為禹樂內則曰二十舞大夏是也大夏有干戚有羽籥是文武備具也下文復言清廟及象而不復言夏者以夏非周樂又清廟已言文象已言武故不復言夏也又考書大傳註曰禹樂四章皆歌禹功曰大化曰大訓曰六府曰九原此可備大夏樂章之數云

商樂考略

湯樂名大濩以其代夏除殘救護生民也韓詩外傳曰湯濩樂有五聲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徵聲使人樂善而好施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此大濩之大概也

周象舞考畧

案維清詩序云奏象舞也鄭注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伐紂克勝也孔疏此奏象舞之樂歌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以今太平由彼五代觀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為此歌此周公成王時所作非作於武王時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象舞於武不可復云奏象故別名大武耳且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象鄭謂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則此即象箾之武舞也註疏之說如此朱子獨謂此詩中無象舞之意乃指為祭文王之詩然杜預服虔俱以象箾南籥為文王之樂張子亦謂武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劉氏瓛亦謂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舞武廖氏剛亦謂清廟文王之德維清文王之事故託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呂氏粹中亦謂執籥以舞猶干舞執斧以舞即籥舞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所起作樂象之謂之象舞祭於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即此也然則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孔穎達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昔然矣且頌之為辭簡嚴往往無用鋪敘而文王伐密伐崇武功伊誰亦無事於贅稱也如疑此詩詞無象舞之意則清廟之詩詞亦未及營洛邑而朝諸侯以祭也朱注何以云爾哉乃知注疏以維清為象舞之意不可易也

儀禮用樂考畧

案儀禮所載之樂惟在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四篇中者甚明其節有四所謂工歌笙入間歌合樂是也有從其類而歌之者如賓興賢能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有不拘其類而歌之者如二南房中之樂注疏以為國君與鄉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是也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禮輕者可以逮下故燕禮令鄉樂也二南六篇為教化之原故用之最廣新宮或曰逸詩或曰即斯干或又曰即南陔白華華黍之總名貍首或曰即曾孫侯氏數語或亦曰逸詩獨六笙詩者小序皆著其義而謂其辭亡劉瓛則謂本無其辭以經文曰笙曰奏曰樂而不曰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是說也考亭亦信之但竊考毛序之於六詩也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曰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本孝廉勵志行廉底時理萬物明先王之道以太平之風不有其辭義將安附即曰其義亦可從聲顯何如有其辭之為明且著乎及晉束晳補六詩之亡也於南陔之首章則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膳潔爾晨餐於白華則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於華黍則曰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殖九穀斯豐於由庚則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亭柔之於崇丘則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於由儀則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又夏侯湛補笙詩全文不可得見惟劉孝標世說注中尚存一章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朔待昏宵中告

追雞鳴在門事導恭誨夙夜是敦時潘岳見而嘆曰非徒溫雅乃
別見孝悌之性凡此皆補笙詩之器也其墨守小序無稍異同非
確然有所師承固如是耶若以其言笙言樂言奏而不言歌遂為
有聲無詞之證則古之周詩夏者亦言金奏而肆夏自有其詩且
周禮所用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類亦皆言奏亦皆自有其詩他
如下管新宮下管象武之屬又直言管並不言奏而亦自有其詩
未可再使以其言奏不言歌遂謂無其詞也竊謂絲聲清越歌聲
然可辨故謂之歌若竹聲濫鐘聲鏗則吹笙金奏喤喤厥聲歌詩
皆不能悉協故謂之笙謂之樂謂之奏謂之管而皆不謂之歌也
則六笙詩似皆有辭而傳者佚之也小序及鄭注東詩去古未遠
其言固未為無據矣至於樂中四節鄉射大射俱從殺或謂其志
在射略於樂者非也鄉飲酒賓賢所以觀德藝　善物無禮命射
所以治臣鄰之歡心其典甚鉅其禮特盛故四節皆合　之主於
將歡而和愛也若鄉射只為詢眾庶之謀大射祇以擇與祭之士
則其禮從殺禮有繁簡而樂因之樂有詳略而詩因之此先王之
節也矣

文王樂不列六樂考畧

問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韶大夏大濩
大武鄭康成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然竊以周文王有房中
之樂猶黃帝之雲門大卷堯舜之有大咸大韶禹湯之有大夏大
濩武之有大武也乃大司樂教六代之樂獨不及之者何也陳氏暘
會曰自黃帝至周六樂其樂純正而音節大備然文王二南之詩
其婦人女子有學士大夫之風先儒以為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其樂亦至純且正而其音節亦各備矣獨
不與六代樂同教者此其意周公雖未嘗言之然嘗微窺其義矣
六樂所象者象其有出乎成之業順天除暴之功非一家一國之
事也文王之樂為二南其所詠者皆內治之事故不用之祭饗著
宮閫燕習之辭與朝廟既不同用男女詠歌之語與雅頌又不同
體也此其所以不比於六代之樂也且治定學作者天子之大權
也文王雖聖人臣也雖化行南國一西土侯服之事耳當其祿祭
商廟時承大糦而建龍旗隨湯孫而衎烈祖文王有二服事之誠
自應爾也至其本閨門之化被之管絃登之金石此亦武周於永
清肅定後所為覲文王之耿光者如是耳倘遂與黃帝堯舜禹湯
及文武王有天下之樂並列之宗廟頌之成均著之教典毋乃僭其
有二服事之心乎曰然則文王之樂遂無所用之乎曰文王之樂
特不以教國子之舞耳此外亦何往不用也嘗考之鄉飲酒禮矣
當升歌笙入間歌之後其合樂也周南則用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則用鵲巢采蘩采蘋焉此文樂之用於鄉飲酒者然也又致之鄉
射矣合樂與鄉飲酒同又考之燕禮矣其歌鄉樂又與鄉飲鄉射
同又嘗考之文王世子篇矣曰胥鼓南言胥之擊鼓為節以歌二

南也注疏以南為夷樂者誤也是則文王之樂雖不為祀天神祇祇人鬼之用然鄉飲酒用之鄉射用之燕禮用之則偏鄉國中用文王之樂者無地不然矣聚萬民士大夫之眾習文王之樂者亦何人不然哉問若曰文王之不列於六樂既知之矣不識周官中亦有及於文樂者乎且自飲酒鄉射燕禮而外尚別有習之者乎曰有夫二南者周禮所謂燕樂也彼磬師所掌既有燕樂之文鍾師所縣注有亦云有燕樂之說則文王之樂雖不列於六樂而未始不設於大司樂也其後幽王淮水之遊南有以雅以南之詠季札周樂之詣又有象箭南籥之觀可驗也況乎載之曲禮者成童之初早有舞象之教而參之大饗者堂下之制又有管象之陳則文王之樂又不獨備在二南而又在維清維熙文王之典矣然則文樂之為用不較之六樂為更廣而切哉觀其以南稱者何也曰得

之國中者曰周南得之南國者曰召南南者樂章之名也八風之氣莫和於南長養萬物者也二南音律和平入人微而化人速長養羣生取義於南虞帝之詩曰南風之薰兮成王之詩曰飄風自南皆此義也曰漢之樂亦有安世房中歌矣漢去周未遠而房中歌則用之宗廟其亦有所本歟曰漢承秦燹其羽則何足稱也且二南之詩所為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之類者皆他人之所咏歌稱述以頌文王后妃之詞非文王所自作也今漢高命唐山夫人作為房中之歌首云大孝備矣至德昭清則非所謂子聖者乎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信已

周樂制考畧

案大司樂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既法其法又兼用其樂也樂德所以成己樂語所以接人樂舞所以事神此教國子之道也舞有小大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小子也二十而冠舞大夏則大司樂之所教者成人也其教舞也皆先武而後文如干在羽先勺在象先是也王氏應麟以為乎雖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此先武後文意也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者有薦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薦神之樂朔獻饋食時用之所謂祀天神則奏黃鍾歌大呂之類是也降神之樂禮天地以璧琮禮人鬼以鬱鬯時用之所謂樂六變則天神可降之類是也其五聲有商而祭無佩玉皆無商者戚威云祭尚柔商堅剛揚狀云商聲剛而水聲下所以取其匪栽其繁趙頃之商聲金周家木德金能尅木作者去

之或曰五音相生宮徵居前羽角居後商在中人位也祭祀而去人聲示盡心於鬼神又曰聲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考之則不用人聲為宮難以旋宮之法求之則十二律皆有商聲朱子曰不是無商聲止是無商調耳若夫變之為義有以變為成者如簫韶九成是也有以變為闋者郊特牲所謂樂奏三闋是也有以變為終者鄉飲酒所謂笙入三終是也曰變曰成曰闋曰終一也至其六變八變九變之數乃其樂原有此數至是乃終耳則謂黃鍾子數乙夾鍾卯數六林鍾未數八之說亦鑿矣

周樂六成考畧

問周樂六成之樂章可得聞乎曰經傳註疏皆無明文惟申氏培詩說曰武大武一成之歌也賚二成也時邁三成也般四成也酌五成也桓六成也由此觀之則周頌之詩與周樂有相証者但其各章分屬之義惟以大武為北出為無可疑其餘自再成至六成則皆未甚協夫辭以象事事以從辭事象則昭辭微則費非使倍為鋪張而不中其情事也況出大聖人之制作乎嘗以詩考之勺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又曰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大介者中肯之屬也造者肇造之功也雖養晦而用中兵受新命而造區夏所謂壹戎衣而有天下也非再成而滅商之義乎其於分周公左召公右之義則何取焉桓詩有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末云皇以閒之夫用厥士於四方則北伐之謂由四方而定厥家則自北而南之謂傳以閒為代商之義則南邁而君天下之謂也此於三成而南之旨甚合賚屬之復綴以崇天子不稱疏乎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此賚詞也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朱子從之夫大封者茅土地劫且乃疆乃理之事其為南國是疆之詩豈待問哉申氏以為致滅商亦少離其詞義矣三於五成之周公左召公右是其謂二公董正百官而六服悉成式也時邁之詞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天周召式是百辟在位者受序為左之右之序之自貴近始也肆懿德於時夏由周公治國中召公獨行侯國之舊也時邁而莫不震疊言君臣同心分二伯以監萬國而登重以肆獲也哉以武干戈囊弓矢為三成而南之證不知此乃誕敷文德之意其詩周遂為然哉若其以般為南國是疆則退狩疆土之義似為近之然其詞曰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安見泰岱恒華及龍門積石之區之在南國耶況其曰數天之下裒時之對此又治定功成之詞而非復綏遠經理之情事明矣惟以之歌六成復綴以崇天下則林林乎河山帶礪嶽瀆效靈萬國共球圭拱而天下治也此皆說之可辨者傾世遠年湮訪非申氏孰其穫而啓其端則從不特日猜而不知其故哉曰閩明劉氏濂亦嘗論六樂之武矣其說同予曰濂亦微之比數詩亦未釋其序也其以象詩為韓南國則尤謬大采詩不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乎乃以歌文王之典為大武中韓南國之作此則詩與樂章判然而不相屬者其亦無足辨矣

湖陰縣志

周樂七律考畧

問國語載周景王問伶州鳩以七律而韋昭以黃鐘為宮至蕤賓為變徵七者釋之其說相沿已久且淮南子亦謂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賈逵周禮注亦同韋昭承其說有何謬哉曰十二律有定[illegible]而七音無定位隨律起音而皆可命以七音之目以音從律而不可專隸乎何律之名所謂旋相為宮也今專泥黃鐘為宮將大呂以下十一律遂不可為宮乎泥太簇為商將夾鐘以下諸律遂不復為商乎推之角徵羽及二變皆然可知分某律為某音者之膠而不可通也曰然則古之人皆非耶曰淮南子之言是指一均以例其餘律聚一隅也杜預之書謂由七日有七律由七律有七音末乃著其七音之目也若賈逵韋昭等謂自黃鐘為宮至蕤賓為變徵謂之七律或其意亦主自午至子七日之義言之然其文未明頗似非此七律有七音又似舉音與律而混之故不可不辨也曰然則七律之說奈何曰國語伶州鳩所對不七律其在于州鳩曰武王伐殷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此七律之音也人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此又七律之實也韋昭胡不於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求之乎問者曰夷則黃鐘太簇無射止四律耳今即以此為七律其詳可得聞乎曰以此明七律者多矣惟明瞿九思及楊雲鶴二家之言為得之合下宮上宮通計之而得七律之數者瞿九思之說是也從辰定律而各得七律之數者楊雲鶴之說是也瞿九思之說曰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凡起調必始於宮夷則之上宮曰羽乃夷則居上為宮而南無應黃以次遞而順下為黃鐘之下宮曰厲乃黃鐘居下為宮而應無南夷以次遞而逆上為太簇之下宮曰宣乃太簇居下為宮而大黃應無以次遞而逆上為無射之上宮曰嬴亂乃無射居上為宮而應黃大太以次遞而順下為合四調而計之所用者乃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黃鐘大呂太簇七律為此七律所由名也其夷則之上宮即黃鐘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而必異其名曰羽曰厲曰宣曰嬴亂云者即易卦上下反對之義蓋其調雖異而其律則未嘗不同也如否泰之名雖異而乾坤之卦則未嘗不同也此合下宮上宮通計之而得七律之數者也楊雲鶴之言曰伶州鳩之對皆辰與律相乘為義也蓋武王伐殷多同衝辰故年為午年歲在津為午日牧野日為子日午衝得七自辰至戌歷七支辰戌衝得七天則申太簇寅寅申衝亦得七然則律因辰而得七也夷則上宮畢陳詳所用之律以夷則甲宮起調上而用林蕤仲姑夾太乃自申至寅之七律也曰當辰辰在戌上指畢陳之時言戌而畢與辰相為敵也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則諸律未至羽而取義於羽故曰長也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書曰甲子昧爽戰于牧野黃鐘屬子以黃鐘子宮起調下而用大太夾姑仲蕤乃自子至午之七律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文德而底紂罪

故謂之宣當是以丙寅日雨宣布之以太簇寅宮起調下而用夾姑仲蕤林夷乃自寅至中之七律也厥及羸内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武之終也當是以戊日布施武郎書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因而布憲施舍于以無射戌宮起調上而用南夷林蕤仲姑乃自戌至辰之七律也此其律從辰得而各有七律之數者也以二說較之則雲鶴之說更優蓋以州鳩所云自鶉及駟為七列南北之揆為七同之說推之而知律從辰起之義為更親且確也所未足者猶於兵家吹律聽聲之道則皆未有聞焉耳周禮太師掌同律以聽軍聲太公亦云以夜半遣五聲符五行卜三軍勝敗師曠審歌風而識南北之強弱司馬遷亦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此兵法也故武王當至商郊吹律以聽軍聲而其聲之所中節次有如此者當其夜昧未革持聲中夾

則之上宮而得林蕤仲姑夾太七律焉既而聲中黃鐘下宮得太太夾姑仲蕤七律而收野於以布戎既而聲中太簇下宮得夾姑中蕤林夷七律乃布令於商以底其多罪焉及及羸内聲中無射上宮而得南夷林蕤仲姑七律乃布憲施舍於百姓焉此皆吹律以聽軍聲而得其聲之所中也其止於七者則傳所謂七列七同之數而雲鶴所謂當中寅子午寅中辰戌之衝者也辰之位至七而沖音之位亦七而畢此天地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也其曰羽曰厲曰宣曰羸亂云者不過即事而命其名以志爾時藩氏則厲六師宣三王之德優柔容民而無黷武之心無判天下之志云爾此皆自周公作大武之樂時乃述之非武王行軍時自作此樂也古人臨軍事以出征行之安用樂兵志曰聖人將動必有懿色孔子曰臨事而懼況當戴木主以於師乎秋萧鐵鉞白旄飾遐

三千之德而抗億萬若林之眾方且兢兢焉惕惕於予克受受克予之間而安得有鐘擊鼓吹竹彈絲於戎馬之郊以自鳴其得意哉且所謂喜樂不對合者又何以稱焉然則七律者乃出於吹律而聽之之聲固不得取七音以當之也曰武王以自午及子七日而有七律周代律而有七音杜佑集又以古來唯有五音周始加文武二音而為七殺使武王伐紂成功以八日或九日則將為八律九律乎且所謂文武二音者其義何居曰古之有七也非聖人所能強為也伶州鳩之意蓋謂唯此七律與周家受命之符有實合者故曰南北之揆七同也言此七律能與周德相同也非謂自鶉及駟凡七列故用七律若自鶉及心凡八列便可用八律也夫第八律必與第一律同音此音所以止於七而無八也

漢樂考畧

書漢世去古未遠志載樂家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太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故其歌舞音節猶有傳焉觀其制宗廟樂也太祝迎神而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帝入門而奏永至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美神明既饗也帝坐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唐山夫人作房中曲雖而是樂然猶不失樂樂其所自生之意其安世武德文始五行四始昭德盛德昭容禮容諸舞迭更其名者特以示不相襲耳獨至高祖過沛作風起之詩令兒僮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且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斯作刺先王古樂之遺於焉掃地矣大概代秦楚之延吳宜趙之音府乎李延年果能協律乎司馬相如等所造詩賦果能追感吳趙蔑乎況乎郊祀何事圜丘何地而以童男女七十人泯厠其間甚至昏祠至明謂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之不亦褻乎且十九章俑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顥元冥惟泰天地諸章外語多不倫大龍之偽天門之闢景星之見九貴之融靈輿之位某場以逐象而彷彿求之乎濾法之所產大宛之所徠齊房之所生龍首之所獲東海之所集黃華之所叠某曾可以奏之金石而告之吳蒼乎此則古意淪亡新聲競作而後此角觝魚龍之術過茲淫泆之曲及淫巧百變之戲所由起也雖王禹傳河間之說采集上王禹之喜乎當有故鄭巡雅之議孔光何武有罷樂員四十一人之請哀帝有去奢泰鸞文巧以絕鄭衛之韶然雅音既羽分者律以九分為寸故寸分小分之法皆異準以十分為寸故寸分小分之法皆同準所異者但十其法耳若

九其實而仍以為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之則與律之分寸合矣是皆準之無可議者也若其可議者則亦不一而足焉古律之閒九寸者以其簡而能該校量易確也今準用九尺則太長且廣長則運掉不靈廣則校定不密京氏之意以寬且廣者可以盡明布其數也大不能以約治繁而徒欲以繁治繁繁之數其有窮極乎如其法勢不至億萬其尺不止矣且十二律之為清宮濁宮清商濁商之類首但以律呂陰陽分之無不繳然明白也今準之律數皆至於六十則其為陰為陽為清為濁者混淆而不可理微茫而不可辨按之準若明而可徵以之音則淨而難別其可以為當音定律之則乎夫律之用在管準之用在絃絃以緩急為清濁又以焠湛為緩急其能如管之一威而不變乎此日均其中絃令與黃鐘相得而案畫求之無求諸絃之勞而迂孰若求諸管之逕而捷乎且以絃代管而逐漏管於絃管其可以絃廢乎況古人之十二律呈參差實互整齊置一而十一三之其以三遞增之者確乎有定也今準為六十律於十二律中其相距之律有五律者有四律者有三律者何其參差而不整也毋乃憲為損益以求異乎至其以六十律分乘之日也析而按其十二月則有三十日者有三十一日者是殆欲十二其三十日以當三百有六旬又六其一日以當有六日矣然獨不聞有氣盈朔虛之義乎抑欲舉盈者而盈之乎又將使司憲時者有大盡無小盡乎況六十律之相距有八日者有七日者有六日者有五日者至遠亡吏氏湛巧卒無有存什一於千百者豈獨甯鎮仲舒劉向二吉諸人為之發憤而興嘆也哉

京房律準考畧

晉書黃帝製律唐虞三代及秦漢皆因之從未有易其法者至漢元帝時京房乃作準代之其狀如瑟長丈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為六十律清濁之節蓋謂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代之以此其聲明暢易達分寸又寬此其所以作也續古人已定之法雖有好奇善變者不能易其範圍也其所謂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云者乃參天兩地六摛承奇之道萬古律法之所同出也所謂黃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即律為所謂根本也其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即生鐘術黃鐘之實也其謂九三之數為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者即生鐘術之寸法也其謂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者即

律數三分損益相生之法也其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又謂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云者即生鐘術上生四其實三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之法也其謂陽氣之初以為律法者即生鐘分始於子一分之謂也其變為六十律者即本十二律而增四十八律歸於其間也其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且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者即律書以十二律黃于八風十母十二子二十八舍而始終之之謂也其相生之有宮商徵而不及羽角者則偶舉以為例耳非偏而不完也至其法之於律為寸於準則為尺者蓋律之為地促準之為地寬故以寸為尺即以分為寸以小分為分究之雖有二術也其謂不盈者十之為分又不盈者更十之為

晉荀勗笛律考畧

晉書志言律呂者有荀勗有列和有劉秀鄧昊王豔魏邵劉恭晏之列和所造每見辰於勗而劉秀等又能勗所使令為則勗固撰晉世之制作者也今考其所作其相承以為準者勗校定之新尺也其依十二旋宮以命律呂者勗所造之十二律笛也其自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至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賓者則工下次第之笛孔也其因角體而長者八之短者四之實容者長者十六之宮有三變有二十一伏孔有四則十二笛之笛體也其自姑洗玉律至建武銅尺則勗所以校尺之器即所以造笛之本也神契之妙至於上應微案之律下諧斗斛之音莫不巧且密哉然晉篇諸其以律為笛即命笛為律者尚有可議焉夫律無孔而笛則有孔者也晉志曰黃帝命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次

制十二筩寫鳳之鳴以比黃鐘之宮以定律呂初不聞其有孔也又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夫一黃帝之制作也既云取竹為黃鐘之宮又云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則晉志之自相支離也志又曰漢文學於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晉盜發魏王冢得玉律亦不聞其有孔也又曰王莽時以銅為之亦不聞其有孔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鄭注但言黃鐘長九寸多應鐘長四寸云云又不聞其有孔也典同曰掌六律六同之和又曰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鄭注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亦不聞其有孔也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亦不聞其有孔也至於笛則周禮笙師注云五孔竹通洞許慎說文應劭風俗通俱云七孔馬融笛賦曰笛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則笛之有孔也詳矣笛之有孔者詳

則律之不言孔者其無孔不待辨矣葢欲列和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和既有所不能矣葢又命劉秀笛作大呂笛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大孔能應律謂之剔笛之善則得矣而遂以此命律可乎且考之古制黃鍾之律九寸惡應鍾之律四寸未有過九寸者今荀之笛黃鍾長二尺八十四分四釐有奇應鍾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大長至三尺九寸九分有餘即以之為笛且苦逞捭之難協人氣之難周矣況欲以之為律乎且以應鍾比黃鍾反長四之一而有餘不幾尊卑之倒置乎夫律之為用也先王以五五音以定四時以節六氣以和八風以宣政治以致準據非徒為一器一音一鼓一吹之用也荀則以律為孔以孔應律苟有合於成數則長短可以增損不拘於成法也苟神明於古制則起伏可以變通不煤於師心也然亦適成其為一器之用而已葢乃移十二律以命十二笛是以涵三才貫萬事之本而為一技一藝之末焉也是以一指起伏一孔開閉之物而為獨擅天地之大用也是將謂翁管壎箎凡與律相叶應者即皆可命之為律也可乎哉夫律天定者也一定者也笛則有待於人之吹高下抑揚之間其得無變乎葢何為以易變者而為一定之則乎又按秦漢以前諸說大旨雖同然其詞由略而詳由正而變如角貫中制律而後周禮言六律六同而左傳國語則有七音五降及七律七列之義管子樂記言五音而呂氏春秋淮南子則有變宮變徵及上生下生之用史記言生鐘分生鑄術而前後漢書又有三統一統又六十律之法此皆昔人屢見疊出日引日觸前人簡言之而不失之畧後人備言之而不失之煩故考樂制者雖上下其議而於經史之正文無所去取焉防古制之或湮也違此則將章首

徒掇拾成書以襲其舊夸張者又務逞私智以炫其新舊者既為昔人所已言新者又為正雅所不道此則不容轉相沿飾者也故自晉志以下删其所襲存其所創删其可疑存其可信其有相傳既久及裏巷世俗者則雖存之而仍為辨其異同摘其異同凡以先王大雅之遺音而亦留質於後之君子云爾

隋樂考各附宋錢樂之作　梁武帝述

梁自有經傳以來言樂者著矣要未有若隋志之𢬵𢬵進引者當披而考之見其為樂也有近於古者有宜於今者有悖於古而治於今者有適乎古今之制而不得見諸行者有先代之史逃其事而附見於此者夫其近於古者何隋高祖平陳後牛宏辛彥之鄭譯等参攷古律制黃鍾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圜徑長短與度遞差則律體正矣定懸鍾磬法去後周懸七之制而懸其八用其七番與鄭康成十六為肆及濮為石磬十六之數合也傳後周所造新聲罷趙晋以來矛俞弩俞及朱儒導引等舞凡入間音樂批新聲棄舊體者有焉又参儀禮為陳布宮懸之法又参儀禮立鍾磬二十虡建鼓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又定食舉學用當月之律得時與之和此皆其事之去古未遠者也至

其宜于今者梁郊廟登歌八曲三朝元會五曲房中舊曲二此十五曲於體製非有瀆也依學記春六成自受命而定山東而平蜀道而通北狄而拓江南而開太平於頌揚非有今也因毛萇年老遣祖孝孫受其法造樂器被管絃常陛聽之以備和雅於耳目非有僻也審度則用水尺毒量則復古斗衡權則遵古斛於生民日用之需非有改革也至蘇祗婆所奏之七聲如一婆陁力二雞識三沙識四沙侯五沙臘六般贍七俟利者雖每域字音各別而五聲二變則同一均之中自成七調推演其調以應十二律律有七聲十二律合八十四聲此又通西域之志變而不失其常者則於今亦何嘗不宜哉雖然隋樂之悖乎古而謬於今者正多矣何信何妥之妄則拂十二旋宮之議而止用黃鍾矣屏七調之法而止存三調矣魏斗拉等之阿附即周有七列七同之數而以為非矣後周……

有七政七倍之制而以為謬矣以雅樂為志在宮詞以徵羽商角為謠俗之音而五聲十二調不復分配矣道毛爽蔡子元等為候氣之術而十二月之律灰或遲或速應候不齊矣改咸周六代之樂而以黃鍾祀耀魄寶以大簇祀蒼以姑洗祀神州以蕤賓祀祖宗以夷則祀先農以無射祀方岳矣況裴又適等造一百有四曲而雅鄭莫分也拜舞鐸舞拂舞巾舞四者之存而未汰也擅伎清商高麗天竺安國龜茲文康七部之具陳也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之雜伎交集也猶使雜新聲長管之競為淫巧也導欲增悲寧有紀極先王立樂之意蕩然掃地矣君子考其施為論其人物而深為隋致惜也聲音之道通微者寡此制作所以難也彼顏之推劉焯知學者也萬寶常又精於樂者也乃顏之推有考尋古典之請而不從劉焯有校定黃鍾之書而不用

萬寶常有扣箸品器之能有定八音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一千八百聲之學而終以餒餓元置禮樂百年後與同非隋之當程權力所得與其事也哉若其以前代之事附入志中者則宋錢樂之之三百六十律及梁武帝之四通是也之二者宋舉書未之載而隋志取焉今考其為三百六十律者則因京房六十律之舊而於南事之餘更演三百律為三百六十之數以當一歲之日以直月之律為部以部律數為母以中氣所有之日為子以母命子而所建日辰分數其焉甚三分損益以下生者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也其三分損益以上生者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也唯安運一律終焉而五音七聲於是乎備矣此雖推京房之餘緒為六十律之聲究然其布置則加密其推例則尤周要無悖於京氏之旨作史者采之而不錄遍矣至於四通之為例則梁武

別有神解，為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玄英通，而應鐘、黃鐘、大呂三律並為；二曰青陽通，而太簇、夾鐘、姑洗三律並為；三曰朱明通，而仲呂、蕤賓、林鐘三律並為；四曰白藏通，而夷則、南呂、無射三律並為。以通聲推月氣，無差其則，而還得其中，而十二笛、十二雅之制，悉由此起。於熙漢之樂晉之尺，可並傳焉。非特梁史首之所知也。長孫無忌收之隋志中，一以補梁氏之闕，而傳其舊則；一以文隋志之陋，而藉其道規。此誠得史家博識兼採、不掩人善之盛心也。乃隋文帝論及梁樂，猶曰此亡國之音，非朕所宜用，抑何其不自量哉。

唐樂考畧

案唐高祖即位，孫伏伽已有廢散樂考正聲之請。九年始命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始成。其樂為十二和：豫和以降天神，順和以降地祇，永和以降人鬼，肅和登歌以奠玉帛，雍和以入俎，壽和以酌獻飲福，太和以為行節，舒和以出入二舞，出入門則奏之，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皇太子在宮有會以行，凡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時呂才、張文收為之折衷定制焉。至開元中又造三和：誠和以送三公，豐和以享先農，宣和以祀孔子、太公，共十五和。其大舞有三：曰七德舞，即秦王破陣樂也；曰九功舞，即功成慶善樂也；曰上元舞，高宗所作用之祠享者也。樂奏而堅鐘皆響，備極旋宮之妙，此唐樂之善也。自河東楊敬忠有霓裳羽衣之獻，而玄宗好之，立坐部伎、茶園羯鼓法曲，日新遂有亡國之禍。自是肅宗雖說考鐘磬，願合五音，然代宗有寶應長寧樂，有廣平太一樂，有玉宸宮調，有孫武順聖樂；文宗有雲韶法曲；武宗有萬斯年曲；宣宗有播皇猷曲，又有蔥嶺西曲，業聲繁舞以迄唐末，無足録者。吾竊觀唐之樂歌，而知聲音之通乎政也。突厥鹽歌於龍朔，而閻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於永淳，而徐敬業卒構楊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將；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絶；天寶樂章又以涼州、甘州、伊州諸邊地為名，曲終為八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所據。孰謂聲音之感召有不相待應者哉。

後周王朴樂考畧

季五代時樂以篡竊得國晉以臣虜稱尊漢亦座席未煖其於樂固無論已唐有武成雍熙二舞然起自朔野所好者亦隨之而雅音掃地矣惟周氏世宗顯德中樞密使王朴挺然有事於樂以秬黍校定尺度為十二律管又作律準平三絃以宣其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歌奏之曲出焉庶幾乎有當於制作之意惜周之享國未長不獲久道化成以定其制而其聲較之古律尚有高一律之差當時亦無知之者豈非朴之遺憾哉

湘陰縣志

宋樂六改考畧

案宋人議論最多竟鮮成局其於樂制尤甚考自建隆迄崇寧樂凡六改始太祖以王朴樂聲高近於哀思乃詔和峴以朴律準較西京銅望臬石尺造新尺以定律呂又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相符合於是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時大常燕肅請考按李照手無謂王朴律准高五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請依神瞽法改定以九十黍定十二管比舊下三律又以太常鍾磬一虡十六枚而四清聲相承不擊請去之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既而釋𠌯等駁之卒復舊制嘉祐中鄧保信阮逸胡瑗主其事更造鍾磬止下一律名曰大安鍾磬弇鬱震掉逆循周之常祀朝會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而丁度等駁之神宗立楊傑條上大樂之失詔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鍾辦王舞節几之議樂主於人聲不求合於尺度傑請十二律為本聲四清聲為應聲因加四清聲以諧八音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用房庶律法請太府銅造律哲宗初上之按試於延校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盡不用徽宗政有制作方士魏漢津破先儒累黍之非請帝指為律度鑄帝鼐八鼎及各鍾謂之雅樂賜名大晟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此宋樂之屢變也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乃清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破壞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創爲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而漢津亦不知也是樂制雖四屢變而其在歌工者實未嘗變也又以見宋人之議論雖多而卒無人以易人聲之自然矣至南渡後國勢日蹙無暇

考定宮縣攷何建爽以下無識焉

俗樂歌曲考畧

案樂何以有俗名違乎雅也違雅矣何為猶名之以樂舉之俗因乎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情喜動悲歡百出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於是風花水月觸景行吟探李天桃北物造化安排羈旅隨其意之所欲出而俗樂成焉今考其詞自漢武用李延年立樂府采詩夜誦為趙代秦楚之謳嗣是新聲艷曲無代不增至唐迄元日趨繁富顧作者雖多而正史所載者惟晉志宋書南齊書三史所載之相和諸曲清商三調歌楚調歌鞞舞鐸舞拂舞杯槃舞巾舞白紵舞及秦始歌舞詞諸曲至於子夜吳歌團扇懊憹桃葉采蓮烏啼讀曲及一切新聲艷曲則正史俱裁去不錄間及一二亦以示

戒非有取焉史家之傳信詒體之救淫樂府之由舊一舉而二善備焉今亦於舊史者汰而稍存之以備一體仍不敢隨後人之好尚致棄雅學之元音云

異域樂考畧

案詩歌本乎性情者繫殊風氣剛水土而其發為哀樂之音則一也詩曰黃鳥于飛其鳴喈喈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是禽鳥之音且有中音律者況同此形骸同此喉舌而為四夷之樂乎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升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樂亦如之所以揚功德一四海也間嘗考其名東則獵貊馬韓夫餘新羅倭國日本勿吉百濟夷洲高麗也西則大宛焉耆大食吐蕃乞寒于闐西涼安國疏勒康國烏孫天竺龜茲高昌波斯拂菻吐谷渾也南則狸獠扶南赤土婆利林邑頓遜丹丹附國投和訶羅闍婆三佛齊占城牂牁交阯張蕃龍蕃石蕃羅蕃多摩長南詔驃國扶婁渤泥彌臣古奴真臘伯狼大食麻羅拔雅國磨些蠻胡調曲漢樂枕以[illegible]清樂[illegible]龜茲樂禮畢樂[illegible]為九部樂[illegible]唐十部

部樂也唐作北則北狄大遼鮮卑也雖蠻荊徐淮斲黎也此皆有樂傳入中國或貢而獻之天朝胡致仍各為其部也傾其為伎雖擇錄操管觚而胡樂變幻百出而終各因其舊俗其音多噍殺促迫過於悽切悲涼而少中原平中古淡之致故其樂之傳於世者惟漢高祖時所造矛俞弩俞安臺行辭舞歌四篇為出於賨人七姓已渝舞曲之遺然當時已莫得其句度今尤莫考矣外此傳聞尤少雖以隋開皇初蘇祗婆之製新調置七部伎得西域曲十九種龜茲曲十五種安國曲十種而隋史所志則一字未之及又以唐元宗之法曲小部發因為鼓之伎皆雜為胡部新聲可謂胡樂極盛然唐史則曰其聲曲不隸於有司故無足采是亦無傳之者也況至宋太宗雜然中又以胡樂亂雅躬天下禁止之自是而金而元而明僅有兆若少雖朝廷偽作兆舞亦不過於國門外為婁勞

若使之用而正史往往存其名不傳其曲存其名者所以揚一統萬國之麻不傳其曲者所以寓崇雅黜淫之意消於編纂樂制時亦仍舊史闕之雖有野錄不敢登採云

元樂制論

元肇起朔漠自太祖徵舊樂於西夏太宗徵金遼樂於燕京憲宗始用登歌樂祀天於日月山世祖命宋周臣典領樂工用登歌樂享祖宗於中書省又命王鏞作大成樂搜民間登時樂器備宮懸鐘磬樂舞籥翟凡用三百六十二人至元間用登歌文武二舞於太廟諸廟皆有樂章又撰社稷曲樂章成宗新建郊壇有迎送曲其用舞也於昊天上帝位酌獻皇地祇酌獻太祖位酌獻皆文舞亞獻終獻武舞十室時享文舞亞獻終獻武舞大抵元制於祭祀用雅樂於朝會燕享用燕樂蓋雅俗兼用者也

湘陰縣志

詞曲考畧

問樂府與詩為之源流同異語既詳矣敢問詞曲之與樂府其源流亦同異乎曰此亦其源相近而其流則皆如焉者也詞者辭也曲者終也樂府始於漢然自漢武帝有秋風辭班固有衰辭而詞之名以起自漢初有鼓吹曲横吹曲而曲之名以作其為詞為曲也皆樂府之元音也是詞也曲也樂府也因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將不謂源之同耶自烏啼讀曲白紵子夜等作浸淫日久一變而為調若清平樂涼州水調之類而樂府之意味失矣又一變而為詩餘若憶秦娥菩薩蠻浪淘沙何滿子之類而樂府之體製亦失矣然其時作者不過數章歌者不過數闋雖有此之蘇祇婆已有四旦二十八調之說而唐亦有俗樂坐部之名然用之者分宮未嚴別調未密製詞者既無連叠亦罕傳奇則近世之曲爾時尚未盛行也迨宋以後而金而元而明曲分各宮宮分各牌字有部分而不復填韻有統紀而不徑押填詞度曲樹調比聲而古樂府之名亦不復問矣然則樂府之亡不及亡於宮調之日嚴而密歟曰請問宮調之說曰此所謂二十八調也二十八調者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皆生於黃鐘也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也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皆生於南呂也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鐘也（宮七調皆以宮名角七調皆以角名商羽皆稱調）調其名角也曰問其收聲也以夾鐘此近世宮調之所由起也曰此二十八調者今之詞曲皆得全用之乎曰二十八調之有傳者

惟十七調耳則黃鍾宮正宮大石小石仙呂中呂南呂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高平調越角歇指調角調道宮是也今則越角調角調歇指調道宮四者又無傳其存者止十三調耳曰然則此十三調者其音節皆同乎曰否昔人謂黃鍾宮則富貴纏綿也正宮則惆悵雄壯也大石調則風流醞藉也小石調則旖旎嫵媚也石食通用字仙呂則清新綿邈也中呂則高下閃賺也南呂則感嘆悲傷也若夫健捷激裊者雙調也陶寫冷笑者越調也悽愴悲慕者商調也悲傷宛轉者商角調也拾掇坑塹者般涉調也游物洸泳者高平調也是其節奏之調理紀律之嚴密有各條不能以稍洸者矣曰請問其用調之方曰音有三等高音低音平音是也曲調亦有三種自下而上為高調自上而下為低調介乎上下之間為平調是也度曲有四節主調起調轉調收聲是也始此終此則

為主調發端綱領則為起調按曲換腔則為轉調畢曲煞尾則為收聲此其所以用宮調之法也曰然則宮即為調調即為宮乎曰非也宮自宮調自調也如七宮為宮則起止在第一音乃羽聲主調也七商為宮則起止在宮位第三音乃宮聲主調也七角為宮則起止在商位第四音乃商聲主調也七羽為宮則起止在角位第五音乃角聲主調也是則曲中分宮主調之法也曰若是則製曲之體一而已乎曰曲固有南北之不同也蓋宋元以前詞曲雖行而腔調未傳至金章宗時始有相連套數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廂記之類可供彈唱尚未入搬演場內至

考古畧補卷之一

工

考古畧補卷之二

賦稅考補

楚潙王文清九溪甫輯

考周以前田在官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與民易以民之田與民難阡陌所以至今不復也後之人惟當師其意於重農之中不必求其田制之復古馬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世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案井田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通典云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資蓋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此賦稅之辨也

賦法考補

自秦廢井田之制讓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漢時亦有税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終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歛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税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税則無分貧富然所税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税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税沿革微有不同大槪計畝而税之令少計戶而税之令多然其時戶口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税只逐戶賦之則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廢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以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

湖陰縣志

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税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且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今兩税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蓋賦税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役法考補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里族黨之相保比鄉役也其他大役大故則鄉師鄉大夫州長率民從而至則追捕之役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役若繁矣然有司稽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較民之重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詢歲之豐凶以興復役之法可謂委曲盡善矣而要總歸於恤民

按役之義也含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

役時考補

左傳凡土功龍見龍星角亢晨見東方而戒事火見心星晨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十月定之方中則興作日至而畢凡咎塞從時

國語辰角見首龍星在寒露節見而雨畢天根見在氐亢之閒寒露節後五日見而水涸本見氐星寒露後十日見而草木節解駟見房星霜降節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心星霜降節後見在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修而場功偫音持具也而畚挶盛土器營室之中定星正月昏正于午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司里里宰官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農夫受田之制考補

案朱子謂受田同而所獲之多寡以力之勤惰才之優絀任之大小為差自是定解鄭氏乃謂田有九等視口之多寡為差陳氏并附會禹貢之九等誤矣夫生齒之增耗歲有不同將一歲而數易乎且止計口之衆寡而不辨其才力則以周制祿以功賦食之法安所施乎李氏本謂一夫非一人百畝為四夫則亦誤蓋周以百步為畝至漢景帝始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則古之百畝止當四十畝耳而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則每十畝止當後三畝八分零耳若舉此四十畝者而四人分之則每人耕今田三畝八分民得無餒乎惟其爰田之說則甚善李本說曰攷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三易之地三百畝左氏衆義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而當一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而當一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而當一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而當一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而當一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而當一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而當一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分授九夫則周禮三等舉其略左傳九等舉其詳而所謂一夫百畝則周禮所謂不易之地左傳所謂衍沃之地皆舉其最上者以定賦若公田有平有高有低有極高有極低有蕩瀬有山地其科則不同而總以折平定賦也

考漢制畝數桑弘羊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稅一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三十而稅一

井牧考補

易氏曰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遂人總三十二里之成數故曰於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畢畫棊局一一爲開方之法蓋有井牧焉井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以地言

朱子語類云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庭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爾

鄭仲興曰牧謂濕皋水草之地牧養六畜者也有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沃野則爲井隰皋則爲牧邱陵亦可牧也鄭謂牧即井似拘

周制差傭兼行考補

古者役法役民之身即後世所謂差役而庸役亦行其間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蓋布縷出於五畝之宅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力役出於八口之家皆是征其財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任之遂師辨其可任者任之以征財征鄭氏皆以征爲口率出泉則衆行庸役明矣然所謂役不過治城郭塗巷溝渠等事至於軍役則有小師技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又有邱甸出兵之法詳兵制

按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猶役則在軍賦之中傭役則從工役之例

農政書　李悝盡地力　趙過代田法考補

予詩管子有曰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財之所歸也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夫粟出於農則國事孰急於農哉予故取農政書及李悝趙過之法詳載之

漢藝文志載農有九家之言神農二十篇六國時齊楚間有野老著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漢成帝時使氾勝之教田三輔著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宣帝時言便宜至弘農太守著一篇此等書誠國家所宜蒐輯而頒行之者也

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法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之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一百八十萬石其爲法也凡樹藝必雜用五種之穀草必盡墾土必盡闢地利必盡出而周之萊田所謂一易再易者盡廢不易矣

趙過漢武帝時代田法代田者本周井田不易一易再易之法而少更其制田一畝爲三甽甽長終畝三甽均分其畝之半不蒔苗明年則代處之故曰代田其不爲甽者曰縵田一歲之收代田常多縵田一斛以上所以然者蓋甽形高如隴而苗蒔其下苗初生耨隴以避風而不仆既長則芟甽上之草以附苗根而因隤隴土以壅之所謂耔也每一耘草輒壅而耔之比盛暑則甽平而根深草腐而苗肥故其收每倍來年又易地而蒔之則地利益盛而發生愈茂矣

開阡陌辨考補

阡陌者井田之經界也世乃有謂阡陌爲鞅法者是不知開字爲決去之解也朱子之論曰井田之制遂溝洫澮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田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決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其煩擾欺隱之弊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法以爲兩稅之意同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北魏均田法考補

井地廢後惟均田法近古不得以出於北魏而忽之也考孝文九年詔定均田法有永業田有露田有賦分田永業田者分田之始每夫給二十畝以種桑麻榆果以立室廬號爲民田有受無還即後戶口增減聽民買賣不禁其丁多田少者官爲更受以足之露田者不栽樹而但蒔苗者其田民十五以上受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亦依良丁不得耕則給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其數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如周時萊田之制人年及課則受田年七十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時無還官應還之

田不得買賣戶絶者以為公田職分田者凡官各照秩給田取租於民刺史十五頃至縣令以下六頃更代相傳私賣者坐如律若人多地狹靈田不足以給則還其民於土廣人稀之處不樂還者以其家桑田當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奴婢樂遷者聽其田足之鄉不聽遷

本政書考補

宋子呂東萊陳龍川俱極稱宋賀州進士林勳所獻本政書令縣之書凡十三篇其畧曰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夫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一緡八畝給一井三緡二十六百斛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乃五一之十一三百六十人以五年參他三合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四十八人計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二十二萬斛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平準考補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為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酧金而酧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國家而同乎盜與兵天下騷然丧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不可得矣桑弘羊出乃始為平準之法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萬餘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國家而同於負販矣夫以國家而同於負販不猶愈乎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平準者道不得不出於此也然則史遷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唐賦租庸調法考補

秦漢以下惟唐租庸調之制最為便民其法不可不詳也考其法凡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兩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則日為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闊狹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需須先奏而斂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坊與眾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租役皆免又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并不過五十日

役又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疋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絢麻三斤為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

時又勅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糴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

時天下戶口未嘗增減宇文融請括籍外羡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

湘陰縣志

唐兩稅法考補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乃千古賦法之一變局也其法戾於古而可以救時今考其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産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敕加斂以枉法論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天下便之

唐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後版籍廢弊丁亡田易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及六歲免歸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珙按舊籍責其租庸人苦無告至德後天下兵起版圖空虛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自是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遇凶年供單倉自不能足用故無羡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壞常平倉之害實大也安石卒行其法

征榷考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若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百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立為課額則有司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鐵或望戶而課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或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故歷代有征商之法而鹽鐵始於齊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至濟渡關梁之屬以及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孰非一切衰世之法也哉

土貢考補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四服有求要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其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循曰當其租入季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滿留宮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

論山澤之征

周禮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夷吾始有鹽鐵之徵斂則雖少男少女所食鹽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彼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

取之齊世守其法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布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明外國入貢考補

考明朝外國入貢皆有成例雲南徼外土官有信符金牌又置紅牌鏤金字勅書諭之又編勘合一百道付各衙門勘合底簿一扇付布政司其入貢調法最為嚴密凡外人入關令邊方盤驗明白方許入貢外國本邊官審明封進若理法不通即省諭還遷不必賫奏凡遠使往回令經該巡撫衙門給印信文簿回還者禮部給與印信文簿所過驛遞將外使車馬名數逐一登記凡遠使入貢皆限人數各處國師禪師進貢者亦不許違限各國遠近不齊貢期不必拘以三年但未及三年不許來貢或貢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貢者准以下次例貢之數撥給遠人若兩廣軍門轉發衛分安插凡朝鮮漾流遠人審明發轉送歸國各處遠人朝貢領賞之後許於會同館開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鮮琉球不拘期限但主客司

平其交易

按周禮貢獻有二等有土貢有方貢所謂土貢者出於五服之職如禹貢八州之貢及周禮九貢是也所謂方貢者遠人慕義各以物來貢如懷方氏方貢遠物及楛矢白雉之屬是也方貢無常來則受之不來則聽之而已土貢有常大國以其稅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每歲市取貨物以獻天子每歲之外又於朝見時獻之職貢者有罰春秋時諸侯之於方伯則納貢禮甚子產曰寡君盡其土實以受齊盟司馬侯曰晉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所謂竭力以事大國者也至於天子之貢概置闕如包茅不入元鍊不供而求車求金之使紛紛四出亦可概矣

除滯徵法考補

奏曰邇年以來聖慈軫念元元海内如值更生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滯徵錢糧是也滯徵者將累年拖欠指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并催徵也夫百姓才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況視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除作滯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截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拖欠又是將來之滯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合宜悉心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悉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督催官員比照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省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帝命亟施行之

湖陰縣志

和糴考補

贄謂關中穀賤請和糴多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和糴以備時乃以諸道所得税茶錢同數分配所在數縣時皆就京内州縣和糴使於當處置倉收納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若遇貴糴亦使得所糴多少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録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迭以爲常然不能盡用贄言也馬氏曰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待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其至也難開元以前歲苦不登天子常就食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始免此行然東南饋餉稍間則立有菜色矣不如宣公策爲可久惜時未盡用耳

貯糴法考補 春秋 戰國 漢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蓄賈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

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此糴糶斂散所由始也

漢興天下既定蓄積寡少文帝時賈誼說上曰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前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晁錯復說上曰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夫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況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得賜爵

市糴考論

事有先王行之以恤民後世行之以謀利者市糴是也夫通有無平貴賤可為一時濟時之策而不可為經久之圖蓋古今謀利者多恤民者少故行之不能無弊也惟常平義倉猶有周人委積以待凶荒遺意然宜設之於鄉都而不宜設之於州縣宜司之以鄉之賢士君子而不宜司之於官長吏胥何也設之州縣司之官長吏胥既不免有遲延之憂與假借之患民即嗷嗷不能豈能扶持百里伺候公庭以活其已餒之喜而況文移呈夫重欲取覈復隨其後哉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從實以濡沫之利樂哉不為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

明田賦總數考稱

明初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夏税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絹差是迨至中葉以後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税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觔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八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末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色錢糧有過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糧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或以加減而過多則在內在外所入俱不足供所出況當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煩國事豈復可支乎

海王篇考稱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藉於臺榭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對曰此隱情也公曰然則何以為國管子曰惟官山海為可耳公曰何謂也對曰海王之國謹征鹽筴公曰何謂征鹽筴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數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終月率男女之所食千萬鍾萬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鹽課考補

黄曰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地方各有定界每引以二百觔為發帶耗五觔凡遇閘掣鹽糧並所在米價路費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儲用急增置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存積既興常股遂虧支者日多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

又明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已而遂至嘉靖以來增至七錢矣所以報中少而國課益虧故復鹽法以紓邊困輕引鹽以來商賈乃最急務云

又舊制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原無餘鹽之例嘉靖中詔革餘鹽不二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從之餘鹽復行

又自存積鹽越放而常股益壅又有夾帶之條即商人附引餘鹽亦以夾帶例割沒之又有勢家過閘中餘鹽之歲陰營之雖使者預定其支放之鹽額在某處多曰買窩商人至則以其窩賣之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此鹽一旦出收其利是皆商、之苦也

兩淮鹽利弊議考補

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臣區修補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煎私賣即律以罪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俱可召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若國家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厥富于國亦可也鹽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令鹽各商中正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若各商借此引影射私鹽竈戶不辦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毋贖又令正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勸借米豆之弊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又令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凡商人先納糧料即與支鹽毋得久淹則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百世之利也故曰中策

湘陰縣志

鹽政考補

鹽政圖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邊計最急謀臣備籌而邊計猶虛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鹺司兩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廣州西河漳縣皆產鹽處也然有寇即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欲召商閩中入粟貫塞下塞下粟無勝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身為辦而糴不關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强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費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懸於左僅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弁商利一切請託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鹽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攬利病至周也蓋國家鹺政綜有權衡度有法公平正大疑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是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貫閣中越次收支是居傾周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逐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頻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備禦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治中始也或勛戚恩賜或攬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鹽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欲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累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妻子兄弟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業并兼鹽課為其乾沒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勒借貴錙不售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拱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灶丁枵腹以斃不然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商鹽於高橋大部千百為聚行則為飛止則狼踞撤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儆察有加猶曰如是倘一方有警如此曹者至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

鑄法考補

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削為無累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為禍深入所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省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多利慚之煩始此矣故自漢鑄五銖錢至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銖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錢貨既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衣食滋殖矣此南齊孔覬之論也

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

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二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誅入皆不能此北齊扎之亂也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錢不乏固可以救重為輕犯張在官何所不可此唐陸贄之論也

錢之弊考補 明史

明時論鑄法有四弊方開鑄和許借官帑銀於州縣收買黃銅鼓鑄其紅銅焊點銅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貴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地苦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矣及既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翻砂看火提確之人剉眼穿條薰色之匠與焊銅貲雕錢之工又多費而不皆然可誘曰不愛銅而惜工比錢始流民餘奉則銅以吉乏鼓鑄不給而錢嘗英之繼也是患在於錢之不繼也究之不在於錢之不繼而在於銅之不廣錢不繼銅不廣而欲其如流泉焉行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矣無何而私錢盛行濫惡滿市夫是低錢也貿輕銅假文字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先王制錢也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聽其業使妝貫之料姑息而不立重以留

難則是不患正錢之不行而患於偽錢之錯行偽錢錯行而欲正錢通行而不壅者否也弊三矣及既行使請解京貢賦之人同必精良白金而可矣即諸省祿給存留暨稅新俸倭工食之類又執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詰責之必行與罪其不行者非先責萊之儒則責之攤買之子也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於上而責其必行之於下勒收受於彼而不闢例擯於此也夫誰與行之弊四矣試於國家康銅之歲闢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灌輸之各省具如令部司儀凡課程之征賦續之錢一以錢為課上而朝廷賚予之典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倒莊而稱提之則斂於上而復散於下收於此而復引之於彼如泉之赴壑轉注而不竭而又嚴低錢行使之禁以峻防之其銅歷者皆收之以入於官而諸用

[illegible]貝之地悉遵旨各從其故不强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illegible]法其行哉卒不能盡如其請

茶榷茶馬考補

黃氏曰致出貢任九州土地之所宜周禮列祭祀賓客之名物以至漢唐以來史册所載皆不及於茶夫茶充於味而饒於利何盛於今而不行於古乎按本草茶名荈茗一名搽一名蔎和通謂之茶唐陸羽隱於苕溪性酷嗜茶乃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甚備天下之人皆知所有而有國家者因以為財賦之原焉故茶之有稅始於趙贊行於張滂至王播則有增稅至王涯則有榷法榷商市馬入衙置使公家之利咸辦馬茶至是始重矣嘗即榷茶之法論其大畧不過有三端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賈二也賦之茶戶三也其為法也官無全利亦無全害商無全得亦無全失惟稅多不多登而官有侵虧之課販者日寡而商有不通之患此官之與商商之與民交受其弊歐公五害之說豈欺我哉第諸番利於得茶中國利於得馬彼此相濟公私相補故其制不可得而廢云

宋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調利害第茶法為三等太祖曰上等之說取利太深下等又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可以經久於是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為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隸馬曰茶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為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於官官給其食用曰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曰交引

宋趙開奏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患衰而盜賊息矣詔擢開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闢罷官買茶賣茶之法給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場官稱發引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茶戶為伍保定茶鋪姓名互覺發諸影帶若私販獵者有罪茶官以馬到京賞數及格為推賞比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萬緡得國馬萬匹蜀用以饒

自熙寧以來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開礦考補鐵冶考補

萬歷間戶部奏方今宇內稍羅災沴冠賊交訌軍餉倍增帑藏單竭民力官困臣等移咨該省撫按親踏勘果見產礦處所礦面若干寬大礦砂幾等高低官司如何斡剤商賈如何分轄棍徒如何約束奸細如何防範四方奸頑如聞風麕至如何防禦變或叵測釁眾主亂者如何解散鑄煎之法遠近如何布置礦之利官民如何處分若果有利無害獲利而又能弭害則事在可行如其有利亦有害有害而利尤寡濟則事在可已逐一開款以便酌行

詔可其奏

明王允道奏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鐵冶都提舉司歲收鐵百餘萬觔請如舊置之帝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

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鹽茶金鐵硝產冶考補

九種鹽 北史李孝伯傳 白鹽 食鹽 黑鹽 胡鹽 戎鹽 赤鹽 駁鹽 臭鹽 馬齒鹽 又安息國出五色鹽 鹽三種 宋山堂考索青州鹽出東海幽薊北海嶺南出南海劍南西川出於井河東出於池解池允者 呂成曰河北用地出於地永康軍出於山又有出於石木者

硝池六 一曰賈元 二曰金井 三曰圓 四月飲鋅 以上 五曰夾凹 六曰蘇老鹻

煑海六路 京東 河北 淮南 兩浙 福建 廣南 地曰亭場民曰亭戶竈戶有鹽丁

煑井四路 成都 梓 利 夔 大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民

淮南六州茶官置史鴻之 蘄 黃 廬 舒 壽 光

茶山場十三 蘄州四 黃州一 廬州一 舒州二 壽州五

六榷貨務受買納茶以給商人 江陵 真州 海州 蘄州 漢口 無為 漢陽

九府 爾雅 東方醫無閭之珣玗琪 東南會稽之竹箭 南方梁山之犀象 西南華山之金石 西方霍山之珠玉 西北崑崙虛之璆琳琅玕 北方幽都之筋角 東北斥山之文皮 中有岱嶽五穀魚鹽

玉類七美 管子 陰山之礝碈 燕之紫山白金 朝鮮之文皮 汝漢水右衢之黃金 江陽之珠 秦明山之曾青 禺氏邊山之玉

金五名 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 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

周居氏謂之泉　商周謂之布　齊莒謂之刀　鄭樵曰泉言其形金言其質刀言其器貨布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皆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故泉與刀廢後世代以泉字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不從水也漢儒不知本末為流於泉布於布貨於金利於刀皆沿鑿之義

白金三品漢武時造　一圜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　一方之以象地其文馬重差小　一橢之以象人其文龜復小

五色金漢志注　黃曰金　白曰銀　赤曰銅　青曰鉛錫　黑曰鐵

十四種金　銷金　栢金　鈹金　織金　研金　披金　泥金　縷金　撚金　搶金　圈金　貼金　嵌金　裹金

錢輕重得中　五銖漢　開元唐

錢文以寶自周景王始也以年自後魏孝文太和始也以鐵為錢自公孫述據蜀始也

冶一百六十五　陝宣潤饒衢信六州銀冶五十八　銅冶九十六　鐵山五　錫山二　鉛山四　汾州礬山七

宋冶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　金產六州冶十一　銀二十三州三軍一監冶八十四　銅十一州一軍冶四十六　鐵二十四州二軍冶七十七　鉛九州一軍冶三十　錫又州冶十六　丹砂二州冶二　水銀四州冶五

酤法考補

蘇氏軾曰自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竄或不貸未嘗私賤而私釀終或不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嘗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嘗其子而責之學乙嘗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獨能禁酒也

呂氏祖謙曰周公酒誥是恐人沉湎浸漬傷德敗性也推之公之禁酒竊之惡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為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與古人恐民喪德之意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然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使私家不得擅利而公家都自專其利耳

屯田三代所無考補

三代寓兵於農因廄井田以與軍賦出則兵居則農如左右手故戰攻守禦之道盡在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什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歸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强兵之道也故曰耕器具則戰器備農習則大戰巧

總屯田始末考補

自秦人開阡陌趣利急戰而良法掃地由漢以來帝王復古馴至其後征戍既頻召募日廣于是始有長戍之兵而朝廷浸增養兵之費當事者以地遠運艱師久糧匱乃思通變以就利而即兵以務農得地以興墾則屯田防矣以令致之自漢文帝募民耕塞下于是始有屯田之說自武帝屯田車師渠犂于是始有屯田之名自趙充國留田金城于是始有屯田之利大抵成於昭宣廣于衛晉而極盛于唐宋其間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宋之屯田或民或兵率因時制宜有足取者

營田十議考補宋史

考宋李宗時臣僚上言營田有凡十議一擇官必審魏武用任峻司馬懿用鄧艾是也二募人必廣趙充國留萬二百八十一人李愬請取戶十分之一是也三穿渠必深趙充國浚溝鄧艾開河渠是也四鄉亭必修趙充國繕鄉亭是也五器用必備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六田處必利漢屯張掖魏屯許昌是也七食用必先趙充國屯田用穀月二萬七千餘斛是也八耕具必足李愬請以雜物市牛開元一頃五十畝配一牛是也九定稅必輕唐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李愬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蠲其雜役是也十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長吏以穀多少為殿最齊武戒詔營屯田課所入論褒貶是也

明屯田考補

自古屯田或兵或民皆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唯明代之制就於衛所有曠閑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皆以十分為率邊方則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邊有警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有衛則有屯其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曹細粒子粒則司於戶部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則又降殺焉其屯糧折徵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五石收貯屯倉聽本衛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布于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推之南北兩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為極備太祖嘗言曰養兵而不病農者其惟屯田乎以故天下既定即改置軍萬戶府為軍衛以統兵遂撤民屯並罷屯田萬戶府悉以衛兵從事其法以都司統攝各衛每衛一指揮指揮一人督十千戶千戶一人督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畫地而耕遂之天下

漕運便宜議考 明史

一年收納各倉收糧仍後一與一千之舊二幫幫次運船令首尾聯絡依次而進使淺濱遲速便於稽查三處掛欠官旗雖經參治每督口新運輒自逃回今後移文漕司劄委領運指麾督攢官吉法示懲四催空船令把總押過天津參將尾後督令過淮各省委都司一員赴淮催運衛三處空運鼎家漕糧仍舊令官軍徑運待深夏抵灣起運以商儎價六防凍阻不拘遠近擇地寄貯留軍看守發船回南方補官旗以整新運舊者必擊通關方許回衛七議改折歲漕四百萬石今後必十分災傷萬不得已方令附近州縣照例撥補或臨德等倉所積堪抵支運方准議改毋以小災市恩致損舊額八數運期漕糧宜酌道里遠近預定限期若先完開幫責之監兌不依限責之催運過淮責之漕司理刑過洪責之徐州兵

備入閘以後責之各漕倉主司將經過日期即時登記懲治之條推授時日久近為差九指運程糧船過淮之後請勅徐州兵備每歲於三月前後請清河桃源宿遷等處住劄選委府州縣佐貳分方查催漕司將過洪日期一體具疏待旨如議行

明運法五變考補

王氏曰明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蚤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儹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有兑運時纔四十之一而故法浸廢矣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按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兑運五曰改兑

明漕考補 [illegible]附之

考明漕歲四百萬八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糧之起於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踢斛拋剩淺篝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之究與旗軍也害如之旗軍運官之登於京倉也害復如之而總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料派總因于田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費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乞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而舟船之費猶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者費不啻費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浥淺澀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又移又從以再見矣艱難若此可無矜恤變通之慮哉況濬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衆四瀆之水為漕用而自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十里閘衛與河為水道餘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遇旱亢流細則行碍壅滯故其時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勅專臨焉恭其慎也

復海運議考補

時山東布政使王宗沐以為膠河不必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延撫梁夢龍大然之親巡海上視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自膠州運麥令入海至埠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實為安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東過此稍動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檣保無他患可接濟京儲羽翼漕河有牽挽之力免守閘之苦而防海衛所

大洋錯落絡又可嚴海禁壯京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賑其效從之

用銀考補

考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不當以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詔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見采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易以帛金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史迄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間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貨錢殆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也

農事疾苦考補

日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豳詩使瞽矇歌之宮中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卷與無逸之作同意大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令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足其心無一日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無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緩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雖大與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纖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食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本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饁及烹葵及菽備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勞獎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勸敏和悅之氣浹於上下不見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之者得無玦害之足矣豈復有勞獎勸勵之意故數聚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乎之需索無所從給據指收歛之入以為稱貸之償饘粥藜羹猶不見飽敢望其豐腴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農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燥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月流金田水若湯耘耔是力根薅

是除爬抄而指為之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惴惴人畜之傷殘結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蓋藤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蹂鼓歛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村歸質貸之人則室又懸磬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芊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歛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當宜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經筵因請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為周公之戒成王詩七月書無逸欲其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大治常生於戒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常念夫農畝之勞則必嚴恭朝夕懷保小民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蓋亦治之所由興歟

居家制用上篇

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取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灾，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居家制用下篇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義倉社倉法考論

成周以後備荒之法惟義倉社倉二法最善故特標以為舉式隋文帝時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行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宋乾道四年江南民艱食朱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遇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原數償府外見米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以儲之名社倉焉自是不復收息每石

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民不乏食時以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淳熙八年奏於朝請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法最善而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有知者因編入史志以垂後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授至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腐壞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以者豈不以里社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

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歷代良臣救荒法考論

熙寧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有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乃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一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羨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凡城市郊野給粟之所五十有七慮使各以便受之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榜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糴于是米商輻湊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於民

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待熟官為責其償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發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民得免於轉死皆公之力焉

范堯夫知慶州饑莩滿路官無粟以賑之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掌獨坐罪存活甚多

時河北諸路水旱為災差官支撥被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經過每人支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逐往近便豐熟處存活司馬光以為有損無益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令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徧者預救上等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為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而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朱子曰這是他有才此八字做兩榜便亂道○業織者盜之因此遂社息不得

皇祐間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乃縱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閘上諭諸守者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溝壑荒政之施莫此為甚是歲杭饑而不害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京東者無數富弼自鄆移青以方春野有青菜乃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村坊擇寺廟及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老弱者廩之又因山巖為窯室以處流民山林河泊之利富民不得擅聽流民取以為生分道待缺寄居之閒官使即民聚處主其事與流民約三日一

文出納様拜諸聞官皆獻以禄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餅慰藉于畨日主官皆慮徹為盡力比叅熟流民將復業各以遠近給糧遣歸其死者為大冢葬之精强壯堪為兵卒者募得萬人奏充諸軍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嚮粥食之餓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富公立法簡便凡活五十餘萬人 自是安輯流民多以青州為法

滕甫知鄆州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米為備召城中富民約日流民日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日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屋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棋布厘然

嘗淳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之 見宋元發

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計城門一十八處減價糶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今荒年米價宜減宜增在人通變行之

嘉靖元年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法之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坊郭至閘主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使番錄舉於一城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飢來者無論本處鄰境軍民老幼男女戶口多寡均粥給濟曾死之人慶得暴起其數甚遠其功甚大乞部請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

十四年水旱頻仍給事中吳之鵬請於西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吾田目所請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起運何也益積逋之稱好頑促欠者蔭庇豪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荒議蠲而乃先槩歲通負之虛數民危在旦夕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征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過國課之十分一二耳官俸軍需之數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起運民未有不獲蘇者也

八年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

湖陰縣志

考古畧補卷之二目錄

考古畧補卷之二

論周官考補

楚潙王文清九溪甫輯

張子曰學得周官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

程子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存其畧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後世官秩亂職業廢太平所以難致也

范氏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在綱如裘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呂氏大臨曰周禮直欲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朱子曰周禮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又曰有是事便立此官只要不失其正且如女巫職掌宮中巫祝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便無後世巫蠱之患矣

封國之制考補一

長樂陳氏曰書言五瑞五禮五器言列爵惟五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謂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謂春秋變周從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三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至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凡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伍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守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氏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豈不得有附庸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

封國之制考補二

徐氏曰諸侯有功天子錫之以邦域之內為社稷臣八州之中二百一十國之外取諸閒田以祿附庸故諸侯得以兼統之而食其賦然亦得以專臣也周制凡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凡國皆有也侯伯子男之國自附庸九同至于三同其序不可亂矣唯上公無附庸以其位尊而勢極也周公有大勳受上公之地為方五百里矣明堂位言封於曲阜者合七百里加之四等之附庸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蓋異恩也周以優寵為卑藩錫之土田附庸蓋法所不當有錫之而後受也春秋附庸之國獨魯為可攷凡蔣邢茅胙祭（[illegible]）則周公之子別封也邾鄅須句（僖二十二年）顓臾則異姓在魯國之中同附於魯以達於周也則魯之所屬亦廣矣中季以來如二邾者皆有功於王室賜命為列國與盟會專征伐而魯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滅須句魯以附魯之故伐邾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恤寡及其衰也季氏專魯動兵於邦域之中而伐顓臾社稷之臣失先王以大字小之意矣然而附庸之始封也皆出於天子之命諸侯不得擅封也此制既泯許叔奉許東偏（隱十一年）則出於鄭伯之命紀季入酅於齊則進於齊侯之命而不請於天子矣又其甚也肆其強暴而私役屬之宗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襄二十七年）利其貢賦以自封殖由是觀之列為十二併為七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大司徒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百里注云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四百里之上同得進為五百里也言同者積累眾附庸而滿同也公無附庸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如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共二十四

封國之制考補三

陳氏禮書曰夏之五服甸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地也國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自甸至綏凡三服服五百里而千五百里則為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為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北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聲教訖於四海則為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蓋兼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蓋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為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

按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擅之齊斡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諸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鹿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别天子之守地也先王有不盼之地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天子治名山大川之吏即周官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是也

封國之制考補四

陳氏又曰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為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為夏禮或然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或曰圻或曰縣或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縣獨施於殷周而縣獨施於夏乎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大略皆方三千里而未之或易也三三為九則是為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天子之縣內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

五服九服六服同考補

曰禹貢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侯服周之男采即禹綏服周之衛蠻即禹要服周之鎮夷即禹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職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

人必加以藩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紀五服又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為加弼萬里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為圖以釋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周禮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為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為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為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為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為二百里

湖陰縣志

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為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為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為九州之外也

世祿考補

粤古之外諸侯自唐虞以來歷千餘年世守其國世有其民其新朝所封不過數十國耳然如周初必蒲姑滅而後齊可封奄滅而後魯可封唐滅而後晉可封其滅者其有罪者也不然舊國無罪而亡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何嘗利其土地人民而凌弱暴寡乎若外無可封之地即文之四友武之十亂亦止於畿内授之采邑周初周召畢榮皆畿内也其後周召別建國而采邑猶世康叔封衛而康邑不改凡祭荀榮外無國而其邑則世皆度其功而差次之其世采邑者賢德才能任以公卿大夫士之伯大則如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小則如滕叔為卜正其後若單周公師尹凡以官舉皆任職者也若仍叔之子武氏之子未嘗任職無官可稱有使令之事則亦及胡傳譏為世官施及童稚誤也蓋畿内九十

餘國皆為世祿任職者止六卿二十七大夫耳豈必人人而官之乎至上士以下則並不世祿矣諸侯之卿大夫雖不世然如齊之高國則皆受邑於王世其祿亦世其職魯之季氏受費臧氏受防亦世有其邑而季文子之父無逸臧文仲之父伯瓶皆未嘗為大夫則世其祿而不世官亦與天子之世祿法等也其後魯三家晉六卿由世祿而變為世官周之末失使然非古矣

先王馭五服考補

傳祭公謀父之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而遠無不服

自恒山至南河至北不盡恒山考補

此言地里之界當為千里之外日采一節傳文　千里而近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遠者朝貢常疏此分服治內之法也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四夷此分服治外之法也夫治內詳則諸侯貢服而朝廷尊治外畧則四夷來王而百姓寧先王順天下之勢而御之非若後世之忽近勤遠而卒耗海內也

應氏曰海有四獨舉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者則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遍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裹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云不盡而禹貢乃謂東漸西被朔南咸暨者蓋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國城近郊遠郊之制考　參孔疏

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也

封建不可復考補

封建道雖無弊而其勢有所必趨郡縣法雖非良而其勢不容不變善乎程子之言曰秦法雖不善亦有不可改者罷侯置守是也又曰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耳郡縣非能亡秦秦自亡耳則封建果何負于周郡縣亦何損於秦哉真西山有曰苟可以舉三代之治則雖郡縣猶興苟無以自振於秦漢之君則雖封建猶敝誠能審勢以宜民因時以圖業居郡縣之朝而奮然有志於三五之盛則分藩之典亦後世之畫疆授土也朝覲之禮亦後世之聘問往來也賢否黜陟亦後世之賞罰刑威也犬牙相制亦後世之大小相恤也安見今之郡縣非即古之封建乎則封建固不可復而亦不必復矣

（騶馬）大夏兹白牛（大夏西北戎白牛野獸）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犬戎西遠者）數斐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數斐北戎）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狄（北狄戎）權扶三目（權扶南蠻）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于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白州東南蠻）禽人管（禽人東方蠻）路人大竹（路人東方蠻）長沙鱉（長沙…）其西魚復鼓鐘鐘牛（魚復南蠻）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其餘皆可知

清按周禮蠻閩夷貉之隸天子皆得役屬之其用夏變夷之化遠矣此篇所陳豈有修大之說哉

明一統志考稱

序曰自古帝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盛羲農以上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玉帛萬國而四百年遷相兼并逮商受命其能存者纔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耗盡侵夷至戰國二下分而為七秦併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攘遼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部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峙至晉始合為一置州凡十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盡為一盡廢郡為州唐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增置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偏據至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宣和中又增置二十六路元氏入主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踰過於前而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惟明之幅員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而疆里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一百二十八為縣一千一百有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管以次具焉

尺度考補

周法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引肘知尋以一指之廣爲一寸舒兩手之廣爲一尺引伸兩手爲一尋古之指步皆起於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爲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爲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夏之五十畝於商則爲七十畝於周爲百畝於漢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秦邑謂商尺得夏九寸周尺得商八寸故王制曰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有奇可見古步之大而之侯綏二服在周爲侯甸男三服爲之要荒二服在周爲采衛蠻三服爲之九服相距凡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相距七千里而地不加多雖於夏五十畝周百畝之數未必悉合亦可見夏尺之大於周而非五十畝百畝之地有多少也考炎書日知錄皆謂夏商尺大而周爲小

通考載晉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依周尺鑄銅律呂以量古器尺寸無差校魏家玉律鐘磬聲韻皆與荀律合是漢尺與周尺略同至後漢及魏乃尺長四分有餘其後宋齊梁陳不過差大幾分至北魏孝文時詔改長尺大斗頒之天下比前尺大二寸有餘而北尺始大矣隋開皇定官尺分寸小增及唐開元時數以十寸爲黍尺惟鑄律冠冕湯藥用之此外公私一切俱用大尺比黍尺每尺加三寸則比隋更大矣蓋夏之尺最大商次之周較小漢同於周後漢以來漸大而未甚北魏及隋始大至唐更大傳至明而大極矣後世之尺既大而古之以百步爲畝者又改用二百四十步爲畝此畝之所以甚大也

井邑溝洫考補

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見義爾

渙儀王氏曰禹盡力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播人掌之以水佐守者闕司險掌之自鄭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狄伎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兩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製阡陌以決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

田壞而戎馬入邦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陳氏曰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表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分田計田之多寡以爲賦祿之制分服計道之遠近以爲朝貢之節

巡狩朝聘之期考補

五年一巡狩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守歲星一周也至周諸侯之朝期則自天下巡守之明年起數與戊論存三歲徧順倒同謂巡守之明歲侯服見二歲甸服見三歲男服見四歲采服見五歲衛服見所謂五年一朝也六歲蕃要服見而要服為夷王者所不治故周雖言六服承德而後惟言六年五服一朝不云六服皆朝朝之明年大夫小聘又明年卿來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明年君再朝是則十二年中君覲大夫聘四大夫小聘六所謂朝聘以時者如此朱子曰雖畢然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故諸侯分年入覲天子巡守以答之也

朝聘之制考補

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殷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與行人之制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之制不同而與王制略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禮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此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

江氏元寬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也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也安得以五年為合禮乎

朝事義考補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故朝聘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內外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社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備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

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法也

明堂廟寢異制考補

禮經雖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有異特其廣狹隆殺有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户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西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階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寢廟與明堂同制之說蓋因明堂記太廟天子明堂一語而誤豈知明堂位與考工所記明堂之制度非出舊典不可信也

魯用天子禮樂之失考補

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衆仲對隱公羽數何不舉賜八佾之說以對皐鼬之盟祝鮀舉魯衛所賜極詳何於最大者反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何故閑言皆僭天子禮周公閱來聘何以辭昌歜形鹽甯武子來聘何以辭湛露彤弓可見魯僭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遂謝而魯人曾無援王賜以自解者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大禮王使史角止之是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為常而疑似之說遂至今矣

天子四鄰考補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五刑考補

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

元年春王正月解考補

何氏休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

不書即位解考補

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三代正朔不同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

湖陰縣志

必達月故王處春下春秋之例雖時無事乃書首月以紀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服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元年春月正月以即位史策之正位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月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公自不即位也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亦與此同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而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前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故入年即稱元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也公羊以為文王

非也　又曰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皆脈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脩經乃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擧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

耕耤禮考補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視也)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營室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百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司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次也)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行也)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而和于民矣

湘陰縣志

鄉飲酒法考補草稿要

鄉飲酒之禮一則鄉大夫賓賢能而飲二則鄉大夫詢民習射而飲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兩飲州長為主人黨則一年十二月一飲黨正為主人其正齒位者乃黨正蜡祭之禮與鄉州飲射無涉鄉州只是賓賢能而已　敎民曰牲用狗者鄉飲與燕類也

鄉大夫貢士於君鄉貢一人而已其介與眾賓但輔賓行鄉飲酒之禮待後年貢之按射義注云諸侯歲獻貢士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送一人其逐數及公邑采地之數皆與鄉數同而不言者蓋總校德之大小以貢之濺取鄉外仍准鄉數為定也

鄉飲酒燕射歌詩考補附樂三闋

升歌三終者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樂南陔白華華黍以笙吹此詩為樂一篇一終也閒歌三終者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閒者謂一歌則一吹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數詩乃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也按小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南有嘉魚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樂得賢爲太平之基也南陔孝子相戒以孝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

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關雎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修其法度也

饗賓樂凡三闋

賓入門懸興升堂而樂闋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

逸詩考補

國語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周書易之剛矣變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國子賦

禮記貍首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左傳田敬仲賦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

左傳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鄭子駟賦

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寗戚歌

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左傳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左傳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左傳趙衰賦河水

左傳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國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家語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呂覽無過孔門

論語素以為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禮記坊記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荀子墨以為明狐狸而蒼

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尚書大傳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

遺補

宋公賦新宮

禮趨以采薺

墨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記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兵家要畧考補

兵法八無敵管子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聚財　論工　制器
選士　政教　服習　徧知天下　明於機數

六地形孫子　有通者彼我皆可來往　有挂者可往難返　有
支者彼我出皆不利　有隘者我先居必盈之以待敵敵先居盈
弗從也　有險者我先居必在高陽以待　有遠者勢均難以挑
戰戰而不利

兵九地　散地諸侯自戰其地　輕地入人之地不深　爭地我
得亦利彼得亦利　交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　衢地諸侯之地
三屬先至得天下之衆　重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　圮地
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　圍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
可以擊吾之衆　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

九變之利　合軍聚衆圮地無舍　衢地合交絕地無留　圍地
則謀　死地則戰　途有所不由　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

守戰九變　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　田宅富厚足居　州黨與
宗族足懷樂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於民厚撫所往得之　山林
澤谷之利足生　地形險阻易守難攻　刑嚴而可畏賞明而可
勸　有深怨於敵人　有厚功於上

兵五法　度因地形勢而度之　量量其進退　數知遠近人數
稱稱量人已孰勝　勝可勝而後進

五事　道道之政令　天得天之時　地得地之利　將將得其
人　法兵有其法

四治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
心　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　無邀正正之旗無
擊堂堂之陳此治變

三權孫臏云馬有上中下是兵之有三權也得之多於棄也　以
君下駟與彼上駟　取君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四機吳子　氣機作士卒之氣　地機用險要而用機　事機用
事而用機　力機固器械兵騎有餘力以用機

五危孫子云此五者將之過也　必死可殺　必生可擄　忿疾
可侮　廉潔可辱　愛民可煩

兵三官管子　鼓所以作　金所以退　旗所以立

五教形色之旗以教目　號令之數以教耳　進退之度以教足
長短之利以教身　賞罰之誠以教心

五習武侯令　目習見旌旗之號　耳習聞金鼓之聲　心習會

教令之事　手習習五兵之器　足習習赴引之利

渾夜三鼙司馬法　皆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　旦明五通
為發響

大攻五孫子　大人　大墳　大櫓　大庫　大隧

知勝五道孫子　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上下同欲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不卜而戰者八吳子　疾風大寒早興濟兵冰不憚艱難　盛夏
暑與行暍饑渴務於取遠　師從無糧怨怨難止　糧盡陰雨欲
掠無所　兵少地阻人民疾疫四鄰不至　道遠日暮兵倦未食
解甲而息　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　陣未定舍未畢行
阪陵險半隱半出

不占而避者六　地廣人衆　上下惠流　賞信刑察　任賢使

能　撓衆兵精　強大助援亦吳子
四輕二重一信　地輕馬明知險陽　馬輕車潤抹以時　車輕
人實鋼有餘　人輕戰鋒銳甲堅　進有重賞　退有重刑　行
之以信亦吳子
兵法四利諸葛亮兵法　山林之戰不仰其高　水上之戰不逆
其流　草上之戰不涉其深　平地之戰不逆其虛
五行之符六韜夜半輕騎至敵壘徧持律管大呼驚之　角聲應
管當以白虎徵微聲應管當以玄武　商聲應管當以朱雀　羽
聲應管當以勾陳　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
二急務　守邊備塞　勸農力本
備邊五要鼂錯策　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
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

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
狠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
草木叢蘢枝葉茂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
藹叢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中國長技五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一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二也　堅甲利刃游弩往來三也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四也
下馬地鬭劍戟相接五也亦鼂策
外國長技三　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亦鼂策
三表賈誼疏　愛人之狀　好人之技　信為大操
五耳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　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

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　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
於來降者上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
嚴尤三策　周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出征盡境而返為中策
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弊為下策
秦皇輕民力築長城中國內竭謂無策
備邊六失陸贄論　措置乖方　課責虧度　財匱於兵衆　力
分於將多　怨生於不均　機失於遙制
川秦市馬二　一戰馬生於西邊　一羈縻馬生於西南諸蠻
馬射六事臧景略說　順騣直射　背射　盤馬射　射親　野
戰　輪斧

補遺

諸葛集二十四篇出蜀志 開府 作牧 南征 北出 計算 訓厲 綜覈 上下雜言 上下貴和 兵要 傳運 與孫權書 與諸葛瑾書 與孟達書 廢李平 法檢上下 科令上下 軍令上中下

簡閱錄 兵法考補

古法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

蔡氏畧曰大概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不敗者此向來之宿痛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練膽者有所畏有所恃也蓋軍士畏賊則不畏我平時武場中信賞必罰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犯而其退走之心遏

敵而志之是之謂有所畏聯屬隊伍有法譬如敵擊吾左恃右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功戰是之謂有所恃

練藝者軍中寔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閩之牌靶處之藤筅五兵相衛可以必勝鳥銃乃今日利器自非有短兵相接則亦有時而窮刀鎗藤牌最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勤兵分習務期精熟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概勿取

練陣者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眾寡俱團作一堆前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縱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法而又習疊陣法番休進上否則叠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退退非大班散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

爲敵所乘我兵見敵逼來紛亂而不能整此二者歷來之大弊也
非他金鼓練耳旌旗練目坐則作習判練手足之趨乃常法也亦
須慣習則進退有度可雜而不可亂
練地者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　有橫有直皆因地而異用若但
於武場中操演而已則遇敵交戰之地安得廣平方正亦如武場
者乎善將兵者遇山卽習登踰之法過水卽習涉行之法過街衢
卽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卽習搜伏之法過田塍卽習分行合
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認地之遠者遣諜卒圖畫形勝
務使水陸險要人人不迷
練時者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須令兵士平日曾慣重任遠行
之態不踰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
離營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於平時則臨陣飢寒勞苦皆能耐之
矣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若八
陣圖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糟粕也
臨敵制勝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也者止之陣
也陣也者行之陣也臨敵時須以營陣中人遞隊調發交戰通用
變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親古陣法而自
作聰明則泥古陣法而以之敵償必在其能制勝也凡將官平日
練兵號令營藝須照臨陣一般其陣也卽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
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
虛套與臨陣之法令營藝無一相合則耳目手足雖操千百年何
用哉凡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節制分合何如且
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當以一支當敵
二支治力也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戰救治力者爲奇專司

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邀截使敵爲吾以衆而擊之有不勝哉
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敗衄不可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
合也

洗冤錄序考補

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直枉屈伸之機括于是乎決法中所以通差令法理椽者謹之至也乎來州縣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選更歷未深驟然嘗試重以仵作之欺偽吏胥之姦巧虛幻變化茫不可詰縱有敏者一心兩目亦無所用其智而況遙望而弗視掩鼻而不屑者哉慈四叨臬寄他無寸長獨於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為欺則亟與駁下或疑信未決則反覆深思惟恐率然而下死者虛被滯冤每念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差定驗之誤皆原於歷事之淺遂博采近世所傳諸書自內恕典一作錄以下凡數家會而粹之釐而正之增以己見總為一編名曰洗冤集錄刊於湖南憲治界我同寅使得參驗互考如醫師討論古法脈絡

表裏先已洞徹一旦按此以施鍼砭發無不中則其洗冤澤物當與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

檢視特第一當求其互見狀讀洗冤錄特亦第一當詳其有互見狀齊襄公墜車傷足無知殺之是跌磕與刃傷互見楚王自剄瓦侯爭殺其體是食氣喋斷與夫解互見霍顯使乳醫館許后產與毒互見也賈似道食腦于目截鄭虎臣以椎斃之毒與傷互見也二紂燔死二撞人自經周人射之三發斬之口鼻灰燼耳後八字尖刃痕項肉齊截互見也諸如此者未可悉數則將安辨其生前乎死後乎致命乎不致命乎奸人之制每在乘間狠人之挺多有加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亮斯類也慎斯術也其庶幾乎

諸法頗詳於毒毒者不可測度之刃也為類且多而又是似非非似是又是可為非非可為是于是乎詳補病其略耳

湖陰縣志

雷震虎咬等此何與人事而亦入洗冤之列乎曰為詔獄所及者當有驗其真非訟獄所及者宜有以防其偽夫雷震且為偽亦悉乎不偽君子益懼憂焉

是曰非死者冤非曰是生者冤亦或生死都冤亦未有死冤而生不冤生冤而死不冤者桃僵李代冤雉罹也然則洗之若何曰敏曰詳曰明曰慎曰斷若夫悅賢以為敏閑內以為詳苛察以為明遲疑以為慎剛愎以為斷而更為之操極姑息以為慈祥惻怛之道冤之所以難洗也夫

考古畧補卷之三目錄

考古畧補卷之三

同學諸生校定
楚潙王文清九溪甫輯

夏小正考補

夏小正一書古奥而質確乃四民要書授時者亟宜考定其書與王居明堂禮呂氏月令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皆大同小異要不如此書之質而奥也故録之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正月啓蟄鴈北鄉(鄉許亮反)雉震呴(呴古豆反)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獺他達反)鷹則為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縣音玄)柳稊(稊徒兮反)梅杏杝桃則華(杝音移)緹縞(緹他禮反縞古老反)雞桴粥(桴孚侯反粥音育)

傳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數色主反)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長丁丈反)九月遰鴻鴈(遰持計反)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圃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嗛戶監反）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傳本有獺下其字）其必與之獻（獻與傳並作謂）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傳作獺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傳作）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舊注云芸似可食）為廟采也鞠則見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伏又扶反）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音丹耰音憂）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鮪位軌反）榮菫（菫音謹）采蘩昆小蟲抵蚳（蚳直其反）來降燕乃睇（睇徒計反）剝鱓（鱓常演反）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或曰夏（大戴作夏）有煑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樂音洛）喜（傳本作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牛羊（傳云舊作羔羊）腹是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就往反吉）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學合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菫采蘩菫采也（大戴作菜色）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推土雷反）蚳蟻卵也（蚳直□反蟻魚□反）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莫見反）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大戴作入）人內也（突徒忽反）剝鱓以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䄇羊羖則鳴（羖音古）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音如）拂桐芭鳴鳩

傳曰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大戴作亡）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一作）楊楊則花而後記之䄇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䄇䄇然記變爾或曰䄇羝也（羝丁奚反）羖則鳴羖天螻也（螻音樓）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傳本云始或作治）執養宮事執操也（操七刀反）養長也（長丁丈反）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鵪也（鵪烏含反）變而之善

故盡其辭也鳴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見賢遍反）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蜮音或）王萯秀取茶（萯音）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秀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見賢遍反）浮游有殷鴂則鳴（鴂古闃反）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蜩音條）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於建反）啟灌藍蓼鳩為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煑梅蓄蘭菽糜（糜亡皮反）頒馬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之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大戴本作時有養日）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傳云一本有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啟灌藍

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煑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婦一作人）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煑桃鷹始摯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傳本有言字）

七月秀雚葦（雚音丸）狸子肇肆湟潦生苹（湟音皇）爽死草秀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鄉音向）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縣音玄）

傳曰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荓也者犓蔬也草秀茬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蟧也初昏織女東南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秀（傳本有也字）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菼土敢反）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栗零（零力丁反）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為鼠黍中則旦

傳曰八月剝瓜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傳本作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衣疑)(去)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傳本作蚋)也(蚋從似)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傳本此字無)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大戴此下無人字)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傳本有)於內率之也駕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納音)遰鴻鴈(遰許氏文)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貊大戴作貃鼶音...)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

傳曰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大戴穴作...非)若蟄而榮鞠樹麥(大戴云或曰無樹麥之字也)傳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衣疑)去辰繫于日(傳本此無字)(疑月特...)之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見或作...)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于淮為蜃織女正北鄉則旦(鄉許氏文)

傳曰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玄(傳本註無玄字)(云疑...非也)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曰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賁音奔)納卵蒜(蒜蘇)虞人入梁隕麋角

傳曰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蟻...)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罟音古)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

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與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閒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長丁丈切)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天變亦一代之時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　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

日夏禹是謂周日以紀于玧

天文賦考補

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大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眾星傳月之乜也因其淺濶判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地法也九萬二千餘里二十八宿為群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上之封折中衝外衝每不合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眾星環拱大常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句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常接於天津列長垣之北增啟閶闔之重關文昌拜大將大理因貴人秦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馬天王對於攝提望極臨於宦

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燕息太子承宗社宗人宗正內外傳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物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雲道滑匽騰蛇伏藏瓠瓜死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閣道之隱隱聽把鼓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犯頃之北軍制乎狄方天畢之陰蓄洩其當雨大陵積尸之瀰殺參旗九 之部伍旗蘇之地出入於苑囿萬億之資填積於倉東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賊誅成於銷禍成於井德厭於衡執法晉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小微背儲君之位處士之環天弘直而振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山之突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為其精南河北河常闕於是乎增峻盍暫古塔漢才於是乎教

學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疾法消水之傾怡裝昆池之刻石藏脖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嘗覩日也眷眾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怳唱靈烏畫跂扶桑臨於大海若木臨於崑崙太平太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啣燭不能燭其光景今又象杖照以方其躔參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布而還風缺繞盈胁蛤則房騎來從適闕麒麟則騎虎潛僮五星者本為靈華星郎 歲大為熒惑鎮居戊己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在北比參右肩之黃如金大昴之黑同谷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縮則軍旅不復贏則王侯不寧或翊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此眾星之步署而七政之馳騁也

月從星考補

朱子曰二十八宿環遶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特當從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諭人事耳寔月爲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於四時之間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溺陰之孚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作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範相表裏也

歷法總考補

考千年以來歷法彰矣方氏素履約而該之則以漸而備也蓋自三代歷無定法周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速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紀元首分度不齊始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紀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至是又百七十四年郭守敬始造授時歷而撰驗爲獨精矣

天步正原考補

天文之學舊矣然中國業之者每不若西學之專壹故薛儀甫曰今泰西之法更精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一一同經星度差由於實道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節次以求合故自洛下閎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者一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於黃赤交道兩行自有書契來春分日躔角中漸而至進賢入至左執法於是執一定之說遂至賀頳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於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舉有節氣已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氣之差由於均分平年太陽行道之有氣縮定朔於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某二十四年除何盡乎一一曰推步下同中曆上於弓陝割圓而兩分正弦餘弦切線割線等八法二者其顯不同粗細亦分焉能一一一符合一一曰測景不同中曆測於二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說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蒙氣多寡能在在不爽一為交食分數日食本於月影月影本於地影卻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西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蘊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為五遲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二儀之交蝕卻如太陰犯昴太陰犯上之類每九年一一次十二月多然此天地之情也偶爾目力所及精陰互異豈遂得正耶天道十年一變實無時不變也今大統本於授時本於大明十二百年於此矣焉得無差而西曆於萬曆癸丑方經改定業積成長尚多測政其深邃可知也至於五星則自張氏至今千餘年人未聞及測或不合委之失行何以西曆推其經緯更正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密於古也

朔汐考補

古之論朔汐者多矣之怪誕載近是而未盡其理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通乎晝自午至亥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從之攻擊夜日東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會朔故月朔之夜潮月亦臨子月朔之晝日亦臨午焉且晝卽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而漸遲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遞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卽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而漸遲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遞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漸潮之所至亦固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太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較取皮而懸之潮水至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

禹貢諸水源流總考補

禹貢九州之地已據地理今釋而輯為一篇矣今復據今釋水道而輯禹貢諸水之源流為一篇俾學者便於考索云

衛漳水考衛漳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古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為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為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

恒水考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真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即滱水也

衛水考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真定府靈壽縣艮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

大陸澤考大陸澤一名廣河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縣真定府隆平縣寧晉縣深州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為巨浸又東北流為新漳河至大城縣為子牙河至天津衛入海

九河考九河考直隸河間府滄洲之西交河縣之東北有徒駭河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滄州慶雲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

雷夏澤考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即所漁也

灉沮考灉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宋時河決曹濮間灉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填淤二水遂涸蔡傳反欲以汲雎當之非是

漯考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從朝城漢之東武陽縣

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

濰水考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即濰山也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

淄水考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岳陽山即原山也接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

汶水考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錐指云汶水有五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寧州合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六之十

沂水考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

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滙為駱馬湖又南入運河
大野澤考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雖指云鉅野廢澧河
患久非禹跡之舊及河南徙澤遂涸為平陸
泗水考泗水山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四源並發西南
流至兖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為二派一至濟寧州界為泗河又至
魯橋入運河一西南至兖州府城西為府河又至濟寧州東合洸
水又至天井牐入運河
彭蠡湖考彭蠡湖在今江南南昌府城東北饒州府城西南康府
城東九江府城東南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廻四百五
十里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又稱在都昌縣者為東鄱
湖在南昌縣者為西鄱湖
三江考按三江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

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並與南合
始得稱中也
震澤考震澤即太湖介於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
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
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九江考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
安鄉一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為湖
南衆水之滙宋曾彥和以沅出今貴州黎平府生苗界俗名清水
江東北入湖廣境合辰酉等水注洞庭湖漸出今湖廣常德府武
陵縣東入沅無亦作漵出今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入沅辰出今貴
州銅仁府東北至湖廣辰州府入沅敘一名渠江出今湖廣靖州
西北入沅酉出今沅陵縣東入沅湘出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東
北入洞庭湖資出今湖廣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澧詳後導江
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是為九江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
而易以瀟一名營水出今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北注湘水蒸出今
寶慶府邵陽縣界東注於湘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
沱水考荆州之沱有一說地理志南郡枝江縣今屬湖廣荆州府
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又孔穎達云華容
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
所謂沱也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一名郫江
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為成都府灌縣

潛水考潛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遶城東南一
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荆州
之潛也一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一名龍門水穿穴入嘉陵江
此梁山之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
雲夢考地理志云雲夢澤在南荆川藪編縣今安陸府荆門州有
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有雲
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
東逕監利縣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東界逕雲杜沌陽今
漢陽府漢陽縣為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荆州府安陸縣
今屬德安府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
在今陸縣南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然則東抵蘄州
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為古之雲夢羅氏泌曰雲夢楚
之二澤江南為夢江北為雲
伊水考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洛入
洛水考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

北入河
溼水考溼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
澗水考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
洛
滎波考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古城村濟水伏
流地中絶河而南溢為巨澤孔安國改作一水非二水顔師古以
滎波為二水終無是處
菏澤考菏澤古濟水所滙當在今山東兗府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
縣界
孟豬澤考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
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
梁黑水考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渾五巴
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搭城關入雲南麗江府
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卻鄉即苴卻營北打
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打冲河出自西蕃界在崑崙東南至鳥喇
傈果入金沙江又東入四川境遲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
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入岷江
和夷考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
經縣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
桓水考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
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
沔水考沔水一名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
也東南至沔縣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雍黑水考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

俗名大通河是也
弱水考弱水今陝西山丹衛漢删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
法顯佛國記謂之流沙河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
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
溢入流沙也
涇水考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
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
渭水考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
陰縣東北入河
汭水考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
湫南源出薺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
漆水考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
官水西南至耀州屬西安府與沮水合
沮水考沮水出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屬延安府同
官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屬西安府界名石川河又
南流至臨潼縣屬西安府北交口鎮入渭口
灃水考灃水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
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
豬野澤考豬野在今陝西鎮蕃衛東北即休屠澤也
江河界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
然之分判也於二之中又分為二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
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
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矣
導川黑水考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

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為漾備江即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河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　按金沙瀾滄一為梁州之黑水一為導州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打冲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而真黑水之源蕃名哈拉烏蘇色禽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也委

黑水辨按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焚道入江今敘州府唐樊綽亦以麗江為古周水薛季宣謂瀘水為黑水今打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為黑水李元陽黑水辨吳任臣山海經注皆以瀾滄為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惟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山阻與從古未通中國即覩之法顯唐之玄奘元世祖之南征即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於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為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先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

孟津考孟津即今河陽津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

涂水考涂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涂水矣

河源考出河出今西藩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搭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所謂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鄰哈剌乞兒馬出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水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即元史所謂崑崙山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書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國衮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為山西界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程大昌曰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還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遂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枉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自此　性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方回曰建紹從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淮者為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為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

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漾水考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滄浪水考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三澨考三澨按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為水名恐非錐指云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

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郎縣之北也

東滙澤為彭蠡三句考朱子曰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鄭漁仲獨謂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得之

澧水考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江水考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番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為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府衆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合源陝西鳳州府寶雞縣之大散至寧昌府禾川州合西漢水入四川界涪江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即漳江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沇水考沇水即濟水之上流蔡所謂發源為沇既東為濟

濟水考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昆而伏至濟源縣西北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

湖陰縣志

淮水考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名源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汝水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穎州界又東流至穎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逕長淮衛至五河縣會澮河又東經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按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秋秋時吳伐齊於廣陵城今揚州府東南築邗城城下築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此

即今之邏道也

補流沙考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即居延澤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歷代興水利法考補

自井田廢而溝洫荒而才智敏捷之士往往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以建數世之澤百姓資其灌溉朝廷受其輸將誠公私交濟之策也因襃其法為一篇

戰國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或曰史起為鄴令時作之其後韓令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令秦興役無東伐中作而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因名鄭國渠

漢興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事及水衡之屬分領所司若郡國掌水事政令者甚具

漢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至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之三歲而穿成

元鼎中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因名曰白渠民得其利而歌之

順帝時馬遵為會稽守始立鏡湖築塘周三百餘里灌田九千頃至今賴之

魏賈逵為豫州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名賈侯渠

正始中司馬懿欲并吳使鄧艾大穿渠於淮潁之間

晉咸寧間潁川襄城水患杜預建議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使饑者得水產之饒若舊陂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如漢時故事及平吳後預在荆州復修召信臣遺跡當頌焉

唐高宗時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甚廣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灃水於是分檢遂毀之

代宗時敕毀白渠支流碾磑禁分水令得益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磑其中請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為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

韋丹為洪州觀察使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潦漲闢開廣衛築堤鑿陂塘溉利滋普

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作記云若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宋真宗景德初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至定州醼而為渠以通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

仁宗時范仲淹言江南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河可通海時開導則不湮於湖泥有塘可禦患時修固則無致於摧壞今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壞失東南之水利宜及時修復請勅轉運下所屬吏并及京東西路諸備旱潦之制事著令而寢

元祐四年知杭州蘇軾濬茅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以時啟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濬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

宋南渡後水利大興江東四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閘之利畢致

紹興中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近廢湖為田蓄洩無備所得不償所失如會稽鑑湖廣德湖湘湖等處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鑑司守令條上議者是之

諫議大夫史才言太湖塲田之害大理寺丞周環請開松江白茅浦以洩湖水而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燦則云太湖者數州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一川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此三十六浦後為朝汐沙積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乃詔監察御史往視濬治焉

元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興舉水利時郭守敬等建議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轉餽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患濬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虞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洩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害

元英宗時國子監祭酒虞集建議欲於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用浙人之法作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因定其畔而耕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分三等以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第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可以紓東南轉運而其利無窮為執政所格而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明永樂初命夏原吉治蘇淞嘉興諸郡水奏曰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其勢分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濬又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通茆湖之水使其勢行庶幾禹貢三江入海之舊俟水道既通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訖有成功水洩而農夫大利

成化初巡撫項忠奏開龍首渠及涇陽鄭白渠募工修治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鍛鎔而穿鑿不二年而成名曰廣德渠凡灌田七萬頃

弘治六年河南叅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水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許州有棗祇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啟閉凡王府屯官之蕪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旱潦有備

巡撫呂光詢言三吳古稱澤國近來縱橫塘浦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又多壅絶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苦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鯰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

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又請倣古沿河作田塍禦水而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則夾流為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淤泥若旱澇則為蓄宜之備志稱閘有三利蓋謂此也

詹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為害能慎選守令勸民興農開導溝洫旱灌潦泄農田所收自倍沿溝之堤徧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偏藏輔捐瘠之地得為富饒且使戎馬卒至有限阻而不敢決驟亦設險守國之道也

治河法考補

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為三其一決封邱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趙張秋衝衝通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命戶部白昂往治之乃築陽武長堤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背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

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濶九十餘丈劉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俟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曹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瀧為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

河策考補

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已可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今治河有三策行上策則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既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救敗地也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今但據堅地為石堤多張水門非穿地也勢必完而安從淇口以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進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治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元九年河決朊朊集群臣議廷中書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

言必當治先是魯嘗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取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題其後策于是遣工部尚書陳遵行視河議其疏鑿之方以聞

治河總考補

劉珝凡宋代書

考黃河自崑崙入中國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由積石而邏逕中則鄯闡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即為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迫其北流千里而遶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而正注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既遠其往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自孟津以下無高山石嶺以降之無洞庭彭蠡以蓄之則其衝溢震盪任性而往也固其所哉當時禹惟志此故至大伾而下㳅灑為二渠北至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以入於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況是時阡陌之制未開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而河始徙矣河徙砱礫九河之跡漸至堙塞至漢文時而河乃決矣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河又決矣決瓠子東南至注鉅野通於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蹟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德棣之河復播為入是其委多而河之水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從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館陶又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迨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滎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疏塹令更相洄注由是至唐不為患者千有餘年或者遂以為王景隄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尋丈之防而捍之

是猶以螳臂而當奔車也可得哉是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矣然始由東北以入於海未入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從頓邱隋煬之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貫濫觴馬南渡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迨明時且全入於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宋濂之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譬猶百人為一喙則其力全莫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宜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即賈讓上策之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於河今且移之淮矣是昔為四肢之患今為咽喉之病故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淤而河患未可終弭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即有八珍之美止於胃不達於腹必且朝食而夕病故治淮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於見奪治河者當治之淮而後河流不致於肆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河流之分者不致於中梗而有所歸夫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庶幾昔者先冀兗而後梁雍之意乎

考古畧補卷之四目錄

湘陰縣志

考古畧補卷之四

楚溈王文清九溪甫輯

戴記考補

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編以為記惟月令為呂不韋所修王制為漢文博士所錄耳漢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一百三十篇又得明堂記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為大戴記後琅琊徐氏戴聖又刪大戴為四十六篇為小戴記授梁人橋仁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為四十九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注為今之禮記云

禮記纂言序考篇

吳草廬自記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什一於千百雖不能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人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賴多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三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既而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

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定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意脩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不紊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學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大饗禮數考補　著某氏

方氏慤曰大饗禮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禘祫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腥所謂禘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又言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腶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相見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曲禮言大饗不問卜卽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蓋先王於祭祀卜日卜尸卜牲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必卜以通之若以人交人何卜之有故凡饗燕之饗皆不卜也

養老禮數考補　著某氏

養老禮文散見於王制文王世子學記祭義內則諸篇但各舉綱目而未貫串其始末　今義疏集其略而通之故全錄之

案董氏元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蓋用饗禮之體薦以為折俎之實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蓋因食禮之正飯加飯正饌庶羞所謂設饌也酒止供酒無酌數蓋用燕禮一獻立而舉旅行行酬脫屨安坐而無算爵以醉為度此賓客飲酒之外復先設醴齊所謂省醴也陳氏云設席位非立飲則食當於西階下及升就席之後饋食以醬食禮公親設醬也食畢以酒酳尸食禮酳用醬而此用酒且酒漿皆親執之蓋燕禮宰夫為主人此醬酒既親執則天子必自為主人優老也正饌之俎當兼三牲不必用狗伐木之詩有肥牡肥羜先儒謂天子燕禮本當不同於諸侯加饌之羞當無過三十豆而所謂珍具者如羅氏非鳩及內則八珍之類也燕禮旅酬卿大夫而後升歌堂上笙間堂下鄉飲酒禮則歌備而旅酬此亦登歌清廟下管象而後於旅也語所謂惇史乞言也聲莫重於登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然之文不其也燕禮或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合鄉樂舞勺陳氏云舞在諸樂之後所謂遂而就舞位朱干玉戚舞大武蓋舞莫重於武宿夜也注謂以樂侑食天子諸侯每飯有侑食之樂而他食禮則無樂然樂師饗食奏鼓鐘師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陳氏謂食亦有樂則凡割牲饋食時豈非有樂無以侑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樂舞無算以侑酒猶納賓用樂而旅後用樂與象舞執籥以舞不在女樂之列哲之成童用之祈禱此但以管奏其詩非舞其籥也管并兩竹笙聚於匏管重於笙大射祭享用

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賓入門發咏而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兩君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清廟爲二王後諸侯之長今俱用之優老也舞者動其容而曲隨之堂下舞六代之舞則堂上亦歌發桓勺之詩爲樂歌以節之也禮既兼用饗食燕則饗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則亦有酬幣禮文不具也養老之禮始末具此矣

禮器注考補

禮有直而行者如親始死哭踊無節是也有曲而殺者如父在爲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也有經而等者如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是也有順而討者如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有摲而播者如祖內及尊卑雖賤如胞翟亦受惠是也有推而進者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旅酬之禮皆得舉觶於其長是也有放而文者如袞服旂常之帛采尊罍咸具之制盡是也有放而不致者如諸侯之服自玄冕而下凡旂自龍而下是也有順而摭者如君沐粱士亦沐粱又凡君大夫士相同者皆是也

圭璋考補

掌天子之命圭謂制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指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瑑玉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聘禮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論語注執命圭小侯蓋命圭必不可以假人亦不可言已有也若六幣之圭璋乃指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用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耳

祀日月禮考補

陳氏禮書曰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郊祭報天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祭日於東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於天宗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五也左傳雩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其牲用犢祈禱則用少牢大同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東門外秋分夕之西門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置於夜故也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出於東門外則失春分之禮也

楊氏曰按馬融鄭康成皆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賈逵之說亦同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此因郊而祀也覲禮拜日東門外禮日南門外禮月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禮也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雩禜風雨不時於是乎禜之此因禜而祭也

四望四方法考補

四方即四望而人有不同也四望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於國內人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業以血祭祭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立社法考補

尚書亡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

援神契曰仲春仲秋報祭社稷以三牲

鬯考補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柜者黑黍一秠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 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

封諸侯于廟考補

白虎通曰封諸侯于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論祭祀獻數不繫於服章考補

考陳氏禮書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宗伯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絺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以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一獻熱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加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與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寡司服袞冕九章鷩七章毳五章以祭先王先公及四望山川差次而下皆自文而漸趨於質也社稷為土穀之神則彌近質矣故祭社稷以絺冕三章

郊祀車旗考補

郊祀車旗禮經文有同異今以陸農師之言定之陸氏佃曰周禮王祭天乘玉路建太常郊特牲言祭天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車兩旂也蓋乘玉路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駁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不乘矣祭天禮之至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凡此者皆周制也

湘陰縣志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郊嚳至祖文王宗武王考補

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為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為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為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為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土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宗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以稷郊焉

時祭大祭考補

祫有二禘亦有二所謂時祫大祫時禘大禘也萬呂氏大臨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禘祫郊宗是也祫對犆之名無別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犆祭一廟也春祭物薄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祫合也合群廟之主而祭於祖也禘諦也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於禰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禘則止及太祖（太祖非節祥）大禘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太祖配之二禘之祭事有別有大禘則無常禘當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祫者若常祫則特合祭於大祖若大祫則三歲一行合於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大祫者專為毀廟而設也

祭法與王制不同考補

楊氏復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曰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禘祫考補

考大傳稱不王不禘則所稱諸侯之及其太祖者指祫而言不言祫者文也王者禘其太祖之所自出以其太祖配之不言禘亦省文蓋天子有祫而又有禘諸侯但有祫而無禘天子之祫自三昭三穆及其太祖而禘又及其太祖之所自出諸侯之祫自二昭二穆及其太祖而不及禘其太祖之所自出若大夫但自一昭一穆及其太祖士並無昭穆矣是并不得及其近親之祖也況太祖以上乎故僅得告於其君于祫而及其高祖也

凡廟皆南向其主皆東向及其祫祭而合食於太祖之廟則惟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其羣昭之主皆列於北牖而向南羣穆之主皆列於南牖而向北其得全其尊者惟太祖之主耳祫祭之尊大祖非旁及於各親廟者如此若禘祭則推太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太祖之廟以尊之故惟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主東向居尊而退太祖主於西向以配之而太祖固為自出之帝所壓而不得自全其尊矣

大夫士廟數考補

案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大夫廟有主考 見孔疏云無主

徐氏乾學辨之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理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無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考 [illegible]

經云不敢祖而疏乃引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及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之語推論之以為將有大功德者是蓋援周公為例不知春秋時事未足舉以定禮而孔所論尤非也天子之子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且孔言無德不封方於采內立祖王廟是無宗不祖天子矣有是理乎宋祖帝乙所謂存二代之後不得援以為他諸侯例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言祀文王魯且不得祖文王鄭又安得祖厲王乎且左傳晉以魯喪李見鄭伯鄭言亦敝邑之憂是晉鄭皆宗魯也吳子卒魯臨於周廟是吳亦宗魯也魯為諸姬之大宗皆喪必告而王姬歸諸季姬歸周天子不與諸侯敵故皆嫁之魯主之若魯祖文王則太祖當祀文王而周公不當為祖稱太廟祫禘亦當於文王廟不於周公廟矣若季氏雖為三家之大宗而君在國皆喪皆告於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之而援魯例立桓公廟且八佾歌雍以祭之尤僭矣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祖廟於其邑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祀凡祭祀歸福於國國有大故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即凡有邑者之祖父臣祭亦歸福於公曰膳君有故禱祀亦及先臣所謂庫公先正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又或地有名山大川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非祖王也疏經以明禮而反附會乎非禮可乎

湖陰縣志

禮運祭法國語不同考

禘郊祖宗之祭禮運祭法與國語不同予嘗考而知殷代之誤矣禘氏後曰開之禮運記夫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說不同如何曰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更改者疏以為時王所命意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展禽說先曰禘祖次之郊又次之宗又次之義類不倫且於禘郊祖宗四條而外又別立報之之文並為五者大禘祠亦當無非報也苟有功德之可報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三代令主多矣曰虞幕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高圉太王誠賢君也先公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尤王如宣王能修文武之業獨不可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遷祖則以郊宗石室為言議禮典則以禘郊祖宗報為將錯說之流弊固若此哉

祼神考補

陳氏祥道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親神於幽故先祼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祼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執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祼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祼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於禮典瑞謂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王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非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躬粢盛秬鬯以祀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祼也行人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諸侯有祼而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祼者此也○祼有再祼燎無再燎　王一祼后再祼亦無三祼者

嗣子登餕獻受爵考補　[illegible]

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而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所謂受爵必嗣子舉奠者將傳重累之也舉奠授嗣子盥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召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先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向先逆言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與受爵亦登堂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庶子治之○此侯國之禮

湘陰縣志

尸飲五君獻卿等數考補

凡獻尸有飲者有不飲者如祼獻二不飲者也若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酳爵一則皆飲是合為五飲尸又飲主婦酳爵一長賓繶爵一合前為飲七尸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前為飲九此據上公九獻而言孔氏曰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一

陸氏佃曰尸飲五者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終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酳尸兵七獻五獻尸飲三於兄獻卿與兆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尸一飲印獻卿非其言也瑤爵散爵不言洗器之也

旅酬考補

按特牲少牢注疏云大夫尊君士卑無嫌故天子諸侯禮推特牲而可知特牲主人獻賓自酢獻眾賓舉自酬賓此時未舉旅行酬也獻眾賓在酬賓前獻長兄弟在酬賓後均是正獻原非旅酬至一人舉觶纔舉旅行酬二人舉觶始行無算爵此特牲節次之大略也據此推之則經經所謂尸飲五君獻卿飲七獻大夫飲九獻士及羣有司亦猶特牲之獻眾賓在酬賓前也但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與君不同耳酬賓後君獻長兄弟眾兄弟少牢所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蓋謂眾兄弟無不獻其升拜受爵惟長兄弟一人亦猶獻工時眾工皆獻惟工長一人拜受爵耳以長兄弟之升拜而謂眾兄弟不悉獻也此時尚未旅酬及賜爵司士呼進昭穆方舉旅行酬旅酬主人不與無用擯主司士所呼合宗人接事之有爵班在昭穆者呼之非以司士掌士之戒令而專呼士也此時不惟昭穆以齒并眾賓及執事之同爵者亦以齒所以明長幼之序

為祖後者承重考補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今上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子上議以紘言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儀禮喪服不杖章為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問答）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表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今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今人讀禮書未到鄭氏不可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乎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意一切不為之討究是尚不足以闚漢儒之罡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祔位考補

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止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人難改他的若卒改他的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當時張虛則以為祧廟祔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只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

三年廢祭　喪奠　酹酒　考補

答范伯崇曰問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名傳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喪死故有喪者之殷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況不試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不誠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喪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款如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為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耳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祀以有廟主藏祧祖廟注曰哀有山者祭也凡姜示無子孫用喪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戚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攝哀而吉服夠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為尚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相稱乎又曾子問曰天子崩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也諸侯自薨至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左傳僖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可得而推者古大夫有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

惟自卒至殯自啟至於反哭皆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矣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尸考論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接他那精神是會相著歆享　又曰者古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又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有改之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州中猶有此見杜佑理道要訣末篇

呂氏大臨曰求神必以其類升其堂入其室形不可見聲不可聞熱燋蕭而蔫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酬拜跪禮無不答猶賓之也父母而賓客之自竭於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筮之求於神

而不敢專也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筮尸也

王氏曰特牲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孫崔氏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特牲有尸士禮也少牢有尸大夫禮也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尸必無父而有爵者為之

洪武孝慈錄序論

御製序曰喪禮之說删周列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拾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為定式若識時務者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臣君君不明斷紛紛害理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勅禮官定議記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為定式所言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夏門孔子當昭公之時有二以孔子不許為必然朕思之所三過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孔子以為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大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予問喪之諭孔子却言其

非不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且禮出天子上行下效今天子皇子母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者以其說為必然則堯之德庶及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哉爰命諸儒稽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以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為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為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

季焉又關周公無逸篇亡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厥後惟從耽樂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至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故壽促而王綱解迂儒茫然哉人君以山林之士任為股肱致君章制文義優游不斷且喪禮之論不能審勢制宜是古非今其迂可見每關漢唐有忌諱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湘陰縣志

律鍾考補

蔡謂律以竹鄭謂律以銅則皆得之蓋嶰谷之竹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人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蔡謂律出於鍾鄭謂鍾出於律則兩得之蓋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奏一律之樂則先擊此律之鍾故曰金以節之若先有鍾以為諸樂器之綱紀則諸器受法於鍾足矣又安用此截竹為鄭謂律之空圍皆九分而長短殊蔡謂律之空圍各如其長短亦鄭得之蓋樂之聲陽也陽數極於九故必圍以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為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補變之斷陰也陰數極於八故倚必用八人乃由八而八之以為斷列之全而六倚四倚之次有所降殺之權衡必先有一定者以為法而後有無定者以為宜未有無一定之法而但以緯相縛者也

奏樂歌樂器考補 附圜丘方丘

奏與歌各爲一事非止奏止歌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鎛師職以鐘鼓奏九夏笙師職供其鐘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即以某律爲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倚而和之即以歌音之均爲均而不另爲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即謂之合樂矣黃鍾大呂等皆以之爲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爲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均之樂配之下皆放此賈氏謂歌奏通非也

又案大司樂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取陰陽相配相成之義也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

深衣中衣考補

深衣論十餘家朱子亦無定論今崇揚氏復曰朱先生晚歲所定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不用蓋有深意恨不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慈湖所聞始知先生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後又取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講家自亂之耳鄭注續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注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見玉藻衽當旁注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講家不詳攷其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遂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承之別用一幅布之中而注之本義益隱先生晚歲知講義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特著鄭注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而表先生晚年之定說云○義疏云十二幅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縫易散故既以有邊無邊者合而縫之復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爲鉤邊蓋前後左右皆有衽非別用一幅布爲之也

附　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祭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

冕弁服制考補

考朝服與玄端相似而其裳則異制服玄端且冠皆玄冠也玄冠者冠弁也弁之下者也或問冕弁之制問詳考三禮注疏及陳氏禮書而以楊信齋儀禮圖爲準乃探其大畧而誌之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而韋弁皮弁之屬亦其所領則冕弁同官也五冕曰袞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蓋因服之異而名之也五冕之服皆玄衣纁裳鄭氏謂袞冕九章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皆繪於衣者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皆絺於裳者鷩七章則其衣去龍山二者毳冕五章則去華蟲火而登藻粉米絺於衣絺冕三章則去宗彝藻而刺粉米於衣玄冕則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楊信齋以爲王之袞冕當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推此則鷩冕而下亦應遞加也王以袞冕享先王鷩冕享先公饗射以毳冕祀四望山川以絺冕祭社稷五祀以玄冕祭羣小祀蓋五冕皆祭服也然朝覲會同大會皆服焉而事之重者亦用之王甚者則冕而總干耕耤則冕而秉耒王婚則冕而親迎是也上公自袞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王之大夫及公之孤自絺冕而下其服二大國之卿及再命一命之大夫皆得服玄冕王之袞冕則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繅玉五采而公則止九旒旒九玉繅玉三采也王之鷩冕則前後各九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侯伯則七旒旒七玉繅玉三采王之毳冕前後各七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子男則五旒旒五玉繅玉三采也王之絺冕前後各五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王之大夫公之孤則四旒旒四玉繅玉二采也王之玄冕前後各三旒旒十二玉繅玉五采而大國之卿則三旒旒三玉繅玉二采再命之大夫則止二

旒旒二玉繅玉一采一命之大夫則鄭云冕而無旒陳云一旒一玉也賈疏云公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則下此者皆亦一冕可知矣自公之袞冕至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蓋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玄冕則助祭者亦玄冕是也朝上則名服其服如上公袞冕侯伯鷩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若事之重者則亦用之如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諸侯之親朝視朝皆弁而不冕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蓋至於士而不得有冕矣此所謂五冕者也然袞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者乃曰不六冕而曰五冕何也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祭先王則袞冕禮記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曰大裘黑羊裘也服以事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蓋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主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焉是說也信齋取之然則袞冕者被裘而不服大裘也大裘而冕者被袞而服大裘也二而一者也故止謂之五冕賈疏乃謂大裘取質其冕無旒故不數之豈其然乎乃陸佃人稱侯氏裨冕特幣於禰此非判有所謂裨冕也衣裨衣而冕也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之上必被袞衣析言之則大裘固在袞衣之上矣信齋謂公袞冕爲上其餘爲裨侯伯鷩冕爲上其餘爲裨鄭氏謂公以袞冕爲裨侯伯以鷩冕爲裨二說不同信齋之說是也

弁有三弁曰爵弁曰韋弁曰皮弁曰冠弁叢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孔安國云爵弁即韋弁也陳祥道從之楊信齋云掌司服兵事韋弁服而陳氏謂卿爵弁當冢國弁用之

與楊氏蓋疑之矣愚謂爵者亦而緇黑弁則亦色爵弁之服用纁玄衣纁裳而韋弁則司服注謂靺韋為衣裳聘禮注謂靺布為衣而素裳夫司服聘禮二注解韋弁服不同或者事固之容有別而爵弁之與韋弁其不同更甚焉則果可謂之為一乎夫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云凡冕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制大同惟為爵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得為冕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謂爵弁也士止於爵弁而無冕爵弁韋弁則重於皮弁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用白布其裳則素積積者以布為裳而襞積其要中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以之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食以舞大夏以勞而諸侯則以聽朔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王之郊勞卿大夫則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運玉以卜宅大學以釋菜祀加用皮弁凡葬也巾也大蜡也蓋皆

以之冠弁亦曰玄冠玄冠一冠而有兩服朝服也玄端也朝服重於玄端朝服之布用緇玄端之布用玄六入為玄七入為緇緇有不同但朝服則素裳而玄端則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其裳各別耳朝服則王以之田以燕群臣以養老王之卿服之以從燕諸侯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諸侯之臣以為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士以為祭服士冠以筮日玄端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卿大夫之齊服士祭以筮日筮尸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揖相士始冠則始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蓋玄端之所用尤多也要之朝服也玄端也其冠則皆玄冠書傳所謂委貌也雜記曰士冠而祭於已謂玄冠也士齊祭同冠天子諸侯大夫齊祭則異冠也玄端齊有不用玄冠而用冕者天子之齊服也蓋諸侯以下之齊服皆玄冠玄端而以

組纓為別諸侯以丹士以綦是也惟天子之齊冠用冕耳玄端亦有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者則諸侯以下之始冠也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績緌耳天子始冠則不以緇布而以玄冠也玄端之施於冕及緇布冠者惟此二條其餘則大抵施於玄冠也

凡弁之服惟爵弁以纁與冕同制韋弁即用靺布矣皮弁冠弁則固皆用布也　凡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弁服雖上下通用而其用則有不同者矣

儀禮圖著五冕三弁之別而文獻通考則謂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冠弁並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歛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若與楊氏說不同其實一耳蓋通考所謂弁者儀禮圖之韋弁皮弁也所謂冠者儀禮圖之冠弁也統言之皆曰弁細分之則冠弁又自為冠也

通考曰冕始於黃帝至虞以為祭服所謂皇而祭也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為設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尊卑始分矣又曰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又助祭其次則受遣奉册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非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

奉祀亦不敢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干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鉞亦無嫌也適禮之宜而已

佩義考補　余信書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蛛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安才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美適而非道耶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

君子君在不佩玉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君喪不佩玉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玉亦隨異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又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經解曰行步則有環佩之聲此也

車閑節度考補

賈子曰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蔥衡玭珠以納其閒下有雙璜衝牙琚瑀以雜之趨以采茨行以肆夏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為車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湖陰縣志

尊彝灌獻考補

周禮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僧嵩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疏云祭天無祼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是祭天惟用八尊故惟疏布冪賈疏祭天亦有郁鬯之彝以疏布冪宗廟亦有八尊以畫布冪是辨文素在冪也郊特牲云祭用陶匏蓋尊用陶爵用匏也彝尊皆盛酒然灌取彝中鬱鬯之酒實之於瓚而灌之若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是已獻取尊中五齊之齊實之於爵而獻之若王用玉爵后用瑤爵是已其於祭天而盛以瓦尊獻以匏爵又何疑焉

凡妥尸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與

用五齊三酒考補 定本

陳氏祥道禮書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用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意也故曰惟齊酒不貳非此八尊所實則皆有貳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以二尊副之小祭以一尊副之所以致事養之用也司尊彝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犧象所實泛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朝用醴饋用盎諸臣自酢用凡酒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酒正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別然經有言一齊者禮器祭義夫人薦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緹酌盎齊涗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醴醆在室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八尊是已蓋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三齊者宗廟之祫祭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此人鬼而已其上有神祇焉則五齊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天子禘始祖所自出諸侯則太祖而已天子祫祭廟主大夫士及高祖而已則時祭一齊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可類推也

案陳氏謂陳者不酌酌者不陳則酌者置之何所設正尊不酌酌者酌其所貳大祭人眾酌獻亦多故必三貳小祭人寡酌獻亦少故一貳而已是也　又醆即盎澄即沈

玉　飯　牲考補 吳孫集說

徐氏曰禮器言圭璋琮圭璋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玉之後所用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後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氏以圭璋為凡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　琥璜爵者送爵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云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自相酬也特送酬爵而後將之不如圭璋之能特達也

天子一食者食淺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淺輒告飽待勸之乃更淺也案儀禮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禮器則云天子一食諸侯再食二處不同者禮器據食畢更加飯之數言也

陸氏佃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郊特牲言享牛若祭法則言求牛而已舊說謂止一牛而以半燔瘞以半正祭者非也

牢介　席　正羞、豆考補

古氏愆曰禮器言諸侯牢介謂朔天子之禮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止言諸侯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果物可知凡皆尊者多卑者少也

許氏曰堂上正羞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

陸氏佃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六豆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羞豆加豆不數又其加豆羞豆有降殺左傳楚子入饗於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蓋少諸公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芥菹麋臡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以羞次推之饋食之

豆四既夕禮脾析蜱醢葵菹嬴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昏禮特牲饋食葵菹蠃醢是也士籩惟棗糗而已

孔疏禮有正羞庶羞公食大夫禮及掌客皆言之此天子二十六豆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正羞也

盟會遇詛誓考補義注疏

孔疏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見僖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左傳說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官戎右云贊牛耳𦵏用左耳故知用左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以玉槃辟盟又玉府共珠槃玉敦是也知口歃血者襄九年左傳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盟牲所用據詩所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而戎右云贊牛耳又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人君涖當以牛也

陳氏禮書曰盟會或眾遇不必眾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衛侯遇于垂是遇不謀於眾也周禮有盟邦國有盟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有衣裳會有兵車會是盟會有小大而該於眾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盟誓之禮未嘗弛於天下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無貳志也則會遇盟誓不亦有賴於教哉若夫會而民畔誓而民疑則非會誓之過也作會誓之罪也荀子不知此而以為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惧矣

又曰周禮有盟有詛則盟詛固有大小矣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實之於坎加書其上槃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有玉帛以理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

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猳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牛秋而從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通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蓋孟任割臂以盟莊公第云登子反牀子反懼而與之盟凡皆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尋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歃血之說散也

旒數考補

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天子垂旒齊肩諸侯以各有差降九旒者九玉則九寸七旒者七玉則七寸以下皆依旒數所垂為長短○舊師所言天子十二玉垂子增天子雖與諸侯同冕而五冕之旒皆十二玉則與上公袞冕九旒九玉以下自有分別

衣袂制考補

呂氏曰衣袂之制有三有侈者自肘而修之除至袂而修之朝服以上是也有端者自袷至袂方正而裂之方端素端是也有開者內殺於袷外殺於袂中則胡下深衣是也

韠韍考補

玉藻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中紐謂之頸以皮爲之兩邊紐謂之肩皆穿於革帶上凡佩物皆繫於革帶以其堅能勝物也孔疏他服稱韠祭服稱韍尊祭服異其名也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服冕者以芾配之韍之爲言蔽也韠韍韐芾皆同皆是蔽膝也禮書曰韍不獨祭服也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金舄見於采部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葱衡若朝服也然冠禮主人玄端素韠以筮日而三加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則韠不獨爲朝服也是韠韍無別於朝祭也

中門考補

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注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聘賓入門之法也　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而稍東近闑也行聘享禮是奉君命故謂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私事自闑東從臣禮也　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碇門者令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常棖闑之間爲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右立於其中是也或問門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中有闑扉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沈約曰按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邊不是君出時闔左闔右君入時闔右闔左臣又反是如饒雙峯之說也精言曰禮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啟賓入兩扉之中門主入東扉之中門餘則右扉常闔雖聘客至亦由右扉也左扉常闔則君出入皆由右扉明矣

附錄　敖與郝俱云賓入大門敖之大門乃雉門郝之大門乃廟門也皆非朝之公門也

湘陰縣志

天子出入樂制考補

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士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出撞陽鍾而陰鍾應之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入撞陰鍾而陽鍾應之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湘陰縣志

氏族考補

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

白虎通義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親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質略故燕寢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長幼之序也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養老考補

天子所養之老有三有國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也有庶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也有死政之老司門以其財養之者也若外饗酒且奉人所謂耆老即總此三者言也先王父事三老則三老乃耆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即在其中也其養之之期亦歲有三仲春季春仲秋也凡合樂必遂養老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視學養老此養於仲春仲秋也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養老此養於季春者也若夫出征受成及凡入學養老又不在每歲養老之定數或謂冬夏亦養老考禮經并無其文

賜姓賜氏考補

孔疏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玄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族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於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則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文則通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曰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文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姓氏曰於衆而聚於一者指之族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

雜記考補一

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朱子曰此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蓋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之而不受耶○案古者車服所以旌勳庸非有功弗賜也君賜之非也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其平日所乘之車馬皆以平素所當得用者而自造之豈待君之賜乎記所云三賜不及車馬蓋謂宣力國家功效應科於法得賜而辭讓不受不居其成功歸美於君父故為人臣人子之式歸而名堅遜也

尸者神像也外祀之尸可異姓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為之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避君也又必擇無父者為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尸服所祭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亦西面亦皆拜妥尸是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為尸不敢當尊也

毋踏席者踏猶躐也古人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已位若發初從上但為躐席○凡升堂者脫履於戶下唯祭則否凡入戶者脫屨於戶外有尊長在則否記屨取屨納屨遷屨皆有禮法即席之禮由下以序而升凡賓客讀書飲食依坐諸席皆有禮法不可失尺寸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門以向堂為正東為右西為左人主出入必以右自外入則右邊門之中自內出則右邊門之中入之右為東出之右為西乃君出入之所出之右在西故以西為東也大夫士亦由闑東者臣統於君不敢自出故君臣出入皆於也天天子適臣家由阼階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蓋天子無適而不為主大夫士無適而不為臣也○諸侯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賓至乃啟

凡見尊者必以疾趨為敬然有不必趨者惟侍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行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執玉事重慮其或墜也

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出廟入廟不以趨為文若迎賓則趨以采薺行以肆夏

古人跪與坐皆兩膝着地而有小異者反蹠坐其上而以股就足謂之坐伸腰及其股而聳身直起謂之跪跪所以致敬也

有憂側席有喪專席側特也專單也古人設席必相對故自南向北向東向西向之憂今以有憂無暇與人接談故席止一向若謂可斜其席則古人死止必以正豈以憂而改其度乎席必兩而後為一重居喪則單席不重也若以專為不與人同坐則喪各有次位其尊卑同蹠成同者安得不與之同坐外人無服者又豈有來此同坐者乎

郊記考補二

公羊謂祭天無尸乃爲服氏郊祀送迎尸於前改以爲有尸今案丹朱免之子以爲配天者之尸則天無尸明矣鄭服氏所送迎亦配天后稷之尸也但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盥亦配者之尸與

孔疏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陸氏佃曰古者黃帝以車戰與尤以騎戰人齊魯相抵以騎爲儿則軍之有騎尚矣　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單騎也此騎馬之證

行前朱雀云云者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陣以見象天封之義也崔氏云龍旂九旒雀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案東七宿有龍形南七宿有鳥形西七宿有獸形北七宿有龜蛇形故各舉其象而方色名焉

士發於公自徹其器者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雖大夫亦自徹之然君使人歸之也若大夫以下自發其俎則使人歸賓俎

公諱同謂君諱然大夫爲名之典出之於君則亦君所諱矣故大夫之祖父而非大夫則不諱大夫之祖父嘗爲大夫而君賜謚者則於君前亦稱謚不必名也其位未高而君字以旌之則後於君前亦可稱其字不必名也若諸侯之大夫雖有謚而猶於天子則亦名如欒盈之稱陪臣書是也

外事剛日止謂治兵宜於社而出也戎田獵之事古亦以庚戊爲陣合戰則不能拘也況巡狩及朝聘會盟則左傳所載用柔日豈有之豈以外事而必用剛日乎內事柔日惟四時之祭爲然所謂日用丁巳也然有特告則亦不拘故成王在洛以戊辰蒸至祭天地日月在二至二分所重在陰陽之交陰陽之中不問剛柔之日也郊之用辛亦以武王克殷以辛亥告上帝所謂周之始郊也遂以爲一代之制而祈穀大雩用之然若特告則亦不拘故周公營洛丁巳郊戊午社也

卜筮之數白虎通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其數偶說文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其數奇也

周官太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爲僕者有以降等爲僕者有以弟子爲之僕者

客車不入大門所以主敬故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墨車能旅以朝諸侯金路象路等並與天子同所謂偏駕也入天子之國則當降用墨車而墨車亦不入王門

王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路並從會同王乘金路偶以革路行蓋會同必田獵如車攻詩是也平車君皆在左兵戎革路則君在中

祥車君生時所乘　時用爲魂車車上空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按考工記乘車者尊左之不能月令載耒耜措於左後世尊左以近皆古之遺制耳此乘車爲然若兵車則御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然左傳諸戰所載皆然蓋御無定位若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在中右人之持矛惟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乘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此三人乘車之法也

雜記考補三

馬氏曰先王之時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蓋是中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橫者中衡玉路以象德之美金路以象義之和象路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凡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眡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而中正之行可律於下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也而謂非禮之奇車其可乘哉

凡坐在陰則上右南鄉東鄉皆坐在陰南鄉以西為右東鄉以南為右也北鄉西鄉皆坐在陽北鄉以西為右西鄉以南為右也此據平常布席則然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

人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　案此謂常主客之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與射之席

女子之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男女未冠笄衿纓是也一是許嫁時繫纓以繫屬之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是也以五采為之

古者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皆命於諸侯如晉孔氏以祖孔父字為氏而衍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為氏而姓姬衛之孔圉則孔氏而姞姓陳之孔寧則孔氏而媯姓氏同而姓異彰彰也又如司馬牛以官為氏而其兄稱何魋或稱桓魋則又以其祖為氏一家而三氏矣蓋氏或其人自繫之或他人繫以目之不必皆命於諸侯也故推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最著其側陋之家有本無姓而但以其祖之官與地為氏者或本有姓而以

式微特從忘其姓而但知其氏者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是也

陳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學則祭樂祖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先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於飲食則祭先代造食之人種種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而以報成之本仁緻太古飲酒則祭酒於地也

鄉飲酒之禮以飲為主故先酌酒以行獻酢食禮以食為主故卒食設酒以酳之不獻也

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牛羊魚肉腥而切之為膾薄析曰膴脯始作也捶而施薑桂曰腶脩脩治之乃成也

燕禮受賜爵者公卒爵然後飲士相見及玉藻則皆卒爵而俟君

卒爵私燕之禮與燕飲正禮異也

人君凶饑年禮考補

禮國有饑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主不裘報內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榭不飾於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是故禮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孔子在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文武二世室非七廟之二祧考補

祭法言天子七廟自考廟以上五之遠廟有二祧享嘗乃止韋玄成因謂天子祭二祧為遂以文武二世室為二祧以足七廟之數劉歆則謂天如二祧為九朱子然之陳氏曰父昭子穆自常數者禮經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二二昭二穆之外而立魯公世室王肅韓愈皆謂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惟鄭康成謂周禮守祧有八人記言王者立四親廟則謂周七廟文武為二祧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親廟其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如宗之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後有豐功盛德如文武在可宗之列者則親廟又當減乎必不然矣馬氏因謂七廟中二祧為文武之廟者非也遠廟為祧止於享嘗易文武之廟祭止享嘗不及月祭豈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乎觀此則文武之廟斷無有不月祭者其二世室不在七廟數中劉歆之說為定論矣

考古畧補表之五目錄

楚漓王文清九溪甫輯

學校總論　馬端臨

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椽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所觀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進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數矣

鄉學國學教士取士貢士法考補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任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造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二也

養老禮考補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湘陰縣志

西漢學校考補

孝文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漫向文學而帝不好刑名黃老家言終謙讓未遑禮教

武帝元朔中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置弟子員卽武帝所興太學也

時公孫弘為學官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制曰可

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東漢學校考補

東漢光武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恒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明帝初臨辟雍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異國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平云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使臣著為通義

順帝陽嘉初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以是負書來學者雲集京師

靈帝熹平中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

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篇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及能為尺牘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善陳里閭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初遂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辟召有賜爵者君子恥與為列焉

六朝學校考補

晉時王坦之以時俗放蕩不敦儒教常著廢莊論以為莊生者其言詭譎其義恢誕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於是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已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莊子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

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枘廢無講授之實乃開詔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分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衆矣

隋文帝平天下稍賁羅帛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又親釋奠之禮自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唐代學校考補

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有國子監置學生三百人有太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勲官子弟為之餘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天下諸道州縣學置學凡三等上州學生六十人中州下州以十為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縣下縣亦以十為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

高祖武德初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中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為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位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增創學舍時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諸國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終古未有

又命學正五經訛缺頒示學宮命諸儒萃章句為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孔廟

元宗詔天下州縣里詔各置一學而擇師教授之

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士亦

亦然
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
總之勅有司優厚供給
置廣文館以鄭虔為博士
考當時五經有試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而崇位亦有學文宣
有廟而任元亦有祠學校之道雜矣
文宗定五經鏤之石張參等正其訛文

宋代學校考補
宋制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初無
定員後以二百人為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異
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
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踰月齋長書其行
藝於籍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為上舍上等取旨授
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等以俟省
試後世考定高下之法自此始矣迨哲宗元祐間罷廣文館生二
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
無常至徽宗崇寧中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
天下於是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
仁宗時命藩輔皆得立學賜兗州學田後諸路州郡皆賜之
神宗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皆有學
元豐間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立三舍共二千四百
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彌封謄
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升內舍內舍
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發解
而特賜之第遂顯以此取士廢科舉法
程子看詳學制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
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理宗淳祐中帝親書高題賜諸學並賜諸生東帛以示激勵先是
僞學之禁甚嚴濂洛關閩之書為世詬病帝崇尚正學追祀諸儒
後來道術大明皆理宗表章之力也

考宋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小學諸科熙寧間置律學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律令又試大義五道案算醫書科亦先王所以前民用者後世不講久矣朝廷著爲令與使人習之亦得古人重小學之意但醫之聖賢道之從祀而匠匠畫學畫科亦得並廁其列則濫且褻矣先賢云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此豈熙寧時人所能知哉

考郡國學校始自蜀文翁之教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郎後世博士助教之任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宋初有盛山嵩陽嶽麓應天四書院未建州學也正宗初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說之餘鎮未置學也仁宗初雍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中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令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諸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

宋胡安定學規考補

時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時方尚詞賦獨胡學以經義時務教人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故天下謂胡學多秀秀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太學程著爲令

湖陰縣志

瑗既至國學請擇其徒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四方雲集學舍不能容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間歌詩奏琴瑟絃絲之聲徹於中外其弟子散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其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元立國子學制考補

元世祖至元中立國子學二十四年定制設國子監立國學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設博士通掌學士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究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其次傳習之其功課對策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藁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時許衡又著諸入學雜儀及日用節目

湖陰縣志

學校貢舉議考補

呂東萊曰先王制度秦漢以來化壞廢絕然禮樂法度尚可復考惟是學校與古背馳虞命夔教胄子周以太師樂掌成均蓋其優游涵養鼓舞人心周禮設官設教所以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以教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職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累見於周禮周官設官微織具載至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明文只緣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教養之意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所領要不在官聯官屬之中窮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明撻記如此之備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職然而凡年入學中年考校主不率教者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抵學校後世以教爲政全然背馳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舉能舉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光武爲諸生投戈講藝初建三雍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風俗唐貞觀初功成治定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鋪張設顯以爲美觀惜乎無鴻儒碩師教明之

郡國學校考補

考郡國學校自蜀文翁之教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後世博士助教之任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宋初有廬山嵩陽嶽麓應天四書院未建州學也眞宗初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未置學也仁宗初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中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選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

湖陰縣志

朱子學校貢舉議考補

近年以來學無宗主治經者明知不足經意但取使於行文諸經皆然春秋尤甚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

命天下郡縣立學考補

洪武二年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兵興以來人習爭鬭鮮知禮義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與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材頑不率者黜之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

命功臣子弟入學考補

太學初設大本堂即命功臣子弟徐允恭等入從東宮親王講讀五年令年幼公侯伯及武官子弟初承襲者皆入國子學肄業十八年又諭勳〔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昔霍光功非不高而子孫橫肆卒致亡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則心常謙退福及後嗣者識道理故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將志在不學耳

湘陰縣志

五經博士議考補

議曰漢武初置五經博士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詳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秋問於〔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始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今以為可否之決其於明廷議政未必無補

教因材質考補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文公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主擊鎛也蘧蒢蒙璆玉磬也璆侏儒扶盧扶緣盧也[illegible]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以言浦川大有無迎之

選舉法總考補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皆然亦有九流用采實與考其德行於才不備備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使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必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注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奈之何哉

呂氏大臨奏選舉之狀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

周選舉之法考補

鄭文莊曰周時仕進有二途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爲進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而論辨之爲大夫士此其大較也

周制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所謂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有諸侯之獻貢所謂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與祭中少者不得與祭是也

周之選舉不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與之於異日旣有以書之於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也

古人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教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敎蔽賢受顯戮賞罰相須而行則不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也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西漢選舉考補

考漢取士之法多矣然其行之久而不變者文帝則有孝廉有賢良武帝則有茂才有明經此四科得人最多然其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吏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矣且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深明健決固吾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而吉之賢學難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乎

漢選舉不拘世類考補

考漢時每延文學儒生應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故一時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

公孫弘為相起三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致賢館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之次曰翹材館以將軍中二千石居之次曰接士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藝居之躬自菲薄所有俸祿皆以給諸士

漢選舉任辟薦考補

考漢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小吏及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朝廷無銓選之格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係其所屬之長而黜陟之初未有限制也故何武為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辟匡衡為議曹吏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刺史周景辟周嵩為別駕方城令王渙辟仇覽為主簿此僚屬之辟於郡縣者河南守舉薦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關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薦士之寬也然薦舉之路雖廣而同坐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云

湖陰縣志

漢選舉有常格考補

按漢初之淹滯者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丈而猶未離舊職者其遷之速者若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蓋未有資格之拘也然未立資格而其實資格甚嚴若由郡縣首相之高第者為二千石由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為九卿由九卿之稱職者為御史大夫至於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者不遷此其大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為尚書次者為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二歲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為郎中文學掌故郡屬備員此其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試守一歲然後為真則稱號有常格矣有市籍者不得為官入則為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常格矣第其間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秩之高下為升降耳

漢賢良考補

董仲舒鼂錯公孫弘杜欽谷永杜鄴西都之賢良也仲舒最醇又值武帝初政清明冊三詔問故得發其所學弘本曲學又值罷免之餘故無亢論以取容鼂錯知治體又遇遵恭之文帝又時為太子家令乃取五帝神聖之說賢不置口他無建白欽永阿王氏不足論鄴指陳丁傅頗不負方正之名而正大則有王吉貢禹眄方則有朱雲何武惜史逸其傳云

漢孝廉考補

王文清

孝廉始自西都初猶孝與廉各為一科如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廉補長丞若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孝為郎至東漢則合為一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不試文字至東都則試家法課牋奏與後世科舉法相類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然當時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以孝行廉隅之實故黃瓊奏增孝悌從政為四科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然漢室得人之盛則莫若孝廉科矣

魏中正九品法考補

魏文帝時吏部陳羣立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護軍主之一時士務進趨競浮華其後愛憎由於中正選計官爵以定品格無復銓衡之實矣晉劉毅論之曰今立中正定九品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慢主罔時實為亂源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北魏崔亮停年法考補

崔亮為吏部侍郎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薛琡謂義均雁行次若魚貫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總論考課之法補

嘗觀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因思考覈羣吏之法不在當初政而在課成績也所以古者立制每三載而徵最焉蓋不至三載無以覺其敝布之逐過乎三載無以振其明作之氣法紀之疏密盡善如此斯吏治日進而帝王累世磨鈍之權乃可得用也

帝王考課之法補

虞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夏制遒人徇以木鐸其不共者邦有常刑

商以三風十愆治官刑以儆於有位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方岳大明黜陟

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計簿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論周官課法考補

按周制冢宰旣提其綱六官又自考其屬百官又各考於一職之所統司會又從而逆之以周知四國之治屆考於下則密而難欺網提於上則簡而易見又合於司會則精詳通密有以防其隱敝其考課之嚴如此然宜遍行其法而逆責其說也哉蓋日成月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進之於一歲三歲之中其中明儆戒之嚴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先王於此蓋謂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法之意常以久而玩是以每歲歎申明之凡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曄曄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有奮發而無偷怠有劾正而無懈弛能否舉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行而廢置誅賞始能各當其情也此周之吏治所以無不稍職哉

湘陰縣志

周漢考課法總考補

陳氏集說云周制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物無所不統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王府則用之司存官中使令之嬖茲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係之冢宰焉夫是以膳上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能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無敢蠱人主之心志而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焉自漢以來大權散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內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宦者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勳之系

湘陰縣志

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闕內侍騎都尉之晉至及於黃屋樂工醫師之賤至為玉而或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旣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旣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垂簾之風閹寺慣啓立之職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絳酒縫染非賤職也幄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毆路而橫流至是是良可恨也究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遂舉其權而投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

西漢考課法考補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不遵典制倍公向私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煩擾刻暴山崩石裂妖謠訛言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考漢史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廉補鹽官長焦延壽為郡守察舉補小黃令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史長於歲盡計戶口墾土錢穀盜賊之數上計郡國課功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殿最歲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薛宣曰左馮翊宣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與考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止歲畢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其課殿最之言則丞相與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又其課吏皆每事而考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為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為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更以最此租稅課也卜式為成皐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立為天水太守勸農桑為天下最此農桑課也他如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可謂嚴密矣

宣帝興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

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以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

湖陰縣志

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是故漢世良吏於斯為盛焉

東漢課法考補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舊制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專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使加退免覆按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啓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上計以校其殿最而部刺史又以六條詔察其治行天子時遣使來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糾被黜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者光祿勳歲考察行以進退之而已然政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集延壽為中黃令舉最者秩王溫舒試傳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左內史課最治乎第一而卒不關其擢用豈非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乎

又漢法或受計於京師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于明堂其所受之地不同也或令以列侯居相府而領其事或置計相而領郡國上計或先上太史而後上丞相或察之以御史其所掌之官不一也然當時猶尚以差官六級壽王三年不上計將東偏增戶口而守相王成反受賞臨淮郡侯誠田四百頃而直術自領計簿不能正

化如倪寬以負租免固民償而最會課漆令郭伴殿蕭育為之請夫始殿終最使民得以用情而無一定之法固無可議乃會課既定而人猶得為之請則其法將安用哉

晉黜陟課考

晉武帝五年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所文莊善之其略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以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舉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以考課難成雖通歲例歲例之理亦即取於黜騭六年頻為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斷未有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若今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疏奏時不能行

唐課官法考補

考唐吏課法蓋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凡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四者其最善也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近侍之最獻可之最考校之最禮官之最樂官之最判事之最宿衛之最督領之最法官之最校正之最宣納之最學官之最軍將之最政教之最文史之最糾正之最句檢之最監長之最役使之最屯官之最倉庫之最曆官之最方術之最關津之最市司之最牧官之最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所謂九等也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

請用人宜保舉疏考補

昔周命伯冏為太僕曰謹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其後僉俞議而重己權發公舉而行私恩彼周行庶品苟不必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爲任家之道並繼進善之途漸當近者毋須任使常若之人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租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並因察舉務致須加獎任者並宰相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僚屬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擇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閲試大官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職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閲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暗投恐不如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令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能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甚惑斯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資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剩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事不渝者然後人主將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按後世保舉猶私者賞罰不行耳信賞則誰不樂舉必罰則誰敢妄舉陸公之疏故爲周匝

論資望用人考補

秦少游曰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以資則魁奇者沉抑如張說之十年不調楊于陵位止執戟是也用人以望則浮華者冒濫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是也惟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不至相礙

張伯起云書文者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善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

邱文莊曰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人以漸用而必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也

論用人不宜保舉考補

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恐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以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一縣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失職司察其屬郡夫郡縣

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有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

論官宜任其辟署考補

按自隋後海内一命之官亦無從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設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兵牧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諸起隱逸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温造張博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李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布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後俾以補王官之缺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

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尺短於科目受羈局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官宜久任考補

疏曰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遷即遷除不論課考爭求冒進亦何暇宣風布化求庶恤人哉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若其課效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省官議考補

佑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史衆事繁而條流不紊秦漢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嚴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分命使臣省州縣吏又并合郡縣晉省七百餘員隋廢五百餘郡國家正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計人置吏故周官稱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繫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昭昭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莫不斯著臯陶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

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討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上命使臣按比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戶比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數千戶置五六十員官十羊九牧疲吏煩求願敕大舉實宜革之

論守令不可拘年考補

辛雄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符者為平直蓋助理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乃郡縣選舉近來所輕宜改其弊以定官方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代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矣

論守令宜擇人考補

宋胡寅曰聖主代天理物莫急於任賢才而牧之令夫抱關者啟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以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當積缺矣為乘田而牛羊不息則易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也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牧所臨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守所貌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與庸凶之人相為升降以不問其才德故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

清按古今可依者如商鞅田制法崔亮選舉法楊炎兩稅法隋煬設進士科法王安石保甲法役法俱千古遵之而帝王中正之道莫能勝焉豈非時勢使然耶

歷代取士科目總考補

東萊曰取士科目周禮大比賓興登之天府如此其重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林圍如糊名若防姦盜三代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殺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而殺之又略如王制司徒大樂正論秀升諸司馬司馬又辨論官材以告於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後世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漢雖不能如三代科目之詳然猶州長為之舉為未嘗自進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遊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至本朝始設進士及第即發釋褐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荊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其次便是制科制科歷代所常行不廢漢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熙寧間王荊公排斥孔文仲對策攻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再復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從行荊公法又再罷大抵三代之時不尋詩書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已成科舉之習然尚理會經義又來時識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之科方有辭賦自唐以來明經進士二科或而秀孝設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詞藻者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各自設科既分之後後周進士未設尚存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南師北人高北師各守家法莫之能定隋煬帝時風俗浮華進士科始立至唐初進士明經並重至中葉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往皆為

将相明經之科不過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迎進士瞋目待明經熙寧間荊公罷詞賦帖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榜出多南人預選北人預者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曆中范公富公韓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逞問以大義使不專記誦自三公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於師論時遠謀李迪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公取其文覩之李以落韻還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俯試王文公以為落韻者不審爾若舍注疏立說不可訓遂取李出還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其嚴至王荊公始謂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不從者不預選罷詞賦又以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秋至紹聖章惇復介甫法遂復罷詞賦去春秋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大抵須有鄉舉里選之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觀緒從之而旋罷緣未有此風俗耳為士者當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深惟三代待士之所以厚後世待士之所以薄者何故則庶乎復古矣

湖陰縣志

唐代舉士之法考補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又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舉有童子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焉

唐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書算學而其外之州學縣則又自有學生徒多由乎此

唐科目考補

考唐科之試方略試時務所以策其才也帖文論文墨義所以驗其記也經傳大義或百條數十條所以鑒其識也然以附之禮雖周禮儀禮果何爲乎以箴論表贊易詩賦有以既乎余所取之人有不可概拘者如狄仁傑舉有功以明經舉而祝欽明與元稹亦擢明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李賁之徒拘以進士舉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崔甫輩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志云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舉等中華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選爲輕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號稱武宗之治大抵自隋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唐室因之後惟明經進士二科爲盛而孝廉秀才衰矣雖有楊綰之議而終不勝也要且進士益重而明經又稍衰矣

湖陰縣志

選舉十弊考補

唐制史趙匡議曰漢朝用人自諸舉之外其府寺郡國皆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職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因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於所習悉昧本原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六藝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明經之弊當唐疏以釋經蓋荃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而當代禮文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六十人中方收一二人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此一彼十崇末抑本故學士子舍業而趨末使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毀學問頹故棄因儒雅行成險薄其弊五也舉選人以秋初就路秋末方歸休息未定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息益令藝成能淺薄其弊六也羇旅往來糜費實甚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賢人有抱屈之恨斷家有遺才之缺其弊八也當司選江淮之備討五費其幹四乃達京師居羇之費又十倍四方舉選之人每年計其人當數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闕中煩亂其弊九也爲官擇人惟才是待今選司重條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難下爲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既有小瑕莫不見棄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進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

得擧雖比又料之允皆令若未能頓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姦源

湘陰縣志

宋科目考補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擧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擧而進士得人爲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質朴記誦之士資濟爲用

宋禮部貢擧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省別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開元三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對律令四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間經引試通六爲合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皆本貢發解凡見任官應進士擧謂之鎖廳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

國初制擧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職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吏部對御策試二千字以文理俱優者中其選

宋分路取人法考補

考宋分路取人之議司馬公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主於覈實以免謬濫之弊朝廷以文藝取士則歐說為優今并錄之

司馬光同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大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亦有身負過惡而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和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聞歲開場以來違方舉人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必不行矣

歐陽修上言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今言事之臣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爾殊不知風俗異宜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進士西北多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取之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所謂偏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欲多取西北之人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百人取一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東南尚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從至南有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取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耳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

湖陰縣志

定武科鄉試會試考補

武宗正德十四年兵部題武舉鄉試例初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為則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為則各要彀弓平矢直衝把子中央者為中如有劄箭並中把子旗者俱不准三場試策一道兩京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

世宗嘉靖元年兵部會議每遇文舉鄉試之年巡按御史於該年十月考試兩京武學於兵部月考優等選取俱送兵部會數於次年夏四月開武科初九日開科較騎射十二日二場較步射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先期請命翰林院官二員為考試官給事中並部屬官四員為同考試官取中名數臨期請旨上裁

湘陰縣志

武科考補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

永隆二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問以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千對曰臣觀載籍謂天陣為星宿孤虛地陣為山川向背人陣為偏伍彌縫臣謂不然人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云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官制總考稿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龍納言恭精而論道經邦相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託以清高而下視才曲藝多能之流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簡僕之倫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大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諫諍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

湘陰縣志

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警蹕可以持門荷戈可以前驅從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

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隸小吏而後世則為人臣所不敢當之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屑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其因革之故可以推矣

附

侯國無太宰惟宋為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太宰則僭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伯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

歷代職名同異分合之官考補

考歷代宗正卿即元魏宗師至明為宗人府翰林纂修玉牒漢宗伯平帝更宗正為宗伯與後世禮官不相涉祭酒漢吳王濞為劉氏祭酒謂其齒長執酒祭也光武以名目中常侍之久次者魏晉有軍諮記室祭酒晉始設國子監祭酒宗之遂為定制駙馬都尉漢為光祿屬官兩尚主者封侯名不相涉晉魏以駙馬都尉何晏尚公主東晉後乃專以帝壻為駙馬與他官別漢黃門侍郎唐宋門下省明為通政司六科給事中歷代司農卿太府少府卿唐租庸調使元總制庸田使明省入戶部歷代將作大匠軍器監晉魏為材官將軍元為武備寺明省入工部漢主爵都尉今省入吏部稽勳司漢治粟內史今省入戶部漢乘書尉屬御史唐尚輦奉御閑廐使省明省入太僕苑馬寺卿兵部車駕司歷代謁者臺明為

通政司歷代水衡都尉都水監明省入工部歷代上林監屬司農明不屬漢石渠天祿蘭臺東觀魏晉後秘書集書省明歸翰林殿閣秦漢郎中令光祿勳侍衛尉卿明為錦衣衛漢典屬國宋四方館接伴使明為太常提督四夷館館驛使明為驛傳道歷代尚書郎明為郎中隋唐尚書承務郎明為員外郎唐弘文館詳正校理校書集賢勘正官明為正字宋京城八廂勾當公事明為五城兵馬司宋太廟齋郎明為省祭宋為士人入仕之階明儀史

歷代官數官品總考補

案王氏玉海引杜氏通典官數唐虞六十員夏百二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漢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劉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齊二千一百三員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三員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

王海又引通典官品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置十八班班多為貴陳並因之後魏置九品各置官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各品分為上下階凡三十階北齊並因之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為二以正為上凡十八命隋置

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為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焉又置視正一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焉謂之視流內視流內自此始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九品以除薩寶符祓正謂之視流內又置勲品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流外自此始

湖陰縣志

歷代官制增革考補

蓋官制之多變也有古有今無者則太尉尚書左右僕射樞密使殿中省丞相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書侍御史侍制學士衛尉卿司農卿率更令宗學（唐宋皆有）宮觀使（宋官）典農中郎將都尉較尉（宋書）勸農提舉（宋官）監酒税西域都護王府典籤（司籤）江左（之）……是也

有古無而今有者則宗人令行人（以國官）布政使兵備道都給事中御史以直省分道戶刑以直省分司恤刑審決主事孔子嗣世為曲阜知縣孔顏曾孟周程張朱子孫博士蠻夷長官（起於宋）職如今朝官是也

有古卑而今貴者則尚書令（秦及漢初為少府屬官）侍中秦丞相史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漢多至數十人掌服御物下至褻器虎子（虎子）為屬唐及唐並為門下省長宋更為宰臣望重之加官終宋世止范質趙普丁謂馮拯輩五人僕射周官大僕射人晉下大夫秦博士郎單屯騎等皆號僕射漢為光祿勲小史唐為轉侍郎漢執戟入衛名皆稱侍郎趙飛燕多通侍郎官奴是也後世為宰輔兼官又為各部尚書之副是也

有古貴而今卑者則校尉漢有司隸城門射聲長水騎越騎步兵長水胡越極護羌諸校尉皆二千石與光祿大夫同秩今為軍士巡簡大使唐初會季靖等十三人為巡簡黜陟大使事權如今撫按今吏員為巡檢簡較唐宋為公孤大臣加官今簡（同校）校為府下察大宰周官為六卿之長漢以名太常屬吏為具令之官安撫使在唐宋如今巡撫明為僻 武職品同千戶都水使者南北朝别有專列於九卿今為工部郎官是也

考古畧八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文清撰文清有周禮會要已著錄文清初著有考古源流四百七十五卷乃彙采三通玉海冊府元龜通鑑綱目大事紀學海津逮性理諸書而成末及刊布此本乃先摘其淺近切要者輯以成編故名曰畧

考古原始六卷

〔清〕王文清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古原始六卷》提要

原序

趙氏鉽鼎卿序曰原始者何謂始作也古人因時立制以開物成務不能無作作皆聖者事也然有不得不作者有可以無作不作者如耒耜焉而耕機杼焉而織宮室焉而居干戈焉而衛此其功

與天函地負者埒安知其後有玳筵文綺之濫峻宇雕墻之飾盈野成川之慘哉作者如此害猶若是況其它乎故昔人有言曰勿爲禍始夫禍先誠不可爲矣禍始邇亦不可爲此其意遠矣是以孔子作春秋於初稅畝作邱甲皆謹書

之所以示誠也其自叙亦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不能作也不欲作也作者自三代以下毋多論以建官一事言之唐虞惟百夏商倍之周則三百六十下逮秦漢自佐史以至丞相十二萬三百八十五人可謂備矣其治反不若前蓋以官逾多而事逾亂也乘其後者不知補偏救弊復更張以求勝前之所為斵天下之樸而盡散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吾原始所由作也所載皆一事自為一始後所踵襲而行者其末也有善有不善亦自可攷鏡焉嘉靖壬戌冬

序

案天下事莫不有始予向者亟欲為此書不意趙君先獲我心而為之予於武林舊肆中得其本閱之甚喜但以自天皇至陰康氏荒渺無文字可考遡本所載頗難據今依聖經斷自伏羲始闕疑所以從信也至三代以後缺畧甚多漢以下事愈多而文愈缺讀者惜之今悉為編採增入又加補遺以成完書而其中傳聞異辭者又畧為辨正之庶令好學窮源者得考其全事云王文清九溪氏自識

考古原始卷之一

趙　鈛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太昊伏羲氏

庖犧氏風姓。此有姓之始。後黃帝吹律定姓。則又因生賜姓之始。河中龍馬負圖。因觀象畫八卦。造書契。此易卦之始。所謂先天之易也。作都于陳。此建都之始　卦七爲社。此立社之始。　視五星之文。立分野之度。此立周天歷度之始。　帝之孫鼓延始爲鐘。鐘始此。　作辨名扶來。此樂音之始。謂始於咸池者非。　作甲歷定歲時。此六甲十二辰之始。案干支之名。制自上古。此則因之以作歷。然干支猶未配。八節猶

未分也。　作九九數以合天道。此數學之始。　制嫁娶。此婚禮之始。以龍紀官。此官名之始。後之以雲以火以鳥以事。皆原於此。　教民畜牧。豢牧養之利始此。犧牲之具。即始此　教民佃漁。山澤之利始此。約土爲塤。此塤器之始。　作簫十二管。簫始此。　設九庖之官。此庖人之始　造琴瑟。琴瑟之音始此

女希氏附

作笙簧。此笙簧之始。　張雲幕而枚占神明。此帷幕之始。　女媧之女以荆釵及竹爲笄。此女飾有笄釵之始　隨作竿竿始此。

古皇氏附

因木處而顛。始編槃爲廬。以避禽獸之害。廬居始此。非復上世巢居穴

但猶未有棟宇耳。

炎帝神農氏

神農生烈山石室。生而九井出焉。井始此。所謂穴地出井也。傳又稱伯益作井。其仿於此乎。作耒耜以教耕。疏樹五穀。農事始此。易漁佃以粒食。而民不與禽獸爭命矣。伊耆氏。爲蜡。杼土鼓。葦籥。鼓籥始此。伊耆氏。作蜡祭。有祝辭。蜡祭始此。祝辭亦始此。後世先農之祭及凡祭用祝文。始此。清按。伊耆氏。孔疏定爲神農氏。今從之。趙氏列之神農前。誤矣。作鉏鎒。以耨草萊。教民種瓜瓠之實。鉏鎒之器始此。立歷日。正節氣。審寒暑。爲早晚之節。此分八節之始。埏埴以爲器。此陶器之始。人生於土而食於土。故用陶器而人壽。作斧斤。此斧斤之始。而山

林之害兆矣。作穗書。穗書始此。命司怪主卜。巫陽主筮。此設官主卜筮之始。制請雨法。蓋南置水。掩骼埋胔。以待天澤。求雨之法其來遠矣。然特以仁政求之。非後世巫祝所禱之說也。宿沙氏。煮海爲鹽。此鹽之始。祀于明堂。堂有蓋而無四面。明堂始此。嘗百草。作方書。此醫藥之始。物與人本一氣而生。故草木之實。可養人。亦可治人。聖人之通神也。造干戈。此干戈之始。或曰。蚩尤始造五兵。爲日中之市。此市商之始。以通有無。而利源大開矣。

黃帝有熊氏

教師諸侯。誅蚩尤于涿鹿。此用兵征伐之始。帝誓衆。蚩尤乃齋三日。以告上帝。此齋戒之始。帝與蚩尤戰時。常有五色雲氣止帝上。故作華蓋。此華蓋之始。葛天盧之山出金。蚩尤取爲劍鎧矛戟。此五兵之始。凶人作法。萬世師之。經曰。佳兵不祥。信哉。立五行。起五部。此金木水火土之名所由始。風后演握奇圖。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此營壘之始。始立井田法。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此井田之始。因井田以立陣法。數起于五而終于八。此陣法所由始。按萬靈于明庭。明庭始此。南夷乘白鹿來獻鬯。此外夷來獻之始。作指南車。因蚩尤霧迷軍士。而作指南車始此。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區占星。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隸首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此星官書之始。爾雅所記十二次二十八舍之度。皆軒轅擬之。命大撓占斗柄所建。作甲子。按六甲

支干相配。而定以納音。始此。立史官。此史官之始。創觀漏水。此刻漏之始。立容成爲樂師。司樂設官始此。作軍樂凱歌。後世回軍有樂始此。立六相。此立相之始。侍中官名始此。使祝融爲司徒。司徒名始此。使大封爲司馬。司馬名始此。使后土爲李。大理之官始此。李獄官也。後世名司李。又更名大理。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此璣衡之始。時得神策。迎日推算。以風后天老五聖配三台。爲三公。三公之名始此。造蹴鞠。此蹋鞠之戲所由始。帝所造本兵勢也。後世沿以爲戲耳。鞠與毬同。或曰起于戰國。蒼頡視鳥跡作書契。此文字之始。時文字成。而天雨粟。鬼夜哭。命隸首作算數。以率其餘。要其會。此算法之始。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命伶倫造律呂。此五

首六律之始　於則作扉扆此扆之始草曰扉麻皮曰履履下植木曰
屐　命榮猨鑄十二鐘此金聲之始　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
門大卷命曰咸池此咸池之名所由始　有炎氏爲咸池之頌曰聽之
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此作頌之始　作冕旒
正衣裳此冠冕衣裳之始蓋易毛皮爲布帛矣　命寧封爲陶正赤將
爲木正以利器用此器械之始　命共鼓化狐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
濟不通此舟楫之始　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作大輅
以行四方此車制之始後奚仲但加修之耳　釆首山之銅鑄鼎鑄金
始此　得奇獸曰夔取其皮以冒鼓皮鼓始此　使伶倫造磬磬始此
命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此鼓吹之始　作通鳥之旃旃始此

命揮弦木爲弧夾年剡木爲矢此射事之始　作宮室以避寒暑此
宮室之始　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此教化之始　作明堂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週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
樓之始　帝聽阿閣鳳鳴而造律此閣名之始亦鳳鳴之始　帝退居
大庭之館齋心服形此館名之始　作臺于西王母山此臺所由始古
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
西王母山名見爾雅　鑄大鏡以爲日用此有鏡之始　帝遊幸天下
有記里鼓此封堠之始　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爲旗幟此旗幟之始
釆首山金鑄刀刀始此　出軍建五采牙幢青東赤南白西黑北黃
中此牙幢之始　使太常爲廪者後廪人倉人皆原於此　范金爲貨

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此貨幣之始　風后受圖割地置十二國此
置國及有地圖之始　著陰符經經名始此　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
血脉此鍼灸之始　咨岐伯作內經巫彭桐君處方餌內經始於此古
聖人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病與藥值雅用一物攻
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味以倖一中術乃疎矣　時有內傳題云黃帝
得於石室劉向校書得之此作傳之始　作巾几之銘曰毋弇弱毋俷
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禮此作銘之始　陟王屋而受丹
經丹經始此即太公授武王之丹書也　帝至翠嬀川有魚泝流汎白
圖蘭葉朱文以授帝名曰錄圖此圖錄之始讖緯此說必起於符瑞之
世存疑　帝去山十里爲壇此作壇之始傳載丹砂黃金之說讖亦疑

之　使史甲作戒著盤盂書二十六篇此著書之始　帝得玉一紐治
爲墨海篆其上曰帝鴻氏之硯此有硯之始　烝穀爲飯烹穀爲粥
此粥飯之始　立西陵氏之女嫘祖爲元妃次妃嫫姆泪形漁氏雷氏
爲四妃此立妃之始　教民蠶拔絲繭之利始此然古人原蠶必禁衣
帛限年後世伐桑滅蠶而民凍矣　伯余初作衣絲麻索縷手經指挂
後爲機杼此機杼之始民始知織矣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
匠營國邑置左右監監于萬國此封監之始官以監名本此前此遷徙
無常以師兵爲營衛至是始有地著矣　重門擊柝以備暴客此擊柝
之始　屈軼生於庭鳳皇巢于閣麒麟遊于囿此祥瑞之始亦有圖圖
之始　命羣臣列圭玉于蘭蒲席上始有席韓子曰禹爲蔣席頼緣稍

飪矣 爲釜甑此釜甑之始而火食之道成矣 帝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上昇後世名其地爲鼎湖此列仙之始清考正史載帝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陽葬橋山則上昇之說荒矣 帝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别爲十二姓曰祁巳滕箴任荀嬉姞儇衣二姬二酉此得姓之始然雖始自伏羲而其子得姓實始于此

少昊金天氏

世紀曰帝名摯字青陽摭此則字始于金天氏矣 有九農正此農官之始後無專官養道廢矣 始制浮磬石音始此 時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互相侵瀆此邪說惑世之始

顓頊高陽氏

始制九州統領萬國此治九州之始書稱禹别九州蓋顓頊制之禹别之也 祀共工之子勾龍爲社烈山氏之子柱爲稷此配社稷之始社者土地之主稷者五穀之長勾龍柱其配祀者也 命五官木正曰勾芒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勾龍火正曰祝融此五官之始因五行而立也 造伏龍城按城始于此謂鯀始作城者誤 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按分司天地始此絶地天通以正民俗改作歷象以建寅月爲歷元此孟春爲元之始 時五星會于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應和故帝爲歷宗此五星會聚之始 設玉兆此卜筮有兆之始卜筮先代所作未有兆名至帝始設此 乘絡元之輦巡四海輦始此

帝嚳高辛氏

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此朔日夕月所由起 姜嫄從帝祠郊禖此祀高禖求子之始後世遂以高辛爲高禖 有娀二女因飛燕遺卵作燕往飛之歌此北音之始

帝堯陶唐氏

先是帝摯尸位九年諸侯廢之尊其弟放勳踐位是爲帝堯此諸侯共廢立之始 立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天官始此 分命羲仲平秩東作羲叔平秩南訛和仲平秩西成和叔在朔易此設官分理四時之始重授時也 定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置閏之始後世立差法以盡變 有進善之旌此求言之始 置敢諫之鼓

諫鼓始此 有汙池理水停瀦此汙池之始 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别淑德表其門閭〔出文獻通考〕旌表門閭始此 粢糲之飯藜藿之羹此作羹之始 堯山下有亭臺十餘處曰堯故亭〔出始興記〕據此則亭始于堯時矣 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此五等封爵之始殷則三等周復用五等 帝居衢室中輯五瑞以見羣后此執圭璧之始 分置公伯官以伯名始此 色尚白此尚色之始後此帝王更易服色各有所尚 帝飯土簋此用簠簋之始 飲以衢尊此尊彝所始 作橋此有橋之始服虔曰堯作橋交午柱頭 造圍碁以教丹朱此碁所由始然教以賦局豈訓胄子之道耶清疑之 南夷越裳氏來朝獻大龜龜有千歲方三尺餘皆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事堯命錄之

謂之龜歷此大龜出見之始 九五廟二昭二穆並始祖而五此宗廟
之祀之始清案此說出元命苞存參 誹謗之木此表木之始即華
表也如淳曰橋梁邊板也三代皆設之 親九族九族既睦此定九族
之始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此名百姓之始清按孔傳謂百姓爲百官
族姓則由百官而萬民次第井然後儒辨爲小民則與黎民於變相複
且失次第矣 十二載巡狩方嶽此定制巡狩之始 巡狩告成存鰥
寡賑荒札此賑恤之始 與羣臣沉璧于河作握河記作記始此 封
稷契皋陶賜姓號此封爵賜姓之始 命鯀治水始此 鯀築城以衛
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皆備之始前此顓頊造城未備內城外郭也
帝遊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謠始此

康衢中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云云歌始此 帝觀于華華封
人祝曰使聖人壽富多男子祝始此 讓天下于許由由逃隱隱士始
見此 舜耕歷山以孝升聞此畎畝升聞之始即孝子著名之始 釐
降二女于嬀汭館甥于貳室此帝女下降之始娶天子女謂之尚故曰
舜尚見帝 禪位于舜舜攝政此禪之始即攝政之始

帝舜有虞氏

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按初嗣位祀天地六宗山川羣神始此
覲羣后輯瑞班瑞按初嗣位羣后來覲始此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
朝巡狩朝覲之有定制始此堯時巡狩未聞朝覲也 東巡狩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此祭泰山之始後之封禪皆原于此 敷奏以言此
奏事之始 車服以庸賜車服始此 愼徽五典五典名始此 五玉
二生一死贄贄禮始此 修五禮如五器始稱五禮 肇天下十二州
分十二州始此 封十二州山封山表鎮始此 作南風之詩詩教始
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之名始此 正月元日受終于文祖
元日之稱始此受終始此廟號亦始此 黃龍負圖有璽文封之符璽
始此清案此讖緯家言不可信存以辨之 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
下庠此養老之始 封象有庳使吏治之而納貢稅此分封所親之始
後諸侯王等以祿而不等以權本此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文繡之始按此見唐虞時已漸用
文矣 自羲和後分爲八伯舜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伯夷爲

陽伯樂舞侏儒歌曰晳陽羲仲之後爲春伯樂舞鼚哉歌曰南陽弃爲
夏伯樂舞謾彧歌曰初慮羲叔之後爲羲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咎繇
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苓落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
爲冬伯樂舞丹鳳歌曰齊樂和叔之後爲缺伯樂舞缺歌曰缺此歌舞
並作之始按此則樂之有歌有舞自古已然矣 二十八載堯乃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此喪君三年之始按此則三年之喪古已有之矣
塗山氏女令妾候禹於塗山之陽作候人予之歌此南音之始 命
禹爲司空司空之官始此 命垂爲共工命益爲虞工虞之官始此後
世皆統于司空 命伯夷爲秩宗典禮宗伯始此 伯益作井清案井
始黃帝此則備其制耳 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典樂始此教胄子亦始

此古之教從性情入後世教從口耳入 命龍爲納言䇿䖏司始此
命皋陶爲士師士師官始此即黃帝之李官後世之大理也 皋陶制
五刑曰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始此 金作贖刑贖刑始此 鞭作官刑
朴作教刑笞杖之刑始此 眚災肆赦赦始此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後之三流始此 流共工幽州放驩兜崇山流放之刑始此 作[illegible]月
尊祭服此蔽膝之始冕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一同諸夏后氏山殷火
周龍章 造日月于太常太常始此 大費與禹平水土舜曰咨爾費
贊禹功其錫爾皁游賜姓嬴皁游始此賜姓之先世也即伯翳 夔擊
柷敔此木音之始柷以起樂敔以止樂 作瓦棺此有棺之始 作崇
牙此懸器之始崇牙懸樂器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夏曰龍簨殷同之

周曰璧翣 作兩敦敦始此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皆本此 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考之法始此 賞延于世此世廕之始 作
笙十三簧象鳳之身笙簧始此 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此牛耕之始
趙過之法有開其先者矣 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器之有漆自此
始羣臣爭諫亦自此始 六府三事允治府始此後有司土司木司水
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周有內外等九府皆原于此 禹濬畎澮距
川畎澮始見于此即周遂人之本也 作室築墻茨屋令人皆有宅家
此墻壁所由始 作五明扇後世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
扇始此 帝之冠卜有帷而勾領帷始此 俎用梡俎始此梡者斷木
爲四足無文飾也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尊用泰此有尊之始山

罍夏尊著殷尊犧象周尊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 祭首此祭有事上之
始三代各祭其所勝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帝作歌曰勑天之命云
云皋陶拜手曰念哉率作興事云云乃賡歌曰元首明哉云云此賡歌
之始 封伯禹于夏封四岳于呂封契于商封棄于邰按封國始此
命伯禹徂征有苗誓師征苗始此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龜
卜之始見者 四時有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此
時祭之始 紀年稱載唐虞稱載夏稱歲殷稱祀周稱年 禹皋陶益
稷相與陳謨此人臣獻言之始 時有慶雲之歌雲物之瑞始此 虞
夏之制災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此祫
祭之始古者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應

備合食之禮故有祫之享 禘黃帝而郊嚳禘郊之祀始見于此禘者
宗廟之殷祭郊即圜丘之祭所謂泰壇也 封堯子朱于丹以奉先祀
此封先代後之始 作簫韶樂九成此作韶樂之始簫簫同 夔始制
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此諸侯賞樂之始 五載一巡狩羣后貢正聲
而九奏具成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素始族也
騤此採詩作樂之始 作大唐歌以美堯德此頌美先代之始 分北
三苗此削地散衆之始分北者別其部落離其黨類也 庶頑讒說侯
以明之此射以觀德之始 書用識哉此紀錄功過之始 歸格于藝
祖用特此用牲告廟之始

補遺

堯典首曰欽文塞言欽此千古言敬之始 堯授舜曰允執厥中此千古道統之始 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精一傳心之始 皐陶陳謨有九德此九德之始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此脩文德之始亦有苗格之始

補遺

古人以竹簡爲字以火炙青竹令汗出故易書不蠹汗青汗簡始此

夏禹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其數自一至九中五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皆爲十五數禹因而第之此洪範九疇之始所謂洛書也 定九州賦如冀州上上錯兗州厥賦貞之類此三壤成賦之始後田賦九則本此 定九州田如冀州中中兗中下之類此九等分田之始 辨九州土如冀土白壤兗土黑墳之類此辨土色之始 制九州貢如貢漆絲織文貢球琳琅玕之類此治貢之始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浮汶達濟徐浮淮泗達河揚沿江海達淮泗之類此後世運道所始 君臣皆佩玉此佩玉之始至周始有等 用寅正按以寅爲歲首始此 作小正之書此月令所由始 始作虞箴此箴所由始 作世室此稱世室之始夏以太廟爲世室 始立甸侯綏要荒服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制始此 儀狄作酒王遂疏之酒始見此酒戒亦始此 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上此刻石之始 彝用雞此有彝之始後殷以斝周以黃目 勺用龍此有勺之始後殷以疏勺周以

蒲勺 爵用琖以玉爲之此有爵之始後殷以斝周以爵 用揭豆此有豆之始 有五祿服此五戎服之始古者戎期無數 爲銘曰告寡人以事者振鐸以獄者揮鞀鐸與鞀始見于此鞀鼓之有柄者 制五等爵三等受地殷因之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此三等受地之始 按爵祿之制三代雖有損益而大槩畧同康成必分夏殷制考經無據 初作華蓋此所藏之始華蓋氣所交也殷以䓘首周以桃梗皆此義 祭立尸而坐祭尸始見於此殷周則坐尸不立 三王制小祥以前主用桑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立主於於此 禹立井甸之法以方十里

出兵車一乘此賦兵車於田之始治兵此鄭康成之說見詩箋存參 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此祭丁之始用丁取文明之意 建官倍於唐虞官倍始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 天子有三公九卿此九卿之始 命奚仲爲車正以馬駕車此駕馬之始前此少昊駕以牛至此始駕以馬 以歷山金鑄幣按錢幣始此 建旌旗於旐此旌旂之始 作毋追(音牟堆)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廣後卑銳此皮弁所由始 鑄九鼎九鼎始此鑄鼎識事始此清宗禹所載者必水道貢法九州三壤及六府三事之類王孫滿象物神姦之對特詭辭以神之耳 會諸侯于江南戮防風氏此戮不庭之始 以天下傳子啟此三王家天下之始此後不復傳賢矣

夏啓

召六卿與有扈氏大戰于甘作甘誓此君臣交戰之始 誓師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此軍法賞戮之始亦師行載主之始 享諸侯于鈞臺燕享始見于此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日蝕始見于此救日亦始此 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木鐸之徇始此

夏太康

太康畋于洛表后羿拒于河代其政篡臣始此 食卵始食卵後遞鑊卵以闕大傷多矣

夏仲康

命胤侯掌六師此命將之始 有窮氏賓服此征後賓服之始 寒浞使其子澆殺王于帝丘后緡方娠逃歸有仍 弒君始此

夏少康

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浞立少康少康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此中興復國之始千古中興君臣以少康及靡為首 自浞篡探至少康復位國統中絕三十九年此大統中絕之始 天命有在終不失其舊物彼奸賊亦何為哉 封庶子無餘于越以奉禹王墓祀此守陵之始

夏后泄

命東夷命西羌此加外夷爵命之始

夏后孔甲

帝養民間子而折其足乃作破斧歌此東音之始

夏后皐

元歲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此諸夷咸賓獻樂之始 公劉遷國于豳詩云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此遷國之始即後世形家所由始

夏履癸

妹為傾宮瑤臺宮室臺池之盛始此 求美女積之後宮作爛熳之樂此女樂之始 分諸侯大夫冠禮如士禮此諸侯冠禮之始記曰古者五十後爵故無大夫冠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制人輦人始此夏曰金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夏后履癸

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嬖之此女寵之始 時昆吾氏作瓦此造瓦之始

商湯

始用師征葛此專征之始 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此囚諸侯之始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此人臣出奔之始 鑿山穿陵以通于河此土功勞民之始 瞿山崩此山崩之始 殺諫臣關龍逢此殺諫臣之始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放夏桀于南巢此革命之始千古正天位而不改元者惟湯一人而已 初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三使人幣聘之聘召處士始此 商書曰若有恒性又曰猶勇天錫又曰克寬

克仁又曰孚于有誠此言性言智言勇言仁言誠之始 王歸自克夏
至于亳誕告萬方作湯誥此誥諭天下之始 大旱七年湯以身爲犧
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遂雨禱雨始此大旱亦始此大旱禱而
雨亦始此 公田藉而不稅助法始此 改歲曰祀商稱祀始此 王
至東郊諭諸侯功罪此論功罪之始 立禹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
孤竹等國各有差此立聖賢功臣後裔之始 作土龍土龍始作于此
以致雨也 十國爲連連有帥稱帥始于此 立七廟七廟之始伊尹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改丑爲正朔必服色尚白此取天下者必改
正朔易服色之始 築五庫藏五兵立庫始此天有天庫藏庫之星王
者立五庫象之古謂庫兵車所藏帑金帛所藏府圖書所藏後皆謂之

庫 定朝會以書以璽臨朝始此 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
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此六太六典之始此六典與周六典異 制
官刑儆有位之三風十愆官方始此 氐羌來王曰商是常此氐羌享
王之始 伊尹爲草廟此麻莊之始恭以綵爲之 立五官曰司徒司
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五官始備于此 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
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司六材六工始此周則皆屬之司空 立六府曰
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此六府之始周則皆屬司徒
司器角人也司貨廿人也 制役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
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此役與書銘之始 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
賑民此發金賑民之始 祀棄爲稷此棄稱后稷之始遷烈山子柱以

棄代之 王崩嫡孫太甲踐位此立嫡孫之始

商太甲

惟元祀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天子諒陰冢宰
攝政之始亦有冢宰官名之始 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始
有訓 以伊尹爲保衡此太保官之始 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
三篇陳戒于王此人臣上書之始 伊尹放太甲于桐放君始此亦僅
此 太甲處仁遷義三年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免喪復辟之
始 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此大臣求退之始

商王沃丁

阿衡伊尹薨王葬以三公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此天子臨

臣喪之始

商仲丁

遷都于囂遷都始此囂史記作隞今河南敖倉

商陽甲

始廢嫡立庶自沃丁後弟子多爭立陽甲崩立其弟盤庚嫡庶爭立自
此始

商盤庚

遷都于殷改號曰殷商稱殷始此改國號亦僅此 盤庚篇曰予大享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功臣配享始見于此 大祫合毀廟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五年再祭殷祫祭法始此周三年一祫

殷小乙

二十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岐國號曰周周之國號始此

殷高宗

武丁夢帝賚良弼以象求得傅說于版築以輔用人始此亦僅此 論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此言學之始 伐鬼方此伐遐方之始 章服象用暨羽旄旌羽之用始此時蠻夷編髮來朝者六國因用所貢為章服

殷帝乙

命周公亶父為牧師此馬政之始按此與周命秦非子養馬于汧渭雖異而其德殊而其事相類其勢亦相類也 周公季歷再伐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此賜圭瓚秬鬯之始亦九命作伯之始 岐周地震文王益修德焉地震始見于此 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昆夷玁狁始見于此 立季子辛為嗣此立子以嫡不以長之始

殷紂

始為象箸此後用器具之始 以胥餘為太師太師名始此 王欲作重刑先作熨斗熨之熨斗始此 為炮烙刑極刑始此 微子曰父師少師父師少師始此 作勸杯勸杯始此 以臙脂鉛粉為粧脂粉始此 使師延為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又作空侯空篌始此 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此賜諸侯專征之始 周師入王自焚死暴王自焚始此 周公劉(在皇僕)后去戎至豳度隰原為徹田周之徹法始此其後周公因而修之耳 周古公(在殷小乙時)附穴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居焉此避敵圖存之始 太王發舊為雄非播越流離者比 古公生少子曰季歷歷生昌有聖德泰伯仲雍亡之荆蠻以國讓季歷此讓國之始

周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此稱世子之始 治岐用平土之法以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受田此平土可為法者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此周平土法之始 伐崇職黎解縲始見于此 至親文帝時娶妃始裁縫以縷為令製 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此浮橋之始自文王造之後遂以為天子之禮 作靈沼沼始見此 演易于羑里此後人易卦之始先天定其體後天著其用 初禴于畢禴始見于此 虞芮質成于周相讓而退此質成之始即讓德化人之始

周武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大會始此 王伐商至孟津命蒼兕具舟楫此水戰之始 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列爵為公侯伯子男此分封同姓之始 封建同姓始別其宗長以嫡正宗正官始此 微子抱祭器歸周此歸與朔存宗祀之始 復商舊政之始 表商容之閭表彰勝國之賢始此 封比干之墓封節烈之

基始此 封黃帝後于薊 帝堯後于祝 帝舜後于陳 三恪始此 封夏後于杞 殷後于宋 二王之後始此 封尚父于齊都營丘 封周公于魯都曲阜 封召公于燕 燕叔高于畢 皆留相周 諸侯內相不之國始此 設監府盟始於周 周公制文王謚 遂定謚法 謚法始此 祀于太廟始定寧先之禮 諱名立謚 祀先諱名始此 殷不諱質 初不諱長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不得相誄 誄法始此 柴望大告武成 告成功始此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死 死義者始此 封微子于宋作微子之命 刑封誥命始此 追王太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追祀上封號始此 孟春躬耕籍田 耕籍始此 甸師所職 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此嚴父配天之始 嚴敬也 封紂子武庚為

殷侯 此封亡國後之始 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此監制遺孽之始 作酒誥 禁羣飲酒 酒為禁始此 周公作九章算術 一方田 二粟米 三差分 四少廣 五均輸 六方程 七旁要 八盈朒 九勾股 所謂九數始此 箕子避地朝鮮 未變俗 乃施八條之約 使人知禁 條約始此 王祖覲搢笏 諸侯象 大夫魚鬚 士以竹 笏始見於此 稱王妃曰王后 王后之名始此 立六宮 三夫人 九嬪 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 以聽天下之內治 夫人嬪世婦御妻之號始此 此數亦始此 命上公九 卿為伯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 侯伯七命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以五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 卿六命 大夫四命 及其出封 皆加一等 禮儀亦如之 按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節始此 王有疾 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 求以身代武王之死 此禱疾之始 亦請以身代之始 太公望作曲蓋 漢云聯覲 此有蓋之始 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 諸侯國君十卿祿 卿祿四大夫 次國三大夫 小國二大夫 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此頒祿之始 天子視學 養老大昕鼓徵 以警衆 衆至 然後天子至 命有司行事 興秩節 祭先師先聖焉 此視學之始 亦祭先師先聖之始 凡三王教世子 必有禮樂 大傅在前 少傅在後 入則有保 出則有師 此師保二傅皆備之始 自夏殷已有之 至此方備耳 並立四代之學 辟雍居中 北虞學 東夏學 西殷學 是為大學 又建虞庠於西郊 夏序於州 殷校於黨 皆鄉學 是為小學 此四代學制並立之始 王受太公丹書敬義之戒 為銘自警 此受戒之始

王訪道于箕子 此天子訪道之始 箕子陳洪範 洪範傳世之始 亦不臣者傳道之始 案箕子封朝鮮而不臣 然道不可不傳也

周成王

元年 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此負扆之始 清梁湖周公踐阼者 謬也 周公但相王踐阼耳 周公追述先王之德 作詩進戒 此作詩進戒之始 王冠 祝雍作頌 辭曰 王近於民 遠於佞 嗇於時 惠於財 親賢而任能 其頌曰 令月吉日 王始加元服 去王幼服 心是衮職 欽若昊天 六合是式 率爾祖考 永永無極 天子冠禮始此 三叔流言 周公居東 此宗臣避讒避位之始 周公居東作易爻辭 此周易爻辭之始 命周公東征 誅管叔武庚 放蔡叔 降霍叔為庶人 此大義滅親之始 魯侯伯禽

師師代淮夷徐戎此伐淮夷徐戎之始 周公東征凱還作東山詩勞士卒此作詩勞軍之始亦凱歌回軍之始 王免喪朝廟延訪群臣此嗣王延訪之始 遷殷頑民于洛邑此遷民之始 營洛邑命召公相宅既成命周公留後治洛此周東都之始 周公作洛城百步有一樓櫓城上樓櫓始此 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也治鄙治以庶士士居國家治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立都城郡縣法始此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太社王社之別始見于此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國社侯社之別始見于此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衆社始立于此 建太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太社之制始此 封建諸侯則鑿取其四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土封之制始此傳曰受命土于周室是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用騂犢祭天地之始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六宗之祭始定于此虞書禋于六宗蓋開于虞而備于周也 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此天子至庶人廟數之始 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

殤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此祭殤世數之始 王爲庶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立七祀七祀始見于此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五祀始此 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行曰門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三祀二祀一祀始此清案自天子至於庶人通用五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俱存疑 天子諸侯后夫人嬪妾進御有法天子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姪娣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以時敘御之法始見于此清案此恐非古制于考畧有辨 王釋奠先養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此三老五更之始蔡邕曰更當作叟 周公采文王風化之詩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猶之鄉黨郡國此房中之樂所由始 天子玉藻十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周冕制始此 玄冕朝日聽朔皮弁以日視朝朝日聽朔視朝冕弁始此 大裘以祀天祀天之服始定于此 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諸侯冕服之用始定於此 王祭服衮驚毳希玄五冕并大裘而六冕服數定此 王后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后服始定於此 王后首服副編次追衡笄后首服定此 王弁服韋弁皮弁冠弁服弁弁絰五弁定此 祭用雞鳥斝黃虎蜼六彝獻象著壺泰山六尊

饗尊之數定此　祭用泛醴盎緹沈五齊事昔清三酒齊酒法定此
蹲音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六飲定此　王五几玉彫漆素彤也王五
席莞繅次蒲熊也几筵之數定此　王用玉金象革木五路路數定此
王喪用木素漆駹漆五車喪車定此　服車五孤夏篆卿夏縵大夫
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服車等定此　毛六牲牛雞馬羊犬豕六牲定
此　辨六齍黍稷稻粱麥苽齍數定此　龜人掌天地東西南北六龜
龜法定此　開龜四兆方功義弓四兆定此　太卜三兆玉瓦原三兆
定此四兆言其事三兆言其象　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九簭更咸式目
易比祠參環易與簭法定此　六視順年吉化瑞筴祝數定此　祭用
九㩴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凶奇褎肅拜法定此　君朝車羔幦虎

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士齊車鹿幦豹犆若大夫士車幦犆之制始此
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諸侯荼前詘後大夫前詘後詘此笏有等
別之始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飾其
度二尺六寸笏物始制于此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天子諸侯大夫士帶
制始定於此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有司二尺五寸紐
約紳之制始定于此天子以下皆同　大夫大帶四寸大夫以上皆同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此大帶雜帶定制之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
後正韠有等殺始此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韠制始詳於此韠韍韎三者略同　一命緼韍幽衡
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此以命數定韍佩之始　王后翬衣
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祿衣后夫人以下六等
之服始定於此　佩玉左徵角右宮羽此玉聲中節之始　天子佩白
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
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玉與組綬等殺之始　冠禮
冠于阼醮于客位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已冠而字之此
周制冠禮三加之始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
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

不齒之服也冠制等殺始定於此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
以回肘深衣之制始備於此　長衣中衣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
廣寸半此長衣中衣之始　衣正色裳間色此衣裳辨色之始　趨以
采齊行以肆夏此趨行有節之始采齊即楚茨詩肆夏即時邁詩　天
子學曰辟雍諸侯學曰頖宮此天侯學制有別之始　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不娶同姓自周始　天子六軍
將皆命卿此稱將軍之始　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
有改也疑合葬始于周末　制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
壺投壺始此　佴米嘗殷尊以秬鬯二卣此賜秬鬯之始　賜越裳氏
斬馘此當賜外國之始　立東宮西宮此東宮之始西宮公宮東宮太

于所居 立五宮曰大廟曰宗宮曰考宮曰路寢曰明堂成有四阿反
坫重亢重廊重常復格藻棁旅楹奮常畫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應門
庫臺玄閈又以黑石爲門限宮廟壯麗修飾之制始備于此四下曰阿
外向室曰坫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重常累係也復格三穩也藻稅
上柱也承簷曰楹旅衆藻井之飾也 史佚有子下殤而死周公命其
棺斂于宮中此下殤用衣棺之始 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
十五而笄二十而嫁男女冠婚笄嫁之期始定於此 四十曰強仕五
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仕與致仕之期始定於此 歲遣輶軒
使者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于秘室此輶軒采言之始郭璞所謂不出
戶庭而坐照四表者也 辛甲爲太史命百官相官箴始此 司

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司徒教民之道始詳於此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
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
論秀升賢之始進士之名始此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此辨論官材之始 以鄉八刑糾萬民此八刑之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此大比之始 太公立九府圜法
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于金利
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此九府錢法之始九府周官太府等有九
也 立軍尉以討姦此大尉都尉中尉所由始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

則獻捷于王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此獻捷俘之始 喪設銘旌銘
旌始此 貫佩玉以組綬組綬始此 鬻熊作書題曰鬻子子書之名
始此 以玉禮天地四方爲玉始此 制吉禮祀昊天上帝祀日月星
辰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林川澤祭四方百物
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吉禮十二始此 凶禮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
禮凶禮五始此 賓禮朝宗覲遇會同問視賓禮八始此 軍禮大師
大均大田大役大封軍禮五始此 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
慶嘉禮六始此 戎車有五倅副車始此倅副也 有士師則載虎皮
乘輿豹尾虎皮豹尾始此占軍中建之晉後惟乘輿得建 車有翣繖
雉羽爲扇以翳風塵雉扇始此 以小史奠繫世辨昭穆玉牒始此

春入學舍菜合舞釋菜之禮始此前無可考 周公卜成洛邑因流
水以汎酒流觴始此濟疑好事者托之耳 黨正以鄉飲酒屬民飲于
序正以齒位序齒位始此 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荒政始此 泉府凡
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貸者以國服爲息賒貸利息始此
綦此亦似病民令別有辨 司稽掌巡市巡市始此 小宰聽稱責以
傅別此後世契券文約之始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軍中
占候始此 立藏史典簡策始有藏書之制 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
命作伯詳春官此九錫之所由始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呼旦始此
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徒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天府此戶口冊
數之始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詳地官徒役始見於此 歲終則正

治而致事計簿始此。九府有內府以待邦之大用。內府之藏始此。蓋非天子私財也。小宰聽閭里以版圖。版圖始見於此。中春振旅。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公司馬執鐲。馬上鼓始此。古者馬以駕車。至是始有單騎矣。

周成王下

周公輔政。作周禮。建周官。此周禮之始。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公孤之官始此。天官冢宰。掌邦治。建邦六典。此官職爲天官所由始。宮正宮伯。掌宮政宿衛之官始此。周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此尚食官之始。甸師。此司耤田官之始。獸人。漁人。鼈人。掌漁佃腒腊之官始此。

醫師。食醫。疾醫。瘍醫。醫官始此。獸醫。獸醫始此。酒正。酒人。漿人。酒漿設官始此。凌人掌冰始此。籩人。醢人。醯人。鹽人。掌籩豆醯鹽官始此。冪人。祭祀有巾冪始此。宮人。掌六寢官始此。內寢之稱始此。掌舍。幕人。掌次。掌次舍帷幕官始此。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歲。職幣。九府官始備於此。司會爲會計之始。司裘。掌皮。皮裘供革之司始此。內宰。內政陰教官始此。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此宦豎之始。九嬪。世婦。女御。婦學內羞叙御之事始詳於此。女祝。后宮祭祀始此。女史。掌王后禮職始此。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掌女工及王后冠屨衣服官始此。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土會。土均。土圭。地職。荒政。保息。本俗之法。始備于此。

小司徒。掌邦教法。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卒伍井牧。稅斂滋施之法始此。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鄉教始備於此。自鄉大夫以下。皆鄉吏。教官不操刑政之權者。封人。掌封域始此。鼓人。舞師。教金鼓兵舞之官始此。牧人。牛人。充人。掌牲牷官始此。載師。閭師。縣師。任士。任農。徵賦貢官始此。此鄉遂中惟鄉師遂師與此三師。爲有府史胥徒。爲親治民事之正官。遺人。廩人。倉人。委積之法始此。縣鄙之法亦始此。豐凶穀用之法亦始此。均人。均地征。地守。地職。力政之官始此。師氏。保氏。詔王媺。諫王惡。教國子之官始此。後卿大夫子入學肄業以此。司諫。司救。糾民德。誅民惡之官始此。調人。和民難之官始此。媒氏。媒妁始此。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

稽。胥。肆長。泉府。治市之法。始備於此。掌節。門關。節傳之官始此。門關之禁始此。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凡治遂之官。始備於此。旅師。稍人。委人。治野粟郊乘薪芻之官始此。土均。均地政。地守。地職之官始此。草人。稻人。司稼。土化稼地之法始此。土訓。誦訓。道地圖。道方志之官始此。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山澤地政官始此。卝人。金玉錫石之禁始此。後之開礦由此始。角人。羽人。掌炭。掌荼。掌蜃。角羽炭荼蜃物之徵始此。掌染草。染草之徵始此。囿人。場人。百獸之禁。果蓏之藏始此。舍人。掌宮中米粟之政始此。始有舍人之名。舂人。饎人。共盝盛之官始此。司祿。司祿始此。惜其職缺。槀人。掌冗食之官始此。大宗伯。掌邦天神

人鬼地示之禮禮官始備於此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神位建此
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共祀事備官始此　天府典瑞守
藏寶器備此　典命掌五等之儀五儀官始此　司服掌衣服官始此
典祀守祧掌兆守之域廟祧之服始此　世婦內宗外宗掌女官宿
戒佐薦豆籩之始此皆女爵也　冢人墓大夫掌公墓氏墓官始此
職喪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喪始此　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掌成均學
政官備此　太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籥師籥章
司干樂官始備於此　韎師旄人鞮鞻氏掌夷樂官始此　太卜卜師
龜師華氏占人簭人占夢卜簭占夢官始此　太祝小祝喪祝詛祝司
巫男巫女巫巫祝官始此祈禳祓除始此　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

掌典法則世志書八枋治令官始備此　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天官始
詳於此　司常九旗之司始詳於此　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祭祀始
此　大司馬掌建九法及四時之田兵政始此　司勳六卿賞地始此
量人建國營軍法始此　小子羊人掌羊牲官之始　司爟行國火
之政始此　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馬政及祭馬祖
始此　掌固司險掌疆掌城郭險阻之始　候人道路禁令始此　環
人致師始此　挈壺氏軍事縣壺始此　射人射儀法始此　司五等
辨始此　服不氏羅氏掌畜養鳥獸之官始此　司士掌羣臣版詔爵
祿始此　諸子掌國子之倅始此　司右虎賁氏旅賁氏先後夾王始
此後之校衛力士由此起也　節服氏維太常送逆尸始此　方相氏

儺始此　大僕小臣祭僕御僕掌復逆之命始此　隸僕五寢掃除始
此出警入蹕始此　弁師掌五冕及公孤卿大夫之冕始此　司甲闕
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軍器官始此司弓矢有四弩則弩之來
亦久矣　戎右齊右道右贊王鼓前王車之官始此　太馭戎僕齊僕
道僕田僕馭夫馭五路駕公馬之官始此　職方氏掌天下圖地之要
始此辨九州之民物財用始此始有職方之名　土方氏土宜土化之
法始此後世相宅之術所由起也　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掌
邊方地域之政始此　山師川師遂師設山川名物之守始此　匡人
撢人匡邦國悅萬民之官始此　都司馬家司馬掌都家士庶子之令
始此　大司寇掌建三典以佐王刑邦國野軍鄉官國五刑始此以邦

典邦法邦成斷獄始此　小司寇掌外朝詢萬民掌五刑五聽八辟
麗之法始此　士師掌五禁五戒八成荒政之治始詳於此蓋自周已
有之而周職最詳也　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國中郊野都家四方
之獄訟各有官司始此　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始此　司民掌萬民之
數始此　司刑司刺掌五刑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始此　司約司盟約
劑盟載之掌始此　職金金玉石錫丹青之掌始此所後金部職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始此　犬人掌犬牲始此　司圜掌囚掌戮
禁殺戮禁暴氏掌罷民盜賊斬殺犯禁之官始備於此桎梏始見於此
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隸掌五隸政令始此　布憲掌憲邦刑
禁始此　野廬氏修閭氏掌國中郊野宿息井樹[illegible]禁之始　蜡氏設

官除蝕始此。　壅氏。溝瀆澮池之禁始此。　萍氏。譏官掌酒禁始此。
司寤氏。分夜禁夜始此。　司烜氏。取明火明水之官始此。寒食始此。脩
誾爲介推者妄。　條狼氏。執鞭趨辟始此。　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
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掌攻鳥獸蟲豸之官始此。　柞氏。薙
氏。攻草木之官始此。　銜枚氏。爲大祭祀禁囂之始。後世止喧以此。
伊耆氏。爲祭祀軍旅共杖之始。　大行人。小行人。行夫。掌賓客之官始
此。傳遞之官始此。　司儀。掌揖相儀容辭令之官始此。　象胥。此後世
鴻臚之所由始。　環人。掌迓。掌以節以籍逆送賓客始此。　掌客。掌牢
禮餼獻飲食之官始此。　掌交。和諸侯達萬民之官始此。　朝大夫。都
則。都士。家士。都則闕以下掌治都家之官始此。　掌貨賄。闕。掌貨賄之官

始此。案此貨賄或專爲賓客用者。　冬官闕。周禮闕此官。先儒補以考
工記。制度雖存其略。然何代何王之制。不可考矣。今姑附此存之。　輪
人。輿人。弓人。輈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攻木之工始此。　築氏。冶氏。鳧
氏。㮚氏。段氏。桃氏。攻金之工始此。　函人。鮑人。韗人。韋氏闕。裘氏闕。攻
皮之工始此。　畫繢。鍾氏。筐人闕。㡛氏。設色之工始此。　玉人。楖人。雕
人。磬人。矢人。闕闕刮摩之工始此。　陶人。旊人。摶埴之工始此。　卜日。
筮日。剛日柔日。日月有吉凶。有剛柔始此。　按已上周官諸職。有創始者。
有由舊者。要之周文郁郁。貞慮考度。集唐虞夏商之成。則由舊中亦或
補其缺。防其弊。無非創始之深心也。故原始一帙。惟周制獨詳。　王不
懌。乃同召太保奭及羣臣受顧命。受顧命始此。　命作册度。傳顧命册

書始此。
周康王
元子釗。麻冕黼裳卽位。朝見諸侯。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此變凶
卽吉之始。釋喪服而卽吉。失禮也。朱子則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
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故天子諸侯之
禮。與士庶人不同。

錢兆鵬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删訂正

周昭王

王南征溺於漢餘靡振王北濟受封西翟思故處而作西音此西音之始即秦音所自出也

周穆王

王因尹軌與人貫草樓觀召幽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始稱道士　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其木人皆丹墨膠漆所爲也此傀儡之始　王西征丁青鳥之所憩此巡遊無度之始　王東遊黃澤使宮樂作辭曰皇之陀其馬歕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辭始此　王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爲白雲謠見韓文此西王母出見之始　消按西王母山名也觴與謠俱有疑　王問杜冲靈宅樓玄爲修觀學道此道觀所由始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贖千鍰重罪昔贖始此與虞之贖刑異矣　王命伯冏作大僕正作冏命命庶官之始

周懿王

時王室衰微詩人作刺出史記此作刺詩之始金仁山謂刺時之作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曹序皆以爲刺幽王太史公親見古書殆必有所考矣

周孝王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秦之先始于此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蜚廉生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凡太凡生太駱太駱生非子乃柏翳之裔嬴姓也秦始得封時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冰此雨雹凍冰之始履霜之象見矣

周夷王

時楚熊渠曰我蠻夷也乃立長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此荊楚自立之始熊渠熊繹五世孫祝融之後芈姓　始下堂而見諸侯覲禮廢天子失禮自此始夷王以立於諸侯之手遂自卑至此　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此征伐不自天子出之始

周厲王

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殺謗言始此　召公虎作民勞詩諷王凡伯作板之詩毒僚友因諷王此規賢憂國極言之始至王出居彘周召公二相行政號共和此天子中絕二相攝國之始竹書紀年稽古錄則作共伯和

周宣王

紀消子爲周宣養鬬雞出列子此鬬雞之始　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此親討不庭之始　衛共伯妻共姜守義作栢舟詩即婦自此始見
立先妣廟祀姜嫄特祀先妣始此　殺大夫杜伯左儒爭而死之爲友

死白左儒始　安集流民有鴻鴈詩此安集流民之始　王命魯侯少
于戲爲魯世子此王命建少之始　王不藉千畝此廢耕耤禮之始于
畝耤田　王卧晏起后姜氏脫簪珥諫王此賢后進諫之始　伐姜戎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此王師敗績之始千畝地名

周幽王

王以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廢后太子始此　以褒姒爲后其
子伯服爲太子因寵易后易太子始此　衞侯和飲酒悔過作賓之初
筵飲酒悔過始見于此　王寵尹氏家父作節南山刺之此士氣亢仰
之始家父自表其作誦以身當尹氏之怨而不諱直道之猶行也　上
欲悅褒姒舉烽燧戲諸侯烽燧始見于此在古必有之　太子宜臼奔

申申侯召犬戎入寇犬戎弑王于驪山下借外夷兵始此夷兵弑中國
主始此　王被殺鄭伯友死之此殉君死難之始

周平王

元年遷都于東都雒邑此周室東遷之始　命秦襄爲諸侯賜以岐豐
之地此周弱秦強之始亦輕棄故疆之始詩取風書取誓始早見其微
耶時犬戎已奪岐豐王命秦公攻逐之即以其地許賜之是秦得岐豐
得之於犬戎非得之於周也尚論者不可咎秦也　秦祀上帝於西畤
又作鄜畤此秦僭天子之始畤者峙土爲祠也　遣畿內之民戍申此
勞民遠戍之始從立已而忘父仇也　宗周宮室圮詩人作黍離禍此
迹熄詩亡之始　秦初制三族之罪此秦法嚴酷之始　王四十有九
年春王正月此春秋之始金仁山曰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于謂春
秋於文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賵平王之末也平王之
世蓋世運升降之會也　魯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私盟之始　鄭伯
克段于鄢寘母姜氏于城潁此兄弟幽母之始　周祭伯來于魯此王
臣私交之始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南鄙諸侯以王師始此　魯公
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此外交戎狄之始　莒人入向入國之始　紀
子莒子盟于密此特相盟之始　鄭莊公伐衞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周令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此君臣交質之始亦凡質
子之始

周桓王

宋穆公立宣公之子與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此諸侯不立子而立弟
之始　魯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此大夫專將之始
亦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魯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衞一黨
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圍國之始　戎伐周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戎
執王臣之始　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此參盟之始　鄭伯使宛來
歸祊魯入祊鄭以璧假魯許田此不守舊疆而易其所欲之始　魯大
夫無駭卒公命以字爲展氏此以字爲氏之始　魯取郜大鼎于宋納
于太廟貪賂始此　晉封桓叔于曲沃爲曲沃伯此大都耦國之始
齊侯衞侯胥命于蒲此諸侯不請命于天子而私相命之始　魯公狩
于郎此非時非地而狩之始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此執國君

之始　宋人執鄭祭仲此執大夫之始　魯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叔
盟于折此以大夫而會盟諸侯之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
鄭此以一國而用諸侯師之始伯之漸也　衛宣公烝于夷姜納子伋
妻宣姜殺其二子伋壽此烝父妾納子妻又殺其子之始此人道之大
變也

周莊王

楚熊通自立爲王乃楚武王也此楚僭王號之始時魯莊公八年周莊
王元年也　周楚桓王傳曰敗楚也此敗楚之始　宋人遷宿此遷國
而取其地之始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此春秋書荊之始亦
荊猾夏之始亦荊專執諸侯之始乃魯莊公十年也楚王此始以荊見

書於經實先已自僭其號矣　秦武公伐邽冀戎初縣之縣始此乃始
皇郡縣之祖　管仲射齊桓公帶鉤後桓公以管仲爲相此釋讎用相
之始　齊桓公舉兵以僞主行反藏之祖廟此廟有二主之始　秦法
夷三父族族誅法始行於此　魯桓公服衮冠紫綾此衮冠紫綾之始

周僖王

宋萬弒其君奔陳宋人請於陳而醢之醢刑始此　齊侯宋人陳人蔡
人邾人會于北杏諸侯主盟自此始此齊桓伯成乃魯莊十三年也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是爲武公此受賂助亂之始

周惠王

楚子熊惲修好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
侵中國此弑楚敖逆之始惲爲楚成王乃弑君兄自立者　魯公丹桓
宮楹刻其桷此丹楹刻桷之始　晉侯盡殺羣公子此屠戮宗族之始

周襄王

宋襄公使邾人執鄫子于會用之虐用鄰國君始此　魯人會陳人蔡
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魯僖時也此楚得與中國會盟之始魯莊公十年
春秋始書荊敗蔡師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至僖元年改稱楚經[illegible]
書人則浸強矣至鄭伯首朝楚遂爲此盟故春秋列鄭于楚下深罪鄭
也後二年復盟于鹿上遂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經乃列位于陳蔡
之上而書爵益楚于是大張矣　秦晉遷陸渾戎于伊川中國有戎自
此始　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此姑息致敗之始　王命狄師

伐鄭以狄女隗氏爲后此借外夷制懿親之始亦女戎之始　晉太子
申生卒謚爲恭太子有謚始此冠禮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知太子
無謚　王出居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蒙塵之義
始此　齊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諸侯之子仕鄰國始此　晉
文公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此伯主撲夷獻俘之始齊桓所未
有也　衛侯與元咺訟于晉不勝晉執衛侯歸之京師此臣訟其君之
始　晉侯勤王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此守府不替王章之始　晉文
作三軍又作三行後復作五軍此僭六軍之始　秦穆公霸西戎王使
召公過賀賜以金鼓命爲西方伯此秦爲方伯賀賜寵加之始

周頃王

毛伯如魯求金此天子求金之始視求賻求車更爲失體
周匡王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此南北勢分之始自是諸夏
分從晉楚矣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敗績此以小忿僨軍事
之始羊羹之仇投醪之感勝敗因之
周定王
晉靈使鉏麑刺趙盾麑不忍刺觸槐而死此遣刺客之始亦俠烈輕死
之始清崇後楊琳客不殺恭中郎唐太子客不殺于志寧梁上客不殺
李沂公淮南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客不殺韓魏公苗傅客不殺張德遠
皆麑倡之也　五年己未秋河徙此河徙之始自神禹導河之後歷千

七甲子千有餘年而河始徙其故道禹之明德遠矣漢書王橫言禹行
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今九河地已爲海所漸則今所行非禹之所
穿也　屠岸賈滅趙朔之家程嬰匿其孫杵臼死此義俠託孤之始嬰
從容口慨慷也　魯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此大夫私會之始禮自
大夫出矣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斲棺之刑始此
魯宣公初稅畝此履畝增稅之始十取其二後之稅間架榷鹽茶端開
于此　晉郤克使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　晉會
諸侯盟于斷道此因笑興師之始褒姒以笑傾周叔子以笑危齊　魯
成公作丘甲此丘甲之始古者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有甲士三人今
一丘出甲是三分增一分矣　孟莊子作鍇鑿鍇鑿始此　諸與新築

人曲縣繁纓此名器假人之始　齊侯以銳司徒女爲有禮與之石窌
婦人得封始此　魯及宋戰于升陘縣賁父卜國死之誄之士之有誄
自此始　邾妻因升陘之戰復以矢此以矢復之始　魯自臺駘之敗
婦人髽而弔此婦人髽弔之始　陽侯因大饗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此
饗廢夫人之禮自二侯始
周簡王
晉士燮魯叔孫僑如及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此晉會吳之始亦晉以
諸侯之大夫與會之始
周靈王
單子晉侯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魯叔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私盟始此自是諸侯失政矣　晉大夫
魏絳盟諸戎此和戎之始絳陳五利悼公從之　庚戌十一月孔子生
凡四十九表此聖人降生之始微子國于宋其弟微仲嗣之生宋公稽
二微雖爲公猶以微之號自終至稽乃稱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
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
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或曰孔
父者生時所賜號故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木金父金生睪夷睪夷生
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
齊崔杼弑其君太史直書死者三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執簡以往
聞既書乃還太史以死直書始見于此　宋左師辭賞邑六十此辭邑

之始　三桓饗君以享大夫饗君始此

周景王

吳季札歷聘至魯觀周樂此審音之始七百年以來無精審若此者　晉荀吳始以卒敗狄于大鹵此用卒之始因彼徒我車故毀車爲行以勝　子產相鄭伯如晉辭享請喪免而後聽命晉許之此以喪辭享之始三年之喪得子產而不廢　鄭國火子產設儺授兵與諸大夫恊救之此救火之始燎原倉卒而從容布置次第周密可法也　周使原伯魯如曹語不說學不說學始此閔子馬所以嘆其將亾也　鑄大錢文曰大泉五十錢有文始此　鑄無射此樂器過度之始　陳氏田常有子七十餘人縱後宮致多子僅始此　王穆后崩婦人有謚自此始

魯大夫穆伯娶於莒謚戴曰戴已其娣謚聲曰聲已此大夫妻妾有謚之始

周敬王

孔子觀明堂見牖有周公相成王負扆朝諸侯之圖圖繪功臣始此　子思不喪出母孔氏不喪出母自此始孔氏三世出妻之說淸甚疑之別有辨　魯昭公娶吳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夫人不命於天子自此始　魯昭公有慈母死爲之練冠喪慈母始此　衛靈公預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生賜謚始此　衛靈公死葬沙邱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墓銘始見於此蓋其來也遠矣　魯哀公用田賦重賦始此斂民錢以田爲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田賦悉賦之也　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題墓始此

敬姜哭穆伯用帷殯此帷殯之始　趙文子奏肆夏之樂此大夫奏肆夏之始　魯三家立桓公廟此大夫祖諸侯之始非禮也　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向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　曾子問庶子攝祭之禮始著於此　季康子朝服以縞此變服之始　孔子敘書紀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文言此垂教萬世之始　周殺其大夫萇弘以悅趙鞅此王室受制於諸侯之大夫之始　魯西狩獲麟此孔子作春秋之始　熒惑守心爲宋景公徙三度此熒惑星變之始亦仁言動天象之始

周元王

魯侯將以公子荆母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此乘禮不禰之始　蜀聘于秦此秦路通道之始　齊黔婁終身不仕死而其妻謚之曰康康人有謚自此始　莒人滅鄫此異姓爲後之始家立異姓爲後曰亾國立異姓爲後曰滅　范蠡相越滅吳遂乘輕舟浮五湖莫知所終此功成高蹈之始後張孟談辭趙襄子張良辭漢事類此

周貞定王

秦代義渠虜其君韓魏兵伐伊洛陰戎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中國自此始無戎寇惟義渠一種未絕　封王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東都又分東西周始平王遷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則河南也東周者則洛陽也稽古錄謂爲東周

桓公謀　智伯攻趙襄子決汾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此水攻之始
去仁義之師猶遠矣

周考王

龍門河水赤三日此河水赤之始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
是爲東周此後分之西周又東西之始

周威烈王

秦初取他女爲君主以妻河伯嫁河求福之始殷時宜以人禱之說不
知何義而用人于祀君主娶河遂貽禍無窮秦獨無西門豹其人耶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此大河崩壅之始禹鑿漸湮隄防之制始
興矣　秦初令吏帶劍此佩劍之始佩玉三代之制也佩劍秦制也
魏文侯使樂羊攻中山中山烹其子爲羹羊啜而下之此貪功忘親之
始　宜文侯之賞其功而疑其心也　司馬穰苴請莊賈爲監軍監軍始
此後則苦有監軍矣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利始興
于此　魏文侯使李悝興水利溝洫法廢復興始此然非古制矣　魏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盡地力始此　李悝作平糴法視歲上熟則糴三
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始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
之所斂中饑大饑亦然雖遇水旱糴不貴而民不饑平糴法始此　秦
初租禾此廢古制之始其損益不可知而古制斷絕矣　魏李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
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
律具其加減凡六篇此律法之始商君受之以相秦其例後世之名例
律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溫公通鑑始此以周
之名分始絕於此也司馬通鑑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
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
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刱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
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并行不悖也

周安王

盜殺韓相俠累盜聶政也此刺客行殺之始春秋昭二十年晉盜殺衛
侯之兄縶盜乃齊豹有位於朝非刺客也　齊田和遷其君於海上食
一城會諸侯于濁澤求爲諸侯此遷君奪國之始請於王而王許之與
不能制三晉等　秦庶長改逆其君及其君母皆弑國母始此

周烈王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擬之刑始此

周顯王

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星孛徵應始此鞅之爲害大矣東諸侯
其憂乎終綱目書孛十有七而此爲始　秦衛鞅定變法之令此變法
之始　秦始廢井田開阡陌在孝公時此廢井田之始賣野制祿之法
不可復矣　秦以商鞅築冀闕宮室于咸陽徙都之此都咸陽之始
秦并諸小鄉聚爲一縣縣置令丞縣有令有丞始此此始皇郡縣所
祖凶人作法亦能垂久世運使然　秦封公孫鞅爲君始有封君者

秦更賦稅法此更賦稅法之始 秦德公始爲伏祠此伏祠之始四時代謝皆以相生惟秋以金代火金畏火至庚日必伏 秦惠文王殺商君車裂以殉車裂刑始此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合從始此 張儀相秦從約解連衡以事秦連横始此 齊號薛田嬰曰靖郭君後又號其子田文曰孟嘗君賜號始此

周赧王

秦初置丞相丞相始此 七國争雄始稱臣下璽曰印印始此 燕樂毅破齊閔王燭賢使召之燭自經死死節不應召始此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名始此 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人殺降始此此坑一開儒者亦不免焉杜郵之劍亦何暮也 賜于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五勝之說始開于此 趙武靈王始服胡服招騎射胡服始此騎射始此 趙武靈制短靴以黄皮爲之後漸爲長靿取戎通服之靴始此 武靈王立子何爲王自號主父此主父之始帥後太上皇張本 楚屈原作離騷二十五篇又作遠遊賦騷賦始此 秦賜白起劍死于杜郵賜死始見于此然此法古已有之示不加刑也 楚有柱國昭陽此柱國之始 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此改元之始 燕太子與荆軻據案而食案始見于此 楚有大將軍屈丐大將軍始此時又有上將軍之名 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放君之妃歸魏此弑君母出君妃之始 趙主父滅中山歸大赦境内酺五日大赦始此酺始此酺大飲酒也 趙藺相如引車避廉頗爲刎頸交此烈士忍私讎之始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國事決於其母始此然太史氏治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則賢母也與秦君母芈氏專國政者異 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斌芽之子居亂世而重出處者始此 魏公子無忌襲殺晉鄙奪其軍以救趙時因如姬竊兵符此襲將奪軍之始亦盜竊兵符之始 秦莊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夫人爲太后稱太后始此 秦滅義渠始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長城始此 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紫塞始此 秦有口賦口賦始此 秦加其武將首爲爵袖以表貴賤其後作顏題幘始此 秦作渭水横橋爲石橋柱石橋始此 呂不韋獻愛姬有娠者于秦異人期年生子政此奪人國於枕席之始與黄

歇事略同

補遺

齊桓公用庭燎天子百燎桓僭之僭百燎始此 齊管仲始謹正鹽筴鹽政始此自是官山府海矣 管仲取盜二人爲公臣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于大夫者爲服自管仲始 魯季氏舞八佾於庭歌雍徹大夫僭天子詩樂始此 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始此 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別號始此甘茂號樗里子又有號寒泉子者皆本此 越王思范蠡鑄金爲像金人始此 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因有署書者說文云扁署也此後世署書之始說出宗景文

又補

傳云不利子商姓有五音始見於此　衛文公作楚宮詩云定之方中營室相時始見於此　晉襄公墨縗行軍晉於是始墨此墨縗之始

秦昭襄王

秦取周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此取天子寶器之始　韓王入朝於秦此六國朝秦之始六國韓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滅之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此秦行郊見之始

秦始皇

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鑿涇水始此綱目著溝渠始此韓欲疲秦使水工鄭國爲此而適以益秦之富　秦令民納粟拜爵粟一千石拜爵一級鬻爵始此自是漢文帝晉詔民入粟邊得拜爵武帝

詔民得買爵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安帝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相璽尤甚皆自此始矣　秦滅周內史騰虜韓王安滅韓王翦虜趙王遷滅趙王賁殺魏王假滅魏王翦虜楚王負芻滅楚王賁虜燕王喜滅燕誘齊王餓死之滅齊此六國滅之始六國自滅之耳　自古得天下者反之而已未有滅人之國者兼并天下始于秦秦知亡六國而不知嬴氏之先亡也天道遠哉　秦嫪毐即私亂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王遷其太后於萯陽宮此秦內亂之始亦太后罪遷之始　秦并天下大赦即位大赦從此始漢以後或建儲或立后或改元皆有赦遂爲常制而漏網者多矣　更號皇帝皇帝之稱始此　稱后曰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后與妃有別之始後漢則太子有妃有妾有孺子妻妾凡三等

改讀正月爲征避此諱也此正月讀征之始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此後世郡縣之始以郡縣易國以守尉易公侯伯子男自是爭君者無世祿治民者無恆政世道又一大變也治馳道於天下廣五十步三丈而樹松厚築其外隱以金椎勞民治道始此　除謚法除古謚始此始皇以古謚法使子議父臣議君故除之以十月爲歲首定爲水德建亥始此亦僅此古今無建亥消郊衍俗五德之論始皇采之　徙豪傑於咸陽從民實京師始此　帝上鄒嶧山立石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仙遊登瑯琊立石封禪始此封增土之高禪闢廣土地漢光唐高宋真皆效之　立監察御史掌監諸郡侍御史監察官始此後或爲殿中御史或爲監察御史云　始制受命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傳國璽始此　以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制詔朕之稱始此　以貂蟬賜侍中貂蟬始此或曰始於趙武靈王　追尊其考莊襄王爲太上皇稱太上皇始此　使黔首自實田民以自實頃畝始此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燒詩書百家語所有者燒禁卜筮種樹諸書焚書始見於此亦僅見於此先王典謨禮樂悉成灰燼天下又一大變也當蒼頡作書時鬼已夜哭鬼神其先知也與　秦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册所用者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程邈所定行公府也諸體書始

此祠鄒嶧山刻石爲頌刻石頌功德始此 始作前殿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此作殿之始 置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木轓幡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爲省中此鹵簿所由始 築長城先韓趙皆有長城而秦所築土功爲盛此長城之始 築長城土色紫故名紫塞此紫塞得名之始 秦欲伐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飛輓之始蓋由海道以入河也 伐匈奴此伐匈奴之始因讖而伐之開邊之禍起矣 遣蒙恬逐匈奴收其河南地爲四十縣南郡越北邑胡至是中國之地益大矣此斥夷地爲華之始 初開南越地爲郡此南越屬中國之始按南越地自古

不通中國始皇發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徙民五十萬與越雜處五嶺之地遂合至今風俗移易與內地同而又資其物產始皇開拓之功此其最著也 始置閩中郡此閩地入中國之始閩王無諸亦勾踐之後 沙門室利房等至帝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此沙門入中國之始按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稱中天之臺佛此則周秦已有佛漢明更播其教耳 作樂商生而自爲調始此後之額成德陽皆此類也 百姓苦長城之役絃鞉而鼓之遂爲琵琶彈之琵琶始此或曰漢公主嫁烏孫匈奴途遠無以樂之迺作馬上琵琶 以金陵有天子氣埋金玉以厭之改名秣陵此秣陵之始 王次仲制八分書八分書亦始此 行半兩錢錢之稱始

此前此皆稱泉自是稱錢後之錢名多變矣 收大半之賦鹽鐵二十倍於古鹽鐵充天子之藏始此從此天下之利莫大於此 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請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方士始此求長生始此 祠海上名山大川及八神將八神者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八神之名起此神將之祠始此 蒙恬造箏箏始此箏秦聲也 蒙恬造筆牛亨曰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兔毫爲被筆始此 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署中有郎中侍郎無員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此郎中侍郎中郎將官名之始後因革不一隋煬帝於尚書六曹置六侍郎增品以貳尚書之職其諸曹侍郎並曰郎

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號尚書尚書之名始此漢因之以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梁陳後魏北齊隋則曰尚書省按秦設尚書以吏爲之主發文書耳不意後世秩崇至此 置僕射僕射始此古者重武故官皆之長主領其屬而習射事隨所領之事以爲號若尚書則曰尚書僕射漢因之本置一人至獻帝分置左右後無常置 置謁者此通事職之始魏始置通事舍人 以周青臣爲博士僕射此博士之始 秦作渭水浮橋爲石柱此造石橋之始或曰秦襄公爲之 立治粟內史掌穀貨治粟內史始此 立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少府始此 置奉常典禮奉常始此漢改爲太常置中庶子詹事詹事官名始此唐又有少詹事 置都水長丞都水

之名始此　置將作監掌治宮室將作始此　置黃門侍郎黃門之名
始此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
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又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　置散騎騎
從傍乘輿車後獻可替否散騎始此無常員　又置中常侍得出入禁
中常侍左右常侍始此亦無常員　置衛尉掌門衛屯兵衛尉始此漢
因之　置諫大夫屬郎中令掌論議諫大夫官始此漢因之光武始增
議字　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置御史中丞掌二大夫御史大夫御史
中丞之始應劭曰侍御之率故曰大夫　陳勝以房君蔡為上柱國上
柱國始此秦之前蓋已有柱國　出長子扶蘇監軍于邊胥于監軍始
此　葬始皇于驪山下錮三泉藏奇器珍怪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

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壙中　厚葬始此秦以永
藏為萬世計僅再期而楚人發之後帝王之墓多有發者實自始皇厚
葬始　始起寢殿于墓側寢殿始此墓祭始此　令後宮無子者皆從
死宮人殉葬始此

秦二世皇帝

宦者趙高丞相李斯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此宦者擅立嗣君之始　楚
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此起兵之始不書人
殺書代秦號秦也　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漢業始此　楚
人項梁起兵於吳楚霸王始此稱目於陳吳劉項進書楚人惜楚有材
信哉　發閭左戍謫民戍邊始此　秦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此用宦
者為相之始　趙高殺其主胡亥立子嬰此宦者弒逆之始　楚義帝
以宋義為冠軍冠軍之名始此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人掠
屠城發冢始此　漢拜韓信為大將軍信曰大王入關除秦苛法秋毫
無所取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始此檄自戰國已有之而傳布於此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秦璽降始此　漢王築壇即位
于汜山之陽即位築壇始此

漢高祖

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除苛法始此　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霸王者
始此　漢留蕭何給軍食收巴蜀租給之蕭何相業始此收田租始此
漢王至洛陽用三老董公策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為王發喪

討逆始此　張良至褒中說漢王燒絕棧道棧道始見於此即令蜀閣
道　立黑帝祠令曰北時與秦青白黃赤四祠合為五帝祠五帝始此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尊母曰昭靈夫人即位後后于皆
加皇號始此然母止稱夫人父仍稱太公何也　漢屯滎陽築甬道屬
河以取敖倉粟甬道始此　漢王如滎陽令蕭何守關中有不及奏決
輒以便宜施行留守便宜行事始此　漢遣人燒楚積聚焚積聚始此
後中興[illegible]輜重曹操破紹輜重祖此　漢初為算賦算賦始此有田
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蓋稅出財役出力古法也漢始立算賦法民年十
五算出口賦夫以一人之身既役其力又稅其財給一時之用貽無窮
之害矣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發兵借兵始此　漢令軍士死者吏

爲槥斂送其家槥死軍士始此 封項籍族屬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賜國姓始此漢既以賜項又以賜婁後世又以賜匈奴而劉淵者既冒
其姓又并天下而有之 詔爲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
第室甲第之稱始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令天下縣邑立城
城郡邑始此前此有城未徧也 封功臣曹參等作丹書鐵契金匱石
室藏之宗廟賜券始此古者公侯伯子男五等列爵分土使君之自秦
漢以來始封以郡邑之名惟奉朝請而無國漢爵又止有侯而無公伯
子男與古大異 分封宗室爲王宗室封王始此前此止於封侯 尊
父太公爲太上皇親存上尊號始此秦惟用之追尊耳 未央宮成置
酒殿前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上壽始見於此然詩曰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則亦因乎古矣 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護軍始此
上置酒洛陽南宮與諸將論已與項得失之故由於能用三傑與不能
用一范增云云置酒論事始此 張良謝病辟穀辟穀始見於此 詔
定元功位次定功始此 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
履上殿始此綱目書者四惟蕭何得賜彼董卓曹操劉裕皆僭竊王者之
耳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爲綿蕞野外習之後世朝儀始此綿蕞索
爲習肄處蕞謂茅橛地爲位也 長樂宮成朝賀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
俯首以次起上壽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
者叔孫通所制禮始用於此朝賀之儀始此三代君臣之禮自此稍変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後衣服有章始此

春秋傳禁賈人易巾服過制中此則著爲令亦只以名分也 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徙民實京師始此 太
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皆立廟郡國立此廟始此自是高祖太宗世宗皆
遍立廟矣 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人歲六十三錢郡各以其口數
率獻口賦始此 詔郡國求遺賢求遺賢始此 蕭何造石渠閣藏入
關所得秦國籍後成帝以此藏秘書此藏書閣之始 帝還過沛復其
民世世無有所與復私邑始此後光武復舂陵復南頓玄宗復潞州皆
起於此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祠孔子始此焚坑禍烈不爭詩書而能
有此賢哉綱目書祠五釋奠二謁祠拜墓一皆此啓之也 詔州佐吏
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從事史典等官皆州自辟舉通爲百石雖

職官始此 徵魯諸生議禮樂有兩生不至不就徵辟始此 制王侯
及郡守長吏于所部指令皆稱教稱教始此 制禮儀有章表奏駁四
品文移格式始此 冬十月朔行朝歲首禮此元旦朝賀之始十月朔
仍秦制也 令蕭何次律令凡九篇後世律令始此何於李悝六篇外
增戶婚擅興廐庫三篇 帝召田橫至尸鄉自刎從者挽至宮不敢哭
作薤露蒿里二歌以寄哀此挽歌之始或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
孫夏命歌虞殯以示必死非始於橫也兩存之 太子門大夫庶子洗
馬皆屬二傅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太子
宮僚始備于此 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師保以太子名官始此殷周
太子有師保二傅未以太子爲名也 置大長秋中長秋諸宦官屬焉

長秋之名始此 定命令稱勑稱勑始此戒勑令勑是也唐人云不經
鳳閣鸞臺不得稱勑 漢儀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刀斗自此始
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者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女曰公
主姊妹曰長公主縣公主長公主始此 詔讞疑獄三代後讞獄始此
冬始與匈奴結和親以長公主妻單于和親始此高帝因劉敬之言
遂以爲馭戎上策而不知中外之防於斯濱矣 令郡縣常以春三月
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郡縣祭社稷始此 令郡縣立靈星祠靈星祠
始此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靈星祠 令民各祠里社
里社始此 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最在鹵簿前象車始此
車服黃屋左纛黃屋左纛始此 有更賦更賦始此凡三品有卒更有

踐更有過更或云因秦法行之後改之有謫乃戍邊一歲 欒布祠燕
燕齊間爲立社號曰欒公社配食縣社始此 以周昌爲趙王如意相
爲諸侯王立相始此 帝崩葬長陵稱陵始此秦漢以後帝王陵寢有
石麟辟邪兕虎之屬人臣墓有石羊虎柱之屬皆表墳壠如生前儀衛
墓前用石人麟虎始此

孝惠帝

兩龍見蘭陵井中兩龍始見於此亦僅此 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舉孝弟力田始此 帝冠帝冠始此綱目書帝冠凡十三帝 除挾書
律挾書律始除於此 立原廟月出高祖衣冠遊之原廟始此原再也
既有太廟又立原廟褻矣 宜陽雨血雨血始此後晉惠帝愍帝皆雨

焉 城長安城長安始此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 置南北軍於京
師南北軍始見於此然亦立自高帝也 令民買爵贖罪贖罪始此愚
典金作贖刑非予之以爵也惠帝令民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則濫矣
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重算不嫁女始此漢算人
百二十錢賈與奴婢倍算令五算罪之也 始置左右丞相以王陵爲
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左右丞相始此 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可取
櫻桃獻宗廟上許之廟中獻諸果始此然亦本月令薦含桃之意 尊
皇后曰皇太后母存尊爲太后始此 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女主稱制始此綱目於歲首注其年爲無統也

高后呂氏

太后立所名帝子爲少帝殺其母命張皇后養之此後世立假子之始
太后追尊其父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此母宗外戚之始 太后以
嬖臣審食其爲左丞相監宮中此寵任嬖倖之始 太后封女弟須爲
臨光侯婦人封侯始此終綱目一而已 魯元公主薨賜諡爲魯元太
后此公主諡太后之始亦僅此 立公主子張偃爲魯王公主子封王
始此 以宦官張卿爲大謁者受宣詔命用宦官始此 初令戍卒歲
更戍卒歲更始此

漢文帝

太尉周勃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代邸議之諸侯王邸始見於此 立
先馬秩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當直者前導先作洗洗馬始此 除收

孳相坐律令相坐律始除於此 令四方毋來獻郡貢獻始此 置詩
經博士博士始此 封宋昌爲壯武侯修代來功也此藩王入繼封其
舊臣之始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秦漢以下
文詔招來始此 日有食之詔求言此因災異求言之始 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者此策士求言之始 春正月親耕耤田後又詔其親
耕桑禮儀後親耕始此皇后親桑始此 除誹謗妖言法秦漢以下開
廣言路始此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半租始此 除關無用傳此
不用關傳之始 吳王濞爲劉氏祭酒祭酒之名始此至晉始置國子
祭酒 潁陰侯騎賈山應詔上書此應詔上書之始 詔勸農勸農始
此 令列侯太夫人毋得擅徵稱太夫人太夫人始見於此如淳云列侯子復

爲列侯母稱太夫人漢制也令夫不在則封號稱太 濟北王興居反
自殺藩王反始此 募民徙塞下此募民徙邊之始 除盜鑄錢令弛
私錢禁始此唐玄宗欲倣之劉秩言利源無制則爭且亂乃止 令吏
五日一休沐休沐始此 出宮人令嫁此放宮人之始 令祝致敬毋
有所祈除秘祝始此秦時秘祝移過於下此始禁之 匈奴寇邊帝親
勞軍細柳營按轡徐行此天子勞軍之始 募民能輸粟及轉粟於邊
者拜爵輸邊之議始此 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車騎將軍始此 除
肉刑古五刑始廢於此三代以前肉刑墨劓剕宮大辟五者至漢時僅
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緹縈言下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
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始從斷肢刻膚之慘然民易於犯法矣 始親

策賢良文學士此人主親策士之始 作顧成廟身存而自作廟始此
顧成者取顧命之意 詔除田之租稅除田租始此此永除也終綱目
一而已 兵擊匈奴出塞而還不窮兵始此 作渭陽五帝廟瀆祀始
此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自此啓
之 詔改元改元始此國無二王年無二元元者始也自三代以來未
之改也文帝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爲元年失春秋正
始之意矣後有改二元三元至于十一元者妄哉 命博士諸生刺六
經作王制始崇經術 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匈奴此屯兵備邊
之始 帝崩遺詔短喪此短喪之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三代其
之文帝輕變古禮景帝狃亂命以日易月後世以爲常雖有賢君復之

然旋復旋廢文景之罪也

漢景帝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此稱太皇太后之始 尊高皇帝爲太祖
孝文皇帝爲太宗追尊祖宗廟號始見於此一世爲太祖再世爲太宗
遂爲後世法 始三十稅一此寬賦已甚之始亦非可久之道也 減
笞法此定笞法之始前此雖除肉刑然笞五百者率多死至是減之
令男子二十始傅此二十著籍之始傅著也著名籍給徭役也漢制民
年二十三始傅五十六乃免傅綱目作傳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
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星月逆行始此熒惑始見于此 復置關用傳
出入以七國反備非常故復此此復關之始 廢皇后薄氏此廢后之

始衛用害廢后十七　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天子廢太子始此前此趙
國廢其太子章乃諸侯也　旱禁酤酒後大酺時勞九六年癸酒禁始
此　更減笞法定箠令箠令始此刑益輕民易犯箠長五尺本大一寸
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一罪乃更人否則毋得更人
正月地一日三動地動始此動甚於震震久而動數也　詔戒二千
石修職事二千石始見於此戒之亦始此　禁采黄金珠玉采者坐贓
爲盜二千石聽之者同罪禁金珠始此重本務也　置太農令掌穀貨
此大農令之始秦之理粟内史武帝之大司農也　作陽陵邑此豫作
壽陵之始　封匈奴降者徐盧等爲列侯封降人爲侯始此前文帝雖
有弓高襄城兩侯乃韓王信子孫非匈奴也　改磔爲弃市弃市始此

楚王邛等燒宗廟帝素服避正殿避殿始此　令輸粟縣官除罪及
徒復作贖徒始此　匈奴入雁門武泉上郡取苑馬苑馬始此漢太僕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
三十萬匹　更衛尉爲中大夫始改秦衛尉官　改秦常爲太常太常
始此古雖有之然非此奉常職也　更郡守爲太守稱大守始此　改
廷尉爲大理大理官名始此至梁加稱廷尉卿

孝武帝

建元元年年之有號始此　罷治申韓蘇張之言者黜刑名縱横之術
始此　親策董仲舒因對天人三策廊軒策問始此　趙綰薦其師申
公上遣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安車蒲輪始此　以[illegible]爲

丞相寵任毋黨始此　以後宮夫人兼父弟衛青爲太中大夫私任後
宮親屬始此　帝初爲微行微行始此　置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始此
五經自秦火後爲世大禁至是天下之士始公相授受爲世業按文帝
時止有詩經博士至是五經皆置之　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此太學作人仕之始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弟子置員設科射策訖元
始百餘年業者一經說至百萬餘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始
開矣　南越遣子嬰齊入宿衛此外夷遣子入衛之始　初令郡國舉
孝廉秀才孝廉始此　定三歲一郊三歲一郊始此　親祀竈親小祀
始此天子而親老婦之祭矣　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
驃騎將軍始此　立太乙祠太乙之祠始此自是五帝上復有太乙尊

神開八通鬼道舍冬至之月用春秋二時祀以昏時及明而止至今元
宵置燈是其遺事　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孛星竟天始此終綱目一
而已　通南夷置犍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此關地西南之始　初算
商車商車有算始此非但稅其物并其載物之器而稅之　帝登嵩嶽
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山呼自此始　虞初撰周說九百四
十三篇小說家始此　河徙頓邱始通淮泗河水入泗由泗入淮始此
以衛長公主妻欒大曰大主大主之號始此公主妻方士始此亦僅
此　東夷薉君降置蒼海郡蒼海郡始此　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賜
几杖免朝始此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諸侯不削自弱
始此所謂衆建而少其力也　遣衛青擊走匈奴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朔方郡始此朔即靈武又即蕭關 張騫使大宛抵康居傳致大
月氏還爲匈奴所得乃逃歸求通西域始此 置武功爵級十七萬金
武功爵名始見此爵凡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
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戾庶長十一軍衛 以象牙
簟賜李夫人象牙簟始此 帝寵貴太主所私董偃稱曰主人翁後卒
與太主會葬於霸陵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改元元光又元
朔又元狩又元鼎又元封又太初又天漢又太始又征和又後元凡十
一改元之始亦僅見於此 李夫人亾後少翁言能致其魂上自帷中
彷彿望見之此召魂之術所自始 徵吏民明世務習先世之術者縣
次續食後舉子傳食之始 鄭當時請引渭穿渠從易洲度渠下民田

可溉兼省漕卒始議漕扶 臨淄人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以上
書拜爲郎中上書得官始此 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
自弘始 遣謁者巡行天下後世遣使巡行之始 立樂府李延年造
樂府始此 作昆明池演水戰始此 通滇國此雲南通中國之始
初置八校尉始稱校尉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此酋長
來降之始撫酋殺亂華之漸實肇於此 造皮幣始以他物代金銀之
用按武帝錢濫而物貴遣方用幣煩費不省有司議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蓋用皮爲幣雖與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爲幣而用他物代之
則權輿於此也 帝之文始以集著文集始於武帝 置鹽鐵官鹽鐵

置專官始此 初算緡錢此征榷居貨之始元光中既算軺車矣至是又
於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多少千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
算手力所作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嗚呼由諸塗矣既征其且
藏諸家者又算其物取利至此哉 置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始有婕妤
之號 卜式請輸錢助邊上賢之拜爲郎中又擢爲齊太傅小民輸錢
得官始此 募人入奴婢終身以爲郎此以奴婢易官之始 算民舟
車算民舟車始此前止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且及船凡民不爲吏不
爲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俗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匿而
能告者以半畀之告緡者遂遍天下民有蓄積者有司皆隱度之 賜
輸粟卜式爵爲左庶長賜輸粟爵始此然所賜者庶民至宣帝後則賜

及列侯矣 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作誥策封始
此廟立亦始見於此 邱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笛始此 下大農令
顏異獄以腹誹罪殺之腹誹之罪始此 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以
寵衛青霍去病寵武臣以相權始此非復古夏官司馬也宰相之權瀕
矣 西域始通中國此西域通中國之始 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
林苑始此 始禁郡國鑄錢官鑄錢始定於此 更大行人爲大鴻臚
掌賓客朝覲事大鴻臚始此梁又稱鴻臚卿 秋九月嘗酎列侯坐獻
助祭金不如令奪爵酎金奪爵始此罪輕罰重以封爵過多故耳 置
酒泉武威郡肅涼二州始此酒泉即肅州武威即涼州一郡乃渾邪王
故地 更郎中令曰光祿勳光祿勳官名始此至梁改勳爲卿北齊兼

掌者腊隋則全掌者腊不復掌宮殿門戶及侍衛事矣　光祿勳有南北三事諸郎中察茂才高第者為之三事官始此　平西南夷置牂牁越巂沈黎文山武都郡此西南夷置郡之始　置張掖敦煌郡此張掖敦煌立郡之始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神馬始此　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鋊五銖錢始此　得大宛國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名金馬門此金馬門之始　起柏梁臺作承露盤自文王靈臺後起臺者始此　置均輸諸州郡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物價不騰均輸始此利盡入官矣　平南越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後昭帝罷儋耳元帝罷珠厓南海等九郡始此　築邸于長安單于

遣子來質四夷邸館始此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乃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之觀樓觀始盛於此　築受降城受降城始此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產芝之始此　遣將楊僕等擊朝鮮征高麗始此　遣郭昌等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益州郡始此　遣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遂擊車師破之虜王破師伸威外徼始此　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玩物始此角抵角力抵技也延衍同漫衍巨獸百尋也　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後昭帝罷真番朝鮮兩郡始此秦時朝鮮已內屬漢初擁兵阻險至是降之　因朝受計上計簿始見於此　初置刺史部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十三部刺史始此後世監司之設肇矣　議改正朔兒寬以為宜用夏正乃

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新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復用夏正始此自是無復再改矣綱目書曆之變十九而正朔則不易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宛降始此然所得不償所失　與駕祀甘泉汾陰畢罕左右及節十六後有御馬三儀馬之設自此始　大宛以蒲萄為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歸種之蒲萄苜蓿入中國之始　初通安息發使隨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安息始此眩術始此眩人善惑人即近世吞刀吞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自縛自解之術也　起建章宮鳳闕始有鳳闕之始　改秦中尉為執金吾執金吾之名始此　漢興封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如長公主婦人始有封君之號　初置京兆尹京兆尹始此即周之內史也　尊王太后

母為平原郡君此封郡君之始　封王太后微時金王孫家所生女為修成縣君此封縣君之始　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此太子賓客之始　始用宦者主中書此宦者典事之始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尚書謂之中書首以司馬遷為之　遣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降虜始此　初榷酒酤後昭帝罷之榷酒始此古之禁酒以杜沉酗無所利之也武帝禁民酤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　作沈命法沈命始此捕盜也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數者主者皆死至是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矣　始令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稱太夫人子不得為列侯則不得稱始有夫人太夫人之稱　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使外國使臣始此　以江充為使治巫蠱獄死

詔獄始此　詔行代田以趙過爲搜粟都尉代田始此搜粟都尉之置始欲休息力本乎　殺鉤弋夫人趙氏欲立其子而殺其母者始此非聖人防微之道也異時拓跋氏竟以此爲家法矣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有置牸馬歲課息始有種馬　莊熊羆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　立弗爲皇太子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受遺詔始此終漢世惟宣帝及昭烈之末行之

補遺

司馬相如從上至上林進諫獵書諫獵始此　蘇武別李陵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云云此五言詩之始　武帝爲柏梁臺成詔羣臣

爲七言詩人各一語此七言詩之始　蘇武自單于歸命爲典屬國此典屬國官之始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尺一之用始此

考古原始卷之三

趙　鉞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漢昭帝

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貸民種食始此此古春補秋助之政　男子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叱吏縛之詐稱衛太子始此大臣定疑難當法不疑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詔問疾苦始此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使臣全節而還始此後唐之鄭元素李德明不及矣　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徵士始此賜帛始此然徵之遠而待之薄矣　腰斬廷尉王平等腰斬始此

此尾錯綜大劉屈氂成方遂皆腰斬綱目皆不書獨書此者見霍光之專也　追尊李夫人爲孝武皇后此尊夫人爲皇后之始　追尊帝生母趙氏爲皇太后此生母爲皇后之始　遣使祀鳳凰祀鳳凰始此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立其弟更名其國爲鄯善誘殺諸侯之事實始此案此以天朝行盜賊事也　築遼東玄菟城遼東城始此　城必關要而後晉內城晉京都外城皆關塞晉漢長安吳武昌代盛樂平城燕京始燕燕龍城夏統萬齊建康吳越杭州孟知祥成都周大梁南唐金陵晉都城也衍都城雖外郭必審晉漢受降玄菟吳孫須魏九城齊欒關唐應龍奉天原州鹽州三城唐德勝晉潞州周李晏口皆關塞也　封后父上官安爲桑樂侯后父封侯始此　罷榷酤官猶令民自占租稅

民洒始此然罷其官仍隱度民所賣多寡而取其稅 置金城郡河湟等八州地始此 霍光廢其君昌邑昌邑此後世人臣廢立之始伊尹放太甲後光之心亦無他然不先審昌邑之爲人率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無知人之明之過也

漢宣帝

追謚帝太父故太子據曰戾太子 母曰戾夫人 父曰悼考 母曰悼后 置園邑自外入繼正統者追謚其本生祖父母父母始此 初置屯衛屯衛始此 膠東相王成勞來流民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或謂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故俗吏多爲虛名云此僞加蒙賞之始 丞相賢致仕丞相致仕自此始 置廷尉平廷尉平始此 鄭吉擊破車師因田其地此屯田之始 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推恩外祖母始此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由使得送終葬其子道親喪勿由始此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親屬得相容隱始此 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課殿最（瘐音愈以獄中受飢寒死也） 嚴瘐死之禁始此 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以政事補親民官始此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遺歸賜金遺歸始此 前丞相賢致仕猶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二疏方强仕君亦勇於請老如此 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勿坐八十以上始定於此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錄功臣後始此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賜以天子葬具賜大子葬具始此亦名器之不慎也

帝始五日一聽事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耿壽昌白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與民漁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 齋居決事稱齋居始見於此 帝更名詢天子更名始此 張賀昔爲掖庭令收養皇曾孫恩甚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 爲悼考立廟後之入繼者爲本生父立廟始此 馮奉世矯制發諸國兵以破莎車王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爲列侯錄阿保功始此 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甲乙科始見於此 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贓不稱職終無所案驗後人遂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始此 詔王褒等侍太子朝夕讀書侍讀始此 西羌反募佽飛射士爲奇應募宜受上賞召募始此 遣趙充國擊先零叛羌充國圖上金城方略便宜十二事 詔充國留屯田後振旅而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上方略便宜始此金城屬國始此 益小吏俸增俸始此勸廉也 左遷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左遷始見於此 春二月甘露降京師甘露降始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後遣大臣行邊始於此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託病去位始見於此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西河北地屬國始此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常平倉積貯始此穀賤則增賈而糴穀貴則減賈而糶故爲常平 畫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功臣像始此麒麟閣蕭何造 詔諸儒講五

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帝講五經始此後惟章帝建初中行之石渠閣亦蕭何造以藏入關所得秦圖書者　以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宦官典樞機始此宣帝開三大釁此其一也　自鄭吉破車師後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始此　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三代後太子行冠禮始見於此　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被殺以犯忌殺言者始此此又開一釁也　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因災異舉士之始　以故許后季父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肯任外戚始此自此以後司馬將軍之任專任外戚遂終漢世此又開一釁也　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匈奴呼韓邪單于

稱臣遣弟入侍北狄稱臣入侍始見於此　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朋友之服始自大戴　于定國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號于公祠生祠始此此民所公立者非諂道要之也　帝召太子太子進以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故至城門乃得度因著令太子得絕馳道太子得絕馳道始此

漢元帝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作陵儉樸始此可為後世法　韋玄成議毀主瘞于園寢毀主始見于此魏議應埋太廟兩階間後議祧主藏于石室禘祫迺祭　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大疫始見于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救災之政僅宣帝與此耳　下陳咸獄髡為城旦城旦始見于此　罷延壽宮衛分就農罷宮衛歸農始此亦僅此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舉敦樸始此後順帝再行之　陳湯甘延壽矯制擊匈奴單于斬之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矯制成功封侯始此　貢禹議古無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之歲即出口錢至有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男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行之童子七歲出口錢自此始

漢成帝

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此拜江總河之始　沛郡鐵官冶鐵飛鐵飛始此亦僅此金失性也終綱目一而已　求遺書求遺書始此終綱目凡四　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為鬼薪鬼薪始見于此鬼薪者取薪

於山以給宗廟也　故槐里令朱雲請斬佞臣張禹攀殿檻檻折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殿中缺檻始此後世因之　帝專任王鳳策免大司馬許嘉此策免大臣之始　置尚書曹五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三公曹也王鳳欲專內外政始罷中書謁者令其所掌尚書事而增置尚書五員以士人為之尚書分曹始此尚書始于秦武帝置四人至是增一人為五不用宦者而用士人然其意則以奪中書之權耳　韋玄成佯狂讓封其兄讓爵始此　令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賜告不得歸始此自馮野王始也漢律二千石有賜告有予告予告者法所當得賜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歸家理疾至是禁之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先書於竹後繕寫以素

命儒臣校書始此中秘書始見于此竹素之稱亦始此　班斿爲右曹
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進讀羣書上輒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此賜書
所出始　定陶王康來朝遣還國此奸臣謀遣親王之始人君未有繼
嗣留親王於京師以待皇嗣之生此根本之慮也遣之則奸臣之計行
矣　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婕妤父封侯始此　立從子定陶王
欣爲皇太子立兄弟之子爲嗣始此　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相爲三
公三公變官始此淸按三公自虞夏已有之漢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爲三公至是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並大司馬丞相爲三公哀帝時又
罷丞相置大司徒並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嗚呼太尉兵官也御史大
夫法官也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也乃以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名

不正矣　罷刺史置州牧此州牧所由始也　師丹上書請限民田始
有限田之議此善政也惜不果行　帝校獵長楊館射熊館校獵之縱
始此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爲闌校遮禽獸而獵取之也　於大行位前
拜孔光爲丞相柩前拜爵始此　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後世
士子丁父母憂始此

漢哀帝

罷樂府官樂府官始罷　詔劉秀典領五經秀即歆更名上令歆卒其
父業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又分九流詳考古籍總部與五經始此
罷官織綺繡禁淫巧始此後章帝晉武帝唐文宗有之　出宮人免官
奴婢出宮人始此綱目書此凡九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定不毀廟

始此　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帝太太
后帝太后之稱始此亦僭此　詔罷改元易號事夏賀良等伏誅罷改
元始此抑左道也然究改爲元壽矣　賜董賢爵關內侯王嘉賈延力
爭之嬖倖封侯始此　諫大夫鮑宣上書言民有七亡七死請罷董
賢用傅喜何武特書諫大夫上書始此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于孝
元陵此以妾母合葬大君之始　成都侯王商位特進特進始此位在
三公下　下司隸鮑宣獄太學諸生守闕上書救之此太學生上書之
始　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浮屠經此佛書入中國之始　李尋有五經
六緯之說讖緯始此

漢平帝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三代後百官總己以聽
始此　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高后以后配天始此莽以此媚太后
也後女后有親祀南郊者祖此　莽欲悅太后諷單于遣女入侍太皇
太后所遣乃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也匈奴遣女入侍始此　劉歆移太
常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後世文移始此　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諡先師始此　莽以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言賜號義成夫人女子
通經學百家始此夫人封號始此　莽諷吏民上書頌德前後共四十
八萬七千餘人莽自加九錫此後世權臣受九錫之始九錫者一車馬
二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莽發
故太后傅丁二塚取其璽綬發冢始此　謝囂承莽意奏丹書有文曰

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說始此　郡國縣鄉皆置學官學官之設始此　莽殺其子宇窮治誅殺數百人殺子窮治其黨者始此　北海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歸挂冠始此　起辟雍靈臺明堂後建辟雍始此　置西海郡西海郡始此　置宗師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置師教宗室始此　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居攝踐阼始此前此周公攝政未嘗踐阼也禮記踐阼之說僞託也

漢孺子嬰　附王莽

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倡義討賊臣始此不以敗而不予也　莽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自居攝至傳首錢貨

凡四變造貨始此錢法之變未有如莽世之亟者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口不盈八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其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古制度王田始此奴婢之禁亦始此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用劉歆言行周官泉府之制五均始此　莽大夫楊雄作法言卒章稱莽功德又作劇秦美新之文後因劉棻連及投天祿閣下死才人失守媚賊亡身者始此　飛蝗蔽天蝗蔽天始此　漢宗室劉演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漢室正統起兵復宗室始此　衆共誅莽節解臠分之傳首詣宛篡賊其敗身致臠分者始此

漢帝立

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漢官始復

漢光武帝

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此帝以於人之始書以稱帝者見以於人也綱目書以稱帝者五　以讖用王梁爲大司空人君以讖用人之始　盧芳詐稱漢宗室匈奴迎立以爲漢帝北狄立中國人爲君始見於此　初起太學武帝雖置博士而史不明言其爲太學後世立太學其名始見於此　帝視太學此後世人君視學之始　立親廟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張純朱浮議除之四親廟始此　帝欲立陰貴人爲后陰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此讓立皇后之始陰麗華賢矣哉　馮異大破赤眉得傳國璽綬傳國璽始見於此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識眞主始此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徵至不屈始此諫議大夫始此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爲嚴　并省縣國減損吏員省縣減吏之始　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封事不言聖始此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邊吏便宜行事始此不獨知兵且不貪功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三代後却異味始此　交阯麊泠雒將女子徵側徵貳反自立爲王女子作亂始此　馬援征交阯斬徵側徵貳於嶠南立銅柱爲漢極界銅柱始此　遣馬援擊五溪蠻五溪在辰州界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槃瓠子孫所居五溪蠻始見於此　宣布圖讖於天下布圖讖始此　徵嚴光至帝親臨所館視之親臨處士館

始此　詔許盜相斬除罪盜相斬免罪始此後世自首者貸之　廢皇
郭氏太子彊廢爲東海王後以母廢太子始此　征伐四方置督軍御
史御史監軍始此　改常侍曹爲吏部曹吏部始此　南郡獻銅鼓有
銘來自駱越詔置宣德殿門銅鼓始此　鮮卑慈遼東鮮卑始見於此
夏四月改元歲中改元者始此前此改元俱在歲首　賜莎車王賢
西域都護印綬賜外國印始此　九眞徼外蠻夷張游率種人內屬九
眞內屬之始　交趾牧率七郡太守遣使入貢交趾入貢始此　賜莎
車王諡蠻夷有諡始此　東夷倭奴國入貢此倭奴貢中國之始

漢明帝

春正月帝朝原陵此後世上陵之始　臨辟雍行大射禮後世行大射
禮始此　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
身賜榮爵關內侯後世行養老禮始此　日食詔群司極言後以示乃
官求極言且以所上示衆始此　令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郡國行鄉
飲始此　皇太后陰氏崩上其諡曰光烈后有諡始此曰光仍用帝諡
也後世用四字二字始不用其主君之諡而專稱之矣　詔司隷刺史
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其祿秩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每歲各一人與計
偕上此後世部使者考察屬官之始　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子號四姓小侯立學置五經師以授其業此爲戚姓立學之始　匈奴
遣子入學此文教被匈奴之始　召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始有侍講而
未嘗名官　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祠故臣始見於此　哀牢王
柳貌率其民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內附始此今金齒地
修汴渠隄遣王景王吳修自滎陽至千乘海口謂之金堤後世修隄
始此金隄始此　帝至魯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孔
宅始此　竇固北伐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取伊吾廬
地始此　班超使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
至是復通好西域復通始此　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白狼槃木等入貢始此　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官戊己校尉始
於此　帝奉太后如章陵幸太后出幸始此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
賜以三公服後世旌異政始見於此　西域浮屠法入中國此佛法入
中國之始　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來止鴻臚寺遂取寺爲名創置

白馬寺此僧寺之始　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中國正月望日謂之大
神變帝令燒燭表佛法大明此放燈之始或曰漢武祭五畤通夜設燎
　永平摩騰首譯四十二章經佛經始此後魏晉南北朝宋皆有翻經
館實始於漢一云成帝時秦景已傳浮屠經載前　幸洛陽獄錄出囚
千餘人幸獄始此亦不再見　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恐廢農桑不拘
此忌反支日亦受章奏始此　北[illegible][illegible]求合市許之外夷合市始此此
特免其入寇非安攘至計也　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觀和鹿鳴始見于此　始置中官員數中常
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宦者有員數始此後世有職名者數千可慨　帝
自謙抑遺詔不立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不立寢廟始此

漢章帝

詔議貢舉法韋彪議宜以才行爲先其要歸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擧皆得人矣上納之吏治先大吏始此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蘭臺學圖籍秘書者蘭臺始見于此傳 以直諫得之太學生言事得用始此 賜千義鄉均穀各千斛以旌其行賜穀始此 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賜胎養穀始此漢初書令民產子復勿事此爲述先事矣 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育嬰孩始此 禁治獄慘酷者寬獄始此 詔曹褒定漢禮按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撰次之曹褒漢禮始此褒準舊禮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制度凡百五十篇 令班固賈逵傅毅作連珠連珠自楊雄已有之受詔作之則自此始 東巡守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祀先代帝王始此 臨鄭均宅賜均以尚書祿幸大臣家始此 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令至後不決囚始此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是有杜伯度擅譽寔皆稱工焉工草書始此自科斗而大篆小篆隸書至是凡數變

漢和帝

龜茲始遣溫宿諸國來降龜茲諸國始見此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賞其誅竇憲功也此東漢宦者預政之始 封宦者鄭衆爲侯宦者封侯始此 帝幸東觀名見諸儒相難數事帝善曾丕說賜衣冠丕因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者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有遺專門名家之說始此 詔幽并涼州諸邊郡戶口十萬以上者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邊郡舉孝廉始此歲一人至三歲一人何其慎也

漢殤帝

太后以兄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此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殊禮特加始此終綱目凡十 罷祀官不在禮典者時太后不好淫祀罷淫祀始此 雨水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實覈災傷始此 罷魚龍曼延戲罷戲始此終綱目凡四 詔舉隱逸選博士舉隱逸始此此三代之風也綱目惟此與宋時再書而已

漢安帝

太后親錄囚徒辨枉罪時方旱澍雨大降親錄囚始此重民命也 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太后率命婦謁廟始此亦創見也 災異策免三公徐防尹勤等三公以災異免始此東漢事歸臺閣權移宦戚三公備員而已反受策讓之咎不亦誣乎 大飢人相食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減元日樂車以荅災患始此 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虞詡力爭有三不可棄議乃止建議堅守邊地者始此 日南郡地坼長百餘里地坼始此 以蔡倫爲侍中不拜不拜官始此終此惟劉栖楚周瑛二人而已 封王聖爲野王君封乳母始此順帝之封宋娥祖此也 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幸尉府始見此幾於君臣爲謔矣 初

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後復斷之聽行三年喪始此自文帝短喪以日易月景帝遵之自後大臣有喪不得終制至是司徒劉愷以爲言始詔聽之奈何復斷之也　楊震作樊豐等而飲酖死及帝崩北鄉侯薨後乃改葬震祠以中牢改葬忠良始此後韋玄貞亦得改葬焉嗚呼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蕃逆水敗而後祀魏徵禄山反而後祭張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漢順帝

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三公尚書得入奏事始此　初令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宦者養子始此古用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又得養子襲爵何若專用士人哉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孝

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家法文吏試箋奏限年之法始此然限之年而且試家法課箋奏非舉孝廉之初意矣　漢初改黔中郡爲武陵郡歲令大口輸布一疋小口二丈名賨布至是武陵太守請增租賦其冬遂叛利臣激變始此　賜宦者孫程謚宦官有謚始此　增孝廉爲四科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又增孝悌從政爲四孝悌但爲四科之一耳孝廉爲虛名始此　蔡倫與尚方作帋用故麻名麻帋用木皮名穀帋用故魚網名網帋紙始此視竹簡縑帛儉矣後有天關剡藤之嘆奈何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後世武舉始肇于此

漢質帝

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太學生課試拜官始此自是游學增至三萬餘生黨禍兆矣

漢桓帝

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皆爲列侯以定策功論封始見于此　尚書張陵劾大將軍梁冀罪詔以俸贖罰俸贖罪始此　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後復行三年喪始此惜其止於刺史二千石耳況未幾而復斷之乎　初斂田畝稅錢斂田畝稅始此後世遂効之無藝矣　詔舉至孝時有所舉荀爽對策舉至孝始此　夏四月河水清河清始此自此至高齊再清果爲祥邪　初置秘書監官掌圖書秘記秘書官始此即中書之任也後或省或設或曰蘭臺或曰麟臺皆此官也　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宦者攬大權始此前此非勳戚不授此

此職也　減百官俸減俸始此　賣關內侯以下爵鬻爵之濫至此始極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用郊天樂後世躋老子於上帝始此　宦者使牢脩上書訟司隸校尉李膺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下膺于獄逮捕其黨二百餘人遂策免太尉陳蕃朋黨之名始此而黨錮之禍流及後世矣　赦黨人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禁錮終身始此

漢靈帝

立選用三互法凡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三互法始此　置鴻都門學以處諸生之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辭賦書篆之學始此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碑始立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刻石五經始此隸書

苟趨衛鳥旄諸徒隸也　侍中寺雌雞化雄物異雌化雄始此在侍中寺主閤豎用事之徵　封中常侍呂強爲鄉侯不受宦者清忠辭寵始此後宦黨謀殺之　調郡國馬謂馬始此　講武平樂觀以黃巾賊復起也後世講武始此然賊起而講武京師備疎矣　列肆後宮宮中肆始此　凡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輸納常例始此　造萬金堂爲私藏宮中私藏始此　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外拜三公始此

漢獻帝

郭汜樊稠並自開府如三公開府之名始此　董卓令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啓事然後得行啓事始此　袁紹戰罷幅巾渡河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始見于此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三國吳氏之始　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嗣是爲豫州刺史兼徐州三國照烈帝始此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三國曹操始此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名始此

補遺

元帝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業貧民以田苑始此後章帝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租此　順帝以李固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始此　獻帝時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亡國之君猶存孝思者始此亦僅此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洪被圍時掘鼠煮筋角後無可食止內廚有米三升煮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洪猶瞋目數紹罪遂遇害其同邑陳容與同死焉漢末後嬰城死節者始此同邑相死者始此　孫策將殺功曹魏騰策母吳夫人倚井力救曰汝今日殺魏功曹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耳策大驚釋之國母力救賢良始此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劉岱擊之不克三國義師始此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議曰質一入則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乃止東吳鼎足始此　獻帝以執金吾當邵爲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始此　獻帝以伏完爲輔國將軍輔國將軍始此

續補

安帝時布衣黃憲卒布衣書卒始此後惟管寧亦書卒終綱目兩人而已　後漢書載安帝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犯土禁忌始此　前漢烏曹作磚此造磚之始

三國

劉備三顧諸葛亮于隆中後世親訪處士始此亦僅此　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募民屯田始此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治中始見于此　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丞相有副始此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衆張道陵鬼道教衆始此魯道陵之孫　丹陽郡吏殺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女子壯志討讎始

見于此　曹操因匈奴來朝留于鄴分五部散居汾晉問壽叉從武都氏于扶風天水晉夷狄亂華之禍始此　曹操始遣大將督軍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魏因置諸軍都督事都督之名始此　有星孛於五諸侯天象見於諸侯始此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　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此自進高位之始王莽升宰衡令猶上出操則自進之耳　劉備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軍師始見於此　魏立法自今宦者不得過諸署令作策藏之石室損宦官權僅見於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九品中正始此用陳群之言也　獻帝遣使持節奉璽綬禪位於魏魏王丕上書三讓遂築立國號魏此權奸逼君禪國之始　魏王丕禁錮宗室不許朝覲通往來禁絕宗藩始見于此　詔

亮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行丞相事之名始此　鍾繇爲行書法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入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謂之草行行草書始此書法至此凡六變　魏初立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公封以漸降級始此然亦虛封不食租也　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也以主壻拜駙馬都尉駙馬都尉始此後因之初漢武置駙馬都尉掌御馬監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諸公子孫任之至是爲尚公主者專名　魏置著作郎著作郎始此東漢皆以他官假著作之名今始專官隸中書省　魏置律博士後世非五經而置博士始此　魏置度支尚書度支始此　魏鑄二銅人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後稱翁仲始此　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後繼統之說所由

始　魏主叡自制爲烈祖廟不毀生前豫自尊崇始此　漢中王即皇帝位書正統始此孫曹則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矣　魏除貢士限年法除限年法始此　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禁外戚輔政始此時卞太后見外親不假以顏色故有此令此魏法之良者不可沒也　魏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陳戒口占始此　九月應丞癸皇女亡侍郎范寧奏禮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於是使三公行事以小喪廢祭始此　魏司馬懿殺楚王曹彪等遂置諸王於鄴後世禁錮諸王始見於此　魏晉十一月長至方國百僚行賀禮長至慶賀始此此禮不見經傳惟晉禮志有之　吳孫休即位戶部尚書讀奏戶部官名始見於此　丞相亮北伐云云魏寇漢中云云尊漢寇魏始此　丞相亮推演

兵法作八陣圖及卒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八陣圖始此八陣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浦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凡六十四陣詳兵制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好尚於郤正光曰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太子讀書法始此　吳鑄當千大錢後罷之鑄極大錢始此　竹林七賢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名士曠達風流始此　吳孫權使康僧求舍利既得即爲造塔中國造塔之始　僕射胄馥沒于寇嫡孫伯不得葬庇招魂殯葬招魂之義始此　鄧艾破蜀至綿竹將軍諸葛瞻及其子尚死之世臣父子死國難始此孔明有子矣　艾至成都

皇子北地王諶死之。皇子死社稷始此。照烈有孫矣。

考古原始卷之三終

考古原始卷之四

進　鈇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

晉武帝（附十六國後諸帝時同入）

晉置鮮卑降者于雍。鮮卑亂華始此。此亂華五種之一。　晉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南涼始此。　晉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通事官名始此。　晉除郊祀五帝座。從王肅議也。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有五耳。自今明堂南郊宜除此座。從之。　晉初立國子學。置祭酒。此國子祭酒之始。　焚雉頭裘。不受異物始此。後遂有焚文錦者。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此都專令史之始。　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匈奴亂華始此。此亦五種之一。　作樂辭。舞之有辭。自晉始。舞與歌相應。自六代之舞至于漢。並不著辭。至此始有辭云。　晉禁星氣讖緯之學。禁曲學始此。　索頭拓跋力微遣子入貢。先曾遣其質子還國。今復至焉。北魏始見于此。力微即北魏神元帝也。　晉選公卿及良家女入宮。禁天下嫁娶。選女入宮始此。　晉鉅平侯羊祜卒。南州民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皆流涕。謂之墮淚碑。為鎮將罷市巷哭始此。去思遺愛碑始此。　初置司州。以司隸所統郡置之。凡州十九。郡縣百七十三。置司州始此。　武帝七年八年九年俱正月朔日食。日食正旦頻見三年始此。亦僅此。　慕容涉歸寇昌黎。前燕始見於此。此亦亂華五種之一。不獨慕容氏

鮮拓跋禿髮乞伏之類皆鮮卑也晉中原大半爲夷居矣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貪暴成習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燕復胥土而爲戰爭之塲者幾二百年嗚呼爲國家遠慮者可鑒也已 除祭酒曹志等名除名始此 陸機爲浚儀令去官百姓思之圖其像配食縣社留像始此 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立太子廟始此

晉惠帝 懷帝 愍帝

不踰年改元新喪立后踰月而禫而行賞樂位忘哀始此 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旋弑之婦廢弑其姑始此 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五星經天僅始此 江統著徙戎論慮戎始此 八王相樹兵宗室自相魚肉始此 成都王穎擊趙王倫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復位始此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暠交亦名遐求解職以避之詔許換官同名議避始此 以張軌爲涼州刺史前涼始此 巴氐李特據廣漢取成都李氏據成都始此 鮮卑宇文部圍棘城宇文周之先始此 司馬顒表穎爲皇太弟始有皇太弟之名 劉淵自稱漢王此北狄稱王諸夏之始 羯石勒陷鄴後趙始此五種亂華之一

晉江統議授官與本名同及官位犯祖諱宜改避官位始見於此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叉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帝特原之上書避諱始見於此 劉淵僭號蒲子國稱帝

此匈奴稱帝諸夏之始 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苻秦始此亂華五種此又其一 劉聰兵陷洛陽弑太子擄諸王焚宮廟劉曜逼羊后遷晉王熾于平陽聰稱熾爲光祿大夫平阿公天王爲外夷所執始此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後秦始此亂華五種此又其一 涼州牧西平公張軌遣兵入衛張寔遣兵入援入衛入援始此父子世篤忠義僅張氏耳 荀崧都督荆州杜曾圍之崧兵少食盡有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襄城石覽求援又求救於周訪崧遂得全此少女子帥師救父之始然亦僅矣 劉聰辱愍帝使帝青衣行酒又辱愍帝使之行酒又使執蓋辛賓大哭死之此天子辱極之始聰固奇兇然二帝亦喪心肝矣 吐谷渾姓慕容氏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之吐延有勇羌胡畏之後世以其王父字爲氏遂號其國曰吐谷渾此吐谷渾國之始稍按趙氏以爲多男之始非也陳氏田常付有子七十餘人矣詳史記

晉元帝

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此日行大變之始此豈復旦時耶 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郡君此天子尊親以道之始自冀文尊薄太后後世遂襲爲常典晉明此舉洵約乎情合乎義矣 劉曜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爲后皇后下匹非類始此羊氏爲惡后三廢三復矣是又爲曜后視蔡毛氏當愧死矣 王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丞死之時王濟桓雄晉佐翰階從事武延毁服爲僮從丞不離左右丞遇害階延葬之而後去

恆雄長沙人此同官不相背之始 清按明末長沙推官蔡道憲守城殉
節類此 孫文上言支子不應祭以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況天子
乎宜加議罪奪宗之議始此

晉成帝

初稅田畝三升後哀帝時始詔除度田收租之制田畝三升起科始此
納后羣臣畢賀賀立后始此 石虎始聽民爲佾此中國人爲僧之
始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耳至虎敬事胡僧佛圖澄國人化之
始有削髮者 趙石勒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防石虎之變也此太
子央事之始 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偏安立國略能振起始此
立太學後殷浩以軍興罷遣生徒學校乃廢江左學校始此惜其罷遣

生徒耳 詔正土斷白籍士斷始此土斷欲流移附籍也

晉穆帝

殷浩以罪免爲庶人徙信安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處士書空始此
二月太白入東井東井秦分也太白變始此 秦王堅臨太學考第諸
生經義每月一至氐子校經義始此月課始此

晉孝武帝

秦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疾少瘳爲
之赦殊死以下人君爲臣祈禱始此亦僅矣 王猛疾篤疏曰晉雖僻
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仕夷而慮於
中國始此 秦禁老莊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讖學始絕於此 褚太后三臨朝再歸政焉稱制知節始此賢矣 立
佛精舍於內殿宮中事佛始此 秦呂光大破龜茲入據其城後還據
涼州殺刺史梁熙代之後涼始此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分其地爲十
二郡西秦始此 拓跋珪復立爲代王尋改稱魏北魏始此 後秦王
萇破秦王登登后毛氏帥兵力戰被執罵萇而死之皇后死節始此秦
世氏耳綱目書死節者三王苑徐嵩毛氏也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
兗州孔子廟不報孔子廟始見於此 禿髮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
同祖後從河西呂光拜烏孤河西都統烏孤從都廉川後攻涼取金城
南涼始此

晉安帝

涼沮渠蒙遜叛據臨松據金山北涼始此 魏給新徙民田及牛給新
徙民田牛始此 魏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大索書籍
魏尚文教始此綱目書之責晉之罷遣生徒不修孔廟也 燕除公侯
金帛贖罪法令立功以自贖贓罪圖功始此 柔然社崙據漠北自稱
可汗此北狄稱可汗之始前此追封耳時柔然奪高車之地居之西至
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屬焉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師羣臣及沙門聽講此君臣聽講佛法之始侏離之書自是大布矣
贏循遺劉裕以益智粽裕報之以續命湯此以藥物寓諷之始 西涼
公李暠徙都酒泉西涼始此 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後稱皇帝夏
始此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此民助軍食之始可謂效順矣

魏置六部大人以天地四方爲號六部大人始此

補遺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鼻陶杞鄫之祀相各立廟詔從之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始於此議　聽氏劉岐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爲尼中國婦女爲尼始此　北魏置僊人博士僊人博士始此　燕慕容垂立于中山復稱燕後燕始此　晉琅琊王妃敬后前薨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改神主始此　晉懷帝蒙塵崩于平陽梓宮未返元帝立廟時入主大廟修祭祀之禮遷辦未毀入廟始此　晉華恒議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兄弟相繼藏主室始議於此　晉康

帝諱岳與五岳同諱請改議避山川之諱始見於此　後趙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口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宥自石季龍始鳳詔之稱亦始此　晉制以角爲巾形如帢而橫著之尊卑共服角巾始此　自渡江後凡民間買賣一切有文券者價一萬輸四百入官此牙契投稅之始　漢主聰立三后立三后始此後周宣帝竟立五后矣

補遺

曹魏毋丘儉起兵討司馬師敗死儉孫女適劉氏坐繫司隷主簿程咸議曰男不遇罪於他族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矜弱女均法制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魏朝從之遂

著爲令

南北朝元魏入附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後世因郊肆赦始此裴子野曰郊祀修歲事也赦有罪何哉　宋初置貴妃位比相國始有貴妃之號　魏立子齊爲太子監國書監國名始此終綱目凡七　魏始封其臣爲王王爵之濫自此始　宋置太子侍講太子侍講之名始此　宋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錢載年號始此　魏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道家之法始盛於此邱氏曰道家源出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校受於民間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

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册藥之技所由起也又言親得老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于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起壇宇奉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附弘景道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而其教遂大行與儒釋並爲三

綱目自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元明帝泰常八年後於魏主及諸國主自是不名無正統也據晉未亡以前皆名此綱目惜正統之始　魏主燾置以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兼長秋卿監典後宮

出入卧内給年百有七而精爽不衰兼信任甚篤至一百一十歲乃遜歸老有大事則遣騎訪焉又越十年乃卒此一百二十歲老臣之始然亦僅矣此等與人中國自周畢公後未之聞矣　宋文帝將燕宿女子化爲男女化男始見此　宋文帝親臨聽訟自是每歲三訊親行三訊始此　晉徵士陶潛卒徵士書卒始此潛卒於宋而書晉潛心也[illegible]終綱目一人而已　宋以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黄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始此　宋立玄史文儒四學四學之制始此而儒乃處其末　魏稱太平眞君元年四字紀元始此　魏詔吏民得告守令非吏民訟守令始此自此下持其上矣嗚呼何如愼擇其人也　魏明帝置淑妃加比三司始有淑妃之號　魏令公卿

子弟皆入太學公卿子弟皆入太學始此　宋行元嘉曆何承天以前此之曆合朔日月食不專在朔望乃撰新曆皆取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自是日食多在朔日矣日食在朔日始此承天曆始此　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滅佛教始此此等舉動大闢正道英哉　宋王義隆爲其太子劉劭所弑春秋以後書子弑父始此　魏增置内外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此寄耳目於群小之始魏元成其作俑者歟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僧謀不道始此　魏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郡學始此　魏征伐剋捷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傳知天下露布始此　宋鄱陽侯孟懷玉母封國夫人此夫人封國之始　宋制民歲輸布戸四疋民輸歲布始此此非古人里布比　宋作湘宫寺作寺始此　宋

始令沙門拜人主沙門拜人主始此前此有不臣者　魏作大像鑄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黄金六百斤作大像始此　魏龍門房之誅非謀反叛逆罪止及身後世罪人不孥始此　魏初禁宰牛馬宰牛馬之禁始此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宫先師之後始此　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婚偶民賤不許爲婚始此　契丹入附於魏契丹名始見於此　宋西羌未平東海王上錢二千萬助國諸王獻助始此　魏主伐蠕蠕蠕蠕柔然國柔然紇升蓋可汗出走魏追至涿邪山追逐柔然始此　魏擊高車降之因徙高車及柔然降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取其貢賦降高車而徙其民始此　宋謝靈運遊放爲有司所糾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遂徙

廣州後詔棄市以詩殺身始此　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揭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西域九國入貢始此不貢南朝而貢北魏亦始此　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高麗入貢始此漢武帝定朝鮮爲樂浪玄菟等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曹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至是乃入貢於北魏云　宋文帝鑄渾儀詔太史錢樂之鑄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渾儀始見於此及唐則三造之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始見於此　魏禁弘善沙門巫覡犯者門誅禁養沙門始此　魏罷舊俗所祀胡神崔浩請存其合祀典者五十七所除淫祀始此　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引經斷獄始此元魏好尚如

是豈復蒙古所爲也 魏破焉耆龜茲西域平平焉耆龜茲始此 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罪沒官從之男子十三以下免株連始此 宋武帝正月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太后觀禮後世親蠶始此漢文時但書詔具親桑禮儀耳 魏司徒崔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 魏主殺之夷其族此以謗書戮賊族之始 宋武帝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凡罪應重辟先上須報違者以殺人論刺史守宰興軍必須手詔施行惟邊外警內姦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後世人臣不敢專殺專兵自此始 袁粲以母憂去職三年之喪久廢而一守始此前此劉湛之以母憂去不得已耳後惟唐王叔文再書焉 齊制病囚診治之法醫治病囚始此 齊置婉

儀爲八十一御女始有婉儀之號 魏始禁同姓爲婚夷變瀆亂之俗始此 魏詔均田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戶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帝善之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夫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則還田均田始此 齊以太廟加薦麥味別祀于清溪故宅別室薦羹始此 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漢帝王陵寢始此 魏詔死刑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後世死罪留子養親之始 魏改姓元氏并改其臣從代來者姓此夷族冒中國姓之始元魏起漠北以九十九姓爲部落其姓以土俗至是悉改從中夏姓氏華夷不復辨矣 魏置三長定民戶籍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

長五里立黨長取鄉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後世準古法立里長始此 魏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後世優厚宗親始此時魏主賢明善政史不絕書 魏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祀於中書省此祀古聖於其墟之始亦特優祀尼父之始 魏主養老明堂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復古養老禮始此此中國所廢也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牲以太牢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祭往代忠良始此 魏詔三載考績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親臨朝堂進退之三等優劣始此

魏主謂陸叡曰人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衆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固欲移風易俗使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耳此北地興學變俗之始 魏主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此宜示德惠之始 魏封孔子後一人爲崇聖侯此封崇聖侯之始孝文諸政可觀南朝何不知魏 梁主衍欲定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三絃其絃用絲多寡有差又制十二笛長短有差又設十二鎛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架後世定雅樂始此亦未必遂合於古 梁斷郡縣獻奉斷郡縣獻奉始此 梁吉翂父爲姦吏所誣論死翂請代其父死梁主赦之請代父死始此 魏築九城于北邊將魏遷洛陽築邊城始備於此 魏御史中尉甄琛請罷鹽池之

禁從之罷鹽禁始此然亦僅矣 梁制尚書五都令史初用士流五都
者殿中都吏部都金部都左右戶都中兵都也舊皆用寒流爲之令史
用士流始復于此 梁免老小質作質作者質物相贅也緊其老幼而
令役作老小免質作始此 魏任城王澄奏請重鎭將之選廷尉袁翻
議邊鎭郡縣府佐統軍及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不拘職級
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將不能用保舉邊鎭官員始議于此 魏
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錢之薄小自此始私鑄之多亦自此始
魏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會元叉
亂事遂寢三字石經之頹落始此石經在洛陽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
書亮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之而銓衡之道

失矣洛陽令薛琡爭之不報後世資格用人自此始 魏人陳仲儒請
依京房律準以調八音謂準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因私考準當
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
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云云語詳樂制議律準始此此
與王朴作律準同惜不用耳 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養濟院始此
梁鑄鐵錢鐵錢始此後五代楚再行之 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
搜薦此察宗祖護之始 胡太后攝行祭事后行祭始此 梁建陵元
年八月大宴廣德殿秋宴始此 魏以軍功多自濫改勳緒稽考勳緒
始此 魏太后父胡國珍死追號太上秦公人臣追稱太上僅始此
魏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詔置銀官常令採鑄採銀礦官

始此 宋齊以來多以樗蒲頭戲酒骰子之制始此亦有盧氏六鶴齊
飛之變也 魏太后胡氏遊嵩高婦人遊山始此 魏初封司空征林
爲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 魏袁准正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
曰遠別也曰今之外内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
可況中外之親乎中表不可婚始議于此 魏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宦
者爲三公始此 魏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反元魏亂民始此 達磨
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少林寺傳惠可中國談禪始此 梁
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五鳳樓始此 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
令史主事令史始此隋去令史但曰主事 魏杜洛周反於上谷高歡
等從之北齊始此 梁象四時立十二卿諸卿始此古者天子諸侯皆

名執政大臣爲正卿自周以來始有九卿之號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
卿字後因之魏文各加少卿焉 梁主蕭衍捨身同泰寺天子捨身始
此 魏預徵六年租調後世預徵民租始此 魏爾朱榮以宇文泰爲
統軍宇文周始此 魏宇文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及
計帳戶籍之法始有文案程式 梁以中書舍人專掌中書詔誥中書
掌詔誥始此 魏初作府兵詳兵制部府兵制始此不始於唐也 魏
作九命之典改流外爲九秩宇文泰之制也後世敘九品始此 魏於
尚書置祠部曹祠曹始此 梁得佛舍利大赦舍利子始見于此 梁
三修淮堰十年中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勞費甚矣淮安堤堰
始此 魏太后胡氏就進毒弒其主翊母后弒其生子始此翊胡氏所

生也　梁處士陶弘景卒景屢詔不出朝有大事必諮之時謂山中宰相處士贈卒始此終綱目一人耳　魏大丞相宇文泰擢行臺郎令丞郎府佐且治公務晚就講肄行臺置學始此　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置紙筆求言始此然亦僅矣　魏遣使如突厥突厥世居金山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為突厥故以為國號姓阿史那氏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突厥之名號始見於此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歸葬武功宇文泰步送之酹酒言曰尚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慟哭不覺卮落於手酹酒告亡友始此　魏除宮刑漢文除肉刑魏猶用之至是乃除除宮刑始此綱目憫刑之政凡十書除　高歡知慕容紹宗之才而故不貴之以遺其

子使其貴顯之屈賢才以貽子孫始此後太宗委世勣於高宗祖此然如此則以私意斷恩而以利祿誘其臣矣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太守馮寶妻冼氏討敗之婦人討賊始此　魏王廢其后為尼此廢后為尼之始　魏鑄錢曰太和五銖後世以年號為錢文始此　魏始設游軍巡察坊巷後世坊巷設軍巡察盜賊始此　魏胡太后以其女弟為女侍中女侍中之名始此　北齊始立九等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九等戶始此損益麟趾格為之麟趾格者東魏孝靜帝集群臣於麟趾閣儀定法制也　羊侃之子鶤殺侯景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屍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與食焉九子在北齊皆殺之賊屍受殊死極刑始此較董卓屍尤甚快事

死君亦張寔謂何得傳國璽獻之于晉後為侯景所竊景敗郭元建得之歸之于齊傳國璽浮沉始此　梁中書郎殷不害失其母不害冒冰雪行哭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水漿不入口七日乃得之失母求母得母自孝子殷不害始　梁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四柱錢實始此

金城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于此齋選文選梁時始有齋名

北齊製印一鈕以木為之長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鈕下鑿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四字唯以印縫條印始此印縫始此　梁沈約屬辭比事徃徃成編為證古類事類書始此後自孔六帖等書效此　梁陳時丹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中書之官舊矣自魏晉梁陳時始立為省　沈約為四

聲音韻之學韻學始此　天竺梵學入中國為反切之法其學漸密切字自西域始　梁廣州軍亂參軍陳霸先討平之陳始此　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太子庶子之名始此　齊置文林館以待郎李德林領之排同判館事共撰修德殿御覽置館修書始此　陳主蒨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每夜刺閨宮中取外事分判者相續敢傳更鼓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投籤自驚始此　齊咸陽王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見聽來拜稅車至階然金不以為喜嘗戒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不倚外戚勉子勳勞始此然明月猶終不免可畏哉　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雕斲

之物並賜貧民後世倣以爲勝始此周高祖可法也 周獲九尾狐獻
其骨詔焚之不信瑞應始此白虎通曰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 周省
後宮妃嬪之數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而已減後宮不滿十
人始此綱目於周高祖每多予之 周令有司毋得糾赦前事唯侵庫
廐倉廩者雖赦免仍徵備如法不准告赦前事始此 周制十二丁兵
改八丁兵爲之率歲一月役十二丁兵始此 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
太子詹事之名始此 陳制春夏不斷死刑春夏禁刑始此 周宇文
護令百官執笏執笏爲禮始此古者用笏但以記遺忘耳 周始用士
人爲縣令魏末縣令多用厮役爲之也以士人爲縣令始此親民官始
重矣 周主初製袱幞服之其制以阜紗全幅向後襆髮仍爲四脚後

世襆頭始此三代之制自此遂不可復 周作乞寒胡戲大列妓樂潑
寒之戲始此此高祖之業衰矣 齊再築長城內又築重城秦後築長城
始此重城始此 周稅入市者人一錢稅入市錢始此 齊立昭儀穆
氏爲右后右后僅始此 隋文帝定服色始服黃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初置軍器監軍器局始此 隋初行新律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
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
十至五十又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
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柳杖大小咸有程式凡前代梟轘鞭法盡去之
矣自是法制遂定百代因之不改云後世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 隋
令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州郡省省仍不理聽詣闕伸訴小

民伸訴自下達上始此所闕始此 以沙門彥琮爲翻經館學士僧始
官學士爵甚 隋尚書六曹每曹置一員外郎員外郎始此 又設六
曹二十四司始有分司 隋分左右僕射分判吏禮兵民刑工六部六
部始見于此改度支爲民部都官爲刑部 隋以倉廩議備水旱詔
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衞置黎陽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
以給京師沿河置倉議始此 隋作義倉義倉始此 隋用蘇威議以
五百家爲里置里長人有爭訟之不聽後之甲長始此爲害反甚
隋頒歷于突厥頒朔外夷始此 隋開揚州山陽瀆山陽瀆始此
高涼女子洗氏世爲南越首領以功冊爲高涼郡夫人後冊譙國太
夫人清案明之秦良玉倣此太夫人封郡國始此 置九品品各有從

自太師至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官品有正有從自隋始
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始謂之視流內視流內
始此 置勳品九品自錄事及五省令史始謂之視流外視流外始此
隋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年老免役始此 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
國中國有回回人始此其國在玉門關外萬里國俗惟祀天不爲像
設至是始有創寺禮拜者金元以後更延爲教門矣 隋封功臣爲國
公始有國公之封 制工商不得仕進仕者工商始此 隋詔諸司論
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唐世滑刷不免鞭楚始此 隋鑄五銖錢輕重得
中錢法始定於此 周千金公主閼隋主立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於
沙鉢略爲周復讎突厥乃伐隋千金之稱始此嫁女後鐵始此竇氏奉

有同心矣。隋命州縣大索貌閱。帳内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防戶口容隱法始此。隋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爲輸籍法。輸課定簿始此。前燕魏復盆州牛租五年。隋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蠲國用民始此。隋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猫鬼蠱毒始見于此。置行宮十二所。行宮始此。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三奏之制始此。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通字仲淹。號文中子。文中子始見于此。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二成丁。婦人奴婢免課始此。國子監。置司業監丞。司業監丞始此。隋煬帝詔天下公除謂除服以從公事。不待終制也。服不終制始此。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貫離宮。造龍舟。邗溝穴開於此。龍舟始此。案春秋吳通邗溝。尚未大通舟楫也。始設進士科。進士科名始定於此。詔牛弘等。定衣冠之等。三四品通著紫。五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皂。服色之分始此。遣兵擊琉球。琉球始見于此。募民爲驍果。募民兵始此。置德妃賢妃。又置順儀順容爲九嬪。始有德妃順儀等之號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永濟渠始此。倭國入貢。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倭貢而無禮始此。赤土入貢。赤土始見于此。赤土南海中遠國也。俗極珍麗。禁民間兵器。禁兵器始此。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西海河源等郡始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浙西河始此。以唐公李淵爲弘化留守。唐始此。召江都境内寡婦處女集宮下。洽將士所取。以娶將士。從將士非夯攻匹始此。柴紹妻李氏。李淵女也。起兵應淵。女子起兵應父始此。淵不但子奇。女亦奇也。

補遺

宋主劉裕弒亡國之君晉恭帝于秣陵。弒亡國之君始此。後此易代將興。相殺戮。每夷滅勝國之宗支。而北齊之於元魏。隋之於北周。弒戮九株。豈天道之好還耶。宋明帝殺宋武帝之子二十八人。誅夷同氣宗室始此。侯景作胡牀。垂脚而坐。胡牀今稱交椅。胡牀始此。今頗便之。隋文帝仁壽初。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爲武元帝后斷屠。斷屠禁宰牲始此。

考古原始　卷之四

趙 鈛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唐高祖

初唐公遣使卑禮稱臣於突厥稱臣突厥始此 唐廢隋帝侑爲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錄勝國宗室始此 定均田法毎丁給田一頃篤疾廢疾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均田法始此 唐定租庸調法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毎丁入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庸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租庸調之制始此 唐改納言爲

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納言內史之名始易于此 唐祖老子立老子廟信妖人吉善行之言也誣祖始此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五銖之後此最可行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 置州縣鄉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聞州縣鄉皆立學始此蓋魏立郡學隋置州縣學更善 帝詔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綱目于視學變文書詔始此前史皆書曰幸此書詣者示崇聖之意也 唐初定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官屬及兩坊三寺十率府有京職事官有外職事官文散官二十八階武散官二十一階上柱國至武騎十二等爲勳官唐官制始此但以六卿爲三公且既有三公又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此皆與周官違謬處漢以來失之唐不能正也 初立州縣里閈各祀社稷各申祈報以洽鄉黨里閈立社稷始此 帝自稱太上皇 各官隨身佩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即古韋袋佩魚始此蓋以鯉爲李也武后改佩龜又取玄武之意 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自縣考試州長重覆考隨方入貢選士自州達京唐始行之 初設太醫局醫博士一人療民疾醫學始此得周官醫師之意 以楊恭仁檢校涼州諸軍事檢校之名始此 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都督府名始此

唐太宗

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

主之文武分選始此 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以他官參政始此 上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宿直講論自弘文館學士始但此學士尚是兼官耳 巂州獠反請討之上不許獠始見此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隨事任諫官始此 分天下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十道始此後世因分路分省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延見京官始此 詔收瘞隋末暴骸暴骸自漢高後始再收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正主僕之分始此 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

堯善其因求鷹而表論也賜書始此後又有帝鏡之賜　四夷君長詣
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中國至兼天可汗之名始此　用溫彥博策處
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分頡利地爲六州
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之戎狄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唐世
受戎狄之患始此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贖陷虜之民始此
議封建詔宗室勲賢立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其定等級以聞唐封
宗室始此時李百藥議用守令而顔師古以爲不可　開党項之地爲
十六州党項內屬者三十萬口党項地始開于此　春正月宴蠻夷酋
長于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七德九功舞始此宴外夷亦始此　直太
史李淳風造渾天黃道儀黃道儀始此前此但有赤道耳　赦死囚三

百九十八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至期皆自詣朝堂遂皆赦之囚不逃
死上赦死罪始此清按釋囚歸死事不獨太宗時爲之也元魏罽擣行
之於上州後王伽行之於齊州曹攄行於臨淄鍾離意行於棠邑呂元
膺行於蘄州謝方明行於江陵囚皆自歸誰謂梗不可感乎　以李靖
爲特進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名始此時靖罷命三日一
至中書平章國政　吐蕃遣使入貢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其王稱贊普
王族曰論官族曰尚時贊普棄宗弄讃雄有勇略四鄰畏之吐蕃通中
國始此　房玄齡等奏舊法兄弟異居不相蔭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
有蔭而止應配流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
祖孫兄弟緣坐配役之始　詔制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玄齡

等定議以孔子爲先聖顔回配饗孔子先聖顔回配饗始此　定枷杻
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刑具有定式始此　以南平公主嫁王
敬直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公主執婦道始此　頒氏族志時命高
士廉等集天下譜牒分爲九等氏族門地始此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
有才行者充之內職選才行始此　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爲黃門
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詔更定服制加高祖父母服齊
衰五月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　制御史法冠獬廌
冠始此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王珪與其妻就席受公主謁見公主
婦禮始此　制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之服亦曰朝服又省服五品
以上公事朔望謁見東宮之服亦曰公服始有朝服公服之別　帝御

崇政殿試進士拔名一一呼之面賜及第唱名唱名賜第始此　貞觀
中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遺卿飛白扇
二枚庶動淸風以增美德端午賜扇始此　定十道府兵之制凡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三百人爲團有校尉五十人爲
隊有正十人爲火有長騎射爲越騎餘爲步兵每季冬兵部簡其遠近
給番宿衛一月而更府兵始此三代後惟此得寓兵於農之意　命太
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陰陽書始定於此　魏王泰招士著括
括地志括地志始此　鄭公魏徵卒上登樓望哭親製碑文并爲
書石爲臣親製文書石始此　以太子太保蕭瑀房喬李世勣同中書
門下三品同三品之名始此考唐志以僕射爲尚書之長兼同侍中中

書令故謂之三品 帝還至營州自爲文祭戰亡士卒臨哭盡哀帝從
戰亡士卒始此 帝生日罷宴樂帝曰朕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
可得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
行下左右皆悲生日始見于此罷宴始此 結骨俟利發入朝結骨人
皆長大赤髮綠睛詔以爲都督結骨通中國始此 以宰相監修國史
宰相爲總裁始此 制文武官一品及國公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
母妻爲郡夫人四品母妻爲郡君五品母妻爲縣君散官同職事若勳
官四品母妻爲鄉君其母邑號皆太各視夫子之品其不因夫子加邑
號者稱其品夫人郡君母妻俱加邑號始此 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廝
下遞祭勿容私相教授試時巡綽始此 制要月與大駕先五輅行要

月與始此 吐蕃冠松州遣侯君集擊之吐蕃禍始此 制烏紗帽或
云晉時所製非冀善冠始此 帝視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增
築學舍增廣生員增廣生員之名始此 魏徵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
年之嫂育童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乃生也同于骨肉死則推而
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
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見之必冠孔伋哭之爲位嫂叔之服請從小
功嫂叔服始此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起復始見于此奪我匪藏
非禮也 改太子中舍人爲中允中允官名始此 封公侯無國土其
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分之戶戶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加實封始此
魏以前封而不食其邑但虛封耳 制取士之科由學館者曰生徒由

州縣者曰鄉貢鄉貢之名始此 制太子見三師儀太子見三師儀始
此然終未與古合也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實錄始此 制大
功之親不得聯職兄弟子姪不得同省而官始此 詔邊州別置經略
使經略使名始此此後招討使都統使皆原于此 制諸司相質問曰關
關移關始此 以勅勒諸部爲州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勅勒又名鐵
勒州府勅勒諸部始此此紫盧名受實禍之由也 改官名犯先帝諱
者避先帝諱始此 始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
弼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先儒從祀孔廟之始 同
紀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婆閏紀始見于此

唐高宗

始置員外同正官員外之名始此 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于牢山朱
邪之名始此 程知節討沙鉢羅沙鉢羅始見此 括州暴風海溢海
變始見于此 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爲一祭緯書六天之說始
廢於此神州之祭始併於此 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
表求援詔蘇定方伐之百濟降百濟新羅爽國名伐百濟援新羅始此
風海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由是無王十姓附於吐蕃吐
蕃禍始成於此海政之啓釁也 李勣拔高麗十七城高麗王降高麗
悉平分爲九都督府平高麗始此 定銓注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
量勞而擬官兵部武選以騎射及數馬射米試之身言書判翹關負米

之法始此此惟以身取之尤為失平趙文子體不勝衣張良貌若女子
遂可棄之乎　丐月跋勒蝌蚪來降丐月跋勒始見此　天后表請自
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服母三年始此古禮則父在厭降服母
齊衰期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之義也　劉仁軌大破新羅改封其長仁
問為臨海郡公破新羅始此　命弘文學士一人日待制武德殿西門
待制始此　詔衡山公主俟三年喪畢成婚公主終喪成婚始此　帝
命百官四夷朝后于蘭義門百官朝后始此唐禍成矣　勑京官五品
五日一叅太極殿視事仍朔望臨朝此五日起居之始　命內外命婦
入謁後世命婦朝后亦自此始　帝與后同聽政同后聽政始此　以
制勑用白紙多為蟲蛀令後尚書省頒下諸州諸縣並用黃紙勑用黃

自此始　制自公卿以下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告身之法始
此　武后置銅匭受密奏投匭始此　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梨園作
坊始此　詔皇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東宮
行平章事始此　詔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文武官每月送
籍報內門凡朝叅奏事出入者閱其數月一易之此門禁之始　立孫
重照為皇太孫太子在而立太孫始此　武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
總管討突厥以僧統兵僧始此　武后使舉人王山輝等並授試官初
試舉人官後稱試職始此

唐中宗　武后改元則

置內供奉武后置也內供奉始此　后賜群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
王樣巾子始此　天后祀先蠶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陪后祀先蠶始
此　英公李敬業起兵討武氏討武氏始此　武后垂拱元年綱目書
日帝在均州後每歲書帝在房州廢帝必書帝在始此　太后策貢士
於洛城殿後世進士殿試之始　后改國號曰周以豫王旦為皇嗣賜
姓武氏改置社稷宗廟后革國命易國姓僭始此　周安平王武攸緒
棄官隱嵩山買田耕種與民無異天派棄官歸隱始此綱目書一人而
已　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命婦與宴始此　許諫官御史
風聞言事此臺諫風聞言事之始　后策賢良詔李景諶糊名考覈令
舉貢發解告用日糊封彌封之制始此　后親試推武殿試始此　韋
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繒相緣以為常後不書名各出機巧花押

之巧始此　后從姚璹請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撰時政記始此
始設武舉武舉始此　勑天下僧尼隸祠部隸祠部者僧道之始
置檢校試攝知判等官知其官判其官始此　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
侯王柄臣多出其門與太平公主皆開府官屬甚濫降墨勑斜封授之
斜封墨勑官始此公主開府亦僅事也　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以宰相
女為齋娘皇后郊祀僅始此唐前惟元魏之胡后行之　張柬之等舉
兵討武氏之亂誅張昌宗易之帝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及周為唐
始此然上武后以尊號則謂夷胡氏謂當數其九罪而廢為庶人甚當
時齊季祀以武三思尚在為憂有去草不去根之喻可謂遠慮矣　韋
后請令喪出母三年從之喪出母三年始此謬甚　戸部奏天下戸口

之數周司民後戶口奏數始此綱目此後凡七書 遣使之汀淮賑生
贖生始此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曰
寇至當併力出戰安用守備生其退忽之心也築受降城始此 置修
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二人爲之修文學士始此專以學士名官始
此 上與韋后觀燈市里并宮女皆出遊上出觀燈始此宮女出遊僅
此 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工公等守歲始此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
韋氏誅其黨迎其父相王即位是爲睿宗迎立其父始此

一唐睿宗

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爲女官爲之造觀後改號金仙玉眞公主公主爲
女道士始此 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名始此 以薛訥爲幽州經略
節度大使節度使之名始此

唐玄宗

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愛養黎元之意縣令引見始此 置左右教坊以
置樂工宮女數百人謂之梨園弟子上自教之教坊始此 置侍讀官
以馬懷素褚無量等爲之更日侍讀行以師傅之禮侍讀之名始此
西域大食等八國請降張孝嵩之功也大食等國降始此 召新除縣
令試理人策縣令試策始此李育何益 制自今非的須秘密事皆令
群臣對仗奏聞對仗奏事始此 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後世
行鄉飲酒禮僅始此終綱月一舉而已 命僧一行更造太衍新歷綴
令齎造貢道遊儀使貢道交於李渺之間丙施白道月環較昔李淳風

所造爲僞大衍歷始此 制增太廟爲九室九廟始此古者天子七廟
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唐世中人專兵自此始 舊制六品
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至是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補官不奏擬
始此良法也 始用張說議募兵充宿衛不問色役旬日得精兵十三
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自此分矣府兵之廢始此兵農之分始此
置麗正書院以張說爲使書院始此 始置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
縣毋得役使後又更爲彍騎長從之兵始此府兵所以終不可復 作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
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
二木人每辰擊鐘每刻擊鼓水運渾天始此 命張說修五禮說奏今

之五禮貞觀與顯慶兩書不同或求折衷故有是詔修五禮始此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取士限數始此時
祭酒楊瑒爭之 楊瑒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惟取孤經絶句或
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然之帖試平文始此 上以八月五日生
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千秋節始此 勅以人
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
取禁銅鉛錫始此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旬休每十日賜
一休假也休假行樂始此教逸欲也 以詩書賜吐蕃吐蕃始有詩書
紇入貢以馬易茶以茶易馬始此 始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致祭
如先聖禮以古名將爲十哲配享右武好兵始此自此西北用兵南詔

裴度逆爲兆亂流爲藩鎮之禍至五代然後已焉　分天下爲十五道曰京畿內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各置采訪使十五道始此采訪使始此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設四倉運米數多就置大省轉運使始此河口四倉始此　置病坊以廩丐者病坊始此　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江以復父讐詔杖殺之不許刃讐始此　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與舅爲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並服袒免上勅舅母宜服緦麻時崔沔韋述以爲禮徇情爭之不從加舅母服始此　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獻書以格君始此　勅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時以左傳爲大經問義試經法始立于此　行和糴法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江淮運而關中蓄積羨溢此法西北久行之至是始推之東南行和糴始此　以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後世用紙錢代帛始此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里皆置學始此自是無地不有學矣　南詔爲烏蠻別種先有六詔莫能相一至南詔皮邏閣浸彊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册爲雲南王南詔始見于此雲南之禍亦始此　置龍武軍分羽林軍所置龍武軍始此　詔李衛林實撰玉牒一百一十卷玉牒始此　考功員外郎爲舉人詆訶上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知貢舉始此　上好羯鼓稱爲八音之領袖戎羯之樂始行于此　詔祀雨師與雷師同壇此後世祀雷之始　命黃幡綽撰拍

板拍板始此或云北齊已有之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三年一編造始此　舊儀以天子升降不當令人見請朔望臨朝索羽扇扇合上坐坐定去扇將退又索扇如初用羽扇始此　始祀九宮貴神祀九宮神始此　命畢建六人宣撫十道宣撫之名始此　置廣文館以鄭虔爲博士廣文博士官始此　勅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國公妻爲夫人妃與夫人始定於此　置玄學博士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曰道舉士官秩喬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玄學始此　令匠作大監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司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以御史理鹽政始此　制凡拜免時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宣麻始此　立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童子科始此　唐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始此　制僧尼令祠部給牒時以祿山之亂鬻此給用此後世度僧給牒之始　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追削剖棺始此　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加號謚始此後因之加多矣　羣臣請加尊號凡十二字加尊號十餘字始此　始封東鎮沂山爲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爲永興公西鎮吳山爲成德公中鎮霍山爲應聖公北鎮醫巫閭山爲廣寧公五嶽封公始此後加爲王此五嶽山與古異處　封河爲靈源公濟爲清源公江爲廣源公淮爲長源公四瀆封公始此　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廣利公西海廣潤公北海廣澤公四海封公始此書曰四瀆視侯此封公非古也　初置翰林院翰林院之名始此　以鄭王[illegible]

兵各遥領大都護諸王遥領外鎮始此　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始改顏回等立侍孔子者爲坐像設孔門弟子坐像始此古者祀神以尸後代以木主未有像也自佛入中國始鑄金爲像又有土木之偶焉孔子塑像不知始何時考開元中改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已有塑像此特改立爲坐耳其後又爲冕服以我之非禮也　張說罷朝元會聚朝儀臣始此　詔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在附貫貢舉重貫始此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孔子王禮弟子公侯伯始此但宣之爲義不過聖善周聞而已文之爲義亦未足以盡之何自漢平帝諡曰尼後後世遂之而未有改也　改州爲郡改刺史爲太守

太守始此　以壽王妃楊太真爲貴妃時太眞俱壽王已十年矣奪子年子婦爲妃僅始此較新臺河上之要尤爲無道故綱目再書冊壽王妃　初制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停上下魚書始此府兵於是廢盡矣　清河客少年李萼因祿山兵盛乃爲郡人乞師於顏眞卿眞卿與之語許之以兵五千借之克魏郡軍聲大振少年仗義請兵始此亦僅此　始封女華婉代國主國主之稱始此　詔祀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忠孝義烈始此　始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爲三場三場試士始此漢唐事出於昏亂之朝及丹居所刱所制者後世往往遵之亦以其人情所便故從者毋慚于改革也

補遺

貞觀之制御史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對仗讀彈文始此　太宗征遼以房玄齡留守京師留守始此綱目毋書留守重留任也　高宗封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老君封太上皇帝始此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睦族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對百忍圖始此後江州陳氏浦江鄭氏有焉　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推命之術始此其經本梵書也

唐肅宗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懲李林甫之壅蔽也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後又停口勅處分革權臣壅蔽之弊始此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外夷重義始此與吐蕃乘時侵盜者異矣　張巡許遠守睢陽羅雀掘鼠殺愛妾以食戰士無有叛者羅雀掘鼠殺愛妾以守城始此　廣平王淑郭子儀收復西京東京收復二京始此　李泌固請歸衡山勅郡縣爲之築室給三品料白衣宰相還山始此　甄濟蘇源明不屈祿山不受其官至是以濟爲秘書郎以源明知制誥令受賊官者列拜以愧之不受僞官而受拜受賞始此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贈顏眞卿司徒謚文忠眞卿死於後德宗時兄弟同以死節追謚始此　從王璵請立太一壇太一壇始此　平盧裨將李懷玉殺節度使王玄志之

子推僕希逸爲軍使從之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始此　李光弼辭將安
抱玉廢立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耻同賊姓始此　以
王思禮爲司空武德以來惟思禮未爲宰相而拜三公未宰相而三公
始此　以苗晉卿行侍中行官始此　置防禦團練使團練使始此
制以官爵賞功時府庫空虛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有至開府特進
異姓王者由是官爵甚輕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應募者悉衣金
紫名器之濫極矣官爵賞功始此　歲遣回紇絹二萬疋歲帛始此
置左右神武軍神武軍始此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觀軍容之名始此監軍以宦者辱國矣　制除五
品以上合舉一人自代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始服喪二十七日自漢

文遺詔以日易月景帝遵之爲三十六日至唐太宗遺詔亦然至是始
定爲二十七日之制以日易月之服始定于此古禮殆不可復

唐代宗

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衆所推立也留後始此　禮部侍郎
楊綰疏言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取
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其道舉及明經
進士一切並停復鄉舉里選之議始此惜不能用　命文武臣裴冕郭
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待制始此　男子郇模以麻辮髮哭東
市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如閑者請罷團練使監者請罷監軍使也術
太召見獻言始此惜不見諸施行耳　隴右獻猫鼠同乳以爲瑞崔祐
甫獨不賀曰此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上嘉之不
賀妖物始此　以宦者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尋進爵博陸王宦者
封王始此　以劉晏爲度支轉運鹽鐵使晏理財以養民爲先後鹽運
使名始此　税青苗錢給百官俸青苗之名始見于此　始置內樞密
使以宦官董廷秀彥掌其事專主樞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中有
處分則介樞密付中書門下施行未有司局亦不典武事樞密之名
始此

唐德宗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爲中書令三代後稱尚父始此考子儀盡忠
不懈惟殺張曇貶高郢二事爲盛德之累然不旋踵而改之所謂如日

月之蝕子儀有焉　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三司撾鼓理冤
始此　楊炎奏財物悉令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
奏入上即日下詔令財賦皆歸左藏後世財賦歸左藏始此炎小人此
奏亦是　楊炎建議作兩税法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
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税夏秋兩徵之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之
夏税秋糧及條編之法皆始于此　遥尊帝母沈氏爲皇太后沈氏陷
安史之亂不知所在遣使求之不獲故遥尊之後爲高氏所詐天子
失母始此　劉晏理財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
以告又理常平鹽國足民安至是以度準諸穀之陰晴風雨冊始此
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

入禮公主拜舅姑之禮始定於此太宗雖嘗行之而未定爲制也　建
中元年始分籍天下兵民之数兵農始分於此府兵廢而兵居民数四
分之一矣　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
十年七子八壻皆顯官諸孫数十人二十四考中書令僅始此綱目於
其卒也號官爵諡皆具終綱目一人而已　增商税又括富商錢括商
錢始此　初立税間架法每屋兩架爲間上税錢二千中税千下税五
百敢匿一間杖六十間架之税始此後世所謂房屋税也　立除陌錢
法公私貿易每千錢官留五十錢敢隱百錢者杖六十罰錢二千除陌
之税始此後世所謂官用錢也　初税商漆竹木錢漆竹木之税始此
令以二月初一日爲中和節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李泌之請也中

和節始此　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後世功臣名號之始如所謂
奉天定難功臣之類　鹽鐵使張滂請税茶茶税始此此議先發於趙
贊能而滂後請之　以宦者爲宮市使宮中市外間物名爲市實奪之
宮市始此　陸贄屢上疏言急務上頗納之然不能終用宜公奏議始
此　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底柱不
妨運道始此　浙東齊總刻剝以求媚上擢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
容封還詔書上召而奨之封還詔書始此

唐憲宗

始令史官撰日歷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下不觀故得直書
傳信其次如貞觀制史官日隨事記之猶爲近古自李義甫許敬宗不
許史官關仗後事武氏時姚璹建令宰相撰時政記韋執誼又令史官
撰日歷蓋欲逃耻千古以掩其誣上行私之心也日歷始此　以宦者
劉光琦知樞密院樞密有院始此後又以梁守謙爲之至唐末則以樞
密使與宰相奏事聽進止五季因以爲二府則又以處勲舊之臣宋與
因之委以兵柄與中書省並焉　回鶻入貢回鶻何奴種名回鶻始此
　司徒杜佑著通典佑字岐公杜典始此乃通志通考之起本也李吉
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州縣賦税之数國計簿始　以吐突
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招討處置使始此　封恩王等女爲縣主令有
司取門閥者配公主封縣主始此取門閥亦始此　置振武天德營田
開田四千八百頃從李絳之請也營田始此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夜

襲蔡州擒吳元濟韓愈碑則以裴度主之淮西平始此　韓愈表諫迎
佛骨貶爲潮州刺史諫佞佛始此　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爲陰山
兵馬使五季之唐始此此後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其勢遂成　吐蕃請互
市從之交市外夷始此　以銀無益於生人詔禁斷五嶺采銀坑韓愈
奏五嶺買貢一以銀乃不禁此用銀之始後宋仁宗時詔諸路歲輸緡
錢福建二廣易以銀其後遂大行　詔丞相出入加執金吾騎士張弩
露刃以衞之以武元衡裴度嘗被刺故也丞相加護衞始此　自淮西
川兵以來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百官獻助始此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刺史領諸道兵始此

唐穆宗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免逃戶欠始此 白居易徽還除獨孤朗等爲刺史制頭封還詔頭始此 段文昌言錢徽等知貢舉不公令覆試貶徽等外任以選舉不公覆試始此 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郭氏郭曖之女也憲宗以妃宗門强盛恐立爲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至是始尊爲太后天子不立后身後始尊之始此 憲宗穆宗俱餌金石藥金石之藥始餌於此

唐敬宗

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羨餘始此 幸驪山温湯温湯始見于此 詔王播造競渡船競渡船始此

唐文宗

開成二年誕日始禁屠宰 帝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匿名諫書始此 出[illegible]兆尹造給鄭白渠溉田水車始見于此有功農事爲多

唐武宗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還仲武封刀以斬遊僧毀寺還俗始此奈其時又崇道教何 罷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凡諸道助軍財貨皆入焉度支備邊始此後改爲延資失其義矣 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相臣除使相始此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宦者致仕始此 上疾篤宦官立光王忱爲皇太叔皇太叔始此亦僅此

唐宣宗

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也九代十一室始此非禮也禮天子七廟若猶已意爲之則倘如周之三十六王其所增豈有極乎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拜兄拜姪之議始此 上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焚香盥手讀疏始此

唐懿宗

分嶺南五管爲東西二道嶺南分東西始此東道治廣州西治邕州桂州戍卒久不代龐勛等反唐末之亂始此易云喪牛于易漢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當時止知戒西北之患而不知患生于其所無備也 上歷拜十六陵上諸陵始此

唐僖宗

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後世鄉村置兵器始此 沙陀李國昌及其子克用皆爲官軍所敗亡走達靼達靼本靺鞨餘種居奚契丹東北達靼始見于此 黃巢殺戮不可紀數至長安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巢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後爲宣武節度使朱温初見五代之漸始此 鳳翔節度使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後傳檄合兵始此黃巢之亂倡義者鄭畋成功者李克用而擁兵不救之高駢其罪魁乎 時荊南留後郭禹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良有

司南北並稱始此　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西夏始此拓拔思恭其先也　以劉謙為封州刺史南漢始此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都將指揮使指揮使始此　以宗室女妻南詔宗女南嫁始此　遣王建戍三原遥領壁州刺史將帥遥領州始此以錢鏐為杭州刺史吳越之基始此　利州刺史王建兼閬州而據之王蜀始基于此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楊吳之基始此

唐昭宗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馬楚之基始此　貢院奏舉人試前五日納紙用中書省印付貢院院司印鈐在內往來不便請紙用當

司印試卷用司印始此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閩王始此　以歇後鄭綮作宰相綮善為歇後詩然能自聶旋致仕歇後始此　宦者楊復恭肩輿上太極殿內殿肩輿始此

唐昭宣帝

河東押牙蓋寓卒克用克修臣節寓有力焉押牙書卒僅始此終綱目一人耳　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放徵士還山始此圖進退不污此祭邕伍瑱周瑟之所難也　劉仁恭始文民面為軍號人刺面始此　以朱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後唐嗣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制置司三司使之名始此　詔以銅錫土水為佛像鑄像始此

唐哀帝

唐遣使張文蔚楊涉奉冊寶如梁梁王相奉州鎮弓賊始此殆無所容於天地間矣

五季

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開封之名始此　梁朱晃即全以高季昌為荊南節度使荊南高氏始此　吳越築捍海塘廣杭州城錢唐自是始富庶　契丹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為相中國人相契丹始此嗚呼中國人之為敵用也阿保機性雖變詐而無遠大之謀一旦得延徽教之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配偶墾荒俾其假中國之法侵中國之土何奴有中行說而毒漢西夏有元昊而禍宋中國不能用人而驅之以予敵何足恠哉　楚鑄鉛鐵錢鉛錢始此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長樂老始見

于此　前唐末監軍使楊復光後唐河東監軍使張承業俱具官書卒宦者具官書卒始此終綱目惟此二人以其心乎唐室也　唐主嗣源初命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百官轉對始此明宗目不知書乃有此美政　唐明宗以其壻石敬塘為六軍諸衛副使五季之晉始此敬塘本西夷臬捩雞之子隸明宗帳下嘗脫明宗於危尚永寧公主　石敬塘以部將劉知遠為押牙後漢之基始此　唐以五服制度附於令自馬縞始也服制附令始此　唐取麴稅麴稅始此　唐初聽民鑄田器計畝稅錢稅田器始此明宗善政頗有可觀者惟此與麴稅為苛　唐刊刻九經板經籍有刻本始此前此皆傳寫之本也　唐徵諸郡丁口鹽錢後世戶口食鹽鈔始此　唐初置監收鹽

收始此 唐詔縱火强盜處以極刑縱火得極刑當矣但詔竊盜不計
贓亦行極法則刻矣 契丹加晉王尊號晉王以父事之尊號加自契
丹始此 南唐主昇命法官删定條法爲昇元條三十卷行之昇元條
始此 晉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桑維翰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
始此 晉籍民兵每七戸出一卒籍民兵始此民困極矣 周立評訟
法凡訟必自下而上毋得挾私客訴必須已事越訴始有禁 周制非
死罪毋得罪及親族籍沒家財親族籍沒之罪始寛于此 周制稅牛
皮法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計田十頃
稅取一皮餘聽買賣公私便之牛皮之稅始此 周除租牛課牛租始
於梁朱溫擊淮南得萬牛給民歲取牛租牛死而稅不除至是始除之

牛租始除 周遣趙匡胤擊唐兵於塗山大敗之後以爲殿前都點檢
宋祖始此 周制給漕運斗耗漕運有耗始此 周命王朴與司天少
監王處訥撰欽天監曆欽天曆始此 周更造祭器祭玉命國子
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圖聶氏禮圖始此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齊魯舟通大梁始此 周鑿淮安老鸛河
引戰艦入江旬日而成唐人驚以爲神鸛水入江始此 周浚汴口導
河流達淮江淮舟始通汴 世宗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疏爲
圖賜諸道乃遣使分行諸州均定之元稹均田圖始見此朱子嘗恨其
不得見也 詔諸州鄉村率以百戸爲團團置耆長三人鄉團始此
周刺面發配前此雖有配流而刺面之制始此 周制舉主連坐法纔

任連坐始此嗚呼保任之難也匡贊嘗論職二人之論詳矣載考古考誤
條 周以律令文古難格煩雜命刑官删爲刑統始有刑統後宋祖而
用之 周導汴水入蔡水汴蔡始通 周制去符契惟以印章爲驗專
用印信始此 周減行苗使所奏羨田三萬八千租減羨田始此 周
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以楮爲之錢大如蓋口其印文黄曰泉臺
上寶白曰冥遊亞寶金銀楮錢始此或曰唐明皇時唐王璵始用紙錢
云

補遺

梁朱溫決河爲二以跳河漲決河始此前此皆河決也 契丹主滅晉
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遼始此

宋太祖

宋以周故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爲樞密使始廢宰相
坐論禮宰相坐論之禮始廢 初殿試貢士賜進士第進士第始此後
遂爲例 宋定祭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
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祀先之禮始定於此 宋主視
學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自爲聖賢贊始此 上謂侍
臣曰朕欲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武臣重文學始此 禁民火葬始
禁火葬 初以文臣知州事知州名始此 爲石守信等擇田慶安置
以杯酒釋其兵柄釋將帥兵權始此 初置諸州通判通判官始此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

金穀之籍于是財利權歸于一矣諸州轉運始此一利權也 宋選諸道兵驍勇者送闕下補禁旅之闕又選壯卒定爲兵樣俾諸道教習而送之後立更戍法令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專兵卒無驕惰藩鎮之弊始革矣然宋之弱實因此 置封樁庫凡歲終餘財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備軍旅饑饉始此 鑿講武池于京城南選精卒習戰池中上嘗臨視之習水戰始此祖昆明池之法也 宋罷羨餘賞格時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非倍歛民財私減軍食何以致之故有是詔不賞進羨餘者始此 求遺書兵戈方熾而求遺書始僅此非太平而求書者可比嗚呼宋世文運所以特昌與 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嘗謂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至是果如

其言宋世休徵始此 覆試貢士時陶穀子登第上謂陶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任子必覆試始此 省州縣官增其俸省官增俸始此 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知縣之名始此知州知縣通判三者皆以革藩鎮之弊也 詔諸州府以廂卒代百姓充遞運腳力遞運用兵卒始此 詔州縣徵科羅簿銷徵科册始此 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制州郡俸祿無定多隨土所出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給見錢俸隨祿出始此 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芒種以前去官一年俸祿歸前人芒種以後歸後人芒種斷俸始此 置權貨務務名始此 始命婦爲舅姑服三年婦服舅姑三年始此 置同修撰

編修官檢討官編修檢討之名始此按宋置此官專以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與今不同 韃靼入貢此蒙古通中國之始 始制州郡盛暑恤刑暑月恤刑始此此先王遺意也月令言之 賜覆試不第舉人出身特奏名科始此 立報水旱期式報水旱有期始此 初置市舶司於廣州廣州市舶司始此 始放進士榜放榜始此 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與僧同禁 封交州丁璉爲交阯郡王此交人封王之始 初詔諸道轉運使料察官吏諸道料察始此

宋太宗

初太祖幸洛陽布衣張齊賢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

餘策皆善太祖還以語帝曰我不爵之異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中進士選有司寘之下第帝不悅乃賜一牓自呂蒙正以下盡及第一榜盡賜及第始此 立崇文院貯書凡八萬卷崇文院始此 以孔宜襲封文宣公時周因均田抑孔氏爲編戶詔特復其家孔氏襲封始此 賜江州白鹿洞九經白鹿洞經書始此 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僉書之名始此 興國二年賜進士宴賜宴自呂蒙正始 始以侯陟王明同判三司判三司名始此 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秘書閣始此 詔致仕官給半俸優致仕官始此 始分進士爲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瓊林宴始此進士分三甲自此世則榜始 賜新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此賜進士袍笏之始 進士中第者賜名

於桂籍堂此題名之始或云唐進士題慈恩寺乃進士自題非賜也
宴群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賞花賜宴自此始　分天下州
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浙東浙西荊湖南北
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各置轉運使十五路始此　三月大宴大明殿春
宴始此　宋太子中允武允成踏犁式給宋亳人戶其式不用牛而用
人人耕便農始此　詔群臣迎養父母迎養始此　以子襄王元侃爲
開封尹皇子爲尹始此此宋制　益王元傑爲假山翊善姚坦以血山
規之帝亦爲假山開而毀之翊善忠良始此時帝爲之杖王乳母召坦
慰諭之　曹彬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之時彬軍次涿州休哥
留守南京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

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食盡退師以援糧餉休哥兵至遂大
潰上深悔之幽薊不可復始此宋兵所向克捷曹彬有涿州之勝田重
進有飛狐蔚州之勝潘美有寰朔應雲之勝使無岐溝之挫則幽薊之
地可復矣嗚呼此天數豈人力哉後蔚寰雲應朔諸城不旋踵而復陷
矣　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司諫正言始此　置審刑院審刑院始
此　女眞請伐契丹不許自是女眞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女眞始屬於
契丹女眞即金人

宋眞宗

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侍讀學
士侍講學士始設于此前此或置或否　初給外任官職田給官田始
此　初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大臣行邊之始　始置閣藏先朝
文籍設待制學士自是每帝崩後皆置閣以藏御書此其始　始與契
丹歲幣此宋人納幣契丹之始　頒釋奠先聖備并祭器於天下先師
始有祭器　上玉皇大天帝號玉皇始有號　詔醴泉所立觀祥源又
加號眞武靈應眞君始有眞武號　詔江州馬當上水府廣祐寧江王
宜封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濟遠定江王封順聖平江王潤
州金山下水府廣肅鎭江王封昭信泰江王封水府易號始此　勑叔
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夫人孔子父母始有封　勑亓官
氏追封鄆國夫人孔子夫人始封　詔郊祀版位成盛以漆匣昇牀覆
以黃縑幃版位用匣始此　加五嶽神以帝號五嶽稱帝始此　以占

城稻種給民中國有旱禾之始　以應天府爲南京應天宋州也京始
有南稱　始給諸州學田學田始此　始開經筵經筵始此　南郊畢
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禮皆設宴如此例飲福宴始此　汰冗吏凡
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淸汰冗吏始見于此　頒九經于州縣
學校州縣學校九經始此　增孔子守塋戶二千戶孔塋守戶始此
以孔子諱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孔子稱至聖始此　禁內臣
出使干預公事內臣不預公事始此

宋仁宗

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三司使李諮請以淮南十三場
茶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

佑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若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貼射法始此見錢法始此　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後富民稍衰不償所負轉運使薛田等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之交子務始此此則直以楮爲錢矣　給契丹流民田契丹流民至境帝曰皆吾赤子也以唐鄧州閒田給之仍令所過給食給養敵國流民始此　詔宰相毋得進見臺官臺官必由中旨始此然此亦宋祖善法不然宰相用臺官則宰相得失無敢言者矣　置崇政殿

說書將賈昌朝諭說明白帝多所質問說書始此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列圖書屏以無逸始此　三年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此契丹試進士之始　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許臣庶越職言事始此　晉州進士孫復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薦之召爲國子監直講孫復始著于此　詔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恐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從范仲淹之言也磨勘法始密于此　更定蔭子法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較前稍殺矣從范仲淹富弼之言也蔭子法始定于此　帝御經筵嘗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經筵勤學始此　用宋祁奏詔天下州縣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舉士由學校尚品行取經術始此惜其旋罷耳　契丹以雲州爲西京契丹國勢始益盛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幀萬里　富弼知青州救大水流徙民出粟益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官吏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聽民擅取死者葬以叢冢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募爲兵者萬計所活五十餘萬人救荒善法始此時天下傳以爲式　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孔子後世爲衍聖公仍令世襲衍聖之號始此無擇之言至今爲式　韓琦蔡襄俱請罷九等差役法乃視貲差多寡差耕鄉戶衙前置籍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差衙前法始定于此　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場屋之習遂爲之變正文體始此　詔諸州置廣惠倉廣惠倉始此　王嘉麟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寬民力

從之榷茶法始更于此　慶曆四年命史館王洙承旨單士寧編修例
冊編修之名始此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刻厲讀書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枕周流河汾淮漢及齊魯宋鄭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受易
於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遠至是之才授雍以河圖洛
書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妙悟神契遂衍先天之旨洛中諸賢
雅敬之邵康節始見于此先天之學始衍于此　契丹新置國子監頒
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契丹設學頒經始此　上以劉煦等所
撰唐書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事增於前
文省於舊新唐書始此　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明肅后加四字謚
始此前此皆謚二字耳　知制誥葉清臣奏軍中傳信牌此信牌所由

始　以大名府爲北京始有北京之名　始罷武學武學始此　始詔
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殿試不黜之始

宋英宗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此後世三年一開科之始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司馬光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至是光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
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德也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濮王爲仁宗兄宜稱皇伯
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改稱皇伯皆無典據

進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道乃詔罷之大禮議聚訟始此

宋神宗

行均輸青苗方田諸役號爲新法諸賦役部用安石變法始此宋自此
多事矣　置諸路提舉官掌行青苗諸法提舉始此　增置宮觀官安
石爲此以處先朝舊臣異己者宮觀官始此　從蘇頌言詔百官坐罪
免杖黜著爲令免百官杖黜始此此賈傳禮大臣之遺意也　遼立賢
良科遼求賢良立科始此宋此時大用安石遼求賢良可歎　更定科舉
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時安石議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
術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
論次策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

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後世經義始此　殿試分五等第一第二等
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
學究出身五等出身始此　用民兵立保甲法十家有保長五十家有
大保長十大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
丁已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每一大保夜輸五人警盜同保有罪
知而不舉依律五保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
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保甲法始此　行募役法計民之貧富分五
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輸助役錢凡先視
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謂之
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力爭之不聽免役法始此此法

行於北則不便行於南則便未可全非也　王安石廢春秋儀禮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　詔鬻僧道度牒以度牒徵財始此　立太學生三舍法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月考試之優者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三舍法始此　行市易法安石以內藏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市易法始此　行保馬法安石詔曾布上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戸一匹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或價給之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三等以上十戸為一保四等以下十

戸為一社保戸馬死則獨償社戸馬死則半償保馬法始此　頒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均稅者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凡越額增數皆禁凡田方之角植木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戸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為正方田均稅法始此此較諸法為稍善然亦未見其所謂什一也　采王雱議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軍器監始此　初策武舉之士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又試騎射及策于庭俱優者為右班殿直次優者為三班奉直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策武舉始此　收免行錢呂嘉

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戸祇應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免行錢始此　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王令圖獻議於大名諸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以分水勢直河始開於此　章惇擊江南蠻平之置沅州後誠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因置靖州湖南沅州靖州始此　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乃安石所獎拔者至是繪所見流民為圖發馬遞上之上覽圖寢不能寐輿情圖始繪於此　初榷蜀茶蜀茶始榷于此　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法官定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五等既見一縣民之物產錢數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有隱匿者許告手實法始此至是民間

尺椽寸土檢括無遺矣　頒王安石三經新義于學宮先儒傳註一切廢之詩書周禮新義始此　安石又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字說始此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河穿淮始此　詔以水居船戸五戸至十戸為一甲以輸賦役水戸賦役始此　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追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追封古義士始此　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封鄒國公孟子配享始此　追封荀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荀揚韓從祀始此然況嘗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雄作反騷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此豈韓昌黎之匹

哉　詔宗室非祖免親者許應舉宗室應舉始此　安石行新法毀坊
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令人承買後承買官地舊寺始此　始置濬河
司河道有官始此　李杞入蜀經畫買馬于秦鳳熙河以茶博馬以茶
易馬始此唐回紇以馬易茶西北域之嗜茶有自來矣宋始置茶馬司
割北邊地五七一作百里畀契丹時契丹遣蕭禧來言疆事文彥博等
議皆以爲祖宗故地不可與及安石再相乃爲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以筆畫其地圖爲斷命待詔韓縝舉與之北地入契丹始此

宋哲宗

賜孝子徐積粟帛積事親極孝屛居鄉里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賜孝子
粟帛始此　命程頤孫覺等修定學制改試爲課不定高下以禮義相

考古原始　卷之五　壹

先置尊賢堂鏑解額省繁文廟行撿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
條伊川學制始此　置春秋博士春秋始復　分經與詩賦爲兩科始
分科取士　備六禮聘孟氏立爲皇后聘后用六禮儀始此　傅堯俞
言今鹽麥並熟積年百姓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從帶
徵舊欠始此　陳瓘上書論國是書言國是始此國是之說始於孫叔
敖蓋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爲是非而不專以其所取舍者爲是非也
安石惟自是其是故瓘上書論之　詔進士專習經義詞賦科從此始
廢

宋徽宗

立八行取士科八行取士始此　更定官階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
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
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
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迪功官階定於此詢武小
人而能定之如此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此子思從祀之始　令宦
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內官監製御器始此　禁史學史學始有禁
置道階二十六級道者始有階　大理入貢封以王此大理入貢中國
之始　始給道士俸道士始有俸　始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通女真
約夾攻遼通金好自此始　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錢於杭州以供億
餉號經制錢經制錢始此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凡一草
一木一禽一獸凡可玩者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花

考古原始　卷之五　美

石綱始此　命劉昞討論古今沿革制度及郊廟祀之器爲五禮新儀
頒行天下五禮新儀始此　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于
混同江遼軍大敗遼金勝負始此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
是始滿萬云　政和五年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金國號
始此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爲溱州瀘
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純滋州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珍承溱純滋
壽寧延寧始此　遣馬政報金聘金主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
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金聘中國自此始　占城在中國西南東
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聚落一百
五十世未嘗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貢然皆與交州相侵至是封爲王

始與交阯加恩均矣古城封王始此 金命谷神倣契丹字制為女真字後復製女真小字女真字始此 睦州人方臘作亂自是宋江金人猾夏之謀接踵而起宋亂始作 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時言祖宗之法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帝首肯之龜山經術始見于此

宋欽宗

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女真軍為質金詐索他王代質康王還中國外質始此康王得還天不絕太祖之後也 金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為一具每具稅粟五斗稅牛始此 沿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

遣還尹和靖始見于此 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之請也稱帥府始此

考古原始卷之五終

考古原始卷之六

趙 鈦鼎卿原本
王文清九溪增刪訂正

宋高宗

女真禁總父總母之男女無相嫁娶金人重男女之別始此 初置見錢關子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榷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人多怨矣見錢關子始此 始收諸路月樁錢月樁錢始此 初制節度使以下象牙牌第其官資御書押字刻金填之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臨敵有立奇功者先給此以為執守牙牌始此但加之武臣

非朝參所帶 和議成以何鑄奉表稱臣于金中國稱臣于金始此前此者雖稱臣然彼本非中原主也 詔臨安置養濟院養濟院名始此 始定都臨安南宋始此 女真製交鈔外為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下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按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則錢鈔各行元以後交鈔始此 初行會子其制不得其詳會子始此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州縣立戒石始此 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帥府之稱始此 金初未有文字粘沒喝訪問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金主因詔蒐訪遺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廸越掌之金史始此

原缺第三、四葉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惰游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詔以爲書記本政書始此朱子最愛其書　金人撻懶縱秦檜還檜力主和議南渡和議始此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詞略曰爾頤潛心大業爲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竊借名以自售朕所以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不在彼也伊川官爵之贈始此　詔春秋望祭諸陵望祭始此　張浚視師潭州後安置永州南軒後卜居爲山而父子並葬於潙自此始　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北唐爲蒙

兀部亦號蒙骨斯蒙古始見于此金與元兵端始此　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五頃後玠裔蕃衍衢地始此　金始頒行官制略倣漢官制度斜也斡本當國所請也金官制始此　蒙古襲敗金胡沙虎十萬衆金以始此　時岳飛屢敗金人兀朮勢蹙秦檜力主和議遣使諭岳飛班師宋不能恢復始此　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朱子始見于此

宋孝宗

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金設學始此　詔罷內侍兼兵職樞密院守爲定制內侍不典兵始此　著作郎呂祖謙者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而卒考定古周易書說闕範官箴辨志錄十七史詳節東萊書始此　進朱熹直祕閣熹立社倉法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四賢爲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顓孫師爲十哲四配十哲始定于此康節溫公從祀始此　西域人進萬年歷於蒙古回回歷法始此

宋帝昺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諡何王之學始著于此

補遺

理宗時似道請置買公田之法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公田始此廣民重困矣　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自是尺寸之地皆有稅矣推排法始此

元世祖

制分江南人爲十等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目儒賤始此　遣使窮河源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爲信至是始知其出於星宿海也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即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滙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朮二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即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納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

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間流落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星宿海始著于此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太子而後奏聞太子參決朝政始此前此雖有之而不皆先啓也　元都於燕而官府兵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至於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輸輓之勞而國儲日富海運給國用始此前此秦與唐人但以給邊方之用耳未始用以足國也元時罕其爭者朱清張瑄二人　開通惠河通惠河始此

元成宗

立捕盜賞格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捕盜賞格始此　更定廕叙格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餘以是為差廕叙始定格　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八百媳婦始見于此　詔薛超兀兒伐金齒諸蠻金齒始見于此　蘭谿處士金履祥以劉恕外紀所載不本於經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指歸之作通鑑前編通鑑前編始此履祥號仁山先生

元武宗

加孔子號曰大成至聖號大成始此

元仁宗

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重名器始此　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

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注授元科舉法始定于此　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抑閹宦始此詔吏坐贓罪者黜其所贓贓吏始此　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增培堂生二十人國子生始有定數　太史令郭守敬長於天文水利製授時曆度越往古授時曆始此

元英宗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直至御前下情上達始此

元文宗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仲舒從祀始此　翰林學士吳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從學者百人著書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諡文吳幼清著述始傳于此澄與許衡皆宋人而仕元者然澄能辭官而以著述傳名道非衡比也故綱目卒而具官　御史陳思謙請嚴起復奪情之禁從之奪情有禁始此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四配封公始此

元順帝

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服色器物之制始此金華處士許謙學爭義利之分屏跡不應辟世稱白雲先生白雲始傳于此　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奚

斯爲總裁官修遼金宋三史時議者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持論不決乃詔各自爲史云宋遼金三史始此　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黜陟守令法始此　詔選臺閣名臣出爲守令重選守令始此　帝自製宮漏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有玉女捧時刻籌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鉦一縣鐘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精巧皆前所未有自鳴鐘始此　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爲國珍所執遣官招降方國珍授以官招安始此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

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　始改計月錢祿先是宋郡國田祿以芟種爲斷此前去官者一年秋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一年秋祿皆入前人自元末始改計月錢祿後因之月錢祿始此　楊維禎自署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黼死節之臣欲自附之耳前此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書自秦大始官銜上書進士始此　明太祖於至正十五年壬辰自和陽起兵渡江取太平路明兼始此　兩日相盪太白經天日象有二始此前此未嘗有也　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黃河清爲不祥始見于此時陳友諒稱漢張士誠稱吳韓林兒稱宋方國珍降元起兵者紛紛矣

明太祖

詔改太平路爲太平府路改爲府始此　命博士熊鼎編古事可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觀覽以嘉言善事代丹青始此　命百官禮儀俱尚左尚左始此　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劉基兼太子率更令大臣兼東宮官始此不別設府僚所以杜嫌隙也　定衛所官軍法自京師達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衛所官軍始此　衛所兵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

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于朝不敢有所擅調此佩印充總兵之始　詔衣冠悉復唐制衣冠始復其舊　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三場試格始此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立漏澤園始此　詔改去嶽鎮海瀆諸神封號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嶽瀆城隍封號始正于此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于部帖給于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戶帖始此　詔徵江南諸大家民赴闕親訓諭之累數千言刻而爲書分賜之名曰教民

榜諭始此 置六科給事中掌稽駁糾劾之事分給事中爲六科始
此 開文華堂于禁中選舉人年少資美者肄業其中又選成均之秀
入武英堂伴習政事教士禁中始見此 禁四六文辭凡聖節冬至正
旦賀表之類俱令翰林撰爲定式用之表章定式始此 制子爲父母
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
升降編成書行之服制始增定于此孝子之心得慰矣 定外官朝覲
以三年爲期及選任各賜勅一道以申戒飭因以辰戌丑未爲期朝覲
官領勅始此 定服色花様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
鶴錦雞三四孔雀雲鴈五白鷴六七鷺鷥鸂鶒八九黄鸝鵪鶉練雀風
憲官用獬豸武官一二獅子三四虎豹五熊羆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

馬服章始定于此 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之設
始此 定文官應封贈祖父母父母妻室者照依資格一品贈三代二
品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照見授職事始定因品受封例 定
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如已亡則皆封若生母未封嫡不
得先封其妻後又有告乞移封其親若祖者許之封例有序始此 定
公侯誥用玉軸一品官同伯用犀軸二品官同三品四品用抹金軸五
品以下用角軸誥軸之等始定 置通政使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
駁之事通政使之名始此時以曾秉正初爲之 制内侍不許讀書識
字禁内侍識字始此 朝參文武官給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僞朝參
帶牙牌始此 附 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朝貢二國

始通中國 定致仕官居鄉惟於族内及外祖與妻家序尊卑若筵
宴則設别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
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
者論如律致仕官居鄉禮始定于此 革中書省罷丞相不設陞六部
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丞相始革六部始有權以胡惟庸謀逆
故 改大都督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都督府始此 創編賦
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戸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戸分爲
十甲歳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
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册册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
一百一十戸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册成一本進戸部各布政

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黄册之制始此 頒
五經四書于學校五經四書始定于此 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專掌直
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犯下本衛鎮撫司推鞫錦衣衛鎮撫司始此
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其制在京各部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
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並勘合紙本衙
門收貯凡有行移發勘合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
奉行完報年終將底簿奏繳仍具清册送原發衙門存査遂爲定制勘
合之制始此 制除官關寫年籍從軍脚色赴内府明白寫黄仍寫内
外貼黄止黄關防走號合同訪賞斡記遇有陞調裝潢貼揭繳附貼黄
始此武職尤重 定戸部爲十二部各管一布政司錢糧戸口仍帶管

直隸府州分民度金倉四科後改爲清吏司增雲貴去北平戶部所司
始定於此　給太學諸生月糧諸生月糧始此　定刑部爲十三司仍
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并在京衙門後改爲清吏司永樂間增雲南
貴州交阯三司革北平宣德又革交阯以浙江部帶管刑部十三司始
定　置殿閣學士華蓋殿文淵閣武英殿各有大學士殿閣學士始此
給海外諸番國勘合凡遇入貢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以防
姦詐番國勘合始此　勑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
來禁內官文移始此　議取各處工匠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輸作名曰
輪班匠免其徭役著爲令始有輪班匠　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
隨其稅糧定爲幾區區設糧長集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

方圓四至書其主名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以革貼脚詭
寄之弊魚鱗圖冊始此　改御史臺爲都察院都察院官名始此　御
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凡官民八等戶有此一本犯罪者減一等無者
加一等後相沿皆有減罪加矣大誥減等始此　廷試進士賜任亨泰
等及第出身有差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　置詹
事府秩正三品以致仕尚書詹徽爲之詹事始立府前此有詹事官未
稱府也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
歷代爲獯莫奚爲奚契丹時大軍北征朶顏元帥等歸爲外藩以其地
分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
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

歲爲朝貢□朶顏三衛之設始此　上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巾服
無異吏胥宜有以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凡三易其制始定生員巾服
之制始定于此　上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燈下結網巾上問之
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明日詔取網巾十三頂頒示
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之網巾之制始此　頒大成樂器于
天下令如式製造以祀孔子孔廟始有大成樂器　定武職比試襲職
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初
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
國初比試之嚴始此武臣所以多可用者　選材聞右以浦江鄭沂爲
監察御史立賢無方始此　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師弟子甄

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太學生擢用之始　詔天下拖欠稅糧者許
折輸須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
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二斗綿布
每一疋折米一石夏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淨棉花每一斤折米二斗輕
齎之議始此

明成祖

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
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
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吏旗軍並全支米從戶
部尚書夏原吉之議也此官俸折鈔之始宋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

鹽折贓罰庫衣服胡椒蘇木事例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
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皆然　以北平爲北京北京始此
設北京行部始有行在六部之稱　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六
曹始稱清吏司　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始立順天府　戶部尚書郁新
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饋運艱阻請自淮安以淺船運至跌坡
別以大船載入黃河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始有淺船
命內臣齊喜督廣東市舶內臣督市舶始此　定新舊武職比試陞
襲例新者襲替免比試舊者襲替俱比試永樂以後獲功者與舊官同
新舊官子孫比試例始此　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分其地設建州
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

官賜印及誥俾統其屬以時朝貢自此東瀕海北至奴兒干海悉境來
歸自開原迤北建奴兒干都司一爲衛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二十四
爲站爲地面各七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始此　命學士解縉等簡
庶吉士楊相劉子欽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
年少願進學上喜增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膳仍命
解縉領之庶吉士之設始此　把都等來歸上喜賜姓名吳允誠其部
屬賞賜有差命居涼州給以官軍于塞外偵邏把都帖木兒分處涼州
始此　置交阯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置十七府五州以統諸州縣置
十衛二千戶官軍以守之時永樂五年置交阯布政始此　設四夷館
選國子監生教習四夷譯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

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始設四夷館　命工部尚書宋禮等因
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洪武時河決原武運道遂淤陸路遞運
悉至德州下河永樂初立運法自海運者運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
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
輝下河舟達至京是時海運險陸運費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濬會通
河四百五十里遂命宋禮等濬之禮因老人白英計築壩于汶上縣之
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盡出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
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淸又相地勢高卑增修水閘以時啓閉自
分水至臨淸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
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京儲乃充會通

河始濬于此　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前此止設宣慰司管東
土民及都指揮使鎮守其地既而宣慰使田宗鼎田琛等抗拒朝命乃
勑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尚書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
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
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時永樂十一年貴州
置布政司始此　太僕楊砥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群
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尋令養種馬
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斃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北方養馬之害
始此　勑修武當山宮觀賜名太嶽太和之山武當始改名太和
明仁宗

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戸部右侍郎仍兼前職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以前右春坊大學士黄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凡卿兼殿閣掌機務始此　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九卿科道每歲會審始此　從張輔等請令直隷及各都司官軍更番至京師操備期以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務農講武不致偏廢此外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始　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其子達方十歲已廕爲翰林檢討令還鄉支俸幼童廕

官始此　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三俸並支始此　上諭朝臣歸省者皆賜鈔有差後定爲十年一放歸省之例始此　上以武臣多昧於文墨乃選方面官參贊各邊軍務參贊軍務官始此

明宣宗

仁宗時楊士奇請科舉兼取南北士試卷緘其姓名列書南北二字至是行之後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徐滁和五府餘皆南卷會試分南北中取士始此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清軍御史之設始此　從楊士奇請

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糾參後因之一年一代云各處巡察御史始此　各省專設巡撫皆以侍郎爲之巡撫始設于此景帝時乃徧設焉

明英宗

令浙江嘉湖直隷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從巡撫周忱之請也官准民田始此　令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隷監察御史各一員提督學校始設提督學校官　遣使旌江西義民胡有恭等復其家復義民始此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等進賜有

差修實錄議叙始此　正月宴天下來朝官布政使丁鉉于禮部宴來朝官始此

明景帝

時邊圉事殷許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納粟入監事例始此此後遂援此以賑饑濟役矣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議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統領下有都指揮指揮管隊之屬皆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時即令原管都督領之行伍歸一京營團操法始此　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寇起兩鎮將互相觀望故有是命兩廣總督之設始此　初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始增定各郡試取士解額至嘉靖

時糧書始分額解額有定數始此　命太監劉佑鎮守兩廣太監出使始此後且無處無內臣矣　吏部奏准聽選監生許給假依限回部聽用在籍候選始此　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上書于謙謙以示王文文壯其膽氣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英宗改元天順

知蘇州府林鶚建議易文廟塑像以木主曰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議所謂泥像哉并從祀諸賢皆易之木主奉聖賢祀自此始　吏部奏准辦事官放回省祭以次取用辦事官回籍省祭始此　上大漸處分後事命勿以嬪御殉葬止殉葬始此

明憲宗

撥順義縣板橋村抄沒太監曹吉祥地一所爲宮中庄田皇庄始此嗣是司庄者侵占民地不能禁止　虜住河套秋冬舉衆爲寇春夏潛退套中歲以爲常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乩加思蘭聚衆爲患河套爲虜據始此　立十二團營分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十二團營始此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於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而轉運變爲兌運矣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兌運又變爲長運矣至後遂爲定制長運始此前代漕運以民明之漕運以軍與其勞民以妨農不若勞軍之爲愈

都御史原傑[illegible]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于鄖陽統之鄖陽撫治始此　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者滿官納粟始此後以王恕疏仍復令給由赴部　吏部李裕奏考察官員乞創才力不及一例調簡用之才力不及例始此前此止有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者而已

明孝宗

令天下州縣選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遇警調集官給行糧民壯之選始此　命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尚書入閣自濬始前此皆用侍郎以下者

令各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先是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廢矣由是近邊米豆騰湧儲蓄日乏鹽商不輸粟各邊而納銀運司始此　陞平涼府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固原鎮始此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固原猶爲內地所謂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後遂爲虜衝而屹然成巨鎮矣

明武宗

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陝西徵折色始此自是邊用有米珠薪桂之誚法之不可輕變也如此

明神宗

孫丕揚爲吏部尚書杜中官請託創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吏部掣籤法始此

俗諺所本始總考出宋王伯厚

利市出易說卦左傳　難爲人出表記　擔負出詩玄鳥箋　折閱出荀子　生活出孟子　家數出墨子　服事出周禮大司徒　伏事出陸士衡詩　分付出漢原涉傳　交代出蓋寬饒傳　區處出黃霸傳　多謝出趙廣漢傳　丁寧出詩采薇箋　什物出後漢宣秉傳　自由出五行志　曉示出童恢傳　主者出劉陶傳亦先見欒巴傳　意智出鮮卑傳　甲末出欒巴傳　告示出荀子仁者告示人好布施　出國語　北校出齊語　行頭出吳語　當月出晉語　地主出左傳東道主及越語　相於出晉后妃傳　料理出王徽之傳　長進出和嶠傳　消息出易經及魏少帝紀　功夫出魏少帝紀　首請出吳呂蒙傳　牢固出陸抗傳　鄭重出王莽傳　分外出魏[illegible]琥上疏　小知出宋武帝紀　間介無疑出長笛賦　婁羅聰明才敏之謂出南史顧歡傳　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陝山謂亦　假開出王峻傳　本色出唐劉仁恭傳　古老出書無逸注　商量

出易商兌注　不宜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　生人婦出魏杜畿傳　私名出列子　家公出莊子主人公　致意出晉簡文紀亦出孫綽傳　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　收拾出光武紀　尋思出劉矩傳　不審出晏子語及韓詩外傳　世情出鬻子不識世情　爾來出孔明出師表　嫋來出思玄賦劉向七言曰嫋來[illegible]耕水自鑿　和買出左傳正義　阿誰出蜀龐統傳　能休出史記孫武傳　慚愧出齊語　安排出莊子　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　見在出橐人注　孩兒出書康誥注　老境出曲禮正義　牽帥出左傳　先輩出詩采薇箋　如今出詩杕杜箋　居士出玉藻　可人出雜記　道人出漢京房傳　寄居出息夫躬傳　某甲出周禮職內注　道士出新序截介子推語　主人翁出史記范睢傳　小家子出漢霍光傳　不中用出史記秦始皇紀云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　外戚世家王尊傳　我輩出晉石苞傳　對岸出樂志顧琛表曰今吏狄對岸　十八九出漢丙吉傳注十八九矣　浩大出後漢馬廖傳　兩兩相視出周嘉傳　年紀出光武紀　雜碎出仲長統傳　細碎事出吳呂範傳　手下出太史慈傳又出吳呂範傳諸出注引江表傳孫策　合少成多出中庸章注　若干出禮記投壺　如干出陳何之元傳　膠加出九辨　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集韻愁音曹　[illegible]尿音眉䀹出列子　冗長出陸士衡文賦　無狀出史記夏本紀　雙書出淮南子　前定出中庸　細作出左傳釋文　敘致出世說　紹進出後漢劉陶傳　悶息耗出竇后紀

巳外出魏文帝書　物色出月令亦出淮南子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　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　生熟出莊子　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注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發遣出陳寔傳　天然出賈逵傳　新鮮出太玄　鈍悶出淮南子　誇張出列子　悖恌出洞簫賦　近局出陶淵明詩　提撕出詩抑箋　本種出晉江統論　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附李諧傳中　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此諸俗語所由始也

補遺

清按諸經於性情性命四字從未有連用者連用性命自易乾卦彖辭始連用性情自乾卦文言始　又案陰陽二字亦未有連用者自乾卦之陽在下也坤卦之陰始凝也始對言之渾言之

補遺雜事

厲王流彘國人欲殺太子靖召穆公匿靖於家國人索之召公以己子代之靖得免捨子救君始此亦僅此　厲王時王宮中有童女見龍漦而娠生女棄之有鬻檿弧箕服者拾而奔褒長而美褒人有罪納是女於宮王見而嬖之爲褒姒褒姒始此西周亡始此　王莽集禽羽爲飛人以示兵威飛人始此亦僅此　范武子聘于周不識殽烝周天子教之大國使臣不知禮始此　周天子賜齊侯胙桓公下拜登受齊天威也此伯主尊天王之始　孟僖子恥不知禮沒時命其子無忌從仲尼學禮此三家心服聖人之始　漢儀云宮城門擊刁斗則刁斗自漢始

泌光武平南越獲銅鼓銅鼓始此　唐李畋居深山作爆竹以驚山鬼爆竹始此　晉杜預作水碓藉水轉之水碓始此　南宋五更絕梆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閉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六更始此　唐元載嬖姬薛瑤英薛父兄揣賄賂號爲關節關節始此　明崇禎甲戌科福建顏茂猷作五經全卷禮部侍郎林釺疏請准與謄錄文文術力請中式而溫體仁堅拒之奉旨中第一名會元五經中式始此　明正德時詞曲有嗩哪後之鎖吶始此　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礮盡始此　宋真宗時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曾公亮亦云有虎蹲旋風之砲砲火始此古人火攻尚無火藥也即礮亦古人用機運石飛之致遠非用火也李光弼作砲飛巨石亦非

火藥也火藥至宋始有之猶未甚熾也至元世祖攻襄陽則全用砲之功矣　明永樂時平南交倣交人所製火鎗火鎗始此　明太祖制剝皮場以處貪酷吏剝皮場始此後廢　律中十惡之罪始於齊而定於隋前此未有也十惡罪名始此　父母死至宋時子分孤哀之稱孤哀子始此　古無四拜禮惟蘇秦之嫂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　古以火炬爲燭晉石崇以蠟爲之蠟燭始此　古人止有座右銘至宋始有堂聯而盛於明對聯始此　左傳陳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雨衣始見此　楚子在乾谿雨雪皮冠秦復陶杜注以復陶爲油衣油衣始此　曹操於寒食日以隻雞斗酒祭橋玄墓奠食祭墓始此　鄭俗三月上巳臨水禊飲有溱洧之詩上巳祓飲始此　屈原以端午沉

死楚人哀之是日以舟楫相拯救競渡始此　長沙歐回以紙縛絹練
粽包食祭屈原角粽始此　唐元宗以七夕牛女相會命宮人穿針乞
巧乞巧始此　念珠一百八顆漢明帝時西域僧所作念珠始作　晉
孫元隱置酒懸酒旗於樹杪酒旗始此　魏劉馥守合肥編草蓑數千
後孫權圍城值連雨馥以蓑蓋城不壞此蓑衣之始　隋君開僧志林
作木魚取魚晝夜不合目之義木魚始此　張衡振坐車此論易虎皮
褥始此　宋太祖時漢清臣啟單中傳信牌此信牌所由始　燕殺書
云臣不佞此不佞之稱所始　齊侯於瓜時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
及瓜而代後稱瓜期始此　燭之武見秦伯云舍鄭以爲東道主東道
主之稱始此　司馬遷史記有表有紀有世家有傳有書諸文體始此

唐時荊州少成名者長沙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破天荒之
說始此　漢武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林苑始此　蜀王失國化
爲杜宇啼曰歸去樂杜鵑名始此　堯命羲和命始此　禹貢作記之
法始此　湯作誥誥始此　春秋傳周天子諭告諸侯諭告始此　孔
子作說卦說始此　書有序詩有大小序序始此　漢劉向封表稱事
封事始此　漢王尊劾權奸彈文始此　子産以書告范宣子子産又
書復叔向書始此　李斯刻嶧山石始有碑文　孔明作出師表表
始此　賈誼著過秦論論始此　禮記有冠義諸篇義始此　漢杜子
夏勸文學側墓誌始此　蔡邕銘范史雲墓墓志銘始此　曹植上啟
於丕啟始此　班固上舊廣平王疏始此　揚雄作解嘲解始此　韓

愈作諱辨辨柳宗元作桐封辨辨始此　司馬相如贊荊軻贊始此　枚
乘作七發七始此
古無橋名橋皆名梁經文皆然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爲橋矣
此橋名之始　隋煬帝大業元年置進士科進士始此　唐進士及第
題名者謂之前進士此官銜前進士之始　明制總兵官列營始懸
炮鼓吹嘉靖後巡撫做而行之此放炮鼓吹之始　唐王建宮詞云太
平萬歲字當中此樂舞舞字之始　漢文帝除肉刑定箠令箠長五尺
大一寸末薄半寸平其節竹也後世竹板子始此

考古原始卷之六終

考古原始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文清編初明嘉靖中桐城趙釴撰古今原始十四卷以歴代帝王編年紀載各著其事所自始文清以趙書原本自天皇氏至陰康氏荒渺無稽爲之刊削依聖經斷自伏羲並補正訛鈌訖明神宗而止考世本多載事始其書久佚馮贄事始亦無傳本文清此書餖飣牽合亦與趙氏書相等又不著出典益不足徵至卷末補遺各條尤如兎園冊子文清嘗纂考古畧一書其凡例中自叙生平所著述不及是書殆坊賈所托名也

春秋經傳類聯不分卷

〔清〕王繩曾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多歲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經傳類聯無卷數》提要

左氏之傳翼經也匪直以辭而已而屬辭比事能文者取材焉梁溪家武沂雅有杜征南癖編以聯句以便記誦類以經之事與辭綜之開者爭先睹一時同志請授之梓或曰是書也條貫錯綜文成駢偶修辭之道備矣余頷之雖然抑有進春秋之作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左氏傳以通經辭特寄焉耳頤辭弗患事於何有事同聞於義奚何有故記曰比事屬辭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今觀是編一事而美惡迭見一義而法戒森然其為辭也婉而成章而大指昧於勸善懲惡蓋聖賢經世之心散見經傳武沂薈萃成文而義益顯自非冰釋理順惡能如取如携提要鈎元若是謂以辭而已淺之乎讀是也矣

巳山愚弟步青拜題

古人之書必有才者為能治之嘗有陳編蠹簡一經爲針縷出賞會既殊剪裁亦別遂使生面獨開精神迸出夫庖人之治庖也山海之珍水陸之產非不錯陳以待用而鸞刀失御滋味失調食者將攢於口有良庖者和之劑之無不嘗之而旨夫良庖所取用之材料即拙庖所取用之材料也而治具獨精且旨者唯治庖之才良也竊以爲治經書亦然春秋左傳無人不讀之書也每一播撫目迷五色手重千斤無他無

才以運用古人古人不爲用也吾友武沂先生多讀古今有用之書尤熟精於盲左擷其菁華彙爲駢偶其纂組之工薈粹之洽爛然若天孫雲錦非人間之機杼所成昔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事時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王摛後至尤工乃奪取扇簟而去今春秋經傳類聯出殘膏賸馥沾溉一世五花簟白團扇大力者負之而趨豈其家風然歟抑才長則觸手成春耳而此書又豈足以盡吾友也哉釆石

同學弟吳銳拜書

春秋為聖人彰善癉惡之書而左氏傳特詳其事之始終本末於是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載人倫之道軍國之務以至語言動作無不大備嘗怪黃氏日抄所採左氏警句僅得數行掛一漏萬覽者病焉及見經解中宋徐秘書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其於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約畧備矣然而拘於聲韻選句難工事弗類從猶如野戰龐雜之病更甚於掛漏矣乃猶載入經

解得與諸家炳如列星並垂不朽信乎書之顯晦有數存焉否耶茲編分類彙集其雋言聯為駢體以便記誦寧律不諧無使句弱用事不工無使語俗開府之長其庶幾有取乎若夫一人一事而疊見者以其類之所分而各有取義學者別其指昧自不嫌於複出也類凡三十三條計一千二百餘掛漏不敢知龐雜或免矣嗟乎鄭漁仲氏有言酒醴之末自然澆漓文章一道日離其本如取材經傳自鑄偉詞易詩書禮

外資諸左氏最富其言最為近古編中倫道軍國大已細而飲食服飾諸儀皆類綴焉以為始學之一助而其間不無可備法戒者當亦聖人彰癉之所不廢云爾時雍正甲寅孟冬梁溪王紹曾武沂氏書於多歲草堂

編年紀月傳準諸經比事屬辭文昭其義咄哉肓左實言近而旨深偉矣征南脊理順而氷釋窺其全豹正不病於浮夸相厥一斑舉有當乎馴雅願大經垂諸宇宙執克經綸鴻筆散爲雨霖嘖知筆削惟吾　夫子癖此有年於彼經疏復之無算珠編錦織具岸異之風流月剪雲修豈雷同之勦襲即此可當比屬義正辭嚴維茲不讓紀編情深氣盛續爲國語可睞誦而師箴擬以天文定神工而鬼斧邗江受業楊開鼎謹跋

受業較訂姓氏

龔九嶸　劉葳
孫輻　管一清
程堉　楊開鼎
唐上衡　唐道衡
陳庭蘭　蔣奭
汪煕寧　郭芳潤
郭芳躬　吳志涵
郭芳矩　劉志遂
江弘猷　江裕
羅應倫　龔寶
汪綸　靳沅

男　一峯　千仞　較字

春秋經傳類聯總目

春秋經傳類聯第一

多歲草堂編讀

君德

皇天惟德是輔(僖公五年)。諸侯以禮爲歸(昭公四年)。如履如臨。明徳惟敬(僖公二十二年)式金式玉。王度可思(昭公十二年)。聖人在上。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昭公四年)君子有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昭公元年)。慈孝愛敬。教子以義方(隱公三年)。獮狩蒐苗。納民于軌物(隱公五年)。

脩德息師而服鄭。禮以主盟(襄公九年)。親民序事而有吳。天其啟嗣(襄公三十一年)。寧魯以親有禮。因重固之本枝(閔公元年)。救邢以從簡書。戒宴安之酖毒(同上)。樹德惟同欲之濟。寧容逞己。無疆(成公二年)。脩禮為攜貳之招。詎可乘人有釁(僖公七年)。喜師與而雨。居然克敵豐年(僖公十九年)。懼災降自天。惕若恤民罪己(莊公十一年)。使之司牧(襄公十四年)。豈以陵民(襄公二十五年)。齊桓從善如流(昭公十三年)。晉文好學不貳(仝上)。秦穆能與人之壹。遂定霸于西戎(文公

三年 晉靈荀納諫而悛。胡不競于南楚 宣公元年 。不
以人從欲。而以欲從人。宋襄何憂。鮮濟 僖公二十年
惟有可獻否。亦有否獻可。齊景始得為和 昭公二十
年 。命在養民。邾子知之以為利 文公十三年 。禮可
為國。齊侯善之而不能 昭公二十六年 。莒展不立。職
維棄人 昭公元年 。楚平自完。僅以持世 昭公十九年 。弱
不。好弄。不識亡人之有他 僖公九年 。侈而多良。而況
大夫之皆富 襄公二十九年 。用人于次雎之社。乃猶
霸之是求 僖公十九年 請命于降莘之神。其何土之
能得 莊公三十二年 。祝益詛損。手祝史乎。何誅 昭公二十
年 。筮短龜長。偏筮人之是信 僖公四年 。薦馨以德
神其吐之 僖公五年 背施無親。君其悔是 僖公十四年 。
刻桷近侈。將掩共德于先君 莊公二十四年 觀社不書。
懼失貽謀于後嗣 莊公二十三年 。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 襄公二年 大夫其未喻。楚共王已命共
乎 襄公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

多歲草堂編讀

儲貳

守曰監國。從曰撫軍 閔公二年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文公六年 。棄疾神之所立。違命其危 昭公十三年 。子臧
聖。雖不能。失守其敢 成公十五年 。晉人以難。欲立
長君 文公六年 。楚國之舉。恆在少者 文公元年 。不務昭
其功德。宋穆豈曰能賢 隱公三年 。方茲閒于憂虞。齊
景亦姑謀樂 哀公五年 。叔姬無寵。舍亦無威 文公十四年
子良以賢。堅則以順 宣公四年 。用牲于歃。書徵
楚客之盟 襄公二十六年 。祭地而墳。毒獻齊姜之胙 僖公
四年 。哀姜哭市。襄仲失援 文公十八年 宣公十八年 。穆嬴啼
朝。宣子畏偪 文公六年 又七年 。易衰袵而如故。娣之
子猶童 襄公三十一年 。辨菽麥而不能。周有兄無慧 成公
十八年 。鄆不足辱。君其改圖 哀公二年 朱適在卑民
何由暨 昭公二十一年 。命名以成師。兄其替乎 桓公二年
協夢于康叔。元則長矣 昭公七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

多歲草堂編讀

臣道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文公四年)。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襄公十三年)。卜世卜年王孫滿惟知在德(宣公三年)。改步改玉仲梁懷豈遂忘君(定公五年)。與琴而操南音敢忘其舊(成公九年)。賦詩不出鄭志皆昵乎賓(昭公十六年)。戮死施生直推叔向(昭公十四年)。濟寬糾猛(昭公)愛嗣國僑(昭公二十年)。輔五世以為主盟(襄公二十七年)。

相三君而無私積(襄公五年)。司聰司明司味各無失官(昭公九年)。書名書服書勳其敢棄命(昭公四年)。隱舉非禮桓賂非禮臧孫德諫傳家(隱公五年桓公二年)。衰冬之日盾夏之日趙氏忠勳繼世(文公七年成公八年)。和諸戎而五利備實惟魏絳之謀(襄公四年)。建一官而三物成端賴祁奚之舉(襄公三年)。卜晝未敢卜夜繼之火而敢辭(莊公二十二年)。守道不如守官招以弓而不進(昭公二十年)。縋而見敵燭武豈誠壯不如人(僖公三十年)。怒以從師狼瞫為能死獲其所(文公二年)。

朝之立焉則已仕鱄誰懟乎(襄公二十七年)。冠而出者其可行羈將逃也(定公元年)。歸元自狄先軫之面如生(僖公三十三年)。嗣事于齊荀偃之目乃瞑(襄公十九年)。向虎門而立晏嬰免難于欒高(昭公十年襄公二十九年)。從近關而行蘧瑗全身于孫甯(襄公十四年又二十六年)。豈口實之是為(襄公二十五年)。宜恭敬之不忘(宣公二年)。楚難以紓毀家不恤(莊公三十年)。郲儺可與行貨何為(昭公二十三年)。興我役慰我心詛祝實貽國患(襄公十七年)。善則行惡則改誦謗均屬吾師(襄公三十一年)。

事君借曰盡心寧徒為舍藥之世子(昭公十九年)。為法終當受惡非可寬越竟之正卿(宣公二年)。若節春秋夷吾敢比于二守(僖公十二年)。騶稱功伐溫季求掩其七人(成公十六年)。趙武靖能克免叔孫戮辱(昭公元年)。楚圍虐善頓令蔿掩傾亡(襄公三十年)。公孫執鐸將掫衛叚請免于戾(昭公二十年)。荀躒掩耳而走魯難其敢與知(昭公三十一年)。韓厥老矣罃政稟焉(襄公九年)。欒伯善哉盈戮餘也(宣公十二年襄公二十一年)。趙穿有寵而弱實壻晉君(文公十二年)。臾滿無

德而貪變占周易（宣公六年）焉與知政實助令尹而匿其情（襄公三十年）欲反其仇乃求勇士而耕于鄙（昭公二十年）居京不度滋蔓難圖（隱公元年）在蔡速飛其翼必翦（昭公十五年）隱民作慝薀蓄若何（昭公二十五年）家量厚施歌舞之矣（昭公三年又二十六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四

多歲草堂編讀

父子

君之貳為卿（襄公二十二年）父之貳為子（文公十六年）驕滛弗納（隱公三年）齊聖不先（文公二年）黜官安子石之貧敬能保祀（襄公二十二年）餼粟以子展之命善則歸親（襄公二十九年）子能仕父教忠毛也偃也其誰敢貳（僖公二十三年）我歸死爾往報尚也員也猶愈相從（昭公二十年）君賜未嘗頴谷封人錫類（隱公元年）母存請遺翳桑餓者逃名（宣公二年）克黃不敢棄命于君善者豈患其餒（宣公四年）欒黶不能任勞于父亾臣猶有所逃（襄公二十一年）焉用文之許介推以偕隱（僖公二十四年）惡多寵也逐芮伯而出居（桓公三年）不獲遠尹之尸子其可得（宣公十二年成公三年）姑委司城之命族猶不亡（文公十六年）扶之以奔敢令同載于其主（襄公二十五年）歸而不待宜弗正視于乃几（定公五年）子華父之奸寧免于罪（僖公七年）石惡本之廢不有其宗（襄公十九年）嗜酒竟致曠宗高彊焉能

任邑。昭公十年。析薪弗克負荷。豐施可不歸田。昭公七年。申犀稽首馬前。責王言之欲棄。宣公十四年又十五年。蹇叔哭師門外。痛爾骨之余收。僖公三十二年。聞衆叛而投車。不啻擠于溝壑。昭公十三年。懼滋憂而忍詢。何如聽其死亡。昭公二十年。掩罪若不能。慮無鬼神之來食。襄公十年。洩命則何敢。亦豈讎怨之可居。襄公二十八年。異哉子之名。仇以兆怨。桓公二年。取于父為類。命之曰同。桓公六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五

多歲草堂編讀

宗族

水木同其原本。昭公九年。親戚藉以蕃屏。僖公二十四年。我周之還。晉鄭焉依。隱公六年。大姒之子。魯衛相睦。定公六年。二惠競爽。弱一个而姜危。昭公三年。七穆不亡。皆數世為鄭主。宣公四年襄公二十七年。饗且長。踶齧幼。辭順為祥。文公十四年。穀也食。難也收。喪歸猶毀。文公元年又十四年又十五年。親以寵偪。況虞虢。不等于桓。莊。僖公五年。義以禮行。宜曹衛並存于文武。僖公二十八年。康王跨而靈王加肘。何寵乎五人。昭公十三年。公衍先而公為為兄。厚誣于三日。昭公二十九年。季紇以才奪嫡。申豐盡室將行。襄公二十三年。孟羯誣命承祧。武仲斬關而出。仝上。士蒍試其事。不過二年。莊公二十三年又二十四年又二十五年。樂豫舍其官。以和六族。文公七年。叔鮒貪而先有。虎肸族將亡。昭公十三年又十四年襄公二十一年。欒黶汰而繼以盈。書功已沒。襄公十四年。苟枝葉之先落。昭公三年。何昏姻之孔云。僖公二十二年。

樂大心賊其宗載將不利（昭公二十五年定公九年）蕩子山背其族桓亡必偏（成公十五年）○鉏刖閼誅共叔獨有後于鄭（莊公十六年）閼牀巢隕延季終棄室于吳（襄公三十一年又十四年）○三公子皆君應恤大援之失（桓公十一年）七大夫並仕用傷公族之衰（僖公二十六年）○燬欲興師子弟父兄何讓（僖公十八年）朝實干命伯仲叔季難圖（昭公二十六年）○葛藟庇其本根忍縱尋斧（文公七年）草木同其臭味焉敢差池（襄公八年又二十二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六

多歲草堂編讀

夫婦

娶元妃以奉粢盛孝為禮始（文公二年）覿宗婦而用棗栗贄別物章（莊公二十四年）○鄭小不容圍也責之野賜（昭公元年）齊大非耦忽其敢以師昏（桓公六年）○姬耦姞而生蘭夢啟徵蘭之信（宣公三年）嬀育姜而光遠占諧鳴鳳之和（莊公二十二年）○感韓奕之章爰出房而答賦（成公九年）憐少齊之嬖請繼室以寵嘉（昭公二年又三年）○生有魯室之祥其文斯在（傳首）使獻宗司之禮于昔無徵（哀公二十四年）○無辱魯公辭非伉儷（昭公二年）重酬向成命改夫人（襄公二十六年）○辭先人有激盧明杞殖之無罪（襄公二十三年）識從者皆相國諷負羈以饋飧（僖公二十三年）○秦晉不徒盟誓之申（成公十三年）劉范世為婚姻之好（哀公三年）○向姜還莒幾不成昏（隱公二年）紀姬歸鄫全乎為婦（莊公十二年）○如賓相敬德之聚也（僖公三十三年）始笑而言才可已乎（昭公二十八年）○亡于郤而誓于施重貽累乎外妹（成公

十一年。黙于初而泣于繼兩抱憾夫息嬀。莊公十四年又二十八年。祖後而配先何以能育。隱公八年貴聘而賤逆決其必亡。文公四年。子皙美而子南夫委禽何强。昭公元年戴已亡而聲已在挾幣以奔文公七年又八年。未尊國母之班戚何震于二嬖文公六年不卜內官之姓美先畫于四姬昭公元年。盧蒲癸之賦詩妾云斷章而取義襄公二十八年崔武子之笠易卒致入宮而無歸襄公二十五年又二十七年。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桓公十八年和而義柔而正能勿上之昭公二十六年

夫婦　二

春秋經傳類聯第七

多歲草堂編讀

閨閫

道取于從傳公元年德無有極傳公二十四年。莊姜美而無子撫桓公于戴嬀隱公三年趙姬寵能使人讓內子于叔隗傳公二十四年。婦人待傅姆火及伯姬襄公三十年女子遠丈夫嫁辭季芊定公四年又五年。主人被憎伯宗有愧妻賢成公十五年敝族遺殃叔向何嫌母妬襄公二十一年。盈而蕩歎祿盡乎武王莊公四年

閨閫　一

懷與安懼名敗于公子傳公二十三年。齊侯東太子仲知廢嫡不祥襄公十九年衛人出其君姜弗告神無罪襄公十四年。惟幕孟廟僚實相從昭公十一年雉獻叔孫豎胡有寵昭公四年。婦人相見不踰閾文芊胡往勞于楚軍傳公二十二年公女出嫁則命卿齊襄乃親送乎姜氏桓公三年。妾不爲姒宜見出于穆姜成公十一年婦以養姑終不哲于文子襄公二年。向戍聒而與語寺人實通棄妾之謀襄公二十六年苟息死以復言外嬖先受驪姬之賂莊公二十八年傳公九年

○黨氏孟任割臂則因閟而盟莊公三十二年連稱從妹在宮以無寵使間莊公八年○謀及婦乃賊其夫桓公十五年不辟宗還戕厥父襄公二十八年○華督則逆而送桓公元年宋平乃視之尤襄公二十六年○衷衵戲朝虐戲徵舒之似宣公九年又十年蒙衣乘輦難蒙慶克之慚成公十七年○封嬖之內以易而國遷朝襄公二十八年祁鄔之室可通而私有討昭公二十八年○夏姬為不祥之人成公二年欒祁亦縱亡其室襄公二十一年○慼以喪志昭公元年尤足移人昭公二十八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八

多歲草堂編讀

朋友

安得達人昭公七年豈無畏友莊公二十二年○道在于以輔以訓襄公十四年又三十一年誘生于相狎相優襄公六年○嬴懼處父以剛從之即去文公五年札憂叔向好直○勉于將行襄公二十九年○王轉相酬起拜國僑之賜昭公十六年兵其少弭武實屈建之知襄公二十五年○七子之志可觀寵嘉趙武襄公二十七年兩國之卿交善存德司城襄公二十七年○同官為寮林父盡心于先蔑文公七年舉偏非黨羊舌嗣位以伯華襄公三年○子產得見然明之心自問政而始襄公二十五年季友不忘原仲之好雖越竟奚辭莊公二十七年○游吉之歸趯以不來失望昭公三年罕虎之娶嬰豈驟見為勞昭公五年○韓起從田蘇游而曰好仁襄公七年伍舉與聲子善而得復國襄公二十六年○叔牙能知管仲因自魯以相齊莊公九年包胥實友伍員哭于秦而興楚定公四年○如相識之舊惟禮乎必慎之襄公二十九年

痛知我之亡爲善吾其已矣昭公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九

多歲草堂編讀

家國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桓公二年忘守則危。有備無小。昭公十八年。皮存毛傳。僖公十四年脣亡齒寒。僖公五年。娅呂股肱。盟府昭其舊職。僖公二十六年山河表裏。輿人誦以新謀。僖公二十八年。立德立功立言不朽。非徒保姓。襄公二十四年致民致節致地數缉乃以存亡。襄公二十五年。布衣帛冠五千人之遺文公興衛。閔公二年生聚教訓二十年之外句踐滅吳。哀公元年。鄭豈內臣。僖公七年虞猶外府。僖公二年。歌圻父載歌鴻雁。庶幾敝邑之能鳩。襄公十六年。賦鵲巢又賦采蘩。實惟大國之省穡。昭公元年。猶秉周禮豈曰無情。閔公元年哀公八年且倚麻脣胄兼能相忍。哀公八年昭公元年。小國因恃而滅。弦恃姻。莒恃陋。鄭恃賂。江黃恃睦。萊人恃謀。昭公元年僖公五年成公九年襄公六年僖公十二年文公四年襄公六年大都以耦而危。蕭耦宋。櫟耦鄭。蔡耦楚。蒲戚耦衛。曲沃耦晉。閔公二年莊公十二年又十四年昭公十一年襄公十四年桓

公二年○齊非吾耦楚非吾族魯鄭之謀略同桓公六年成公四年○大不在邊細不在庭子臣之擇惟慎昭公十一年○未絕必將有主僖公二十四年方授未可與爭宣公十五年○小道大淫止少師以追楚太急桓公六年○乘軒臣一主二執季孫于事晉何瘳昭公十三年○乘軒者三百人責曹獻狀僖公二十八年保國以五千甲許越行成哀公元年○不廢何以興僖公十年無立有與斃哀公八年○楚君非異人任不忍棄力息肩襄公二年駟氏豈為我徒乃曰助彊就直襄公三十年○子皮餼

司城貸其皆得國而貸而不書者德有加襄公二十九年○子容專司徒侈知丞亡家而專則實斃之及必速全上○崔杼之亂俘其家慶封之亂亡其邑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已相胡公襄公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昭公三年祁氏之田分為七羊舌之田分為三不獨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昭公三年又二十八年○陳氏始大既為之斧以斲公昭公十年哀公十五年魯室雖分終賴有牆以蔽惡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又元年衛則徙而許則遷強隣逼處僖公二年又三十一年成公十五年

昭公十八年郗則分而紀則判弱國難存襄公十三年莊公三年○君欲何堪天之棄商久矣僖公二十一年又二十二年周德既厭吾能與許爭乎隱公十一年○神降于莘非緣興虢莊公三十二年鬼謀于社實兆亡曹哀公七年又八年○使疾其民貫盈乃可殪也宣公六年益富于舊族聚殆將殲旃襄公二十八年○游吉不獲亢身而亢宗昭公元年趙武焉能治州以治縣昭公三年○小九之一中五之一至于參而已極況過百雉之都城隱公元年孟半為臣叔盡為臣方諸季而能廉何乃

倍徵其貢賦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宗之競將斃越椒遂滅若敖宣公二年又四年國不競亦陵子產力存鄭服昭公十三年○溯封實舊許豈鄭俘昭公十八年徵鬼則誣薛非宋役定公元年○公量收家量貸行徵工正之昌昭公三年莊公二十二年大國令小國共敢議蒲宮之僭昭公元年○子家懷魯卒致怒逐于臧宣宣公十四年又十八年重耳安齊猶幸醉遣于舅犯僖公二十三年○射乃不具夫三耦襄公二十九年萬或祇存其二人昭公二十五年○外寧必內憂晉盍釋楚成公十六年世讎而

同壞越其豢吳哀公元年又十一年○夏肄是屏魯日以瘠襄公二十九年晉使不害宋則必斃宣公十四年○莫胎悔于噬齊莊公六年宜遠圖于掉尾昭公十一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

多歲草堂編讀

用人

國之利使能文公六年民之主用善昭公五年○謀季友之歸魯落姑請盟閔公元年憂士會之在秦諸浮相見文公十三年○欒書從善衆主十一之三成公六年行父去凶功居二十之一文公十八年○睦諸侯而和百姓皆刑善于范宣襄公十三年說禮樂而敦詩書請試功于郤縠僖公二十七年○戾亡息禍子產實鄭之世隆襄公二十九年謀國奉君晏齊豈魯之常隸成公十六年○棄賢而材皆用晉襄公二十六年賞善而盜可奔秦宣公十六年○衛則蘧瑗史狗史鰌子荊叔發子朝未有患也襄公二十九年晉則趙孟伯瑕史趙師曠女齊叔向庸可渝乎襄公三十年○免囚勸能猶將十世宥叔向襄公二十一年鄉師引過不以一眚掩孟明僖公三十三年○惟仁讓夫好仁起朝而不廢無忌襄公七年舉類求其弟類吉立而請舍子朗襄公二十二年○外選讐內選親德勞不失宣公十二年稱其仇

立其子語比兩忘襄公三年○五叔無官豈以年先而德替定公四年三良為政後乃族大而寵多成公七年襄公三十年○少師獲而隨疾以除桓公八年得臣在而晉憂未歇宣公十二年○其無蒲狄見斬袪之寺人僖公五年又二十四年聿有僕區赦斷旌之芋尹昭公七年○虎為鄭棟折將厭焉襄公三十一年宿實繁慍惡其去是昭公元年○命六官之長晉霸迭興成公十八年收三子之良秦征不復文公六年○有子家羈而弗用何容纒綣相從昭公二十五年又雖子鮮鱄在其閒徒自輓推以入襄公十四年又二十六年又二十七年○剛而無禮憂子玉之難任僖公二十七年輕則寡謀策孟明之必敗僖公三十三年○有守心無淫行與之縣也可乎昭公二十八年學製錦采操刀使為邑焉傷已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一

多歲草堂編讀

政治

材之用去一不能襄公二十七年政之慎務三而已昭公七年○鑄鼎象物備螭魅罔兩之神姦宣公三年昭德塞違章文物聲明之度數桓公二年○觀惡而監德惡遠棄而德遠興莊公三十二年昭公四年勸賞而畏刑賞不僭而刑不濫襄公二十六年○鷹鸇之逐鳥雀誅不仁以子其民襄公二十五年菅蒯可代絲麻備不虞以保其國成公九年○和民以亂猶治絲而棼隱公四年為政以禮則執熱有濯襄公三十一年○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僖公二十七年安其樂而思其終有備無患襄公十一年○國政增修不可當也文公二年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僖公二十七年○寶近乃得貧何以饒國成公六年穀出不過藉所以豐財宣公十五年○政平則無爭昭公二十年事充何以治哀公十一年○讓以禮也事以斂也將皆國政之知襄公二十六年又二十七年取而伍之有而殖之猶是與人之誦襄公三十年○晉法

修于士會國無幸民 宣公十六年 楚典擇自蔿敖官能象物 宣公十二年 ○叔向懲惡不為暴不為虐不為頗 昭公十四年 子犯教民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 僖公二十七年 ○州兵爰作盖能說乎衆人 僖公十五年 田賦欲行何必訪諸國老 哀公十一年 ○為政不猛盗警萑苻 昭公二十年 作法于貪國譏蠆尾 昭公四年 ○合二難既無以安國 襄公十年 制參辟又何能靖民 昭公六年 ○無備而辦于官瀋可拾乎 哀公三年 能寬以安夫衆鑾之柔矣 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二

多歲草堂編讀

禮樂

禮所以立 昭公七年 樂無不諧 襄公十一年 ○太史觀書見易象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 昭公二年 伶工奏樂歌國風雅頌而歎韶舞之無加 襄公二十九年 ○禮為幹敬為輿惰則自棄 僖公十一年 驕近亂替近疾卑者先亡 定公十五年 ○郊勞贈賄成于國莊加之以敏 僖公三十三年 揖讓周旋問自趙簡祇可為儀 昭公二十五年 ○授玉速行譏過楹之鄭伯 成公六年 趙朝忘所笑適縣之孔張 昭公十六年 ○蔡侯之惰敖在心況其不父 襄公二十八年 楚圍之威儀無則何以似君 襄公三十一年 ○官失而在夷學且問諸郯子 昭公十七年 禮亡而祭野戎果徙于伊川 僖公二十二年 ○吳壽夢固宜于廟臨哀 襄公十二年 晉平公乃不為隣徹樂 襄公二十三年 ○煩手淫聲慆堙弗聽 昭公元年 億心和物嘉樂告成 昭公二十一年 ○考仲子之宮獻羽以六數 隱公五年 惟大臣之故去籥者再書 宣公八年 昭公十五年 ○疾

日勿聞遂飲工師以酒(昭公九年)巢幕何樂惡聞戚邑之鐘(襄公二十九年)○相濟相成專壹誰聽(昭公二十年)不窕不㮶橫大何堪(昭公二十一年)○地室奏金懼食言之子反(成公十二年)○闕西偏舞效樂禍于子頹(莊公二十年又二十一年)○饗而不具用秕稗也聖人敢辭(定公十年)冠而在行假鐘磬焉大夫以禮(襄公九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三

多歲草堂編讀

賞罰 訟獄附

獄無大小不能察必以情(莊公十年)國有賞刑與其濫毋寧僭(襄公二十六年)○志過旌善綿上為田(僖公二十四年)宣信勤王南陽始啟(僖公二十五年)○魏絳始有金石之奏賜自和戎(襄公十一年)士會命以黻冕之章請因滅狄(宣公十六年)○反田趙武還酬季孟忠勳(成公八年)復位克黃尚念子文治國(宣公四年)○皇父氏之御賞以彤門(文公十一年)辟司徒之妻予之石窌(成公二年)○原軫褒而曰季受先茅之縣(僖公三十三年)荀桓賞而士伯有瓜衍之封(宣公十五年)○繁纓曲縣難假仲叔(成公二年)犀軒直蓋宜郵無存(定公九年)○封邑削而投幸免誣道之討(襄公二十七年)冕服無以斂恨非德賞之禁(襄公二十九年)○若夫三辟之徵興皆叔世(昭公六年)然而九刑之命作自先君(文公十八年)○始禍者死載在盟書(定公十三年)專殺者施罪同黨獄(昭公十四年)○賞盜去盜臧紇不能(襄公二十一年)以逆

戕逆慶封其肯(昭公四年)欲加里克之罪何患無辭(僖公十年)遂逐華弱以奔毋乃異罰(襄公六年)貴踴賤屨刑則已繁(昭公三年)蹊田奪牛罰其太重(宣公十一年)子皙尸且加木(昭公二年)南宮載而裏犀(莊公十二年)以刑佐民莫如魏絳(襄公三年)徵書救世已矣國僑(昭公六年)偏聽邾辭終逆叔孫以禮(昭公二十三年又二十四年)不直君訟特免武子之忠(僖公二十八年)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成公四年)鄇田為王官之邑郤至勿敢爭(成公十一年)上其手下其手州犁乃請問諸囚(襄公二十六年)亦左之亦右之主叔不能舉其契(襄公十年)斬關而盟紀國有人焉(襄公二十三年)執簡以錄崔史既書矣(襄公二十五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四

多歲草堂編讀

朝聘會盟宴享

五歲而朝三歲而聘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昭公三年)朝以講禮聘以志業會以示威盟以底信(昭公十三年)息民繼好亦禮之經(隱公七年)親仁善隣為國之寶(隱公六年)國分大小卿與大夫之位上中下遞而相當(成公三年)爵有等差王及牧伯之朝侯子男班以載見(哀公十三年)伯男加勞一級咫尺天威(僖公九年)叔父受策三辭對揚休命(僖公二十八年)同姓為長薛則後滕(隱公十一年)明德是崇衛當先蔡(定公四年)有事則膰有喪則拜恪因先代之尊(僖公二十四年)何役不會何盟不同敢辟王朝之牒(昭公二十五年)華元克合兩國之好郤至因地縣而驚(成公十二年)向成欲弭諸侯之兵趙孟則衷甲是患(襄公二十七年)來朝發幣狎我弗賓(隱公七年)在會饋芻待介以禮(僖公二十九年)小大之輯睦而其常青(襄公十九年)兄弟之比安尨也無吠(昭公元年)不次衛國尋

盟寧後乎荀寅(成公三年)。欲惡晉人。享禮。故同于鮑國(昭公十二年)。備物象德。昭文畏武。何堪(僖公三十年)。問禮選良。相國守先。均善(昭公四年)。皆獎王室。而無相害(僖公二十八年)。翼戴天子。而加以共(昭公九年)。共儉慈惠。享宴兼昭(成公十二年)。體薦折俎。公卿有辨(宣公十六年)。拜皇華之五善。教以諮周(襄公四年)。卒常棣之七章。期于好合(襄公二十年)。適晉國而辭館。叔弓無敢為賓(昭公二年)。並魯君以登階。孫子不安于後(襄公七年)。加籩請徹。非下臣之所堪(昭公六年)。辭

玉弗從。有君子焉。無陋(文公十二年)。寓書輕幣。與晉令名(襄公二十四年)。逾數徵牢。懲吳背本(哀公七年)。賦湛露。不答賦。彤弓不答。大禮敢干(文公四年)。歌相鼠。不知歌茅鴟。不知。淫人終滅(襄公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昭公四年)。趙衰文也。勇犯不如(僖公二十三年)。叔向言焉。子木莫對(襄公二十七年)。晉侯不敬。頓移事大之心(成公四年)。郤子無基。終致尸朝之禍(成公十三年又十七年)。聞樂而歎。非其所(桓公九年)。飲酒而泣。喪其心(昭公二十五年)。病而後質。捘手豈曰能盟(定公八年)。弱則弗棄。投

壺何假。中儁(昭公十二年)。中有信。又焉用質(隱公三年)。歃如忘。知不賴盟(隱公七年)。軍胡以藩。懼楚氛之甚惡(襄公二十七年)。日之將旰。視吳墨而可知(哀公十三年)。盟可尋亦可寒。改焉何益(哀公十二年)。德則人不則。鹿命無所逃(文公十七年)。晉則已偷。何瘠牛之足畏(昭公十三年)。吳方無道。亦瘈狗之可虞(哀公十二年)。鄫無賦于司馬。願借助焉(襄公四年)。鄭比貢于甸侯。懼弗給也(昭公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五

多歲草堂編讀

武事上

觀釁而動宣公十二年無威則驕襄公二十七年○備疆場之不虞桓公十七年用少長之有禮僖公二十八年○一戰城濮晉侯為能以德攻僖公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三敗韓原秦伯終不為怨府僖公十五年昭公十二年○楚師涉魚齒南風不競北何害焉襄公十八年齊侯會葵丘東略不知西則否矣僖公九年○曲為老而直為壯僖公

二十八年逆為否而順為臧宣公十二年○狃蒲騷而小羅不威以刑焉軍必敗桓公十三年亡下陽而易晉是奪之鑒也國必危僖公二年○叛楚有巫臣歲奔命者七成公七年攻吳畏微虎夕還舍者三襄公八年○蠭蠆辛螫夫宗邦魚門縣胄僖公二十二年豕蛇荐食乎上國雲澤抽戈定公四年○晨壓晉陳莫解王傷國蹴之憂成公十六年宵突陳城以報井堙木刊之怨襄公二十五年○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襄公二十七年七德一無問何以戰宣公十二年莊公十年○克不可命襄公十年

和必有功成公十三年○郤獻狗人于師聊以分謗成公二年范文歸功于師不敢受名成公二年○晉三駕而莫爭襄公九年楚再世之不競宣公十二年○四軍無闕八卿和睦五會之信難違襄公八年○二憾皆往三帥不專六人之同庸愈宣公十二年○乘轅改北君不逃臣宣公十二年馬首欲東佐當從帥襄公十四年○完守杖信免晉楚之交加襄公八年喜賂怒頑激齊以秦之未可僖公二十八年○楚之不得志也請誘隨以羸師桓公六年晉其敢匿情乎竟遁齊于踈陳襄公十八

年○見星未已軍命重申成公十六年甚雨及之役途多涷襄公十八年○裹糧坐甲固敵人是求文公十二年見可知難亦軍政之善宣公十二年○陳侯免而擁社何殊徐子斷髮之憂襄公二十五年昭公三十年鄭伯袒而牽羊不異許男銜璧之慘宣公十二年僖公六年○武宮之立非由己功成公六年林鐘之銘徒借人力○襄公十九年○無文德而有武功弗得寧矣襄公八年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僖公二十八年○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公二十四年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文公四年○

易子析骸恥盟城下宣公十五年反首拔舍矢誓皇天僖公十五年○欲偽逃以紓憂韓之戰箕之役邲之師恥其甚矣成公十六年善居功者克讓君之訓克之制燮之詔力何有焉成公二年○知伯投机七日而偪陽以滅襄公十年吳人用木五戰而郢都以亡定公四年○戎惟果毅之昭宣公二年勇在整暇之好成公十六年○攝榼承飲行人造子重之麾成公十六年加璧奉觴司馬執齊侯之縶成公二年○不肯即卒斬荀吳之嬖人昭公元年乃敢亂行戮晉侯之介弟

武事上　三

襄公三年○遂淳不救慶鄭堪誅僖公十五年陷淖能掀欒鍼何勇成公十六年○彼驕我怒文公十六年彼竭我盈莊公十年○庸叛將亡○何慮北門不啓文公十六年楚冠易逞且由南里之隧襄公二十六年○哀首荷以呼其黨猶為鸛鵝之陳昭公二十一年爭舟鼓而濟雖敗何損日月之明宣公十二年○師人多寒賴有挾纊之拊宣公十二年公徒弗怒遂致執冰以游昭公二十七年○信以庇衆不逼原降僖公二十五年義無適好尊納鼓叛昭公十五年○乏為反正豈容怙其雋才宣公十五

年武以止戈何所懲于京觀宣公十二年○兵自焚也隱公四年敵可盡乎閔公二年

武事上　四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六

多歲草堂編讀

武事下

晉置三行。旋立新軍之帥。(僖公二十八年 又三十一年)楚分。二廣莫當王族之良(宣公十二年 成公十六年)○驅別先申。啓左翼。胠右翼。戎貳廣。駟乘。以大殿。(襄公二十三年)卒。分而伍。參左角。專右角。偏前拒。五乘以相離。(昭公元年)○叛楚有吳。舍偏之一。以教。(成公七年)禦王。惟鄭先偏後伍。為師。(桓公五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為

敖振為令典。(宣公十二年)一鼓作氣。再衰三竭。曹劌猶能遠謀。(莊公十年)○偏敗。眾乃攜。且攻其右(桓公八年)心搖。師必亂。更舍其囚。(昭公二十三年)○誘以采樵。而絞人盡覆。(桓公十二年)龍其藉稻。而鄅子無歸。(昭公十八年)○賁皇四萃。而王族熸。(襄公二十六年)○子突三覆而戎師殪。(隱公九年)○龍梁以及霍。謀為一。昔之期。(哀公四年)伐絞而涉彭。謀有三巡之數。(桓公十二年)○薄人無薄我。(宣公十二年)聞鼓。不聞金。(哀公十一年)○燧象尾而奔吳。(定公四年)馬蒙虎皮以潰楚。(僖公二十八年)○或

左或右。鼓而進。(哀公十七年)或奔或止。譟而從。(昭公二十三年)○憾城上之膊尸。(成公二年)慘舟中之掬指。(宣公十二年)○登巢車以望。(成公十六年)使軘車以迎。(宣公十二年)○或車馳卒奔。(宣公十二年)或轍亂旗靡。(莊公十年)○軫之折矣。(昭公二十一年)笠又貫焉。(宣公四年)○輪乃訏其朱殷。(成公二年)軸胡易以麻約。(定公九年)○鐵之戰。鞅將絕而能止。(哀公二年)成之圍。鞅被斬而改乘。(昭公二十六年)○巫山旆先。(襄公十八年)繻葛禬動。(桓公五年)○魯則碎旗下道。(莊公九年)鄭則納旌弢中。(成公十六年)○亡城濮之

左旃。(僖公二十八年)建平丘之大旆。(昭公十三年)○或靡旌摩壘。(宣公十二年)或拔旆投衡。(同上)○考叔取鄭蝥弧以登。(隱公十一年)王黑斷靈姑銔而用。(昭公十年)○繞角之役。鼓聲則鈞。(襄公二十六年)靡笄之師。鼓音未絕。(成公二年)○越子鼓而軍涉笠澤。(哀公十七年)齊侯鼓而侵及曹丘。(成公二年)○傳觀皆取于顏高。(定公八年)問遺則使乎工尹。(成公十六年)○失有子彊之罵。(昭公二十六年)注來華豹之關。(昭公二十一年)○本。志。目而適中。眉顏息故謙為無勇。(定公八年)將取。衷而先。夾脰殖綽私誓

以就禽襄公十八年○呂錡中項而伏弢成公十六年解張貫手以及肘成公二年○汰輈而三寸入昭公二十六年蹲甲而七札穿成公十六年○束胄見使猶矜距躍曲踊之能僖公二十八年帶斷狗軍何畏縣布登城而絕襄公十年○受擊猶偃且射定公八年被剌乃鑿而乘昭公二十六年○禁石以投誰貫高固之餘勇成公二年衿甲而縛孰與州綽之先鳴襄公十八年又二十一年○登彼首山公孫定有庚癸之諾哀公十三年目于眢井無社已解麥麴之呼宣公十二年○備難而城郛何嘗不入僖公十二年襄公十九年隱公五年文公十五年成公十四年襄公元年懼師之毀郭更慮其焚哀公十年襄公十八年○河可薄漢可沿寧獨齊雄東海文公十二年定公四年襄公二十九年鄭可背殽可禦不徒楚蔽方城僖公二十八年又三十二年又四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七

多歲草堂編讀

城邑宮室

土功以時莊公二十九年民役無勦昭公九年○士彌牟屬役賦丈以成命而臨昭公三十二年蒍艾獵慮事量功不愆素而竣宣公十一年○庀治賦税書詳牧井之宜襄公二十五年選建蕃屏疆以周戎之索定公四年○渠工無備決辰而克其三都成公九年晉景謀遷去故而利及十世成公六年○楚人州來之取適以挑吳昭公十九年晉國虎牢之城實偪鄭襄公二年○夏州明示討罪取人以歸宣公十一年新里徒以罷民亟城弗處僖公十八年又十九年○遷陰城郟楚僅自完昭公十九年溝邗通淮吳令始大哀公九年昭公三十年○宋將亡曹而築邑襄公七年齊欲滅萊而堙城襄公六年○成而墮焉恐保障之盡徹定公十二年麋既城矣竟高厚之弗知定公五年○不安土而生憂民勞于徒昭公二十五年或登高而呼亂役病于城僖公十六年○莵裘是營吾將授焉終老隱公十一年楚宮有作天胡欲

之必從（襄公三十一年）○作南門不時非闕啓塞（僖公二十年）築郎囿欲速則亟經營（昭公九年）○章華落成請魯侯之能得（昭公七年）虒祁來賀甚鄭伯之相蒙（昭公八年）○路寢之室美哉其誰有此（昭公二十六年）近市之宅利也弗敢更諸（昭公三年）○宋太宰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襄公十七年）晉夫人城杞趙孟特謝絳老之賢（襄公三十年）○闔廬無重席之安乃其嗣之居池臺增勝（哀公元年）銅鞮極數里之侈而諸侯之館車馬不容（襄公三十一年）○爲自吾兄忍以見尤而遂毀其室（襄公十五年）居雖客館詎因將去而不葺其墻（昭公二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八

多歲草堂編讀

田獵

田必以時（襄公四年）農皆于隙（隱公五年）○賦吉日而供其備（昭公三年）斷王旌以別于尊（昭公七年）○貫射御則獲禽何懼乎覆（襄公三十一年）相角掎以捕鹿用是能踣（襄公十四年）○州來狩而楚右尹將夕王言（昭公十二年）夢澤田而䢵夫人旋收虎乳（宣公四年）○翳桑之舍趙盾為德于餓人（宣公二年）大陸之焚魏舒示貶于柏椁（定公元年）○公孫獻白雁徵社宮之夢于亡曹（哀公七年）逢澤有介麇詭迹人之告以討向（哀公十四年）○晉厲殺鮮飲酒後卿佐而婦人之先（成公十七年）衛獻戒食射鴻見大臣而皮冠不釋（襄公十四年）○閑重丘而取詢乃以憂父為辭（襄公十七年）謀孟諸而遣讒不敢違君之命（昭公十二年）○戮及宋公以載燧妄曰亂官（文公十年）弗許豐卷之用鮮退而徵役（襄公三十年）○屬有宗祧之事宋佐後至請辭（昭公四年）畢鬬營祭之謀慶嗣勸歸弗聽（襄公二十八年）

取于相土。溯封則會以東蒐定公四年賜彼虞人。絕筆因獲之西狩哀公十四年

田獵　二

春秋經傳類聯第十九

多歲草堂編讀

人品

行道有福僖公十三年棄德不祥僖公二年。險阻艱難天啓亡臣重耳僖公二十八年驕奢淫泆國離寵子州吁隱公三年又隱公四年。吉秀而文子明弗類襄公三十一年又二十二年展儉而壹罕氏後亡襄公二十六年。蘋藻季蘭尸奈何弗敬襄公二十八年竿旄妹子告言取其忠定公九年。苟能禮者是從命師達者昭公七年不說學焉何害說及大人昭公十八年。從邇無遠圖惠伯貽譏始學襄公二十八年好善必及禍穆子不能擇人襄公二十九年。叔向無所不知其何能救昭公五年椒舉有所未見又何以規昭公四年。范匄淺之為丈夫襄公十九年張趯知猶後君子昭公三年。將信為本有年譬若農夫昭公元年同惡相求無與何如市賈昭公十三年。子木無信何以及三襄公二十七年趙孟說時誰能待五昭公元年。狗入華臣之室驅以速奔襄公十七年莠生伯有之門惡其猶在襄公三十年。惡直醜

人品　一

正實繁有徒（昭公二十八年）義罪賞奸寧尤而效（僖公二十四年）○狐裘而羔袖右宰穀猶可赦焉（襄公十四年）○髮短而心長盧蒲嫳難以復矣（昭公三年）○多陽虎之罪耆詐謀而齊晉之富欲傾（定公六年又定公九年）逼無極之讒屏耳目而成莊之烈不再（昭公二十七年）○處父為怨之所聚（文公五年）孫蒯乃厲之不如（襄公二十六年）○子取予求誠申侯之速死（僖公七年）不義不暱縱共叔以將崩（隱公元年）○蕕滌夫薰薰消而蕕臭尚在（僖公四年）疢美于石石惡而疢毒滋多（襄公二十三年）○趾不可高（桓公十三年）心胡以覆（僖公二十四年）○雞憚犧而斷尾（昭公二十二年）象有齒以焚身（襄公二十四年）○貴而貧民無求焉（襄公二十二年）富而驕子必禍矣（定公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

多歲草堂編讀

言語

言以知物（昭公元年）辭足為功（襄公二十五年）○恃王命而郤比鄙之師則展禽是受（僖公二十六年）治煩言以長卑融之曾惟子魚實從（定公四年）○既善且多謀鄭事而鮮敗（襄公三十一年）雖幼猶信識晉室之將卑（昭公十六年）○子家之亟中也欲舉政以相從（定公元年）文仲之不朽也雖沒身而猶立（襄公二十四年）○歸時事而辭不失舊韓起其昌（襄公二十六年）壞館垣而禮則有加諸侯其賴（襄公三十一年）○趙孟為客俾叔向以侍言（襄公二十七年）荀躒如周揖籍談而使對（昭公十五年）○唯師曠可稱君子信而有徵（昭公八年）嘆晏嬰其真仁人利則已博（昭公三年）○善一言于收嚚知必醜明（昭公二十八年）憶九語以臨喪哀哉大叔（定公四年）○不幸而中端木是使多言（定公十五年）非義何盟季路弗能要信（哀公十四年）○忘經雖舉典焉用（昭公十五年）無禮則文辭何為（昭公十六年）○穆叔識孝伯之

偷又甚趙孟(襄公三十一年)臧紇說子鮮之道必入衛侯(襄公十四年)○事君以姦應黜子朱之當御(襄公二十六年)答辭何諂乃使趙括以重更(宣公十二年)○敢問降階何由程鄭其有惑疾(襄公二十四年)自同溺人必笑句踐實令生憂(哀公二十年)○衛侯之忘辱也效夷(哀公十二年)鄭人之示暇也學楚(莊公二十八年)○蕤也宜飲何食言之多肥(哀公二十五年)勝殆有私識復言之非信(哀公十六年)○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成公十五年)視下而言徐無守氣矣(昭公十一年)

言語　二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一

多歲草堂編讀

辭受取與

無欲實難(襄公三十年)思義為愈(昭公十年)○邑辭邶殿如布帛之幅以無遷(襄公二十八年)賄郝梗陽譬飲食既飽而屬厭(昭公二十八年)○請環何愛我勿與知(昭公十六年)獻玉終辭人有其寶(襄公十五年)○叔孫之于樂王鮒請帶裂裳(昭公元年)公子之于僖負羈受飱反璧(僖公二十三年)○無祿益馬遠子亟辭夫八人(襄公二十二年)有寵多車后子懼選于千乘(昭公元年)○歸之師悝師蠲師觸晉許同盟(襄公十一年)賂以執斲執鍼執紝楚侵實迫(成公二年)○孟明去晉不受處父之驂(僖公三十三年)士會辭秦快贈繞朝之策(文公十三年)○許邑共曾祀鄭寧假而不歸(隱公八年　桓公元年)閻田本周封晉敢爭而弗致(昭公九年)○一與一奪何解于汶陽之歸(成公八年)三命三辭深惡夫伯石之僞(襄公三十年)○得玉望劍所欲無厭而出奔(桓公十年)問罵求田不能自克而及難(昭公二十年)○好大屈而

辭受取與　一

旋。悔。詭。曰。備。禦。三。鄰。昭公七年惟彝器之是求。罔。知。動。失。二。禮。昭公十五年○萊賂馬牛而受師可免。襄公二年。魯先幣錦而納國無成。昭公二十六年○強與蘇氏之田。王。為。不。恕。隱公十一年盡歸烏餘之邑。晉。則。弗。貪。襄公二十六年○執。玉。而。沉。啣。索。佩。之。囊。瓦。定公三年朱鬣。而。與。發。欲。馬。之。向。魋。定公十年○車。服。在。而。駟。秦。亡。不守其位。哀公五年鐘。鼎。成。而。轅。頗。逐。徒。賦。其。餘。哀公十一年○官邪失德。寵賂之章。桓公二年賄。竊。主。藏。賴。姦。之。用。文公十八年○降彭城之地不登叛人。襄公元年歸匡戚之田。使。歌。睦。者。文公七年又八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二

多歲草堂編讀

施報

任。怨。任。德。報。豈。不。知。成公三年無。極。無。終。施。有。未。厭。僖公二十四年○秦。于。是。有。汎。舟。之。役。焉。用。棄。信。以。背。隣。僖公十三年又十四年晉。不。敢。食。退。舍。之。言。卒。致。謀。新。而。舍。舊。僖公二十八年○結草而蹶力士陰感治命之從。宣公十五年倒戟以禦公徒。用酬簞食之與。宣公二年○稅。田。何。罪。獲報德于公孫。哀公三年寘。褚。無。功。敢厚。誣。于。鄭。賈。成公二年○安于尸而趙氏定。祀。于。廟。也。宜。定公十四年孔達縊則衛國寧。室。其。子。以。報。宣公十二年又十三年又十四年○敵。怨。不。在。嗣。臾駢送賈季之帑。文公六年私。讎。不。及。公。柳。朔。死。王。生。之。節。哀公五年○游申池而慘竹中之納。不戒同仇。文公十八年入已氏。而。僨。髮。美。之。髢。何。勞。與。璧。哀公十七年○莒。讎。發。婦。終。成。紡。纑。之。謀。昭公十九年○魯。侮。鄫。人。會。報。漚。菅。之。怨。哀公八年○將。尸。歸。越。豈。復。能。平。哀公二十二年又元年以。班。處。宮。亦。云。已。甚。定公四年○齊。帷。蕭。子。郤。克。誓

無涉河(宣公十七年)。宋殺申舟。楚莊聞而投袂(宣公十四年)。室于怒。市于色。請舍夙怨于蹶由(昭公十九年)。食其肉寢其皮。敢忘前言于蒲婁(昭公三年襄公二十一年)。見讎奚待。忍觀吾父之旗(哀公十三年)。翼我何恩。自厲王孫之劍(哀公十六年)。斥敢讎于其弟乘約。非仁(定公四年)。鑒思舊于其臣。滅怨為道(定公五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三

多歳草堂編讀

讒刺規諸

怨讟之興(昭公八年)。讒慝是作(昭公十八年)。皆知之而奔二子。築城賓薪之慮長(僖公四年又五年)。其有焉而尸三卿。謀榭逃。咸兮禍及(成公十七年)。投首恨晚。豎牛為禍于叔孫(昭公四年又五年)。滅族焉。逃無極興謗于楚國(昭公二十七年)。孟明再敗。秦羞拜賜之師(文公二年)。荀偃大還。晉恥遷延之役(襄公十四年)。不進則甚少進則甚顧。譏大國之數奔(宣公十二年)。馳焉弗謀出焉。弗謀皆笑。公孫之太亟(襄公二十四年)。據儒書而拜。答齊國責以高蹈之歌(哀公十七年又二十一年)。餙杖莖而險。占鄉人早有淺謀之歎(昭公二年)。葵能衛足。鮑子不如(成公十七年)。鼠則畏人。莊公酷似(襄公二十三年)。師還大棘謳于思之復來(宣公二年)。喪逆狐駘。誦朱儒之是使(襄公四年)。役將班而令進(定公八年)。知是釁言(哀公二十四年)。師無繼而僞顛。畫為客氣。承祀敢辱。華孫之敏貽譏(文公十五年)。稱疾不

從祭仲以知幸免桓公十七年又十八年○賦青蠅而宣
成愷悌襄公十四年述讒昴而肸憫愊憂昭公三年○飲
酒焉用聖人加賦以倍襄公二十二年置食願為君子
發歎者三昭公二十八年○越國而謀堪笑孔達之古
文公元年楚國以第實啞令尹之狂哀公十六年○江芊
怒呼役夫文公元年子元斥夫已氏文公十四年○靳萬
之囚也病弗敬于宋公莊公十一年戲蒯之叛夫詭
欲張乎魯室昭公十四年○婁豬歌宋野蓋矣少君
定公十四年厲鬼詢重丘難為爾父襄公十七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四

多歲草堂編讀

天文時令

告朔以厚民生可忘時政文公六年登臺而望雲物
為備妖祥僖公五年○履端于始舉正于中終以歸
餘而置閏文公元年○同道而分相過而至朔之有食
不為災昭公二十一年○霜雹無菑氷與時而出入昭公
四年雨霖以震雪平地之連綿隱公九年○分過而陰
克陽是旱非水昭公二十四年火中于昏與旦退暑及
寒昭公三年○螽隊于宋告則必書文公三年蝝生于冬
飢猶有幸宣公十五年○山林是蓺斬則奚為昭公十六
年巫尪何辜焚之滋甚僖公二十一年○天事恒象昭公
十七年又十八年天道可知襄公九年○火水妃也成以五
而驗于楚陳昭公九年水火牡也數以七而作于子
午昭公十七年又十八年○金為火勝吳楚其仇昭公三十一年
龍過蛇乘宋鄭必耗襄公二十八年○星出玄枵之次
妖以告夫姜昭公十年日食豕韋之交咎其大于衛
昭公七年○蔡喪宋亂決之望氣昭公二十年吳伐越興

以其得歲。(昭公三十二年)。日食不書朔。史官失之。(僖公十五年)火伏而有螽。司曆過也。(哀公十二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五

多歲草堂編讀

祭祀

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日月之眚。則用幣鼓。(桓公五年 莊公二十五年)重為勾芒。該為蓐收。犂為祝融。脩為玄冥。社稷之祀。不廢夏商。(昭公二十九年)。免牛以用傷。屢不戒。夫鼷鼠(成公七年)卜郊于牲後。為已慢乎靈龜。(僖公三十一年)。雩上辛。再雩季辛。旱既太甚。(昭公二十五年)烝正月。又烝五月。瀆則弗欽。(桓公八年)。須句既滅而復封。實司大皥。(僖公二十一年)。夔子見伐而失國。廢祀祝融。(僖公二十六年)。奉牲告備。奉盛告潔。奉酒醴告嘉。成民而致(桓公六年)于國無隱乎家。無猜乎鬼神。無愧祝史。不祈(昭公二十年 襄公二十七年)。郊卜不從。悟祈農之已後。(襄公七年)天道不諂。戒禳彗之取誣。(昭公二十六年)。禳以除災。何覿。龍鬬。(昭公十八年 又十九年)祭不越望。況禜。雲飛(哀公六年)。喪祲非祥。鬬乎洧事。(昭公十五年)客。容。何猛。勸以備戎。(昭公十七年)。吉祭以時。莊之禘也速。(閔公二年)逆

祀非禮。僖何見而躋。文公二年〇神非類不歆。相胡奪夫命祀。僖公三十一年疾有加而閒。鯀或厲于主盟。昭公七年〇順祀先公。乃作竊弓之盜。定公八年有事羣望。果徵當璧之祥。昭公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六

多歲草堂編讀

卜筮

龜象也。僖公十五年筮數也。仝上〇疑于以決。桓公十一年險不可占。昭公十二年〇卜筮皆從。大啓勤王之略。僖公二十五年蓍龜同吉。篤生輔魯之忠。閔公二年〇仕晉筮占畢萬必復其始。閔公元年育姜龜兆陳完莫之與京。莊公二十二年〇川滿忌伐商。筮又兼乎歸妹。哀公九年山陵利禦寇。繇明示以喪雄。襄公十年〇娲始誕生卦得建侯之利。昭公七年梁嬴方孕卜有臣妾之羞。僖公十七年〇姜無四德具備。何為遇艮之隨。襄公九年蒯非三美。參成勿喜遇坤之比。昭公十二年〇邾文知命。繹邑還以何妨。文公十三年趙簡協謀。故兆詢而無咎。哀公二年〇謂參汾為祟。而星弗及乎君身。昭公元年非江漢之神。則河奚關于國祀。哀公六年〇奉兆而泣。何來病母之占。襄公二十八年投龜而呼。莫贖詬天之罪。昭公十三年〇會以僭立。僂句縱不余欺。昭公二十五年蓍以禮辭。桑林可無爾禱。襄公十年〇城

濮之兆。其報在邠。知臧否之無常。（昭公五年）惠懷之亡。預占自姬。豈吉凶之能變。（僖公十五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七

多歲草堂編讀

妖祥

民。和。而神降之福。（桓公六年）人。釁。而氣名。夫妖。（莊公十四年）○良夫登昆吾以呌天。（哀公十五年又哀公十七年）彭生見貝工而立豕。（桓公十八年莊公八年）○伯有猶能為厲鬼。乘魂魄之强。（昭公七年）申生得請于天。妖蹊蠱狐之獲。（僖公十年又僖公十五年）○號旂易取賁賁已兆于童謠。（僖公五年）宋廟大災譆譆載聞于亳社。（襄公三十年）○問歎及廟而疾死。卿速治壓之辭。（僖公三十年）荀偃濟河而殤生首中厲公之擊。（襄公十八年又十九年）○天道遠。人道邇。禆竈是亦多言。（昭公十七年又十八年）新鬼大故鬼小。文仲何如其知。（文公二年）○伏而盬其腦晉文吉以得天。（僖公二十八年）退而入于泥呂錡亡于射月。（成公十六年）○弁纓何為而弗致。（僖公二十八年）瓊瑰不如其勿占。（成公十七年）○童子贏而轉以歌占諸史而不對。（昭公三十一年）○大厲呼而搏且踊質之巫而盡同。（成公十年）○石何故而言。（昭公八年）星有時而隕。（莊公七年）○

鄭蛇交鬬其氣燄以取之（莊公十四年）宋鷁退飛非吉凶所生也（僖公十六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八

多歲草堂編讀

疾病喪葬

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昭公元年）人有四時壹則生疾（仝上）○晉平深而為蠱非關鬼食之侵（昭公元年）齊侯疥而遂痁漫為固嚚之責（昭公二十年）○鄭未逞志荀偃創患瘅疽（襄公十九年）獲不如亡子重恚成心疾（襄公三年）○厲鬼之夢作祀鯀而瘳（昭公七年）筮史之貨行以曹為解（僖公二十八年）○疾之除也無遺類（哀公十一年）醫之良者三折肱（定公十三年）○攻不可達不及藥不至已在膏肓（成公十年）食之鮮薊之重淋之冰未動血氣（襄公二十一年）○楚武卒于樠木祕不發喪（莊公四年）鬻拳葬于經皇死不失職（莊公十八年又十九年）○樹之六檟蒲圃之略奚辭（襄公四年）殉以三良黃鳥之哀已甚（文公六年）○楄柎為藉幹之具（昭公二十五年）桃茢以祓殯之凶（襄公二十九年）○叔父有憾弗敢忘臧孫葬之加等（隱公五年）大夫之禮從其殺晏子居則倚廬（襄公十七年）○賵乃豫凶與贈不及尸者等

(閔公元年)曰先卜遠其雨不克葬也宜(宣公八年定公十五年)二等之加服以衮歛(僖公四年)三襚而哭車且親推(定公九年)衰経從戎而晉人始墨(僖公三十二年又三十三年)狐駘敗我而魯國皆髽(襄公四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二十九

多歳草堂編讀

形體

心如其面(襄公三十一年)物有其容(昭公九年)駢脅薄而觀曹共無禮(僖公二十三年)跛足帷而笑齊賓召師(宣公十七年)文伯下之豐有後于魯(文公元年)孟縶足之弱不列于宗(昭公七年)澤門之晳邑中之黔有祝(襄公十七年)佐惡而婉痤美而狠一廢一興(襄公二十六年)腹既皤焉叓目之睅(宣公二年)髮其短矣有鬣之長(哀公十一年昭公七年又十七年)伐夷儀而晳幘先登(定公九年)戰炊鼻則鬒鬚無亢(昭公二十六年)執手于堂下何妨顏貌不颺(昭公二十八年)埋首于郭門以識骨節之異(文公十一年)豺狼之聲也羊舌之族其亡(昭公二十八年)熊虎可畜乎若敖之宗必滅(宣公四年)蠭目者忍能興宮甲之圍(文公元年)貑喙者讒詭告孟鍾之落(昭公四年)艷還似續氏繁宋商(桓公元年文公十六年)僂或相同人為牛豹(昭公四年哀公十四年)顚可鑑古曰元妻(昭公二十八年)赤而毛宋名棄妾(襄公二十六年)

○女何必美。山澤實産。夫龍蛇(襄公二十一年)物惡其尤。夏殷皆亡于妹妲(昭公二十八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

多歲草堂編讀

車馬 舟附

既歸乘馬。(閔公二年)復贈魚軒。(仝上)○錫。鸞。和。鈴。昭。其。聲。(桓公二年)韅。靷。鞅。靽。觀。其。備。(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策命。有大輅戎輅之須。(僖公二十八年)楚子次師。有南轅北轅之改。(宣公十二年)○蒐紅何衆。革車之乘以千。(昭公八年)賂晉實繁。兵車之淳。凡百。(襄公十一年)○請帥元戎之乘。(昭公三年)難為天子之求。(桓公十五年)○翹乘有掊。卿辭。敬仲。(莊公二十二年)澤車可鑑。人痒慶封。(襄公二十八年)○不歙于意。茲獨乘其可。(定公十三年)容。寢。于。陽虎竟載以逃。(定公九年)○過周而三百可超。(僖公三十三年)敗齊在一人之殿。(成公二年)○宜登之而告敵。(宣公十四年又十五年)莫。棄之而走林。(宣公十二年)○四千。治。于。鄭。南。(昭公十三年)五百。喪于冠氏。(哀公十五年)○若北。土。為。馬。所。生。(昭公四年)而。大。事。必。乘。其。產。(僖公十五年)○桓。襄。之。既。公。子。數。則。皆。同。(僖公二十三年)晉。號。之。受。天。王。禮。不。宜。假。(莊公十八年)○勸宥叔向祁奚乘馹而前

（襄公二十一年）走免季桓林楚及衢而騁（定公八年）。或驚而東（襄公二十八年）。或駭而驅（哀公二十三年）。○急思剪滅不介而馳（成公二年）。未習周旋。與人將易（僖公十五年）。○華元曰子之馬則然（宣公二年）之反曰子之馬不進（哀公十一年）。○屈產寄之外府（僖公二年）。旌繁稱自彌甥（哀公二十三年）。○食粟皆非忠儉之家（成公十六年）。飲河者為還歸之駕（宣公十二年）。○肅爽奚愛乃致隱身（定公三年）。啟服雖憐豈宜為櫝（昭公二十九年）。○絓于木車不能推（成公二年）迫于門閭猶可數（襄公十八年）。○過門何須策短（襄公十七年）及腹難恃鞭長（宣公十五年）。○有澤之風（僖公二十八年）亦濟之債（隱公三年）。○從則如驂之靳（定公九年）依則惟輔與車（僖公五年）。○乃若濟河而焚孟明之忠以報晉（文公三年）亦或在囿而蕩蔡姬則歸以懼公（僖公三年）。○賦匏葉之章即具以濟（襄公十四年）。呼餘皇則對遂取以還（昭公十七年）。○涉不與王藍尹惟帑是急（定公五年）。汎以救晉。秦伯有粟之輸（僖公十三年）。○晉師濟以爭先（宣公十二年）。秦師追而不及（僖公三十三年）。○幾被毀于淮汭（定公四年）。或傷見于豫章（定公

二年）。○無宇拒慶氏既濟水而戕（襄公二十八年）。后子享晉侯特于河而造（昭公元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一

多歲草堂編讀

飲食

酒醴嘉粟(桓公六年)黍稷馨香(僖公五年)○君子食之以平心(昭公二十年)小人飲焉以饜腹(昭公二十八年)○陳完之樂不繼以淫(莊公二十二年)子皮有惡實由無度(昭公七年)○挈壺飧而弗食趙衰徑餒相從(僖公二十五年)薄酖毒以全生寗武𥳑饘是納(僖公二十八年又三十年)○不食魯麥(文公十七年)何有鄭糧(襄公十四年)○重耳乞食

維艱莫忘天賜于五鹿(僖公二十三年)景公飲酒而樂豈知地繫于爽鳩(昭公二十年)○吳子之味不重軍皆分食(哀公元年)魯侯之膳從貶民以不饑(僖公二十一年)○戒食趨朝旰日不召(襄公十四年)擊鐘在寢達旦猶酣(襄公三十年)○行曲沃之觴歡且有泣者(襄公二十三年)舍季廟之爵喜何暇追余(定公八年)○炙未熟于樂寗忽聞告亂(哀公十五年)飲已醉乎子反豈復能謀(成公十六年)○麤則有而粱則無(哀公十三年)飧可饋而羹可受(僖公二十三年昭公十三年)○遂不饗夫成齊胡

以殲(莊公十七年)歠菲飲之乘戎焉能敗(文公十七年)○新樽獻絜悼子之席且重(襄公二十三年)个饋徹虛叔孫之糧竟絕(昭公四年)○伏甲將攻于三爵禍起熊蹯(宣公二年)公膳忽去其雙雞怒生鶩洎(襄公二十八年)○指動如此偏難嘗異味之黿(宣公四年)腹脹忽焉巢不食獻新之麥(成公十年)○宋人加禮鮑之粟米珍異羞焉(文公十六年)秦師久淹鄭之脯資餼牽竭矣(僖公三十二年又三十三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二

多歲草堂編讀

服飾

火龍黼黻。袞耀其文。桓公二年衡紞紘綖。冕服其度。同上○黻珽與幅舄並著。同上帶裳有鞶厲之旒。同上○尨服無常。涼帥師之太子。閔公二年繡衣從順。勉聽命于夫人。閔公二年○藍縷啓山林。何如其儉。宣公十二年復陶禦雨雪。無乃太奢。昭公十二年○緘服將朝關門而假寐。宣公二年戎服改侍。舉爵以趨登。成公三年○裘則狐袖。則羔不說。初矣。襄公十四年衣有襘。帶有結。乃視過焉。昭公十一年○危哉蒲狄之袪。僖公五年急矣室皇之屨。宣公十四年○韎韋之君子必下而趨風。成公十六年紫衣之罪人。敢袒不釋劍。哀公十七年○冠奚取于鷸子臧以惡而見誅。僖公二十四年製戉衣夫貍東郭則視而蒙貶。定公九年○南冠而縶弔彼楚泠。成公九年降服而囚懼茲秦女。僖公二十三年○魯叔孫之冠帶。強塞晉使之求。昭公二十三年又元年蔡昭侯之佩裘。何堪楚人之欲。定公三年○妾不衣帛。

襄公五年豎乃狐裘。哀公十七年○蒙衣以入。閎難逃謫也。成公十七年結韈而登席。慮將散之。哀公二十五年○子南戎服委禽。昭公元年勾卑布裳累首。定公四年○孰殺子產褚我衣冠。襄公三十年遂聽申侯。供其屝屨。僖公四年○歌王縈而無繫。哀公十三年賦尨裘以孰從。僖公五年○冑可免。縣門則傷。僖公三十三年哀公十六年僖公二十二年袂可投。掩面則恥。宣公十四年哀公十六年○苴絰菅屨。子之居喪禮與。襄公七年練冠麻衣。季孫之伏罪。偽耳。昭公三十一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三

多歲草堂編讀

鳥獸魚蟲

鳳鳥。長歷官司分司至司啟司閉。皆屬吏。(昭公十七 同上)仝鶻鳩為事主司徒司馬司空司冠有同寮○五雉分以五工(同上)九農繫于九扈(同上)○鶴乘軒而食祿受甲焉能(閔公二年)烏集幕以棲城圍師已解(莊公二十八年 襄公十八年)○爰居戾止仲祀何為(文公二年)鸜鵒來巢昭奔是兆(昭公二十五年)○介鷄而纍成季郈(昭公二十五年)更鶩而怒激欒高(襄公二十八年)○鷸乃聚以為冠(僖公二十四年)翠則飾之為被(昭公十二年)○禽鳥用贄以章物也(莊公二十四年)畜牲命名則廢祀焉(桓公六年)○爰有於菟乳人可懼(宣公四年)尚多犀兕棄甲則那(宣公二年)○麋可給鮮何妨麗龜以獻(宣公十二年)鹿當走險詎皇擇音而休(文公十七年)○入寢門夢有黃熊(昭公七年)享司寒取之黑牡(昭公四年)○獒嗾之于侍宴雖猛何為(宣公二年)狗請之于舘箕將歸而與(昭公二十三年)○殺羊而敗于御者(宣公二年)奉豕乃奪之寺人(成公十七年)○牛能鳴葛盧尚知其音也(僖公二十九年)麟見獲鉏商不識為祥乎(哀公十四年)○龍見于郊豈能生得(昭公二十九年)龍鬬于水亦復何求(昭公十九年)○傷丑父之肱蛇蟠轄下(成公二年)兆聲姜之逝蛇出宮中(文公十六年)○魚矢之于棠曾為非禮(隱公五年)魚麗以為陣鄭實干王(桓公五年)○螽螟傷禾幸生蝝之盡滅(桓公五年僖公十五年文公三年又八年宣公六年又十三年又十五年襄公七年哀公十二年公五年又八年莊公六年宣公十五年隱)蜚蜮害物況飛蟲之為災(隱公元年莊公十八年昭公元年)

春秋經傳類聯第三十四

多歲草堂編讀

草木蔬果

薀藻蘋蘩薦之昭信（隱公三年）棗脩榛栗藉以告虔（莊公二十四年）○昌歜備物而饗賓（僖公三十年）秬鬯一卣以策命（僖公二十八年）○蘩宜省用（昭公元年）穀仰常膏（襄公十九年）○惡草務盡其芟夷（隱公六年）嘉樹敢忘于封殖（昭公二年）○萑苻乃容鄭盜（昭公二十年）杞梓實是楚材（襄公二十六年）○桑翳首山趙宣可舍（宣公二年）蒲生董澤知季其抽（宣公十二年）○森竹木芳申池修遭焚烈（襄公十八年）鬱樹蓺于柤邑幸禁採樵（昭公六年）○蒺藜見武子之占（襄公二十五年）蘭香徵鄭姬之夢（宣公三年）○菅編投地不蓺郤氏之宗（昭公二十七年）桑本繫車用狗瘈人之壘（成公二年）○孰則本根之庇（文公七年）誰為臭味之同（襄公八年）○椅則斬之以為琴（襄公十八年）檟且樹之以備櫬（襄公二年又四年）○有絲麻無棄菅蒯代匱宜周（成公九年）為弧矢必資棘桃除災是給（昭公四年）○若宮若圃既可均取之蒲（昭公元年襄公四年）為

路為門何妨皆用以篳（宣公十二年襄公十年）○翦除荊棘式子為不侵不叛之臣（襄公十四年）艾殺蓬蒿商人有無奪無強之誓（昭公十六年）○杞或歌夫生圃（昭公十二年）莠猶指其在門（襄公三十年）○蔓不可滋伐奔共叔（隱公元年）瓜而請代怨結齊襄（莊公八年）○落實而取材已占韓原之獲（僖公十五年）登虛而伐木用益城濮之兵（僖公二十八年）○曳柴乃欒枝之詭謀（僖公二十八年）追蓐實蔿敖之令典（宣公十二年）○包茅縮酒徵以不共（僖公四年）寘新築城讎焉用慎（僖公五年）○行栗則斬于趙武（襄公十九年）雍荻共伐于秦周（襄公十八年）○辨薰蕕之不同（僖公四年）貴木枝之甚固（閔公元年）○民非土芥（哀公元年）人愛甘棠（襄公十四年）

春秋經傳類聯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繩曾撰繩曾字武沂無錫人雍正庚戌進士官揚州府教授是書取春秋經傳之詞稍加點竄鎔鑄集爲對偶凡三十四類自序有曰宋徐晉卿春秋類對賦拘於聲韻選詞難工事弗類從猶如野戰乃猶列入經解得與諸家炳如列星並垂不朽茲編分類彙集聯爲駢體以便記誦寧律不諧不使句弱寧句不工毋使語俗開府之長庶幾有取乎其自命甚高所稱開府之長殆以倪璠註庾信集稱其善用左傳歟然晉卿何足道而殫竭心力爭此不足重輕之短長是亦可已不已矣

杜韓詩句集韻三卷

〔清〕汪文柏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韓集韻三卷》提要

敘

杜韓集韻者閒窗無

少陵昌黎詩句編入四聲

備巾箱展翫者也余少而

學吟瀏覽唐百家詩集斷

以兩家爲指歸蓋其格律

天縱不主故常諸家卒莫

出其範圍故杜紫微句云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

姑癢處搔可見其嗜好同

而評論切矣以余觀之猶用兵然有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行師所貴也乃有出奇制勝不必泥古兵法者非以奇勝乎奇正相生

如環無端由斯以觀少陵詩似正而實奇昌黎詩似奇而實正此兩家章法之不可及也客有聞而疑者曰子于杜韓其章法洵有

得矣今分編爲韻如騈錦散珠得無供枵腹者掇拾之具歟余應之曰否否客之所言乃余吐棄久矣故生平作詩從不撿俗下纂

本且以之告友朋藉此作詩則己之性靈反錮豈復得爲詩歟今余所輯舉近以知遠必先自用韻始葢韻不安則爲一句之疵句

疵而章法亦爲累矣句法之要奈何不觀游山水者乎羣峰巀嶪峭辟摩天乍遊者不知此中之有奇也先與之探孤峰之秀拔觀

斷壑之谽呀迴環往復久而入勝始恍然悟兹山之面目矣汪洋浩瀚混混無涯江河之性也先與之觀洲渚之縈洄察波瀾之往

復水之全體不可望洋而得乎此句法之當講也然句必選聲則押韻爲要押韻奈何務袪庸俗以即高明而已有如同此四聲也

古人用之若不經意而用奇用正光景常新久之愈覺可愛今雖撚髭苦吟乍讀之似覺可喜須臾便同嚼蠟其故何哉古人胷藏

二酉筆挽萬牛故其落韻沈著縱意所如絕無牽合以今較之大有徑庭矣譬如羿之弓猶夫人也惟羿彎之可以百中曠之琴猶

夫人也自曠操之可以入神要而論之韻猶規矩也貴巧以運之巧何從生貴讀書博學以幾之故吾輯杜韓韻以爲鵠世有解人

從此悟入句法章法漸可得矣余豈自謂知詩亦就杜韓以論杜韓如此又敢愛古人而薄今人哉如客所言則與韻藻韻府韻瑞

等書同類而觀不幾失輯書者之本意乎客曰然恐世之讀是書者未能盡達此意請書之以爲序㫖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花朝

日練江汪文柏書于梧

桐谿之古香樓

杜韓詩句集韻目錄

古香樓訂本

卷下之下

入聲

杜韓詩句集韻目錄

杜韓詩句集韻卷上之上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東

東【杜】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劒閣星橋北松州雪嶺｜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白膽危嶠北赤甲古城｜青惜傷隱逸章甫尚西｜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西嶺紆村北江南遠含｜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諸姑今海畔兩地亦山｜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斯人脫身來豈非我道｜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中興諸將收山｜翠華拂天來向｜巴陵洞庭日本｜憶昨路遶錦亭｜聲價歘然來向｜黃師塔前江水｜此身飄泊苦西｜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韓】行行指漢｜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南伐旋師太華｜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今且胡爲忽惻悵萬片飄泊隨西．

同【杜】魚龍開闔有萎荄古今｜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況乃主客間古來偪側｜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年年小摇落不與故園｜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紛葩清禁闥罷朝歸不｜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敬倒衰年廢招尋令節｜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平地尊欽倒分曹失異｜匆云俱異域飲啄幾回｜不畏道途永乃將汨沒｜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畫工如山貌不｜春蒐冬狩侯得｜縱纍略與羌渾｜

捷書夜報清晝｜松下丈人巾屨｜老妻覩我顏色｜伐木
爲橋結構｜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首聲咽咽
如有謂啼號與嬰兒｜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
｜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武侯祠屋常鄰近一
體君臣祭祀｜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韓】伊我
承序敢有不｜暫喜笑言｜莫辭酒此會固難｜豈無魚與
鳥巨細各不｜艷色寧相妒嘉名偶自｜昔者誰能比今來
事不｜三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手持杯交導我
擲公此最 **仝**【韓】玉川子立于庭而 **銅**【杜】往日用錢捉私
吉餘難｜言曰地行賤臣｜鑄今許鉛錫和青
桐【杜】時放倚梧｜祠宮樹椅｜與方初艷菊故里亦高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
峒【杜】防身一長劒將欲倚崆｜已喜 **童**【趙】相識自兒｜
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潘籬生野徑斤
斧任樵｜晒藥安垂老應門試小｜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
｜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有時
騎猛虎虛室使仙｜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一哀侵疾病
相見自兒｜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君不見黃鶴高千五
尺｜【韓】轅馬蹢躅鳴左右 **中**【杜】經書滿腹｜士庶塞關｜
泣僕｜青幢紫蓋立童｜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孤
嶼亭何處天涯水氣｜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日出寒江
外江流宿霧｜采菱寒刺上蹋藕野泥｜防身動如律竭力
機杼｜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
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鴛鷺廻金闕誰憐病峽｜惟餘舊
臺柏蕭瑟九原｜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自非風動天莫
置大水｜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纏結
青驄馬出入錦城｜生涯能幾何常在覊旅｜豈知牙齒落
名玷薦賢｜懸旌要路口倚劒短亭｜路出雙林外亭窺萬
井｜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概｜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江
城秋日落山鬼閉門｜草木水光下萬家雲氣｜畝畝孤城
外江村亂水｜跳枝竄葉樹木｜臥病擁塞在峽｜何恨憔

棲在山｜東雨闇闇寒峽｜無復射蛟江水｜瀟湘洞庭白
雲｜白晝灘鳴淵浪｜武帝旌旗在眼｜肉味不足登鼎俎
胡義見羈摩羅｜闕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宮中｜故畦
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
見水｜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或看翡翠蘭苕
上未掣鯨魚碧海｜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秦
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
澹經營｜【韓】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雨雪離江上蒹葭出
夢｜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四
方環鎮嵩當｜夜宿桃林臘月｜隱居行義于其｜應知侍
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不得画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元和庚寅斗插子
月十四日三更｜浮花浪蕊 **忠**【杜】束縛酬知己 **衷**【韓】升
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蹉跎效小｜階偃
俾鳥脯酒欲以 **蟲**【杜】白間剝畫｜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
生薄明其｜始得食一｜【韓】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
門忽然有物來噉 **忡**【杜】嗟汝未嫁女 **終**【杜】曉入朱扉啓
之不知是何｜秉心鬱忡｜昏帰画角｜琴
書散明燭長夜始堪｜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爲客無時
了悲秋向夕｜嚴城殊未啓清宴已知｜茅土加名數山河
誓始｜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主將曉逆順元元帰始｜
萬國城頭吹角此曲哀怨何時｜【韓】歲暮難相值酣歌未
可｜竄逐蠻荒幸不 **崇**【杜】檻楯欹穹｜毛衣黯黑貌憔悴
死衣食纔足甘長｜飛鳥安肯相尊｜【韓】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 **戎**【杜】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輿｜麋頳仍走敵
兼五等｜魏絳已和｜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廻轡
擒匃｜【韓】今者復 **弓**【杜】背懸兩角｜幽薊已削平荒徼尚
何事畢棲寄徐｜彎｜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俎豆
門禮肉呆思行角｜漁父天 **躬**【杜】何補參軍乏歡娛到簿
吏縕呂凍莫徭射鳫鳴桑｜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更是無人處誅茅 **宮**【杜】日月
乁濟｜【韓】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斷｜低秦樹

乾坤遶漢｜瓊餘夔子國霜薄楚王｜欲問支機石如臨獻
寶｜泰地應新月龍池滿舊｜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衣
冠却扈從車駕已還｜泰州山北寺勝迹隗囂｜稱家隨豐
儉白屋達公｜豈思昔日居深｜憶昔巡幸新豐｜早晚來
自楚王｜先主武侯同閟｜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
陽｜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河凍未漁不易得
鑿冰恐侵河伯｜京師皆騎汗血馬同紇餧肉 **融** 杜 端拱
蒲萄｜韓 森然䰠動下馬拜松柏一徑趨靈｜納諫評
和風日沖｜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策行遺戰伐契合動
昭｜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韓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
擲堆 **雄** 杜 已見帝力｜將軍膽氣｜丈夫多英｜謬慚知
祝｜ 薊子真怯笑揚｜日臨宮館肅列地圖｜君王
自神武駕馭必英｜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一州豪傑場
人馬皆自｜韓 昔論詩早光輝仗鉞｜凡今誰是出羣｜殿
前兵馬雖驍｜東川節度兵馬｜搶翔憋捩雌隨｜痛飲狂
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韓 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火

維地荒足妖怪天｜ **熊** 杜 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墓前生
假神柄專其｜ 致九青兕駝駝巋峗垂玄｜
穹 杜 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 **窮** 杜 寬衣右
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 性拙剪拂
心途｜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不但時人惜衹應吾道｜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困｜幾年春
草歇今日暮途｜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兵戈與關塞此
日意無｜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有才何栖栖將老委所
｜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一飯
四五起憑軒心力｜迺知變化不可｜韓 寧須惆悵立翻覆
本無｜予又捨我去我懷焉所｜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
豈如此樹一來歡若在京國情何｜嘖雲泄霧藏半腹雖有
絕頂誰 **風** 杜 質樸古人｜詞場繼國｜論兵邁古｜把釣
能｜ 待秋｜黃落驚山谷呼兒問朔｜洞房環珮冷
玉殿起秋｜野雲低度木簷雨細隨｜江城孤照日山谷遠
含｜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亂

雲低蒲鞬色青舞迴｜嶽然看絕塞涕淚落秋｜夜足霑沙
雨春多逆水｜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秋窗猶曙色落木
更天｜相京骨可換亦潛馭清｜縹心石鏡月到兩崖山｜
滿衣臨積水吹而受和｜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北池雲
水潤華館闊秋｜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蓬生非無根漂
蕩臨高｜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
｜灰心惜木主一一灰悲｜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峽雲
常照夜江月會兼｜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楚岸收新雨
春臺引細｜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煙霜淒野日秔稻熟
天｜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萬斛之舟行若｜弱雲狼籍
不禁｜龍媒去盡鳥呼｜春光嬾困倚微｜號令頗有前賢
｜昨日今日皆天｜歲云暮矣多北｜迥立閶闔生長｜魯
門爰居亦蹭蹬風如今猶避｜羽人掃之皆北立在今數
學傳遺｜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織女機絲虛
夜月石鯨鱗甲動秋｜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
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

慘淡來悲｜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落落盤踞
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韓 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面猶
含瘴色眼已見華｜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寂寞青草曲
散漫白榆｜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屓贔頑無｜我來正逢
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曲江 **楓** 杜 衣裳垂素髮門巷落
滿園不可到看此寧避雨與｜ 丹｜旅雁上雲歸紫塞
家人鑽火用青｜韓 鷓鴣鈎 杜 謳歌德義｜在家常早
輸猿叫歇杳杳深谷攢青｜ **豐** 把憂國願年｜韓 壽州屬
縣有 **充** 韓 一名雖云就 一鴈入高｜寧辭酒為｜
安｜ 片禄不足｜ **空** 杜 愁坐正書｜興與煙霞會清
擊幸不｜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
｜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亭亭
新妝立龍駕具曾｜解瓦飛千里總帷紛層｜乾坤雖寬大
所適裘囊｜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
即｜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瀟湘洞庭虛映｜入門依舊四壁｜

放筯未覺金盤丨髣髮蹴踏寒山丨斯須九重金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丨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丨高馬達官
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丨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
丨【韓】架倒藤金落蘚崩竹半丨採江官渡晚寒木古祠丨蕭
條貪用藍護落門巷丨居鄰北郭古寺
丨夕曳靜埽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丨

公

【杜】隱吏逢梅福
遊山憶謝丨棊
縣郎官窄周南太史丨翹復誠如此扶持在數丨智謀垂睿
想出入冠諸丨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羣丨小大有佳期戒之
在至丨黃卷眞如律青袍也自丨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丨
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丨才力應難跨數丨【韓】我家于幽自
我先丨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丨再拜敢告上天丨五
岳祭秩皆三丨長慟典午非材職得就閒官即至丨

功

【杜】相賀以成丨版築勞人丨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丨從軍
十年餘能無分寸丨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丨搖落關山思
淹留戰伐丨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丨雖無舅姑事敢昧織
作丨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丨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爲丨起

檣必椎牛挂席集衆丨後作嶓田去猶殘穫稻丨昆明池水
漢時丨枝獵亦似觀成丨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
丨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丨此馬臨陣久無敵與
人一心成大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丨【韓】天書
夜到冊元丨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丨侯王將相
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丨冬寒不嚴地恒泄陽氣發亂無全
丨

工

【韓】自云有奇術
探妙知天丨

攻

【杜】爲郎未爲賤
其奈疾病丨

蒙

【杜】軍事留
孫楚行間
識呂丨道術會留意先生早擊丨鷹隼亦屈猛鳥鳶何所丨
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丨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
丨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丨
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丨

幪

【杜】含昏排鐵騎
清旭散錦丨烏
鵾愁銀漢鶩

籠

【杜】驥病偏思秣鷹秋怕苦丨赤墀櫻桃枝
隱映銀絲丨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丨畜
駘怕錦丨
飛既吳越局促傷樊丨野人相
贈滿筠丨【韓】細雨浮煙作綵丨

聾

【杜】眼復幾時暗
耳從前月丨

翁

【杜】
孝淹若舅誅茅問老丨學劍無棄物老病已成丨鄰舍煩書
札肩輿強老丨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丨戰哭多新鬼愁吟
獨老丨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丨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丨
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丨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丨不如二
聖處秋泣百歲丨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丨化爲白鳧似老
丨偶來似是商山丨飄然時危一老丨君不見夔子之國杜
陵丨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丨偏勸腹腴媿年少
軟炊香飯緣老丨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邨丨闔塞
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丨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
白頭丨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丨【韓】明年更發應
更好道人莫
忘鄰家丨

忽

【杜】相逢難袞袞告別莫忽丨奇(?)書北來人
後來莫忽丨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丨

葱

【杜】無聲細下飛碎雪
有骨已剎觜春丨

驄

【杜】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丨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丨先
帝天馬玉花丨使君五馬
一馬丨安西都護胡青丨

通

【韓】萬里車書丨新兼節制丨
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丨兵

華身將老關河信不丨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丨所思礙行
潦九里信不丨華夸山不斷吳蜀水相丨喪亂形仍役淒涼
信不丨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丨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丨【韓】既
蜀麻吳鹽自古丨塞裳不涉往來丨赤岸水與銀河丨
往悵何及將來喜還丨寄箋東南風天門西北
祈風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丨

蓬

【杜】江湖
飄短褐
霜雪滿飛丨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丨處處鄰家笛飄飄客
子丨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丨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丨嶓
號故松柏老去若飄丨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丨關內昔分
袂天邊今轉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丨壯節初題柱生涯
獨轉丨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丨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
逐走丨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丨【韓】作書獻雲闕
辭家逐秋丨

涷　蝀　筒　侗　絧　僮　曈　瞳

朣罿潼艟穜犝䡴𪔂
毭詷衕鮦舸戙筩沖
种爞浺盅螽蔠鼨䨝
潨嵩崧菘娀茙駥㧐
瀜彤芎䓖馮芃灃酆
麷蘴渢汎忛琉隆癃
鼕霳窿倥椌悾釭玒
㓚濛饛冡髳雺矇朦

艨曚罞瞢懵懞夢龏
嚨曨襱礲龐龔洚洪
谼訌叢潨篵聰憁䡯
璁恫葼㚇鬉稯緵緫
㚇嵸輚堫艐磅豵猣
騣椶蓬韸髼莑捀烘

二冬

冬【杜】萋侯設繪當嚴｜ 悰【韓】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 農【杜】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冗官各

復業上著還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
人事｜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
儂【韓】鯿魚人丁鉛
中眼怖殺｜壯闊此
方因亦有生還｜
濃【杜】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楚草纏寒碧庭春入眼｜天下兵雖滿
春光日自｜尖
人祠西佳氣｜
宗【杜】纖體同太｜自從獻寶朝河｜【韓】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
淙【韓】從
此識歸處東
流水淙｜
鍾【韓】石眼環環水｜｜東野不得穹白首誇龍｜
鍾【杜】登階捧玉册俄晃聆金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暴｜倘來不語自鳴｜【韓】無復
臨長樂空闊報曉｜東野不可覿有如寸筳撞鉅｜
龍【韓】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侍祠
恩先露掖垣邇灌｜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中有雲氣隨
飛｜已佩含景蒼精｜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百年死
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韓】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魚
蝦不用避只是照蛟｜望夫山上石別劍水中｜甲午憩時
門臨泉鑿闢｜紅燈爍爍綠盤｜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蝌

斗是
蚊｜
松【韓】漢泉依細石晴雲落長｜韓子稍姧黠自嘶青蒿倚長｜
容【杜】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
｜孫亭臨噴薄萬井逼春｜殷復前王道周還舊國｜明明
君臣契咫尺或未｜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多病獨愁常
閒寂故人相見未從｜埽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
【韓】文物雜軍｜聖人于天下于物無不｜馬思自由悲柏有
傷根｜去去為致思從
｜居然鱗介不能｜
蓉【杜】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韓】莫欽安四壁面面看芙｜
庸【杜】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
慵【杜】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
萬事｜【韓】丁寧附耳莫
漏泄薄命正值飛廉｜
封【杜】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韓】配此行新祭因山訖
故
｜
胷【杜】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子何面黛黑為得豁心｜
洶【韓】惡溪瘴毒聚雷電安洶｜
凶【杜】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韓】咸儀備吉｜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
雍【韓】助我諂媸佞當為仁騁

重【杜】五雲起九｜蘭若山高處煙霞障幾｜關基三十
里煙花一萬｜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欄干上處
遠結溝坐來｜舊低收葉樂新梳卷牙｜戎馬日衰息與
安九｜休道秦關百二｜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
｜【韓】覺來獨對情驚｜從【杜】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餘鏑
恐身在仙宮第幾｜供鋤犂征伐聽所｜忽失雙杖兮
吾將安｜【韓】戲飛終不返劍化會相｜昔　逢【杜】颯然精靈
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　合何必秋遂
｜【韓】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好
奇俊賞何難｜浩態狂香昔未｜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
別無　烽【杜】洛陽宮　峰【杜】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苒苒
由｜殿化爲｜谷中寺娟娟林表｜未定別妻子
卜宅近前｜綠雲擬住最高｜暮倚高樓對雪　蹤【韓】自有
｜故人昔隱東蒙｜滅迹於君山湖｜之青｜　人知處
無那步往｜無梯可上天天階無出有臣　茸【韓】臺鏡粧舊
｜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曄庭草滋新

｜蛩【韓】低頭拜東野願　恭【杜】義無棄禮法　供【杜】步履
得始終如駏｜　恩始夫婦｜　宜輕過
開筵得屢｜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
朝廷哀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

雺琮潨慒賨震膿鬆
淞淞蚣忪彸蘢攏舂
惷摏踳騞鰆衝罿憧
衝動䡴種蹱邇墉鏞
鄘傭鱅溶輅瑢鎔榕
葑犎碚颹跫匈訩顒

喁禺邕壅灉雝饔廱
癰醲穠禯蝩縫蜂鋒
丰捀夆縱毦穁蚃舡
栞笻邛茾鱅共龔樅
鏦蛩蛬

三江

江【杜】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舊州老妻乘小艇晴看稚
于浴清｜【韓】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東野窺禹穴李
翔觀濤｜歲時未　杠【韓】牛羊滿田野　釭【韓】玄帷隔雪風
云幾浩浩觀湖｜　解旆束空｜　照盤釭明｜

肛【韓】連日挾所有　扛【韓】龍文百斛鼎　缸【杜】茗飲蔗漿
形軀頓膝｜　筆力可獨｜　攜所有瓷罌
無謝玉爲｜【韓】傾尊　哤【韓】將啼乃徐謂　窓【杜】聽歌驚白
與甚酌四壁推哭｜　子言得無｜　鬢笑舞拓秋
｜南宗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韓】歲晏　摐【韓】扶几
偏相憶長謠坐北｜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　導之言
曲節初　邦【韓】可以師征不寧守｜威令加徐土儒　降【杜】盡
摐｜　風教魯｜紛也處閭里抱能未旋｜
醫若醉倒更覺片心｜【韓】勢侔高陽翁　瀧【韓】南行逾六旬
坐約齊橫｜清爲公論史覺得士心｜　始下昌樂｜君
乃崑崙渠籍　厖【韓】夜闌縱捭闔　龐【韓】迴軍與角逐　逄
乃嶺頭｜　哆口疏眉｜　所樹收窮｜
【韓】不蹋曉鼓朝　雙【杜】尊蟻添相續沙鷗並一｜俱飛蛺蝶
安眠聽逢｜　原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韓】天平篇什
外收事亦無｜談舌久不掉非君　巃【韓】譬如蟻垤微　腔
亮誰｜衣情逢告語惝怳難爲｜　詎可陵崆｜

〔韓〕雌聲吐款要 **撞** 〔韓〕文帝自娛戲金石日擊｜ **懭**〔韓〕欲
酒壺綴羊｜險惡不可收船石相舂｜欲敘
其氣不令 **椿**〔韓〕幸願終賜之
見麾｜斬拔枿輿｜

矼尨駹鏦洚艭雙淙

四支

支〔杜〕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旣洙大廈傾可以一木｜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憶
過瀘戎摘荔｜重碧拈春酒輕紅擘 **枝**〔杜〕崔嵬扶桑日照
荔｜〔韓〕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曜珊瑚｜半開桑
落酒來把菊花｜爲報鴛行舊鵷鷺｜一｜颯飄定山桂低
徊風雨｜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
｜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春城
回北斗郢樹發南｜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錯揮鐵如意

莫避珊瑚｜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寒花開已盡菊蘂獨
盈｜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江上人家桃李｜屈鐵交錯
迴高｜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韓〕我將辭鄧林
刷羽叢籠｜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妒舞時飄袖欺梅併
壓｜幸有伶者 **巵**〔韓〕推腸與覺容 **移**〔杜〕山雨尊仍在沙
婦腰身如柳｜能復持酒｜沉檑未｜江上亦
秋色火雲終不｜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啼客村非遠殘
尊席更｜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
｜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上馬
回休出看騶坐不｜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香
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韓〕浩蕩乾坤合霏微
物象｜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天昏地黑蛟龍｜ **爲**
〔杜〕前輩飛騰日餘波綺麗｜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才士
得神秀書齋聞爾｜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我聞龍正直
道屈爾何｜座從歌伎密樂任主人｜橐橘少生意雖多亦
奚｜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心

事披寫問氣剛達所｜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東川詩友
合此贈怯輕｜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飢寒奴僕賤顏狀
老翁｜〔韓〕逐兒何｜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亮無責報心
固以聽所｜我身固已困我友復何｜親故且不保人誰信
汝｜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惜
無酒食樂但用歌嘲｜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下視衆鳥
羣汝徒竟何｜作可阻君意艷歌難可｜之罘別我去能不
思我｜我何意于彼｜浮屠西來何施｜人間事勢豈不見
徒自辛苦終何｜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法曹
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一朝奪印付私黨懔懔朝士
何能 **麾**〔杜〕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兩都開幕府萬里插
｜軍｜〔韓〕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途經百國皆莫
識君臣聚 **撝**〔韓〕脫身沉溝間 **萎**〔韓〕草木明覆載 **靡**〔韓〕析
觀逐旌｜誰復稟指｜姸醜齊榮｜
桂新衣裳紛 **縻**〔韓〕汝頭有韁繫 **隳**〔韓〕且吾聞之師 **睢**
棄食殘｜汝脚有索｜不以物自｜

〔杜〕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 **垂**〔杜〕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
〔韓〕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
｜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舅氏
多人物無慚國翩｜峰樹皆相伴江雲更對｜北風破南極
朱鳳日威｜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鬢毛原自白淚點向
來｜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酒
酣並轡金鞭｜戶外昭容紫袖｜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
陰雷雨｜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韓〕文書自傳
道不仗 **陲**〔韓〕安有巢中縠 **倕**〔韓〕黃金塗物象 **羸**〔韓〕屢
史筆｜插翅飛天｜雕鐫妙工｜瞰行
偏冷門扃卧更｜我雖 **觿**〔韓〕願君恒御之 **吹**〔杜〕樓高欲
未耄老髮禿骨力｜行止雜遝｜愁思橫笛
未休｜玄冬霜雪積况乃迎風｜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
花却倒｜〔韓〕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儕輩妒且熱喘如竹
筒｜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蕚萬片從風 **炊**〔杜〕急應河陽役
｜青蠅側翅蚤虱避肅肅疑有清颸｜猶得備晨｜〔韓〕

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丨白從 披【杜】天宇清霜淨公堂宿
五月困暑濕如蒸深熱遭蒸丨 霧丨漭翻飛雨打開拆
漸離丨並亘白曽波還思霧一丨【韓】聚庭看嶽衛堵路見雲
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丨靈當不陝報歸袖風披丨雷霜
生眹腸角鬣相撐丨疏疏夜遂久 陂【杜】故山迷白閣秋水
亭亭曙將丨蝌斗拳身薤倒丨 憶黃丨雲薄翠微寺
天清粤子丨紫閣峰陰入渼丨攜我遠來遊渼丨【韓】
乘開輒騎馬茫茫詣空丨牛兮耕我驪死兮埋我丨 羆【杜】晉
書恨鳥鵲號怒怪熊丨燕王買駿骨渭 碑【杜】讀作潛夫論
老得熊丨【韓】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丨 虛傳幼婦丨【韓】
岣嶁山尖 隨【杜】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丨脫劒主人贈去
神禹丨 帆春色丨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丨驚風吹
鴻鵠不得相追丨舊摘人頻異輕寒酒嘶丨整自肉中出使
人能逶丨巫峽寒多薄鳥蠻瘴遠丨感應吉夢相追丨【韓】晴
日占光景高風送追丨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丨況當今夕
圓又以嘉客丨天上不虛應禍福各有丨巴分年華晚猶憐

曙色丨雷驚 虧【杜】車輪徒已斷堂構肯仍丨 窺【韓】四座
電激雄雌丨【韓】月以喻夫道虧勉勵莫丨 各低面
不敢捩眼丨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丨僥倖非汝福天衢汝
休丨赤藤為杖世未丨事嚴迹祕鬼莫丨賈誼宅中今始見
葛洪山下 奇【杜】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丨慣習元從衆全
昔胥丨 生或用丨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丨世人憐
復損何用羽毛丨岑參兄弟皆好丨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
丨【韓】陣勢魚麗遠書文鳥篆丨西城員外丞心迹兩屈丨緘
封在骨髓耿耿空自丨鄭君所寶尤瓌丨字青石 騎【杜】峽
赤形模丨僧伽後出泗洲上勢到衆佛循恢丨 裏歸
田客江邊借馬丨長安壯兒不敢 岐【韓】迴首仰相位
丨【韓】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丨 通途無他丨 祇
【韓】不能前死罷 犧【韓】孤豚眠糞壤 曦【韓】舉頭庭樹豁狂
內寔慚神丨 不慕太廟丨 飆炎炎丨例月卄
寢百疾愈却願 巇【韓】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丨 敧【杜】高
天日恒炎丨 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丨 岸尚

爲谷何傷源杜丨【韓】八 宜【杜】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丨剖
階揖侍郎歸舍日末丨 之盡瀛縣采擬爽其丨校稱分
詩興荊州學士丨棣花晴雨好綠服暮春丨賢人識定分進
退因其丨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丨【韓】飢人餅喝水所任自
有丨詐謀者誰子無乃失所丨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丨仁
者恥食目受祿量所丨討校平生事殺却理亦丨捧贈同燕
石多慚欠所丨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丨手磨袖拂心語口
慢庸豈其眞相丨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丨
儀【杜】觸變通經術光芒倒羽丨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丨
人寶不易知更須慎其丨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丨今
日懷潘縣同時陸浚丨傳聽御座引 涯【杜】常見綺歡淺各
朝丨【韓】歡華不滿眼谷貴塞兩丨 在天一丨【韓】君來
贈我時風 皮【杜】明和將繼曲田翁號丨終然不謫口豈
露渺無丨 止存其丨兩株慘裂苔蘚丨【韓】駒癘著爪牙
猛虎借與丨見待頗異禮未 疲【杜】法自當家有
能去毛丨榆莢車前蓋地丨 心從弱歲丨 罷【韓】無 能食

國惠豈異 匙【杜】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丨老人他日愛正
哀癧丨 想滑流丨【韓】開卷放我側方餐涕垂丨
兒【杜】驥子好男丨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丨犬迎曽宿客
顏兌無丨 鴉護落巢丨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丨流傳江鮑體相
丨騄驥皆良馬麒麟帶好丨高坐跨鞍馬有似幽并丨衆中
見毛骨猶是麒麟丨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丨剌船思郢客
解水乞矣丨寄謝悠悠世上丨背槍走馬誰家丨漁陽突騎
邯鄲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丨【韓】悲嘶聞病馬
浪走信嬌丨老翁不量分累月旮其丨君心豈無恥君豈兒
女丨今者命運窮遭逢巧丸丨老翁眞箇似童丨人夫夫人
留後丨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丨呼奴掃地鋪未了小
彩照耀 離【杜】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丨近聞韋氏妹迎在
驚童丨 漢鐘丨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丨不是無兄弟
其如有別丨聯翩含愁思聰明憶別丨前林騰每及父子莫
相丨我馬闇天宇嗚呼生別丨兄復傳宗近空然惜別丨有

妹巾妹在鍾—【韓】青泥揄雨趐拍拍不得—遥迫走巴蠻恩愛坐上—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毬驚杖畫合且—祝融峰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籬**【杜】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春寒細雨出踈—【韓】舊籍仕東部茅屋枳棘—昨日有氣力飛跳弄潘—薔薇離水筍穿—**羅**【杜】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醨**【韓】屈原離騷二十五不肯鋪啜糟與—**罹**【韓】鯨以興君身失所逢百—**漓**【韓】共傳漢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璃**【杜】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韓】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褵**【韓】玄花著雨眼視物隔褵—

黐【韓】敦敦憑書案譬彼鳥黐—**驪**【杜】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騆—**疵**【杜】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韓】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唱來和相報嫓歎俾我—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體堅色靜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骴**【韓】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貲**【杜】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韓】老婦願嫁

女約不論財—況又嫛疹疾寧保軀不—**髭**【韓】遑年收科第若摘頷底—**羈**【韓】紅牛纓紱黃金—

羇【韓】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奇**【韓】不脫吏部選可見耦奠—**卑**【杜】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尚爲諸侯客獨屈州縣—【韓】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黃鵠據其高衆鳥接其—**裨**【韓】觀名計之利詎足相陪—**脾**【韓】巧能喻其誠深淺抽肝—**陴**【韓】縣縣相糾結狀似環城—**箄**【韓】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累—

施【杜】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疲茶苟懷策棲屑無所—【韓】雨之—爲祥矜大熱布澤荷平—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孤質不自憚中天爲君—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葹**【韓】野草花葉細不辨贇茱—**斯**【杜】謝庭瞻不遠潘省會于—騷人嗟不見漢道盛于—兩情顧盼合

珠碧瑕于—騫騰小可致九萬起於—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韓】乃令千里鯨幺麼微螽—何不自量滿溢以取—童稚已稱說祝身得如—或是章奏繁裁擇未交文工画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于—**澌**【杜】巴東之峽生凌—【韓】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還[illegible]非無指瀟灑揚春—**差**【杜】相近竹參—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韓】四眞皆萬列二聖亦有—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豈敢尚幽獨與世寔參—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長離香御四離列縞裙練帨無等—**螭**【杜】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冰壺動搖碧野水失蛟—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韓】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縱歡羅艷黠列賀擁熊—[illegible]飄風泊拏雲—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莘笠搜蛟—**摛**【韓】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縭**【韓】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悅—

鸝【杜】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彌**【韓】于寧獨迷誤緘縫意益—**瀰**【韓】猶能爭明月擺山渺—**雌**【杜】黠吏因封己公財或守—【韓】攪攪爭附託無人爲雄—歸來戎馬間驚顧似將—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知**【杜】相遇人不—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遂有陽山作多慚鮑叔」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儻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艱難人不見隱見爾何—答云一書記所貴國士—唐虞眞自聖野老復何—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如何貴此重卻怕有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走過掣電傾城—彼蒼迴幹人得—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奈氣即歸雙關舞雄豪復遺五陵—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illegible]惟有天翁—其身孔明今而得不—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儀幸無角犯何由到而—氣嚴當酒換灑急聽窓—由來人間事反覆不可—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公晨忽徑去曾不報我—丈人此樂無

人｜夜半青蛙聖得｜蘄州笛竹天下｜馬蹄無入朱門迹
縱使春歸可得｜嶷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
漪【韓】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誰謂 **猗**【韓】四闕芙蓉樹
故人知我意卷送入尺含風｜ 擢豔皆猗｜
馳【韓】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蕭粥不足裹深泥諒難｜
昨者到京城屢陪高巾｜擾擾四海爭奔｜側身轉臂
著馬腹霹靂 **池**【杜】飄飆西極馬來自渥洼｜天清風卷幔
應手神珠｜ 草碧水通｜晚酣留客舞鳧鳥共差｜夜
看豐城氣回首蛟龍｜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洪濤隱笑
語鼓枻蓬萊｜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非無戴安道似向
習家｜幽花敧滿樹小水細通｜燕入非傍舍鷗歸秖故｜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異花開絕域滋漫匝清｜鬱鬱星
辰劍蒼蒼雲雨｜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宮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夔龍集鳳｜【韓】驍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我將辭海
水揮鱗清冷｜可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每旬遺我書竟歲
無差｜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

臺郎始攜自滇｜汲水埋盆 **箎**【韓】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塤
作小｜泥盆淺小詎成｜ 南宮清深禁闥密唱和
塤｜
有類吹 **危**【杜】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嗟余竟轗軻將老
逢艱｜地偏初衣袂山擁更登｜牢落官軍遠
蕭條萬事｜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敧｜【韓】自下何曾汗增高
未覺｜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
一人前度 **規**【杜】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韓】諸男皆秀朗
安不｜ 幾能守家｜擬躡吟舊句授階慕前｜前夕
雖十五月長未滿｜勿謂泥坑辱泥坑乃良｜不知挾
丸子心默有所｜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君｜ **衰**
【杜】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醜
長發性飲食過扶｜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揚鑣驚主辱
拔劍撥年｜【韓】靈龜靜愁煙絕絲繫念蹩｜又寄百尺綵緋紅
相盛｜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
明珠清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 **脂**【杜】亂石無改轍我
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 車已載｜[illegible]僕夫

把殺車 **夸**【杜】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長吁翻北寂一望
裁｜ 卷西｜【韓】穎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出門各有
道我道方未｜恨無一尺捶為國答羌 **痍**【杜】願聞哀痛詔
｜幾重包裹白題署不以珍怪誇荒｜ 端拱問瘡｜恐
五均賦斂不 **彝**【杜】復進出矛戟 **師**【杜】昔罷河東尉初與
以問瘡｜ 昭然開鼎｜ 薊北｜忘形到爾汝
痛飲真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翊戴歸先主并吞更
出｜豪俊貴勳業邦家頌出｜風流儒雅亦吾｜李陵蘇武
是吾｜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鄭公樗散鬢如
絲酒後常稱老畫｜【韓】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借問讀書
客胡為在京｜詔闕三上書臣非黃冠 **簁**【韓】宿雲寒不卷
｜天子自將非他｜銜命山東撫亂｜ 春雪質如｜
貔【韓】北軍百 **咨**【韓】父母不滅臧 **資**【韓】越商吳賈脫身
萬虎與｜ 妻子不咨｜ 罪珪璧滿船寧計
｜日暮歸來多惆悵 **姿**【杜】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赤驥
有貴直欲傾家｜ 頓長纓非無萬里｜當闢蓬萊殿

羅列瀟湘｜溪壑為我迴春｜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
英雄｜【韓】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
｜坐中把酒人 **飢**【杜】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入邑豺虎
豈有歡樂｜ [illegible]傷弓鳥饑｜山深苦多風落日看稚
｜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韓】父兮兒寒母兮兒｜歲晚偏
蕭索誰當救晉｜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倏忽十六年終
朝苦寒｜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 **茨**【杜】不必陪玄圃超
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 然待具｜【韓】臣有
膽與氣不 **尼**【杜】豺遘哀登粲 **墀**【杜】卿月昇金掌王春度
忍死茨｜ 麟傷泣象｜ 玉｜賊壕連白翟戰瓦
落丹｜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軒｜不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
恩下玉｜【韓】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我欲進短策無由至
形 **遲**【杜】京華消息｜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禍福風霜
｜ 入漢月日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嶽憶吟梁
父彩耕起未｜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飄飄蘇季子六印
佩何｜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

步屧深林晚開尊獨酌｜雲嶺防秋急繩橋戰勝｜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暮秋霑物冷今月過雲｜百㝢未敢散風破寒江｜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屧｜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嗚呼六歌兮歌思｜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負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韓】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日馳三百自嫌｜

私【杜】未效風霜勁空慚雨露｜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北宸徵事業南紀起恩｜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韓】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中與黃鵠羣不自隱其｜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

屍【杜】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韓】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

尸【韓】視邦選侯以公來｜

咿【韓】天星牢落雞喔｜滇王埽宮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嘔｜

鬐【韓】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

棃【杜】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韓】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

藜【杜】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

葵【杜】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

追【杜】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並向斜亭謁俱承別館｜

蕤【韓】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

綏【杜】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

龜【杜】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

維【韓】雜花妝林草蓋地白石座上傾天｜

遺【杜】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韓】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

夔【韓】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

眉【杜】卬事須嘗膽蒼生可察｜【韓】復遣悒悒者贈金不皺｜

悲【杜】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垂白馮唐老淸秋宋玉｜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寒山經簷短窮猿失木｜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八生感故物慷慨有餘｜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送子淸秋暮風物長年｜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故國見何日高秋心苦｜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只今未醉已先｜百年世事不勝｜搖落深知宋玉｜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韓】爾莫余追無思我｜獨無母憐兒寧不｜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屋東惡水溝有鴟

墮鳴｜君歎哭古恨不肯復吞｜春風漫誕最可｜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淸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可｜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豕豕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

錐【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

帷【杜】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高軒當灑瀬潤色靜書｜

誰【杜】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悲鳴淚至地為問騶者｜遊相祖述復先｜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韓】巫咸上天兮議者其｜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花前醉倒歌者｜母從子走者為｜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麗止者｜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

推【杜】激揚音韻徵籍甚衆多｜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韓】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

之【杜】雁公不浪出蘇氏今有｜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龍

車安不定蜀使下何｜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天寒霜雪
繁遊子有所｜衞侯不易得余病汝知｜出門轉盼已陳迹
藥餌扶吾隨所｜【韓】母生衆兒有母憐｜及我患考一收正
｜有獸惟狸兮我夢得｜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或言由
黃鵠黃鵠豈有｜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褰裳觸泥水黍
飯往食｜羣童叫相名瓦礫爭先｜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
｜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我徒
三人共追｜楚狂小子韓退｜匙抄爛飯穩送｜道人獨上
偶見｜南宮先生忻得｜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
君子行安｜豈如秋霜雖慘冽摧落老物誰惜｜芝【杜】今晨清
鏡中勝食齋房｜知名未足稱局促絺【杜】地蒸餘破扇冬
商山｜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暖更纖｜
頤【杜】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韓】豹來銜其怡【杜】薄劣
尾熊來攫其｜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慚真隱
幽偏得飴【韓】一尊春時【杜】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無
自｜酒甘若｜數浩江從鳴撓總務｜元日到
人日未有不陰｜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寇盜尚憑陵當
君減膳｜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獨違
堯典日再覩漢官｜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落日平臺上
春風啜茗｜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匡聖崆峒日端居灩
澦｜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坦腹江亭煖長吟野望｜江
水最深地山雲薄暮｜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人生在世
間聚散亦暫｜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昨屬愁春雨能忘
欲漏｜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骨肉恩
豈斷男兒死無｜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衰疾那能久應
無見汝｜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
水精域衣霑春雨｜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把文驚小陸
｜夙夜懸憂主飛騰急濟｜風塵違我地江漢哭君｜心在
好客見當｜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却憶年年人醉｜十三
秋落江木落｜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鄰鄰對

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
昔｜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悵望千秋一灑淚
蕭條異代不同｜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愁了
羅冪邑穿日終軍棄繻英妙｜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
張賁｜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韓】林園窮勝事
鐘鼓樂清｜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朗朗聞街鼓晨起似
朝｜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我
讀此篇日正當雨雪｜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天下兵又
動太平竟何｜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皇天平分成四｜
俗士牽俗來何｜林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山公
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
渴死｜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便當提攜妻與
子南入箕潁無還｜侍從近疑【杜】王府標孤映霜蹄去不
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
｜轉篷煩相向纖絺恐自｜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江水
清源曲荊門此路｜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味苦夏蟲避
叢甲春鳥｜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楚貢何年絕堯封舊
俗｜未及前賢更勿｜不爭好惡莫相｜孟子論文更不｜
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宮猶對碧峰｜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
指點到今｜【韓】自知無以致業德久猶｜況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
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蝦行蛭
渡似皆｜嗟爾殘月勿相｜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思【杜】最
照手欲把｜為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
悵巴山裏清猿惱夢｜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寂寞詩齋
裏終朝獨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出門日已久當念
居者｜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支態遭轗薄今朝豁所｜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
荒臺豈夢｜【韓】吉凶何為兮覺坐而｜其友名子輿忽然憂
且｜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衆
頭未能對閉眼聊自｜賴寄新珠玉長絲【杜】翡翠鳴衣桁
吟慰我｜答我事不簡吾親屬吾｜蜻蜓立釣｜走

馬脫轡頭手中挑青丨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丨蟲蛀字書
屋亞覗綴味丨人生不再好鬢髮自成丨兩京三十口雖在
命如丨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丨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丨
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丨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丨鬒髮不
白鬢終日灑如丨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丨蓬鬢稀疎少無
勞比素丨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丨杜陵野客人
更嗤被褐短窄鬢如丨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
天理釣丨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丨

司【杜】日給在
軍儲上官督有丨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丨使者分王命羣
公各典丨【韓】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丨妍辭麗句不可繼見
寄聊且慰分丨

呞【韓】合口軟嚼如牛丨

罳【杜】黃鸝度結構紫鴿下罘丨

期【杜】虛思黃金貴自笑
青雲丨未應乘興去空有鹿門丨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丨
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丨斗城憐舊路鍋水惜歸丨白露黃
粱熟分張素有丨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丨洞門盡徐步深
院果幽丨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丨離別遂相逢偶然豈定

時丨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丨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丨衰謝
多扶病拾遨屢有丨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丨自今幽興熟
來往亦無丨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丨鹿門攜不遂雁足繫
難丨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丨十月即爲虀粉丨元戎肯赴
野人丨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丨舟楫渺然自此
去江湖遠適無前丨【韓】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丨翻翻走驛
馬春盡是歸丨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丨小人惟所遇寒暑
不可丨生祥下瑞無時丨山僧愛山出無丨同光共影須臾
丨暫動還休未可丨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
色見歸丨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丨

碁【杜】
耕巖進奕丨席談不見近彈丨聞道長安似
弈丨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弈丨

旗【杜】不愁巴道路恐失
漢旌丨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丨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丨
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丨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丨江頭踏
青罷回首見旌丨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丨扁舟
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丨【韓】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丨

學熱騰騰
樹赤丨

其【國】翠華尋遠矣白首颯淒丨

詩【杜】浪傳烏鵲喜深負鶺
鴒丨片雲頭上黑應是
雨催丨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丨試向滄海棹更妒詠亭丨
次第尋書札呼童檢贈丨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丨巳公茅
屋下可以賦新丨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丨更尋嘉樹傳不
忘角弓丨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丨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
丨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丨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丨所過
頻問訊到日自題丨覓心應是酒遣興莫過丨荊州過薛孟
爲報欲論丨封書兩行淚霑灑裹新丨問知人客姓誦得老
夫丨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丨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丨再
聞誦新作突過黃初丨雨映行宮辱贈丨畢曜仍傳舊小丨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丨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
覓紙一題丨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丨可憐賓客
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丨【韓】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丨曾無
子興事空賦子桑丨擺落遺高論雕鐫出
小丨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丨

洏【韓】我來咨嗟涕漣丨

基【韓】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丨

欺【杜】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丨拙被
林泉滯生逢酒賦丨出門日已遠
不受徒旅丨【韓】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丨且于
此中息天命不吾丨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丨

詞【杜】絕董終不改
勸酒欲無丨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丨發揮王子表不媿史
臣丨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丨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丨領
郡輒無色之官皆有丨磊落貞觀事致
君僕直丨【韓】抑遏教唱歌不解看艷丨

祠【杜】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丨白
狗黃牛峽朝
雲暮雨丨

辭【杜】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丨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丨肝膽曾不重剪伐亦無丨脫
身簿尉中始與捶楚丨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丨志士惜妄
動知深難固丨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媿丨上馬迴休出看鶴
坐不丨況子已高位爲郡得閑丨肯堧陪雙入銅梁阻一丨
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丨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
【韓】我昔患齒不能降色丨地失嘉禾處風存蟋蟀丨好
事漆園吏書之竹雌丨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丨古人雖已

死書上有其丨波濤入筆驅文丨近 貍【韓】擇肉于熊豹肯
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多文丨 視免與丨朝餐輟
魚肉瞋宿 緇【杜】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丨歲陽初盛動王
防頒丨 化久磷丨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丨吾賢富
才術此道 嬉【韓】齊擴不嬺恥飽滿盤天丨 癡【杜】良人早
未磷丨 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丨 沒諸孤丨
【韓】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丨但令送君酒如醉 笞【韓】兒罪
如憨丨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丨 當丨
嗤【杜】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丨扶顛有勸誡恐為 持【杜】干
識者丨【韓】叔迎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丨
戈未甚息紀綱正所丨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丨祇是書應
寄無忘酒共丨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丨遊子久在外門戶
無人丨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丨【韓】昨宵夢倚門 治【韓】臣
手取連環丨繩橋拄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丨 有平
賊策狂童 慈【杜】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丨世亂憐渠小家
不難丨 貧仰母丨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

丨【韓】嗟哉董 茲【杜】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丨展轉亦谷丨
生孝且丨 陰艱方自丨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丨幸
在幽人屋霜根結在丨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丨先王實罪
己愁痛正為丨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丨【韓】稚稼
饗鳳友何年來止丨雖 孳【韓】物 滋【杜】楚雨石苔丨汎舟
云有追送足迹絕自丨 以丨 巨石橫登陸草露丨
迤【杜】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丨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丨
昆吾御宿自逶丨青楓隱映日逶丨【韓】新篇奚其思風
播肆逶丨廣州萬里途山重
江逶丨短垣三面繚逶丨

梔 肢 榰 氏 酏 栘 杝 㢋
虒 蛇 貤 鉹 簃 衺 簃 𧀼
匜 訑 嫣 灕 瘻 逶 委 倭

鯘 廦 糜 醾 靡 劘 鑴 鈹
𡛓 旇 狓 披 蘢 闚 碕 錡
琦 跂 蚑 軝 忯 疧 祁 羲
䙬 戲 觭 踦 徛 蛣 榿 轙
羼 䮊 郥 禔 鍉 題 唲 离
蘺 蠡 蘼 劙 䅻 纚 孋 玼
茈 訾 觜 鄑 畸 剞 錍 椑
埤 紕 鈚 䚈 䨏 鵯 廝 虒

褫 菥 鷈 罤 貲 椅 椲 蛫
釃 襹 籭 蓰 雌 摫 劑 嗺
屖 蠵 腄 洟 恞 姨 峓 陝
桋 徲 跠 寅 負 獅 毗 比
貔 𨉖 魮 槐 蓖 齎 濟 穧
齌 粢 齍 肌 鴲 瓻 瓷 𨢾
餈 薺 伲 秜 跜 坻 泜 落
蚔 貾 蓍 鳲 耆 鰭 愭 伊

洢黟黧犂剺蜊楑郳
靃綏桵稜騩榱惟濰
遺纍絫櫐藟萎雖逵
熣騤戣犪頯嵋麋蘪
郿湄楣騅萑倠鵻脽
邳丕伾秠駓豾鉟怌
椎鎚槌蓷胝紕叩疷
圯瓵貽台詒塒鰣嶷

鬐偲颸緦覗綦碁祺
淇琪璂蘄麒騏而髵
耏陑胹栭鮞鴯䰰儒
姬箕萁錤居踑諆抲
釐氂嫠漦孷梩犛菑
椔輜錙淄鶅嘻僖熹
禧譆娭醫噫飴黐蚩
媸鷀磁孜仔孶耔

五微

微【杜】竹露夕微—絕岸風威定寒房燭影—燕微元和津所思煙霞—素蘇波江遠朱離登陸—隨風隔幔小雨傍林—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陂渡臨空曲熊罷守翠城晴更籌急樓高雨雪—南翁巴曲醉北雁寒聲—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村僻人來少山長去鳥—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東流之外西日—錦官城西生事—豈有蕭關壓翠—嗚雨既過漸細—水精宮殿轉霏—日日江樓坐翠—【韓】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善齋吾所慕誰言寸誠—問之歲常然哀此為生—山石犖确行徑—風霜酸苦稻粱—洶洶洞庭莽翠—

薇【杜】空裹愁書字山中疾採—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繫書元浪語愁寂故山—

暉【杜】秋日亂清—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千家山郭靜朝—【韓】長有臣子榮貴—荒山野水照斜—那著踐踏損光—池上無風有落—

輝【杜】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幽棲仍簡略衰白已光—關庭分未到舟楫有光—楚天萬里無晶—卻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肯感權門得筆迹始覺屏障生光—【韓】佩蘭初應夢奔月竟淪—盾盾水帝魂謝謝無餘—海風吹寒晴波揚眾星—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

徽【韓】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韓】祖軒而父頭未沫于前—落以斧引以纆—

揮【杜】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韓】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出送撫背我涕—

翬【韓】彩雉野伏朝扇—

韋【韓】行行正直慎脂—

圍【杜】日月還相關星辰屢合—嬾慢頭時懶艱難帶減—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那堪往來戍恨解鄰城—子弟猶深入關城

木犄｜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
動詢黃閣老應慮白登｜莫愁劒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
｜【韓】炙師沛艾炷酷若獵火｜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雲
昏水府流天水滯相｜我還于南日周｜山幻潤碧紛爛熳
時見松櫪皆十｜

幃【杜】高軒當灩澦潤色靜書｜

闈【杜】塵沙落禁｜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
庭｜【韓】故人辭禮｜

違【杜】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易識
朝暮盤羞惻庭｜浮生理難敘一物｜翰林名有數
墨客興無｜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故人猶遠謫茲日倍
多｜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往
還二十載歲晚寸心｜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報效神如
在馨香舊不｜羣凶猶索戰回首意多｜田父要皆去鄰家
問不｜請公臨深莫相｜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
｜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匡衡抗疏功名薄劉
向傳經心事｜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韓】一邑
之水可走而｜贈汝以好辭出汝去其｜寒食時看度春遊
事已｜徘徊反顧羣侶

霏【杜】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侍
｜觀以彝訓或從｜嬋艷傾城綃綺輕霏｜【韓】蜃流
海底氣昇｜天明獨去無

菲【杜】對秋期特達衰朽再芳｜
道路出入高下窮煙｜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韓】
從今沁園草無復更芳｜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宋亭池
水綠莫忘躧芳｜我念前人譬葑｜百般紅紫鬭芳｜

妃【韓】白霓先啟途從以萬玉｜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
泰地吹簫女湘波鼓瑟｜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生
身七十年無一妾與｜虞子窈窕王所｜

騑【韓】蹴有不遠驅騑｜

緋【韓】佩服上色紫與｜

飛【杜】寒
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江虹明遠
飲峽雨落餘｜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故巢倘未毀會傍
主人｜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
斗斜人更望月細鶴休｜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闇闇帶
籍滿輕輕花絮｜鼓化尊絲熱刀鳴鱠縷｜新歡繼明燭梁
棟星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
｜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腸斷江浦雁高高向川｜警急
烽常報傳聞檄屢｜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水清反多魚
好鳥不妥｜颯颯從天來何意復高｜故園花自發春日鳥
還｜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愁
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輕紈細綺
相追｜巫山秋夜螢火｜映空搖颺如絲｜穿花蛺蝶深深
見點水蜻蜓款款｜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信
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
臺雪欲｜秋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巴童蕩槳欹
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韓】當啄而｜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
｜崩騰相排擐龍鳳交橫｜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汝落
蒿艾間幾時復能｜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見牆生菌偏
忍麥作蛾｜不見紅毬上那論綵索｜訊師據口牙舌作霹
靂｜啄雪寒鴉趁始｜已分將身著地｜齧沙猿鶴伏以｜
黃昏到寺蝙蝠｜欻欻鳴雁鳴且｜楊花晴後自飛｜更無
相逢日月可邀樹相隨｜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
｜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別來楊柳街頭樹擺
弄春風只欲｜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

非【杜】九日明朝是相邀舊俗｜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衰老甘貧病榮華有是｜條
忽向二紀奸雄多是｜往年朝謁斷他日擲除｜歎息人間
萬事｜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鄰人｜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韓】
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歌舞知誰是賓僚逐使｜求食歐
洲間不知臭穢｜九疑鑱天
荒是｜哀鳴欲州渚｜

扉【杜】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
｜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
｜遊蘇少疑食清曉草削｜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論文
或不愧重肯款柴｜秋應為客淚復作掩荊｜即看燕子入
山｜【韓】暮宿投民邨高處水半｜我當為子
言天｜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

肥【杜】晃鶴終高去熊羆
覺白｜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萬姓瘡痍合年光悄愁｜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

不復能輕｜【韓】毛羽摧落身不｜嗟我道不｜腓【韓】芳有令
能自｜昇堂坐階新兩足芭蕉葉大支子｜德隱不｜
威【杜】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蕃待龍驤詔臺迎獬豸｜
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翼
亮貞文德丕承戢武｜西戎外甥國何得迮天｜盡添軍旅
用迫此公家｜【韓】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正晝當谷眠眼
有百步｜如何不肖子尚奮蜮【韓】幽房無幾【韓】或云豐
瘧鬼｜況今天子鋪德｜人感伊｜年祥飽食
丁庶｜雖不旂【杜】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韓】呼吸明月
勅還情庶｜光手掉芙蓉｜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
畿【杜】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
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韓】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
從我荊州頎【韓】業成志祈【韓】人生此機【杜】春色豈相
來京｜樹來頎｜難餘可｜訪衆雛還識
｜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人生
貴是男丈夫重天｜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不成誅執法

焉得變危｜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喧靜不同科出處各
天｜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韓】翕翕陵厚載譁
譁弄陰｜醫師加百毒熏灌譏【韓】乘秋作寒熱翁媪所罵
無停｜于去矣時若發｜服役不辱言不｜
機【韓】蔽能者磯【杜】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楸樹鞿
誅薦受｜磐香倚釣｜【韓】或採于薄漁于｜
【韓】騰蹋衆駿事鞍｜人生如璣【韓】野有象饑【杜】竹花不
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犀水貝｜結實念子
忍朝｜【韓】歲晚偏稀【杜】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江漢故
蕭索誰當救晉｜人少音書從此｜釣艇收緡盡昏鴉
接翅｜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
未缺空山盡高懸列宿｜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從公伏
事久之子俊才｜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雲裏相呼病沙
邊自宿｜鑿崖鐵馬瘦灌口米船｜劍外春天遠巴西敕使
｜白將風飈脆殷檻曉夜｜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稍通
消幕霽遠帶玉繩｜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行在諸軍明

求朝大將｜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斷絕人煙久東西消
息｜士苦形骸黑林疏鳥獸｜遇我蒼梧野忽驚會面｜十
年殺氣盛六合人煙｜赤甲山下行人｜遂州城中漢節在
遂州城外巴人｜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天清
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
雨打｜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黃牛峽靜灘聲
轉白馬江寒樹影｜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春
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韓】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
｜勿言日已暮相見忽行｜分散百寶人士｜天長希【杜】
地濶棲息｜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酒
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韓】飛飛欷【韓】萬歸入其
擇所處正得衆所｜于雖勤苦終何｜家順聞屋中
｜獨子之俙【韓】來見者睎【杜】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
節可嗟｜衆莫依｜【韓】開書拆衣淚痕｜
衣【杜】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
秋思拋雲髻腰肢賸寶｜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獨

坐觀雄劍哀歌歎短｜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傾都看黃
屋正殿引朱｜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清商欲盡奏奏苦
血霑｜長路更執綿此心猶倒｜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摟宴身兼杖聽歌淚滿｜庭蘋猶
在眼浦浪已吹｜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莫令鞭血地再
濕漢臣｜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
｜將軍猶汗馬天子尚戎｜朝回日日典春｜秋風淅淅吹
我｜疎簾巧入坐人｜楚人四時皆麻｜兵戈不見老萊｜
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
柳絮點人｜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人生歡會
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
｜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韓】唯將試新火向曙
著朝｜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
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逢公復
此著征｜毋附書至妻寄｜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依【杜】
相就蓋征｜當流赤足蹋劍石水聲激激風吹｜明

朔步鄰里長老可以｜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撥盃要忽
罷拖被宿何｜使君雙阜益灘淺正相｜嘉陵江色何所似
石黛碧玉相因｜韓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風波一蕩薄
魚鳥不可｜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離其母妻絕因｜夫
寒就暖
識所｜

圻 韓旌節鎮江｜三江
滅無口其誰識涯｜

魏 韓谷汝之胄出門戶
何巍｜王都觀闕雙
巍
｜

歸 杜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
｜閑道花門將論功未盡｜何年滅豺虎似有故園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舟楫
諸侯餞車輿使者｜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甲兵年數久
賦斂夜深｜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洞庭秋欲雪鴻雁將
安｜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尚
想東方朔詼諧割肉｜賢名隱鈞屠王肯滅同｜暫往比鄰
去空閨二妙｜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東來萬里客亂定
幾年｜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
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老嫗力

難裹請從吏夜｜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老翁難早出賢
客幸知｜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聞道收宮闕鳴鑾自陝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青芻
適馬性好鳥知人｜物色歲時宴天隅人未｜臥病巴東久
今年強作｜返照斜初微浮雲薄未｜地僻秋將盡山高客
未｜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和
親知計拙公主漫無｜地偏相識近雞犬亦忘｜黃草峽西
船不｜白頭拾遺徒步｜烏皮几在還思｜迴船罷酒上馬
｜每日江頭盡醉｜盤賜將軍拜舞｜苑外江頭坐不｜到
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眼邊江舸何匆促未待安
流逆浪｜三尺之烏足恐斷羲和送將何所｜此別應須各
分力故鄉猶恐未同｜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
杳杳山中攜漢妓泠泠修竹待王｜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
如今歸未｜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韓天下湯
湯昜其而｜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仰視北斗高不知洛
所｜豈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誰｜出

逐獲入居虎不知所｜畀日獨遊所春風送客｜放朝還不
報半路蹋泥｜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風光連日直陰雨
半朝｜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
雄雌銜枝來雌鵲啄泥｜竄逐三年海上｜窮秋南去春北
｜穆昔南征軍不｜草木知春不久｜還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待郎｜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回頭笑
向衆公子終日思啼此日｜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
狗｜為將蠟質浚清鏡漁却無窮不得｜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得至老
不更｜

溦 禕 徽 揮 誹 緋 蜚 騑

淝 痱 扉 婓 葳 肵 碕 鐖

刉 禨 睎 鵗 豨 譩 沂 豈

𦏲 騩

六魚

魚 杜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
掛壁移筐果呼兒問煮｜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溪｜蚌
龍亦狼狽兄是鼈與｜漸無詢過雁看取北來｜擇村征南
幕潮落回鯨｜近髮看鳥帽催尊煮白｜天上多鴻雁池中
足鯉｜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
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花安鶯
捐蝶溪喧獺趁｜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公時呵殺偷首
唱却鯨｜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為｜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
紅米溪女得錢留白｜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
系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韓谿有獲不有龜有｜
下有一雙｜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少長與嬉戲不殊同

隊丨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丨水紋浮枕簟瓦

漁【杜】十

彩映龜丨北望詛令臨塞雁南還纔免菲江丨萬里御樵丨沉絲孩井臼倚薄似樵丨殘生逗江漢

何處御樵丨【韓】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丨郊白靈丨正月喧鶯未茲晨放鴿丨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

初【杜】西

丨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丨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南征為客久西侯別君丨依然一丨廟略更與萬方丨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丨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丨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丨浪翻江黑雨飛丨【韓】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丨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丨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丨是時新秋七月

丨憶昔太

書【杜】故亂𣺯上丨職迪辱齒國策急羽毛丨平公仕進丨峽將之郡荊門好附丨載感賀生慟復闕樂殺丨地幽忘蹤擲客至罷琴丨杖藜還客拜愛竹遺兒丨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丨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丨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丨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丨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丨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丨歲滿歸梟鳥秋來把雁丨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丨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丨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丨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丨晢屈汾陽駕聊飛燕將丨宅中平岸水身外滿林丨拾遺曾奏數行丨弟妹雖存不得丨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丨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丨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丨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丨【韓】公在中流有詩有丨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丨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丨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丨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丨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丨虞翻十三比豈少送自慚

舒【杜】窈窕恨形于丨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丨入風磴長蘿紛卷丨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丨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丨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丨諸將防關將慎勿學哥丨舒見淳朴俗坦然心神丨【韓】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丨清風飄飄輕雨灑偃蹇旅䊵涤以丨

居【杜】野人半巢丨不可好樓丨翟郝春欲至定丨褒西丨江山且相見我馬未安丨安穩高詹事兵戈久係丨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丨苔竹素

㳅好萍蓬無定丨荊門留美化美被就離丨布衣數十人亦擁寄城丨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丨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丨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丨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丨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丨異俗吁可怪斯人難并丨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丨號令明白人安丨草閣柴扉星散丨白馬却走身嚴丨嫩性從來水竹丨豈意出守江城丨干戈未息苦離丨【韓】我在與誰丨長在水中丨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丨山烏旦夕鳴有類洞谷丨我還于揭陽君先揭陽丨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丨設官置衛丨

裾【杜】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丨鎖嬪妓供養朝夕象平丨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丨楊子滄投閣鄒生惜曳丨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丨【韓】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丨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丨暫欲繫船齧石下上賓虞

据【杜】文物陪巡狩觀賢病拮丨

車【杜】公朔巡天步神都憶彝鼇冠丨帝丨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丨座對賢人滿門聽長者

渠【韓】余篋刮眼膜價重百丨丈人視要庭宰秩容單丨車丨對酒多疑學吟詩

正憶丨治生且耕鑿只有不斷丨屍鳩太行道幽走沒價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丨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丨【韓】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丨

蕖【杜】秋風楊碧柳別浦落紅丨宿陰繁素奈過雨亂紅丨

子【杜】屬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丨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丨【韓】先王遺文章縷緝宦存丨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丨

輿【韓】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丨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丨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丨南溪老病客相見一府丨通籍蟠螭印差有列鳳丨【韓】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

輿【韓】行身陷不義丨哭聲訇天百鳥噪幽坎晝閉空靈丨況望多名丨

餘【杜】西闕百尋丨山色佳有丨小城萬丈丨當時浣花橋溪水幾尺丨吾歸雨花外不下十年丨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丨飄泊豈相見平生意有丨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丨歎呀𩨛殘生食微不敢丨憶爾才名叔含淒意有丨寂寂夏先晚冷冷風有丨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丨聞道和親入豈名報國丨不見故人十年丨豨尿靜者意有丨古人已用

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韓】得失少有|學問藏之身身在
則有|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
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口含兩
齒無廉|爲神詎比溝中斷遇賞還同變下|皇帝孝心深
且遠賫送禮 **歟** 【韓】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 **畬** 【韓】文章
備無贏|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豈不貴
經訓乃 **胥** 【韓】鈎陳捍徼道槍彙失儲| **且** 【韓】君子與小
葅|乞米炯住客鈔詩聽小|人不繫父母
| **苴** 【杜】侍臣雙宋玉 **狙** 【杜】降集翻翔鳳追攀絕衆|花
戰策兩穰|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
| **睢** 【杜】勢愜宗蕭相 **蛆** 【韓】一爲馬前卒 **鋤** 【杜】棗熟從
材非一|鞭背生蟲|人打葵荒
欲自|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鑿激勞懸鏡荒蕪已荷|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恭府籌頻問山家藥正|農事空
山裏眷言終荷|杜沐旌麾出城府草茅 **攄** 【杜】涂口師仍
無徑欲教|【韓】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會函關憤已

|西蜀災長弭 **疏** 【杜】中宵步綺|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
南翁憤始|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臨老羈孤
極傷時會合|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正是炎天闊那堪
野館|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
仰臨棧道細俯映江木|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舊識難
爲態新知已暗|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養拙江湖外朝
廷記憶|茲晨已半落嵉路跬步|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
|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梁公富貴於身|應知貧病人
須棄能使帝鄉迹也|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
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韓】王婦治北堂膳服適
戚|年至十二 **蔬** 【杜】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悶能過小
三頭角梢相|徑自爲摘嘉|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
|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 **梳** 【杜】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
【韓】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高秋疎肺氣白髮自能
|江清心可瑩 **虛** 【杜】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事殊迎代
竹冷哀壇|邱墟異賞朱|秋野日荒蕪寒江動碧

|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殿瓦鴛鴦拆宮蘼翡翠|飛星
過水白落月動沙|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大珠脫玷翳
白日當空|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入肆銀花亂傾箱雪
片|深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韓】詩書勤乃有不
空腹空|西偏屋 **噓** 【杜】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無生有
多槐榆對空|汲引茲理儻吹|向來披述作重几
憶吹|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 **墟** 【杜】風塵相澒洞天
聽吹|【韓】東南坐見山雲風相吹|地一丘|繫舟蠻
井絡上室楚邦|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故鄉有弟妹流
落隨丘|我遊都市間晚憩必邦|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
|六龍瞻漢殿萬騎集姚| **徐** 【杜】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
【韓】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
|豈惟高衢霍 **於** 【杜】北行非不畏良友昔相| **淤** 【杜】杜
曾是接應|【韓】前榮餞親賓冠婚之所|陵斜
晚照濁水帶寒|馬嘶未敢動前有 **豬** 【韓】三十骨骼成乃
深填|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一龍一|

閭 【杜】消息多旅幟經過歎里|【韓】由其不能舉所
入遂異|追梁下坂箈鼓咽嚵嘹遂走玄宮| **廬** 【杜】舊
時元日會鄉黨蒸吾|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遠遊長兒
子幾地別林|貴從類衆見殊私再直|直作移巾几秋帆
發敞|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
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秋夏忽泛濫豈惟入吾|【韓】辛勤
三十年以 **驢** 【杜】江湖凡馬多顯顱衣冠往往乘 **諸** 【韓】煙
有此屋|蹇|【韓】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兩封
巫峽江淮略盡|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勢藉 **除** 【韓】幸
兵須用功無櫝忽|【韓】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結白
花了寧辭青蔓|連枝不日並入座幾時|鶯鶯切雲閶麒
麟滯玉|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
|汾一日爲豐沛暴隋覺滌|相邀媼泥渾騎馬到階|東郊
尚格闘巨猾何時|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渚柳元幽僻
村花不掃|消夜置酒臨前|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
限玉|遙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是被|【韓】名聲相乘|

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一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一金神按節炎氣一遇赦移官罪未一 **儲**【韓】對數抗士卒乾沒廢倉一【韓】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一 **蹐**【杜】劉裴建首議龍見尚躊一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一【韓】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一 **如**【杜】大城鐵不一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一羽人埽碧海功業竟何一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一猿臥時相學鵰行惘自一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一十川江平穩輕舟進所一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一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一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丁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一不知遠山雨夜來復何一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一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一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一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一【韓】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一兔尖鍼莫並繭淨雪難一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一又奚為于北往來以紛一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一明時遠逐事何一一朝失志兮其何一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一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一 **洳**【韓】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一 **袪**【韓】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一 **蜍**【杜】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一御數金騕褭宮硯玉蜍一【韓】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蜍一

鸒 紓 璨 琚 椐 宮 鶋 鶌

醵 遽 蘧 磲 鐻 璩 腒 旟

璵 雓 與 妤 諝 蝑 糈 疽

沮 砠 趄 耡 楈 揟 瑦 綀

歔 驢 唹 瀦 蕏 蘆 臚 櫚

碏 蠩 筡 篨 屠 滁 茹 鴽

嘘 阹 袪 胠 菹 袽 帑 挐

七虞

虞【杜】故人還寂寞削迹共艱一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一獻凱日繼蹕兩蓍靜無一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一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一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一【韓】問客之所為義冠講唐一彼其得志兮不我一 **愚**【杜】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一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一【韓】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一何能辯榮悴且欲分賢卜 **娛**【杜】留明怨惜夢盡失歡一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一須椒添諷詠禁火卜歡一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一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一相與博塞為歡一【韓】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一不謂小郭中有子可娛一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一 **隅**【杜】竹凉便臥勾野月滿庭一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一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一樓託難高臥飢寒迫向一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一故人有遊子棄擲傷天一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一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一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一咫尺雪山路歸飛青海一寂寞開國日流恨滿山一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一子孫未落西南一天子亦念西南一可憐王孫泣路一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一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一【韓】縱之豈即遽有審斗柄行拄西南一 **芻**【杜】與奴白飯馬青一【韓】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一 **無**【杜】骨驗絕代一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一豪俠人誰在文章埽地一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一神女峰娟妙略君宅有一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一當還空霹靂雲雨竟虛一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一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一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一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一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一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一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卜更有思明亦已一川橘黃柑此地一青簡浣溪老翁

丨駪驂湯盡一匹丨十有高堂天下丨幕中郎官安穩丨感
陽客舍一事丨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丨為丈涉
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丨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
所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丨哀哉王孫慎勿疏
五陵佳氣無時丨李家八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絶世丨【韓】海
中諸山中幽子頗不丨公才吏用當今丨草色遥看近却丨
蕪【杜】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丨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丨
氣酣登吹臺懐古視平丨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丨何
當擊凡鳥毛血灑平丨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丨生平心已
折行路日荒丨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丨飄零迷哭處天地
日榛丨但使閭閻還揖丨 **巫**【杜】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丨不
讓敢論松菊久荒丨 復見顏鮑繫舟臥荊丨
誣【杜】丘壑曾忘返 **于**【杜】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丨一重
文章敢自丨 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丨
竽【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丨漁陽豪俠地 **雩**【杜】何似
擊鼓吹笙丨【韓】陋至有文史高門有笙丨 兒童歲

風涼出 **吁**【杜】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丨國家法令在
舞丨 此又足驚丨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丨 **盱**
【韓】者余往射豈得已 **衢**【杜】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丨鶴原
候女兩眼張睢丨 荒宿草鳳詔接亨丨邑中九萬家
高棟照通丨風雲隨絶足日月繼高丨邊人不敢議議者死
路丨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丨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丨
劬【韓】我念乾坤德泰大 **儒**【杜】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丨
卵此惡物常勤丨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丨萬
里皇華使為僚記腐丨健兒寧鬬死壯士恥為丨得罪台州
去時危棄碩丨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丨左轄頻虚位今年
得舊丨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丨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丨
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丨推轂幾年歎鎖靜曳裾
終日盛文丨【韓】安能 **濡**【杜】書史全輕撓 **須**【杜】相門韋氏
坐如此比肩于朝丨 裒囊半壓丨 在經術漢臣
丨班楊名甚盛嵇阮逸相丨絨之篋笥久以俟公家丨執熱
沈沈在凌寒往往丨君臣合有分管葛本時丨官是先鋒得

才因挑戰丨大官喜我來還騎問所丨殺人紅塵裏報荅在
斯丨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斯丨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丨生
涯臨泉兀死地脫斯丨宓氏檢察應時丨雲壑布衣駘背死
勞生重馬翠鳳丨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鬬欲何丨聞道
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丨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
王孫立斯丨【韓】安然大名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丨 **鬚**
【杜】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丨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丨【韓】又
嘗疑龍蝦果誰稚牙丨忽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丨
衧【韓】柴門雜樹向千丨【韓】庭 **誅**【杜】濫竊商歌聽時憂下
內無所有高樹八九丨 泣丨西卒却倒戈賊臣
互相丨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丨祿山作逆 **殊**【杜】會取君
降天丨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丨 臣合寧銓
品命丨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丨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丨
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丨玉泉之南麓山丨此行人奏計非
小密奉聖旨恩豈丨桃谿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復丨高
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丨【韓】識一已忌十大同細自

丨 **逾**【杜】艱險相迫 **瑜**【杜】因君問消息 **褕**【杜】種杏仙
滄浪深可丨 好在阮元丨 家近白丨
踰【杜】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丨 **渝**【杜】路遠思恐泥興深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丨 終不丨【韓】相期風濤
覩已久 **臾**【杜】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丨【韓】僂 **腴**【杜】兩公
不可丨 更歷滿氣彌厲何由俛俯休須丨 壯藻思
得我色數丨桃源人家易 **區**【杜】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丨
制度橘洲田土仍膏丨 浮名尋已已懶計却區丨獻
芹則小小薦藻明區丨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丨
【韓】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丨松果連南亭外有爪芋丨
嶇【杜】山林託疲茶未必免崎丨眼中萬少年 **驅**【杜】上公
用意盡崎丨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丨 獨寵錫
突將且前丨令嚴非盛怒便道却長丨 **軀**【杜】越羅與楚練
金鞍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丨 照曜與晝丨惡
難寧變色高臥負微丨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丨豺狼在邑
龍在野王孫善保丨余·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

一昔遺衆世皆嚮迹今若樂國養微一燕 珠 杜 反子則通
甄歸廚金盤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一 汗懷君相報
一碧碎排霜劒吞泉滅水一客從南冥來遺我泉客一緫齒
令一雪勸人投比一寂寥相呴沫浩蕩報恩一此時驪龍亦
吐一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 趨 杜 不有平川決馬
海一 韓 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一 知衆壑一玉衣晨
自舉鐵馬汗常一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一賢良不必展廊
廟偶然一濡吞擊鼓羣龍一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
臣一繡衣春當霄漢 扶 杜 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一把酒
立綵服日向庭闈一 從衣濕吟詩倚杖一舊丘復稅駕
大宦傾宜一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一此生已媿須人一衰
顏動覓藜牀坐綏步仍須竹杖一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
蒙暄暖一 韓 高 夫 杜 流慟嗟何及 符 韓 從容詢舊學慘
架支離倒復一 衙冤有是一 濟泌隂一國帶風
塵色兵張虎豹一秦王撥亂姿 鳧 杜 沙暖低風蝶天晴喜
一劒總兵一眞爲文翁再剖一 浴一窄轉深啼秋虛隨

亂浴 雛 杜 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一寳侍御驄之子鳳之
一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一 韓 慈母抱
兒怕入席那暇 敷 韓 有籐婁絡之 桴 杜 南征問懸榻東
更護雛窠一 春華夏陰一 逝想乘一
夫 杜 散亂秦公子悲涼楚大一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一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一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一移
官蓬閣後穀貴殁潛一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一有客雖安
命衰容豈壯一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一艱難奮長戟千古
用一一飄飖風塵際何地置老一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
札待潛 朱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一白頭受簡焉
能賦愧 作如爲大一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
大一 韓 鼎門問誰來無非卿大一已焉哉嗟嗟乎鄙一 膚
杜 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一已經 紆 杜 雨洗平沙靜天銜
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一 淵岸一鷗鳥牽絲颺
驪龍濕鍬一道林林壑爭盤一江 輸 杜 擺落嫌疑久哀傷
一今朝案雨歇爵中秀色畫屏一 志力一百萬攻一城

獻捷不云一揺闔辦 樞 韓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糊一落霞
澗背皷斜激浪一 沈綠綺殘月墜金一 韓 凡此座中
人十九 廚 杜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一 躕 杜 歲寒仍顧
持鈞一 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一 過日暮且踟
一 拘 杜 許與才雖薄 駒 杜 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一自
追隨迹未一 誇足膂力能騎生馬一出羣皆
野鶴歷塊非轅一不惟外曾孫倜儻汗血 俱 杜 名今陳留
一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鬬求龍一 亞劇則貝魏
一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一觴遊萬里澗凶問一年一新麵
來近市汁滓宛相一時議歸前烈天倫恨莫一年末三十忠
義一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一 韓 嗟我 謨 杜 天
不修飾事與廁人一及我還宜春意欲攜以一 謀尊
堯典神功 蒲 杜 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一翠牙穿 湖 杜
協禹一 眞蔣碧節吐寒一側生野岸及江一天
庭變于國春近岳陽一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一爽攜卑濕
地聲拔洞庭一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一形骸原土木州楫

復江一漾沙霜草樹舞雪渡江一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一
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一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一廷爭酬
造化樸直乞江一遠關山嶽散江一香爐峰色隱晴一寺門
高開洞庭野殺脚插入赤沙一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
越江 瑚 杜 腰下寳 胡 杜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一 餬
一 玦青珊一 鹿角眞趨險狼頭如跋一
杜 馬頭金匼匝 壺 杜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一萬里露寒
駝背錦模一 殷開冰清玉一葬仙不愁思冉冉下蓬
一閬風玄圃與蓬一不熟丹宮滿玉一炯如
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一 狐 韓 有鳥夜
孤 杜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一范雲堪結交嵇紹自不一 飛名訓一
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攜一已低魚腹暗不盡白鹽一經
過憶鄭驛斟酌旅情一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一縣郭南畿
好津亭北望一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一皷側風帆滿微冥
水驛一俗依縣谷異客對雪山一更長燭明不可一久爲野
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一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

辜【杜】肾和作威福｜孰肯辦無｜酤【杜】細草稱偏坐香醪嬾再｜爲君酤酒滿眼｜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菰【杜】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嗍醬隨汎梗別鴈起秋｜徒【韓】馬知肘腕禍自及梟鏡｜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以詩門｜【韓】躔躔媚學子牆屛日有｜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皆言澄塗【杜】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北生遺聖代觀雖僧｜誰分哭窮｜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且知寬病肺不敢恨危｜壞童犂雨雪漁屋駕泥｜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中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韓】衆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栱椈頹墜｜[illegible]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寒天留遠客碧海桂新｜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皆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韓】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奴【杜】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呼【杜】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楚岸朔風疾苦乞爲｜天寒鶺鴒｜條鑠光堪櫺軒楹勢可｜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啼揮生衣臥春鷗洗翅｜十年猶塌翼絕倒爲驚｜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吾衰將焉託存沒再鳴｜夜飛延秋門上｜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城內不喧｜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韓】矜凶挾狡誇自｜譏聲四合壯士｜吾【杜】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梧【杜】得食翻蒼竹棲枝把舉｜悠悠回赤壁

浩浩略蒼｜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鼯【杜】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吳【杜】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駿于且奔走三年望東｜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衣臺當北斗泉路著東｜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韓】官居亭邑何由知東｜盧【杜】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馮陵大叫呼五白跙跣不肯成梟｜艫【杜】鄂渚分雲樹衡山引鼎｜鑪【杜】易簡高人意匡牀竹火｜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才淑隨厮養名賢隱鍜｜向晚鑪殘日初宵鼓大｜指揮安率土蕩滌撫洪｜払境功未已元和辭大｜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蘆【杜】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鄉里喜我歸沽酒攜葫｜碧鮮俱照筋香飯兼苞｜壚【杜】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因聲置驛外爲覓酒家｜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蘇【韓】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落日心猶壯蒼生病欲｜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春生南國瘴氣待

北風｜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兵革未息人未｜寄書與裴因亓｜村香出實垂將盡葉紛辭枝不｜酥【韓】天街小雨潤如｜徂【杜】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今夕何夕歲云徂【韓】蚌蠃魚鼈蟲瞿瞿以徂｜烏【杜】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長安城頭頭白｜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楠雙廻三足｜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韓】誰謂停軒計尤劇意欲｜晡【杜】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唐突義和｜絕島容煙霧環州納曉｜枯【杜】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杳冥籐上下濃淡樹榮｜滌除貪破浪愁絕赴摧｜于時見疣贅骨髓幸未｜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先帝正好武寰海未𣺌｜鎖石藤梢原自落倚天松骨見來｜【韓】新堊未徧半猶｜梟鸞墮梁蛇走竇一夫斬頭羣雛｜麤【杜】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吐蕃憑凌氣頗｜【韓】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發難得巧意氣｜乘時陰黑止我

字聲勢慷慨非常｜

都 杜豈復憂西｜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雲表隨開府春城赴上｜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識嶓能鳳質威定虎狼｜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前聞辨陶牧轉盼拂宜｜東來橐駝滿舊｜龍媒真種在帝｜西北樓成雄楚｜得歸茅屋赴成｜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與取守東｜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韓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

禺髃鸆麌澞喁毋䍶
杅盂釪玗邘訏旴忓
盱癯瞿朐鸜句躣絇

戵軥鼩翑嚅懦醹襦
繻麢需蛛裯邾貙杸
瓶銖殳洙俞窬瘉㥚
覦𨵼堬楰揄牏萸瓻
歈諛愉褕羭蝓鮬朱
慺膢蔞鏤漊婁苻蚨
瓿颫𥟖嫗荂稃莩孚
泭怤罦麩郛俘諏娵

柎趺鈇枹秩玞迂盂
陓隃姝裯捄斞跔痀
𨒪模摹毋膜嫫酺蒱
艀乎箶醐瓠鶘弧姑
鴣觚鍸柧箛軱呱橭
罛蛄騟駼荼屠菟峹
瘏稌孥笯駑帑砮膴
憮珸鋘郚租菹鱸顱

轤籚矑瀘櫨玈瓐廬
洿杇逋誧餔剢恗鋪
痡𨁈

杜韓詩句集韻卷上之上

杜韓詩句集韻卷上之下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八齊

齊【杜】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相
門清議衆儒術大名｜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衆壑生寒
早呼林巻霧｜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家鄉旣蕩盡遠近
理亦｜白羽留肉三後覺敢決豈不與之｜公卿朱門
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韓】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
黎【杜】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能事聞重譯
嘉謨及遠｜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
犂【杜】縱有健婦把鋤｜
藜【杜】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
童稚頻書札盤餐詎糝｜年過半百不遂意明日看雲
還杖｜【韓】樹以松與
柏不宜間蒿｜
鸝【杜】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
妻【杜】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
｜理生難免俗方法報山｜何日兵戈盡
飄飄媿老｜【韓】滉蕩天門高著籍朝厥｜
凄【杜】秋色有餘｜霜露晚凄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仲冬風日始凄｜客子入門月
皎皎誰家擣練風凄｜【韓】罷賀南內衙歸涼曉凄｜
悽【杜】適越空顛躓游梁竟慘｜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
隄【杜】湍駛風醒酒船回
霧起｜小江還積浪
弱纜且
低【杜】高天逐望｜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萬里
長｜清江上三年落日｜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
樓䆗敵城濕宮雲去殿｜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杖策門
闌邃㝏興羽翮｜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坐觸鴛鴦起巢
傾翡翠｜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吟詩坐回首隨意
葛巾｜千朶萬朶壓枝｜【韓】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
稊
【韓】君恩泰山重不見酬稊｜
題【杜】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
提【韓】我有雙飲盞鍛得朱｜

蹏【杜】蕭俗防人面全身學馬｜露兆傳夕箭歸馬散霜｜老
夫參戎幕歸來散馬｜門徑從榛草無心走馬｜坐看千里
當蹏｜崑崙虞泉入馬｜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
｜【韓】綠楓十二
銜漁散馳輪｜
啼【杜】河洛化爲血公侯草間｜戀闕丹心
破露衣皓首｜暮年飄泊恨今夕亂離
｜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此行
何日到送汝萬行｜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但對狐與貍
竪毛怒我｜雨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城上擊柝復烏｜留
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
欲向人｜【韓】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誰云猛虎惡
中路正悲｜客淚數行原自落鷓鴣休傍耳邊｜
鵜【杜】健
淮麦鷞鷞鴰
錄鶖鵜｜
梯【杜】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未成游碧海
著處覓丹｜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巨
海能無釣浮雲亦有｜牧豎樵童亦無賴莫
令斬斷青雲｜【韓】將舉汝愆尤以爲己階｜
雞【杜】竹高鳴
翡翠沙僻
舞鵾｜蹉跎常泛鷁展轉屢聞｜諗知終畫虎微分是醯｜
我曹韝馬聽晨｜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吾孫
騎曹不記馬業學尸鄉常養｜
稽【杜】伶官詩必誦
夔樂典猶｜
【韓】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
蹊【杜】市
喧宜近利林僻此無｜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漸知秋實
美幽徑恐多｜疑凝珊瑚器陰陰桃李｜賤子因陣敗歸來
尋舊｜黃四
娘家花滿｜
鷖【杜】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韓】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
倪【杜】勳庸
思樹立
語默可端｜友于皆挺拔公望各
端｜【韓】況于經籍深豈究端與｜
霓【杜】驅車石龕下仲冬
見虹｜練練峰上雲
纖纖雲
表｜
醯【韓】貪食以忘軀
勘不調鹽｜
西【杜】東屯復瀼｜遠煙鹽井
上斜景雪峰｜水檻溫江
口茅堂石筍｜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誰爲築居小未盡
喬木｜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雲嶂寬江北春畊破瀼｜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崤路非
關北行舟却向｜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薊門誰自北漢

將獨征｜嶢峨白帝城東｜禾生隴畝無東｜將軍樹勳起
安｜金華山北涪水｜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
【韓】當東西｜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喚 **棲** 【杜】避人焚咏
起窗全曙催歸日未｜雲水蒼茫日向｜草騎馬欲雞
｜憑几看魚樂回鞭急鳥｜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暫酬
知已分還入故林｜檻來哀猿叫枝驚夜鵲｜身無却少壯
迹有但羈｜凋寒人欲到林黑鳥應｜眇眇春風見蕭蕭夜
色｜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吾
村霜暝姿異舍雞亦｜霜黃碧梧白鶴｜【韓】上有 **犀** 【韓】豈
鳳凰巢鳳凰乳且｜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惟一
身榮佩玉 **嘶** 【杜】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生我不得力終
冠簪｜身雨酸｜一匹齕草一匹｜只須伐竹開荒
徑拄杖穿 **撕** 【韓】所職事無多 **鼙** 【杜】江水流城郭春風入
花聽馬｜又不自提｜鼓｜烏枕翻星月嚴城
疊鼓｜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縣令知我至名令習鼓｜
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南渡桂

水闊舟楫北歸
秦川多鼓｜ **篦** 【杜】耳聵須畫字 **躋** 【杜】彌詔方一展班
髮短不勝｜序更何｜
齎 【杜】餘波期救涸費日若輕｜ **擠** 【韓】婉孌自媚好
【韓】余惟戇書生孤身無所｜幾時不見｜ **迷**
【杜】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昏鈍仍多病逢迎遠復｜退朝
花底散歸院柳邊｜建標天地濶詣絕古今｜桃紅客若至
定是昔人｜天寒皆無日山遠道路｜若訪衰翁語須令騰
客｜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翻
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長林偃風
色迴復意猶｜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近行止一身遠去
終轉｜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橘刺藤梢咫尺｜龐公隱
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韓】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
麛 【杜】身食黃熊父 **泥** 【杜】通籍逾青瑣亭衢照紫｜雙雙
子食赤豹｜新燕子依舊已銜｜得魚已割鱗
採藕不洗｜黃鵠翅垂雨蒼鷹飢啄｜青蟲懸就日朱果落
封｜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

滑非多雨秋沙先少｜澤國雖勘雨炎天竟淺｜存者無消
息死者爲塵｜白沙青石洗無｜長安秋雨十日｜片藉荒
庭衣背色先判一飲醉如｜ **谿** 【杜】一種住青｜圃開迹衣
【韓】油雲斂秋曦秋雨不成｜樹船渡入江｜幾時陪羽
獵應指釣璜｜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永痛長病母五年
委溝｜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伐懸門避石橋斷却尋｜
野鵲翻窺草邨船逆上｜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莫須驚
白鷺爲伴宿青｜南有龍湫北虎｜何日雨晴雲出｜竹寒
沙碧浣花｜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 **圭** 【韓】法吏多少年磨
巴渝下五｜【韓】韶州向去接宣！淬出角｜
珪 【杜】軒冕羅天闕琳瑯識介｜帥羨從東鶴今同楚執｜ **睽** 【杜】吹噓人所羨騰躍
物睽事 **攜** 【杜】籍糟分汁滓甕醬落提｜雖從本州役內顧
事仍｜人情逐鮮美
巴｜無所｜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與縣驚虛往
同人惜解｜顧深慚鍛鍊才小辱提｜舊諳疎懶叔須汝故
相｜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神傷

誰爲｜與汝鄰居未相 **畦** 【杜】來往兼茅屋淹留爲稻｜蓄
失近身藥裹酒長｜積思江漢頑疎惑町｜衣上見
新月霜中發故｜軒冕羅天闕琳瑯識介｜方春獨荷鋤日
暮還滋｜楚岸通秋展胡牀而夕｜【韓】文才不如人行又無
町

蠐 臍 · 黎 驪 蠡 瓈 黧 萋
霋 緀 羝 鞮 氐 詆 磾 鍗
霙 桋 締 荑 蹏 嗁 銻 蛦
綈 瑅 騠 鮧 睼 媞 禔 褆
鶗 緹 罤 㡗 折 䏿 鍉 隄

笄枅乩兮奚嵇媄傒

騱徯䙎豎緊堅鷖兒

齯蜺視麑鯢輗榏澌

椑甈掜剆錍齎懠鷖

閨袿窐邽睽奎刲鼃

巂鑴酅蠵烓

九佳

佳 杜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 街 杜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 柴

杜 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 崖 杜 泛舟登瀼西回首望兩｜ 涯 杜 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飛鳥苦熱死池魚 偕 杜 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 諧 杜 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 乖 杜 上涸廿八｜ 蒼八颱雷無刃號令｜ 韓 豺 杜 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 儕 韓 猛虎雖云惡自拔無當對氣性縱以｜ 亦｜｜爪｜

膎膎鮭牌簰麢媧緺

蝸騧蛙柴釵靫差羞

厓娃哇皆階荄湝䶌

薢喈痎楷骸排俳懷

淮櫰埋霾齋緒偕揩

十灰

灰 韓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 荆鳳紀編年日龍池塹劫｜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 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泊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 韓 鯨鯢陸死骨玉石火炎｜憶昨夾鍾之呂初吹｜健兒爭誇殺留後｜ 運屠累棟燒成｜ 豗 韓 岸類長蛇攪淩猶巨象｜ 恢 韓 亞旒資穆穆猶網但恢｜ 韓 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 魁 杜 數見銘鍾鼎真宜法斗｜ 韓 屠虎填溟壑高愁撥斗｜ 隗 韓 方諸｜在少城｜ 韓 度前鋪瓦隴發本穌牆｜ 回 韓 實鏡發臣得金吾薦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 望帝傳應是昭王去不｜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 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竹枝歌未好畫舸且遲｜ 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 哀

疾江邊臥親朋日暮｜閒戶人高臥嵇林鳥卻｜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 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 催淵休全濕雲猜欲半｜ 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 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 熟知江路近頻為草堂｜ 歲晏風破肉荒林寂可｜ 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卻｜ 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 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 盜賊還奔突乘興恐未｜ 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 關道尋源使從天此路｜ 相隨征途上生涯盡幾｜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 秋盡東行且未｜ 十日北風風未｜ 漸老逢春能幾｜ 巫峽秋濤天地｜ 渚清沙白鳥飛｜ 大家東征逐子｜｜野老籬前江岸｜ 常怪褊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 自今以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 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 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 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 同舟昨日何山得並馬今朝未擬｜ 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 韓 風靜鶗鴂去官康蛘蛤｜ 郡樓乘晚上盡日不能｜ 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 謝

説遊湖棹尋常到此｜慢有先居後輒多去却｜前隨杜尹
拜表｜川波岸柳春全｜青天露坐始此｜王師北討何當
｜上公禮罷元戎｜欲烹還喚木盤｜自從流落幽㦼集欲
去未到先思｜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迎繁送
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刺史 **徊**【杜】江山城宛轉棟宇
真辭迎候遂相公親破蔡州｜客徘｜天涯稍曛黑
倚杖更徘｜留連春夜舞淚落強徘｜耿賈亦宗臣羽翼共
徘｜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桑
柘葉如雨飛雀去徘｜羣公紛戮力聖慮宵徘｜六龍寒急
光徘｜且說劍佩休徘｜【韓】誤雞宵呃喔驚雀暗徘｜
枚【杜】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韓】車
載牲牢甕舁酒並召賓客延鄒｜
梅【杜】傅說已鹽｜
綠垂風折筍紅
綻雨肥｜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秋水淺湘竹陰風過漬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不問
綠李與黃｜落落出羣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繡衣屢許
攜家醞皁蓋能忘折野｜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

｜【韓】豈堪裨嶽
鎮強欲效鹽｜
媒【杜】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赤雀翻然
至黃龍不假｜【韓】助留風作黨勸坐火
為｜
瑰【韓】定非燐鴿鷲
眞是屑瓊｜
雷【杜】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峽
中都似火江上只空｜九鑽巴
噀火三蟄楚祠｜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巫峽中宵動滄
江十月｜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日落蛟龍改窟穴山根
鱣鮪隨雲｜【韓】磧迥疑浮地雲平想輾｜天狗墮
地聲如｜佰醆未解舊疣作深室靜臥聞風｜
罍【韓】咸
貪陵
布被光青離金｜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
隤【杜】隔河
憶長眺
餅與｜青天白日花草麗下笄屢璪傾金｜
青歲已摧｜琴烏曲院憤庭鶴舞摧｜【韓】日愉埋欲側坤軸
壓將｜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陽山鳥路出臨
武驛馬拒
地驅頹｜
催【杜】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兄弟分離苦形
容老病｜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欲樓禽
鳥亂未去小童｜天時人事日相｜客行歲晚晚相｜不是
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貪趣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

後命｜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欲辭巴邑啼鶯
合遠下荊門去鶻｜【韓】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春田可畊
時已
｜
摧【杜】顛鬧鋒鏑鑄與使棟梁｜雛弱門何向沙虛岸
只｜山僧衣襤縷告訴棟梁｜輟棹青楓浦雙楓
舊已｜江石缺裂青楓｜【韓】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穿細
時雙透乘危忽半｜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張君名聲座
所屬起舞先
醉長松｜
堆【杜】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韓】
坳中初蓊底坪處遂成｜偶上城南土骨
｜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
送魂亂眼看不得照耀萬樹繁如｜
培【韓】松篁遭抖擻
糞壤獲饒｜
陪【杜】遲暮宮臣忝艱危袞職｜【韓】警衛百神｜逕壯軍輿
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
鞭笞鸞鳳終
日相追｜
杯【杜】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敏捷詩千首
飄零酒一｜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卜
居期靜處會有故人｜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飢藉家家
米愁懲處處｜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萬竹青青照客｜

主人罷鱠還傾｜願吹野水添金｜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
新亭濁酒｜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黔陽信使
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
｜不須問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雲物不殊鄉國異教
兒且覆掌中｜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籬邊老
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韓】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番
禺軍府盛欲說暫停｜曲江汀瀅水平｜共傾春酒三五｜
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
豈省曾
辭｜
醅【杜】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盤餐
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
坏【杜】賢非
夢傳野
隱類鑿
顏｜
嵬【杜】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澹若衆山內金華
紫崔｜【韓】娥嬉華蕩瀁胥怒浪崔｜策馬上橋
朝日出樓閣
赤白正崔｜
桅【韓】念昔從君渡湘水
大帆夜劃窮高｜
推【杜】鹹不土多剪
凶門轂少｜【韓】
著抄無由卷連天不易｜君當
先行我待滿汨溺可繼窮年｜
漼【韓】危辭苦語感我耳淚
落不揜何漼｜

哈【杜】休爲貧士歎任受衆人一【韓】笑言溢口何歡一

開【杜】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一水生春花沒日出
野船一鶯鳴宜常數柴荊莫浪一入郵樵徑引嶮栗皺一
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一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一燕外晴
絲捲鷗邊水葉一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一詔從三殿去碑
到百蠻一養拙蓬爲戶茫茫何所一剩水蒼江破殘山碣石
一浦帆晨初發郊扉冷半一臘月巴江曲山花已分一牛馬
行無色蛟龍鬬不一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一猿鳥千崖窄
江湖萬里一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一罪戾寬猶活干戈塞
未一霧樹行相引蓮峰望忽一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一漢
光猶天下祚永固有一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一竹杖交頭
拄柴扉埽徑一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一一望幽燕隔何時
郡國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一
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一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一送客蒼
溪縣山寒雨不一公爲領賓徒咄嗟檀施一南天三旬苦霧
一風生洲渚錦帆一柴門不正逐江一豫章翻風白日動鯨
魚跋浪滄溟一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一竹葉于
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一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蘂商量細
細一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罇酒定常一老夫臥穩朝慵起
白屋寒多暖始一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一不辭
萬里常爲客懷抱何時得好一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
菊花一花徑不曾緣客埽蓬門今始爲君一【韓】蓋海旂幢出
連天觀閣一萬屋漫汗合千株照耀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
暫一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一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一丁
寧紅與紫愼莫一時一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一辛夷高花
最先一辛夷花房忽全一三日柴門擁不一日出灑關四扇
一漠漠輕陰晚自一朱輝散射青霞一汴州城門朝不一眼
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一我時相思不覺一回首天
門九扇相當一

哀【杜】不見李生久徉狂眞可一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一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一蒼茫步兵哭
展轉仲宣一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一兵戈與人事回首一
悲一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一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一嘶

尊不重飲白首獨餘一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一雪嶺日色
死霜鴻有餘一如何不飲令心一嗚呼一歌兮歌已一巫峽
清秋萬壑一風急天高猿嘯一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一
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一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
秋生畫角一照我顏色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一【韓】雲隨仙
馭遠風助聖情一魚龍冷蟄苦虎豹餓號一裘破氣不暖馬
羸鳴且一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清以一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一

埃【杜】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
一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一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一後人
將酒肉虛殿日塵一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一孔丘盜跖俱
塵一舊叢無復似塵一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一
【韓】緯繣觀朝夢冥茫矚晚一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一清晨
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一已作龍鍾後時者懶于街裏
蹋塵一宮門一鎖不復啟雖有九陌無塵一三百六旬常擾
擾不衝風雨即塵一力攜一尊獨就醉不忍虛擲委黃一孔
丞別我適臨汝風骨峭峻遺塵一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
剸磨塵一

臺【杜】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一何須妒雲雨霹靂楚王一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一天寒名伯樹地濶
望仙一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一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一
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一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一昔者與
高李晚登單父一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一暫留魚腹浦同
過楚王一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一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
一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一別離經此地披寫忽登一神交
作賦客力盡望鄉一淸涼破炎毒哀意欲登一削成當白帝
空曲隱陽一雙峰寂寂對春一木悋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
黃金一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傷琴一重陽獨酌杯中
酒抱病起登江上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一萬
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一正融摶風超紫塞玄冬幾
夜宿陽一【韓】貨通師子國樂奏武王一彝淥逢坎井集
早值層一青罽登秋殿容衣入夜一青天白日映樓一

鮐【韓】殃銷禍散百福併從此直至耇與一

苔【杜】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一龐公任本性攜子卧蒼一陳公讀書堂

石枒仄青｜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浪足浮紗帽波須截
錦｜多病慚無力騎馬入青｜與移無酒帰隨意坐莓｜仏
田茅屋荒蒼｜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 **詼** 【杜】得喪初難
骨生青｜【韓】城寒藏咻睨樹凍裹莓｜ 識榮枯劃易
｜【韓】隱匿瑕疵 **垓** 【韓】浩浩過三暮 **才** 【杜】世人皆欲殺吾
蕭包羅委瑣｜ 悠悠帀九｜ 意獨憐｜賦詩獨
流湧亂世想賢｜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以滋撫士卒孰
曰非周｜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文新徒有喜禮厚娓無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侍臣
書王夢賦有冠古｜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重鎮還須濟
世｜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奇｜【韓】賞翫捐他事歌謠放我｜事事皆殊異無嫌屈
大 **材** 【杜】郊扉存晚計幕府娓聾｜昔承推奬分娓匪挺生
｜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
須仗出羣｜萬里寒空秖 **財** 【韓】壓野榮芝菌 **栽** 【韓】砧練
一日金畔玉爪不凡｜ 傾都委貨｜ 終宜擣

階統未暇｜孤吟屢關其 **纔** 【杜】隔絕門庭遠 **來** 【杜】豈惟
與和寸根至短誰能｜ 擠排陛級｜ 高祖聖
功自蕭曹｜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瘴雲終不減瀘水復
西｜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柴與賜朝士難得一枝｜銀
甲彈箏用金魚換酒｜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京洛雲山
外音書斷不｜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西京安穩未不見
一人｜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肯惜峰巒過黃知橘柚｜
重對泰籬發俱過阮宅｜竹殺背城合江從灌口｜所親驚
老瘦辛苦賊中｜慚昔谷顏老無出弟妹｜圃畦新雨潤娓
子廢鋤｜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
｜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鹽車雖絆驥名是漢庭｜匡山
讀書處頭白好帰｜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自罷千秋節
頻傷八月｜林疎黃葉墜野靜白鷗｜脫景孤郵僻行軍數
騎｜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巴山遇中使云是峽城｜却
碾空山過深蟠絕壁｜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湛湛長汀
去冥冥細雨｜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風吹蒼江去雨洒

石壁｜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白帝空
祠廟孤雲自往｜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不道諸公無表
｜冬至陽生春又｜赤日照耀從天｜氣酣日落西風｜悲
風爲我從天｜殊方又喜故人｜先生早賦帰去｜錦江春
色逐人｜東津觀魚已再｜健如黃犢走復｜青簾白舫益
州｜門外鸕鶿久不｜二月已破三月｜石笋街中却帰去
果園坊裏爲求｜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鳧鷖
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
共誰｜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江鸛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牆｜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無
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
安無使｜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鞵帰去｜黑鷹不省人
間有渡海疑從北極｜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
雪嶺獨看西日落劒門猶阻北人｜【韓】追攀蔚國｜衙時龍
戶集上日馬人｜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應留醒心處準

擬醉時｜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只見
縱橫落寧知遠近｜玉山前却不復｜荊山已去華山｜金
烏海底初飛｜洛陽東風幾時｜將衰正盛須頻｜今朝躡
作瓊瑤迹爲有詩從鳳沼｜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
肯｜久慚朝士無裨補空媿高僧數往｜如今便作長官去
直到新年衙日｜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蔡州
納節舊將死超居諫議聯翩｜昔谷不擾祇隔夜凶訃詎可
相尋｜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 **萊** 【杜】差池分組
｜爲逸桃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 冕合沓起蒿
｜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 **栽** 【杜】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
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 ｜草堂少花今欲｜欲存
老益千年意爲覓松根數寸｜【韓】萬 **哉** 【杜】野橋齊渡馬秋
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 望轉悠｜疏鑿功
雖美陶鈞力大｜吾慕寇鄧勳濟時亦良｜素業行已矣浮
名安在｜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

丨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丨容意長東北齊州公在丨勇略
今何在當年亦壯丨往來時屢改春水日悠丨論術于我何
有丨高唐暮冬雪壯丨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丨
干戈車馬關未已鳳凰麒麟安在丨韓唯于能詰且諸人得
語丨今君縱署天涯吏投檄北去何難丨放車載草農事濟
戰馬苦飢誰念丨如今到死得閒處還有詩賦歌康丨天公
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丨祇
今四十已如此後日更老誰論丨
灾 杜 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丨韓巧借奢華
便專繩困約丨無妄之憂
猜 杜 蛟龍深作橫豺虎亂雄丨
勿藥喜一善自足櫟千丨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丨諂
天必歡喜鬼物無嫌丨茫然庶事遺人丨虔羅自各虛施巧
春燕同歸必見丨門外鸕鷀去不來沙頭忽見眼相丨韓座
暖銷那怪池清失可丨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丨軟
濕青黃狀可丨伾文未揃崖州熾難得赦宥恒愁丨
胎 杜 窮
子失淨處高人憂禍丨結舌防讒柄探
台 杜 冠冕通南極
腸有禍丨韓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丨文章接上丨漢

庭和異域晉使圻中丨南極一
顋 杜 苦搖求食尾常曝鰓
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丨恖丨韓風能坼芡觜露
亦染
鰓 韓 狂敎詩硨硯
黎丨興與酒陪丨
孩 杜 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丨憶年十五心尚丨韓莫煩相
屬和傳示及提丨自期殞命
在春序屈指數日憐嬰丨
皚 杜 崖沉谷没白皚丨韓當窓寒凜凜出户即皚丨階
平庭滿
能 韓 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翮無底幽黃丨
白皚丨

偲　詼　悝　椳　煨　洄　槐

茴　脢　莓　禖　鋂　每　煤　塺

酶　嵄　䍙　傀　僓　纕　崔　鎚

頣　衰　阫　桮　蚽　肧　摧　焞

烌　唉　欸　駘　臭　儓　薹　絯

晐　陔　祴　荄　侅　峐　秼　崍

騋　徠　郲　鬏　鯠　毸　頦　駘

十一眞

眞 杜 天涯喜相見披豁對我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丨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丨陳瀨為名誤驅馳喪我丨二
公化為土嗜酒不失丨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丨亂離知又
甚消息苦難丨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丨近識峨嵋老知余
懶是丨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丨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丨
物白謫受玷行高無污丨濃態遠意淑且丨即防遠客雖多
事使插疎籬却甚丨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丨吾
兄吾兄許巢倫一生喜怒常任丨將軍而苦蓋有神必逢佳

士亦寫丨接笑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我丨韓譬如黃金
盤照耀荆璞丨倚玉難成拙吹竽久混丨那是俱疑似須知
雨逼丨越俗不好古流傳
因 杜 窮
失其丨世俗寧知僞與丨
振 杜 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丨
谷無粟帛使者來相丨旅懷殊不愜良覿渺無丨春復加肺
氣此病蓋有丨韓彩艷不相丨介波門追及把手問所丨川
源浩浩隔影響兩無丨吾不汝之
茵 杜 道大谷無能永懷
罪知非汝由丨願脫去而無丨侍芳丨當軒下馬立
錦
堙 韓 幽蹤邈難得丨堙路嗟長丨
闉 杜 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丨韓自來通州寺曾未造城丨故將
臺榭抑
辛 杜 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丨會面嗟黧黑含悽
城丨語苦丨索居猶寂寞相逢益愁丨與子俱白頭
役役常苦丨食思惆悵鎌骨抱酸丨生離與死別自古鼻
酸丨流涕灑丹極猶乘為酸丨耕耨心未已嘔血事酸丨悽
遊易磨滅衰謝增酸丨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丨泪滑
岸想闕浩酸丨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丨微小忍忌刻薄事

谿酸｜【韓】魚龍驚
踴躍川鼎成悲｜
新【杜】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司綸章
初覩南陽氣已｜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鼎湖瞻望遠象闕蕭章｜朱李沈
不冷雕胡炊屢｜每于百寮上猥誦佳句｜莫取金湯固長
令宇宙｜冬菁飯之半牛力曉來｜異才復間出周道日維
｜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江城
含變態一上一回｜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沙汰江河濁
調和鼎鼐｜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茅齋依橘柚清切露
華｜石角鉤衣破藤梢刺眼｜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非
荒鳴自合金石瑩逾｜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山家蒸栗
暖野飯射麋｜羹煮秋蓴滑盃凝露蕊｜竟答兒童問來經
戰伐｜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尚愧微軀在遥聞盛禮｜
只道梅花發誰知柳亦｜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花密藏
難見枝高聽轉｜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白顧轉無趣交
情何尚｜雨時山不改晴罷峽如｜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崖蜜
松花熟山林竹葉｜郡依風土舊國與大名｜天涯梅柳樹
相見幾回｜卜居赤甲遷居｜燕子銜泥兩度｜愛弟傳書
彩鷁｜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雲裏不聞雙燕
過掌中貪見一珠｜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愛
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
州賞更｜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鄭縣亭子水
之濱戶牖憑高發興｜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
【韓】朝鶯雪裏｜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官隨名共美花與
思俱｜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
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妒｜金鴉既騰翥六合俄清｜來往再
逢梅柳｜一座競吟詩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
毛｜數杯澆腸雖暫｜
辰【杜】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赴筵
醉皎皎萬慮醒還｜齋醴日粱秋上書｜憑高送所親
久坐惜芳｜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中夜江山靜危樓望
北｜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轍

馬｜參塞王城通北｜蕭索論兵地蒼茫關將｜南圖回羽
翮北極捧星｜【韓】先期迎獻歲更律占兹｜横門開日月嵩
關列星｜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
｜抃平洛水側小坐屢彩｜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不知
四羅地豈
晨【杜】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從容聽朝後或
有再起｜在風雪｜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曾閒倚
門夕盡力潔飧｜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韓】夜
宸【杜】獻納紆
帰孤舟臥展轉空及｜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
阜春中間謁紫｜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
臣【杜】五嶺炎蒸
｜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地三危放逐
｜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伏柱
閒周史乘槎有漢｜始見張君北宜居漢近｜王室比多難
高官皆武｜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長年已省柁慰此貞
良｜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柴
門了生事黃綺未稱｜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昔在嚴公
幕俱爲蜀使｜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天地則瘡痍朝廷

多正｜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王室仍多難蒼生倚大｜
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甲兵分
聖旨居守付宗｜鳴玉鏘金盡正｜鄭子將行罷使｜婁公
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郭卿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
驚羣｜【韓】越裳是｜斑竹啼舜婦
人【杜】有吏夜捉｜與君
消湘沈楚｜半歲還勝作虎｜閻唐後盛族多其｜
雖爲尚書郎不及鄉里｜艱難隨老母慘淡向時｜幽燕通
使者話牧馬詞｜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生還今日事間
道暫時｜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
｜欻禽炎蒸景飄颻征戍｜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若無
青嶂月愁殺白頭｜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病多猶是客
謀拙竟何｜賢生慟哭後寥落無其｜暫往蓬萊閣終爲江
海｜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生
死論交地何由見一｜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昔年有狂
客號爾謫仙｜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汝陽讓帝子眉宇
負天｜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

苦被微官縛低頭媿野｜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後磨風雲會乘時各有｜屢喜王侯亡時邀江海｜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旅雁還照客倚杖更隨｜為干者舊內試覓姓龐｜病中吾兒弟舊列汝為｜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君今起柁很寂寞向時｜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諸將峰應盡題書報旅｜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學書初學衛夫｜修文偃武不無｜不薄今人愛古｜泉出巨魚常比｜淮海維揚一俊｜舊入故園常識王知今社日遠有｜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秋風娟娟吹

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江山路遠羈愁日裏為誰為感激｜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啣啣為何｜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雪山斥堠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開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聖朝尚飛戰鬭塵濟世宜引英傑｜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年年至日常為客忽忽窮愁泥殺｜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世亂詩懶久為客路難悠悠長傷｜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楚妃堂上色殊眾海鷗階前鳴向｜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韓以有驊宇私我後｜相公能論道車至活東｜滯澀先迎氣侵寒已報｜蛙黽鳴無謂閣閣祇亂｜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

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彈宮良女台宰屬良｜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地祇謂太靈女往告其｜差科未動是朋｜同時存者更誰｜偶逢遺迹問畔｜至今傳者武陵十人言澄觀乃詩｜我恨不如江頭｜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戎旃暫停辭杜樹里門先下敬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屬｜

仁 杜此邦全尚武何處且依｜竟無銜橛虞聖聽矧多｜韓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

神 杜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不是煩形勝深慚畏損｜靡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曉鶯工進淚秋月解傷｜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筆落驚

風雨詩成泣鬼｜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雄都元壯麗望幸歎威｜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筒桶相沿久風雷肯為｜簫鼓哀吟感鬼｜英雄見事若通｜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眾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出如有｜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有｜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韓變化咀嚼有鬼有｜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芬菲含斧藻光景暢形｜玆地絕翔走自然嚴且｜誰言道里遠感激疾如｜差汝牛與斗汝獨不能｜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麥苗含穟桑生甚共向田頭樂社｜今日無端讀書史智鬚只足勞精｜

親 杜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早年與蘇鄭痛飲情相｜行色秋將晚交情

岑更｜消中秖自惜晚起索謝｜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雲霄今
已逼台衰更誰｜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愛其蕭灑為佐
此骨肉｜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來時嶮｜將鈎號賊總
｜草根吟不穩牀下意相｜自鋤稀葉甘小摘為情｜賦料
楊雄敵詩看子建｜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在今最磊落
巧偽莫敢｜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囊無一物獻尊｜就
中雲幕椒房｜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應悲公主｜不為困
窮寧有此秖緣恐懼轉須｜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
相｜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國綸綍謀猷盛丹
青步武｜生平所未識待我逾文｜風霜徒自保桃李誼相
｜未許瓊花比從將玉樹｜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朔｜哀歌
西京言乃與天了｜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指摘相共
雖還今誰｜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乾愁漫解
坐自累與衆
興趣誰相｜

申 杜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

身 杜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送徒既有長

遠戍亦有｜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侯伯知何算文章寔
致｜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諸王來射雁拜命已挺｜兵
戈猶在眼儒術豈謀｜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介立實吾
弟濟時肯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深感供老宿取用
及吾｜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濕｜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
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惡愛南
翁悅餘波及老｜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肺膏兼飼犬長
大不容｜我馬交馳際紫門老病｜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短技難高臥衰年強此｜息子
向墟瘦峭溪惟病｜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失學從愚子
無家任老｜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公若登台地臨危莫
愛｜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秋
月仍圓夜江郊獨老｜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長為萬里
客有媿百年｜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聖哲為身小一｜
珠壓腰衱穩稱｜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仰看
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況乃紅紛猶絕粒一官難結

見滅｜可憐庭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此｜捨舟策馬論兵
地拖玉腰金報主｜國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春秋書王
法不誅其人｜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疑疑桂林伯矯矯
義功｜寄謝幽樓友辛勤不為｜坐慚空自老江海未還｜
謂｜見何就嗟嗟世與｜苟異于此道皆為棄其｜根如頭
而除如｜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知公不久歸
鈞軸應許閒官寄病｜安
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

伸 杜主上頃見徵歘然欲求｜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且

隨諸彥集方覲薄才｜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使蜀見知
已別顏始一｜自古多悲恨浮生有屈｜國吾聞九疑好風
志今
欲｜

紳 杜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國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感傷遂成詩昧

者宜
書｜

賓 杜甫昔少壯日早充觀國｜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高堂未傾覆幸得慰嘉｜山陽無俗物鄭驛

丁留｜晚年務置
醴門引申白｜

濱 杜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得罪永泰末放之

五溪｜｜畔巖非谷口結草即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子尚客荊州吾亦滯江｜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秋天正
搖落回首大江｜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摘花亂叢裏江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國日攜青雲客探勝
窮崖
｜

鄰 杜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川廣不可泝墓久

狐兔｜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奕葉班姑史芳芬孟母｜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愁寂鶯
行斷參差虎穴｜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商歌還入夜巴
俗自為｜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
｜戚避白鳳熊非是倉庚｜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應天
才不小得士契無｜繆繚蒼梧帝推遷孟母｜主稱壽尊客
筵秩宴北｜清詞麗句必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鵞鴨
惱比｜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國林鳥鳴謝客
岸竹長遮｜昨日忽
不見我令訪其｜

麟 杜為鳳有鍛翮先儒曾抱｜要聞際徙倚休作畫麒｜幾年逢鵩鳥

獨泣向麟｜高興知龍鳥見文起獲｜花羅封蛺蝶瑞錦送
麟｜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麟｜新出飛鞚內上又回翠｜何
儕忠與孝雙美画麟｜莫度清秋吟蟋蟀早開黃閣画麒｜
細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汀上小堂巢翡翠苑邊
高塚臥麒｜韓翩然
下大荒被髮騎麒｜

鱗

杜高馬勿唾面長魚無損 泥沙
卷涎沫回首怪龍｜監河受貸粟
一起轍中｜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天陰對圖画最覺潤
龍｜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早
發雲臺仗恩波起涸｜丹砂作尾黃金｜紫駝之峰入翠釜
水晶之盤行素｜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韓府
西三百里候館同魚｜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

磷

韓方為
｜鵬騫墮長翮鯨戲側修｜長網橫江遮紫｜金石姿
萬世無

珍

杜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閱子心甚壯所過
緇｜信席｜一失不足傷念子熟自｜豈是池中物
由來席上｜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出入並數馬光輝參
席｜御廚絡繹送八｜韓願得長輝映輕肥敢自｜遺我數
幅書繼以藥物｜離合

陳

杜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莫
自古然辭別安足｜令膠漆地萬古重雷｜肘後符
應驗囊中藥未｜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袖中諫獵書扣
馬久上｜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歸期蹋病肺敘舊思重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惜昔邮野人其樂難具｜我衰
不足道但願子意｜韓唁蟬終不鳴有抱不列｜三星各在
天什伍東西｜光芒

塵

杜画色久欲盡蒼然猶出｜故國
相照燭南北爭辯｜風塵氣高堂戰伐｜出滯同斜日
臨風看去｜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驊騮開道路鷹隼出
風｜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艱危氣大府前後間清｜朝
和富兒門暮隨肥馬｜忽思格猛獸花間鷹清｜英雄餘事
業衰邁久風｜蠹書玉佩蘇燕舞翠帷｜悲君隨燕雀薄宦
走風｜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
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豈無稽
紹血露灑屬車｜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白日來深殿青
雲滿後｜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踏步初返正乾坤尚風

不耐鞋絨襪但見遊風｜殊凶彌宇宙此物在風｜望鄉
未｜四海尚風｜黃門飛鞚不動｜徵君晚節傍風｜潛
能無聲老蛟怒迴風飄飄吹沙｜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
亦止煙｜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羈縻宋宜
少駕恐與齊梁作後｜先踏爐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
詎論非厭翟還破葉城｜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勢要
所重排斥則埃｜子雲祇自守奚事九衢｜庭變寒前草
入銷霽後｜出令香滿座獨使淨無｜乘風振奮出六合絕
浮｜脫冠剪頭髮飛步遺蹤｜濁水汙泥清路｜塵

津

杜起
江楊久作｜画蛇著足無處用兩鬢雪白趨埃｜
元路乘槎動要｜豈無扁舟往復江漢｜自謂頗延
登要路｜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莫怪恩波隔乘槎
吸｜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
以關我悲泛舟俱遠｜豫章深出地滄海淵無｜赤霄有
真宵恥飲汾池｜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散地逾高枕生
涯脫要｜賓從雜逐實要｜韓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

嗔

杜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
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及乎歸茅屋旁舍未曾｜懷
掩其口反側聲愈｜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慎莫近前
相｜韓我不出應客去而｜獨宿荒陂射鳧雁賣納租賦
不

秦

杜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錦江元過楚劍閣復
通｜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兵戈猶擁蜀賦斂
向輸｜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主人塵城府扶櫬歸咸｜西江元
下蜀北斗故臨｜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歎君能戀主久
客夢歸｜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
｜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故國
北斗直指照西｜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賜名大國號
與｜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比來相國兼

頻

安蜀歸赴朝廷已入｜韓尋嵩方抵洛歷華遂之｜
杜素露糟壁外絲嗟風雨｜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往者
淵亓仲主恩視遇｜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時來故舊少

剮後別離｜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光射潛虬動明翻宿
鳥｜衡幕衡恩重淅興送春｜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世
路知交淅門庭毘吝｜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寵渥徵黃
漸權宜借寇｜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天際傷愁別離筵
何太｜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
恐懼行衰數伶俜臥疾｜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隋氏留
宮室焚燒何太｜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將衰骨盡痛被
喝味空｜江上燕子故來｜行人但云點行｜中丞問俗畫
熊｜【韓】綺陌朝游間綾衾夜直｜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
冷瓏開已徧點綴坐來｜太守邀不去羣官請徙｜傾朝共
羨寵光｜眼穿長訝雙 **蟫**【杜】誰家挑錦字 **嬪**【杜】奪馬悲
魚斷耳熱何辭數爵｜燭滅翠眉｜公主登車
泣貴 **蘋**【杜】闊道通州池江潭隱白｜晚泊登汀樹微馨借
｜渚｜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君山可避暑況足
採白｜處處清江帶白｜楊花雪落覆白｜【韓】傍砌看
紅藥巡池詠白｜已知秦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 **銀**
【杜】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王母中一物乎自與金｜瀨口
江如練蠶崖雪似｜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綿州江水之
東津魴魚潑潑色勝｜報與惠 **垠**【杜】賦詩賓客間
連書不惜知吾斑鬢總如｜揮灑動八｜ **鎢**【杜】蒼
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計疎疑翰
墨時過憶松｜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何謂西莊王給事
柴門空閉 **巾**【杜】聽說松門峽吐藥攪衣｜天邊長作客老
鎖松｜去一霑｜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好學尚
貞烈義形必霑｜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十年可解甲爲
爾一霑｜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
｜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細軟
青絲履光明白氎｜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敗亡非赤壁
奔走爲黃｜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向來論社稷爲話涕
霑｜錦里先生烏角｜青鳥飛去銜紅｜已訴徵求貧到骨
止思戎馬淚盈｜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韓】東
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去矣各異趣何爲淚霑｜白布長衫

紫領｜向風長歎不可 **困**【韓】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輸｜怪
兒我欲收斂加冠｜氣或紫赤敲磨共輪｜
民【杜】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 **緡**【杜】常念深分闊軍須
【韓】顧我却興歎君寧異于｜遊筭｜遲暮堪帷幄
飄零且 **旻**【杜】驚風不拆待側頸訴鳥｜高秋却束帶鼓枻
釣｜視清｜【韓】哀鴻鳴清耳宿霧褰高｜發迹入四
明梯空 **岷**【杜】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 **閩**【韓】常聞禹穴
上秋｜【韓】迴臨浙江濤屹起鳥帆｜奇東去窺甌
｜ **貧**【杜】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
｜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
浪迹同生死無心恥賤｜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盜賊
浮生困誅求異俗｜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竊效貢公喜
難甘原憲｜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戰伐乾坤破瘡痍府
庫｜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園收芋粟未全｜途窮反遭
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韓】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無爲
兒女態憔悴悲賤｜歸來歎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
諄【韓】吾嫉惰遊者 **恂**【杜】湘西不得歸關羽 **峋**【杜】千載
憐子愚且｜河內猶宜借寇｜少似朱
雲人至今折檻空嶙｜【韓】 **蓴**【杜】我憩岷下芋君思千里｜
遂登天台望衆巒皆嶙｜網聚黏圓鯽絲繁煑細｜
醇【韓】吾非西方教 **鶉**【杜】書成無過鳳 **淳**【杜】廟堂知至
憐子狂且｜衣故有懸｜理風俗書還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 **脣**【杜】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頭上何所有翠爲㔩葉
垂餐｜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 **漘**【杜】青草洞庭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湖東浮滄海
｜【韓】前年往羅 **春**【杜】停驂雙闕早迴鳳五湖｜悲歌鬢髮
浮步長南海｜白遠赴湘吳｜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
｜荊巫非苦寒采擷接青｜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種幸
房州熟苗同伊闕｜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騎驢三十載
旅食京華｜蕭蕭湘妃廟空牆碧水｜涿鼻須盡日白髮好
禁｜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漏鼓還思晝宮鸚罷轉｜遙

水非無浪他鄉自有｜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竹送青溪月苔移玉座｜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地濶峨嵋晚天高峴首｜愁思胡笳夕淒凉漢苑｜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夜鄰長沙酒曉行湘水｜論交翻恨晚卧病却愁｜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夜蒙天一笑復似物皆｜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天欲今宵雨山歸萬古｜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金章紫綬照青｜故園猶得見殘｜白水青山空復｜兩見坐山楚水｜湖南爲客動經｜行步敧危寔怕｜與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傾壺簫管黑白髮葬劒霜雪吹青｜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韓】梅將雪共｜雪樹恨前｜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辭兇期匪遠行

行及山｜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大哉陽德盛榮茂恒留｜白水龍飛已幾｜別離一醉綺羅｜火透波穿不計｜公主當年欲占｜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橫飛玉蟣家山曉遠蝶金珂塞草｜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

淪【杜】汝去何瀟灑余藏異隱｜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此身竟蕭條行歌非隱｜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玄成負文采世業豈沉｜

倫【杜】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韓】崔卒沒雲表陂陀浸湖｜譪譪森麻交公侯爲等｜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賈傳才何有褚公書絕｜炙手可熱勢絕｜【韓】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所尚苟同趨聖賢豈異｜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仁義飾其躬巧拙收羣｜是非竟何有柴去非吾｜

綸【杜】力侔分社稷心屈偃經｜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

｜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韓】還曾同制掌

輪【杜】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敧角凌天[illegible]關山絲｜倚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長歌敲柳瘿小睡凭藤｜魍魎移深樹蝦蟆沒半｜【韓】四海日富庶道塗隘蹐｜夜半起下視溟波衡日｜

屯【杜】予今衰修短豈得恨命｜霸氣西南歇雄圖屑數｜【韓】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

踆【杜】焉能心怏怏抵

逌【杜】聽明過管轄尺牘倒陳｜【韓】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足走後｜

匀【杜】誰云滑易飽老藉歟俱｜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批理細賦骨肉｜【韓】滿聲通苑急柳色壓城｜

旬【杜】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春風洪濤壯谷轉頹彌｜【韓】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

巡【杜】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後來鞍馬何逡｜乘舟取醉

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韓】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凌江詣廬嶽浩蕩極遊｜衡山與洞庭止固道所｜

循【韓】多才自勞苦無用祇因

馴【杜】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王鬼聊暫出蕭雉只相｜鷩鴻不易狎龍虎未宜｜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十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增除鳥雀｜【韓】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

鈞【杜】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韓】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微風吹木石｜

均【杜】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衆寮宜潔白澎湃聞韶｜萬役但平｜【韓】四海旣｜問天主下人薄厚胡

榛【杜】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荊｜

詵【杜】不得同晃錯不｜吁嗟後鄰｜

駪【杜】羽旗動若｜萬馬蕭駪｜

桭　侲　帳　䟢　甄　甄　湮　諲

禋姻駰駇薪麎娠神
呻儐鄰驎燐轔璘塡
瑱瞋螓夤寅臏紉蠙
顚瀕珢齗誾斷狺鄞
听釿嚚縜麇龜箘輑
泯珉旼罠忞旻彬豳
椿鶞櫄荀珣詢洵郇
純錞掄蜦迍窀逡皴
竣悛蹲僎鷷昀徇紃
甾袀臻蓁溱莘侁姺
甡獜墐穜[illegible]

十二文

文 杜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瘖啊憑當攺長空面水|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龍鱗犀角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韓 爲此座上客及余各能|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歲晚鴻雁過鄉思見新|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兼金那足比清|

蚊 韓 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我寔門下士力薄納與

聞 韓 瘧女飢咬我啼畏虎狼|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歲月蛇常見颶虎忽|採藥我將老兒童不遣|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野樹散還倚秋砧醒却|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端鳳求凰意寥寥不復|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曉來聲不絕應得夜深|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迸蕊似猶見哀多如更|惟鼓鳴鐘天下|大賢爲政即多|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郡人入夜爭餘灑稚子尋源獨不|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韓 香風隔岸|無善名已|舉眾江南子名以能詩|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雷驚電激語難|浮艷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

雲 杜 山|先花別楚|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野流行地日江入度|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高峰寒上日疊嶺宿霾|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牀上書連屋堦前樹拂|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霧交纔有色風逆旋隨|故人有孫宰高義薄層|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徑隱千重石帆留一片|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發人江北草旅食瀼西|歡娛雨冥寞西北有孤|老罷知明鏡歸來望白|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瞑沙泛浦白于|山餅乳酒下青|四海入荒同一|亦如角鷹下翔|清海黃河卷塞|半入江風半入|蒼頡鳥迹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騂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左綿公館清江瀆海棕一株高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 韓 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豈如豐

風下空有斗間｜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賤此秦關 **紜**
身家彼吳洲｜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
【韓】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 **云** 【韓】我謝再拜汝無復｜性
春衣及飢食在紡績耕｜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人
即喜顛倒且 【杜】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高樓憶疎豁
之異所｜ **氳** 秋興坐氤｜【韓】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氛｜
染爐地區外 **蝹** 【韓】山磨電奕奕 **氛** 【杜】此生隨萬物 **棼**
積火燒氛｜水泮龍蝹｜何路出塵｜
【韓】蕭蕭青雲幹遂逐洲｜ 【杜】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韓】
耕｜辭誇出真遂上｜ **墳** 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受恩
不即報永 **濆** 【杜】尚有西郊諸葛廟 **分** 【杜】那因喪亂後便
負湘中｜臥龍無首對江｜ 竹死生｜慈竹春
陰覆香爐曉勢｜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白帝更聲盡陽
臺曙色｜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野人
吟險絶水竹會平｜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刺史真符不

必｜氣味濃香幸見十｜濁涇清渭何當｜竹竿裊裊細泉｜
驅出六合梟鸞｜陳蒼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韓】阿
買不識字頗知書八｜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 **羣** 【杜】身許
｜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雪飈霜翻看不｜ 麒麟畫
年哀鷄驚｜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竟日鶯相和摩霄鶴
數｜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養
拙干戈際全生麋鹿｜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爲｜靜因連虎
穴喧已去人｜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孤雁不飲啄飛鳴
聲念｜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
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杖藜妨
躍馬不是故離｜一簣功盈尺三峰意出｜房相西池鶴一
｜三日功成事出｜海棕焉知身出｜怪爾常穿虎豹｜羣
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
鶒亂爲｜【韓】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迎姉丞相府詩映秀
士｜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 【杜】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
｜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 **裙** 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

｜【韓】不解文字 **薰** 【韓】今我及數子 **勳** 【杜】我始爲奴僕幾
飲惟能醉紅｜ 固無猶與｜ 時樹功｜古人重
守邊今人重高｜【韓】方 **曛** 【杜】筆架霑窗雨書籤映隙｜曉
今向太平元凱承華｜ 晚登哀柝黎弧照夕｜塞北春
陰暮江南日名｜山木蒼蒼落日 **醺** 【杜】去遠留詩別愁多
｜【韓】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 任酒｜【韓】感慨都門
別丈夫酒方｜所以 **葷** 【韓】長安衆富兒 **君** 【杜】對慕陪謝
欲得酒爲文俟其｜ 盤饌羅羶｜ 傳把劍覓徐
｜暫聞玄冥北持以奉我｜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地下
蘇司業情親獨有｜北邦千樹橘不見比封｜不識山陰道
聽雞更憶｜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正是江南
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韓】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白首
相隨媿使｜春風也是多 **軍** 【杜】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
情思故揀繁枝折贈｜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兒
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雨來銅柱
北應洗伏波｜荊南芮公得將｜黃河北岸海西｜蕭關隴

水入官｜但恨無過王右｜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
右｜嗚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詞源倒流三峽水
筆陣獨埽千人｜【韓】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詩 **芬** 【韓】東
成使之寫亦足張吾｜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 野勳
驚俗天葩 **紛** 【杜】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絺衣挂蘿薜涼
吐奇｜ 月白紛｜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采花香
泛泛坐客醉紛｜野鳧無意緒鳴噪自紛｜野花乾更落風
處急紛｜向來江上手紛｜自是衆木亂紛｜錦城絲管日
紛｜闌風伏雨秋紛｜世上兒子徒紛｜【韓】蜂蝶去紛
｜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績｜聲鳴桂樹間觀者何繽｜ **勤**
【韓】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匪唯
老大皆是王忠｜一步再流血尚經縉繳｜我未下堂塘
念禹功｜【韓】自周之先其艱 **芹** 【杜】飛來兩白鶴暮啄泥
不｜好子華云好未還思與｜ 中｜雨瀉暮簷竹風吹
谷井｜盤剝白鴉谷口 **斤** 【杜】脫略磻溪釣 **筋** 【杜】雷霆蘇
不飯煑青泥坊底｜ 操持郢匠｜ 長松骨大

却坐│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區區甘累訓稍稍息勞│欣【杜】江郊意自放林木心所│【韓】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歎│垠【杜】若逢南轅使書札到天│【韓】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赫赫上照窮崖│

紋蟁閺雯沄妘紜芸
員緼鄖熅縕枌獖賁
憤黂豶棼蕡朌汾蕡
饙宭熏臐焄獯纁麇
皸羒雰帉翁殷慇蔱
磤濦慇穩慬懃廑瘽
堇昕炘齦齗狺誾鄞

十三元

元【韓】命黑螭偵焚其│黿【韓】水龍鼉黿魚與│原【杜】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滿秋│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韓】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高賁巨楠壓山│龍疲虎困割川│有聲夜中驚莫│源【杜】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悲府中豫暇日江上憶詞│淒涼憐肇秋宋玉宅失路武陵│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羌晝看渭水使客勢浩蕩問辭│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向河│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韓】欲不出納以堙其│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偰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時當玄冬澤乾│轅【杜】高有瀣

闢道拄折如短│【韓】猿【杜】孫石隱如馬高蘿垂飲│悄然須胃埵腹車掀│坐我天姥下耳邊已是聞清│【韓】雙雙嶠蟄燕一一叫羣│虎熊麋豬逮猴│園【杜】滄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春日青江岸千甘一頃│窮冬客劒外隨事有田│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舊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韓】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錯陳齊玫瑰華│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垣【杜】朝傍紫微│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韓】已復倚危砌非徒出短│截然高周燒四│援【杜】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韓】時節不可歆親文可攀│天關悠悠不可│煩【杜】莫怪執杯邊

我衰涕唾│使才得之子筋力不辭│【韓】乍│燔【韓】攏爐出出真堪實初多未覺│要余和增怪又│火以自│膰【韓】紅帷赤幕羅脤│繁【杜】若莄刺如鍼馬齒葉亦│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碧溪搖艇濶朱果爛枝│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騏子春猶隔鶯歌暖正│青雲羞月窓白雪避花│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頭白明燈裏何須花燼│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韓】危羞潔且│外恨芭藏密中仍節目│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芙蓉披猖塞鮮│蕃【杜】鷲草秋已死竹枝霜不│【韓】子雖云濁其口益│樊【杜】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翻【杜】青雲猶契濶陵厲不飛│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嶠心異波浪何事即飛│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義和冬馭近愁畏日車│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漢雲岂際宿孤月浪中│下斬萬尋岸蒼濤鬱飛│已覺良宵永何堪駭浪│少年早嶠來梅花

亡乖｜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滌｜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
得非之圖裂無乃瀟湘｜聽法還應難尋繹剩欲｜于兒夜
啼口竹裂工母書下雲旗｜〔韓〕青天高寥寥兩蜨飛翻｜未
諳鳴擷擷那似卷翻｜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慷慨為悲
吒淚如九河｜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輈〔韓〕霞車虹
｜挐攙陬維口瀾｜霜公擘山海水｜朔日轍｜旛
〔韓〕彤幢絳番〔韓〕丑數萬無數璠〔杜〕斯文散都邑高價越
猗紫蘩｜庸知上幾｜璵｜子弟先卒伍芝蘭
疊璵｜吾衰病江反〔韓〕齒牙嚼藩〔杜〕朝廷偏注意接近
漢但娵識璵｜嚙舌腭｜與名｜儒生老無成
臣子憂四｜〔韓〕狂劇暄〔杜〕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暖
時穿壁翠殘幾觸｜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
礎〔韓〕光光識萱〔杜〕堂前自生竹諼〔韓〕何為復見贈喧〔杜〕
碑頳白｜堂後自生｜繾綣在不｜顯
有車馬客而無人世｜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溫克富詩
禮骨清慮不｜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竟日留歡樂城池

未覺｜時危挹佳士况兔軍旅｜小人寄道路為態何啻卜
風清粉蜨喜花暖蜜蜂｜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初悵絲
舟數寒江觸石｜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鸛鶴追飛靜剩
狼得食｜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
｜〔韓〕千鐘萬塤〔韓〕攢雜啾｜冤〔韓〕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
鼓咽耳｜｜嚶沸篪｜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
｜徐命之帑〔韓〕丹鞋縹言〔杜〕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
前問何｜蒶緋繙｜〔韓〕我不厭客困于語｜詎可
持籌算誰能以理｜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公心有勇氣
公口有直｜疑心惑魑魅慌惚難具｜闖然入其戶三稱天
之｜廟開鼯鼠叫神降越巫｜夜夢神官與軒〔杜〕志士採
我｜熙熙醻酬笑語｜壯非少者哦七｜紫芝放歌
避我｜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
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今又降元我已聞動行｜同心江
師律灑血在我｜頗子少于謁蜀都多我｜〔韓〕竹亭人不到
新筍滿前｜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行看五馬入蕭颯

臨｜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騫〔杜〕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
騰｜風怒不休何剌｜詞華傾後輩風雅謁孤｜〔韓〕
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掀〔韓〕戈矛頭戢戢韃〔韓〕緹顏韎
｜枧桃著花可小｜蚍蜉首掀｜般豹兩｜
魂〔杜〕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
行應暫別北望苦銷｜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對此欲何
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東
遊默傷垂老｜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
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永負漢廷哭遙憐湘水｜楚隔乾
坤遠難招病客｜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寔有未招｜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
月下｜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辭翰與招｜〔韓〕乞雨女郎｜
候生來慰我詩句讀驚｜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又詔巫
陽反渾〔杜〕鳳臆丹霄慕龍去白水｜淘米少汲昆〔杜〕窮
其｜水汲多井水｜〔韓〕皇甫補官古貴｜愁一

揮淚相遇即諸｜道國泊舒國寔維親弟｜深誠補王室戮
力自元｜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
｜〔韓〕一朝結鯤〔杜〕佇鳴南岳鳳欲化北溟鵾〔韓〕鵾鷄鵬
鱗奈後｜〔韓〕助汝五龍從九｜鷹雉鵠｜
褌〔韓〕炎官熱温〔杜〕丈夫嗣三葉之子白玉｜柳侯披衣
屬朱冠｜笑見我顏色｜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
｜〔韓〕滯雨膏腴門〔杜〕繫頸授轅｜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
濕蟜陽氣候｜剖符來蜀道歸葢取荊｜倚風遺鵾
淼隨水到龍｜山虛風落日樓靜月侵｜孤雲隨殺氣飛鳥
避轅｜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
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衆水會涪萬瞿塘爭一｜我本良
家子出師亦多｜小子思疏瀾豈能達詞｜稻穫空雲水川
平對石｜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郵農親異俗歲月在衡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樹密
當山徑江深隔寺｜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追追百餘尺
淼達開四｜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三峽傳何處雙崖壯

此｜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建都分劒閣下詔闢荆｜峙
翼飛棲定寒燈亦閉｜京兆先時傑琳瑯照一｜平明跨驄
出未知適誰｜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所居秋草淨正閉
小蓬｜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
暝色延江徑高齋次水｜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卜鄰慚
近舍訓子覺先｜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何日通燕塞相
看老蜀｜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後于桃李熟終得獻金
｜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牛羊
下來久各已閉柴｜堂西長笋別開｜駝馬由來擁國｜羣
山萬壑赴荆｜于今爲庶爲清｜呼兒自在掩柴｜平明上
馬入宮｜李相將軍擁薊｜白帝城西雲出｜車箱入谷無
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
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韓】剥剥啄啄有客至｜
爵祿不及｜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穰穰疑翻地森森兢
塞｜乃呼大靈龜騎雲款

捫【韓】雖欲悔舌不可｜

猻【杜】惟有乳下

天｜神焦鬼爛無逃｜ ｜惡名幸脫

免窮老無兒｜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權門多噂沓且複
享諸｜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遠師虞祕監今喜識玄｜
起予幸班白因是託子｜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太師銅
梁秀籍籍名家｜諸峰羅列似兒｜將軍魏武之子｜莫笑
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
之子｜大曆三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韓】成行齊婢僕
環立比兒｜斥棄輿馬背厥｜宮

飧【杜】所求爲宗族亦不爲盤｜哇蔬繞茅屋

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
自足媚盤｜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努力慎風水豈惟數
盤｜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韓】
還家雖闕短指日親晨｜暫須迴步

蓀【杜】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芬｜【韓】身寄

屐要取助盤｜我如禁之絕其｜
虞瓦礫計

尊【杜】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不復知天大空

擬捴蘭｜餘見佛｜舟子候利涉亦憑接制｜議在雲
臺上誰扶黃屋｜迹忝朝廷舊情依節制｜人見幽居僻吾
知養拙｜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

｜當時上紫微不獨卿相尊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探攬
髯鬚古蛟龍氣宅｜幽有乾坤大王今叔父｜文章一小技
于道未爲｜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蘊藉爲郎久魁梧秉
哲｜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聖
主圖多盜賢屏官則｜西岳崚嶒竦處｜驊騮一骨獨當御
春秋二時歸至｜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今春
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
天子｜却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文章曹植波瀾
闊服食劉安德業｜【韓】攜持令名

樽【杜】從容草奏罷宿昔

歸自足貽家｜祝融告休酌卑｜奉清｜過逢連客位
日夜倒芳｜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正宜且聚集恨此當
離｜爲客裁烏幘從兒具綠｜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韓】
豆登五山

存【杜】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近有平陰信遥

瀛四｜憐舍弟｜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青熒雪
嶺東碍碣舊制｜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力強不可制黃
口無半｜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蜀中窮亦甚柏氏功彌

｜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層城有高樓制古冊繼｜形象
丹青逼家聲氣宇｜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他時一笑後
今日幾家｜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戰場今始定移柳更
能｜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白
頭惟有赤心｜白首扁舟病獨｜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
垌空大｜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英雄割據雖
已矣文采風流今尚｜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
【韓】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儻萬蒼生性命｜火行于冬古
所｜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
｜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

蹲【杜】數驚聞雀噪暫醒想猿｜陌

上石笋雙高｜【韓】

敦【杜】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丈人領

時行當反愼藏｜宗卿嘉穆古制｜瀟然薄遊倦始與
道侶｜【韓】嗟余與

暾【杜】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韓】風和

大了非我妻所｜才將蹋中吟至日｜三光弛隳不復
｜

屯【杜】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

｜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韓】泥雨城東

路夏槐作冀｜疏 豚 杜 爽風疎草木旭日散雞｜ 臀 韓
池風波肉陵｜ 韓 孤牀落檻穽坐食如孤｜
其肉皮 邨 杜 慕投石壕｜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覽物
通胜｜ 想故國十年別荒｜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朝光問
州主明稼學山｜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泥留虎鬬迹月
挂客愁｜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
｜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野水
平橋路春沙映竹｜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中散山陽鍛
愚公野谷｜何得北有昭君｜來前為送浣花｜生長明妃
尚有｜塹北行椒却背｜嫺愧無堪不出｜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 韓
郡城朝解纜 盆 杜 酣從趙女舞歌鼓秦人｜夜闌接軟語
江岸暮依｜ 落月如金｜白帝城下雨翻｜安得仙人
九節杖拄倒玉女洗頭｜ 韓 驗長常 奔 杜 嗚呼先博士炳
攜尺愁乾屢側｜谽呀鉅壑頗黎｜ 靈精氣｜阿翁懶

惰久覺兒行步｜乍聞戰場說欲激懦氣｜洗然遇知己淺
論淮湖｜漂蕩雲天闊沉埋日月｜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
｜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峽險通舟 工長注海｜遠州
乎輔佐千崑白崩｜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西南失大將
商旅自星｜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邊塞西羌
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
｜ 韓 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旱氣則銷蕩陰官想 論 杜 將
駿｜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燖炰煨熝孰飛｜
驕益愁思身貴不足｜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天老書題
目春官驗討｜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凜凜悲秋意非君
誰與｜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
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佳辰對群盜愁絕更堪｜犬馬誠
為戀狐狸不足｜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吾病日迴首雲
臺誰再｜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
｜討論抱長策義仗知者｜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晚看
作者意妙絕與誰｜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宅相榮姻戚

沉寂悲訊｜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小人利口實薄俗難
具｜東西南北更堪｜逐群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雨中徒徘徊況此事
恍惚難明｜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 韓 短長終
不較先後竟誰｜夢通上帝血面｜ 崙 杜 世傳閬丘筆峻
目前白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 極餘崑｜崆峒西
極過崑｜ 韓 溺 坤 杜 先廟納諫諍直氣橫乾｜無家問消
厥邑囚之崑｜ 息作客信乾｜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惟昔
武皇后臨軒御乾｜仰看垂大明俯入裂厚｜高名入竹帛
新渥照乾｜窣紆長者轍歸老任乾｜遙拱北辰纏寇盜欲
傾東海洗乾｜ 韓 天跳地踔顛乾｜誰勸君王回馬首眞成
一擲賭 髡 韓 婦儒洛料揀 昏 韓 百里風塵｜又如馬熱
乾｜ 兒癡謂盡｜ 盛氣攝葵苗｜恍惚寒山
暮逶迤白霧｜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半見幽州騎長驅
河洛｜日暮歸飛翼北林空自｜再鬬虎豹闘屢蹋鼠水｜

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十月霜寒重孤城水氣｜三峽春
冬交江山雲霧｜樓角臨風迥城陰帶水｜杳杳迷咫尺鬼
物傍黃｜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
｜楚于宮北正黃｜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一
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蒼台濁酒林中盡碧水春
風野外｜ 韓 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皇甫作詩止睡｜
婚 韓 女丁婦 闇 杜 滯淚灑我裳悲氣排帝｜昭代將垂
壬傳世｜ 白髮途乃叫｜ 韓 側身欲進叱于｜
痕 杜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一經器物內永挂蠹刺｜
子壯顧我傷我驪無淚｜蔥青衆木梢邪豎雜石｜潤
聚金碧氣清無沙土｜旱霞隨類影寒火多依｜烽舉新酣
戰啼垂舊血｜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繫舟身萬里伏枕
淚雙｜白帝城西過雨｜面妝首飾雜啼｜古來相 根 杜 忠
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 韓 帝賜九河澌滯｜
州二峽內井邑聚雲｜方當節鉞用必絕稜滲｜在泉流暗
穿苔露滴秋｜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風斷青蒲節霜埋

翠竹｜負米寒葵外讀書秋樹｜自非晤相訪觸熱生病｜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除章夾日月歲久深深｜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地褊衣寒困石｜奉乞桃栽一百｜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韓縱横公占地羅列暗連｜項冥收威避玄｜羅纏道妙角與｜夾道疎槐出老｜

跟 韓 縮身潛喘拳肩｜

恩 杜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清晨蒙莱把常荷地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空看故客淚莫覓主人｜諮稱三賦在難述二公｜前後緘書報分明餞玉｜虢國夫人承主｜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韓 萌芽防寖大穢載莫偏｜君臣和憐加愛｜

呑 杜 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韓 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山在谷很相吐

｜

騵　蚖　沅　嫄　黿　袁　洹　湲

媛　楥　爰　播　蕡　蠜　蹯　袢

礬　笲　蘩　潘　旛　繙　狟　晅

輐　蜿　鴛　宛　鵷　眢　菅　甗

搡　揵　犍　攑　褰　沄　繟　琨

崐　緼　璊　虋　亹　樠　螈　蕿

鶤　墩　惇　弴　啍　焞　芚　軘

庉　燉　溫　賁　掄　輪　侖　棔

㖧　惽　歕　噴　麘　鞎

十四寒

寒 杜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飯士子甘旨缺不知道里｜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抄雲子白爪嚼水晶｜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不礙井晨凍無衣冰夜｜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雲門將絕岸積阻霾天｜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蘇晉數枝葉天風吹汝｜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積雪飛霜此夜｜因驚四月雨聲｜清秋幕府井梧｜佳辰強飲食猶｜雨聲颼颼催早｜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盌碧瑪瑙｜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尊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韓 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沖天鵬翅闊報國劍鋩｜巉巉當世才所憂在飢｜春半邊城特地｜草殯荒山白骨｜

翰 杜 眞鵰參籌畫從茲正羽｜

丹 杜 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生理秖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韓 我以指撮白玉｜

單 杜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

安 杜 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光細弦初上影斜輪未｜遙憐小

兒女未解憶長｜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勅書憐贊普兵
甲望長｜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渺枝還復入長｜杜樓
蒼生計必｜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雲白山青
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
韓 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地祇爲之悲瑟縮久 **鞍** 杜 垂
不｜奉使羌沖靜臨戎汴水｜風光欲動別長｜
淚方投筆傷時即據｜自媿無鮮菜空煩卸馬｜血埋諸將
甲骨斷使臣｜花邊立馬簇金｜韓 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
｜迷復不記遠 **難** 杜 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窮冬急風
爲君駐塵｜水道浪開帆｜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臥病
荒郊遠通行小徑｜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亂後差吾在
羈棲見汝｜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一自風塵起猶嗟行
路｜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此
生免荷殳未敢辭路｜帝京氣稜滿人世別離｜有塘非全
歇爲冬亦不｜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客裏有所適歸來

知路｜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胡雁翅濕高飛｜人生留
滯生理｜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風塵荏苒音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
人扶再拜｜韓 從者語我嗟子誠｜羽沈知食駛繙細費牽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六字
常語一字｜超資越序曾無｜曲江山水聞來久恐
不知名訪信｜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 **餐** 杜 應
爲西陂好金錢罄一｜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白蛇登其
巢吞噬恣朝｜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遠遊令人瘦衰病
慚加｜承顏胝手足坐客強加｜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
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翠柏苦猶食明霞朝可｜洗然順
所適此足代加｜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竟日淹留 **灘**
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韓 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
杜 收帆下急水捲幔逐湖｜自須遊阮舍不是 **歎** 杜 憶昔
怕湖｜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 少壯日

邊徧覓長｜韓 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有子且勿喜無子
固勿｜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
錫行 **珊** 杜 自是秦樓壓鄭谷 **壇** 杜 故老思飛將何時議
可｜時聞雜珮聲珊｜ 築｜牢落新燒棧蒼茫
舊築｜韓 印綬歸 **彈** 杜 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
台室旌旗別將｜韓 無塵從不埽有鳥莫令｜妖姬
坐左右柔 **殘** 杜 甚疑鬼物憑不顧剪伐｜已結門廬望無
指發哀｜令霜霄｜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秋蔬擁
霜露豈敢惜凋｜獨宿江城臘炬 **干** 杜 憑誰給麴蘗細酌
｜韓 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 老江｜從此出妻孥
相視涕闌｜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韓 彼寧可
豫此不可｜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致汝無辜
由我罪百年 **玕** 杜 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主家陰洞細
慚痛淚闌｜ 煙霧留客夏簟青琅｜韓 空堦一片下琤
若摧琅｜排雲叫 **肝** 杜 聊爲義鶻行用激壯士｜誰肯艱
闌闠披腹呈琅｜ 鄰際豁達露心｜棄絕蓬室居塌然

擢肺｜韓 蝮蛇生 **竿** 杜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金絲縷
子時坼裂腸與｜ 簫簇阜尾掣旗｜漫向江頭把釣｜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韓 若要添 **乾** 杜 江雲
風月應除數百｜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 何夜靜
蜀雨幾時｜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草肥蕃馬健雪重拂
廬｜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迴眺積水外始知衆星｜候
火雲烽峻懸車藤井｜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幸有齒牙
存所悲骨髓｜接筒引水喉不｜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汙后
土何時｜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韓 霜風侵梧
桐衆葉著樹｜疊疊新葉大瓏瓏晚花｜秋陰欺白日泥潦
不少｜雲垂天不 **闌** 杜 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山鬼吹
暖塵漲雪猶｜ 燈滅廚人語夜｜綠瀉泥滓盡香與
歲時｜惟君最愛清狂 **欄** 杜 常恐沙崩損藥｜不嫌野外
客百遍相過意未｜ 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
瀾 杜 篙師暗理棹歌笑輕波｜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
韓 子不引去與爲波｜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泛｜驚起

出戶視倚欄久沈｜元臣故旨[韓]廣口槊征騎 看 [杜]今
老不敢語畫臥涕泣何沈｜賞春風詠采｜夜郎
州川關中只獨｜開道蓬萊殿千門立馬｜背曾如意舞秦
來張爲｜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
｜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故人
能領客攜酒重相｜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周
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萸仔細｜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永夜角聲悲
自語中天月色好誰｜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 丸 [韓]憂
方靜處｜[韓]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 愁費
晷景日月 桓 [杜]何鄉爲樂土 紈 [杜]點染不易虔 完 [杜]
如跳｜ 安敢尚盤｜ 絲麻雜羅｜ 子
孫陣亡盡爲用身獨｜[韓]官窗深塹 端 [杜]陰通積水內高
其墻甚｜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 入浮雲｜常念着
白帽采薇青雲｜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人生有離合豈
擇衰盛｜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

｜嗟丁負籠至感動百慮｜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埋
雲｜[韓]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
時節適當爾 湍 [杜]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孤燈急管復
懷悲自無｜ 風｜也從江檻落風｜欲作魚梁雲覆｜
嬾眠沙草愛風｜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 酸 [杜]雄飛遠求
輕鷗下急｜[韓]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 食雌者鳴辛
｜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 團 [杜]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
[韓]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 ｜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
應悲白露｜[韓]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 摶 [杜]嶠來權可取
｜不見團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 九萬一朝｜
攢 [韓]欲知迎候盛 官 [杜]子宴消自守今日起爲｜男兒
騎火萬星｜ 旣介胄長揖別上｜深懷喻蜀意
慟哭望王｜[韓]凡今之人急名與｜願得 棺 [韓]數條藤索
太守薦得充諫諍｜夜作詔書朝拜｜ 木皮｜
觀 [韓]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 冠 [杜]飄蕭覺素髮凛欲
我欲往觀之其後益不｜ 衝儒｜洗杓開新醞

洗盞新小｜隱几蕭條戴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 莞 [韓]
倩旁人爲整｜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 竹
堂[illegible][illegible]有 巒 [杜]萬國盡征戍 歡 [杜]絕域遂懷怨和親願
粘有｜ 烽火被岡｜ 結｜出守吾家姪殊方
此日｜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遙空所坐堂安居奉我｜
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與來今
日盡君｜看弄漁舟擲白日老農何有罄交｜[韓]當今固殊
古誰與爲欣｜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口前截斷第二句
綽虛顧我 讙 [韓]無惡 寬 [杜]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草
顛不｜ 聲已｜ 茅齋雖葺衰病方少｜行李須
胡門[illegible]愁皆[illegible]｜樂助長歌送杯飲旅思｜逆旅招邀近他
鄉意滿｜官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
｜飄蕩甲兵際幾時懷抱｜勢與鄴城下縱死時鋤｜老去
悲秋強自｜斗水何直百憂｜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
酒杯｜非關使者徵求 盤 [杜]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生
意自識將軍禮數｜ 意春如昨悲君白玉｜邊酒排

金盞夸歌捧玉｜竹裏行廚洗玉｜[韓]曲樹行藤角平池散
芙｜周楚仍遷接川原作屈｜行且咀嚼行詰｜公然白日
受賄路火齊磊落堆金｜繞墳 蟠 [杜]不才甘朽質高臥肖
不嚴號三市設祭喪關飯一｜ 泥｜白帝城西萬竹｜
槃 [杜]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 柈 [杜]茶瓜如千室
度堂匪華屋蓀拙異考｜ 焦糖幸一｜ 漫
[韓]藤陰已可庇 謾 [韓]逶迤不復振
落蕊還漫｜ 後世恐欺｜

韓 幹 汗 殫 簞 癉 鄲 攤
嘽 憚 跚 檀 姍 刊 芄 汍
綄 瓛 萑 貆 刓 岏 豲 耑
剬 剜 溥 慱 敦 欑 巑 倌

猶舊｜城敧連粉堞岸斷更青｜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豺狼號
雨雪老馬怯關｜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鶻乳飄游浪魚
跳日映｜青絲去宮闕翠蓋出關｜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
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不眠
持漢節何路出巴｜花雜重重樹雲移處處｜水畔先浸草
春火更燒｜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帆石防隤岸開林山
遠｜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魚
龍迴夜水星月動秋｜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風雨不動
安如｜蓬萊宮闕對南｜中巴之東巴東｜削雲邊雪滿西
｜漢朝陵墓對南｜半陂已南純浸｜君王臺榭枕巴｜秋
風浙浙吹巫｜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未試囊
中餐玉法明朝此入藍田｜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
雲｜韓采蔽于｜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秋臺風月迥正
好看前｜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
｜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我興南望愁羅｜安能從汝巢

神｜暫出城門踏青｜
草遠于林下見春｜
鰥 韓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腰不白乳寡族長孤｜
間
杜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遙知
簇戰馬回首白雲｜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有時經契濶
竟日數里｜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一德興王後孤魂久
客｜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香稻三秋末平疇百頃｜杜
鵑暮春至哀哀叫其｜猶有傷心石埋輪月宇｜追餞同舟
日傷春一水｜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野亭逼湖水歇馬
高林｜清思漢水上今忽暮春｜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
野樹垂楊裏春畦亂水｜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人生許
與分只在顧盼｜江水開闢流其｜承露金莖霄漢｜豈可
久在王侯｜動影裊窕沖融｜中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
長雲｜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昨日玉魚蒙葬
地早時金盌出人｜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參
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韓門以兩版叢書于｜有
荒不條河岱之｜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放意機衡幻收

身失石｜富壽日在上我在中央｜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
｜庭楸只五株共生十步｜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我有
一池水蒲葦生其｜酒埽縣中居引水經竹｜一溯坐空室
雲霧生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嗟龍獨何智出入人
息｜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我能屈曲自世｜百二十刻
須臾｜瀰天龍鬼凍相映君乃寄命于其｜莫憂世事兼身
事須著人間比夢｜判司卑
官不敢說未免捶楚塵埃｜
艱 杜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
韓今去不勇其如後｜江漢雖云廣況愛谷霜鬢
乘舟渡無｜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
閒 杜留歡卜夜｜韓
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擾擾馳
名者誰能一日｜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囂華所不及可
畀山中｜翻翻棲託禽飛飛一何｜斷送一生惟有酒
尋思百計不如｜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
閑
韓殿前群公賜食罷
驊騮蹋路驕且｜
慳 杜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紅鮮
終日有玉粒未吾｜韓豆盤高其

捧心此一擲｜乾坤旋息
萬物遂獨于數子懷偏｜
潺 韓林間無所有
奔流但潺｜
般 杜見愁
汗馬西
戎遍曾閃朱旗北斗｜韓
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

潸 瘝 灣 闤 鐶 鍰 圜 [illegible]
扳 般 鬜 販 綸 蔄 僩 嫺
鷳 瞯 孱 媥 [illegible] 湲

杜韓詩句集韻卷上之下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上 [下平]

練江汪文𣓨 柯庭輯

一先

先【杜】浙公制方隅迴出諸侯｜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頎惟魯鈍資豈識悔吝｜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韓】驅車領官吏氓俗爭相｜落落王負外爭迎獲其｜爲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郤縠｜

前【杜】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江淸歌扇底野曠舞衣｜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綺樓關樹頂飛旐泛堂｜行色兼多病蒼茫泯愛｜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鴻雁及

羔羊有禮太古｜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脫帽露頂王公｜杜陵韋曲未央｜皎如玉樹臨風｜倚江柟樹草堂｜蘇晉長齋繡佛｜時危兵革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韓】解轡棄騏驥蹇驢鞭使｜名科掩衆俊州考居吏｜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古史散右左詩書置後｜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客來尚不見宵到權門｜書寄相思處杯銜欲別｜此時提携當案｜有僧來訪呼使｜尊酒相逢十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

千【杜】音嶽一｜杜數道里下平｜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蒼茫城七十流落側三｜【韓】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不覺離家已五｜夕貶潮陽路八｜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

阡【杜】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

芊【杜】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

箋【杜】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

湔

【韓】才知難自力慚終莫洗｜

韉【杜】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馬寒防失道雲沒錦韉｜【韓】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

天【杜】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城府深朱夏江湖渺淼｜杖藜登水榭揮翰宿靑｜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麥熟經時雨蒲荒八月｜浪作禽塡海那將血射｜十換孤影噭哮來九｜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使者隨秋色迢迢欲上｜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熱雲集曛黑缺月未生｜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歸朝多便道摶擊望秋｜狎鷗驚白浪歸雁喜靑｜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靑｜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瀟灑無限景恣意向江｜時峙開暗室故故滿靑｜靑山各在眼却望峽中｜膽銷豺虎窟

淚入犬羊｜赤甲白鹽俱刺｜汝陽三斗始朝｜舉觴白眼望靑｜橫笛短簫悲遠｜自斷此生休問｜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兩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靑｜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韓】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決雲中斷開靑｜一封朝奏九重｜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歸去雲銷溱洧動西來旌旆拂晴｜

堅【杜】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敢謀土木壓自覺面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大邑燒瓷輕且｜

肩【杜】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

賢【杜】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忝

櫓輕鷗外含悽覽汝｜散材嬰游俗有述負前｜每覽昇元
輔深期列大｜盛名富事業無取慨高｜沖融標世業磊落
映時｜絶域誰慰懷開顏喜名｜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
位下邑足傷所貴者聖｜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功成失
所在用舍何其｜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地分淸切任才
｜鄉里衣冠不乏｜銜杯樂聖稱避｜逍遙公後世多｜丈
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韓我友柳子厚其人藝且
｜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今從
府公名府公又時｜畊
桒日失鵜朝著時遺｜

弦 杜白夜月休｜萬里瞿塘峽春
來六上｜隴外翻投迹漁陽傲
控｜由來具飛
檝蹩擬控鳴｜

絃 杜淸高金莖露正有朱絲｜律比崑崙
竹音知燥濕｜具錦無停織朱絲有斷
｜韓朝冠飄彩｜四座
咸寂默杳如奏湘｜

舷 杜東郡時題壁
南湖日叩｜

烟 杜荊扉深
蔓艸土銼
冷踈｜白團爲我破華燭蟠長｜偶携老妻去慘淡凌風｜
蔡杖侵寒露蓬門啟曙｜早行江上水暮宿天邊｜園中艸

木白青者宮鹽｜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晨鐘雲外濕勝
地石堂｜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
｜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朝來
新火起新｜東望少城花滿｜擁毫落紙如雲｜北走關山
開雨雪南游花柳塞雲｜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
｜韓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夜
月來照之犒
犒自生｜

燕 杜安石名高晉昭王客赴｜亂麻屍積衛
破竹勢臨｜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
破幽
｜

蓮 杜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池｜雨花深院菊霜倒半
池｜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韓太華峰頭玉井
｜

憐 杜爲爾獨相｜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不聞八尺
軀長受衆目｜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黝鳥長沙
諱屝牛蜀郡｜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霜骨不甚長求羯
鄰里｜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春艸何曾歇寒光亦可｜
星坼台衡地曾爲人所｜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赫赫蕭
京兆今爲時所｜百花高樓更可｜楚女腰肢亦可｜君家

白鹽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
絶可｜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韓往既無可顧
不往自可｜人生但如此其實亦可｜魚子滿母腹
一一欲誰｜蔡州遥寄荷相｜冰食葛製神所｜

田 杜
馬
來皆汗血鶴唳必青｜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上請減兵
甲下請安井｜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安排求傲吏比興
展歸｜杜曲幸有桑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韓孰若千門孰治于
｜臨分不汝誑
有路即歸｜

畋 杜業成陳始王
兆喜出于｜

填 杜慘淡辭飛動到
令色未｜韓同行
二十人魂
骨俱坑｜

鈿 杜囊虛把釵釧
米盡拆花｜

闐 杜君子慎止足
小人苦喧｜

年 杜
值
我病經｜才名三十｜斫鱠應費日解纜不知｜盛事會一
時此堂豈千｜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往別郇瑕地于今
四十｜若逢岑與范爲問各衰｜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巴蜀來多病荊蠻去幾｜到此應

嘗宿相留可判｜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單父長多暇河
陽實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六｜且將綦度日應用酒爲｜姹女
凌波日神光照夜｜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今春看又過
何日是歸｜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好武寧論命封侯不
記｜未息豺狼鬬空催犬馬｜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經
營上元始斷手寶應｜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多病紛倚
薄少留改歲｜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鄙人奉末眷佩服
自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
宗之瀟灑美少｜故老相傳二百｜不見旻公三十｜童稚
情親四十｜老翁慎莫怪少｜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
五六｜辛夸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短衣匹馬隨李
廣看射猛虎終殘｜鐘鳴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韓
帝眞九攝有藥有｜我行四方以日以｜往追不及來不有
｜寤寐想丰采于今已三｜遨嬉未云幾下巳億萬｜丈夫
屬有念事業無窮｜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佛法入中國

驪來六百丨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丨元日新詩已去丨君
爲壯夫我少丨自說經今六百丨盡管諸軍破賊丨欲爲聖
朝除弊事肯將 **顛**【杜】險崖有蒼鷹養子黑柏丨漫道春來
衰朽惜殘丨好狂風大放丨曉來急雨春風丨【韓】雖
無風雨災得不覆且丨日月相噬齧星 **癲**【杜】許求聰慧者
辰跡而丨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丨市稚拚應丨
巔【杜】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丨陣閣沙北岸市暨瀼西丨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丨陰散陳倉北晴熏人白丨清
思漢水上涼憶峴山丨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丨闊闊繚繞
接山丨【韓】向者夲奮子萬墳厭其丨獨携無言子共昇崐崙
丨 **牽**【杜】且爲辛苦行蓋被生事丨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
丨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丨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
丨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丨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丨濟江
原自闊下水不勞丨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丨桃花氣暖眼
自醉春渚日落夢相丨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丨
【韓】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丨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丨別語

不許出行 **妍**【杜】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丨【韓】吾徒頻携被
裾動遭丨接宿窮歡丨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丨吾方
嗟此役君 **研**【韓】材調眞可惜 **眠**【杜】燈花半委丨晚著華
乃詠其丨朱丹在磨丨堂醉寒重繡被丨老思
笻竹杖冬要錦衾丨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丨力稀經樹歇
老困撥書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丨厭就成都卜休爲吏
部丨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丨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丨安
得廉頗將三軍同晏丨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書丨眼花落井
水底丨不獨夜短晝分丨長安市上酒家丨街頭酒價常苦
貴方外酒徒稀醉丨忠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丨閒
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丨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
雛伴母丨【韓】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丨座中悲親故誰肯捨
汝丨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丨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丨看
畫到曉那能丨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峰不敢丨
駢【杜】宵旰憂虞軫 **淵**【韓】采薇于山 **鶬**【杜】西川有杜丨
黎元疾苦丨鱔魚于丨東川無杜丨涪

萬無杜丨雲安有杜丨君看禽鳥情猶 **涓**【杜】縛柴門窄
解事杜丨他日辭神女傷春泣杜丨通竹溜涓丨
蠲【杜】哀痛絲綸切 **邊**【杜】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丨帝鄉
煩苛法令丨愁緒外春色浪痕丨風餐江柳下
雨臥驛樓丨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丨白屋花開裏孤城麥
秀丨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丨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丨秋
色凋春草王孫若箇丨赤霄浮春暮始穌落海丨渭水流關
內終南在日丨臺閣黃圖裏簪裾紫禁丨淡節梅花外春城
海水丨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丨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丨
卓立翠峰外蟠根積水丨蠻歌犯星起空覺在天丨我遊梓
州東遺跡涪江丨看花雖郭內倚杖即谿丨夸界荒山頂蕭
州積雪丨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丨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
丨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丨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丨金剎
青楓外朱樓白水丨爲農山澗曲臥病海雲丨巫峽西江外
秦城北斗丨故將移住南山丨獻納司存雨露丨劍南春色
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丨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

丨艸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丨故鄉門巷荊棘底中
原君臣豺虎丨明光起艸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丨【韓】祖席
落橋丨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丨夕日在其西我 **編**【杜】終
常坐東丨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丨古立
忠義感遇有遺丨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丨【韓】退 **玄**【杜】高
坐西辟下讀詩盡數丨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丨視收
人表虛心味道丨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丨【韓】古 **縣**【杜】瀟
氣參象緊高標摧太丨衆目無非白雄文乃獨丨瀰雙
雙舞獼猴緊緊丨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丨長沙才子遠釣
瀨客星丨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丨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
丨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丨爽合風襟靜當空淚臉丨人說
南州路山猿樹樹丨喬木邨墟古疏籬野蔓丨客亭鞍馬絕
旅櫬網蟲丨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丨非寄雙愁眼相思淚
點丨夫子歘通貴雲泥相望丨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丨公
生揚馬後名與日月丨畫藏金蓮界書入金牓丨
佩林脩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丨

僊【杜】起晚堪從事行遲更學｜衰筆傷老大華屋艷神｜竹
飄泊南庭老只應學水｜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
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侍臣請入仗廄馬解登｜自稱臣是
酒中｜【韓】停車臥輪下絶意于神｜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
鮮【杜】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雨中百艸秋爛死堦下
決明顏色｜【韓】野晴山簇簇霜曉｜錢【杜】白魚如切玉朱橘
菊鮮｜飲酒盡百觚嘲諧思逾｜不論｜賴有蘇司業
時時與酒｜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野老來看客河魚不
取｜世已疎儒業人猶乞酒｜川分梁漢米春給水衡｜碧
蘿長似帶錦石小如｜左相日興費萬｜點谿荷葉疊青｜
虛霑焦舉爲寒食實藉君平賣卜｜誅宜相就飲一對恰有
三百青銅｜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橫索｜著葉滿枝
翠羽蕊開花無數黃金｜【韓】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門外
唯有吏日來 遷【杜】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無端流賊起
徵租更索｜忽已歲時｜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韓】

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煎【杜】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
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殘
飯蕁添滑端 然【杜】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斯遊恐不遂
居茗續｜把酒意茫｜青城漫汗難吾舅意淒｜鮮
榮貴不忝端雅獨脩｜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江碧鳥逾
白山青花欲｜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風雨嗟何及江湖
涕泫｜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亂離心不展萋謝日蕭｜
我何良嗟歎物理固自｜聞說江陵府雲沙靜渺｜巴蜀愁
難語吳門興杳｜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下馬古戰場四
顧但茫｜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
｜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吾家
碑不昧王氏井依｜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我生性放誕
雅欲逃自｜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焦遂五斗方卓｜復
憶襄陽孟浩｜二月饑啼侶侶｜憶君誦詩神凜｜中間消
息兩茫｜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韓】其曷爲｜
後者語我子胡爲｜擬來未難｜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

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果州南
充縣寒女謝自｜冬夜豈不長達旦燃燭｜官吏不之制紛
紛聽其｜嗟爾戎人莫慘｜聽終辭絶共 延【杜】披拂雲寧
㥄｜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淵｜在淹留景不
｜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韓】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中
間不得意失迹成遷｜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彼于女何
有乃今 筵【杜】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一日兩遣僕三日
薦且｜一共｜客間頭嚴白惆悵此離｜遲日深江水
輕舟送別｜憶昨趨行殿殷殷拜御｜羣公餞南陌肅肅秋
初｜白髮煩多酒明星惜此｜高談雄辯驚四｜送爾維舟
惜此｜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更爲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誰
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
望足離｜【韓】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昨者至林邑使君數
閒 蜒【杜】高空得蹭蹬 氈【杜】坐客寒無｜卜羨君平杖偷
｜短艸辭蜿｜存子敬｜晨朝降白露遙憶舊

青｜糝徑楊花鋪白｜【韓】旃【杜】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
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韓】山林民可入魍魎莫逢｜
鸇【杜】戮力效鷹｜甎【杜】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鱣【杜】求飽或三｜
【杜】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他鄉饒夢寐 邅【杜】勇猛爲心
失侶自遠｜【韓】昆崙高萬里歲盡道苦｜孱 極清羸任體
｜羶【杜】莫帶犬戎｜即今龍廄水 詎能解金印瀟灑共安｜放
峰寺門求七祖｜醉中情性別往往愛逃｜醉 褌【杜】迷寧遣性虛空不離｜身許雙
中往往愛逃｜【韓】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蟬【杜】局促
蕭疏聽晚｜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鷲｜晚涼看洗馬森木亂
鳴｜帝幕疑風燕笳蕭急暮｜誅茅卜居總爲此五月彷彿
聞寒｜【韓】入門無 鋋【杜】圖須行戰伐人憶止戈｜纏【杜】西
所見冠履同蛻｜【韓】戰詩雖與敵浩汗橫戈｜
南指和好殺氣日相｜缺縱將隸拒倒石頰藤｜尚念四小
松楚艸易栒｜髯鬚三大字蛟龍岌相｜朽骨穴螻蟻又爲

莫州丨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丨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丨
【韓】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丨崩奔驚亂射揮霍詐相丨
躔【杜】聲華夾宸極 **瀍**【杜】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丨
早晩到星丨 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丨 **邅**
【杜】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闕丨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丨人生
意氣合相與襟袂丨到今素鍏滑灑翰銀鉤丨汲井歲搰搰
出車日連丨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丨【韓】吾老世
味薄因循致晉丨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丨各有藤繞之上
各相鉤丨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丨 **聯**【杜】親故行稀少兵
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丨戈動接丨客禮容
疎放官曹可接丨【韓】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丨靈 **漣**【杜】別
師皇甫姓亂胄本蟬丨擔協髮明滅五色光屬丨離憂
但恒伏臘 **篇**【杜】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丨他鄉閱遲暮不
涕漣丨 敢廢詩丨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丨少保有
古風得之陝郊丨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丨登臨多物色陶
冶賴詩丨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丨李白一斗詩百丨葛亮

貴和書有丨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檢點白雲丨【韓】
吾未識子時巳覽贈子丨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丨 **偏**【杜】宇
宙蜀城丨復睨昭丘遠𢥠魂素涯丨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
丨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丨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丨開闢
乾坤正榮枯雨露丨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丨煮井為鹽速
燒畬度地丨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丨【韓】朝日出其東我常
坐西丨女實主下 **翩**【杜】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丨陰何尚
人與奪一何丨 淸省沈宋欻聯丨【韓】鄭州競招請書
札何 **便**【杜】遭亂到蜀江臥痾遺所丨藥餌虛狼藉 **緜**【杜】
翮丨秋風灑靜丨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丨 酒
醒思臥簟衣冷欲裝丨內蕊煩于纈宮莎軟勝丨火雲滋垢
膩凍雨裛沈丨南過駭倉卒北思悄連丨雕蟲蒙記憶烹鯉
問沈丨此鷹寫真在左丨不分桃花紅勝錦生 **全**【杜】禁掖
憎柳絮白于丨【韓】有時醉花月高唱淸且丨 朋從攸
微班性命丨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丨春秋褒貶例名器詘
雙丨事跡無間必幽貞儷雙丨【韓】我為子謀有萬其丨浪沐

盤翻湧漂浮再生丨 **泉**【杜】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丨近接
湖南地近保生丨 西南境長懷十九丨揚論展寸心
壯筆過飛丨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丨了能求細石吾亦沿
淸丨容身逢故舊興發自林丨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丨地
僻昏炎瘴山稠隘石丨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丨徒勞望斗
牽無計斷龍丨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丨薦[illegible][illegible]送朱夏
及寒丨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丨嗜酒愛風[illegible]下忍此林丨
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丨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丨蜀將分
旗鼓羞兵動井丨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丨相[illegible][illegible]回首此
別闇黃丨恨不移封向酒丨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
如丨【韓】上呼無時閒滴地淚到丨怒水忽中 **宣**【杜】斯須領
裂千尋墮幽丨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丨 健鶻痛憤
齊所丨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丨熊羆載呂 **鐫**【杜】顛愷丹
望鴻雁美周丨千蘊恨不同所思無由丨 青列頭陀
琬琰丨【韓】手持南 **翾**【杜】紫鸞無近遠 **壖**【杜】塹抵公畦稜
曹敘字重青瑤丨 黃雀伢翩丨 郵依野廟丨

穿【杜】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丨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丨
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丨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丨【韓】
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丨 **川**【杜】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丨
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丨 有時經疊嶂何處覓平丨道
北馮都使高齋見一丨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丨籍甚黃丞
相能名自潁丨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丨官作既有程煮鹽
煙在丨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淸丨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丨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丨遠遊雖寂莫難見此山丨雞鳴還
曙色鷺浴自晴丨昔在堯四岳 **沿**【韓】尋勝不憚險 **緣**【杜】
今之黃潁丨飲如長鯨吸百丨 黔江屢洄丨 爪
時猶旅寓萍泛若寅丨纖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丨
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寅丨【韓】茫茫八紘大影響無
由丨十月下桂嶺乘寒恣窺丨我 **鳶**【杜】地濕愁飛鵰天炎
欲求之不憚遠青鍏無路難寅丨 畏跕丨東走歸窮潵
南征盡 **捐**【杜】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丨典郡終微渺治中
跕丨 賓森丨【韓】損身豈得計性命甘徒丨繁華榮慕

絶父母旋杜鵾鵬催明星解袂從此｜銅梁書遠及珠浦
慈愛｜使將｜淡交隨聚散澤國遶迴｜此時需索引
佳氣拂周｜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雖云隔禮數不敢墜
周｜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韓今天之｜朝暮無已時我
且八九｜六博在還韓我徂京師不遠共｜大石
一擲梟盧叱迴｜靈頓頭受即日以命｜娟杜瀨月
娟｜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兵戈塵漠漠悁韓如何又
江漢月娟｜韓強覊費日月密席羅嬋｜須別使我
抱悁｜還如舊相江頭且繫｜依沙宿舸｜索帶還
識傾壺暢幽｜船杜騎馬東西郊渡｜數杯巫峽酒百丈
內江｜秋水通滿沔城隅進小｜中拂邪關眼瓶罌易滿｜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下臨不
測江中有萬里｜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吹花隨水去翻
郊釣魚｜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白膀千家邑清秋萬估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來繫
御府筆故泊洞庭｜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興殘虛白室

跡斷孝廉｜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風蝶勤依槳春鷗懶
避｜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雲
深驃騎幕夜隔孝廉｜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江月辭風
纜江星別霧｜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雄劍鳴開匣羣書
滿繫｜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
湖色春光淨客｜天子呼來不上｜青蛾皓齒在樓｜知章
騎馬似乘｜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忽含西嶺
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洞庭春色悲公子鰕菜忘歸范蠡
｜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錦席淹留還出浦葛
中散側未迴｜韓淮陽知不薄終願早迴｜瞿塘五六月驚
電讓歸｜花開十丈藕涎杜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鞭杜初
如｜仍將衰病入瀧｜飛｜道逢麴車口流｜
調見馬｜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貔虎開金鯿杜即今
匣麒麟受玉｜韓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耆舊無
新語謾釣槎詮杜落帆追夙昔衣褐向真｜痊杜羈絆
頭縮項｜僉筵空列根鏡象未離｜心常折

婁遍病即｜韓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佺杜本自依迦
｜冷比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何曾藉偓｜
悛杜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風流俱善價
韓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筌杜惘當久忘｜茶
韓遂容三四公專杜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圓杜客
娑懷贈蘭｜韓自從入賓館占恡久能｜遊雖
云久主要月再｜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歷歷竟誰種悠
悠何處｜癸角黃柑重支床錦石｜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
｜峽東滄江起巖排古樹｜尊當霞綺輕初散員杜幕府
棹拂荷珠碎却｜韓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初交辟
郎官幸湲杜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促觴激萬慮掩抑
備｜淚潺｜衣沾心慘愴故老淚潺｜封書寄與淚
潺｜韓湖游泛滯虔杜肯諫留匹覊諸儒引服｜惄杜晚
沆溺寡駐潺｜弟子貧原憲諸生老服｜
闇多妙敎衣跋塞前｜韓褰杜鑪峰生轉盼騫杜遂巾
强顏班行內何實非罪｜橘井尚高｜非阮籍

槎上似張｜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脩文將管輅奉使失
張｜如公畫雄俊志在必騰｜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
權杜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
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韓東蕭以代之小大不相｜
鬪碁闘白黑生死隨機｜暫辭拳杜舉家聞若駭為寄小
堂印勅兵｜伏犀插腦高顴｜如｜浦鷗防碎首霜鶻
不空｜脩鱗脫遠枝巨顙折老｜色好攣杜黔首遂拘｜
梨勝頰擺多渠過｜為能終日心拳｜韓逸志不拘敎
軒騰斷椽杜又排兩方變發地扶居｜甘子陰涼葉茅齋
牽｜八九｜野果充饑糧畢枝成屋｜拾遺平昔居
大屋尚脩｜几杖將衰齒茅茨苛短｜韓不覺傳杜忽得
侵堂陛方爲祈屋｜栽榛為榑櫨斷楹以爲｜炎州信
遙從月峽｜近經滿水源此事樵夫｜九樹空庭得清渠一
邑｜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南
內閑元曲常時弟子｜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鄭老身仍
竄台州信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神魚人不見福地

論旨|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詩人取佳句刻畫竟誰|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以成美價存乎山僧業|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定知深意苦資使衆人|開道王喬爲名因太史|公侯終必復經術竟本|叩如哀玉錦城|雖美不聞鐘鼓|却嗟眞骨遂虛|清詩句句盡堪！張旭三杯艸聖|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韓】開忠二州妝詩賦於多|皆六神仙事灼灼信可|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如此登龍蓋有|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

焉【杜】瀟園曾取適游寺可終|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置驛當

穲 硄 躧 媥 谸 仟 戔 濺

豣 枅 鳽 蚿 咽 歅 零 佃

滇 磌 蹎 顛 岍 汧 开 緶

胼 骿 蠙 軿 弸 鶣 稍 籩

廦 韆 諓 䀽 綖 郔 蜒 饘

驙 潺 挻 埏 梴 單 嬋 儃

嘕 仚 廛 扁 楩 平 榜 牷

純 瑄 朘 儇 蠉 嬛 懁 獧

譞 袄 駽 噮 撊 犉 蝝 鉛

漩 璿 蜎 痟 箯 銓 竣 駩

絟 甎 顓 篿 遄 篅 跧 幁

乾 犍 騝 搴 顴、鬈、拳 卷

棬 蔫 嫣 鄢 燀

二蕭

蕭【杜】涼氣晚蕭|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幾聲滄海上清影日蕭|竿濕煙漠漠江永風蕭|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車轔轔馬蕭|

簫【杜】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

貂【杜】珠鍚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

鵰【杜】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

凋【杜】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

彫【杜】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

調【韓】勿憚吐捉勤可歎風雨|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

跳【杜】陽巢黃鳥並翻藻白魚|【韓】譬如兎得蹄何用東西|刃下那能脫波瀾或自|

條【杜】宮闕尚蕭|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風鳶藏近渚雨燕集深|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便凌雪色還萱艸漏洩春光有柳|【韓】灑篁雹密節著柳送長|交頭疑湊個騎首類同|

聊【杜】贈詩焉敢墮迯斬欲無|

僚【韓】膽成思我友觀樂憶吾|

寥【杜】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天子多思澤蒼生轉寂|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執友嗟淪沒斯人已寂|孫光隱顧吟遊子悵寂|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久寂|江煙冪冪拂棹影寥|【韓】蓥

遼【韓】官去道苦|瀟洒情雖密登門峯巳|惟彼顚啖者去公覺不

撩【韓】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

鷯【杜】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

標【韓】恭惟同自出

沙蹤與高｜回首扶桑銅柱｜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孤｜〔韓〕陽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

杓〔杜〕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

鑣〔韓〕上客嚴祀事清途振華｜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

瓢〔杜〕未解依依袂還斟汎汎｜〔韓〕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

苗〔杜〕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都思翻玉羽隨意點春｜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

要〔杜〕頃壯戎麾出切陪幕府｜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費心姑息是一役肥內大酒徒相｜〔韓〕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

腰〔杜〕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急雨梢谿足斜暉轉樹｜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繡段裝檐額金花貼鼓｜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行人弓箭各在｜隔户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韓〕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

鴞〔杜〕休傳鹿是馬莫信鵩如｜〔韓〕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

喬〔杜〕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

橋〔杜〕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下臨千雪嶺卻背五繩｜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曠望遲注道霏微河漢｜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邯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韓〕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

僑〔杜〕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

妖〔杜〕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

漂〔杜〕之官方玉折寄非與萍｜天下甲兵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

飄〔杜〕江雲亂眼｜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韓〕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乖隔時細轉爭急忽驚｜

瀟 蘺 挑 祧 恌 廝 琱 刁

船 倏 菬 鰷 佻 迢 髫 齠

蜩 澆 驍 梟 徼 僥 儌 寮

料 敹 鐐 憀 繆 飂 獠 漻

嘹 枖 趫 橇 翲 髟 僄 翹

莜 劭

三肴

郊〔杜〕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緣江路熟俯青｜茅飛度江灑江｜

膠〔杜〕英靈如過隙寔衍願投｜

巢〔杜〕杜宇蜂灑窗棧缺燕添｜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雙止飛鳥將數子頻來燕語定新｜

梢〔杜〕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蕊｜白花檐外朵青柳檻前｜橙林凝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

茅〔杜〕落搆垂雲雨荒堦蔓艸｜背郭堂成蔭白｜卷我屋上三重｜

虓〔韓〕下書遇雄｜

抛〔杜〕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

嘲〔杜〕傍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

庖〔杜〕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

坳〔杜〕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

肴 淆 崤 殽 爻 筊 交 蛟

鮫 咬 敎 茭 轇 巢 漅 鐃

呶 譊 怓 捎 蛸 鞘 旓 髾

筲 弰 貓 犛 罞 媌 烋 詨

哮 髇 包 苞 枹 胞 泡 敲

骹墝聱螯翺篻譟鈔

勦啁跑麃鞄咆匏炮

䫜

四豪

豪 杜 分閫救世用賢｜ 毫 杜 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 韓 江盤峽束春湍｜ 上門山行窄微徑緣秋｜ 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 此時驂白兎直欲數秋｜ 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 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壕 杜 官軍擁賊｜ 汗馬收宮闕春城錐賊｜ 鬼物撇捩亂坑｜

號 杜 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郫｜｜ 喜覺都城動悲憐子女｜ 逗雷熱爾腸十里却呼｜ 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 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 沙頭暮黃鵠失侶自哀｜ 八月秋高風怒｜ 翻風轉日木怒｜ 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 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荊南雷怒｜ 韓 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 蛟龍出沒猩鼯｜ 春雲送色晚雞｜

勞 杜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 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 且無鷹隼慮雷滯莫辭｜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 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 聖王他年貴逆心此日｜ 洗瘡聚藥餌頓忘所進｜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 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 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 從來雜坐卧人馬同疲｜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 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 翅垂口噤心甚｜ 知子歷險人馬｜ 芮公迴首顏色｜ 密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中朝屬望｜ 今日寸心銘佩｜ 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 麻然丹爐近神行羽衛｜ 問兵刮寇趁下｜

牢 杜 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 苟活到

醪 杜 家家賣釵釧只待

獻春｜ 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

高 杜 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 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 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 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 竹寺殘僧少山閑細路｜ 烽舉十六相身尊道何｜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 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 舟楫敲斜疾魚龍偃卧｜ 欲鞍在地底始覺所歷｜ 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 開道洪河圻遞連滄海｜ 左掖紫遊韁飛走使我｜ 御氣雲樓敞合風絲仗｜ 轉蓬行地遠扳桂仰天｜ 曲江蕭條秋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 憑軒拔鞘天為｜ 秋宿霜谿素月｜ 濕久飛遲半欲｜ 鶬飛金盤白雪｜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 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 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 渭水逶迤白石靜隴山蕭瑟秋雲｜ 韓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 洞庭連天九疑｜ 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

膏 杜 大火出盧宋寶貝休腈｜ 鶬鶊碧罌鸊鵜｜

篙 韓 暗

浪春樓堞鶯風破竹｜ 錢買野竹白幘岸江｜ 韓 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

臯 杜 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 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 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

蒿 杜 青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 時來訪老疾步𣂏到蓬｜ 燕南吹畝畝濟上沒蓬｜ 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 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

毛 杜 鳳雛無凡｜ 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 窮愁但有骨葦益尚如｜ 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 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 故使寵寬纖須知動損｜ 蕭叉幽棲地林間踏風｜ 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 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 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 縈沙惹艸細于｜ 壯士短衣頭虎｜ 遊子空嗟垂二｜ 前者坐皮因問｜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 韓 太平時節身難遇郎著何須歎二｜ 漂船擺石萬瓦裂烟尺性命輕鴻｜

旄 杜 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旂｜ 詩書遂牆辟奴僕且旌｜ 韓 天仗肯嚴建羽｜

鬆 杜 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洮**杜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牧馬不敢侵臨｜**韜**杜元帥歸龍種司英｜空握豹｜
鯈杜蒼水使者捫赤｜**滔**杜文章差底病廻首慨滔｜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刀**杜聞見事
略同刻剃及錐｜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滿目飛明鏡歸
心折大｜市人日中集于利近錐｜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
｜雞子左右揮霜｜玄冬示我胡**舠**杜北驅漢陽傳**騷**
國｜韓閒道松醪賤何須恷錯｜南洮上瀧｜
杜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縱使盧王操翰墨**艘**杜洞主
劣于漢魏近風｜韓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降接武
海胡泊千｜白屋留孤樹青**臊**杜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
天矢萬｜牧出令奔飛百｜｜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
｜韓下牀畏蝕食畏**袍**杜水花笑白首春艸隨青｜執熱
藥海氣濕蟄熏腥｜乃沸渴纖絺成縕｜渚花張素錦
汀艸亂青｜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吾舅惜分手使君寒
贈｜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自喜遂生理花時貫縕｜白

帝寒城駐錦｜憶昔范增｜上天回哀春朱夏雲髻｜
碎玉斗未使吳兵著白｜**陶**杜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
正髻**桃**杜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吾衰同泛梗利涉想
｜蟠｜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仙人張內樂王母
獻宮｜五夜漏聲催曉**濤**杜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空
前九重春色醉仙｜庭步鸛鶴隱几望波｜萬竅敲
疎林積陰帶奔｜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磬折辭主人開
帆駕洪｜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
了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鉏鋙乃瑩虛秋｜菱荷枯折隨
風｜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大淵足風｜江上舍前無此物
哥分蒼翠拂波｜韓懸流轟**逃**杜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
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
｜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吾客左馮翊鬭家同逋｜猛蛟
尸獸紛騰｜下慰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徐州禿尾
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韓雷風戰鬭魚**遭**杜天步艱方
龍｜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盡時和運更

｜行在僅聞信**嗷**杜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索錢多門
此生隨所｜戶喪亂紛嗷｜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
｜山巔朱**鼇**杜安能陷粪上有志乘鯨｜兵氣回飛鳥威
鳳聲嗷｜聲沒巨｜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龍伯國
人罷**熬**杜置膏烈火上**曹**杜五色非爾｜石間採蕨女
釣｜哀哀自熬｜鸞莱輸官｜客情投異縣詩
態憶吾｜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
｜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陰色靜隴畝
勸呼自官｜側身嘗顧求其｜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
求其｜安得突騎四五千崒然眉骨皆爾｜龍文虎脊皆君
馭歷塊過都見爾｜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韓
戎服上趨承北闕**嘈**杜太常樓船聲嗷｜韓夜**猱**杜氷
儒冠列侍映東｜寒眠半覺鼓笛鬧嘈｜翼雲
淡傷**操**杜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番禺親賢領籌運神
哀｜功｜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此輩感恩至羸俘

何足｜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哀絃遶白雪未
與俗人｜松醪酒熟傍看醉蓮葉舟輕自學｜

髐 嶢 垚 僥 膮 嘵 幺 㤇
痟 逍 哨 翛 蛸 掣 怊 弨
鼂 囂 藃 熇 枵 猇 嚻 獢
譙 憔 燋 憍 嬌 穚 鷮 膲
蕉 鷦 噍 橈 蕘 軺 䍃 䌛
瑤 窯 傜 蘨 鰩 珧 陶 褕
鷂 嗂 愮 佋 鉊 釗 猋 幖

熛彯贆鑣穮麃臕儦
瀌藨剽描貓猫嘌邀
葽紗鍬簌幧袄訞夭
濠嚎嗥簩轑蟧撈槔
櫜羔餻韟撓蕘鼗軞
駣托芼嗷叨挑稻綢
船謟饕慆舠忉裯搔
颾溞慅繅幓褒掏鞠
萄綯蜪颾檮騊匋醄
淘鞉翿咷糟敖獒嶅
鰲翱驁璈艚螬嶆槽
漕鏖鏕猱獿臑尻

五歌

歌【杜】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玉尊擕晩興桂楫帶酣｜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巴
東聞李潮適月求我｜湯年早頗甚今日醉絃｜幾年一會
面今日復悲｜單吏回官燭舟人自楚｜亂離還奏樂飄泊
且聽｜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
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荊州父

上節吞悴亦長｜羞婦語還笑劍兒行且｜路衢惟見哭城
市不聞｜男穀女絲行復｜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
高｜【韓】空聞漁父叩舷｜君歌且休聽我｜沙平水息聲影
絶一杯相屬君當｜撐舟昆明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吳｜張
生手持石鼓文勸
我試作石鼓｜

柯【杜】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獨遶虛
齋徑常持小斧｜念子善師事歲寒
守舊｜【韓】鸞翔鳳翥衆
仙下珊瑚碧樹交枝｜

磋【韓】聖恩若許留太學
諸生講解得切｜

蹉【韓】頓五
山路流漂

多【杜】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歎息高生老新
詩日又｜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更識將
八維｜
軍樹悲風日暮｜歲犍秋葉少隱映野雲｜軍旅西征僻風
塵戰伐｜鵡鵲花蕊亂飛飛蜂蝶｜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
｜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引頸嗔船過無行亂眼｜梔子
比衆木人間誠未｜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官序潘生拙
才名賈傅｜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碧山晴又濕白水雨
偏｜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壯惜身名晩衰慚應接｜海
右此亭古濟南名士｜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一縣葡萄
熟秋山苜蓿｜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洮洮春色靜悠悠
暮寒｜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星臨萬
戶動月傍九霄｜砍卻月中桂清光應更｜聞說初東幸孤
兒卻走｜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
｜向來哀樂何其｜汶上相逢年頗｜堅昆碧盌最來｜扁
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
川詩興｜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巢燕養雛渾
去盡江花結子已無｜【韓】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一壺情
所寄四句意能｜併出知已淚自然白鬚｜年皆過半百來
日苦無｜問言何旋芙蓉｜紅艷紛紛落地｜江南水闊朝
雲｜地形漸窄觀者｜一年明月今宵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
我今官閑得婆｜依前使兎

婆【杜】方知不才者
生長湯婆｜【韓】
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

挲【韓】收畫鼓火牛蹏角
誰復著手為摩｜

駝

〔韓〕短笛席巢可立致 蛇〔韓〕陋儒編詩不收入 迤〔杜〕掌中
十鼓只載數駱｜ 二雅褊迫無委｜ 琥珀鐘
行酒雙透｜巴山春色靜北 陀〔杜〕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
望幰透｜青楓隱映石透｜ ｜星纏寶校金盤｜
[illegible]〔杜〕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騫騰訪知已淮海莫蹉十
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開若已朱紱且得慰蹉｜〔韓〕
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石皷 沱〔杜〕為吾謝賈公病肺臥
之歌山于此鳴呼吾意其蹉｜ 江｜東逾遼水北滹｜
不勞烈士淚滂｜〔韓〕噫欠為飄風濯手人雨｜晨興為
誰慟還坐久滂｜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 鼉
〔韓〕年深豈免有缺畫 娥〔韓〕孔子西行不到秦 蛾〔杜〕仳離
快劍斫斷生蛟｜ 掎摭星宿遺羲｜ 放紅蕊
想像嚬 鵞〔杜〕鵞兒黃似酒對酒愛黃｜〔韓〕羲 哦〔韓〕日銷
青｜ 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 月鑠就
埋沒六年西 峨〔杜〕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故園不可見
顧空吟｜ 巫岫鬱嵯｜〔韓〕銘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

鼓嗪 他〔杜〕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少壯樂難得歲寒心
嵯｜ 匪｜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韓〕違憂懷惠性匪
｜人生由命匪由｜大厦深 羅〔杜〕應共寃魂語投詩贈汨
簷與益積經歷久遠期無｜ 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
｜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illegible]
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韓〕艸長沙歎無網｜蒐于岐
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蘋藻滿盤無處奠自古流傳是
汨｜終今夸蛾抉汝出卜師燒鑽灼滿版如星｜
蘿〔杜〕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
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
空垂｜舟中得病攜衾 那〔韓〕纖周八代爭戰罷 荷〔杜〕城
林洞口經春長薜｜ 無人收拾理則｜ 晚通
雲霧亭深到芰｜春日 何〔杜〕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攜
繁魚鳥江天足芰｜ 折不自守秋風吹若｜精誇飯
不寐歡娛將謂｜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絕知春意早最
奈客愁｜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

｜納意忽不愜歸期無奈｜拾舟應轉地鄰接意如｜京風
旋天未君子意如｜秋蟲聲不去暮雀意如｜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九載一相逢百年能
幾｜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客散曾城暮狐狸奈若｜官
罷不通蜀吾道竟如｜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相見各頭
白其如離別｜織眞愜所過落日將如｜少壯幾時奈老｜
飛騰無奈故人｜功曹非復漢蕭｜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
潮乎奈汝｜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韓〕論文與
晤語已矣可如｜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已吾兒可憎奈
此狡獪｜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
｜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凌風一舉君謂｜有酒不飲奈
明｜嗚呼奈汝母子｜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
聞道耶西千樹雪 河〔杜〕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淹留問
欲將君去醉如｜ 者老寂莫向山｜司徒下燕趙收取
舊山｜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底處去故里悠悠赴交｜
朝蜜常帶雨塞水不成｜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勒銘又

西采玉｜夜騎天駟超天｜巫峽忽如嚐華嶽蜀江猶似見
黃｜〔韓〕纖雲四卷天無｜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安
能以此上論列願 訶〔韓〕方朔乃竖子
借辯口如懸｜ 驕不加禁｜ 呵〔韓〕雨淋日炙野
頑搖 珂〔杜〕不暇聽金鑰因風想玉｜知君未愛春湖色興
｜ 在驪駒向小｜〔韓〕頷頭可其奏送以紫玉｜ 火燎鬼物守護
軻〔韓〕方今太平日無事 阿〔杜〕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
柄任儒術崇丘｜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數
彼幽棲載典籍蕭然聚涂依山｜〔韓〕中朝大官老于
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 婀〔韓〕事詎肯感激徒妹
｜ 戈〔杜〕漢將仍橫｜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難分太倉
粟競棄鲁陽｜棄爺父母恩不聲行負｜妖氛擁白
馬元帥待琱｜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將軍別換馬夜出
擁琱｜〔韓〕廟堂不肯用干｜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
天 過〔杜〕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吾衰政如此古人雖復
｜ ｜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鄰莊賓客地衰白遠來

慎莫投多虎信所｜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新竹湖邊宅還聞賓客｜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獨把漁竿終遂去難隨鳥翼一相｜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韓】桃谿惆悵不能｜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

梭【韓】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

皤【韓】蟆蛙拘送主府官帝著下腹當其｜

摩【杜】欃槍熒惑不敢動翠甤雲旓相盪｜

磨【杜】遭亂日漂泊濟時曾琢｜【韓】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

訛【杜】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韓】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

波【杜】飄遙適東周來往若崩｜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沈｜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迴開遺淄兩力小困滄｜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剡朝巫峽水遠逗錦江｜天下學士亦奔｜動葉終歸馬伏｜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猿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韓】清風吹空月舒｜愁魚踊水翻｜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

坡【杜】幾道泉澆圃交橫落慢｜

頗【杜】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韓】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

和【杜】相視鬢皓白況難駐羲｜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丁身色有用與道氣｜星象風雲氣共｜【韓】開飛靜集鳴相｜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

科【韓】出外內外官瑣細不足｜羣仙急乃言百犯薦不｜我歌今與君殊｜從人從軍在右輔爲我度量掘臼｜

蝌【韓】辭蹙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

挼【韓】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

哥菏戨茄駉瑳搓傞

酡紽馱鮀驒鼉瘥醝

艖莪俄睋訑拕灑儺

難苛疴絅輠緺過莎

犧蓑婆魔麼吪囮螺

䰒羸鞾番嶓碆禾窠

薖渦窩踒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上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中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六麻

麻〔杜〕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　蟇〔韓〕蝦蟇掠汝兩吻過
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　忍學省事不以汝嘴
啄蝦　車〔杜〕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蕭瑟灑秋色氣昏霾
｜日｜昂是潘安縣堪留衛玠｜今日翔麟馬先宜
駕鼓｜〔韓〕祗知閒信馬不覺誤隨｜偷入雷電室輷輘掉狂
｜坐厥親弄柄偷來傍釣｜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泫然
爲汝下雨淚無　〔杜〕萬物附本性　〔杜〕鄰人有美酒稚
由反旆義和｜　奢　約身不願｜　賒　子夜能｜如今九
日至自覺酒須｜甘澤不猶愈且哄令未｜金錯囊垂罄銀
壺酒易｜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去郭軒楹敞無郭眺望

｜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漢漢舊京遠遲遲暮路｜蜀酒
禁愁得無錢何處｜〔韓〕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曆｜太平公華
少吏隱詎相｜商顏暮雪　邪〔韓〕清寒瑩骨肝膽醒
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　一生思慮無由｜　鋣〔杜〕下
衝割坤軸踈〔杜〕飛騰暮景｜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
鏌鋣｜　斜　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樹密早蜂亂江
泥輕燕｜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斂｜雪裏江船度風前徑竹
｜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頹慚昧所適回首白日｜細雨
魚兒出微風燕子｜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百丈牽江色
孤舟泛日｜水靜樓陰直山昏塞日｜禹廟空山裏秋風落
口｜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小徑升堂舊不｜夔府孤城
落日｜〔韓〕一徑向池｜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衛人決起
百餘丈紅翎白鏃隨傾｜問之　遮〔杜〕老于干戈際宅幸蓬
不肯遣所以獨繞百帀至日｜　華｜明月生長好浮雲
薄漸｜五株桃樹亦重｜〔韓〕鳥龜怯姦怕寒縮頸　嗟〔杜〕渴
以殺自｜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　醪與

朧衆在眼無浴｜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焉能學衆口咄
咄空咨｜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更遣喪亂嫁不售｜小
抱恨堪咨｜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壯年病酒
開消滴弟勸兒酬何怨｜〔韓〕唱妍酬亦麗俯仰但稱｜王母
不得已顏頻口齋｜今來不復飲每見　蛇〔杜〕荒庭垂橘柚
恒咨｜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舍｜　古屋畫龍｜巨
渠決太古衆水爲長｜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干戈雖橫
放慘澹鬭龍｜〔韓〕衛門羅戟槊圖辟雜龍｜方朔聞不喜褫
少絡　華〔杜〕別來頻甲子歸到又春｜異方同宴賞何處是
蚊｜　京｜出郭眺四郊蕭蕭春增｜殘年傍水國落日
對春｜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
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西江使
船至時復問京｜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每依北斗望京
｜夔州處女髮半｜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韓〕
在功誠可尚于道詎爲｜當春天地爭奢　譁〔韓〕紫極觀忘
｜新年都未有芳州更無凡木爭春｜　倦青詞奏不

｜欲不希露言外口實謗｜臣　爪〔杜〕千載商山芝往者東
請悉掃除慎勿許謠令啾｜　門｜瘦地翻宜粟陽坡
可種｜卜築應同蔣詡逕爲園須似邵平　〔杜〕昔日太宗
｜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　騧　拳毛｜
花〔杜〕椒盤已頌｜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愁眼看霜露
寒城菊自｜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茅棟蓋一床清
池有餘｜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
｜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船人
近相報但恐失桃｜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江動月移石
谿虛雲傍｜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客病留因藥春深買
爲｜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讀
焚陵陂麥窈窕桃李｜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江北江南
春冬｜近時郭家師子｜雀啄江頭黃柳｜多是紅花映白
｜高秋總饋貧人食來歲還舒滿眼｜請看石上藤蘿月已
映洲前蘆荻｜短牆若在從殘艸喬木如存可假｜恰是春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韓〕池塘野艸｜少年飲酒時踊

躍見鞠丨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丨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
丨丈人庭中開好丨種株處處惟開丨誰將平地萬堆雪剪
刻作此連天丨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丨心訝愁
來唯貯火眼知別後自添丨水盤實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
其丨貧富競長纖纖筍躑躅閒開艶艶 **誇** 杜 賞妍又分外
丨旁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丨理愜夫何丨年
少臨洮子西來亦自丨 韓 方朔不懲創挾 **拏** 韓 洛陽園苑
恩更矜丨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丨尤紛丨
嘉 韓 褒味陳奚取名香薦孔丨 **家** 杜 守歲阿戎丨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丨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
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丨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丨峽內淹
留客谿邊四五丨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丨喪亂丹心破王
臣未一丨錦里煙塵外江郵八九丨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
丨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為丨賤子何人記迷芳著處丨城中
十萬戶此地兩三丨大江播畝根帶海成一丨荒郵建子月
獨樹老夫丨四十五十無夫丨瀼東瀼西一萬丨江深竹靜

兩二丨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丨庾信羅含俱有
宅春來秋去作誰丨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丨近
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丨 韓 未耜與姬國輔標建夏
丨姮娥還宮室太陽有室丨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丨嚴嚴
王母宮下維萬仙丨從官百餘座嚼啜煩官丨佇立摘滿手
行行把帚丨戀闕那堪又憶丨哀猿啼處兩三丨夜領張徹
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丨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
丨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丨初來猶自念鄉邑歲
久此地還成丨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
可保丨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丨 **加** 韓 代工聲問遠攝事
敬恭丨雉驚弓滿勁箭丨既從白帝祠又食于禘禮有丨日
光亦色照未好明月曾入都亭丨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
蔓作交丨吟君詩罷看 **笳** 杜 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丨画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
雙騎斗覺霜毛一半丨
丨 **葭** 杜 客愁連蟋蟀丨亭古帶蒹丨 **霞** 杜 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丨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丨老翁須

地主細細酌流丨 韓 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丨一旦不辭訣
攜身凌蒼丨川原近遠蒸紅丨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
落煙 **遐** 韓 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丨 **瑕** 杜 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丨 韓 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丨
併光全耀歸我川
盲眼鏡淨無纖丨 **葩** 韓 擬階鋪水碧庭炬坼金丨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丨
鴉 杜 無人弱浮蟻有待至昏丨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丨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丨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丨藤
戶每宜通乳燕兒
童莫信打慈丨 **巴** 杜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丨 **差** 杜 足了垂白年敢居尚十丨 韓
四真皆齒列丨聖亦肯丨長姬
香御四羅列綿綿練帨無等丨 **沙** 杜 實生骨已朽懷憫近長丨對門藤蓋瓦映竹
水穿丨壯年浮書劍他日委泥丨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丨
芙賢遇轗軻違引蟠泥丨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丨寒魚依
密藻宿鷺起圓丨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丨塞俗人無井山
田飯有丨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丨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

丨野船明細火宿雁聚圓丨亭景臨山水郵煙對浦丨雲氣
生虛壁江聲走白丨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丨依杖看孤石
傾壺就淺丨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丨鵁鶄灘鸂滿晴丨此
皆騎戰 敵萬縞素漠漠開風丨 韓 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
丨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丨越裳飛排瘴朔愁厚蓋丨山淨
江空水見丨潮陽南去倍長丨鱉拳一手支頭卧還把漁竿
下釣 **砂** 杜 透聽勿漏令不得開丹丨 **紗** 杜 不眠瞻白兔自過落鳥丨 **毿** 韓 於莬蹲於西
旗旄衛 **衙** 韓 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丨
毿丨 **牙** 韓 陽月時之首陰泉氣未丨靜濯明樁有所奉顧我
未肯置齒丨忍令月被惡物食枉于汝 **芽** 杜 背飛鶴子遺瓊蕊相趁亀離
口插齒丨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丨
入耨丨 韓 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丨二月初驚見艸丨早晚
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丨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
初萌 **涯** 杜 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丨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丨離龍見柳來爛醉是生丨世路雖多梗吾生
丨

亦有｜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韓）亞祥紛可録伊壽浩無｜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癉｜送生｜

撾（韓）嘈吰官夜鬭嘈㗊鼓蔟｜

槎（杜）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漢陰有鹿門蒼海有靈｜清動杯中物高瞻海上｜洲光與天遠直欲泛仙｜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

呀（韓）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王母閑以笑衛官助呀｜月蝕于汝頭汝口開呀｜

谺（杜）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

畬　琊　枒　爺　罝　鉈　驊　媧

緺　蝸　簽　枷　珈　勬　勫　麚

鴐　豭　蝦　騢　赮　蕸　艒　芭

丫　啞　耙　靶　乂　艖　鯊　茶

衺　閜　蛙　窊　汙　娃　窪　洼

哇　鬉　檛　琶　爬　杷　苴　椰

笆　楂

七陽

陽（杜）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昔我遊山東憶獻東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片帆左郴岸通郭前衛｜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三歎聚散臨重｜遠在劒南思洛｜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憶昔先皇巡朔方千騎萬乘入咸｜（韓）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儀射南陽公宅我睢水｜衡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

楊（杜）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斯文崔魏徒以我似坊｜（韓）平沙綠浪榜方口雁鴟飛起穿垂｜

揚（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未暇中安慰舍情空激｜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晃旗俱秀發旌旆肅飛｜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韓）和聲隨祥風宿鶩相飄｜壞畫星搖動旗分獸簇｜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雖獨有神靈無時停簸｜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

洋（杜）東至集辭西梁｜

詳（韓）中流上灘潭沙水不可｜

祥牲辭忍衰俗神其思降｜

翔（杜）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翺｜紫荊奇樂土鵰路翺翔｜羣凶逆未定側佇英俊｜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翺｜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翔｜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爛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韓）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平明脫身去快若驚鳥｜

良（杜）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徵起遠

遲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韓）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當今天子急賢｜

梁（杜）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鶺鶺西日照曬翅滿魚｜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佳美無與適側身望川｜薄收困用事玄冥蔚強

粱（杜）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

量（韓）但以一槩｜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韓）鷺鷥啄頭挫秋逸翻遺稻｜

糧（杜）會待妖氛靜論文鬢髮｜（韓）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

涼（杜）故人何寂莫今我獨淒｜色侵書帙晚陰過酒尊｜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暑雨晒蒸濕江風借夕｜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此行殿暑雨厭土閒清｜春陽雖人盡秋期燕子｜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簞｜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玉死鄉席高貴｜愁極本憑詩遣

興詩成吟咏轉淒｜干戈滿眼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學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韓】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唯此兩夫子家居率荒｜重雲閉白日炎爍成寒｜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

香【杜】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逃日江山麗春風花草｜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欅柳枝枝弱枇杷樹樹｜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市橋宮柳細江路野梅｜秋日野亭千橘｜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倏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

風｜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欲知趨走傷心地日想氛氳滿眼｜【韓】蘭之猗猗揚揚其｜穿沙碧簳淨落水紫苞

鄉【杜】中歲貢舊｜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餘寒折花卉根別滿江｜雖異非舊國春色是他｜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蒙蒙不可見況乃復舊｜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青春欲盡急還｜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韓】萬爵尚可求無為守一｜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

商【杜】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人生不相見動如參如｜

傷【杜】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司存何所比驕部默悽｜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時危人事急風逆

羽毛｜怒已獲在此多憂增內｜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東郊瘦馬使我｜當杯對客忍流涕不覺老夫神內｜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韓】不採而佩于蘭何｜又為我戰誰使死｜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不知聲兒愚那用故謗｜

湯【杜】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

觴【杜】昨者問瓊樹高談隨羽｜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主稱望雨難一擧累十｜【韓】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

殤【韓】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天｜

房【杜】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汝書猶在辟汝妾已辭｜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韓】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

防【杜】所插小籓籬本亦有隄｜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翅在雲天終

不違力微縉繳絕須｜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

章【杜】落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無私齊綱鍊久坐密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韓】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

嫜【杜】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

昌【杜】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

猖【韓】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拔｜

娼【韓】風流峴首客花艷大隄｜

羌【杜】致使岐雍防西｜東至集雜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

僵【韓】帝欲長吟哦故遊起且｜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

疆【杜】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韓】今狄之人將土我｜賜書寬屬郡戰馬陽鄰｜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

長【杜】用箭當用江寨出水｜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撿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霏紅洲蕊亂

拂黛石蘚丨遺廟丹青落空山艸木丨酣極古都閟憑高禁
篽丨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丨十鶴亦不辭感子故意丨欲
寄江湖客提攜日月丨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丨大江東流
去游子去日丨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丨公孫初恃險躍馬
意何丨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丨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丨
浮雲連陣沒秋艸徧山丨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丨艸滿巴
西綠臺城白日丨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丨假日從時飲明
年共我丨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丨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
丨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丨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丨白鬢
少新洗寒衣寬總丨曙角凌雲亂春城帶雨丨頗怪朝參懶
應耽野趣丨老畏歌聲短愁隨舞曲丨江總外家養謝安乘
興丨無人覺來往疎懶意何丨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丨車
馬何蕭索門前百艸丨老去一杯足誰憐屢舞丨上天無偏
頗蒲稗各自丨遠空秋雁滅半嶺暮雲丨螢鑒綠帷徹蛛絲
罥駿丨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丨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丨
暮春三月巫峽丨中有松柏參天丨冬至至後日初丨林花
著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丨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
一線丨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艸丨新亭舉目風景
切茂陵著書消渴丨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丨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丨控帶荊門遠飄浮漢水丨鵠鵠駱
流慢楫楫岸篠丨管彼植園木 **腸** 杜 肺萎屬久戰骨出熱
有根易爲丨長繫八尺空自丨 中丨訪舊半爲鬼驚呼
熱中丨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丨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丨愁愁委薄俗鬱鬱回剛丨性豪業
嗜酒嫉惡懷剛丨韓 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丨思之不可見
百端在中丨臣有一寸刃可刳凶暮丨頡乎謫誠能無以水
炭置 **場** 杜 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丨画手看前輩吳生遠
我丨 擅丨時清疑武略世亂跡文丨往昔十四五出遊
翰墨丨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丨兆門小箭好此物棄沙丨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丨朝廷任猛將遠奪戎馬丨吳牛力
容易並驅紛遊丨十二年 **張** 杜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丨
來多戰丨韓 勇士赴敵丨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丨足

以送老姿聊待偃蓋丨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丨預傳籍籍
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丨鵝鵝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
丨韓 廿載李愿向盤谷 **方** 杜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丨嗟
正月高唳巨辟爭開丨 彼苦節士素於圓繫丨黃夕黎
刀斗喧聲連萬丨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丨海內知名士雲
端各異丨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丨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
丨歎吸領地靈須洞半炎丨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丨迎水
自朝宗鎮名各其丨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丨我今日夜憂
渚弟各異丨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丨眼有紫燭丨看
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丨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
思補四丨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丨韓 五營兵轉
蕭千里地遙丨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丨平生無百歲岐路
有四 **坊** 杜 時出碧雞丨邛州 **襄** 韓 騰身跨汗漫丨 **驤** 杜
丨 崔錄事閒在果園丨 不著織女丨 絆
之欲動轉敧側此 **湘** 杜 泊吾隱世網行邁越瀟丨選曹分
豈有意仍騰丨 五嶺使者歷三丨至今分粟帛殺氣
吹沅丨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 **箱** 韓 牛不見服
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丨 丨馬頭谿深
不可厲借車 **將** 杜 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丨軍州體不一
載過水入丨 賤徵性所丨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丨詩
好幾時見書成無使丨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丨匣裏雌雄
劒吹毛任選丨大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丨春花不
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丨韓 仙官勅六 **漿** 杜 問答乃未
丁雷電下取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丨 巴兒女羅酒
丨韓 斗不抱酒丨剩手 **瘡** 杜 妖孽關東臭兵戈牽右丨上
拔鯨牙舉瓢酌天丨 感丸瘢焚下惻萬民丨隱忍枳
棘剌遷延胝跰丨天寒遠放 **亡** 杜 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
雁爲伴日暮不收烏啄丨 丨鬢衛編尊重徐陳略喪
丨直爲心厄苦久念與存丨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丨爽氣
不可致斯人今則丨帶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丨巡狩何寂寥
有虞今則丨韓 少知 **忘** 杜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丨庾信
誠難得純粹也已丨 哀雖久何願好不丨剡谿蘊秀異

欲罷不能｜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禊同諸父長兕望當衣｜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物情猶可見詞客未能｜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武侯祠堂不可｜【韓】誠不如雨｜驕女未絶乳念之不能｜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

芒【杜】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韓】驚波暗合皆星宿爭翻｜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神仙有無何眇｜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隳眇｜

望【杜】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紫蓋獨不朝爭長嗟相｜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避寇分散飢寒永相｜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韓】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戢鱗委翅無復｜

牀【杜】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臨軒下馬坐人｜去歲茲辰捧御｜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韓】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

莊【杜】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

粧【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

裝【杜】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

常【杜】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守桃嚴具禮掌節鎮非｜泂擊惜邦本哀矜存事｜【韓】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且況天地間大運自有｜

裳【杜】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文利低几杖垂實礙衣｜倫禪限酒肉卒伍單衣｜騎驟棄榆川照我征衣｜哀笳猶凭几鳴笳竟曙｜艸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鄰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兒月濕衣｜

嘗【杜】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烏麻蒸續啲丹橘露應｜不通姓氏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韓】藜羹尚如此肉食安可｜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

霜【杜】燕辭楓樹日雁渡秋城｜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清風為我起洒面若微｜榮華敵勤業歲暮有嚴｜剕揚風土暖肅肅候微｜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紫塞寧論尚有｜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韓】奔流疑激雷驚浪似浮｜

驦【杜】聞說眞龍種仍殘老驌｜

牆【杜】為問南谿竹抽梢合過｜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檣雨亂淋幔山雲低度｜森羅移地軸妙絶動宮｜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城上春雲覆苑｜骨骼硉兀如堵｜

檣【杜】使臣來驛道城日避烏｜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

槍【杜】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

鶬【杜】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鶬｜

筐【韓】東蹈燕川食曠野有餽木蕨芽滿｜

王【杜】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回首中丞座馳箋異姓｜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百官跣足隨天｜天下盡化為侯｜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韓】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

央【杜】巨石水中｜鼻酸朝未｜為嚴猛士守未｜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

鴦【杜】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野

吐連蛺蝶江攬俯鷙｜**殃**【杜】羈旅推賢聖沈綿抵咎｜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韓】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強**【杜】挽弓當挽｜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一夜水高二尺｜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韓】凡公四封既富以｜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芳**【杜】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晤｜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艸｜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江亭晚色靜年｜籬邊野外多衆｜絳唇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韓】窮冬百艸死幽桂乃芬｜**妨**【杜】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貧賤人事略經過歎泳｜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狂**【杜】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尚憐詩警策

猶憶酒顛｜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韓】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早賤不敢辭忽忽心如｜旁無壯士遺屬和遠憶盧老詩顛｜**唐**【杜】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韓】桃源之說誠荒｜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塘**【杜】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堂**【杜】西郊向艸｜趨庭赴北｜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諮許辭中禁慈顏赴北｜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艸｜馬知二十載重上君子｜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艸｜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忭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歸來觀命駕沐浴休玉｜避賊今始歸春艸滿空｜沱水流中坐岷山到北｜麒麟塚淺井蚯蚓上深｜萍飄忍流涕衰颯近中｜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干戈還解纜行止憶垂｜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采擷細琐升中｜萬里橋西一艸｜广成已

息陣堂｜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韓】命車載之于引坐下中｜流水繞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郎**【杜】訓諭青衿子名慚白首｜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令弟雄軍佐凡材汙省｜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寘身來蜀地同病得韋｜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抱病江天白首｜馬上誰家白面｜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郡｜【韓】微入中臺作侍｜**廊**【杜】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岩｜**浪**【杜】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時應念衰疾書疏及滄｜舞趨吳太伯撫事淚浪｜百花潭水即滄｜**琅**【韓】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狼**【杜】翠華擁吳嶽螭虎噉豺｜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鎗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硠**【韓】垠崖劃崩豁乾坤擺僴｜**當**【杜】不及父

祖塋纍纍塚相｜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數日不可更禁｜攀龍附鳳勢莫｜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韓】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我材與世不相｜**璫**【杜】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倉**【韓】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韓】家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雀鼠偷太｜**蒼**【杜】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烈火中夜發高煙燋上｜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石林蟠木府百里獨蒼｜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韓】條山｜**岡**【杜】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清朝遺婢僕寄詬渝崇｜君看束練去亦得歸山｜呼鷹阜櫪林逐獸雲雪｜【韓】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綱**【杜】重

鉄鉞割據輕權絶紀｜暫領不樂人提携頫存｜才定贈推
薦君行佐紀｜安得壯士提天｜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
泥塽 **桑** 杜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平原獨憔悴農力費
紅｜耕｜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韓 行拙于版付永
相不待彈 **喪** 杜 開子高第日 兄復烱促傺激烈恩
劾還耕｜ 日從相公｜ **康** 杜 時｜敢爲故林去黎庶
猶未｜聖哲體仁恕宰縣復小｜韓 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
｜飲食爲減少身體豈寧｜輒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關致
時 **慷** 韓 獨居久寂默相對聊慨慨｜閉門 **荒** 杜 應愁江樹
｜ 長安三日雪推書撲華歌慨｜ 遠怯見野亭
｜入情見非類田家戒其｜窮愁立日觀鵠首望八｜遥聞
出巡狩早晚遍遐｜玉湖風流遠閭廬丘墓｜美人娟娟隔
秋水濯足洞庭望八｜韓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孔丘死
已遠仁義路久｜紅旗照海壓南｜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
連雲艸 **肓** 杜 大軍載艸艸 **黃** 杜 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
樹｜ 㶁瘵滿肓｜ ｜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

杜律韻類卷中之中　下平七陽

｜寂莫壘山道清秋艸木｜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萬國
在沃野苦見塵沙｜終然振撥損得條千葉｜靈嶽罩天
錦城曛日｜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滿歲如松碧同時
菊｜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植梨且綴碧梅杏半傳｜春
欲隨君去形勢反蒼｜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隴州蘭蕭
白洮雲片片｜毛爲綠縹兩耳｜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
見眞乘｜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寒輕市上山
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韓 河水｜號呼久乃至夜清十里｜
簧 杜 喧然名都會吹簫開笙｜絶筰 **璜** 韓 鶩肪 **皇** 杜 青
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 截佩｜
君用幽意白日到羲｜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挑戈憶勾
褭渡淅想泰｜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身退卑周室經傳
報漢 **煌** 韓 馳辭對我策 **遑** 韓 君何爲 **篁** 杜 參錯走洲
｜ 章句何煒｜ 乎赤進｜ 渚春容峽林
卜 韓 嗟余有兩 **隍** 杜 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 **凰** 杜 遲
耳未省聽緣｜ 旗亭壯邑屋烽櫓蜡城｜ 久出

駢驥崑山生鳳｜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下流匪珠玉擇
木羞鸞｜十齡思即引開口詠鳳｜醉客霑鸚鵡任之語鳳
｜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韓 丹穴 夜聞
五色羽其名爲鳳｜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 **徨** 韓 汴洲亂
逃辭行 **光** 杜 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清秋便寓直列宿
傍｜ 頓輝｜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青春動才調
白首缺輝｜巴城添淚眼今夕復清｜攻席臺爲迴留門月
復｜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电
初置醴地奏賦入明｜如何有奇怪每夜吐紅｜諸舅剖符
近開緘書札｜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朝逢富家葬前後
皆輝｜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荆玉簪頭冷巴箋染翰｜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今夕復
何夕共此燈燭｜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空山樓閣暮春
｜鼎鼎行雲浮日｜衰老應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見
人慘淡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
漢凝清｜韓 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拾酒去緗錦共吟一

杜律韻類卷中之中　下平七陽

日｜自從公旦死千載閟其｜短 **行** 杜 十五男兒志三千
弊二尺便且｜驅鹵朝出開明｜ 弟子｜高举殊絶少
沈鮑得同｜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共指親戚大總麻下
夫｜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冬
逐萍流轉來書細作｜冥晴鷗更舞風逆雁無｜頻繁命屢
及磊落字百｜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不息豺虎鬭空慚
鵷鷺｜翠屏縈座曲雲鬢儼成｜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
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五聖連龍袞千官列雁｜五更三
點入鵷｜韓 當今賢俊皆周｜是時新晴天井溢誰
把長劒倚太｜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 **航** 杜 白
牛車遠近且欲上慈｜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橘井舊地
宅仙山引舟｜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洮牛審雲雨如馬
戒舟｜韓 從觀斧鑿痕不膻治 **頏** 韓 乞君飛霞珮 **茫** 杜 惜
水｜黃昏大泥水欲邀翔舟｜ 與我高頡｜
哉形勝地回首一茫｜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天意存傾
覆神功接混｜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飲酬視八極俗物

都茫｜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靈虛點綴沙艸得微｜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吞聲勿復道眞宰意茫｜風吹花片片春漲水茫｜九州兵革浩茫｜再平水土犀奔｜(韓)東南出陳許陂澤平茫｜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

忙(杜)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張后不樂上爲｜(韓)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窮探極覽頹恣橫物外日月本不｜

臧(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韓)汙穢豈有｜

囊(杜)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氣衝看劒匣頓脫撫錐｜試吟清玉案莫羨紫羅｜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

傍(杜)秋成玄圖外景物洞庭｜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彭門劒閣外號略鼎湖｜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

｜功夫競搰搰除艸置岸｜渴日絶壁出漾舟清光｜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東飛駕鵞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韓)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習之不遺去館置城西｜

滂(韓)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

昂(杜)辯辯苦不展羽翻困低｜久客幸脫免藁年慚激｜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繪事功殊絶幽襟興激｜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韓)劃然變軒｜道邊艸木花紅紫相低｜闇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

藏(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劉表雖遺恨麗公至死｜玉潤終孤立珠明得闇｜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韓)蘧寗知卷舒孔顏識行｜又如李侯竟不

能方冬獵入崔嵬｜

颺羊痒胖鍚暘佯徉

庠膷魴樟彰漳鄣麞

璋菖閶倀蜣慶姜薑

韁橿萇粻穰禳攘瀼

瓤勷肪相緗廂纕蔣

漿醬創桒鎡娘償鱨

鸉爽戕嬙薔鏘蹌蹡

斨搶匡眶劻泱秧蝗

餹棠粮筤榔蜋簹鐺

艡襠滄剛亢肮鋼糠

甋盂潢艎蝗惶洸儣

鍠汪迋桁卬砊饟贓

牂彭彷駉卬

八庚

庚(韓)韶曙遊勝賓賢朋戒先｜

鶊(韓)菩黑老黃鸝麥黃韻鸝｜

賡(韓)風朗誰復｜

更

【杜】汀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水欲三|久拚野鶴如霜鬢遮
莫膝雞下五|【韓】遲延三十日及坐達五|中途安得返一
日不 羹【杜】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向來吟橘頌誰與討
可、真：振我粗席塵媿客茹藜|滑憶彫胡飯香聞
錦帶|【韓】羹 杭【杜】柴扉臨野碓半濕擣香| 坑【韓】隱伏
鮮沸池|【韓】庵霜膾玄鯽淅玉炊香| 饒氣象
興潛示 盲【韓】困衛株耕|側身上視谿谷|目窈窈兮其
堆| 凝其|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虻【韓】躍犬疾鸇鳥 甿【韓】宅土盡華族 橫【杜】不違銀漢
呀鷹甚飢| 遑叩閑强| 落亦伴玉繩
|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狐狸
何足道豺虎正縱|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欹羅仰天歎
四座淚縱|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歎息當路子干戈尚
縱|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浸
冀健筆意縱|豺狼在野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渭水秦
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韓】貪饕時學[illegible]

史秉 飃【韓】靈橎望高閒 觥【韓】神助酒杯|秋 彭【韓】天
縱|龍駕闘鼓| 攏玉版聲彭|、年徒
荻 蟚【韓】驚魂見蛇蚓 棚【韓】曰蛾飛舞地 輣【韓】慶流蟷
觸嗅值蝦| 幽叢落薄| 彊鵲城堞
捎轅 搒【韓】撤幽 脝【韓】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 𩭏【韓】
|尾交| 淵旋皮卷縮苦鬪腹彭| 嘮
私誓伏臘騙 撐【韓】摧抓餓狐|赤龍黑烏 瞠【韓】瘴肌坐
明出痒| 燒口熱翎縮洞倒血擠| 空|
鐺【韓】玉嗁 槍【杜】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 英【韓】詺下
隳猎| 【韓】文昇相照灼武勝屠欃| 諸郡國
歲貢鄉曲|瑤瑤巖木葉翡翠開園| 韺【韓】咸律及郊至
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 古音命韶|
瑛【韓】葳蕤 傖【韓】纚縰 崢【韓】高言 烹【杜】三月師逾整
綴藍| 逐觴| 軋實| 孤兒勢就|家
中厭雜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韓】函珍極東|還
家勅妻兒具此煎炮|我來響髭自宜味南| 平【杜】水

天傑日短風浪與雲|相帰俯身盡妙取略地|必見公侯
復終聞盜賊|忽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從弟人皆有終身
恨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
為功饒斷石且就土微|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我軍取
相州日夕望其：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宸極祆星動園
林殺氣|門前八灘渾欲|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
昇|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綿州副史著柘黃
我卿掃除即日|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韓】沙
篆印迴|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
|武帳虛中禁玄堂掩太|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開龍
聽其去鬱屈尚不|不關破賊須帰奏自赴新
年賀太|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 評【韓】順居
抑橫免、苹【韓】掃滌谿曠聯 京【杜】忽激動四極聯翩收| 無鬼瞰
官| 騁遥略苹| |有使帰三峽相過問兩
|素慢隨流水帰舟返舊|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就糧
近故壘練卒依舊|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肅宗昔在靈

武城指揮猛將收咸|【韓】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
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 麖【韓】羽
空顛雉鷄血 驚【杜】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閱書百紙盡
路迸狐| 落筆四座|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思
飄雲物外律中鬼神|涼飇振南岳之子寵若|關山同一
照烏鵲自多|不覺羣心妒休牽衆眼|此馬數年人更|
空山獨夜旅魂|【韓】自非絶殊尤難使耳目|揭來岐山下
日暮邊鴻|之眾南山來文字得我|其餘數十種莫不可
歎|火輪飛 荆【杜】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記室得何遜
出客心| 韜鈐廷子|坐難上樹木始聞叩柴|泥
塗豈珠玉環堵但柴|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吾
徒且加餐休適蠻輿|【韓】蔔苜從大漠楓楠至南| 明【杜】客
睡何曾著秋天不肯|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郵春雨外
急鄰火夜深|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嗟此病江漢不復
謁承|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
羨衣問行在走馬向承|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常時任

題海秋至飯分｜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淸｜鶴樓愁裏見二十四廻｜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寒氷爭倚薄雲月避徹｜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舡｜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氣沈全浦暗輪側半樓｜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山頭落日半輪｜午時起坐自天｜鸕鷀灘灘莫漫喜我與汝曹俱眼｜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韓】黃帝有四目帝舜重其｜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悠悠偃宵寂𩫖𩫖抱秋｜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帰來身已病相見眼還｜四面星辰著地｜毛色桃花眼鏡｜頹水嵩山刮眼｜五月榴花照眼｜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長年是事皆抛盡今日欄邊暫眼｜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

明【韓】蒙休賴先｜

鳴【杜】鸝鶊乘時去駢驪顧主｜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不知萬乘出雪涕

風悲｜竦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豈有四蹄疾于鳥不與八駿俱先｜【韓】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秋天笳鼓歌松柏徧山｜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時于蚯蚓竅微作蒼蠅｜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群｜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嗟我檳南海無由助飛｜夜半金雞啁哳｜誰人教解百般｜池岸艸間蚯蚓｜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婁酬大肚遣一飽飢腸徹死無由｜

鵬【韓】咏場鬪桴｜｜

棖【韓】忝從拂天｜

掁【韓】裂腦擒搓｜

榮【杜】端午被恩｜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迮汲俄寵辱衛霍竟哀｜豁云充君褥承君終宴｜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韓】膏理易滋｜予今四美具宴大華亦｜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下負明義重上孤朝命｜敗虞千金棄得比寸州｜

瑩【韓】運輝照曜｜

蠑【韓】瘦頸鬪燼鶴蜿垣亂蛛｜

兵【杜】豈惟偃甲｜詔發西山將秋也隴右｜

沔汜游江漢鶴樓尚甲｜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來塡腸自盡氣橐直阻｜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王子思帰日長安已亂｜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君見窮途哭宜憂阮步｜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無有一城無甲｜四海十年不解｜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韓】精神驅五｜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散燒煙火宿天｜

兄【杜】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韓】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

卿【杜】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抄纂期元宰殊恩且列｜成都猛將有花｜【韓】答云皆冢｜

生【杜】漁樵寄此｜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面上三年土春風艸又｜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艸｜遲添沙面出湍減石稜｜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入河蟾不沒擣藥兎長｜關口取將相小心事友｜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一逕野花落孤邨春水｜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先皇弓劍遠小臣餘此｜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滄溟恨衰謝朱紱負平｜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老親如風昔部幽异平｜江郡獨帰處寂莫養殘｜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江艸日日滇愁｜二月六夜春水｜臥病江湖春復｜無數春筍滿林｜樓上炎天氷雪｜用如快鶻風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能全｜可憐先不異枝莫此物娟娟長遠｜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墨心未實

塠時落潜而青苔先自｜【韓】有知無知今爲死爲｜高居朝
聖主厚德載覆｜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乃選二十縣試
官得鴻｜蝶相黏爲山百十各自｜更遣將詩酒誰家送後
｜豈計休無日唯應盡此｜無曰既蹙矣乃尚可以｜藕梢
初種已齊｜堯時大水浸十 **甥**【杜】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
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 ｜【韓】綴戚觴孫｜
笙【杜】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 **猩**【韓】䰟麻撮狗蝨 **牲**
【韓】敗辭剝寒月折篁簫遺｜ 郵稚啼禽｜
肯考鐘饋肴核 **檠**【韓】柹紅蒲萄紫肴果相扶｜ **擎**【杜】藥
鼓侑牢｜ 窓綃疑闊豔妝燭已銷｜ 許鄰
人劉書從稚子｜ **鯨**【杜】燕薊奔封豕周秦蜀駭｜開纖風
湖嵌費携｜ 濤湧中有掉尾｜【韓】窺奇摘海異恣
天｜ **勍**【韓】心貪 敵無｜ **剠**【韓】恩煦 完刖｜ **迎**【杜】四郊失雛龖虛館閒
逢｜江闊邀賓許馬｜
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韓】遐睎縱逢｜司徒東
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

來 **行**【杜】戍鼓斷人｜羣烏自朝夕白馬休橫｜愁窺高鳥
｜過老逐衆人｜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正解柴桑
纜仍看蜀道｜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幽燕唯鳥去商洛
少人｜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帶甲滿
天地胡爲君遠｜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內人紅袖泣王
子白衣｜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府帖
昨夜下次選中男｜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肺肝若稍愈
亦上赤霄｜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寂寞春山路君王不
復｜ ｜從事何蠻貊居官志在｜閒
道巴山裏春船正好｜累日喜得俱東｜柴門密掩斷人｜
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
騏驎地上｜【韓】搜尋得深｜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鬻賢
如惠文骨眼相負｜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我名屬相府
欲往不得｜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願君莫嘲誚此物方

施｜玉川了涕泗下中庭傷｜此循不自保吾道何由｜落
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忽然分散無蹤影唯有魚
兒作 **衡**【杜】避遲戀屈宋渺渺臥荆｜徑欲依劉表還疑厭
隊｜ 禰｜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使者求顏闔諸公
厭禰｜【韓】黃 **珩**【韓】懸長巧紐翠 **蘅**【韓】通波物鱗介 **耕**
圍繫門｜ 象曲善攢｜ 疏畹富蕭｜
【杜】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瓦卜傳神語畬田 **鏗**【杜】李侯
費火｜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 有佳句
往往似陰｜【韓】蔓涎 **硜**【韓】鼎聚任詩趣 **萌**【韓】秋瓜未落
角出縮樹啄頭敲｜ 焉能守硜｜ 蘿凍芋強抽
｜岸殼坼字兆 **甍**【韓】帳廬 **紘**【韓】籠原市留｜ **宏**【韓】是
野鋌漸豐卜 扶棟｜ 朝冠飄彩｜ 惟禮
名溢水川 **閎**【韓】冥舟 潚發｜ **嶸**【杜】築居仙飄渺旅食歲崢｜【韓】
表裏｜ 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携諸吏上
學 **莖**【韓】化蟲 **丁**【韓】桑變忽蕪蔓 **瞿**【杜】潘匙兼暖腹誰
｜枯猢｜ 樟栽浪發｜ 欲致杯｜【韓】何當

出灰炮無計離餅｜哇 **鶯**【杜】卑枝低結子接葉暗 **櫻**【韓】削
肥剪韭薤陶囷妝盆｜ 巢｜【韓】嬌聲弄雛｜
縷穿 **嚶**【韓】吐芳 **儜**【韓】始知樂名教 **獰**【韓】惟蛇舊所識
珠｜ 類鳴｜ 何用苦拘｜ 寶憚口眼｜桑
蠖見虛指穴 **琤**【韓】泉音 **砰**【韓】馳門填偪仄 **抨**【韓】箭出
貍鬧鬬｜ 玉琮｜ 競墅輾砯｜ 方驚｜
繃【韓】爵勳逮僮隸 **轟**【韓】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鏗｜飲食
簪笏自懷｜ 豈知味絲竹徒轟｜蜀雄李杜拔
嶽力雷 **泓**【韓】掘雲破嵽嵲 **橙**【杜】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
車｜ 採月漉坳｜ ｜【韓】調以鹹與酸芼以椒
輿｜鴻頭排刺 **爭**【杜】廢邑狐狸語空郵虎豹｜群雖亚亂
笑豔鵜攢環｜ 叫客至雞鬬｜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
｜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路幽必爲鬼神奪杖劒或與蛟
龍｜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韓】捨心捨遂｜唯
求文章寫不敢妬與｜謬 **箏**【韓】書飢聲魚齒 **清**【杜】併照
當鼎鼐間妄使水火｜ 紀盛播琴｜ 巫山出

新窺楚水丨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丨凝然大賢後復見秀
骨丨縱被浮雲掩終能永夜丨數有關中亂何曾劒外丨自
天兩崩濕嵩暑著來丨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丨魂斷航舸
失天寒沙水丨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丨客子庖廚薄江樓
枕席丨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丨寮淚吟笳發蕭條別浦丨
野川流荒白春流泯泯丨艸木歲月晚關河霜雪丨天上秋
期近人間月影丨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丨色阻金印大興
含滄溟丨郴州頗涼冷橘井尚凄丨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
丨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丨淼潤林塘密衣乾枕席丨杖藜
從白首心跡喜雙丨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丨松悲天水冷
沙亂雪山丨露下天高秋水丨幕府秋風日夜丨樓下長江
百丈丨湖月林風相與丨洛陽大道時再丨吹笛秋山風月
丨龍起猶聞晉水丨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丨杖
鉞秦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丨【韓】芳茶出蜀門好酒濃且
丨沉洛晨朝水自丨

情【杜】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丨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丨登山雖自棄覩闕尚含丨一時今
夕會范里故鄉丨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丨不願論簪笏悠
悠滄海丨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丨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
丨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丨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丨奈何
田舍翁受此厚貺丨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丨於莬侵客恨
粔籹作人丨觀乎春陵作歎見俊哲丨農事聞人說山光見
鳥丨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丨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丨家
遠傳書日秋來為客丨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丨江山少使
者笳鼓凝皇丨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丨異時懷二子春日
復含丨菊蔬凄疎放松林駐遠丨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丨
衰年病秪瘦長夏想為丨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丨羈旅知
交態淹留見俗丨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丨眼枯却見骨天
地終無丨鳥鵲荒郊暮雲霞過客丨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
丨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丨巫峽泠泠非世丨英雄割據非
天意霸主并吞在物丨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丨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丨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
不至雁無丨【韓】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丨飲中相顧色送後

獨歸丨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丨
責躬非我罪不敢豈非丨鄙夫忝縣尹媿慄難為丨况及此
河驛悽然自傷丨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丨長令
奴僕知饑渴須著賢良待此丨人間有累不可任依然惜別
難為丨

晴【杜】湖關兼雲霧樓孤屬晚丨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丨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丨【韓】非首
共絡丨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丨纖纖晚雨不能丨

精【杜】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丨【韓】吹簸飄飄丨磨
礱去圭角浸潤著光丨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丨人
皆識造次我獨嘗專丨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丨

蜻【韓】喻
嗔逐風乙躍視舞睛丨

睛【韓】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丨

菁【韓】如瓜煮大卵比線茹芳丨

晶【杜】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丨【韓】哀魏魔馱景冽唱凝餘丨

鶄【韓】將身親魍魎浮跡侶鷗丨

旌【杜】庭空六
馬入馱驍揚旗丨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丨尚思歌吹入千
騎把筧丨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丨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
丨擬絕天驕拔漢丨秋風嫋嫋動高丨【韓】食家行鴞
鴞寵族飫弓丨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丨

盈【杜】人
藏紅粟丨李尚死岐陽實以驕貴丨【韓】強懷張不滿弱念缺
已丨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丨幸自同斵但隱約何須相倚
駒輕丨

楹【杜】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丨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丨【韓】羣鳥巢庭樹乳雀飛檐丨劒石猶竦檻欹
材尚挈丨

瀛【韓】飛橋上架漢繚岸俯規丨

籯【韓】傳經儷金丨

鸁【韓】益大聯漢鏚聲初邁周丨

營【杜】野曠呂蒙丨箭入昭陽殿笳鳴細柳丨張弓倚殘嘌
不獨漢家丨豈意賊難料歸心思散丨干戈知滿地休
照國西丨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丨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
丨故鄉嗁不得地入亞夫丨舊防敗走歸其丨【韓】構雲有高
丨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丨雙燕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丨

瑩【杜】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驟丨【韓】古藏四二
丨丨

嬰【杜】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丨炯炯一心在沈沈二豎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丨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

丨【韓】斯鮮丨人地日浴而朝
互探丨 **纓**【杜】廷訴請丨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丨空餘老
賓客身上塊鬠丨【韓】類 **瓔**【韓】金星 **貞**【杜】顏回竟短折賈
招繚綢䋼羈萃伏衿丨 隨連丨 誼從忠丨【韓】龍旄
奉環偽守封跋忠丨任 **楨**【杜】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丨【韓】
冷足自安遭焚意彌丨 青膚聳瑶丨昨聞詔書下權公
竹邦 **禎**【韓】擁終 **赬**【韓】刈熟 **檉**【韓】良材 **偵**【韓】里儒拳
丨 儲地丨 擔肩丨 捕杉丨 足拜土怪
悶辨 **成**【杜】牛得耕鬚亦丨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丨胡馬
丨 大宛名鋒稜瘦骨丨前王作綱罟設法害生丨毫
疑無遺恨波瀾獨老丨渚蒲隨地有郵徑逐門丨客從西北
來遺我翠織丨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丨諸葛蜀人愛文翁
儒化丨渴㵎縋初秋敧斜坐不丨□□□海為客羸瘵丨
高飛燕雀賀新丨吾聞良驥老始丨庾信文章老更丨牛畫
哶田豐亦丨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丨翠瓜碧李
沈玉甃赤梨剖匈寒露丨【韓】絲窠掃還丨竊喜復竊歎諒知

有所丨殺身諒無補何用荅生丨枝間時見 **盛**【韓】黑秬鑠
子初丨司空遠寄養初丨莫道盆池作不丨 豐丨
城【杜】江深劉備丨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丨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丨落景閒寒柝屯雲對古丨星落黃姑渚秋
辭白帝丨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丨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
丨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丨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丨圭竇
三千士雲梯七十丨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丨松柏邛山路
風花白帝丨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丨含星動雙闕伴月落
邊丨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丨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丨親
朋盡一哭鞍馬去孤丨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丨晉室丹陽
尹公孫白帝丨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丨南紀連銅柱西江
接錦丨由來貔虎士不滿鳳皇丨受詞劒閣道謁帝蕭關丨
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丨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丨壓塵犯
雪嶺鼓角動江丨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丨梢下巫山峽猶
銜白帝丨設備邯鄲道和親邏逤丨都將百年興一望少江
丨逸雲疎雨過高丨秉濤鼓枻白帝丨韓公本意築三丨白

帝澳州各異丨天下郡國向萬丨祿山北築雄武丨已收滴
博雲間戍更奇蹉遼霄外丨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
帝 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丨十年戎馬暗萬國
異域賓客老孤丨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丨【韓】辛
狠狠貪以口腹丨玆疆稱都丨馳驅公事退聞子適及丨為
高武回首一望豫章丨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丨乘然下汴
水東去趁彭丨早晚飛來 **誠**【杜】人頻墜涕炭公豈忘精丨
入錦丨鄙城辭罷過襄丨【韓】淑顏洞精丨何能究歡撫
庶以露厭丨世界忽進慮外憂送 **呈**【韓】恭聊微微丨常樂
侵丨鳥有償冤者終年抱丨丨 馬甲杵闘以怪自丨
珵【韓】䗶繩覘娥婺
閟艸擷璣丨 **程**【杜】以玆淑主願庶或裨世丨南海
春天外功曹幾月丨服飾定尊卑
大哉萬古丨宿漿依農事郵籤報水丨艱難須上策容易即
前丨欲哭俱在曉行遊有期丨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
片時丨【韓】殊私得逾丨而我抱重罪孑孑萬 **酲**【韓】矯應如
里丨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丨 在宿賴意

若舍 **聲**【杜】秋邊一雁丨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丨淒涼餘
丨 部曲爆赫舊家丨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丨舟鵲
排風影林鳥反哺丨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丨蟻浮仍臘味
鷗泛已春丨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丨卷簾殘月影高枕送
江丨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丨孤
舟似昨日聞丨同一丨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丨誰家巧作
斷腸丨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丨【韓】湍瀾亦騰丨
耳肅肅冷聽不聞丨館實使讀書山有求歸丨此都自周公
文章繼名丨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丨暮暗來客去羣囂各
收丨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丨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丨從
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丨春風紅樹驚眠處似
妬歌童作艶丨投竿跨馬踏歸路纔到城門打鼓丨 **鉦**
【韓】僧孟 **征**【杜】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丨永嘉多北至句漏
敲曉丨 且南丨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丨湖雁雙雙起
人來故北丨敢遣漁父問從此史向…密論貞觀體揮發岐
陽丨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丨老夫從欲東南丨武陵一曲

想向｜【韓】田毛樂竟｜去 輕【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
行秋露下鷗旅逐東｜｜擁壞不到水牧馬役亦｜文
跡丹砂重韶州白葛｜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瀟灑花絮
晚菲菲紅素｜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鄉鼓時時急漁舟
箇箇｜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
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竹披雙耳峻風入四蹄｜煙花山
際重舟楫浪前｜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空餘金椀出無
復繐帷｜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
｜見賊唯多身始｜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身
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來｜【韓】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
｜形模婦女笑 名【杜】宮衣亦有｜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
度量兒童｜漸專交遊絕幽居不用｜洞庭猶在
目青艸續爲｜淩迤羅水族瑣細不足｜目從都邑語已作
老夫｜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
賢良婦盛族吾舅盡知｜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吾人淹
老病旅食豈才｜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宅入先賢傳才

高處士｜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
｜世儒多汩没夫子獨聲｜蜀江楚峽混殊｜學語小兒知
姓｜才微歲老尚虚｜浣花谿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
【韓】春醪又丁｜功曾上言公是月當登｜之子去須吏赫赫
雷盛｜何慚剩客傳不著報讐｜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
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小虫無數不知｜汝于此時若食
日雖食八 令【韓】謂公吾父孰違公｜知 并【杜】時觀錦水
九無嗄｜恥足爲勇晏然誰汝｜釣問俗終相
｜【韓】猕羞螺螄｜不祈靈珠報幸無 栟【韓】遶苞 絣【韓】賽
嫌怨｜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樹蕉｜餅木
盤簇轂妖 傾【杜】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流霞分片片消
藤索｜滴就徐｜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米墨朝
共落檢楠夜同｜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米爐風颼急去
擧山嶽｜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作詩呻吟内墨淡字欹
｜殘尊下 縈【韓】羣采 餳【韓】稠凝 瓊【韓】酣歡雜弁刊繁
爲後同｜誰統｜碧浮｜價流金｜

蕿【韓】蘅落奠鴻竹 惸【韓】猛艷牛馬樂 騂【韓】馬毛錦斑
越叫吞 參差席香｜奴殘鳧鷖｜｜肘腋始發
面汗｜ 喤【韓】椒蕃 鍠【韓】泥像對騁怪 祊【韓】刑養積餘
汗喤｜錢鉦訴春｜健孝思事嚴
｜ 聣【韓】鼻偷困淑郁 趟【韓】得雋娜虎健 鬤【韓】折尺大
眼剽强耵｜相殘雀豹｜跟蹄麼壿
怒鬆
｜

阬瓃霙枰萍甠桁硜
牼坭胡鸚韄攖錚鎗
怦軯栟伻弸訇鍧薨
瞪羸攖蟶郕裎正鯖
洺伶頃婷觧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中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下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九青

青【杜】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馬首見曈亭高山擁縣｜封侯意疎闊編簡爲誰｜我嗟黑頭白君看銀印｜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藥條藥甲潤青｜渚蒲芽白水荇｜雲水長和島嶼｜憑軒忽若無丹｜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韓】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山翠相凝綠林煙共冪｜雨後來更好繞池偏青｜泉紳拖修白石劒攢高｜池光天影共青｜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

鯖【韓】惡嚼嚌腥｜

經【杜】佳衡常引｜二子踐同日諸生困一｜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平生耽勝事吁怪始初｜余見亂離不得已予知出處必須｜【韓】池邊臨倒照檐際送橫｜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街東街西講佛｜淡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

涇【杜】轗軻辭下杜飄飄凌濁｜文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韓】峨豸豨備列伏蒲媿分｜

形【杜】豈徒恤備享尚謂求無｜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坎風動關塞高臥想儀｜臥病識山兆農知地｜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旌凍青山惻暇舉根居陰地怯成

｜【韓】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首叙始識面次言後分｜未尚叅遠氣半上霧孤｜徑圓千里納一眸｜何處養女百醜｜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

刑【杜】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韓】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币何處逃汝｜

陘【韓】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

娙【韓】趙燕錫婞｜

硎【杜】掘劒知埋獄提刀見發｜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遺辭必中律利物常發｜【韓】魚鱗欲脫背虬光先照｜貌鑑清溢匣眸光寒發｜

庭【杜】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户｜【韓】幽坐看侵户閉吟愛滿｜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禮終樂亦闋相拜送于｜撞鐘吹螺鬧宮｜

筳【韓】微誠纂橫草瑣力摧撞｜

廷【杜】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文章開窔奧遷擢潤朝｜【韓】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

霆【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驚｜不知誰人暗相報勿然振動如雷｜

亭【杜】漂泊猶杯酒踟蹰此驛｜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色過棕亭入草｜天畔羣山孤草｜春光淡沲秦東｜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韓】清潔雲間路空涼水上｜急時促暗棹戀月雷虛｜

停【杜】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枓畫還似急烽火未全｜【韓】過隅鷺桂側當午覺輪｜溪郊避兵亂雖岸連門｜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從叟翊至洛逕走不及｜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盤瀉未｜家家

少年豈知道來 **亭**【杜】居然赤縣立 **婷**【杜】嘆人看騕褭不
繞百帀脚不｜ 臺榭爭名｜ 嫁惜娉｜空中右
白虎赤節引娉｜【韓】牖 **丁**【杜】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冠
光窺寂莫砧影伴娉｜ 王薄行跡莫學冷如｜借問新
安吏縣小吏無｜宮臣仍點染杜史正零｜【韓】結 **馨**【杜】舊
友子讓抗請師我慚｜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 都俄
望幸清廟肅惟｜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千秋一拭淚萼
覺有微｜【韓】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愁犺酸骨死怪花鮮
㻛 **星**【杜】喧呼閱使｜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萬象皆春
｜ 氣孤槎自客｜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天上張公
子宮中漢客｜迴迴偃飛蓋熠熠逆流｜滄海先迎日銀河
倒列｜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
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宮女曉
知曙祠官朝見｜應論十年事愁絶始星｜北風隨爽氣南
斗避文｜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南極老人自有｜寂莫
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韓】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輝斜通鋅綵彩碎射磧
｜朝不日出今夜不見月與｜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
幾多｜黃冠道士亦講 **腥**【杜】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華
說座下寒落如明｜ 夸相混合宇宙一羶｜【韓】棄枯
摘野艷沈 **醒**【杜】流寓理豈愜窮愁醉不｜日兼春有暮愁
細抽潛｜ 與醉無｜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哀歌時
自惜醉舞為誰｜軟沙攲坐穩冷石醉眠｜尋常絶醉困臥
此片時｜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
｜衆賓皆醉我獨｜多病長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韓】
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獨坐殊
未厭孤斟 **俜**【杜】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 **靈**【杜】先帝昔
詎能｜ 【韓】磴蘚澾拳跼梯颷颷伶｜ 晏駕茲山
朝百｜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壯夫思敢決哀詺惜精｜
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韓】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荒餐
茹豨蟲幽夢感湘｜華山女 **玲**【韓】紫樹雕斐亹 **櫺**【韓】曈
兒家來道欲驅異教歸仙｜ 碧流滴瓏｜ 晨躡

露鳥暑夕 **聆**【韓】廓明不知報我歌了其｜ **齡**【韓】道途綿
眠風｜ 花樹參差見鼻齒斷續｜ 萬里日月
愁我其窮餘｜ **鴒**【杜】朧俗嚶鸎鴻原情類鶺｜待爾嗔
㸚十｜孰忽生以 烏鵲拋書袂鶺｜【韓】冏同抱瓏璁飛
飛聯 **令**【韓】呼傳 **鈴**【韓】點綴簿上字 **苓**【杜】寄語楊員外
鵲｜ 鸚鵡｜ 趨蹌閤前｜ 山寒少茯｜
蛉【韓】漸喈羣振鷺 **伶**【杜】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 **泠**
入學誨螟｜ 【韓】及去事戎轡相逢宴罷｜
【杜】雲谿花淡淡春郭水泠｜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雲關
虛冉冉松風蕭泠｜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韓】
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 **舲**【杜】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
石梁平使使沙水光泠｜ 【韓】從賦始分手朝京忽同｜
瓴【杜】雜種雖高壘長驅甚建｜ **囹**【韓】下險疑墮井 **零**
【韓】初味猶啾蕉遂通斯建｜ 守宮類拘｜
【杜】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王孫
丈人行垂老見飄｜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韓】

瀟巴絳實坼 **翎**【杜】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自云帝里女
幽乳翠毛｜ 噀雨鳳皇｜【韓】省選逮投足鄉賓尚推｜
寧【杜】此堂不易升痛蜀日已｜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
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即
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還
應似管｜【韓】搜奇日有富嗜善心無｜仙梯難攀俗緣重浪
憑青鳥 **聽**【杜】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長歌意無極好為
通丁｜ 老夫｜誰重斷邪劍致君君未｜儻憶山陽會
悲歌在一｜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官屬果稱是聲華真
可｜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酒
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妻兒待我且歸去他日杖
藜來細｜【韓】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對食每不飽共言無
儀｜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數其飽山水得 **廳**【韓】勤來
以娛嚌｜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 得晤語
匆憚宿 **汀**【杜】餘酣漱晚｜羽毛淨白雪慘淡飛雲｜余峨
來｜ 蒼茫趾沙苑交迴｜【韓】遊寺去陟巘尋徑返穹

｜冥【杜】歸來稍暄暖當爲斵青｜無由出江漢愁緒月冥｜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永與奧區固川原紛渺｜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江中風浪雨冥｜台州地闊海冥｜障了松林静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韓】赫奕當躍次虛徐度杳｜緣雲竹竦竦失路麻冥｜爬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緣青｜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

蓂【韓】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敕行五百里月變三十｜

螟【韓】孰爲邦蟊節根之｜刺史肅著蔡吏人拂蝗｜

溟【杜】東西兩岸坼横水注滄｜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江中風浪雨溟｜【韓】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闢｜

嫇【韓】春游轢靃靡彩伴颺娉｜

銘【杜】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王者今無戒書生已勤｜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北山移文誰勒｜【韓】悔狂巳咋指垂誠仍鐫｜

鉼【杜】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酒盡沙頭雙玉｜【韓】屬思擱霞錦追歡罄縹｜所嗟無可名不得倒吾｜革甘斟鳴鹿罍滿慚罄｜拍岸纔添水數｜

屛【杜】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坡陁因厚地却略羅峻｜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高車駟馬帶傾覆帳望秋天虛翠｜【韓】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雲膍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

軿【韓】掃除衆寺人跡絶驊騮塞路連輜｜

萍【杜】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栖遑分半菽浩蕩逐流｜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韓】柳花閒度竹菱葉故穿｜露排四岸艸風約半池｜淨堪分[illegible]兎細得數飄｜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

螢【杜】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客

來洗粉黛日暮拾流｜主人念老馬廨署客秋｜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無復隨鳥鳳空餘泣聚｜窮巷悄然車馬絶案頭乾死讀書｜【韓】長河晴散霧列宿聯分｜畢事驅傳馬安居守㤪｜

熒【杜】綺繡相展轉琳瑯愈青｜人生相感動金石雨青｜【韓】風臺觀滉瀁氷砌步青｜塵袪又一操淚皆還雙｜抽釵脫釧解環珮堆金疊玉光青｜

濙

【杜】高嶽前崔崒洪河左瀅｜

扃【杜】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遠蜀祇無補囚梁亦固｜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韓】右掖連台坐重門限禁｜蛙讙橋未掃蟬噪門長｜防泄堅夜鏧懼衛城晝｜遂來昇座演眞訣觀門不許人開｜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慚汗仰皇｜

坰【杜】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朝儀限霄漢容思迥林｜龍蛇尚格鬭酒血暗郊｜

駉【韓】航秋縱兀兀獵且馳駉｜

邢　鉶　鉼　渟　蜓　莛　釘　玎

行　惺　鯹　篁　竮　娉　醒　甇

滎

十蒸

蒸【杜】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首夏何須氣鬱｜

烝【韓】陸渾桃花間有湯沸如｜曷不請掃除活波黎與｜蠻俗生梗瘴癘｜

承【杜】老兄真不墮小子獨無｜【韓】生期理行役觀緒絶難｜

丞【杜】皆爲百里宰正似六安｜不見高人王右｜

懲【杜】養生終自惜伐叛必全｜【韓】僥官固非是妄作讒可｜嗟爾既往宜爲｜

澄【杜】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韓】呀靈蕩渟｜

凌【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鴻寶寧全秘丹梯

庶可|衰年正苦病侵|【韓】陵【杜】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彝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自多親標萼誰敢問山
|【韓】別袖拂洛 膺【杜】政術甘疎誕詞場濫服|已忝歸曹
水征車轄輪| 植何知對李|怛膺條撲滅賴爾甘服
|【韓】機筆無與 鷹【杜】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放歸知赤
議幕謀職其| 驥摸翅服蒼|【韓】令君得所附勢若脫
鞴 應【杜】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 憑【杜】卷軸來何晚襟
|【韓】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爲| 懷庶可|聖情常
有眷朝退若無|【韓】遷滿一已異 冰【杜】赤羽千夫膳黃河
乖離坐難|左右使令詐難| 十月|宴引春壺酒
恩分夏簟|耳激洞門飈目存寒谷|硯寒金井水簷動玉
壺|恩霑道暍黃梅雨敢問官恩玉井|南望青松架短壑
安得赤腳踏層|【韓】君 蠅【杜】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江
頭始生鬚我齒清如| 湖多白鳥天地有青|每愁夜
中自足蠍況乃秋後轉多|【韓】默坐念語 繩【杜】前驅入寶
笑癡如遇寒|上無枝上蝸下無盤中| 地祖帳飄金

|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 澠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韓】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
【杜】謬持蠡測海況把酒如| 乘【杜】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
展懷詩頌魯割愛酒如| |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
|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 塍【杜】瓢飲唯三徑岩樓
難|【韓】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 異一|【韓】唯當待責
免耕勵 升【杜】特進羣公表天人鳳德|映物連珠斷緣空
歸灘| 一鏡|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
勝【杜】捬要恩屢至崇重力難|【韓】沈冥不 昇【杜】太后當
計日爲樂不可|吾嘗同僚情可| 朝肅多才
接迹|【韓】洲沙厭 仍【杜】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年華紛
晚坐嶺鮮窮晨| 已矣世故莽相|東帶發狂欲大叫
簿書何急來相|【韓】勸 兢【杜】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
勤酒不進勉勉恨已| |【韓】慎勿浪信常兢| 矜
【杜】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寸腸堪纏繞一諾豈驕|雕刻
分誰料纖毫欲自|【韓】相逢風塵中相視迭嗟|荒郡迫野

嗟可| 徵【杜】近有風流作聊從月徵|物微世競棄義在誰
|市|別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韓】又欲
而言事上書求諮| 繒【韓】寄辭惟在頻 凝【杜】會期吟飄
具書目見非妄| 無恡簡與| 數益破旅愁
|餘光憶更漏況乃露華|【韓】席塵惜 興【杜】回首追談笑
不堪殘暝對空|江氛嶺祲昏若| 勞歌跼寢|服
禮求惡疾誰思忘寢|【韓】稱【杜】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
|別距幾何忽如隔晨| 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眄|橫
行沙漠外神速至今|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 秤【杜】姹
【韓】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郎官清要爲世| 女縈
新裹丹砂 登【杜】淮王門有客終不媿孫|南陌既醉歡洽
冷舊| 山亦深|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韓】猶思
脫儒冠棄死取先| 燈【杜】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雕章
四門肅穆賢俊| 五色筆紫殿九華|尊罍臨極浦
鳧雁宿張|【韓】秋漁陰密樹夜 稜【杜】濕久烏皮綻簪稀白
悵然明|蠢蟲羣飛夜撲| 帽|【韓】提師十萬餘四

海飲風|清曉卷 僧【杜】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清閣樹
書坐南山見高| 杪磬遠謁雲端|【韓】雪逕抵樵叟風
廊折 崩【杜】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韓】歲老陰 增【杜】署
談| 沴作雲頹雪翻|食中置藥肝心| 滯才
難盡艱危氣益|潘生驂闊遠黃霸 憎【韓】我齒豁可鄙君
顛書|昔歲文爲理羣公價盡| 顏老可|豈不感
時節耳目去所| 罾【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
怪鳥鳴喚令人|【韓】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 矰【杜】咄
咄寧書空真 層【杜】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孤飲惟三徑
冥欲怒| 若樓存百|紗帳笭篨棄高宜百萬|【韓】
三月蔌少步躑躅紅千|郵人 曾【韓】感激生胆勇從軍豈
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 嘗|一蛇兩頭見未|
朋【杜】鶴旅惜燕會艱難懷友|避暮嗟爲客西南喜得|
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韓】幸同學省官未路再得|
數君匪親 鵬【杜】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鯤|鵾踰千里駿風
豈其| 翮九霄|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韓】海有

吞舟鯨鄧有垂天｜收弘【韓】鄙夫誠怯弱肱【韓】洸洸司
緒問史牒翰飛逐溟｜受恩媿徒｜徒公天子
爪與｜雄虺甍【韓】河北兵未進能【杜】舜鋤故人絕鳴弓
毒蝥隨股｜蔡州帥新｜射獸｜樓拂且蘭陋
豈知身效｜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學並盧王敏書傳褚
薛｜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最傳秀句寰區滿
未絕風流相國｜耀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韓】苟
非鱗羽大蕩薄不可｜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惜哉不得
往豈謂騰【杜】銛鋒行惬順猛噬失蹻｜哀猿更起坐落雁
吾無｜失飛｜肇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韓】行行事結
東人馬何蹻｜湖藤【杜】廻策匪新岸所扳仍舊｜乳竇號
波連天日相｜扳石飢鼯訴落｜藍田丘壑蔓寒｜
【韓】幾歲生成爲大樹縢【杜】三歲清秋至恒【杜】中軍待上
一朝纏繞困長｜未敢闕緘｜客令肅事有
｜【韓】東司絕教絙【韓】信知後會時
授遊宴以爲｜日月屢環｜

脊凌鯪綾夌輘蔆蠅
凭淜弸掤隥鄫傰
㲪簦鬙橧䎖嶒曾僜
堋鞃䡏薨塍謄勝揯

十一尤

尤【韓】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疣【韓】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郵【杜】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憂【杜】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
｜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漫山賊營壘廻首得無｜天機
近人事獨立萬端｜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上古葛天氏

不始黃屋｜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清晨步前林江色未
散｜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自
非曠士懷登茲翻百｜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世情只益
肺盜賊敢忘｜蒼生今日困天子鄉時｜衰年關鬲冷味暖
仍無｜歲云暮矣增離｜想見歸懷尚百｜消息真傳解我
｜鵬礙九天須却避兕藏三窟莫深｜堯有四岳明至理漢
二千石真分｜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消我｜李杜齊
名眞忝竊朔雲寒菊倍離｜【韓】三年不見今使我生｜榮華
今異路風雨苦同｜前日遇恩赦私優【杜】年事推兄忝人
心喜還｜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才覺弟｜大府才
能會諸公德業｜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韓】人皆劣騏驎
共以鶩駘｜下陳識句內根本理宜｜東輕御良馬力｜
嚘【韓】親逢道邊死佇立久咿｜耰【韓】果然又羈縶不得歸鋤｜芟蒿斬蓬利鋤｜畱【杜】深褎正
爲此羣盜何淹｜荒林庾信宅爲仗主人｜今歸行在所王
事有去｜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

｜名慕赴荊門軍動不可｜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西征
問烽火心折此淹｜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湖南冬不雪
吾病得淹｜巳知嗟不起未許醉相｜徑石相縈帶川雲自
去｜楚塞難爲路藍田莫滯｜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霜
雪一霑凝蕙葉亦難｜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之子時相
見邀人晚興｜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翠旗淡偃蹇雲車
紛少｜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
霜凋碧樹作錦樹萬紫東逝無停｜【韓】新月迎宵挂晴雲到
晚｜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中
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鬼神怕嘲
詠造化皆停｜越騮【杜】閑說荊南馬尚書玉腕｜楚材擇
女一笑三年｜杞梓漢苑歸驊｜丈人駿馬名胡｜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流【杜】豈徒比清｜搖落巫
驊｜如今豈無騕褭與驊｜山暮寒江東北｜載聞
人易義諷興詩家｜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七星在北户
河漢聲西｜｜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轉驚波作怒即恐岸

隨丨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丨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丨山
豁何時斷汀平不肯丨鶹使空斜影龍居悶積丨竹光團野
色舍影漾江丨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丨戎馬關山北憑軒
涕泗丨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丨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丨
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丨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丨江發蠻
煙漲山添雨雪丨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丨孤城一柱觀落
日九江丨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丨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
丨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丨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丨倒懸
瑶池影屈沫蒼江丨宿昔一逢無此丨寺下春江深不丨君
今起柂春江丨清江一曲抱郴丨笛聲憤怒哀中丨送客雖
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丨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
東丨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丨扶桑西枝封斷石
弱水東影隨長丨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丨嶢闕
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丨韓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丨
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丨朝飲河生麋暮飲海絕丨只言池
未滿池滿強交丨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丨我不如水東丨

溫水微茫絕又丨毒氣爍體黃膏丨鳳池近日長先暖

鶹

流到池時更不丨泄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丨
韓白日屋檐下雙鳴鬬儁丨

旒

韓昨者京使至嗣皇傳冕丨

劉

杜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丨韓同官
盡才俊偏善柳與丨

秋

杜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丨清風
生名師命其姓丨左右至客意已驚丨漢源十月交
天氣涼如丨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丨碧帅違春意沅湘萬
里丨直怕巫山雨眞傷白帝丨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丨小
雨夜復密廻風吹早丨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丨歸路翻蕭
颯陂塘五月丨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丨風塵淹別日江漢
失清丨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丨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丨
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丨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丨江上日
多病蕭蕭荊楚丨年侵腰腳衰未便陰崖丨空堂總帷在淅
淅野風丨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丨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
丨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丨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丨中夜
窯宅改移同風雨丨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丨巫峽盤渦曉

黔陽貢物丨大暑運金氣荊揚不知丨舊挹金波爽皆傳玉
露路丨辛苦三成戍長防萬里丨船舫不重叩埋沒已經丨兩
聲傳雨夜寒事颯高丨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丨雲飛玉立
盡清丨一辭故國十經丨萬里風煙接素丨洞庭相逢十二
丨雲不焚焚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丨終轄隄防出衆力高
摽木不當清丨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丨韓月明
御溝曉蟬吟堤樹丨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丨不得相伴鳴
爾來三千丨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丨願爲同社人雞豚燕
春丨即路涉獻歲歸期眇涼丨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丨淮
南悲木落而我亦傷丨不停雨鳥鳴自此無春丨瞥然一餉
成十丨

楸

杜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丨韓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丨

由

杜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丨中
原正格鬪後會何緣丨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丨人稀書不
到兵在見何丨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丨此時對雪遥相憶
送客逢春可自丨韓我將濟兮不得其丨東吳遊宦鄉官知
自有丨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丨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丨

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丨我云以病

油

韓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丨
歸此已頗自丨問何不歸良有丨

悠

杜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丨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丨
一軀交態同悠丨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丨
小院廻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丨韓河之水去悠丨
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丨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丨

遊

杜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丨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丨復見
陶唐理甘爲汗漫丨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丨佳士欣相識
慈顏望遠丨通籍恨多病爲郎忝薄丨昔沒賊中時潛與子
同丨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丨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丨詩
應有神助我得及春丨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丨無復能拘
礙眞成浪出丨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丨聚屏宜晚對白谷
會深丨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丨似得廬山路眞隨惠遠丨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丨艸芽旣青出蜂聲亦暖丨策杖時
能出王門異昔丨豈惟清谿上日傍柴門丨遠林暑氣薄公
丨過我丨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丨不惜翁毛恣遠丨却向

青州不相見回船應𢦏阿戎｜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
曲江｜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木
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
興欲東｜古堂本買藉疎豁借汝遷居停宴｜峽坼雲霾龍
虎卧江清日抱黿鼉｜〔韓〕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廣汜信
縹眇高行恣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天衢東西異祇
命遂成｜唯昔穆天子乘之極遐｜有蛇類兩首有蟲羣飛
｜山繆讙謀猩猩｜棄家如遺來遠｜蝣〔韓〕失志早衰換
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歷舊｜前期擬蜉｜
猶〔韓〕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夸｜蕕〔韓〕因疾鼻又塞
胡爲首歸路旅泊尚夸｜漸能等薰｜猷
〔杜〕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韓〕振衣造雲 輶〔韓〕協心輔齊
闕跪坐陳清｜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聖政理同毛
｜馳深鼓利檝 牛〔杜〕鮫人獻微綃曽祝沈豪｜小兒五歲
趨險驚蜚｜氣食｜前年避胡過金｜青州蔓蔓盡

枯死天驥跛足隨氂｜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韓〕昌言拜舜禹舉颿
凌斗｜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雷煥 啾〔杜〕恐有無母雛
掘寶劍冤氛銷斗｜美酒傾水爲肥｜饑寒日啾｜新
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韓〕靈瑟時窅窅霧[illegible]夜啾
｜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
湫〔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鳥驚出 遒〔韓〕坐懷焉能
死樹龍怒拔老｜南有龍兮在山｜果但見歲巳
脩〔杜〕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求帶負芒刺接居成阻
｜艸有害於人曾何生阻｜鄙人亦已非野竹何修
｜〔韓〕我鱗日巳大我羽日巳｜湘水清 羞〔杜〕斑白居上列
且急凉風日脩｜我爲羅列陳前｜酒酣進庶｜此
邦承平日剽劫吏所｜今年灌口損戸口比奉或恐爲神｜
〔韓〕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叩頭謝吏言始慚令更｜宥百
聒皆聾有口反自｜驚貽謂騏驎 瘳〔杜〕當期塞雨乾宿昔
餘死余爾｜遐望萬里還家｜齒疾｜亂離生有別

聚集病應｜禮東心有適節爽病微｜〔韓〕外患 周〔杜〕坐看
蕭蕭去中悒稍稍｜瘧疫忽潛遘十家無一｜彩翮竟
衆意八極｜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其壽甚蜂萬其多羅
道｜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韓〕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
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 州〔杜〕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五
｜天星廻環數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俯視但
一氣焉能辨皇｜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聞汝依山寺杭
州定越｜關心小劍縣傍眼見揚｜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曽聞宋玉宅每欲到荊｜爾到
江陵府何時到峽｜高秋登塞山南望馬邑｜君來必十月
掛羽臨九｜汁漉飛飛日初傳發閣｜感鳳高其翔長鯨吞
九｜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亭
亭鳳皇臺北對西康｜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與子避地
西康｜近聞寛法離新｜今年思我來嘉｜通泉百里近梓
｜有客乘舸自忠｜商胡離別下揚｜灃湯山東一百｜廊
廟之具裴施｜汝迎妻子達荊｜坐逢楊子鎮東｜回首可

鬱鬱舞地秦中自古帝王｜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見鄭
瓜｜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使君高義驅千古
寥落三年坐劒｜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韓〕雙
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可問行幾何咫尺視九｜謂言即施
設乃反還炎｜僶俛不回顧行行詣連｜艸木有徵 洲〔杜〕滿
情挑抉示九｜東走梁宋暨揚｜南逾横嶺入炎｜
犇畫滄｜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
｜輕航好去便吾道什泳｜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杖藜
徐步立 舟〔杜〕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野凉侵閉户江滿
芳｜帶維｜細艸微風岸危檣獨夜｜轉致水中央
豈無雙釣｜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芳菲緣岸圃樵爨倚
灘｜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觀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解龜踰卧
轍遺騎見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林下有塒翼水中
無行｜客下荊南盡今君復入｜稍知花改岸始念鳥隨｜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舜陵春色起漸擬放扁｜平生汀

洵心箭昔具荷丨寂竹復冬笋清池可方丨余亦沙邊具小
丨滄江白石落欲盡復拱美人登綵丨東行萬里堪乘興須
向山陰上小丨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丨新添水
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丨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丨【韓】乘其深兮龍入我丨南谿亦清駛而無檝與丨春風
洞庭浪出没鶩孤丨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丨休垂絶徼千
行淚共泛清
湘一葉丨

讐

【杜】艾夺不可關疾惡信如丨挺身艱難際
張目視寇丨【韓】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丨
往取將相酬恩丨時之
人夫妻相虐兄弟爲丨

酬

【杜】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丨徐
榻不知倦頫川何以丨樓頭喫
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丨【韓】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丨還
當三千秋更起鳴相丨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丨持男易斗
粟掉臂莫肯丨力小苦易制價
微良易丨千金邀顧不可丨

售

【韓】齎財入市賣
貴者恒難丨

柔

【杜】味
如甘露漿揮弄滑且丨胑行視天宇春風漸和丨府中韋使
君道足示懷丨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丨【韓】自從齒牙缺始

慕舌
爲丨

收

【杜】乾坤一戰丨沸泗不能丨亭午頗和暖石田又
足丨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丨軍旅應都息寰區
要盡丨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丨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丨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丨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丨
久在膠漆應難並一辱泥途遂晚丨【韓】有能必見用有德必
見丨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丨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丨寂
寥二三子歸騎得相丨離思春氷泮瀾漫不可丨自從兩鳥
鳴聒亂雷聲丨妖歌慢舞爛不丨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
落不
能丨

丘

【杜】紫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丨惜哉瑤池飲日晏崐
喻丨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丨初聞龍用壯擘石
摧林丨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丨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丨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丨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丨蒼惶避
亂兵緬邈懷舊丨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丨頑梗易滋蔓敲
使依舊丨削成如按抱青丨不減昔時陳太丨每見秋爪懷
故丨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丨澗道餘寒歷氷雪
石門斜日到林丨【韓】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丨懷称傀賢屈

來浮追聖丨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丨相去不
容步險如礙山丨颶起最可畏旬哮簸陵丨

不

【杜】未知
天下士
至性有此丨隔屋喚西家借問有
酒丨【韓】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丨

搜

【杜】豪誰看古往服食
訪冥丨方知象數力
足可追冥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
冥丨閭風入轍跡曠原延冥丨

鄒

【杜】三賢推侍從
卓犖傾枚丨

愁

【杜】浩歌綠水曲清絶聽者丨崔侯初筵色巳畏空尊丨穹廬
莽牢落上有行雲丨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丨廻首叫虞舜
蒼梧雲正丨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和丨遲廻度隴怯浩蕩入
關丨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丨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丨非
君愛人客晦日更添丨爲接情人飲朝來減半丨日出清江
望暄和散旅丨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丨故人持雅論絶塞
豁窮丨窮途那免哭身老不禁丨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丨
前邨山路險歸醉每無丨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丨本枝凌
歲晚高義豁窮丨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丨禪枝宿衆鳥漂
韓慕嵉丨請公一來開我丨山腰官閣迴添丨高視乾坤又

可丨城尖徑仄旌旆丨却爲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丨
巳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丨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
花鳥莫深丨自從相遇更多病三歲爲客寬邊丨花萼夾城
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丨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
丨【韓】食君之祿而令父母丨因言天外事茫惚使人丨不停
兩鳥鳴百物皆生丨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羇丨況與故人別
那堪羇宦丨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丨
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丨

休

【杜】高義終焉在
斯文去矣丨幽
雲新可佳王命官屬丨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丨名豈文章
著官因老病丨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丨盡哀知有處爲客
恐長丨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丨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丨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丨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丨時危思
報主衰謝不能丨何處啼鶯切移時獨未丨思見農器陳何
當甲兵丨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丨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
丨今日苦短昨日丨妙舞逶迤夜未丨楊王盧駱當時體輕
薄爲文哂未丨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丨丈夫生

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劒
欲斬且復｜時無王良伯樂死即｜〔韓〕名聲照四海淑圖無
時｜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山農驚見之隨我勸不｜十
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巳｜黄昏苦寒
歌夜半不能｜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豈不畏顛頸為功
忌中｜咄哉識路行勿｜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
｜淮水出桐柏山東

麻〔韓〕無我數遺
馳遥遥千里不能｜此邦是｜

囚〔韓〕飄然天外步
豈肯區中｜天

公怪兩鳥各捉一處｜朝為青雲

儔〔杜〕百祥奔盛明古先
莫能｜晚定崔李交
十暮作白首｜早知皆是白枸｜
會心真罕｜姚公美政誰與｜〔韓〕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
騏驥生絶域自矜無匹｜自少軒輊非常｜差哉董生無與

疇〔杜〕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韓〕復聞顛夭輩峨冠進
｜鴻｜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幸有用餘俸置居在
西

籌〔杜〕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
｜瞿塘夜水黑城内改更｜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

｜窮途媿知巳暮齒借前｜

裀〔韓〕遺風邈不嗣
豈意常同｜
〔韓〕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

稠〔杜〕近
關西
枝郁有谷杉漆｜此邦俯要衝寔恐人事｜巢多衆鳥鬬葉
密鳴蟬｜古色沙土裂積陰霜雪｜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
｜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韓〕驚駘誠齷齪市者
何其｜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文學穢穫困倉｜

輈〔韓〕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商山季冬月氷凍絶
行｜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深如車轍闊容｜

啁
〔韓〕生獰多忿狠
辭舌紛嘲｜

求〔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充腸多薯
積崖蜜亦易｜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醞藉異時甚檢身非苟｜多壘
滿山谷桃源無處｜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杜酒偏勞勸
張梨不外｜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盈筐承露薤不待致
書｜貧無宣室名徒有茂陵｜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傍
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茅屋買兼
上斯焉心所｜蕕結仁里懽況因令節｜荷鋤先童稚日入

仍討｜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春山無伴獨相｜垂老遇
君恨未晚似君須向古人｜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
有｜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多病所須惟藥物
微軀此外更何｜〔韓〕間誰能為御曠世不可｜能令暫開霽
過是吾無｜鼎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有司惜經費未免煩
徵｜帰兮帰兮無與石鬭兮無應龍｜蝦蟇跳過雀兒浴此
縱有魚

裘〔杜〕北帰衝雨雪誰憫敝貂｜羌父豪豬靴羌兒
何足｜青兕｜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朝光入甕牖
尸寢驚敝｜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摯帶看朱紱開箱覩
黑｜麋生彤管筆寒膩黑貂｜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鶯
貴義之墨貂餘季子｜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五陵豪貴
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
｜〔韓〕窮冬或摇
窮盛夏或重｜

璆〔韓〕班行再肅穆
瓊珮鳴璆｜

浮〔杜〕大聲吹地轉高
浪蹴天｜纜侵堤
柳繫幔卷浪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浮｜山峻路絶蹤石
林氣高｜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

｜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樹濕
風涼進江喧水氣｜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簫鼓蕩四溟
異香泱漭｜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韓〕汗漫不省識怳
如乘桴｜春風捲地起百鳥皆飄｜

罘〔韓〕懸知失事勢恐
自羅罝｜
渠氷初破滿渠｜青鯨高磨波山｜

謀〔杜〕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
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君
看隨陽雁各有稻粱｜魚鱉為人得蛟龍不自｜諸將巳茅
土戴驅誰與｜巳實清晨謁那成長者｜我衰更懶拙生事
不自｜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韓〕大難斷四聰
耀絶誰與｜拜疏移閽門為忠寧自｜帽余獨與歡才命不
同

犨〔韓〕積雪驗豐熟
｜幸寬待饕｜

眸〔韓〕倒心廻
腸為青｜

侔〔韓〕霄還助光怪
氣象難比｜

矛〔杜〕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韓〕德風變讒｜
巧仁氣鋪戈｜此府雄且大膽凌蠢戈｜

鍪〔韓〕竹繼
貞觀列

邊封脫 蝥[韓]般湯閔禽獸 侯[杜]閒閟聽小子談笑覓封
兜｜ 解網祝蛛｜ ｜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
公｜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吾知徐卿百不憂
積善袞袞生公｜[韓]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 猴[韓]遠地
路暗執屏翳波驚戮陽｜五管歷徧無賢｜ 觸途異
吏民似猿｜陽 喉[杜]鸞輿駐鳳翔同谷爲咽｜ 謳[韓]寄
山窮邑惟猿｜[韓]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 詩同
心子爲我 鷗[杜]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空外一鷙鳥河
商聲｜ 間雙白｜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飄飄何
所似天地一沙｜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賴有杯中物還
同海上｜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 樓[杜]影著啼猿樹
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 魂飄結蜃｜翠
深開斷壁紅遠結飛｜貧居類邨塢僻近城南｜春濃停野
騎夜宿敞雲｜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江度寒山閣城高

絕塞｜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
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白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昔聞洞
庭水今上岳陽｜褰崖纔變石風慢不依｜天寒出巫峽醉
別仲宣｜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落雁浮寒水饑烏集戍
｜劒動新身匣書嚩故國｜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何當
清霜飛會子臨江｜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翳翳月沈霧
輝輝星近｜壞歌唯海甸西角自山｜解衣開北戶高枕對
南｜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憶上西陵故驛｜嘉州酒重
花滿｜獨立縹緲之飛｜遠媿尚方曾賜履境非吾土倦登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濫不近張儀｜幸爲達書賢府主江
花未盡會江｜戎馬相逢 陬[杜]西扼弱水道南鎮抱罕｜
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 [韓]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
遂凌大江極東｜ 偷[韓]何況親犴獄 頭[杜]何年顧虎｜
我有孤姪在海｜ 敲榜發奸｜ 笑君餘白｜山
木抱雲稠寒空繞上｜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興來不暇
懶今晨梳我｜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徐步移班杖看山

仰白｜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
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安得萬
丈梯爲君上上｜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受詞太白腳走
馬仇池｜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
｜開襟仰內第執熱露白｜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遠媿
梁江總還家尚黑｜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東比青芻色
闌齊玉筋｜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林熱鳥開口江渾魚
掉｜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浣花谿水水西｜瞿塘峽口
幽江｜滿堂賓客皆回｜腸斷春江欲盡｜遣騎安置瀼西
｜悶到楊公池水｜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舞
處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
須到上｜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包茅重入歸
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
迸空回白｜[韓]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不惟兒童輩或有
杖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

兩鳥各開口萬象銜口｜默默不敢言低佪 投[韓]黃鶴去
但垂｜不學因循到白｜昔賢未生今白｜ 不息哀鳴
何所｜螾蛇暮偃蹇空牀難暗｜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
[韓]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殷勤
謝吾友明月非暗｜ 鉤[杜]落日在簾｜塵匣原開鏡風簾
手持釣竿遠相｜ 自上｜經過辨鄠杜意氣逐吳｜
颯颯青瑣郎文采珊瑚｜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霜雪迴
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
釣｜[韓]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 韝[杜]百寶裝腰帶真珠絡
｜帰舍不能食有如魚中｜ 臂｜一生自獵知無敵
百中爭能 溝[韓]傳聞閭里間赤子弃 吺[韓]繫石沈斬尚
恥下｜ 渠｜牆下春渠入禁｜ 開弓射鴨｜赫
然下明詔首 幽[杜]谿邊春事｜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
罪誅共｜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野寺江天豁山
扉花竹｜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
｜艸木未黃落況聞山水｜若遣此物晤執謂吾廬｜自茲

蒲蘺啁更覺松竹丨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岩丨長夏江邨事
事丨主人為卜林塘丨伐木丁丁山更丨飛書白帝營斗粟
琴瑟几杖柴門丨【韓】狄之水兮其色幽丨老僧情不薄僻寺
境還丨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岩丨憤濤氣尚盛恨竹淚空丨
病妹小林蔣分知隔明
丨洪濤春天禹穴丨

呦【杜】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丨【韓】小雅詠鳴鹿食草貴呦丨

虬【杜】復皭虛無底化作長黃丨【韓】怪魅炫燿堆蛟丨

蟉【韓】魍魎暫出沒蛟螭互蟉丨

樛【杜】古木龍從枝相丨

繆【韓】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丨天子側然感司空歎綢丨乃獨遇之盡綢丨

麀 榴 鏐 遛 飀 瀏 瘤 鰍
鞦 鶖 篍 攸 游 抌 槱 蘇
冘 卣 斿 庮 揫 莤 抽 犨

賙 蹂 揉 鳩 捄 蒐 颼 叟
涑 鎪 廋 溲 騶 緅 篘 搊
貅 髹 咻 泅 紬 懤 儵 調
鵃 侜 絿 球 觩 俅 毬 銶
賕 仇 頄 厹 逑 蜉 桴 罦
涪 牟 蛑 瞀 篌 餱 鍭 漚
甌 歐 區 婁 摟 螻 慺 膢
貗 寠 髏 摳 彄 諏 鯫 掫

鍮 骰 牏 勾 軥 篝 緱 兜
裒 掊 抔 怮 彪 滮 淲

十二侵

侵【杜】山庭嵐氣丨澒漠虛無裹逝遊聊睨丨即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丨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丨時微俊乂入莫慮人羊丨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丨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丨北來肌骨苦寒丨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丨【韓】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丨但悲時易失四序迭相丨

駸【杜】拔萍逆風波急棄榆日月丨南方本多毒北客恆懼丨故園暗戎馬顛爭倚倩逸足競駸丨

尋【杜】又知艱底松川舍在所丨骨肉失追丨艱舟百板坼峻岈復萬丨春艸封帚恨源花費猶丨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丨掖垣竹埤梧十丨丞相祠堂何處丨【韓】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丨昇布

唯堪數枝分水茸丨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丨腹穿人可過皮剝蠍還丨睆閒青澂入松高老鶴丨

潯【杜】城府開青旭松筠起碧丨修流數翠實保息嶂碧丨【韓】幽懷不能寫行此春江丨

鐔【杜】卻假蘇張舌高詩周宋丨

燖【韓】卻得凝眉丨不如彈射死

林【杜】牛頭見鶴丨諸侯舊上計厥貢椽書來邁與鞍馬到荒丨攀嘆背幽谷聰廬交茂丨萬歲蓬萊日長懸旐羽丨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丨短日行梅嶺寒江落桂丨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丨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丨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丨大歲雷雪餘歲久爲枯丨時清關失險世亂戢如丨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丨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丨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丨啼鳥爭引子鳴鶴不嶂丨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丨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丨獨鶴嗚何晚昏鴉已滿丨艸堂塹西無樹丨玉露凋傷楓樹丨【韓】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柱丨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丨

霖【杜】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丨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

丨琛【杜】為安梨不椮 斟【韓】詩成有共賦酒 鍼【杜】鶉衣
女貴玉為丨 甚無犹丨 寸寸丨
箴【杜】畏人千里井 沈【杜】葉稀風更落 砧【杜】牛扉閑燭
問俗九州丨 山廻日初丨 影欲掩見清
丨三霜楚戶丨白 深【杜】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丨國破山
帝城南急暮丨 河在成春草木丨天地西江遠星辰
北斗丨樓江去日遠峽影入江 溪【韓】既獲則思返 心【杜】乾
丨牛頭見鶴林梯徑遶幽丨 無為乂滯丨
坤萬里眼時序百年丨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琴【韓】翰驪到
舟一繫故園丨【韓】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丨 京國欲和
丨 禽【韓】寄托惟朝菌依投絕暮丨 欽【杜】狂走終奚適
蕙風 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丨 微才謝所丨【韓】
我論徐方牧 嶔【杜】馬得輟兩足 吟【杜】物微意不淺感動
好古天下丨 杖藜出嶇丨 一沈丨不知雲雨散
虛實短長丨望君終 歆【韓】竹實鳳所食 今【杜】圖荷想自
不見屑淚且長丨 德馨神所丨 昔遺壤盛至

丨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襟【杜】曠望延駐日飄飄散蹊
【韓】嘗讀古人書為言古猶丨 丨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
丨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丨未辭添 禁【杜】[illegible]樓花
霧雨接上過衣丨【韓】清泉響塵丨 咲冷藻辟枝半不
丨長草青難得 金【杜】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丨 陰【杜】故
江州涕不丨 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丨 國悲
寒望羣雲慘歲丨【韓】誰 森【杜】丞相祠堂何處尋 參【杜】天
憐松桂性競愛在李丨 錦官城外柏森丨 横醉
後 岑【杜】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丨 簪【杜】白頭搔更短渾
丨 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丨 欲不勝丨【韓】山為
碧玉
丨

瀶琳臨郴霖椹諶任
霒音蔘

忱壬鵀妊紝蟫霪愔
檎芩黔衾紟喑霒瘖
寖

十三覃

潭【杜】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丨 參【杜】野人時獨往 驂
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丨 雲木曉湘丨
【韓】遠勝登仙去 南【杜】清旭楚宮丨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
飛鸞不假丨 丨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丨【韓】蒼茫森
八桂滋地在湘丨採蘭 楠【杜】戀闕勞肝肺 含【杜】霜空萬
起幽念眇然望東丨 論才媿杞丨 瀨丨
簪【杜】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丨 貪【杜】俊鶻無聲過 堪
【韓】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丨 饑烏下食丨

【韓】問俗人情似 甘【韓】戶多輸翠羽 三【杜】紀德名標五初
充庖爾輩丨 家自種黃丨 嗚度必丨
慚【杜】殊方聽有異
失次曉無丨

覃譚蟫驔鐔曇諵男
諳鶕韽菴函鋡涵嵐
婪蠶鐕探耽眈湛酖
龕勘毿鬖弇郯餤錟
痰惔柑泔擔甔儋藍
籃聃酣邯甝蚶憨

十四鹽

鹽杜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簷杜何當一百丈敧蓋
韓裹旒去耳纊調和進梅|擁高|舍下筍穿壁
庭中藤刺|韓日薄風景曠出歸廉韓隆寒奪春序鐮
偃前|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顚項周不|
韓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簾杜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
驕雲如擘絮新月似磨|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
|夕陽熏細艸江色映疎|砭韓凶飈攪宇宙纖杜地
韓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鍤刃甚割|晴絲
冉冉江白艸纖|江上細麥復纖攕韓樓頭完月不共宿
|韓啾啾窓間雀不知已微|其奈就缺行攕|
憸韓賢能日登御籤韓將持匕箸食瞻杜弱質豈自
黠彼傲與|觸指如排|負移根方爾
|韓天王哀無占韓鸞皇苟不存蟾韓日月雖云尊不
辜惠我下顧|蹢固不在|能活烏|

苫韓伊我稱最靈襜韓日蓦行鏮鏮髯杜御史新驄
不能女覆|風條坐襜|馬參軍舊紫
|韓熒惑喪躔黏韓雪霜頓消釋炎韓炎帝持祝融呵
次六龍氷脫|土脈膏且|嘘不相|
霑杜邨晚驚風度庭幽過雨|未見紫煙集覘韓羲和
虛蒙清露|韓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送日出
恇怯頗淹韓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尖杜兩行秦樹
窺|吾生可携手歎息歲將|直蔦點蜀山
|韓遂令黃泉漸韓中宵倚牆立殲韓芒碭大包內生
下萌芽天勾|渫淚何漸|類恐盡|
潛杜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他時如按縣箝韓濁醪
不得慢陶|韓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沸入喉
口角如厭韓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添杜好去張公
衙|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子通家別恨
|客居媿遷次春色漸多|龍行舟遠泥惜別酒頻|
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韓優爐不覺暖燒炭屢已|甜

杜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恬韓悲哀激憤歎謙
蜜|韓艸木不復抽百味失苦|五藏難安|
韓太昊弛維綱兼杜衰年不敢恨勝概欲相|關顧江山
畏避但守|好憐君吏隱|韓四時各平分一氣不
可縑韓探湯無所益蒹韓豈徒蘭蕙榮嫌杜挑薦非
|何況纊與|施及艾與|承乏操持
必太|皇華吾善處于汝定無拈杜舍西柔桑葉可|韓
|韓其餘蠢動儔但死誰恩|氣衆鼻莫嗅血凍指不

餤惔阽閻磏歛帘廅
銛䃘遲縿僉詹譫痁
幨蚺枏闍崦醃蘄燂

瀸湛灊鬵黚黔鈐
鍼柑歷爓鶼鰜鮎餂
嚴巖噞杴欿忺

十五咸

鹹韓實夫吾兄有狂氣函韓長安雨洗新秋出諴高韓
嗜好與俗殊酸|極目寒鏡開塵|
揩磨公謝名譽遠緘韓曲江荷花蓋十里諵韓日來省
追甫自感至|江湖生目思莫|我不肯去
論詩說賦讒韓望秋一章已驚絕饞韓馳坑跨谷終未
衵諵|猶言低抑避謗|恂為利而止真貪
|衡杜鐵馬馳突重兩|韓歸來得巉韓終南曉望蹋
便即遊寶蹬似壯馬脫重|龍尾倚天更覺

青嶮|

剸〔韓〕若使乘酬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

巖〔杜〕被率敷欽略斤極崑崙川嶺東斬|〔韓〕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倚雲|

杉〔杜〕將軍昔著從事|〔韓〕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

芟〔韓〕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

監〔杜〕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韓〕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

帆〔杜〕五年起家列霜戟|日過海收風|

咸 瑊 緘 摻 杉 嵒 碞 麙

喃 詀 毚 儳 鑱 欃 凡 颿

驅 嵌

杜韓詩句集韻卷中之下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上

上聲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董

孔〔杜〕悽其望呂葛不復夢周|

動〔杜〕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碨礧連錢|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

董 蠓 曚 幪 懵 空 總 偬

惚 䅇 鬆 摠 汞 蓊 滃 琫

菶 玤 唪 籠 洞 挏 桶

二腫

種〔杜〕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騣大宛|〔韓〕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

踵〔杜〕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韓〕念難須勤追悻易勿輕|

寵〔杜〕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

隴〔杜〕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

擁〔杜〕故畦瀼岸鳥頗免崖石|〔韓〕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

冗〔杜〕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韓〕休迹憶沉冥峩冠慚闒|

重〔杜〕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取樂喧呼覺所|

冢〔杜〕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韓〕剝苔弔斑林角飯餌沉|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

奉〔韓〕討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勇〔韓〕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

湧〔杜〕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三更風起波浪|

甬〔韓〕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

蛹〔韓〕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

恐〔杜〕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

拱〔杜〕黎民困逆節天子

[illegible]

渴並｜ 栱 韓 鬼窟脫幽妖 蓄 韓 馳輝燭浮螢 鞏 韓 氏家
｜天居靚清｜ 幽響泄潸｜ 木瀝穀
有地介 拲 韓 格言多虧蔚 竦 杜 夙昔傳聞思一見 聳
皐｜ 懸解無梏｜ 滲來左右神皆｜
杜 所思汴東北 洶 杜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
深峽轉修｜ 韓 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君才詠倜
儻時論
方洶｜

腫 壟 壅 氄 茸 捧 覂 踊

俑 慂 偅 珙 詾 湩

三講

講 港 棒 蚌 玤 項 缿 控

四紙

是 杜 令之畫圖無乃｜ 韓 似 靡 杜 雨聲先已風 毀 杜 翻
取主人知誰言盆盎｜ 散足盡西｜
然出地遠滋 燬 杜 枯旱于其中 委 杜 此輩豈無秋亦業
蔓戶庭｜ 炎方慘如｜ 寘露｜ 韓 官當明時
來事不 髓 杜 劉侯天機精 倚 杜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
待說｜ 愛畫入骨｜ 不似長劒須天｜ 韓 露
濡兩鮮翠風 綺 杜 登于白玉盤 蟻 杜 不聞漢主放妃嬙
蕩相磨｜ 黏以如霞｜ 近靜潼關埽蜂｜
呰 韓 田巴兀老蒼 此 杜 野覓迷汝來宗生蹇于｜蘆關
憐汝矜爪｜ 扼兩寇深意實在｜時危安得真
致｜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 徙 韓 擢揩菰蒲長芳
于｜ 韓 翩翻江浦荷而今生在｜ 根誰復｜官無媒
此州固罪 爾 杜 廻略大荒來崤函蓋虛｜ 弭 杜 吁嗟光
人所｜ 韓 我言生有涯長短低之｜ 祿英雄｜

扆 韓 州之不 旨 韓 無明言 指 韓 如其落缺空 視
高亦不｜ 潛喻厥｜ 與漸亦同｜
韓 人言齒之豁 美 杜 有客有客字子｜ 韓 語 鄙 韓 之
左右驚詐｜ 訛默固好爵靡歡還｜ 豪健西
試無母威攻 几 杜 市北肩輿每聯袂 比 杜 自有兩兒郎
駒冠邊｜ 郭南抱甕亦隱｜ 揮灑亦莫｜後
來傑出雲孫｜大食寶刀聊可｜ 韓 終焉 軌 韓 浮生雖多
矜長落意與崩山｜ 風探雨練雪羞｜ 塗遊死惟一
｜ 宄 韓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
｜與人同生亦同｜ 夾中丈夫絕輕｜ 野曠天清無
戰骨四萬義軍同日｜ 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
部曲終日｜ 韓 盡釋眾罪以蛙碟｜ 及至 履 杜 欲向何門
落二三 始憂哀即｜ 罪從大辟皆除｜ 跋珠｜
水 杜 迢迢隔河｜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君不見左轄
白沙如白｜西得諸侯棹錦｜蜀江如線針如｜澠庭

流血成海｜少在公門多在｜血作陳陶澤中｜烏雀苦肌
秋栗菽皺龍欲蟄寒沙｜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
｜ 韓 公作谿堂播播流｜不在故人書無因帆江｜高拱穉
鴻聲若穀一杯｜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激｜青青木中蒲葉
短不出｜呼我 止 杜 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 韓 餘存皆
捋竿釣溫｜ 動搖盡落應始｜白頭老母遮門啼免
斷衫袖留不｜憑依婚媾 趾 韓 每騎屋山下窺闚 阯 韓
欺官之不信令行能禁｜ 渾舍驚怕走折｜ 苗
喬當蒙十世宥豈 市 杜 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
謂貽厥無基｜ ｜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 魚商
市 韓 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 恃 韓 鉅鹿師欲老
｜立名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 常山險猶｜義
和驅日月疾急不可｜人言齒之落壽命理 徵 杜 玉杯久
難｜似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 寂寞僉簪
迷宮 喜 杜 妖腰亂領敢欣｜ 韓 胡為浪自若得酒且歡｜
｜ 我言莊周云木應各有｜先生又遭長饑來如此

處置非　紀【杜】戒臣惡子休下｜【韓】倘當歲落一自足支兩
所｜｜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
已【杜】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古來傑出士豈特一知｜
【韓】每一將落時凜凜恒在｜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
律自｜　以【韓】先生受屈未曾語　已【杜】思明劉懷衛秀嶺西
繩｜　忽此來告良有｜　未｜武皇開邊意未｜
荆岑彈丸心未｜【韓】秋風一拔拂策策鳴不｜俄然落六七
落勢殊未｜我爲疾生不能｜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詞驚衆
謗不｜羣臣雜沓馳後　似【韓】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今
先宮官穰穰來不｜　來落旣熟見落空相｜天明視
顏色與故不相｜君知此處花何｜昨晚長鬚來下狀
隔牆惡少惡難｜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　耜
【韓】國家丁口連四海　祀【韓】俸殘供給公私餘　史【杜】前年
豈無農夫親未｜　時致薄少助祭｜　渝州殺
刺｜今年開州殺刺｜【韓】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　使【杜】雲
靈妃娩蕭｜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婢前｜　雷欻

奔命師伯集所｜【韓】彼皆刺｜　耳【杜】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
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　｜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
｜聽懸懸徒爲｜白頭亂髮垂過｜【韓】飢城去郭諸風便
一日｜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
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　駬【韓】近
纔及輒掩｜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　來自
說尋坦途猶上　里【杜】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吾聞天子
虛空跨綠｜　之馬走千｜纔以周牆百餘｜九工遠
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韓】往聞瀧頭吏潮州尚幾｜婦
人不下堂行千在萬｜太白山高三百｜赦書一日行萬｜
羽衛煌煌一百｜水南山人　理【杜】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
又繼往數馬僕從塞閭｜　｜得君亂絲與君｜【韓】況
又時當長養節都　裏【杜】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丹青寫
邑未可猛政｜　轉麒麟｜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韓】玉川先生洛城
｜負雪崔嵬插花｜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

李【韓】花不見桃惟見｜霜刀剪汝天女勞何非忍
頭學桃｜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　鯉【韓】先
坐有意許降臨更｜　始【杜】堂下可以畔呼帝對經｜擷環結
道長鬚致雙｜　佩相終｜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
機從此｜【韓】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　【杜】指壁赤
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　起　白日頑洞
青光｜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
轟豪且逐風塵｜趙公玉立高歌｜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
丞相東山｜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韓】愁憂無
端來感歎成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溫馨熟美鮮香
｜吾嘗候生字叔｜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晡
時堅坐到黃昏手倦目勞方一｜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
鳴官　杷【杜】攤塞敗芝蘭衆多盛荆｜邊兵盡東征城內空
吏｜　荆｜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邨萬落生荆｜
士【韓】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出入王屋稱　仕【韓】先生
道｜木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　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又云時　俟【韓】嗟我身爲赤縣令操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　權不用欲何｜聖君賢
相安可欺乾死　涘【韓】波濤翻空杳無｜先生固
窮山竟何｜　是余所長度量不敢窺涯｜　戺【杜】有
非朱
夏時韃韃　子【杜】爲得一萬人疾驅塞蘆｜豈今疏之常隨
東堦｜　事藝其｜宴筵曾語蘇季｜青絲白馬誰家
｜萬歲持之護天｜孟冬十郡良家｜小兒心孔開貌得山
僧及童｜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羣盜相隨劇
虎狼食人更肯留妻｜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
【韓】有氣有形皆吾赤｜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鶴｜忽騎將軍
馬自號報恩｜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似矣無言習君｜
非癡非狂誰氏｜曉出都門葬天｜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
慈親下　秄【韓】去歲生兒名添丁　齒【杜】佳人絕代歌獨立
妻｜　意令與國充耘｜　發皓｜因知邪干正
掩抑至沒　【韓】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　矣【杜】存者且偷生
｜一奴一婢　長頸一婢赤脚老無　死者長已｜植

物斗跬跎蹤〜將巳｜眼中之人吾老｜【韓】洞…人在路吾風｜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破屋數間而巳｜神山…雖多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 擬【韓】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 薿【韓】窓前兩好樹衆葉…｜ 恥【杜】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韓】憶初落一時但念欲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大縣尹 滓【杜】兩旬不甲拆空惜埋泥｜光芒能才｜六合無泥｜【韓】盤針擘粒投泥｜

紙 抵只咫砥疻枳軹

諟 氏彼被骫跪詭垝

傀 灑巂累技妓掎踦

剞 螘艤錡蔿薳泚佌

玼 蘂縈豸褫廌璽迤

㩴 酏邐屣蓰躧䩸纚

俾 鞞髀邐敉芉瀰婢

侈 哆姼弛豕紫呰訾

捶 箠揣跐庀跬頍企

庛 否兕机麂氿姊秭

匕 妣秕粃簋晷匭宄

沈 矢屎洧痏鮪雉壘

巋 藟摞讄誄揆癸否

圮 痞嚭秠唯巋沚芷

時 苜汜姒巳駛緈珥

俚 枲峙庤痔芑屺梓

梓 儗祉第胏

五尾

尾【韓】江陵城西二月｜ 篚【杜】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篚｜ 葦【韓】淺有蒲蓮深有葭｜ 鬼【韓】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

亹 扆依偯豈蒉幾蟣

斐 朏誹菲匪悱棐榧

韙 韡偉煒暐狶虺卉

螘 顗

六語

語【杜】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小兒學問只論｜蛺蝶飛來黃鸝｜喜得與子常夜｜【韓】四無人聲誰與兒｜昵昵兒女｜物色相猜更問｜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 禦【韓】分卒禁｜ 齬【韓】長驅洋洋洪…有詣｜ 侶【杜】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韓】盡逐羣奸靡有遺｜ 旅【杜】終日慽慽忍羈｜大兒

捬弣詡呴㖃栩咻訏
瘉楰斞瘐貐窳麈傴
麣醹籔枸蒟踽婁姥
姆稌杜莊敵櫓艣賭
估監牯股蠱賈羖仵
眄琠琥滸鄔砮努祜
扈楛岵雇怙普譜

八薺

薺【杜】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 禮【杜】四時八節還拘｜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
體【杜】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 涕【杜】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 濟【杜】不見十年官濟｜
詆【杜】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 底【杜】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
弟【杜】女拜弟妻男拜｜ 泥【杜】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 洗【杜】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
泚【杜】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 啟【杜】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
棨【杜】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 眯【杜】早歸來黃上污衣眼昏
陛【杜】公獨廷諍守丹｜
鮆醴澧螽鱧醍泲邸

氐柢疷觝抵悌娣遞
禰瀰濔稽縩傒米髀
狴

九蟹

蟹【韓】終朝紆颯沓㑅宿罷瀟｜ 駭【韓】不虞卒見困汗出嫄且｜
蟹獬澥解買廌豸罷
躧嬭矮擺掛枴豥楷
鍇

十賄

賄【韓】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 猥【韓】瘦師畫睡時聲氣一何｜ 磊【韓】頹飈吹肥脂坑谷相嵬
罪【韓】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 腿【韓】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 餒【韓】歹如囚中虎號瘡
膗【韓】腷膊戰聲喧縮翻落羽｜氣吼 海【韓】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幽暴風搜耳盤作濤翻｜
醢【韓】作如影與黷呼冤受菹｜ 凱【韓】違軒尚賈餘清厲比歸｜ 塏【韓】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
宰【韓】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眞｜ 待【韓】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
殆【韓】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何｜ 紿【韓】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怠【韓】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
改【杜】歲寒忽無憑日夜柯條｜【韓】雖令伶伶吹苦韻難可｜ 亥【韓】孝子跑辛陽

採【韓】何山有靈藥療此顛與｜ 綵【韓】頭垂碎丹砂翼開傾飾｜ 在【韓】蹔出今坐咸招魂爽難復

｜ 倍【韓】雄咢作咽絕每發壯益｜ 癗【韓】木枕十字製鏡面生瘢｜

悔棍櫑壘儡蕾嶵浼

痗脢每廆匯瘣鮾隗

䫌頟璀漼琲鎧載逮

𥮾乃鼐劾采彩寀棌

𩬞茝霼欸騃

十一軫

軫【杜】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韓】曾生畦｜ 昣【韓】高士例須憐䵷䵷丈夫終莫

蜃【韓】搖毫擲筒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 腎【韓】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

哂【杜】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韓】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作見邪妨｜ 忍【杜】畢飛欲何待捷徑應未｜【韓】

董馬嚴徐已奮飛枚皐即名窮且｜ 緊【韓】朝為百賦猶鬱怒穌作千詩轉遒｜ 盡【杜】溫溫士君子今我

懷抱｜長安少年氣欲｜【韓】高浪駕天輪不｜ 牝【韓】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 臏【韓】爾來但

欲保封疆莫學罷涓怯孫｜ 窘【韓】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 菌【韓】復聞王師西討蜀霜風

冽冽摧軔｜ 箘【韓】當今聖人求侍從拔擢杞梓收楛｜ 引【韓】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閒官敢推｜

靷【韓】子時專場誇觜距余始張軍嚴翼｜ 蚓【韓】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 敏【杜】抱

詢排金門求容豈為｜ 閔【杜】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頹｜【韓】翟侯文章苦讒｜竄逐新歸厭閒鬧齒髮早衰嗟

可｜ 泯【杜】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韓】能夾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 殞【韓】暉暉簷日暖且鮮摵摵

更｜井梧映 準【杜】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韓】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 尹【杜】數杯資好事

異味煩縣｜【韓】勿嫌法官未登朝酒勝赤尉長趨｜ 筍【韓】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 隼【杜】觀

俠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韓】求草馳檄在得賢燕雀紛擎要鷹｜ 蠢【杜】平生流輩徒蠢｜【韓】竊料二塗必

處一豈比恒人長蠢｜ 盾【杜】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 楯【韓】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

眕疹鬒診稹縝袗紾

𨋺疢脤矧眹儘囷稇

敃愍憫黽敯純允狁

簨騿蹖惷

十二吻

隱【杜】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 穩【杜】顧視清高氣深｜【韓】滄公坐臥時長睡無不｜ 謹【杜】細

人尚姑息吾子色愈｜ 堇【杜】步趾詠虛虞追隨傚姿｜ 近【杜】靈芝冠衆芳安得幽覲｜

吻脗刎抆粉憤坋墳

鞼忿蘊惲韞縕愠醞

檼慇殷槿卺㩯齔听

麌

十三阮

遠【杜】巫山不見廬山｜牙檣捩柂青樓｜【韓】知識久去眼吾行其既｜人隨鴻雁少江共蒹葭｜幽事隨去多孰與論之｜
偃【韓】黙黙暮雨飄梢梢新月｜惜乎吾無居不得齧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
楗【韓】金石出聲音宮室發關｜
蹇【韓】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
謇【韓】石惟尚和同無俟於謇｜
晚【韓】金鈴下山紅日｜松林蘭若秋風｜【韓】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於何覩其光以至歲向｜
輓【韓】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石麤肆磨礪波惡厭牽｜
返【韓】歷歷余所經悠悠上上不子當｜撈舟南山下得｜
阪【韓】陰沈過連樹藏昂抵橫｜
畹【韓】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
踠【韓】何人譏章甫而知駿蹄｜
綣【韓】臨當背面時裁詩示繾｜
飯【杜】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但乞齋時｜【韓】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薔薔莫訾省默默但寢｜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
忖【韓】迴然忽長引萬丈不可｜
本【韓】賦形若不同無路尋根｜
畚【韓】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
損【韓】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臟｜
沌【韓】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
衮【韓】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衮｜
鯀【韓】黃河弄瀆瀑㶕澀連拙｜
梱【韓】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
狠【韓】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
懇【韓】乍如鬭啾啾忽若怨懇｜
蓴【韓】幽幽寸喉中艸木森苯｜

阮鰋鼴蝘堰鄢鍵揵

建巘甗憓反圈菌苑

宛婉琬烜咺混焜撙

噂穩盾遯鱒蓘緄鱓

壼捆悃墾

十四旱

旱【韓】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
坦【韓】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
散【韓】由來鈍騃寡參尋是儒官飽閒｜
傘【韓】光華閃鑠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
誕【韓】忽驚顏色變韶稚却信靈仙非怪｜
罕【韓】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
嬾【韓】思君携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
緩【韓】當憂復被冰雹埋汲汲來窺誡遲｜
澣【韓】猿呼鼯嘯鷓鴣啼惻耳酸腸難濯｜
短【韓】日出卯南曛景｜
斷【韓】魂翻眼倒忘處所赤氣沖融無間｜
盌【韓】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
算【韓】前年嶺隅鄉思發躑躅成山開不｜
管【韓】秋灰初吹季月｜
卵【韓】然雲燒樹火實騈
欵【韓】金烏下啄赬虬｜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
窾【韓】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
煖【杜】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妍｜
纂【韓】須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徃纂｜
伴【韓】去歲羈帆湘水明霜楓千里隨歸｜
滿【韓】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

悍亶𢉃饊袒但瓚稈

笴侃衎疃篹館盥痯

幹纘酇灒䬳斷

十五潸

綰韓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版韓昨因有緣事上馬捕手｜赧韓慚其無所知見則生𧹞

｜僴韓名令吐所記解摘了瑟｜睆韓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莞韓滿𡸣嵥見君迎我

笑而｜䜌韓顧視窗鋒間親戚競覘｜產韓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嵼韓閒祛露毫末

月得高寒｜潺韓如今更誰恨便可睅瀰｜限韓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簡韓有兒雖

甚憐教視不免｜揀韓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棧韓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剗韓固

宜長有人文章紛編｜諜拙日焦拳活計似鋤｜䝑韓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眼韓吾老著讀書

餘事不掛｜餞韓留君住聽食使立侍盤｜

潸 戁 撊 睅 撰 輚 僝 醆

十六銑

典杜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趼杜晨趨閶闔內足踏夙昔｜泫杜負米晚身每食臉

｜罥杜滎陽復冥寞罪罟已攢｜犬杜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蘚杜苔宇照蘚新垢衣

生碧｜衍杜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踐杜文章日自負椽吏亦累｜餞杜尚纏漳水疾

永負羔里｜展杜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闡杜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卜｜淺杜篆刻揚

雄流溟卜本末｜遣杜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蹇杜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

搴杜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𧷒杜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善杜學苟醇儒姿文包旆史

｜墠杜秘書茂松意載從祠擬｜韂杜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巘杜時下萊蕪郭忍飢

江雲｜辨杜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緬杜以為後輩褻予見苦懷｜沔杜戰伐何當解

歸帆問清｜兖杜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䜌杜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轉杜愛憤病

三秋有恨石可｜卷杜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喘杜長安米萬錢凋衰盡餘｜剸杜青

熒光㓷劒犀兒豈獨｜選杜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勉杜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娩

杜孤遊懷耿介旅宿夢婉｜子今獨何如能自媚婉｜

銑 毨 洗 跣 腆 靦 殄 沴

塡 𧀹 㯀 峴 晛 俔 睍 撚

泯 顯 䪁 扁 辮 艑 鉉 琄

畎 扁 匾 惼 獮 鮮 癬 演

俴 輾 蕆 憚 膳 鱔 僤 單

翦 戩 譾 揃 錢 璉 讞 甗

件 鍵 辯 湎 黽 褊 論 雋

吮 孌 輭 蝡 碝 愞 舛 瑑

篆 撰 譔 蜎 免 冕 俛

十七篠

神交有丨【韓】由來名〔?〕不得無丨古之大賢皆山林
分爾泯滅豈足丨 掃【杜】迹如丨柏公鎭夔國滯務故丨
諸家憶所歷一飯迹便丨詩家 擣【杜】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華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丨 觴爲緩憂心丨
島【杜】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丨 倒【杜】蘇侯得數過懽喜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丨 每傾丨志士懷感傷
心胸已傾丨何劉沈謝力 草【杜】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丨
未工才兼鮑照愁絕丨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丨問
君適萬里取別何州丨遊子無根株茆齋付秋丨但訝鹿皮
翁忘机對芳丨紅稠屋角花碧委牆隅丨園人非故侯種此
何州丨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 棗【杜】也復可憐
丨愛客滿堂盡豪翰開筵上日思芳丨 人呼兒具梨
丨 造【杜】此行牧遺吠 早【杜】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丨天
風俗方再丨 子憂涼州嚴程到須丨人生意
氣豁不在相逢丨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丨達生豈是足默
識蓋不丨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丨端復得之名譽丨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丨 考【韓】既歌以舞 槁【杜】勸
【韓】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丨 其鼓考丨 汝衡
門士勿悲尚枯丨落乃嚼氷霜開懷慰枯丨南京亂初定所
向色枯丨觀其著書藉頗亦恨枯丨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
丨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 好【杜】時來展材力先後
丬丬丨【韓】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丨 無醜丨始知生男惡
反是生女丨雞鳴風雨交久旱雲亦丨豈無青精飯使我顏
色丨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丨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丨傾
筐蒲鴿青滿眼顏色丨相逢若覺人情丨近來海內爲 寶
長句汝與山東李白丨【韓】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丨
【杜】尊前失詩流 保【杜】況蒙霈澤垂粗粒或自丨萬里須千
塞上得國丨 全家挈來相丨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
終傷不自丨【韓】運窮 堡【杜】奪我同官良
兩值遇婉戀死相丨 飄飄按城丨
皓 顥 皞 鎬 灝 藔 潦 獠

二十哿

舸【杜】憶昔北寡小有洞 柁【杜】更訝衡陽許練師 我【杜】松
洪河怒濤過輕丨 南浮早鼓瀟湘丨 白花簷
風澗水禁合時青 果【杜】秘訣隱文須內教 朵【杜】外丨
兒黃熊啼問丨 晚歲何功使願丨
鎖【杜】弟子誰依白茅屋 隓【杜】秋山冷眼魂未歸 火【杜】巾
廬老獨啟青銅丨 仙賞心違淚交丨
拂香餘搗藥塵堦
除灰死燒丹丨
哿 笴 瑳 哆 沱 娜 儺 荷
可 軻 左 裹 螺 瑣 惰 妥
坐 麽 羸 簸 播 頗 禍 夥

二十一馬

者【杜】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丨【韓】愈 賈【杜】登朝若有言
者從軍大梁下往來滿座皆豪丨 爲訪南遷丨
假【杜】美人爲黃土 灑【杜】萬籟真笙竽 下【杜】不知何王
況乃粉黛丨 秋色正瀟丨 殿遺構絕壁
丨 瀉【杜】陰房鬼火青 社【杜】燕趙期洗清 把【杜】憂來藉
壞道哀湍丨 祈周秦保宗丨 草生浩歌
淚盈丨清 尾【杜】月溪松風長 打【杜】棗熟
晨送菜丨 蒼鼠穴古丨 從人丨
馬 赭 野 冶 也 雅 檟 嘏
掌 啞 夏 廈 寫 且 舍 姐
踝 寡 若 惹 鮓 苴

二十二養

養 杜 孔翠望赤霄 愁思雕籠｜ 癢 杜 貫穿無遺恨 薈蕞何技｜ 橡 杜 履穿四明 雪飢食楢谿

｜ 奬 杜 詞場竟疎闊 平昔濫吹｜ 槳 杜 老蒙台州掾 泛泛浙江｜ 兩 杜 神翰頓 不一體變

鍾兼 魍 杜 天長眺東南 秋色餘魍｜ 鞅 杜 劇談王侯門 野稅林下｜ 强 杜 八分 一字值

百金蛟龍盤 拏肉屈｜ 仰 杜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 想 杜 摛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 掌

杜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公子 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 爽 杜 地崇士大夫況乃 氣精｜樂遊古園崒

森｜鐵鑠高垂不可 攀致身福地何蕭｜ 嚮 杜 滄洲動玉陛 寡鶴誤一｜ 饗 杜 鵜鶘至魯 門不識鐘鼓

｜ 丈 杜 空闊紫芝歌 不見杏壇｜ 杖 杜 形骸實土木 親近惟几｜ 仗 杜 靑春波 浪芙蓉園

白日雷霆 夾城｜ 壤 杜 香酒盎疎放 彈琴視天｜ 賞 杜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 公｜長生木瓢示眞率

更調鞍馬 狂歡｜ 長 杜 神農極闕漏黃石媿師 碧艸蘘蘘｜芝艸琅玕日應｜ 網 杜 蕭 條阮

咸在出處 同世｜ 枉 杜 子雲窺未遍 方朔諧大｜ 往 杜 昔獻書畫圖新詩亦 俱｜知君此計誠長｜

韓 官不自謹愼 宜即引分｜ 上 杜 拂水低徊舞袖翻 緣雲淸切歌聲｜ 蕩 杜 他日訪江 樓含悽述飄

｜閶闔晴 開訣蕩｜ 盪 杜 反覆歸聖朝 點染無滌｜ 廣 杜 圭臬星纏奧 蟲篆丹靑｜ 牓 杜 文

傳天下口大字猶在 ｜曲江翠幕排銀 曩 杜 別離慘至今 琢白徒懷｜ 莽 杜 晚就芸香 閣胡塵昏坱

｜ 朗 杜 春深秦山秀 葉隱淸渭｜ 慌 韓 胡爲此水邊 神色久慌｜ 幌 杜 未曾寄 官曹實兀

倚書｜

像 象 潒 蔣 緉 怏 碘 鰲

蠁 享 敞 氅 昶 襁 繈 鏹

欀 攘 紡 仿 罔 惘 魍 倣

昉 搶 碭 簜 盪 顙 磉 駔

蘔 瀼 沆 儻 矘 帑 蟒 茫

漭 嶸 曭 黨 欓 讜 党 盎

坱 泱 慷 曂 朊 榥 晃 皝

蒼 迋

二十三梗

梗 杜 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 韓 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 綆 韓 婦思識夸塗 汲古得脩｜ 邴

杜 勞生媿嚴鄭 外物慕張｜ 秉 杜 大師京國舊 德業天機｜ 境 杜 已從招提遊更 宿招提｜乃知君 韓

子心用才文章｜胃驚 長叢哲驍變負人｜ 警 杜 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

景 杜 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淸｜ 韓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 影 杜 錯磨終南翠顛倒 白閣｜土室延白光

松門耿｜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陰 鑿生雲籟月林散淸｜年多物化空形｜ 省 杜 上君白玉 堂倚君金華

｜諸公袞袞登臺｜雲安沽 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 永 杜 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 ｜鴻然江海思復與冥路

｜濟攀倦日短語樂寄夜｜ 韓 露泣秋樹高蟲弔寒夜 冏 韓 蟲鳴室幽幽 月吐窗冏｜ 猛 韓 欲 退觥

新憑遊魯凜前|礦【杜】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疵|冷【杜】天闕象緯逼雲臥入衾|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廣文先生官獨|黽【杜】竭石歲崢嶸天地日蛙|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鼃|幸【杜】雖裳換蝸益尚地惡多|【韓】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靜【杜】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庾公興不淺黃霸鎖每|整【杜】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騁【杜】綺麗玄暉擁牋誄任昉|嗚呼健步無由|【韓】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駭|屏【杜】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韓】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頸【杜】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至老雙鬟只垂|領【杜】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嶺【杜】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波濤良吏筆無絕大庾|頩【杜】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頃【杜】嵩萃增光輝乘凌惜俄|井【杜】敢忘二頃歸瘤迫蘇甃|明燃林中薪暗汲

石底|亂石崢嶸俗無|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嗟|請【杜】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韓】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朔|省【杜】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

哽 丙 怲 蛃 炳 儆 檄 瘖

眚 皿 憬 璟 杏 荇 蜢 艋

獷 䵃 懭 打 耿 倖 靚 靖

穽 逞 郢 餠 箳 頩 褧 癭

睛 箐

二十四迥

迥【杜】況資姜芡兄庶結節茨|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頂【杜】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月峽瞿塘雲作|鼎【杜】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艇【杜】仿像纖鮫人空蒙辨漁|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並【杜】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野花山葉銀釵|【韓】競挽春山來比|撜【韓】豈北俎豆古不為予所|

炯 洞 茗 冥 酩 酊 梃 莛

挺 鋌 町 脡 頲 謦 濘 悻

涬 脛 醒 褧 剄 併 詗 檾

洗 頩 庱 等 肯

二十五有

有【杜】丈夫譽許國憤惋復何|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幾事無不|【韓】決于旗親濡及九|蓀麥之茂蓀麥之|右【韓】日行三十條斜其|博問遐觀以置左|友【杜】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丈夫止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韓】皇帝大孝慈祥悌|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柳【杜】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步屧隨春風郁郁自花|側塞被徑花飄颻委墀|眷章梓州開筵俯高|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交橫集斧斤稱袁先清|每夜江邊宿袁|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

兒身｜肘【杜】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朽【杜】至尊均嫂叔
姒｜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盛事垂不｜摧
頹蒼松根地冷骨未｜前月放營農辛苦救衰｜功名圖麒
麟戰骨當速｜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所親問淹泊泛愛
惜衰｜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
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死爲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
｜九【杜】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久【杜】欲輕腸斷聲心
蜀門多樓閣高者十八｜緒亂已｜我來入
蜀門歲月亦已｜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蹉跎陶唐人鞭
撻日月｜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illegible]年逢闕破妻子隔絶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有同[illegible]枝木使我[illegible]歎｜入怪
鬢髮空吁嗟爲之｜梓州豪傑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豫
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首【杜】欲[illegible]猛虎場鬱結回我
頗｜【韓】登茲太平無怠永｜｜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蹭蹬
多拙爲安得不皓｜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奉辭還杖策

暫別終回｜高興激荊衡知音爲回｜吾輩碌碌飽飯行風
后力牧常迥｜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迥｜【韓】以錦
纏股以紅帕｜我手【杜】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子等成
爲壯夫君白｜大名皆因此人｜不意青草湖扁舟
落吾｜童兒汲井華慣捷瓶在｜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
延頭指大男渠是弓弩｜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羣書萬
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韓】取之 守【杜】黃羆在樹顛正
二中枷服械｜杯行到君莫停｜爲羣虎｜雖無新
今日修尚置官居｜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死者即已休生
者何自｜【韓】闖叢聚謀廉頭是｜君子之傷君子之｜工農
雖小人事 醜【杜】顧展丈夫雄得辭兒女｜後生血氣豪舉
業各有｜動見老｜朝廷饒生還觀故傷老｜指揮過
乖禮未覺鄙野｜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病骸孤飛俗眼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韓】出師三千各選爾
婦【杜】爾祖未顯時 阜【韓】四郊賓作 否【杜】中原消息
悕爲尚書｜般其如｜斷黃屋今安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韓】沒
二悲魂蕭條猶在｜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韓】
皇帝正直別白善｜不知官在朝有｜
蓋國家｜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
臼【杜】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韓】遂自
顛倒若 舅【韓】皇帝曰吁 咎【韓】勅戒四方 酉【杜】朝來偶
杵沒｜伯父叔｜侈則有｜然出自卯
將及 牖【杜】山中瀨茅屋誰復依戶｜明霞爛複閣霽霧搴
｜高｜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立神扶棟梁鑿翠
開戶｜日車隱崑 莠【杜】念爾形影乾 誘【杜】低顏下色地
爲鳥雀噪戶｜摧殘沒藜｜故人知善｜【韓】
有恨其兒 受【杜】歌謳互激遠回斡明授 壽【杜】夫人常肩
有餌其｜【韓】蜀可全有此不當｜輿上殿稱萬
｜【韓】天錫皇 帚【杜】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酒【杜】萬工
帝與天齊｜灑酒不濡地掃除似無｜密運巧
氣若酣杯｜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自陳剪髭鬚市騎充
杯｜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把

尊罍｜貧病老夫家實貧好事就之爲 厚【杜】羸骸
擣｜【韓】萬牛喘汗萬覡行｜破除萬事無過｜將何適
履險顛益｜滂渙授拾遺流離主恩｜上天下亂宜真亦
後｜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用爲羲和天爲成用平水土
地爲｜【韓】該養 后【杜】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 後【杜】巡非
無告仁滂施｜【韓】怡怡偷偷奉太皇｜瑤水遠
迹是雕牆｜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自寄一封書今已十
月｜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近
辭痛飲徒折節萬夫｜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徒布如雲
恭青青歲寒｜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曠前｜【韓】韋春
去鎮劉闘守｜尊 母【杜】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太守頃
酒相逢十載｜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韓】德載
萬年爲 畮【韓】各安爾位 牡【韓】乃以上卒 斗【杜】一紀出
父爲｜訓厥畮｜於郊用｜兩蜀于今
向南｜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斗｜
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臨妻拜東壁柱席上南｜从半

【韓】蛟龍弄㐲牙造次欲手　炎【韓】芝炎擢荒蓁孤翮起連｜　膽【韓】無本於大不及｜

噉【韓】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　淡【韓】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　蹔【韓】老嬾心久不

｜　黮【韓】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黮｜

灠　禫　霮　鬖　噡　醓　昝　鍣

歁　憾　頷　欖　毯　緂　統　澹

憯　闇　㔶

二十八琰

琰【韓】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　剡【杜】大厦棟方隆巨川楫行｜　斂【韓】是時秋之殘暑氣尚未

｜　險【韓】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　貶【韓】斷岸忽原沈遠意賈誼｜　颭【韓】夜風一何喧杉檜

屢磨｜　儉【韓】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若｜　芡【韓】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　广【韓】剖竹走泉源

閑廊架崖｜　檢【韓】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　瞼【韓】雖令悲生腸坐使淚盈｜　魘【韓】猶疑在

波濤怵惕夢成｜　染【韓】平生所多感忝翰遝頻｜如以膏澤衣每漬垢適｜　苒【韓】旅程媿淹留徂歲

嗟荏｜　陜【韓】珥貂藩維重政化類分｜　睒【韓】殘月暉暉太白睒｜展轉嶺猿鳴嶠燈青睒｜

諂【韓】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　掩【韓】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　漸【韓】況當江闕漸斗起勢推

｜　忝【韓】伊余夙所慕陪賓亦云｜　點【杜】雞三號更五｜山樓點綴月漁火燦星｜　玷【杜】翻

飛之羽翼指摘囷瑕｜　篔【杜】客堂喜空涼華榭有清｜　歉【韓】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　儼

【韓】路躬妄嚴闢佛事燒出｜

餤　灩　瀲　蘞　譣　玁　隒　檿

黶　襝　冉　閃　奄　晻　渰　崦

剡　餂　居　慊　嗛

二十九豏

豏　獫　喊　湛　減　斬　闞　黯

黶　摻　檻　轞　濫　艦　范　範

犯　蘁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上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中　去聲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送

送【杜】奇祥異瑞爭來—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韓】令徵前事爲觴咏新詩—　鳳【杜】若心豈兒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　貢【杜】寸地尺天皆入—　弄【韓】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　凍【韓】鳶鳶野浮陽暉暉水披—　棟【杜】大廈如傾要梁—　傯【韓】人生本坦蕩誰使妄倥—　甕【杜】不知何圖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　夢【杜】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

贛　灨　䡅　羾　䡴　哢　蝀　湅

湩　控　空　鞚　糉　緵　㚇　洞

絧　詷　侗　慟　痛　諷　仲　瞢

懜　鬨　哄　幏　霿　賵　中　衷

衆

二宋

宋【杜】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　用【杜】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爲—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韓】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　頌【杜】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　共【韓】盤蔬冬春雜尊酒清濁—　葑【韓】扶栿燮圯址刺船犯枯—　從【韓】親次阮

訴求子妖亦可—　縱【韓】戀池群鴨迴釋嬌孤嬖—　種【杜】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　重【杜】萬牛迴首丘山—指桃李闌幽暴寧止—【韓】肯

綜　統　誦　訟　俸　縫　封　供

癰　壅　饔　惷　恐

三絳

絳　洚　虹　降　巷　惷　撞

四寘

累【杜】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　易【杜】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　義【杜】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　戲【韓】初喧忽忿爭中靜雜嘲—　翅【韓】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　睡【韓】敲門驚晝—　至【杜】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行雲遞崇高飛雨霧而—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玄宗妙其書是以數了—諸將亦自軍中—飄飄遠自流沙—東南飄風動地—日夜更望官軍—【韓】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後從徐州辟書—　位【杜】才盡傷形體病渴汙官—　媿【韓】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腸咬蹺踉相嫵—　遂【杜】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　燧【杜】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　穗【杜】清霜九月天彷彿見—　醉【杜】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韓】烽煌東方星奈此眾客—　邃[illegible]—　[illegible]【杜】下可容百人[illegible]陽亦深—　祟【杜】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爲—　淚【杜】宗廟尚爲灰君臣俱下—妻孥極

力爭根斷泉源豈天｜韓感臣赤心使臣知｜記杜樅枏枯崢嶸鄉黨皆莫｜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地用莫
如馬無良復誰｜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韓紛紛過客何由｜

寘忮觶避惴詈離荔

跂積柴賜爲帔賁跛

詖陂髲被寄臂檗芰

騎刺議儗譬漬眥骴

智縋腿錘吹企跂縊

施啻餧委僞恚瑞諉

贄鷙摯魅隧繸檖璲

襚邃篲粹睟誶類穀

胔費饋匱簣蕢濞媿

備糒器贔喟歸觖嗜

痢莉莅膩劓憒鷙質

綴遲治冀懻穊覬暨

洎泉旣悸貳樲髮佽

懿駟季比庳睢畀庇

痓肆勩隸示謚自出

遺誌織痣植嗣飤伺

司弒始幟截櫃剸孶

牸貽毦咡刵珥屣曬

廁食詒异施侍蒔笫

忌惎饐埴薏其亟

五未

味杜南紀妝波瀾西河共風｜貴韓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蝟杜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
毛寒縮如｜髴杜耳關讀書聲殺伐突髴｜費杜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畏杜截承金
露盤裊裊不自｜氣杜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凍雨落流膠衝風奔佳｜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江翻石
走流雲｜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欷杜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

未胃謂渭彙緯魏犩

沸芾誹尉慰蔚罻諱

卉費狒屝痱䠊蜚翡

毅旣漑乞餼愾熂鱀

墍暨璣衣

六御

去

慮〔杜〕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

去〔杜〕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韓〕河之水悠悠｜擅命而狂既翦既｜

御語歔濾鑢據鐻居

倨踞鋸覷狙款署曙

恕庶著翥疏飫棜㵰

淤菸箸著除遽勮詎

釀㩤絮助沮詛茹洳

豫與預澦蕷譽女處

絮

七遇

遇〔杜〕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雁公竟獨往尚子終罕｜萬

里長江邊邂　寓〔杜〕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　樹〔杜〕晴飛

逅一相｜　伏枕問別離疇能忍漂｜　半嶺鶴

風亂平沙｜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惆悵老大藤沈吟屈

蟠｜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岸疏開闢水木雜今古｜風

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朱雀街書來黎樓何　注〔杜〕良會苦

鄉｜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　短促溪行

水奔｜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賴知禾黍收已覺

糟牀｜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韓〕我不如水東｜　屨〔杜〕南

爲祝融客勉强親杖｜消　句〔杜〕清談慰老夫　戍〔杜〕午辭

中日伏枕臥久塵及｜　刪卷謂佳｜　空壺本

得花石｜聘婦前致詞三男鄴　孺〔杜〕針灸阻朋曹　務

戍｜爲問我故人勞心練征｜　糠粃對童｜

〔杜〕春纏加老病　霧〔杜〕借問泛舟人何爲入雲｜山雨不作

泥細隨俗｜　江雲薄爲｜東將入海隨烟｜堂上

不合生楓樹怪　鶩〔杜〕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　懼〔杜〕未

底江山起烟｜　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　辭炎

原毒擺落　具〔杜〕非寵任塵埃舟航煩數｜　聚〔杜〕林茂鳥

仮涉｜　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　有歸水深

然知　蒼茫大造闢理亂豈恒｜萬古一勿生

數〔杜〕胡爲足名｜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　賦〔杜〕誰

｜　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晚歲迫

航叩君門下令減　趣〔杜〕偷生還家少歡｜司直非冗官荒山

征｜〔韓〕彼州之｜　拘悶出門遊曠　住〔杜〕虎

甚無｜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　狼窺

絕經旦｜聞君埽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

中原焉得所歷｜　屢〔杜〕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　暮

巢父掉頭不肯｜　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　風〔杜〕

吹紫荊樹色與春庭｜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地燕南風

鹹舂熱西日｜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卜居意未展杖策

廻且｜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釣陳蒼蒼玄武｜深

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韓〕萬里蒼蒼烟水｜　慕

〔杜〕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　〔杜〕飄颻桂水遊　〔杜〕呼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　墓　悵望蒼梧｜　度　號傍

孤城歲月誰與｜拔爲天軍佐崇大王法｜悠悠邊月破欝

欝流年｜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

｜　渡〔杜〕溪行一流水　路〔杜〕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莫

曲折方屢｜　洪及許靖避世常此｜鄭公縱

待滯老病不識｜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繫舟盤藤輪杖

策占樵｜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

庶無引　露〔杜〕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明滅洲景微隱見

帰｜　巖姿｜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惜

君只欲苦死留富　兔〔杜〕昔如水上鷗　顧〔杜〕干戈浩未息

貴何如草頭｜　今如罝中｜　蚍蜉反相｜主

翳【杜】例及吾家詩曠懷埽氛—閉【杜】慟哭蒼烟根山
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門鬱重—争名古
豈然鍵楗嫛【杜】往者武后朝惠【杜】窮途多僕興亂世少
故不—引用多寵—恩—蕭蕭白楊路洞徹
實珠—至尊方旰桂【杜】慷慨嗣真作嘒【杜】同啣漸蔡色
食伏爾布桌—汾嗟玉山—日沒衆星—
屣【杜】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唳【杜】獨步四十年泥
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風聽九皐—
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際【杜】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
味已皆虛跋涉曾不—兩伯從事賢君行立談
歲【杜】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威弧不能絃自爾無寧
—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與兄行年校一—
衞【杜】龍宮塔廟湧脆【杜】是非張相國鋭【杜】風流散金
浩刧浮雲—相扼一危—石追琢山嶽
—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綴【杜】忠貞負寃恨宮闕深旒—使
精—漁陽突騎猶精—者紛挐散王綱尚旒—

稅【杜】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敝【杜】天子從北來
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長驅振凋—
【杜】終悲洛陽獄篲【杜】幾分漢庭竹蔽【杜】翊詠六公篇覽
事近小人—夙擁文侯—來豁蒙—
袂【杜】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制【杜】二京陷未收四極
同風吹獨樹白日照執—我得—赫赫雍王都
節製【杜】聲華當健筆逝【杜】論文倒崔蘇指盡流水—我
—洒落富清—無官復姿聊復從此—歎詠只
與長噬【杜】川谷血橫流裔【杜】頓兵岐梁下卻跨沙漠—
川—豺狼沸相—下謁走其門碑版照四—
瘞【杜】坡陁青州血滯【杜】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例
蕪沒汶陽—秉心識本源於事少凝—
【杜】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厲【杜】哀鳴兌蕭條恩波延揭
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
—憩【杜】補闕躬徵入世【杜】向來映當時豈獨勤後—徘
梓史晨征—惻悲生離局促老一

勢【杜】吞滅人常識…坐知七曜曆手畫
三軍—兄將富貴…功名好權—罽【杜】豐
屈珊瑚鉤麒
麟織成—
疐諦嚏劑齊懠穧薺
皆禘薙渧鬀第悌娣
睇禘締杕踶題逮棣
切妻壻弽詣垷睨寱
髻係系禊曀瞖嫕壇
殪縊謎箄轊蕙筀鷤

曀睤濞棙颶隸儷戾
綟沴離欐盭荔祭穄
㯕轊枘蚋汭芮贅毳
㢢啜帨蜕說弊幣薛
橇毳鱖劌蹶劂罽瀱
㫼㓹淛誓筮怢曳栧
泄袣洩濟藝槸囈㲘
癘禲蠣糲勵礪揭䫡

貰纚猘偈碣揥劓毲

淠

九泰

太【韓】庶幾諧戎願溪止無已｜蓋【杜】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浦上童童青｜【韓】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艾【韓】甘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藹【韓】庭翻樹離合牖變景明｜

馤【韓】樓菊茂新芳遲蘭銷晚｜靄【杜】蹋步凌垠堮側身下烟｜【韓】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壒【韓】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大【韓】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害【韓】丈夫命存百無｜帶【韓】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貝【韓】蒙

圃落青璣瓜畦爛文｜霈【韓】膏情初藹隽礎色微收｜旆【杜】高纛成帷幄寒木疊旌｜【韓】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會【杜】僵臥龍虎姿主當風雲｜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兊

【韓】侵陽日沈玄剎節風摟｜膾【韓】戰場覺一乾賊肉行可｜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澮【韓】憂魚思舟楫感禹勤猷｜鄶【韓】吾人猶在陳僮僕誠自｜儈【韓】貧薪不爛竈富粟空塡｜

最【杜】于斯答恭謹足以殊殿｜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噦【韓】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外【杜】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韓】微飄來枕前高灑自天｜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誰能檢點彤骸｜薈【韓】氛醲稍疎映翠亂還擁｜磕【韓】陰旌時摎流帝鼓鎮訇｜

蔡【韓】旅命或馮著卜嗜將問｜賴【杜】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韓】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瀨

【杜】遠川曲通流漱嘗漰沘｜【韓】李懷到空山屬聽通驚｜籟【杜】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遊聽竿｜【韓】誰敬尋瞀灌注咽聾｜

泰忲汰丐忩奈汏鈦

蔕伂狽沛肺茷繪禬

儈檜旝襘獪廥酹祋

濊愒嘅縩癩糲藾賚

娧蛻眛昧

十卦

曬【韓】長風吹天壚秋日萬里｜怪【杜】客從何鄉來竚立久吁｜壞【杜】豈知千年恨中路顏色｜瘵【杜】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彫｜介【韓】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界【韓】一卷長｜隔歲百步遙殊｜疥【韓】祛煩類決癰愜興劇爬｜誡【韓】溫存感深惠埸切奉明｜屆【韓】闕

場再鳴先返路一飛｜犗【韓】東野繼奇蹤修綸懸衆｜械【韓】美君知道腴逍步謝天｜蒯【韓】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拜【杜】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韓】秋潦淹轍跡高居限參｜瞶【韓】坐食取

其肥無堪等聲｜鎩【韓】令君韜駛伊我羽已｜殺【韓】撞宏聲不掉輸邀瀾邐｜快【韓】研文較幽玄呼傳騁雄｜敗【韓】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喝【韓】爭名求鵠徒騰口甚蟬｜

卦絓註挂懈繲解廨

隘搤解邂賣畫瘥稗
粺眦派債灑噫祭髮
玠戒魪价芥薤瀣齘
蕢喟湃憊韛夬噲話
邁勱嘬蠆蒂餲呰

十一隊

鐓【韓】既取冠爲冑頓以距爲|
佩【韓】我我進賢冠耿耿水蒼|
背【韓】顧影聽其聲頼顏汗漸|
倍【韓】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
韎【韓】祥風迎萬勢霙韶捲夸|
晦【杜】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

對【杜】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韓】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
退【韓】黃黃蕪菁花桃李事已|進乏犬雖效又不勇自|
內【杜】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聰鷙志氣滿養子穿穴|【韓】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
碎【杜】黑知灣澴底清見光烱|【韓】霙端水筒坼林表山石|峽石逢颶風雷雹助撞|
輩【杜】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一鬨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
代【杜】自矜驊騮哥絕|
礙【杜】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秉心識本源于事少滯|
愛【杜】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乘出千人萬人|滄波老樹性所|
慨【韓】抵蘖但昏眠不成歌慷|
穢【杜】衆婦賙給美擢落多藏
瀬【杜】削成根虔無倒影垂澹|

隊䨴薱憝駾北邶焙

孛琲扳誖妹昧眛沫
韎痗瑁沕誨醭悔配
朏碓敦倅晬憒潰闠
回匯繢塊誶纇酹耒
擂礧背磑黛袋埭逮
隸岱靆瑇載縡再塞
簺儓賽貸態欬嘅愾
鎧槩剴溉摡僾閡譪

靄靉薆曖瀣耐鼐戴
襶賚萊徠睞菜寀采
在裁載廢癈肺柹濊
吠茷喙𧰲顪乂刈𢗨

十二震

震【杜】卿家兄弟功名|黃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
信【韓】公來尸之人始未|
燼【杜】冥莫隨烟|
印【杜】麒麟麟閣
峻【杜】監牧攻駒閥淸|
駿【杜】可憐九馬爭神|
徇【韓】公不飲食以訓以|
俊【杜】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
順【杜】伊昔太僕張景|

賑侲振訊迅汛刃仞
訒物認韌軔靭紉肕
吝藺躪粼磷瞵遴悋
粦擯儐鬢殯陣慎贐
藎憖晉搢縉瑨進釁
疊鎮僅墐覲殣瑾饉
瘽櫬齔襯疢趁親稕
諄純浚濬恂駿狥殉
餕晙䬄晙瞬舜蕣閏
潤

十三問

問 杜 長者雖有— 韓 遠遥州民送音— 郡 韓 臨淮太守初到—
紊抆絻聞汶運鞾暈
韻員鄆餫訓糞僨奮
責忿醖緼熅藴慍分
憤㥏靳斤隱僅近

十四願

願 杜 庶以勤苦志報兹劬勞— 劉毅從來布衣— 執究不問不得分— 坐堂日無事驅馬適所— 怨 韓 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 月及申酉利復— 勸 韓 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 萬 杜 家無儋石輸百— 韓 歸還閱書史文字浩千— 曼 韓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 飯 韓 廉頗尚能— 麤冪首空好飲廉 獻 韓 陳迹竟誰尋賤嗜非貴— 憲 韓 子今何為者冠佩立憲— 健 杜 略見凍餒不足以多病 才千苦— 遁 韓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草諷前是— 恨 杜 役夫敢伸—
愿晼販券綣建堰鄢
䡾楦遠瑗圈悃溷頓
敦巽潠遜困嫩悶噴
遯腯鈍褪寸坌論艮
蔓

十五翰

旱 杜 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 悍 杜 士卒既輯睦敢行促精— 炭 杜 亡衰病方入四海一塗— 喜非丈夫特 歎 杜 妻孥復隨我同首共悲— 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 沒節泗冰— 按 杜 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 案 杜 東屯大江北 —汜寂谿頓僕皇天照嗟— 韓 孰飢無食孰寒孰— 旦 杜 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昨— 百頭平昔— 悍 杜 王室不肯微以徒若無— 幹 杜 此流汚

卒斬神器資強｜

餘【杜】請公放筆爲直｜

骭【韓】嬌兒好眷眼袴脚凍兩｜

岸【杜】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長途隨長江渡口下絕｜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

看【杜】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

漢【杜】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芊芊烟翠羽剡剡生銀｜南圖卷雲水北栱戴霄｜

爛【韓】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

難【杜】平生方寸心反掌帳下｜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

粲【杜】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傷時媿孔父去國同王｜

散【杜】故國莽丘墟隣里各分｜鳴呼殺賢良不叱白刃｜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迴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

喚【杜】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

煥【杜】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

惋【杜】始誅誰其問迴首增憤｜

貫【杜】偏神表三上鹵務同一｜

觀【杜】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

灌【杜】稲秧適云已引溜加溉｜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

館【杜】似聞上遊兵稍逼長沙｜

竄【杜】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

段【杜】重之不減錦繡｜

亂【杜】婢爲湖外客看此戎馬｜烏鵲抵蘇臺洪濤越凌｜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已令拂拭光凌｜

斷【杜】憐好彼克修天機自明｜

算【杜】變迴迫勝地｜謀畫馬得｜

漫【杜】水清不礙偏沙白灘漫｜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

半【杜】身當問罪先縣邑諸侯｜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

畔【杜】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

叛【杜】驅馳數公子咸翺同伐｜

懦【杜】黔節哀有餘矣何激我｜

翰　汗　瀚　垾　皯　馯　扞　閈

釬　灘　彈　旰　洅　旴　騂　豻

矸　諺　衎　侃　暵　灡　讕　瓓

攤　粲　璨　燦　贊　瓚　酇　讚

逭　換　奐　渙　漶　鑽　腕　盌

冠　悹　痯　鸛　祼　爟　瓘　擐

爨　翫　玩　鍛　碫　彖　褖　蒜

幔　曼　縵　墁　鏝　絆　靽　判

泮　泮　胖

十六諫

諫【韓】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

澗【韓】府公舊同袍拔擢宰山｜

間【韓】賣犀倚連牆往來忻莫｜

晏【韓】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

鷃【韓】寄詩雜詼俳有頻說鷃｜

雁【韓】隔牆聞讙呼衆口極鶩｜

贗【韓】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

訕【韓】白頭趁走裏閉口絕謗｜

汕【韓】況住洛之涯魴鱮可罩｜

慢【韓】但聞赤縣尉不以博士｜

嫚【韓】爲官不事職厥罪在欺｜

篹【韓】肯效屠門爵久嫌弋者｜

患【韓】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不必生怪變狐狸騁妖｜

宦【韓】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

擐【韓】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

豢【韓】咄之不言飢飫若厭芻｜

幻【韓】又言致猶鹿此語乃吾｜

慣【韓】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

丱【韓】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

亂【韓】行當自

劾去漁釣襻〔韓〕刃寒淵詩書棧〔韓〕歲窮寒氣驕𧇭〔韓〕下
老殺｜妻孩剩腰｜氷雪滑磴｜
言人吏稀唯覓〔韓〕三年國子師辦〔韓〕冬唯茹寒菜辦
足彪與｜腸肚習藜｜秋始識爪｜
〔韓〕我時亦新居綻〔韓〕疏飡要同喫盼〔韓〕音問難屢通
孫事若難｜破襖請來，何由覩清｜

襇潸綰轘扳鏟

十七霰

霰〔杜〕喪亂死多門縣〔杜〕山分積草嶺路異明霣〔杜〕其
嗚呼淚如｜水｜疾風吹塵暗河｜滑乃
波濤其光或雷｜青衿胄子甸〔杜〕崔嵬晨雲白練〔杜〕顧
因泥塗白馬將軍若雷｜朝旭射芳｜攜王
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見〔杜〕戶
素月垂文｜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

璞禹鑿餘異狀君獨｜晚交嚴明府翊此數相｜可憐馬上
郎意氣今誰｜食薇不願餘茅茨眼中｜前者途中一相｜
可惜春光不相｜韋侯韋侯數相｜行子濕手不相｜開示
之中常引｜嗚呼房魏不復｜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
長相｜麟角鳳觜世莫現〔杜〕聯翩各盡墨多水遮隱｜連
辨煎膠續絃奇自｜峯接長陰白日遮隱｜
硯〔杜〕奉使三峽中宴〔杜〕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向非
長嘯得石｜劉顥為地主懶回鞭轡成高｜兼
求畜豕且割鮮密燕〔杜〕東流江殿〔杜〕公含起草姿不遠
沽斗酒諧終：水西飛｜明光｜承恩數上南
薰｜天開地裂長安綫〔杜〕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
陌寒盡春生洛陽｜如｜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
淚如戰〔杜〕近時王將戰中夜商於｜褒公鄂公毛髮動英
广安飆奧來酬｜瘖瘂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
｜月將歎曲終今夕膳〔杜〕惟生哀我未平復彥〔杜〕卜居
亻諮艱難尚酬｜為我力致美殽｜尚古里

小賀投絹〔杜〕我有一面〔杜〕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邑
諸｜疋好東｜有佳士人情如已無｜東城坊
春岑江闊鄰石｜人事經年記君｜凄烟功臣少顏色眄
將軍下筆開生｜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
〔杜〕致十丹青地箭〔杜〕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憶爾腰下
知汝隨顧｜鐵絲｜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
羽｜豈知驅車復同眷〔杜〕氷書語絕妙遠客驚深｜老馬
戰可惜刻漏隨更｜為駒總不虛當時得意況深｜
[illegible]〔杜〕雨檻臥花叢倦〔杜〕旅泊吾道窮變〔杜〕颼颼林響
風牀展書｜衰年歲時｜文悽慘石牀
選〔杜〕呼婢取酒壺饌〔杜〕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
｜續兒誦文｜促華｜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
出房親旋〔杜〕故人情義晚誰似賤〔杜〕比公頭上冠真賢
自｜令我手腳輕欲｜未為｜後生相勸何
寂寞君有長才不貧｜且遇王羨〔杜〕平公今詩伯秀發吾
生所晴昔素知賤子甘貧｜沂｜秦王學士時難｜

尚看王生抱此懷遍〔杜〕王生怪我顏色惡囀〔杜〕鉤簾宿
在于前也何由｜答云伏枕艱難｜鷺起丸藥
流鶯
｜

先倩茜蒨縓綪絢洵
眴眩袨衒睊罥鍊澱
鈿瑱奠佃楝晛俔牽
莧嚥嬿薦片荐栫驠
顫善繕墠擅禪諺唁
甗讞譴繾遣狷悁鄄

援院媛瑗㴭偭瞑麪

釧弗穿竄掾緣煎濺

揩扇煽戀變卞汴昪

𢷎弁撰纏漩傳餞諓

𢿱衍綖莚延轉剸偄

十八嘯

嘯【杜】可使容吾居終焉託長― 眺【韓】浤浤逆素浪洊落展清― 徼【杜】晏彈未足憂兵戈滿邊

―調【杜】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論交何必先同― 掉【韓】神完骨蹻脚不― 笑【杜】何當宮曹清

爾輩堪一―當面輸心背面―【韓】神官見我開顏― 照【杜】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 要【杜】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迴帆覬賞延佳勳領其― 妙【杜】華有舟楫遲得盡所歷―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 峭【杜】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 誚【杜】衙者留遺恨恥爲達人― 驃【杜】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 少【杜】人生交契無老―晚將末契託年―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韓】前對一人壯非

―䖀【韓】我亦平行踏䖀―

耀跳窕弔蔦釣叫噭

溺藋蓧銚竅料嘹窔

肖鞘詔鷂姚燿約召

邵劭嶠轎橋摽勦剽

漂慓譙噍哨燎療獠

嫪廖醮燋僬趭爝釂

廟篍票燒

十九效

效【韓】雖蒙勾踐禮竟不聞報―【韓】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 校【韓】強號爲蛙蛤一實無所―端能敗笙磬仿二亂學― 覺【韓】我棄愁海濆恒願眠不― 罩【韓】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

孝【韓】猶較務同俗全身始爲― 豹【韓】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 爆【韓】巨烘朋類多沸耳作驚

貌【韓】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 炮【韓】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 稍【韓】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 櫂【韓】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 撓【韓】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 淖【韓】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淖― 鬧【韓】鳴聲相呼和無理只取― 樂【韓】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

傚佼較窖笊儤爆敲

礉散巧砲踔趠哨撓

鈔拗袎勬

二十號

號【韓】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 導【韓】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 纛【韓】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

盜[韓]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 纛[韓]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 蹈[韓]國朝盛文章子昂
始高| 悼[韓]況承怫鬱張二公迭咢| 道[杜]今日時清兩京| 到[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
倒[杜]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 禱[韓]上言塊無路日夜惟心| 誥[韓]周詩三
百篇雅麗理訓| 郜[韓]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 告[韓]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 縞[韓]青
冥送吹噓强箭射魯| 傲[韓]俗流知者誰指注競朝| 驁[韓]有窮者孟郊受材寔雄| 杲
[韓]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 冒[韓]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 帽[韓]霜風破佳菊嘉節迎吹|
芼[韓]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 眊[韓]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 瑁[韓]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
耄[韓]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 勞[韓]傲詩公多誚愷悌神所| 潦[韓]歎乘雄紆餘奮征

卷海| 嫪[韓]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 操[韓]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 造[韓]聖皇索遺逸
髮士日登| 暴[韓]物與得李杜萬類困陵| 菢[韓]鸞翎不天生變化在啄| 報[韓]榮華肖
天秀捷疾迤響| 漕[韓]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 奥[韓]中閒數鮑謝比近最清|後來相繼生亦各
臻閒| 懊[韓]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 噪[韓]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 躁[韓]杳然粹而清
可以鎮浮| 竈[韓]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 犒[韓]救死與八珍不如一簞| 耗[韓]遜進抵
晉宋氣象日凋| 好[韓]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

翿 浩 膏 傲 鏊 媢 澇 慥
糙 艁 瀑 [illegible] 虣 鑿 墺 澳

隩 埽 譟 燥 氉

二十一箇

箇[杜]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韓]樹蘭盈九畹栽竹餘萬| 賀[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於
身京已多敢不持向|將軍仰笑軍吏| 佐[韓]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 作[韓]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
|[韓]長纓汲滄浪| 土 幽蹊下坎| 大[杜]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 餓[韓]中巫熊
凶邪天子| 奈[韓]孤負平生心已矣知何| 那[杜]白頭老罷舞復歌
惆窮|人生誠無幾事往悲豈|
杖藜不睡 過[杜]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夜半嘯來銜虎
誰能|[韓]梁棟宏可愛結構麗匪|非閣復非船
可居兼可|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 和[韓]老郎來何暮
隆棲傑閣磊嵬高天風颯颯吹我|高唱久乃|

挫[韓]伊人去軒騰蔻字遂頹| 課[杜]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韓]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 唾
[韓]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 播[韓]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 懦[韓]蕭條綿歲時契闊繼庸|
座[韓]為余埽塵堦命樂醉衆|我手承頦肘拄| 破[杜]獨酌甘泉歌歌長擊壺|[韓]窮秋感平分新月憐
半| 臥[杜]衰年甘屏迹幽事供高|山黑家中已眠|[韓]朝騎一馬出腹就一牀|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石
壇坎陂可坐| 貨[韓]窮林遠神祠買地費家| 惰[韓]淹滯樂閒曠勤苦勸慵|詩書漸欲抛節行久已
墮[韓]冠欹感髮禿語誤悲齒|五色離披馬前| 涴[韓]願書蕭丁石多傀泥壓|

荷 邏 癉 軻 馱 些 娑 剉
莝 堁 佗 鏺 譒 磨 稬 愞

坐磋蹉

二十二禡

罵杜韓醉即騎馬憣頗遭官長｜治長信非罪俟生或遭｜駕韓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架
韓寒空聳危關眩色曜修｜稼韓猶嫌子夏儒首學樊遲｜嫁韓如今便可耳何用畢婚｜
價杜朝來久試華軒下未數千金滿鳥｜韓誰爲傾國媒自許連城｜假韓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
亞杜卿家舊賜公取之天廄真龍此其｜婭韓名聲荷朋友援引之姻｜罅韓湖波翻日車
黃石坼天｜嚇韓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髂韓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迓韓官租日
輸納村酒時邀｜訝韓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姹韓閑愛老農愚嬉弄小女｜咤杜夜

望東南雲令人幾悲｜韓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詐韓人情忌殊易世路多權｜乍韓言聽未慣
越俗循猶｜謝杜韓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事業窺皋稷文章蔑曹｜榭韓劉松開雲高壓顥抗風
暇韓身將老寂寞志欲元閑｜超遙散漫兩閑｜下韓蹉跎顛遂低摧折氣愈｜坐者起趁乘者｜
夏韓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夜杜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晝洗須騰涇渭深朝飛可倒幽并｜韓
日復日夜復｜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蔗杜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射韓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
｜初隨計吏貢屢入澤宮｜藉韓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柘韓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
炙韓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借韓留感固已加飈勢仍相｜舍韓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
｜赦韓拔荒誠職分領邑幸寬｜向覲睥睨處事任不可｜麝韓濯纓起江湖纖佩雜蘭｜

霸韓雖免十上勞何能一戰｜靶韓雖陪彤庭臣詎纖青冥｜灞韓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
怕韓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帕韓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華韓來官去
來洛犯雪過西｜化韓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揮霍紛紜爭變｜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
跨韓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罷韓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褯韓捐軀辰在丁鍛翮時方
｜
禡笮稏砑差汊奼醡
蜡卸瀉貰壩弝杷樺
攞胯把穲

二十三漾

樣杜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恙韓憐我窮逐嶠相見得無｜瀁韓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
｜兩韓聲音一何宏轆轤車萬｜諒韓顛沈在須更忠鯁誰復｜亮韓明登岳陽樓輝煥
朝日｜狀杜刻畫城郭｜明公出此圖無乃儔其｜曉洲適如名秀色固異｜殊翮稀毛不可｜韓猜爲七百
里谷納各殊｜讓杜韓並吞與割據極力不相｜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餉韓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
｜向杜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進山抱西南白角皆北快劍長戟森相｜紫騮雄姿逸所｜擲上庭前屹
相｜濆瀠泯無滯｜韓自古澄不帳韓蛟螭露笱簴綿練吹組｜漲韓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
悵杜羈離暫愉悦羸老反惆｜紛然形似間識者一惆｜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閭里爲我色惆｜至尊含笑

｜
靚【韓】川原曉服鮮 挑李晨妝｜ 穽【韓】華棠東都宮 擭擲機與｜ 盛【杜】
忽智葛巾仰懸林花｜黃精無苗山雪｜將老已失子孫憂
後來況接才華｜【韓】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我往看君花
轉｜

獍檠賡平盟怲醟禜
行榜迎諍硬倩清鄭
遉偵姓娉詗請晟輕

二十五徑

經【韓】岸樹共紛披 渚牙相緯｜ 醒【杜】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韓】朝嘆入牖來鳥喚昏不｜ 脛

【杜】短衣數 挽不掩｜ 定【韓】分曹決 胲約前｜ 罄【韓】為生鄙計算 搯來告屢｜ 聽【韓】得閒 無所作
實欲辭 視｜ 瞑【韓】深居疑避仇 默卧如當｜ 剩【杜】少須好顏色 多漫枝條｜ 勝【杜】百 草競
春華麗春 應最｜

徑逕濘寗佞寧廷釘
訂顁矴飣謦庭瞑瑩
證烝孕賸媵乘應甑
興瞪稱凭凝嶝磴鐙
凳贈亘恒絙鄧蹬堋

懵凌

二十六宥

宥【韓】勃然思坼裂 擁掩難恕｜ 侑【韓】厥初執開張 俛俛誰勸｜ 囿【韓】吾聞京城 南兹惟群山
右【韓】蒼黃忘遐睎 所矚纔左｜ 又【韓】拘官計日月 欲進不可｜ 祐【韓】還疑造 物意固護
｜ 蕭精 佑【韓】或背若相惡 或向若相｜ 酭【韓】斐然作歌詩 惟用贊報｜ 救【杜】吁嗟 乎蒼生
探縮不可｜【韓】林柯 有脫葉欲墮鳥驚｜ 究【韓】東西兩際海 巨細難悉｜ 灸【韓】或亂若抽 笋或嵲若注
｜ 廄【韓】閒闊樹牆垣 嶽嶽架庫｜ 疚【韓】創兹朴而巧 戮力忍勞｜ 胄【韓】杉篁咤 蒲蘇杲耀
攢介 宙【韓】參差相疊重 剛耿陵宇｜ 酎【杜】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韓】巖巒雖褌萃軟弱類含｜ ｜

繇【韓】或如龜拆兆 或若卦分｜ 籀【韓】或錯若繪畫 或繚若篆｜ 獸【杜】大明韜日 月曠野號禽
｜【韓】或覆若曝 鰲或頹若寢｜ 狩【韓】或屹若戰陣 或圍若蒐｜ 首【韓】或靡然東注或 偃然北｜
收【韓】或行而不輟 或遺而不｜ 晝【杜】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林猿 為我啼清｜【韓】昆明大池北去割
偶睛 噣【韓】孤撐有巉絕 海浴褰鵬｜ 臭【韓】尋心憶平道 脫險逾避｜ 嗅【韓】嘗斟 於祠官
｜ 芬苾降 歆｜ 袖【杜】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韓】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 岫【韓】橫雲時平 凝黯黯露數
舊【杜】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韓】感容衰蕭颯近新迷遠｜ 柩【韓】又如遊九原墳 墓包槨｜
瘦【杜】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韓】秋霜喜刻轢磔卓立癯｜ 漱【韓】空虛寒兢兢 風氣較搜｜ 皺
【韓】前低劃開闊 爛熳堆衆｜ 甃【韓】攀緣脫手足 蹭蹬抵積｜ 覆【韓】夏炎百木盛蔭 鬱增埋｜

副韓昨來逢清霽仆韓驚呼惜破碎造韓西南雄大
宿願忻始｜仰喜呀不｜白突起莫闇
｜畗韓崎嶇上軒昂曽韓因緣窺其湫澑杜維南有
始得觀覽｜凝湛閟陰｜崇山恐與
川浸｜韓峻塗拖餾韓或如火熺焰酉韓或迸若流落
長水直上若懸｜或若氣餾｜或顛若宿｜
欶韓歘數花披萼秀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宿
灑闢屋摧｜韓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
韓喁喁魚闖萍繡韓晴明出稜角琇韓參參削劒戟煥
落落月繹｜綫脉碎分｜煥衒瑩｜
[illegible]韓鴻荒竟無儔驟杜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就
功大莫酬｜韓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
杜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鷲韓或蜿若蹴龍糅韓朱
韓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或翼若搏｜維方
燒日陰霞狃韓悠悠舒而安復韓褰衣步推馬槱
縱騰｜兀兀狂以｜頫歷退且｜或韓

赤若禿翮或狖韓微瀾動水面[illegible]韓呷嘍蹲冢頂授
熛若柴｜踊躍躁猱｜倏閃離纔｜
韓山經及地志售韓巨靈與夸娥候韓明昏無停態項
茫昧非受｜遠買期必｜刻與狀｜
後韓或齊若友朋逅韓前年遭讒謫寇韓魚蝦可俯
或隨若先｜採歷得邂｜擬神物安旅
｜戊韓蕃都配德運茂韓薾參之｜無風自懋韓超
分半占丁｜飄鎩融液煦柔｜超出
猶奔蠢蠢袤韓新曦照危峩瞀韓時天晦大雪
駭不｜億丈恒高｜淚目苦矇｜豆或韓
槃若盆甖或脰韓初從藍田入逗韓或駢若星離
揭若甑｜顧盻勞頸｜或翦若雲｜餖
韓或如臨食案竇韓逍遥越坤位鬬韓或連若相從或
肴核紛飣｜泜訏陷乾｜賊若相｜
透韓蒸嵐相澒洞耨韓或浮若波濤譳韓先強勢已
表裏忽通｜戭碎若鍛｜出後鈍嗔誼

｜奏杜嗚呼四歌兮歌四｜走韓行行將遂殆漚
旋嶠道迴睨逵枅壯復｜猶陸煩歹｜
韓聯窮俯視彀韓或斜而不倚構韓神霾日歇歔雲
御側㘭淵｜或弛而不｜氣爭結｜
韓或如賁育倫媾韓或戾若仇讎遘韓延延離又
賭勝勇前｜或密若婚｜屬夫夫扳還
覯韓予如不傷我不𢘌｜欲彀韓爭銜彎環飛
休諒不能粗敘所經｜投棄急哺｜雊
韓或亥若俱伏姤韓或前橫若剝詬韓力雖能排幹宙
或練若鶩｜或後斷若｜雷怯呵｜
奏韓嘗升崇丘望峩峩見相｜腠韓大哉立天地陋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經紀古營｜
韓前尋徑杜墅漏杜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鏤韓冬
坌蔽平原｜韓闔辟試揑挈挂一念彭｜行雖
幽墨水雲幼韓或如帝王尊謬韓雖親不褻狎咒
工琢｜蘩集朝賤｜雖遠不悖｜得韓

非施斧斤無愁韓茫如試矯首貿韓兮霜貿｜吁嗟信
乃假詛｜擂塞生恂｜奇怪峙贊能化｜
胄紬守嗽嗾緆造畜
廇僦㥣伏柚猶褎雌
壽后郈堠鍭鬻吼蔻
扣讀耩瞉句蔟瘦繆
䡢輮蹂肉揉糅

二十七沁

祲韓曦丸霏曙物任韓生棄今入輸鴆韓毛奇覩象
祭祀祿消｜泡漿異情｜犀羽怪見鵬

蔭【韓】山晴指高標楝密鵁長｜ 滲【韓】紛葩歡屢塡嬪朗憂早｜ 諳【韓】自從別君來遠出遺功 讖【韓】臣鼎惟說詩桓譏不讀｜

沁伈浸鋟姙紝衽鵀

沈枕噤紟禁僸賃噾

詩 飲罧闖吟揕臨甚

深

二十八勘

勘【韓】不如覷文字丹鉛事點｜ 憾【韓】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 暗【韓】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

｜ 瞰【韓】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 濫【韓】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眞｜ 纜【韓】有如乘風船一縱

不可｜ 淡【韓】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 暫【韓】低心逐時趍苦勉祇能｜ 顩【韓】豈必求甑餘

所要石與｜

紺灨淦琀唅莟參䦀

啗惔鑒擔探三

二十九豔

豔【杜】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韓】欹眠聽新詩屋角月豔｜ 餤【韓】居然妄推讓見謂爇天｜ 贍【韓】呼如具盤飧 厭【韓】常思得游戲至死無倦｜ 砭【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

驗【韓】道神多所祝豈忘靈即｜ 噞【韓】指搖不可止飄詠日哦｜ 閃【韓】荒花窮漫亂幽獸丁勝

槧【韓】以余經摧挫聞諸發鉛｜ 塹【韓】繽紛指瑕疵拒捍阻城｜ 占【杜】深栽小齋後寬近

幽人｜【韓】比疎語徒然悔息不敢｜ 念【杜】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韓】昔我在南時數君常在｜ 店【韓】依

依夢嶠路歷歷想行｜ 墊【杜】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韓】碍目不忍窺忽忽坐昏｜ 僭【韓】人生但如此

朱紫安足｜ 歉【韓】孟生去雖索侯氏來還｜ 劒【韓】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 欠【韓】今者誠

自辛所懷無｜ 譫【韓】雖作承間騁交驚舌牙｜

瀸魘窆掞斂瀲獫襜

韂韂㮲忝玷拈傔釅

三十陷

陷韽蘸賺儳鑑監懺

闞鬖讒梵颿帆泛氾

渢湛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中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下　【入聲】

練江汪　文柏　柯庭輯

一屋

屋【杜】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猛風中夜飛白｜獨在陰崖結茅｜天雨蕭蕭滯茆｜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

讀【杜】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韓】為人强記覽過眼不再｜

瀆【杜】遥祀白古昔非惟一川｜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

黷【杜】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黷｜

獨【杜】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空山無以慰幽｜【韓】洛陽窮秋厭窮｜

谷【杜】峥嶸巴閬間所向盡山｜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唯殘一人出駱｜故人今居子午｜【韓】柰何君獨抱奇才手把鋤犁餓空｜

斛【杜】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

哭【杜】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應洮數州没如聽萬室｜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少陵野老吞聲｜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自說二女嚙臂時同頭却向秦雲｜

禿【杜】漂沙拆岸去漱壑松柏｜

速【杜】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仰視皇天白日｜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緑耳行甚｜

祿【杜】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

鹿【杜】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

麓【杜】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人有四根已亭午下山｜

錄【韓】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

僕【杜】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朋知來問臘我顏杖藜强起依僮｜

木【杜】清源多衆魚遠岸西喬｜青冥層巔後十里新陰｜悠悠日動江漢漢春顏｜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晚來江門失大｜洪濤滔天風拔｜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韓】丁丁啄門疑啄｜

福【杜】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

幅【韓】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

腹【杜】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呀然閫城南枵帶巴江｜【韓】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拾我先度横山｜

復【韓】禮稱獨學陋易貴不遠｜

覆【杜】及覯泉源漲反懼江海｜

縮【韓】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韓】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

六【韓】遺我明珠九十｜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

戮【杜】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

陸【杜】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

軸【杜】乘陵破山門迥幹裂地｜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韓】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

菊【杜】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没湘岸千株｜

掬【杜】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

熟【杜】溪迴日氣暖徑轉山田｜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巴稼紛未稀微麥早向｜

肉【杜】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甲第紛紛厭粱｜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

粥【韓】羣雌粥｜

祝【杜】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

竹【杜】藉汝跨小籃當仗苦虛｜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江心蟠石生桃｜頭上銳耳批秋｜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

蹙【韓】自多窮山雨行潦相蹙｜

宿【杜】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如行武陵暮欲問桃花｜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韓】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

目【杜】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韓】送行過淮水東望不轉｜寒光映骨睡騰｜

牧【杜】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

蓄【杜】谷西崖嶠壯雷雨蔚含｜根淵既未清風濤怒猶｜

剾牘犢殰髑讟匵轂
縠穀瀔槲謖鵚蔌餗
樕遬觫涑碌簏漉摝
琭轆盝熇族蔟瘯鏃
暴瀑扑濮樸卜沐鶩
霂毣鶩輻楅蝠葍複
蝮副輹伏虙服茯栿
澓箙箙鵩馥葍蹜䎘

謖稑蓼勠逐遂舳匊
鵴鞠鞠麴蟄孰淑柷
俶育鬻昱煜叔菽倏
畜慉竺筑築衄肭恧
蹴蹙顣矗郁燠澳彧
稶隩肅夙蓿睦繆穆

二沃

毒 杜 裲泊雲安縣 消中內相|
蕭蕭理體淨 蜂蠆不敢|
鵠 杜 舉頭向蒼天 安得
騁鴻|前飛 禿鶖後

禄|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
鷹|韓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
酷 杜 不爾苦寒何太|
燭 杜 世
濟惡衰歇萬事隨轉|蒼皮見変積素節相照|鄙夫到巫
峽三歲如轉|使我晝立煩兒孫使我夜坐費燈|韓 若不
以清妍卻 玉 杜 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朱汀驂驔猶噴
戒相暎|斬根削皮如紫|腳下高蹄削寒|驊騮
家煎臘君王派一串薔薇金|盈 跼 杜 雲雷屯不已
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艱險路更| 蜀
憶昔離少城而今異楚|二十一家同入|黃河
岸是吾|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 觸 杜 泊
渝江岸久客慎所|渴飲寒泉逢觝| 韓
一懸牙纖新若手未|虎可搏兮牛可| 辱 杜 全命甘
仕樂|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虛名但蒙寒暄
問泛愛不救溝壑|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
束 杜 具物對羈|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浮生有蕩汩
吾道正羈|駐馬問漁舟躊躕慰羈|江妃水仙惜不

梓潼使君開一|久客多 欲 韓 令子從之游
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學問得所| 綠 杜 石瑽獻
聚渚秀蘆筍|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江頭宮殿鎖千
細柳新蒲為誰|共指西日不相貸嗟呼且覆杯中|
曲 杜 達士如絃直小人似鈎|蒨旬川氣黃羣流會空|
春日潛行曲江|嗚呼七歌兮悄終|語盡還成開口
提攜別掃清溪| 韓 寒 足 杜 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
月下明新月池邊| 舊疾甘再來衰年得無|尚
丁丁聲功課日各|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無貴賤不
無富貧亦|安知決臆追風|蒼波噴浸尺度|廣文先
敗不|吾廬獨破受凍死亦|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
古不|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 韓 兒行于野
稍以|臺閣多官員無地 促 杜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
一|我聽其言未云| |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
開曹鯉執熱為我忍煩|職當 俗 杜 虎穴連里閭隄防
威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 舊風|勞生共乾坤

何處異風｜欲舞散 靈衣兼裁舊風｜ 粟【杜】朝廷及暮齒日給還 脫｜欲須供給家無｜
沃鋈纛篤督毄礐僕
告梏牿熇襮不屬矚
灟獄旭勗頊挶犫局
蠋襡歜蓐溽鄏褥縟
慾浴鵒躅錄籙騄醁
淥菉劚瘃贖幞數趗
續藚亍

三覺
角【杜】楚公畫鷹鷹戢｜孔雀未知牛有｜【韓】龍沈劇煮鱗 牛喘甚焚｜虎有爪兮牛有｜汴泗交流郡城｜
桷【韓】幸兹得佳朋 丁此蔭華｜ 榷【韓】儒庠恣游息 坐籍飽商｜ 嶽【杜】昨憶踰䑲 阪高秋視吳
捉【韓】單絺狀已瀰 長籠僕還｜ 穱【韓】濡霓延鮮飈 汲兮積香｜ 朔【杜】殺氣森森 森到幽｜
欶【韓】車馬獲同驅 酒醪欣共｜ 數【韓】稍飢夏尤甚 瘥渴秋更｜ 琢【韓】此志且何 如希君爲追
｜ 啄【韓】隨飛隨｜蟬煩鳴 轉喝烏噪飢不｜ 諑【韓】直道敗邪徑 抽諜傷巧｜ 剝【韓】與 子昔
睽離嘮余 苦屯｜ 璞【韓】淒如瓬寒門 皓若擷玉｜ 樸【韓】今來沐新恩 庶見返鴻｜ 㲉【韓】 雛
寶摘林玲盤 看饋禽｜ 濁【杜】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 【韓】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 濯【韓】青熒 文章炷

淡瀲甘 爪｜ 擢【杜】熙熙炎光流 竦竦高雲｜ 幄【韓】帷幄棄管蒯 敢望侍帷｜ 渥【杜】 浹食
紫蔡齊蚋 肌血｜ 喔【韓】危行無低佪 正言免咿｜ 犖【韓】人經體疑淨 古畫奇駁｜ 礐【杜】君
不見東吳顧文｜觀者貪愁 製曾飛畫師不是無心｜ 齪【韓】空堂喜淹留 貧餞羞齷｜ 擉 若 顏不
行觀君手 無由｜ 硞【韓】炎湖度氛氳 熱石行犖｜
覺榷較捔嗀珏鸑樂
鷟浞灂斮穛矟箾斲
卓踔倬涿㧻椓劚駁
爆駮邈雹骲皰㬥鰒

嗀確埆慤鐲握劚逴
鷽翯确

四質
質【杜】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細思雲沙際自有 烟霧｜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 日【杜】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驚風翻河 漢梁棟已出｜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收珠南海千餘｜
著處繁華矜是｜不識不巾踏曉｜銅盤燒蠟光吐｜梨園 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韓】雉之飛于朝｜無念百年
聊樂一｜暄風暖景明 年｜接屋連墻千萬｜ 實【杜】兩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吾 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兒啼女
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 倉廩俱豐｜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 秩【杜】小

臣嘗純無所能州廷記識業檬丨**膝**杜夜深北南軒明月照我丨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丨夜如何其初促

吾兄睡穩方舒丨渡頭翠柳艶明眷爭道朱蹄驕齧丨**一**杜自平宮中呂太丨射策君門期第丨先帝侍女八

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丨杜只今年纔十六丨**漆**杜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丨戎紅如丹砂或黑如點

汝身已厚晒成瑳汝伯何由騣如丨黄昏始扣主人門誰

謂俄頃膠在丨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

匹杜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丨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丨**吉**杜皇帝一歲秋閏八月初丨**慄**

韓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丨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丨韓遺我一言重踞受惕斎丨**粟**杜羅生灘樹**戾**

杜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丨所用皆鷹騰破敵過斯丨不可

秘書失心丨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置荒山轉愁丨所須不辭

眞佳士久客多憂今愈丨周宣中興望我皇洒血江漢長衰丨**失**杜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丨不見秘書心若丨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丨舊穿楊葉眞自知暫蹶霜蹄未爲丨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丨

室杜雜種抵京丨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丨杜一將北征蒼茫問家丨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丨五十

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丨韓深巖鑿谷開宮丨**畢**杜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丨萬

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丨**篳**杜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丨**密**杜苦搖燈燭張轉使飛蛾丨近

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丨**颶**韓如新去耵聹丨氏雷霆逼颶丨**筆**杜禍首燧丨氏鷹階董狐丨賤

夫美一睡煩促娶詞丨**術**杜絲挈如往還得匪合仙丨**述**杜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丨**橘**

杜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丨**潏**杜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丨**卒**杜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丨

恤韓臟頭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丨**律**杜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丨韓公暨賓贊稽經

出杜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丨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

丨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丨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

丨形庭所分帛本自寒女丨長沙千人萬人丨玳筵急管曲

復終樂極哀來月東丨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丨

韓羣雌孤雄意氣橫丨塡窗塞戶愼勿丨**櫛**杜瘦妻面復光凝女頭白丨**蝨**杜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

丨**瑟**杜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丨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丨擾客貂鼠裘悲管逐清丨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

丨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丨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

蕭丨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丨韓公在谿堂公御

琴

郅 鑕 礩 蛭 桎 騭 袒 馹

帙 姪 悉 壹 拮 暱 尼 逸

佾 軼 溢 鎰 詰 蛣 抶 咥

凓 颶 篥 窒 挃 銍 庢 嫉

蒺 韃 唧 堲 蜜 謐 沕 必

蹕 珌 罼 韠 饆 滭 觱 駜

飶 苾 佖 泌 姞 佶 率 帥

蟀 叱 蟋 弼 佛 乙 鳦 茁

肸 獝 秫 遹 繘 驈 鴥 聿

矞 崒 踤 戌 嵂 繂 壘 率

黜怵朮絀衘瑟

五物

物【杜】中原何驅除隱忍用此一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一仍
寫此神駿姿充君眼中一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一似
如忽至理君豈棄此一【韓】勿【杜】君誠中興主　拂【杜】杖藜
稟生肖勳剛難諧在民一　經緯固密一　風塵際
老醜難剪一【韓】威風　𢨷【韓】日延講人訓　鬱【杜】吾令意何
挾恚氣蓋壤兩劘一　鑱判錯衮一　傷餓步獨紆
一【韓】金春撼玉　蔚【韓】誠既富而美　屈【韓】施用不差人用
應厥臭劇蕙一　章稟霍炳一　不一梁維西南屏
山屬水刺一綴此豈　倔【韓】榮公鼎軸老　掘【韓】鍾鼎載宜
爲訓俚言紹莊一　臬幹力健一　闢呀豁疚揩
一　佛【韓】樊子坐實署　坲【韓】帝咨女子往　欻【韓】茫漫華
演孔刮老一　羽爲前坌一　黑闇指畫

變怳

岉沕刜髴艴弗紱綍

袚沷沸茀䡔紼菀熨

罻尉絀詘厥㕁崛怫

迄汔肸訖吃屹仡疑

乞

六月

月【杜】榾轉亡胡歲勢成擒胡則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一
長鈚逐狡兔突羽當滿一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一斯

人亦何有公鎮踰歲一【韓】酒場鉀闔姝獵騎圍邊一行行天
未曉攜手踏明一獨有太白配殘一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
爛熳開　軏【韓】巳窮佛根源　刖【韓】又聞識大道　筏【韓】開
止　杜識事輗一　何路補刻一　張筱
中寶自可　佸【韓】余期報恩後　伐【杜】自古以爲患詩人厭
得津一　謝病老耕一　薄一生常免租稅名不
隷征一【韓】相公鎮　閥【韓】爲紳秉筆徒　罰【韓】上論古之初
幽都竹帛勳一　聲舉耀前一　所以施賞一
越【杜】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一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一
游子出京華劒門不可一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一安
得鞭雷公滂沱洗吳一往往坡陀縱　鉞【韓】令成十餘卷浩
超一【韓】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淸一　汗羅斧一
樾【韓】三年竄荒嶺　蹶【韓】從求送行詩　蕨【韓】從茲富裘
守縣坐深一　屢造忍顛一　馬寧復茹藜
一　壓【韓】況逢舊親識　劂【韓】先生悶窮巷　鷢【韓】胡爲不
無不比鶡一　未得窺剞一　自暇飄戾

逐鶡　橛【韓】下開迷惑胸　掘【韓】僧還相訪來　闕【杜】都人
一小　穿谿斷株一　山藥煮可一　望翠華
佳氣向金一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一鞭撻其夫家聚斂貢
城一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一園陵固有神酒埽數不一【韓】出
自言本吳人　髮【杜】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一【韓】風塵一
少小學城一　門時日多如一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
發【杜】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一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一
入獵陰崢嶸客子中夜一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閒一胡
馬挾雕弓鳴弦不虛一嗚呼三歌兮歌三一【韓】攣拘屈吾真
戒轄思遠一兩巖雖云牢木石互飛一洛陽城外淸明節百
花寥落梨花一將軍欲以　韈【杜】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一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一　【韓】徵相聚與物說製恒中一
謁【杜】獨恥事干一【韓】昔在　暍【杜】前聖條焚巫武王親救
四門館晨有僧來一　一【韓】僧時不聽瑩若飲水
救　歇【杜】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一　蝎【韓】昨來得京官照
一　【韓】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一　壁喜見一

猲韓鹿身指蓬艿 許韓詡僧富少安 揭韓而俯岀米
逞志縱儉｜ 草序頗排｜ 澀重患災可
羯韓僕射領北門 碣杜此衆開青徐 没杜側惱肴
威德壓胡｜ 旋鶻略恒｜ 青霄窣爲
衆禽 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
韓屯門雖云高亦睽波浪｜東方半明大星｜野雉畏鷹出
復 骨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有文今人傷何處埋蹋
｜高人煉丹砂未念將朽｜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汝歸何處收兄｜秋水爲神玉
爲｜小雪河氷野蕭颼青是烽烟白人｜韓胡爲不忍別感
謝情 渤杜胡爲慕大鯨 突杜賢有不黔｜其王頗助順
至｜ 輒擬偃溟｜ 其俗喜馳｜纍纍塠阜藏奔
｜黃頭奚兒日向西 忽杜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 惚
數騎彎弓敢馳｜ 韓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
杜揮淚戀行在 兀杜舉水從西下極目高峯｜悠然想揚
道途猶恍｜ 馬繼起名碑｜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

｜韓原頭火 窟杜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前登寒山重
燒靜兀｜ 屢得飲馬｜紆餘脂膏地慘淡豪俠｜惆
悵白頭吟蕭條游俠｜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簌 窣杜河
蕩蘦蘦｜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 梁幸
未拆枝撐 猝杜潼關百萬師 捽韓峽山逢颶風 紇杜陰
聲窸｜ 往者散何｜ 雷電助撞｜
風西北來慘 粃韓馬厭穀兮 卒杜黙思失業徒因念遠
淡隨回｜ 士不厭糠｜ 戍｜豈知秋禾登貧窶
有倉｜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至尊尚蒙塵幾 狨韓當
日休練｜馬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 今聖
政初恩澤
完職｜

帥 歇 曰 粵 厥 蝎 堨 钀
殁 愲 汩 滑 淈 勃 孛 浡

䳊 [illegible] [illegible] 榾 [illegible] [illegible] 笏
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硉 崵 搰
矻 訥 崒 齕 淈 核 麧 鶻
稡

七曷

褐杜天吳乃紫鳳顛倒在短｜賜浴皆長纓 喝杜問事
與宴非短｜ 韓士被文繡今士無短｜ 競挽鬚
諸能即 妲杜不聞夏殷衰 闥杜歘思紅顏日霜露凍皆
噴｜ 中自誅褒｜ ｜淒涼大同殿寂莫白獸
達杜煌煌大宗業樹立甚弘｜ 渴杜誰能久不顧庶
仗鉞非老臣宣風豈專｜ 往共饑｜閉目踰

十旬大江不止｜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生還 輵杜君
對童稚似欲忘飢｜韓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 臣留
歡娛樂動 末杜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今茲商 抹杜學
殷勝｜ 用事餘熱亦已｜歘岸側鳥秋毫｜
母無不爲曉 秣韓寄書龍城守 韎韓祥風遺萬鷚
妝隨手｜ 君驥何時｜ 雲韶掩夷｜ 聒
杜母午減汗流比鄰耐人｜ 闊杜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 邦移時施朱鉛狼籍畫者
｜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洒落惟 活杜龔公枠石交論
清秋昏霍 空｜滄浪水深青溟｜ 道邦國｜衰年旅
炎方生意從此｜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微爾人盡 奪
非于今國猶｜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
杜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 豁杜仰看天色改坐覺妖氛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
｜連山西南斷 斡杜陰陽相主客 掇杜園蔬抱金玉無
俯見千里｜ 時序遞回｜ 以拱採｜憂端齊

終南澒洞不可一 魃〔杜〕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一 扳〔杜〕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一

曷鞨髭猲怛笪撻達

獺拏汏遏餲頞闒剌

鞈糲栟嶭葛藹割蔡

躠薩沬撥襏鱍鏺撥

括佸筈适鴰栝越脫

濊撮潑捋劂𤼵咄跋

鈸茇犮軷

八黠

黠〔韓〕渾奔肆狂勳捷巖脫趫一 札〔韓〕刑神咤犽旄陰獸颾犀一 蚻〔韓〕始去杏飛蜂及婦柳嘶

一 扴〔韓〕日王念違傲有命事誅一 劼〔韓〕小臣昧戎經維用贊勳一 刮〔韓〕劉膚決瘡殘敗而

砕剝一 猾〔韓〕蜀險豁闕防泰師縱橫一 滑〔杜〕坐九塞寒空蹴踏崖谷一〔韓〕火發激䞟腥血漂騰足一

八〔韓〕中離分二三外變迷七一 妠〔韓〕卬文裁斐亹巴黠妝始一 詧〔韓〕戍寒絕朝乘刀暗歎肖

蔡〔韓〕聖靈閔頑嚚蒸養均草一 戛〔杜〕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一 秸〔杜〕休輸任訛褻報力

厚魃一〔韓〕臺圖煥丹玄郊告偃㲋一 扎〔韓〕翩霓紛偃蹇塞野澒坱一 殺〔杜〕昊天積霜露止氣有肅一

鎩〔韓〕窮區指清夷克部坐雕一 汃〔韓〕漢棧罷䨺閒傺江息澎一 轄〔韓〕旆亡多空杜軸折鮮媯

一 圓〔韓〕椎肥牛呼牟截寃駭鳴一 楬〔韓〕廟獻繁緘緘樂舞洞椌一 齾〔韓〕更呼相銹湯交斫

雙鈌一 瞎〔韓〕下書遇雄𧴇解罪弔攣一 刮〔韓〕戰血時銷洗劒霜夜清一 㤸〔韓〕杯盂酬酒醪

箱篋饋中一 扴〔韓〕公獻鍾晨撞室妾私嘆一 鬜〔韓〕逆頸盡徹素仇頭恣覺一 疕〔韓〕念齒懟

仗顭傷顭一 螖〔韓〕巖鈎掉狷猴水瀧雜鱝一 傄〔韓〕投弇開硞磬墳隍膩傑一 䛜〔韓〕怒

獮獮狎獰斷 胥仍豚一

扒喟豽妠察恝頡軋

揠乙猰㮛茁磍剎獺

刷唽刖撒

九屑

屑〔杜〕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驕一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驕一 切〔杜〕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一 結

〔杜〕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一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一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一

潔〔杜〕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一〔韓〕羨君齒牙牢且一 節〔杜〕婦來懸兩狼門戶有旌一終姚巢與由未能

易其 血〔杜〕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一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一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一君不見

一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一豈聞一絹值萬錢有田種穀今流一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一 咉〔韓〕晉

人目二子其猶吹一一 鈌〔杜〕當今廊廟具攜廈豈云一 訣〔杜〕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一 決

〔杜〕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一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 穴〔杜〕鵰鳥鳴黃桑野鼠拱亂一鎮惟螻蟻輩但自求其

｜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

鐵【杜】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亦衾多年冷似｜惋促蹄高如踣｜

截【韓】大肉硬餅如刀｜

嵲【杜】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

咽【杜】如聞泣幽｜｜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

契【杜】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

列【杜】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蕭蕭紫塞雁南向欲行｜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

烈【杜】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渡河不用舡千騎常撇｜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

裂【杜】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安得春泥補地｜嬌兒惡臥踏褁｜交河幾蹴曾冰｜南山荳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

晢【杜】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

熱【杜】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巳人困軍須慟哭厚土｜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

折【杜】無食致夭｜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亦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

折【杜】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峒來恐觸天柱｜晚風爽鳥匿筋力蘇摧｜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蠻夷長老怨苦寒昆崙天關凍應｜【韓】不能制讒夫使我心腐劒鋒｜

舌【韓】區區自其下顩肯挂牙｜

滅【杜】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殺根小蘇息沴氣終不｜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

絕【杜】夜久語聲｜嗶嗶韋山雲交會未斷｜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沈飲聊自遣放歌頗愁｜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其餘七匹亦殊｜南紀阻瘴癘不｜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

雪【杜】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駢弓金爪鏑白馬蹴微｜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迴若寒空動烟｜太古以來無尺｜赤縣官曹擁材深歎裂快馬當冰｜【韓】我心如冰劒如｜

悅【杜】青雲動高興幽事

亦叫｜厥進衷懇底徒旅慘不｜

說【杜】新婚且慰意生理焉得｜傷心不忽悶當復恐初從亂離｜

拙【杜】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細思桃源內益歎身世｜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

別【杜】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韓】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

徹【杜】大兒九齡色清｜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

轍【杜】汁棘就涇渭官渡又改｜荊扉今秋花石戴古車｜

掣【杜】君不見轄上鷹一飽則飛｜

臲【韓】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

竊　拮　絜　鍥　窫　烕　泬　闋

玦　觼　觖　鴂　譎　抉　經　姪

垤　耋　咥　軼　凸　迭　瓞　跌

驖　餮　纈　襭　擷　頡　涅　篞

苶　捏　齧　隉　蜺　臬　闑　蔑

篾　蠛　鱴　噎　挈　蛣　撆　瞥

蹩　批　薛　紲　泄　楔　褻　渫

媟　齛　躠　洌　茢　蛚　冽　捩

傑　竭　桀　碣　浙　晣　揲　葉

孽　蘖　蠥　鼈　閉　鷩　蕝　橇

閱　爇　吶　梲　準　啜　輟　啜

啜 剟 綴 惙 劣 埒 鋝 刷

子 桀 揭 偈 訐 茁 設 撤

澈 抴

十藥

藥【杜】豈辭青鞋胝帳望金匕｜【韓】兩廂鋪耀瑜五鼎調勺｜ **躍**【韓】跋朝賀書飛 寒路歸鞍｜ **鑰** [illegible]

【韓】未足煩刀俎 祇應輸管｜ **籥**【韓】青娥騎長袖 紅頰吹鳴｜ **爍**【杜】忽看皮寢 復晴閃｜ [illegible]

略【杜】豪儁初未遇其跡或脫｜歎我 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 **掠**【韓】天子 將軍禁 [illegible]

腳【杜】背謁華蓋君深求洞宮｜敧傾煩注眼容易收 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偏袒右肩露雙｜【韓】縈 [illegible]

龍頷歸獸 獲麟｜ **蹻**【韓】斬馬祭旄纛 鳥羔禮芒｜ **酌**【杜】清夜沈 光動春｜ **灼**【韓】名 載掄 [illegible]

權勢寔 熏｜ **勺**【韓】恩澤誠布濩 器頏已篇｜ **斫**【韓】生慳教化 猛剌｜ **鑠**【韓】 野瓜

雲騰瞑原 旗火｜ **弱**【杜】仰看日車側俯恐泉軸｜胡為將暮年憂 世心力｜舉公有氣色丁空無削｜雖悲鬢

髮變未憂 筋力｜ **蒻**【韓】安行庇松篁 高臥枕莞｜ **若**【杜】毛髮具自和肌膚潛 決｜代公通泉尉放意

何自 ｜ **約**【韓】國史擅芬芳 宮娃分綵｜ **卻**【杜】瞥什良岑頂 几猶未｜ **瘧**【韓】人怨 童聚謠

火映鬼 行｜ **削**【杜】林迥峽角來 【韓】筋場千步 壁面 中如｜ **爵**【韓】徒然感恩義 誰復論勳｜

雀【韓】虎豹貪犬羊 鷹鸇憎鳥｜ **爝**【韓】帝戴彌天地 石辭劣螢｜ **嚼**【韓】兇徒更蹈 藉逆旅相唱

｜ **鵲**【韓】室婦歎鳴鸛 家人祝喜｜ **噱**【韓】左右供諂響 親交獻諛｜ **醵**【韓】窮天貢 聯貝 [illegible]

曝鰓｜ **矍**【韓】告成八十云身 改古西山卸｜ **縛**【杜】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 吾兇奴人解其｜【韓】 [illegible]

將拯殘虜 狂可｜ **著**【杜】麗看皓首無住｜ 慨我裘｜哉哉雲 [illegible] 火箭｜【韓】 [illegible] 酒席 [illegible] **讙**

【韓】倘不忍辛勤 何由恣歡｜ **度**【杜】磊落貝眾人 豈伊常情｜ **莫**【韓】古相兩優游他 人雙落｜

漠【杜】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 **寞**【杜】下榻已上天白日 亦寂｜突兀猶趁人

及茲歎冥｜松根胡僧憩寂｜錦 里春光空爛熳瑤池侍臣已冥｜ **落**【杜】杜公臨事斷顧步 淚橫｜弟子四五人

入來淚俱｜溪西五里石奮怒向我｜綿州州府何磊｜磨 前細雨燈花｜葉赤叔松子僧前｜不意清詩久零｜

洛【韓】相公倦台鼎 分正新邑｜ **樂**【杜】東蒙赴舊隱 尚憶同志｜ **託**【杜】太陽信深 仁慕一氣煥有

｜俄頃辨尊親 指揮存顧｜ **拓**【韓】江淮永清晏 宇宙重開｜ **作**【杜】捫知苦聚散哀 樂日已｜白業蜀

州人山｜顥慶年中栽王｜ 【韓】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 **鑿**【杜】我行得遺迹 池館皆疏｜ **錯**【杜】岡 巒相

經豆雲水氣務｜【韓】禽 空戰卒飢月黑探兵｜ **閣**【杜】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迴 出名臣上丹青照耀｜凜冽倦

玄冬負暄晉飛｜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空沒｜雛蟲 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韓】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

格【韓】農書作討論 馬法長懸｜ **鶚**【杜】瀟湘水國傍黿鼉 鄠杜秋天失鵰｜ **噩**【韓】是日 號昇平

此年名 作｜ **粕**【韓】為詩安能詳 庶用存糟｜ **惡**【杜】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 ｜人有甚丁斯足以勸元

｜ **泊**【韓】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 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 **箔**【韓】蒸烏已安巢春 蠶看滿｜

薄【杜】義和流德澤顧項塊倚｜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 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蟲

雜于人何厚｜【韓】壽觴 佳節過歸騎赤彩｜ **壑**【杜】余時游名山發軔在遠｜但 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

韓余雖司斧鎖情本尚丘ㄧ**索**杜伏ㄧ事董先生于今獨蕭ㄧ精魄果㕥在所經始終蕭ㄧ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

鶴杜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ㄧ流離木杪㑹翩躚山顛ㄧ韓星隕鬧雉雉師與隨喚ㄧ**昨**杜漢摯

虛馱歸徑行已ㄧ卽事錯賦詩人生忽如ㄧ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ㄧ韓安存惟恐晚洗雪不論ㄧ**怍**

韓銘山于所工揷羽余何ㄧ**柞**三韓五狩朝恒伏敗循揚ㄧ**搏**韓命衣備藻火樂兼揹ㄧ

諾韓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ㄧ韓平生恥談兵末蓺不輕ㄧ**霍**杜杖藜望清秋有入廬ㄧ韓賓筵意

趙導騎多衛ㄧ**郭**杜孤城西北起高標碧瓦朱甍照城ㄧ韓連空騰雉堞照夜焚城ㄧ**彍**韓作鼓還

從禽弓始ㄧ**臒**韓密坐列珠翠高門塗粉ㄧ**穫**韓且待獻俘因終當返耕ㄧ**廓**杜然像

壯觀已謂殷寥ㄧ良覿遙夙願含凄向寥ㄧ定業神龍後宮中翁清ㄧ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ㄧ韓觀寥

羨去去翔寥ㄧ**鑮**韓歿廟配鑮笙生堂合奮ㄧ**礿**杜終朝考著龜何日親烝ㄧ**繳**韓

角逐遠近施繒ㄧ

瀹龠蹻彴妁焯嫋篛

綽葯虐汋婼踖猎碏

臄嬳攫矍玃钁躩鐸

澤澤ㄧ幕膜瘼瞙鏌摸

硌酪絡珞駱橐柝蘀

飥籜魄厝昔各恪諤

鰐鍔蕚鄂齶愕咢膊

堊礴亳郝臛藿熇矐

嗃挌貉䨣涸酢筰博

鎛簙襮髆煿藿攉欂

蠖鑊濩鄚擴霩

十一陌

陌杜賜雞號枉渚日色傍阡ㄧ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ㄧ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ㄧ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𩋌鞚

凌紫ㄧ**白**杜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ㄧ千秋汾晉閒事與雲水ㄧ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ㄧ富家廚肉臭戰

骸骨ㄧ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ㄧ男兒生無所成頭皓ㄧ去年行宮當太ㄧ閬州城東靈山ㄧ緣絲須長不須ㄧ青山落

日江湖ㄧ酒酣耳熱忘頭ㄧ雲來氣接巫峽長日出寒通雲山ㄧ韓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ㄧ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

昏頭雲ㄧ**帛**杜羅網奉馬藉爪多氣用驅除出余ㄧ韓有來應公須帶必載金ㄧ**百**杜平生翼往願惆悵

年半ㄧㄧ**伯**杜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ㄧ白水見舅氏諸翁仙ㄧ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ㄧ

柏杜孔明廟前有老ㄧ**迫**杜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遠竟以屢空ㄧ我衰怯行邁旅次展崩

ㄧ欲告清宴疲難拒幽明ㄧ信甘孱懔嬰不獨東餒ㄧ能事不受相促ㄧ**劇**杜小來習性嬾歲慵轉ㄧ江上

已分林中癖猶ㄧ韓左石同來人金紫貫驟ㄧ**戟**杜連檣荆州船有士荷戈ㄧ入子猶蒙塵冰鄰牆長ㄧ嗟嗟節

大夫士卒終倒ㄧ他日辱銀鉤森疏見矛ㄧ謊酒酣戲拓令ㄧ韓艷姬蹋筵舞清眸刺劍ㄧ**索**杜內衣殷紅拜

瑤嬉婕妤傳詔才人｜

柵〔杜〕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

窄〔杜〕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恐懼祿位高帳望王土｜亂世誅求急黎氏糠籺｜此鄉之人氣量｜劉侯奉使光推瀵滔滔才略滄溟｜

隙〔杜〕蓄一萬卷博涉供務｜

綌〔杜〕九月猶絺｜憫習炎蒸歲絺｜

逆〔杜〕八生半衣樂天地有順｜

客〔杜〕泛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北里富熏天元知南隣｜清輝迴群鷗瞑色帶遠｜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幺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柰城老翁荊揚｜朝迴君是同舍｜甫也諸侯老賓｜悞競南風疎北｜一爲歌行歌主｜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鄉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韓〕太學儒生東魯｜

坼〔杜〕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韓〕當軒乍騈羅隨勢忽開｜

拍〔韓〕朝蠅不須驅〔韓〕暮蚊不可｜

魄〔杜〕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

赫〔杜〕旅食白日長況當

朱炎｜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

格〔杜〕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韓〕蠅蚊滿八區可畫與相｜

宅〔杜〕況我飢愚人焉能尚安｜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吏隱道情性茲焉其窟｜驅趁製不禁喧呼山腰｜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韓〕執謂衛霍期近在王侯｜

澤〔杜〕廻身視綠野慘淡如荒｜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韓〕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一水有餘陰一泉有餘｜

攫〔韓〕鶻鳴聲楂楂鳥｜聲攫｜

麥〔杜〕老雁春忍飢哀號待枯｜若有從公歌野多青青｜

脈〔杜〕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

獲〔韓〕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

劃〔韓〕有洞若神劍有攀類天｜

劈〔韓〕黃鵠能忍飢兩翅久不｜

責〔杜〕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

幘〔杜〕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

策〔杜〕猛將紛塡委廟謀蓄長｜北風吹瘴殲羸老思散｜〔韓〕二十辭家來射｜

冊〔杜〕除

曾清河公閒道傳玉｜

翮〔杜〕司空出東夷簷稚刷勁｜白春生成者隨母向下｜去住與願違仰懸林間｜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鞲上鋒棱十二｜

隔〔杜〕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崑崙空峒巔回首如不｜追隨燕薊兒頹脫物不｜踏藉盤案翻塞蹊伎之｜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韓〕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死者長眇芒生者困垂｜

摘〔杜〕春日況療風童兒且時｜強摘白髮挑剔盧手把菊花路傍｜

厄〔韓〕翮翮入鳥道庶脫蹤跡｜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

搤〔杜〕金城賊咽喉詔鎖雄所｜

昔〔韓〕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三歎酒食傍何由似平｜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韓〕樂我盛明朝于焉傲令｜

惜〔杜〕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竝｜杉雞竹兔不自｜感君意氣無所｜牙齒欲落眞可｜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韓〕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

積〔杜〕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知是相公軍

鐵馬雲霧｜

脊〔杜〕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

迹〔杜〕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王宰始肯留眞｜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韓〕涼風九月到埽不見蹤｜

蹟〔韓〕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

益〔杜〕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太子入朝方至尊狩梁｜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韓〕少年眞可喜老大百無｜

驛〔杜〕社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

懌〔杜〕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

易〔杜〕灃關初瀆散萬象猶辟｜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孩虎野羊俱辟｜

射〔杜〕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韓〕爭蹴庭宇鬭將身傅彈｜

釋〔杜〕天王拜跪畢讌議果氷來

郊何時闕帶甲且未｜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玄冥祝融
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韓】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
適【杜】便星騑之去爛熳任遠｜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
吾衰未自安謝爾性所｜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吾
澇業陽秀肓暑初有｜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胸襟日沭
蕭蕭蕭自有｜舟也衣絲衣告我欲遠｜水深雲光廓鳴櫓
各有｜【韓】去我奚｜ **尺**【杜】崇岡相枕帶曠野迴咫｜買寧
草侯別我有所｜ 百萬衆出入由咫｜余時忝諍臣
丹陛實咫｜越羅蜀錦金粟｜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
二千｜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韓】柳枝弱而細
懸樹垂百｜鸞起若導吾前飛數十｜我鱗不盈寸我羽不
盈｜灌池繞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火燒水轉掃地空
突兀便高 **赤**【杜】前軒頹反照巉絕華嶽｜季冬日已長山
三百｜ 晚半天｜歎爾疲驚駘汗溝血不｜代北有
豪鷹生子毛盡｜寒城朝烟淡山谷落葉｜西望千山萬山
｜以茲報主寸心｜向卿將命寸心｜【韓】橫秋翻秋半天｜

斥【杜】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 **石**【杜】攀援懸根木登頓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 入天｜上有無心雲
下有欲落｜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洗劒清海水刻銘天
山｜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遂
莠猶不焦野蔬暗泉｜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蜀道多草
花江間饒奇｜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柯如青銅根如｜
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未崩｜【韓】即此南坂下久闕有水｜杜語山中人匃我
澗側 **碩**【韓】欲將層級壓籬落 **隻**【韓】堆堆路傍堠 **摭**【韓】道
｜ 未許波瀾量斗｜ 一雙復一｜
遙功德下不 **擲**【杜】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繼龍曾其內
與事相｜ 令入不得｜【韓】藏形可與致往觀安可｜
刺【韓】隨波吾未能 **磧**【杜】服事哥舒翰 **席**【杜】坐有不煖
峻瀨作可｜ 意無流沙｜ ｜汝翁草明
光天子正前｜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長歌激屋梁淚下
流衍｜稀間可突過皆爪還汚｜【韓】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無

｜清淮無【杜】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喟滯｜欸翁書
波平如｜ **夕** 時記朝｜【韓】公予具愛山看山且連｜
穸【杜】不得見清時 **籍**【杜】顧我從宦姿謬通金閨｜敕廚
鳴呼就窀｜ 倍常羞杯盤頗狠｜昔在鳳翔都
共通金閨｜【韓】借問經營 **藉**【韓】長令人吏遠超走
本何人道人淤觀名籍｜ 已有蚌龍助狠｜ **闡**【杜】也
兵戟鳳山帳殿涇渭｜乃 **役**【杜】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
澗戰主寶又重回疇｜ 及未哭廟後復領太原｜羅
官寮由人何事拘形｜南防草鎮慘澹淤赴遠｜奈何迫物
累｜一歲四行｜名賢慎出處不苟妄行｜【韓】此州之役嫌時
還盡夜誰 **癖**【杜】曉達兵家流 **僻**【杜】秋藜長松下作尉窮
謂非事｜ 飽聞春秋｜ 谷｜南溺裴施州氣合
無險｜始來茲山 **碧**【杜】長林何龍蘢秋草萋更｜坐久風
中休駕喜地｜ 頗怒晚來山更｜回風起清曉萬象
萋已｜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閬州城北玉臺｜衆林玉
手亂股紅萬草千花動凝｜【韓】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

跨虛 **咋**【韓】得時能幾時
與汝恣啖｜

莫 貘 驀 磔 舶 魱 展 霹
愬 槭 柞 唶 醋 郤 額 詻
珀 霸 嚇 幗 貉 骼 砉 澅
剨 擇 翟 虢 霢 畫 繣 嫿
馘 蟈 幗 摑 賾 檗 簀 嘖
核 覈 鬲 膈 革 謫 軛 啞
阨 碣 潟 腊 舄 鯽 踖 借

嗌䤈繹譯掖腋液奕
睪弈嶧醳斁襗亦蜴
埸奭螫襫袥鼊跖炙
躑汐蓆瘠塉膌耤踖
辟擗疫躃襞璧

十二錫

析【杜】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一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一 晳【杜】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一 激【杜】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一㣔期豈爛熳別意終感一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一此身仗兒僕高興潸有一【韓】抱舟入其間溪流正㴱一傳氏築巳卑磻溪釣何一 擊【杜】雕窩晚相逢包蒙欣有一飛兔不近駕鷙鳥資還一 瀝【杜】危階根青冥層氷生淅一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一 歷【杜】倒屣喜旋㣔晝地東所歷一猶嫌山在眼不得着脚一【韓】何當迎送㣔緣路高一曾貌 靂【杜】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一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一 礫 的【杜】朔風飄胡雁慘淡帶砂一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一 鏑【杜】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一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一 滴【杜】應手看捶釣清心聽鳴一臨岐別數子握手淚亦一 敵【杜】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一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一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一摩旍下辟山總戎備彊一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一知我憐君畫無一郡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一【韓】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一 笛【杜】高樓夜吹一將軍勇銳與之一 【韓】嬌童為我歌衣響跨箏一 覿【杜】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一 剔【杜】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一

摘【杜】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一 惕【杜】美君齒髮新行己能夕一 績【杜】苦觀文章傳世遠藤蘭一 啰【杜】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一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一 寂【杜】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一 冪【杜】渚拂蒹葭塞嶠穿蘿蔦一愁䆗亭午際洗剝相蒙一 壁【杜】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一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一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一孟冬方首路强飯取崖一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一山行落日下絕一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一戲拈禿筆埽驊騮欻見騏驎出東一粉堞電轉紫游韁東得平剛出天一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一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一【韓】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一 闃【杜】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一何時太夫人堂上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一 戚【杜】會親一中宵慽良會裴鄭非遠一【韓】終朝 慽【杜】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一烟氛藹崷崒魍魎森慘一青山自一川巖洞間鼓歌燕賓一城郭洗憂一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一

錫緆蜥裼淅澼霹厤
櫪轢鬲轣皪酈靮馰
適樀菂嫡蹢啇弔擻
覡徼㦸鶪霓鷊鷏艗
狄荻糴籊廸翟滌踧
頔逖趯俶勣轂惄溺
覓汨塓覺鶪臭鏚闃

殛焱書

十三職

職【杜】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
直【杜】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元建巳月官有王司｜高堂亦明｜
魂魄猶正｜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操持綱紀地喜見小
絲｜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萬里飛蓬映天過
孤城樹羽揚風｜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
旌竿滿雲｜【韓】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
力【杜】別家長兒女欲起懸筋
｜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生男
墮地要膂｜南郡舉童欺我老無｜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
上馬身無｜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寔不
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韓】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
食【杜】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楊公
拂篋笥舒卷忘寢｜【韓】好我衣服甘我飲｜兒寒何衣兒飢
何｜
息【杜】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
｜滿堂賓客皆歎｜歸來倚杖自歎｜襄夫田父無消｜九
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韓】靜夜有
識【杜】草生富春秋洞徹有清｜嗚呼
清光閒堂仍獨｜東吳精逸氣感清｜時有西域胡
僧｜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
拭【杜】菱葉荷花淨如
應｜【韓】所以孤嶼鳥與公盡拒｜【韓】臨別且何有
有淚不
極【杜】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俊拔爲之主暮年
可｜思轉｜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清觴異味情
屢｜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漁陽突騎獵
青丘胡虜鐵甲閒丹｜【韓】子行誠艱難我去未窮｜
測【杜】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沈竿續綆｜
惻【杜】揮淚臨大江
深莫｜【韓】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嗚天憶懷｜及
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死｜
憶【杜】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
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不

恨我衰于貴時恨
臆【杜】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淚痕血
空日爲今相｜點壽胸｜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
青淚霑｜別時孤雲今｜
色【杜】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泣
不讓持獨香雲淚橫｜月滿屋梁猶疑照顏｜當今豪
傑吏自此無顏｜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還爲世塵嬰頗
帶憔悴｜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
｜餓頃風定雲墨｜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秋風欲
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
顏｜可憐爲人好心事于我見子眞顏｜憶昔霓旌下
南苑苑中萬物生顏｜【韓】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
棘【杜】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虎倒龍顛委｜
翼【杜】君今在羅
榛｜自從官馬送還宮行路難行澀如｜網何以有羽
｜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翻身｜
稷【杜】向想趨朝廷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毫髮裨社｜
逼
【杜】天長關塞遠歲暮飢凍｜杜鵑｜
側【杜】應官務劇不暇
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憂反｜昭陽殿裏第
一人同輦隨君侍君｜洞庭揚
德【杜】采求何多門賢者貴
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爲｜念昔揮毫端不特
觀酒｜新歡｜
得【杜】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斯人已云亡
便飽妻侯｜草聖秘難｜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臨
江把臂難再｜移栽北辰不可｜江妃水仙惜不｜明眸皓
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
不｜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歲暮窮陰耿未已
人生會面難再｜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韓】念
身幸無恨志氣方自
則【杜】未知張王後｜
勒【杜】輦前才人
｜當今忠臣不可｜誰並百代｜帶弓箭白馬
野膳黃
特【韓】英英桂林伯｜
黑【杜】有練實先書臨池眞盡
金｜實惟文武｜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
｜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下歸無極終南｜秋天漠漠向
昏｜禾頭生耳黍穗｜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晦晴今日｜
巫峽陰岑朔漠氣｜
墨【杜】馬驚折左臂
賊【杜】必若救瘡痍
年樂窮寵溪谷｜骨折面如｜先應去蟊｜夫

年江南討狂｜八荒十年防盜｜盜能對面爲盜｜【韓】公馬莫走須殺｜塞【杜】枯查卷拔樹偏魂北充｜

北【杜】老馬終望雲南雁憶在｜是舟如浮雲安可限南｜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韓】朔遊孤嶼南暮戲孤嶼｜踣【杜】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國【杜】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生女富貫傾邦｜

織敕餝鷘陟蝕熄寔

殖湜埴植飾式軾畫

萴萴匿愝畟億醷薏

抑嗇穡殛亟棘極革

弋杙翊翌妷即唧幅

域蜮罭閾棫淢緎洫

侐愊副仄昃愎嶷薿

垔肋扐泐仂忒慝克

刻尅螣默冒纆蟘蔔

匐僰惑或劾

十四緝

十【杜】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即今倏忽已五｜襲【杜】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集【杜】石門雲

雷臨古鎮峯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鄜夫行衰謝抱病臥妄｜蒼江漁子清晨｜事殊興極憂思｜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入【杜】熏然耳目開頹懷忽明｜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應當門戶女出｜琉璃漫汗泛舟｜乃是蒲城鬼神｜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挹【韓】氣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濕【杜】東風吹春冰泱莽后土｜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元氣淋漓障猶｜寒雨颯颯枯樹｜及【杜】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胡馬屯成皐防虞此何｜龍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蟄【杜】意鐘老柏青義動修蛇｜縶【杜】僕夫行不進驚馬若維｜立【杜】程候將相遇與語才傑｜鄜人寡道氣在困無獨｜坐卧只多少行｜恐汝後時難獨｜土風坐男使女｜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粒【杜】素絲挈長魚碧

【韓】隨玉｜急【杜】不辭辛苦｜迫此短景｜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設網提綱萬魚｜涼風蕭蕭吹汝｜四山多風溪水｜反思前夜風雨｜給【杜】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贍｜十有八九負薪嶠賣薪得錢應供｜泣【杜】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真宰上訴天應｜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澀【杜】飯裝逐徒旅達曙陵險｜雉竿慘淡風水白刃｜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戢【杜】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悒【杜】汀州稍疎散風景開快｜

緝葺霫什拾執汁習

褶槢隰輯廿揖濈笈

苙笠級汲伋岌吸翕
潝歙邑濈裛浥唈熠

十五合

合閤鴿合韐蛤荅颯
趿靸馺鈒卅沓誻涾
⿰馬沓踏遝雜匝噆拉納
衲軜溘闔盍蓋嗑臘
蠟榻闒鞳搭塔⿰黑沓嗒
嚃漯榼磕匼姶⿰火奄唈
邑

十六葉

葉杜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吹花困癲倭舟｜睫杜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涉杜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獵杜復
接杜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楫杜我思哭孤塚南紀阻歸
自碣石來火焚乾坤｜捷杜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妾杜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帖
杜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篋杜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愜杜愁寂意不｜堞杜大屋去
高棟長城墻遺｜業杜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脇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怯杜巽

王粲崇勳小敵信所｜水光風力俱相｜疊杜三軍晴光彩列士扇剝｜
攝韘歙躐鬣鑷⿰馬聶躡
聶囁讋摺熠笈輒鮿
饁睫燁厭擪靨怗貼
協挾俠鋏頰莢牒鰈
艓揲蝶渫諜喋蹀捻
敜苶屧燮躞跕沾浹
業慴刼衱袷蛣浥裛
跲拾

十七洽

峽杜疲茶竟何人灩澦巴東｜匣杜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壓杜一官憮帥郊九廟起顏
｜甲杜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
洽陝祫硤帢掐恰夾
韐筴袷鵊郟插臿鍤
歃箑萐啑霎翣狎柙
鴨押胛押呷乏法霅

□剞

男 兆鯨 兆鰲 較字

杜韓詩句集韻卷下之下

康熙歲次丙戌中秋日開雕丁亥立夏日告竣

杜韓集韻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汪文柏撰文柏字秀青號柯庭嘉興人官兵馬司指揮其書取杜韓二家詩句按今韻摘出編於字下以為吟咏者取資每卷各分上中下凡杜韓所未押者則存其韻於部尾所摘之句不著原題葢宋人十二先生詩宗之類也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

〔清〕汪士漢輯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居仁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記林二十九卷》提要

古今記林跋

先儒言教子弟者日記故事不拘今古朱子采其語入小學書以為訓童蒙之法蓋欲於餘力學文時即令稍知古今知行交有裨也先曾王父隱庵公輯古今記林其為義例紀載以示勸戒蒐瑰琦以資見聞勳裁語是書非止為成人博物之資正可置之鄉塾以供日記之用日有餘晷抽擇數條提而命之餒耳譬之勸戒明而見聞富其裨益當非淺鮮先公多著述易集解一已重鋟秋書廿種久

播藝林是書幾蠹蝕勳爲校錄從弟謨欲成先走捐貲授梓喜先人遺簡不遂湮且可與小學相比輔也爰識數語於簡末

乾隆四年仲秋月曾孫鴻勳謹跋

古今說林　跋

曾王父著述甚富曰遭兵燹散佚無存先君謀爲蒐輯重加剞劂多事匆促未能也會先君捐館舍彌留時惓惓以此爲囑謨兄弟秖承遺命裒集古今記林先付梨棗其易經講義則家再從兄鴻勳已刻行世仍有秘書廿一種板總滅尚俟續刻書既成謹述其顛末於後

時

乾隆五年秋七月望日曾孫鴻謨敬識

古今說林　跋

例言

一是編自天文地理以及人事物類凡有關身心世道者悉採入以資討論以備龜鑑或僅作故事小說家覩之未免相刺謬矣

一所引衆籍詳畧不齊有仍其舊者亦有摘其要者非吝墨也書帙過盈恐艱於授梓識者諒之

一編之著也始於幼嗜博聞隨所閲而有取便録之歷有年而積累日富乃分别部居敲推就緒固知罅漏尚多而古今之大畧具焉學者貴以力紬繹即此可尋其端云

一於分採羣書之下注某書名亦隨閲而紀所自也卷首所列群書目依卷數為次第

一貪多務得儒先已然茲編旁搜遠纂雖不下七百餘種博物君子有不止是者然擬其紛而歸於一頗便覽觀中人之性與夫不專舉業者皆可開卷獲益

闇然識

古今記林目録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卷之十

人事類上

卷之十一

人事類下

卷之十二

性行類上

卷之十三

性行類下

蜂 蟣 蠅
螢 蝶 蜘蛛
蝗 蚊 蝨
襟蟲

古今記林目錄終

古今記林引羣書目

左傳　續仙傳　湘中記
交州記　袁州府志　尚書大傳
九朝野記　誠齋雜記　宋仁宗紀
宋史　搜神記　雷州府志
筆談　世說　魏志
襍記　南唐書　張東越手記
龍城錄　南燼錄　續文獻通考
吉安志　風土記　南史
家語　異聞錄實　漢書

唐紀　宋紀　前漢紀
商紀　明紀　佛圖澄傳
城隍廟記　晏子　莊子
司馬彪續漢書　長沙耆舊傳　獻徵錄
禮記　廣州記　談苑
廣博物志　三輔故事　齊諧記
韓詩外傳　方輿勝覽　續博物志
漢武內傳　志林　獨異記
南部新書　異苑　華陽國志

漢官儀　述征記　揺曹集
李肇國史補　記事珠　漢紀
廬山記　水經注　謝顯廣福觀記
吳越春秋　郡國志　名勝志
一統志　地理志　衛輝府志
上南志　蜀記　城都古今集
劉向別錄　真定府志　衛宏古文奇字序
夷堅志　南康志　龍川錄
婺源志　語林　瑯嬛記

續述征記　乾𦠆子　錢塘志
廣輿記　芝田錄　南齊書
奇聞類記　卓異記　太平御覽
青瑣高議　西京雜記　湖州府志
弘治志　長編　海槎餘錄
襄陽志　採蘭雜記　瑞應圖
潯陽記　三齊畧記　饒州府志
郡縣志　開令內傳　通鑑
地輿志　魏書　紀異錄

幽冥録 梁州記 石林燕語
趙國志 東坡集 山川記異
拾遺記 皇覧冢記 王隱晉書
珍珠船 漢武故事 綱目
地理書 廣記 處州志
墉城集仙録 衰談 三輔黄圖
晉書地道志 風俗通 史記索隱
歳時記 墨子秘要 廣韻
珠囊隱訣 彙苑 提要録

鄴中記 荊楚記 唐史
續世説 續齊諧記 韻府
郭子儀傳 七賢論 三水小牘
晉鬼 外史 桓譚新論
天寶遺事 異聞録 劉浩然除夕訓
雲林異景志 舊唐書 後魏史
東漢記 漢紀 五代史
新序 夏紀 逸禮
周紀 大學衍義 陳思王畫賛序

列女傳 漢武帝紀 職官分紀
唐太宗紀 藻林 北夢瑣言
南宋史 宋言行録 西漢紀
家塾記 淵海 泳化編
山堂肆考 戰國策 摭遺記
前漢書 奚囊橘柚 明洪武紀
福壽全書 迪吉録 汝南先賢傳
閒然堂録 青箱襍記 顔氏家訓
吳書 郭林宗別傳 説苑

范太史墓志 東漢遺事 蒙求
逸士傳 東觀漢記 孝子傳
後魏書 後周書 説寶
類雋 文粹 魏元帝紀
廣州先賢傳 晉孫盛襍語 記纂
蒙雋 續韻府 安陸縣志
事文類聚 虞紀 説海
職林 三國志 褚室記
吳地記 唐武后紀 後秦録

裴楷别傳　范太史集　太原郡志
漢桓紀　明補遺　開元遺事
續幽冥録　定命録　馮衍傳
翰墨大全　白虎集　丹鉛新録
類林　雲溪友議　古今詩話
汝南記　列子　韻學
烈婦傳　因話録　李白集
公羊　西安府志　漢相如傳
食載　楊夔著　韓子

典論　宋遺事　抱朴子
冷齋夜話　李膺傳　北齊書
王羲之書　王戎傳　北戸録
鍾離意别傳　輟耕録　致虛閣襍俎
平江志　果報文　甄異傳
括異志　録異傳　崔鴻十六國春秋
石溪閒筆　明皇襍録　蜀檮杌志
鶴林子　朱子語録　殷芸小説
詢芻録　三峯集　晉中興書

嵩山記　吳國倫史　寰宇記
姑孰志　樂資春秋傳　宋玉神女對
説聽增記　東陽山水記　辛氏三秦記
蜀王本紀　烈女後傳　翰林盛事
維風編　唐代宋紀　唐中宗紀
高氏小史　代醉編　齊史
高士傳　澄懷録　南晉書
荆州志　韓愈傳　古琴録
童子傳　朱子年譜　菽園襍記

林居漫録　詩學　隋紀
摭言　通典　何氏語林
平陽府志　類編　梁蕭映傳
名士傳　後晉高祖紀　孔叢子
魏畧　滑稽傳　劉莘老撰碑
北魏史　唐節墓志　白帖
華州志　遯齋閒覧　齊書
東軒筆録　芸田録　班固幽通賦注
歸田録　前五代宋紀　高允傳

陳紀　陳留志　西湖志
祖納傳　南宋書　天中記
咲林　涑水紀聞　東坡滑稽帖
春秋後語　漢列傳　唐德宗紀
說邪　睽車記　梁書
陳書　八編類纂　宣驗記
秦紀　吳録　顏之推還冤記
宋符瑞志　幽怪録　倦遊録
高僧傳　外史檮杌　益部耆舊傳

伽藍記　文筆襟喉　澠水燕談
三才圖會　嘉謀録　東坡記
尚書中候　外戚傳　邛州志
侯鯖録　前定録　玉壺清話
冥祥記　溫泉志　九江志
中華古今注　江南野史　陶靖節集
遯齋録　橋玄傳　東坡撰記
台州志　玉泉子　筆録
檀弓　溫公日録　毛公壽傳

賈子新書　范文正說　晉武紀
梁傳　晉傳　西漢書
光武紀　朝野遺記　孔融傳
鶴林玉露　元結傳　訓儉録
韓張敏遺事　中都志　金樓子
雲陽宮記　許彥周詩話　荀子
艾子　御史台記　原化記
王敦傳　晉志　金罍子
隋高祖紀　李勉傳　列仙傳

通贊　法苑珠林　拾異記
英雄記　楊妃外傳　楊再思傳
車頻秦書　仇池筆録　月山叢談
撫州志　新唐書　國史異纂
神道碑　魯國先賢傳　漢宣紀
談藪魏書　泉州志　義縱傳
唐玄宗紀　韓文　續說記
五代史補　劉歆七畧　典故紀聞
吳祐傳註　唐經籍志　藝文

梁溪漫志　西清詩話　郭象傳
史通　沈約宋書　尚書故事
蘇子　法言　謝惠連傳
筆髓　禹錫嘉話　圖書會粹
楊隱真誥　法書苑　墨藪
通志　書斷　陸予淵書輯
王欣筆法　書苑　郭璞賦序
膠葛　東晉紀　張太素齊書
宣和画譜　畫品　名畫記

窮怪録　海外記　卧遊記
無錫志　名畫録　搢紳脞說
異人記　蘇文　隋唐嘉話
洞林　漢郊祀志　方術傳
貽謀録　金華子　玄鑒録
鴻書　漱石新談　夷堅續志
羌山堂　后山叢談　劍俠傳
傳玄序　教坊記　傳子
文士傳　陳琳傳　蘇氏演義

洞覧　方士傳　京山縣志
真仙通鑑　玉屑　神仙内傳
明興襍記　江寧志　汾州志
南昌志　岳州志　紹興志
南方草木狀　順慶府志　茅君内傳
老子枕中經　西王母傳　羅浮圖志
僊跡　八仙傳　城都記
見聞搜玉　建昌府志　濟南府志
重慶府志　貢父詩話　盧阜襍記

盧氏襍記　鎮江府志　顧愷之稽康賛
事物紀原　羣碎録　瓊州志
詩注　傳燈録　唐新話
雲溪古議　輿地紀勝　維摩經
山記　古今注　宋元嘉紀
鄭棨開天傳　法顯記　中朝故事
啟顔録　梁四公記　魏典論
杜陽襍編　獨斷　釋註
十洲記　孟嘗君傳　南唐近事

龍江夢餘録　柳玭戒奢文　飛燕外傳
洛陽記　漢文帝紀　食貨志
雲谷褋記　硯譜　摭類書
宋百官志　潛居録　刀劍録
文中子　容談　崔鴻前秦録
樹萱録　逸士傳　東方朔傳
興國縣志　幕府燕閑録　梧州府志
黄帝内傳　琴操　辨音集
古琴録　潼川志　史記封禪書

海録　甘譯謡　琴譜
崖谷閑抄　樂府褋録　平樂志
地鏡圖　秘閣閑談　白澤圖
清異志　汝寧府志　稽神録
楊州志　物類相感志　汗漫録
周子文集　尭山堂外記　木蘭詩序
花木考　麈史　畫篔簹谷偃竹記
盛弘之荆州記　桃源記　淮南王草木譜
景龍文館記　雞跖集　唐酷吏傳

寧波志　國獻家猷　桂陽先賢贊
論語摘衰聖　後趙録　常德府志
張氏家傳　華夷考　墨客揮犀
燕女墳記　十三州記　華陽風俗録
玄中記　西河記　兩京記
國語　江表傳　龍魚河圖
畜德録　孔帖　杭州府志
曹瞞傳　南渡録　鹽鐵録
柳文　續搜神記　冥報記

三十國春秋　朱浮傳　符子
禄山事跡　集微　虎苑
癸辛褋識　順德府志　茅山志
南粤志　徐偃王志　新安志
山谷　三輔決録　龜筴傳
玉堂閑話　竇氏家傳　百家名書
元事始末　嶺表録異　九域志
無為州志　晉載記　好生編
合璧　渚宮舊事　師古

洪範五行傳　宋實錄　本草綱目

古今記林引蒐書目終

古今記林卷之一

婺源汪士漢閒然編輯　孫廷齡子遐授梓
同邑江永愼修叅閱　曾孫鴻度鴻擴黝聲仝校
元孫世珂重訂

天文類

天

天體

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表裏有水天地各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焉 渾天儀

葢穹

天象葢笠地法覆盤 周髀

帝居

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眞僊亦不得見其面 吳帝傳

鈞天廣樂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賜之以策秦遂大昌 史記

補天

女媧氏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太昊沒共工氏與祝融氏爭帝不勝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

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列子

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列子

善天文

李郃善河圖風星之學裴楷善天文陰陽之術俱本傳

晝天文

管輅八歲時與鄰兒戲土壤中輒晝天文及日月星辰自言家雞野鵲猶知時況於人乎六帖

曆筭

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筭後漢本傳

善筭

劉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袁山松書

一行造曆

唐僧一行張公謹孫於嵩山見高僧盧鴻文一覽成誦玄宗召問以宮人籍示之覧畢如素所習讀玄宗呼為聖人漢洛下閎造太初曆云歷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出而定之一行當其期乃造大衍曆唐書

渾天儀

吳時葛衡明達天官改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上應晷度天文志

創造渾天儀

耿詢有巧思見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閣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隋書

明占候

李淳風明步天曆筭於占候吉凶若節契唐天文志

銅鍐記異

魏崔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鍐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鍐晝紙作字以記其異南北史

指圖陳狀

劉向夜觀星宿或達旦不寐顧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本傳

咎在臣等

漢蕭望之言三公任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失光咎在臣等漢史

日

紅輪

有客登岱岳絶頂以伺日出久之自大晤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見聞錄

辨日遠近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日遠近一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凉凉及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决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列子

射日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食堯使羿射十日萬民皆喜淮南子 一云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天問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逐日

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山海經

指日不落

虞公與夏公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遂不落淮南子

日反三舍

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淮南子

日南

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鴈門人不見壘鴈為門金城人不見積金為郡臣雖日南未曾向北看日後漢書

對日蝕

東漢日食京師不見黄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

未知所況子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東漢本傳

兩日

夏桀時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費昌乃徙族歸殷論衡

月

月宮

開元六年八月望夜明皇與申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露

下沾衣見大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翠色冷光相射極寒不可少留前見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舞於廣廷大桂樹下音樂清麗上皇歸製為霓裳羽衣曲(龍城錄)○八月十五葉靜能邀上遊月宮及至寒凉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丹二粒進上服之○又逸史云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翫月公遠乃取杖自空擲之化為長橋其色如銀請帝登之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僊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帝問此何曲名曰此霓裳羽衣曲

月中桂

月中桂高五千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隨斫隨合其人姓吳名剛河西人學仙有過謫令斫樹(酉陽雜俎)

兎孕

兎望月而孕中秋無月則兎不孕世兎皆雌惟月兎雄故望月而孕(埤雅)

奔入月宮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姮娥竊而食之奔入月宮託身于月是為蟾蜍(王充論衡)

月中異物

尹思於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問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蓑帶劍尹出視曰非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已而果然(神仙傳)

吞月精

女狄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遂有娠乃生夏禹(帝王世紀)

挈月懷袖

唐太和中周生善道術中秋客至周曰我能挈月置懷袖中因取繩梯躡之命閉目良久忽天黑仰視無雲俄呼曰

至矣手舉其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宣室志)

夢月入懷

王曇遷夢月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味美遂更名月德(潛確類書)

夢名月中

吳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滓穢太清

晉太傅安庭中夜坐月色無玷歎以為佳謝景重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晉書)

星 太歲附

儮槎

舊説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來審一年糧乘之到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次飲之人問此何處答曰爾歸詣蜀問臨卭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博物志

支機石

漢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集林

歲星

東方朔云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大伍公知之帝召問之曰諸星在惟歲不見西京雜記○漢武帝問西王母使者曰東方朔何人對曰是木帝精為歲星本傳

壽星

宋仁宗時有道士遊于市形狀大異飲酒不醉好事者圖其形達於帝帝召見賜酒一石盡飲之司天臺奏云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所在類書

策馬星

周騰為侍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騰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烈士傳

酒星

成都酒家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飲輒數斗其言褻孫思邈明皇召思邈問之曰此太白酒星僊品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都唐逸史

難星

明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劉基驚曰難星過急更舟更畢而上舟為賊砲破通紀

月犯少微

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著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嘲曰吳中高士要死不得死晉陽秋

使星臨益州

後漢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有二使星臨益州分野故知也漢中志

北斗化人

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京市飲酒帝使人候之有胡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京酒肆飲酒使者宣勅七人笑曰此必淳風小兒言也忽不見國史異纂

北斗化豕

唐僧一行玄宗敬禮之有王姥兒犯罪求救一行密選奴

二人授以布囊曰汝潛伺之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至酉果有七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置甕中封以米題梵字玄宗召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一行請大赦玄宗從之其夕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王姥兒遇赦得免傳信記

增年六百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相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寶海經

留七寶枕

晉郭翰少有清標乘月卧庭中見空中有人冉冉而下乃一少女明艷絕代曰吾織女也上帝賜命游人間願托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夜來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日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曰天上乃比人間問曰卿何來遲曰人中五日彼一夕耳忽一夜悽惻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墨莊冗錄

乳垂三尺

王荃路遇一婦人乳長過臍曰吾蕭三娘也按西京雜記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朔知之王荃傳

感列星

徵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劉向新論

星從三度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問之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以共理國家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荒人必死誰以我為

君子章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徙果徙三度呂氏春秋

客星犯帝座

嚴光與漢光武微時為友及登極召入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上曰吾故人子陵耳會稽典錄

流星墮甕

桓玄母馬氏與同列薛郭夏夜玩月見流星墜銅水甕中如二寸火珠炯然水底乃謂曰此吉祥當誰應薛郭以瓢杓接取不得馬最後取入瓢便飲之若有感俄而懷玄後生極貴續晉陽秋

不信太歲

上元末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數百免禍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七十二口死亡略盡惟小蔚公尚存李氏兄弟忽見其家娀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刼小蔚便藏之惟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蔚公廣異記

不信方位

即墨縣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暴卒惟一女子存焉酉陽雜俎

太歲在東

嘉祐中修東華門太史奏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宋書

出行不擇

邵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益曰人不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敵也聞見錄

風

少女風

管輅遇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堂樹中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鳥和鳴其雨至矣須史去雲四合大雨傾注管公明傳

鄭公風

漢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奉還問弘何欲弘知其神人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鄭公風類書

石尤風

石氏女嫁為尤郎婦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石尤風遂止不行（江湖紀聞）

無烈風淫雨

周公時越裳氏來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意中國有聖人乎（史）

反風起禾

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啟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禾盡起（周書）

御風而行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乎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述異記）

指風風止

蔦玄行遇神廟乘車不下須臾大風逐玄埃塵漲天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指風風便止（神仙傳）

風入營

齊神武時芒山之役風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果驗（北史）

南風不競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殺聲楚必無功（左傳）

書符置屋

吳眞君嘗遇大風書符置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即止（續仙傳）

石燕飛

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作即飛如真燕止還為石（湘中記）

風母

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屈頸打殺得風還活（交州記）

雲

屏翳豐隆

雲師曰屏翳雷神曰豐隆

玉女披衣

淳鄉縣東六十里有玉女岡天欲雨先湧五色雲氣于石間俗呼玉女披衣（袁州府志）

卿雲

舜時景雲見作歌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尚書大傳

慶雲

劉基舉元至正初進士嘗遊西湖有五色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諸同遊者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縱酒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時杭城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孔明之流 九朝野記

黃雲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誠齋雜記

五色雲

天聖五年賜進士第于廷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宋仁宗紀

又

韓魏國公琦初第時大廷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現 宋史

雷電

雷車

唐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窓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嘘氣忽斗暗失其人兩目遂昏焉 酉陽雜俎

阿香車

義興人姓周出郭日暮道邊有一草屋一女子出門周曰暮求寄宿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日視宿處乃一新塚耳 搜神記

謝僊火

祥符中岳州玉僊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問何仙姑云謝僊者乃雷部中鬼也 國史

投壺光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霹靂引云乍散投壺光

雷澤

曹州東有雷澤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故名曰雷夏史記舜漁於雷澤即此今涸 山海經

雷神篆

葉遇韶信州人遇雷神授以墨篆一卷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祛疾可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自是行符致雨殊有感應 潛確類書

雷公廟

陳天建初雷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圍尺許攜歸忽一日霹靂開生一子有手文曰雷州後養成名文玉人呼為雷種後為本州刺史多善政歿而有靈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鄉人嘗造雷鼓雷車置廟中 雷州府志

雷鎔銀器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雷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爍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 筆談

擊齊臺

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有女利母財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大風雷電下擊景公臺 潛確類書

破柱

夏侯玄嘗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讀書如故 世說

震柱

諸葛誕以豪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 魏志

雷震自若

劉曜從劉元海獵于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載記

叱雷電

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神色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南唐書

雷警逆子

永嘉瓯溪徐四逆子也其母苦之籲天者屢嘉靖己酉八月辛酉四與鄉鄰酒伴共會石埠祠雷雨驟作四與酒伴年閉祠門忽四不見酒伴啟門四獨跪祠外溪水中不動面無神色酒伴愕然至家詰其母乃知渠母曾以不孝訴

尋為懺悔歷二日空中始釋之後七十尚存。張東越手記

脇下朱字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雷震死于市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震死。龍城錄

背上朱書

宋章惇於徽宗時貶雷州司户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民間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南燼錄

雷震書字

宋李福州畫錦坊有賣米者一夕雷震死其家三人大書

屍上凡九字其文曰共口月八辰口月八亘人不能識有一老曰但於其中直貫一畫則成文矣葢米中用水糠中用木查也。續文獻通考

牛腹汗衫

元時吉安郡有人失汗衫者疑牧竪牧竪無以自明訟於官俄而雷震一牛死汗衫在牛腹中蕭儼之聞之曰疑獄每棠天獄則刑可措矣。吉安志

禱廟雷震

龍昌有米數千斛糴未既而有雨米價稍賤昌為文禱於神崗廟更祈一月不雨焚訖遂還至路憩道傍雷雨大至昌震死亭外簡視之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吉安志

雨

潤葉濯枝

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西京雜記○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風土記

瑞雨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虞寄因上瑞雨頌。南史

商羊舞

齊有一足鳥飛還使問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童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家語

雨工

唐柳毅過洞庭見女子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牧羊何所用女曰非羊也此雨工雷霆之類也視之甚異。異聞實錄

洗甲兵

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說苑○杜詩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

不用

隨車雨

宋朝陳戩知處州時旱公下車雨沾足人以為隨車雨○鄭洪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漢書○百里嵩為徐州牧境内旱嵩行部所經甘雨即降謂刺史雨漢書

德雨平章

李德裕拜相天雨人呼德雨平章唐記

商霖

蔡京柄國中外怨疾帝以張商英有人望相之時久旱彗

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書商霖二字賜之宋紀

旱

三年不雨

漢于定國初父為獄吏東海有孀婦侍姑姑恐妨其嫁自縊姑女告為婦逼坐斬東海旱三年定國知其故言於令曰必祭其婦乃雨來驗史

乾封

武帝封太山天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旱意欲乾封乎前漢紀

桑林禱雨

湯大旱七年乃剪髮斷爪身嬰白茅為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商紀

自焚禱雨

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太雨至遠近嗟嘆漢書

絶食禱雨

漢陽知縣王叔英遇旱遂自絶食禱曰必雨乃食已而果

雨明紀

稽首暴露

石虎時正月至六月不雨佛圖澄詣西滏口稽首暴露即有白龍二頭降祠下於是雨溢數千里晉書佛圖澄傳

祈靈星

趙瑶為閬中令遭旱請雨于靈星大雨

祈城隍

唐乾元二年秋旱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城隍廟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城隍廟記

不祠靈山

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不可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焦身熱彼獨不欲雨乎公欲祠河伯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淵下川竭彼獨不欲雨乎公乃出野暴露天大雨 晏子

不以人祠

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以人祠將自當之言未卒大雨千里 莊子

罷三督郵

漢周護善占天文為郡門下掾鮑昱為汝南太守時郡境天旱昱自往問何以致雨護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四十里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司馬彪續漢書

精誠感雨

祝良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長沙耆舊傳

焚神大雨

明武宗朝陸釴知安慶府郡大旱公禁屠弛刑祈禱民間謂龍王神最靈遣迎之有巫者托神妄為公詣神祝曰龍靈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則暴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乃登 獻徵錄

省冤大雨

和熹后稱制京師旱后幸洛陽寺省獄冤囚杜令不殺人自誣服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舉頭若欲有言后覺之問狀即收吏抵罪未還宮大雨

祭寡婦雨

上虞寡婦養姑姑死夫女弟素與婦不叶誣婦殺母縣竟殺之旱二年後太守殷丹至祭婦遂雨 與東海孝婦事仝

雨易得

晉董奉居廬山時大旱縣令聞奉有道乃自賫酒脯陳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明日將人吏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耳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大雨高下皆平民大悅 神仙傳

暴巫

歲旱穆公召縣子問曰天久不雨吾將暴巫奚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禮記

相魚

董仲舒求雨秋用桐木魚 淮南子

石牛禱雨

鬱林郡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牲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祀畢雨大降 廣州記

蜥蜴致雨

關中求雨沙門善呪法者求蜥蜴十數羅甕中童男女持

柳枝呪曰蜥蜴致雨興雲吐霧雨令滂沱放雨歸去 談苑 ○咸平初用此亦有驗

流民圖

熙寧間旱監門鄭俠繪流民圖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之狀發馬遞上閤門國長吁數四罷新法十八事是日大雨 宋史鄭俠傳

瘞枯大雨

晉周暢性仁惠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瘞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晉書

雨異物

雨穀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廣博物志

又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

雨麥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述異記

雨錢

熊衮性孝家貧遭親喪天雨錢于其家 述異記

又

成化十三年夏六月京師雨錢 續文獻通考 ○又嘉靖六年京師雨錢 仝上

雨鐵

至正元年碭嘉縣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遇之皆斃 續文獻通考

雨石

魏武末鄴中雨五色石 述異記

又

弘治庚戌三月慶陽府雨石大如鵝鴨卵小如雞頭實皆作人語說長短續文獻通考

雨肉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搜神記

雨小兒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知如史傳所述搜神記

露

玉盤承露

武帝建栢梁臺高五十丈以銅柱置僊人掌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僊三輔故事

栢露明眼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彩囊承栢葉上露問之云赤松子取之明眼言終不見齊諧記

霜

青女降霜

青女出以降霜注青女霜神也淮南子

六月飛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衍於獄衍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為之降霜淮南子

霜花

宋慶曆中秀州屋瓦上有如牡丹芍藥海棠萱草枝葉皆具紙榻之無異石刻筆討

雪

雪花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韓詩外傳

嚼雪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潛確類書

涉雪

王恭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晉書

凍斷鳥脚

管寧家貧久雪陰霾不開謂友人曰吾恐凍斷三足烏脚

寧不足憂俗說○日中有陽烏三足

盛夏霜雪

唐貞觀九年五月李靖伐吐谷渾引兵由南道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雪人馬俱死 方輿勝覽

霧

蚩尤作霧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士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志林

五里霧

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後漢書

乘雲霧覆

東方朔乘雲飛去仰天霧覆之不知所在 漢武內傳

三人霧行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博物志

虹

白虹入室

劉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振庭戶良久不見 獨異記

彩虹吸水

大將張子良宅有彩虹下入罌甕吸水盡入井飲須之不見後子良歷官方鎮 南部新書

飲釜吐金

晉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須臾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咽便吐金滿器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數臻 異苑

拔刀逐虹

溫湛婢見一姬向之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拔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異苑

夢虹

李特長子溫少子雄初特妻羅氏妊雄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有先亡者有貴者後雄王蜀 華陽國志

投蜺

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也 後漢書

一卷終

古今記林卷二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地理類

山

天孫

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博物志）

泰山青氣

光武登封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上屬天遥望不見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漢官儀）

巨靈擘

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黄河流於二山之間古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華岳上指掌之形具在首陽山下脚跡亦存（述征記）

金泥玉檢

王者功成治定告於天刻石紀號有金泥玉檢之封

兩嶽丈人

劉少翁數入太華山禮拜向山如此二十年遂一旦見兩嶽丈人授其仙道（續博物志）

登落雁峯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取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青天耳（搔首集）

登華岳巔

韓文公登華岳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下遺書為訣（李肇國史補）

石室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蕤賜内有仙書無數昔仙人方回讀書於内玉女進以飲食（記事珠）

嵩呼

漢武帝登嵩山（中岳）帝與左右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漢紀）

三神山

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常往來其上可望而不可即

匡山

威烈王以安車迎匡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山為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謝顥廣福觀記）

石梁

廬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眄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杯盛甘露與猛 廬山記

砥柱山

禹鑿砥柱山以通河二水分流包山而過若柱然又在虢之西界望之若柱 水經注

銀牛山

漢建武閒有人騎白牛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登封遂名其山為銀牛在太原北 謀祖

獨女山

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一名獨女山勾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 吳越春秋

許由山 即箕山

中嶽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處猶有壇墠存焉 類書

望夫山

望夫山在當塗昔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之久乃化為石 郡國志

虞山

常熟縣虞山南有太公石室舊傳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在此或近之 名勝志 ○又越絕書云虞仲隱居於此因名

虎丘

虎丘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一名海湧峰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說法臺吳王闔閭葬此世傳秦始皇將發其冢有白虎踞其上故名 輿地記 一云闔閭冢鑄銅為槨

皃山

鄒縣皃山形如皃飛世傳伏羲畫卦於此 類書

嶧山

鄒縣嶧山洞府玲瓏巖竇崎峭秦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 一統志 ○嶧山有穴還與洞庭通謂之嶧孔可以逃難晉太尉郗鑒避寇於此下有大驛名鄒公驛 名勝志

抱犢山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書讀之不識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及至失石室所在烈曰

叔夜不應得道也。神仙傳

萬戶山

萬戶山在汾州府城西堯時洪水諸山皆沒惟此山獨存所濟者萬戶。一統志

石室山

汾陽石室山麻衣僊姑隱此名麻衣洞永樂初有仙姑任氏棲遁修真家人求弗得後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開合手蹟仍存。地理志

蘇門山

輝縣蘇門山孫登隱此阮籍訪之不答一語籍退聞山巔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衛輝府志

女郎山

溫江女郎山張魯女浣衣石上感赤光懷孕生二龍及女死將殯柩車忽騰躍升此山遂葬焉其浣衣石猶存因謂女郎山。上南志

天池山

天池山在仁壽山頂有池即譚子池也唐開元末郡人譚叔皮生子阿宜墮地解言咲九歲鬢髯毿毿不飲食行走如飛二十入山不知所之鄉人立祠祀之大曆春忽歸見父母云兒本僊班今已復位祠宜亟毀勿為妖祟所憑祠下有金可取以濟不給言訖辭去撤祠果得金金盡泉湧湛若琉璃歲旱不涸禱之立應。類書

南岷山

隋程太虛修煉於南岷山隱居絕粒有二虎侍左右九井十三峰皆其修煉處一夕大風雨砌下得碧玉印居人乞符祈年印以授之輒獲豐稔唐元和中解體後遷神於玄宮容貌不變。類書

五婦山

梓潼有五婦山秦王遺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梓潼五丁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為石蜀王築臺望之不來因名為五婦候臺。蜀記

葛山

梓潼葛山又名臥龍山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虫勢惡自臥草中獸皆俯伏有古碑記在此山景福院。類書

許雄山

涪州許雄山有古廣漢縣令神道碑俗呼為誓虎碑偶碑

小遂有虎入城縣官設祭後竪碑虎害乃止（城都古今集）

南山瀑布

終南山半有横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為驗候故語云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羅霄石乳

羅霄峰有石乳天雨則傾瀉

城山嘉魚

蕭山有城山山顛有泉産嘉魚闔閭侵越勾踐退保此山吴王意其乏水餽以米鹽勾踐取雙鯉報之吴兵夜遁（類書）

翠屏晚對

羊元所居山當戶峰巒奇秀每擬胡床終日笑傲或偃卧看山謂客曰此翠屏宜晩對要人心目（類書）

岡

石子岡

吴孫峻殺諸葛恪投之石子岡先是童謡云諸葛恪何筋蕵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方語石子岡也（類書）

谷

黍谷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氣至堪黍（劉向別録）

牛口峪

臨城縣有牛口峪昔童謡云賓入牛口勢不得久後竇建德為唐兵所敗追至此果被擒（真定府志）

坑儒谷

秦改古文為篆隷恐天下不從乃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谷中温處皆熟詔博士諸生說之前後七百人〻〻各異則皆使往視因伏機陷之後人號曰坑儒谷（衛宏古文奇字序）

坂

羊腸坂

崔瞶從駕登太行山詔問瞶曰何處有羊腸坂瞶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聞一知二（隋書）

洞

華陽洞

李允川政和間至和州遊近郊墜穴中黑如夜稍進漸明石池中荷葉爛熳天日晃耀有石桊局闌語蹕聲不見人

已而至道旁僧寺問僧乃滁州境才一晝耳已是七日其所至乃華陽洞也夷堅志

白鹿洞

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此洞中嘗養白鹿以自娛因名○久之學廢朱文公因其遺址復修之南康志○南康府五老峯下有白鹿洞書院陸象山曾講學於此

小兒入洞

茅山隱士吳綽採藥于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因前詢小兒奔忙入洞龍川錄

山洞道士

婺源張公山二洞有穴感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徃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去鄭彼攀繩而上明日有石笋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婺源志

原

閑原

閑原在平陸西俗呼讓畔城即虞芮相讓之閑田也至今其田民無耕者東西七里南北十三里類書

水

江心水

唐李德裕為相有奉使京口者令索白下楊子江心水其人忘之至石城汲焉李飲之曰頗似建康石城下水其人謝過語林

又

王荆公當國蘇東坡出知杭州餞別荆公囑東坡大計入京過楊子江乞携江心水一瓶見惠東坡諾之至期經金山令人汲水一瓶携送荆公荆公云此必空瓶也啟視之果然蓋楊子江心水非銀瓶不注古有是言也筆談

金水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塟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塟於邢山國人悉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物類記

龍水

梁鄒城西有龍水齊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于室内潜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及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濆湧流漂居宇故曰龍水續述征記

河

沈壁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武帝沉白馬玉璧於河漢書

河瀆親家

唐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水急毀埤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退木立埤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像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乾𦠆子

海

海市

登州海市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觀謂之海市歐公使河朔過高唐縣夜有鬼神自空中過人馬之聲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晝過亦彷彿見人物謂之海市筆談

涉海風濤

陸元方使嶺外涉海風濤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促使濟而風濤訖息唐書

潮

尹公潮

古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之不得叱水來潮以溺其居至今日暮則風生水長數尺號尹公潮御覽

强弩射潮

武肅王錢鏐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既而潮水東激避錢塘遂成隄岸錢塘志

泉

范公泉

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涇側忽湧醴泉遂以范公名之今醫家汲此丸藥號青州白丸子廣輿記

幽澗泉

嘉善縣東景德寺有僧夜坐忽一女子過之容色甚麗僧叱之曰窓外誰家女女應聲曰堂中何處僧僧起逐之女投入地掘得此泉因名幽澗泉方輿勝覽

通惠泉

唐李德裕任中書愛飲無錫惠山泉自錫至京置遞鋪號水遞有一僧謁見曰所謂相公者為相公通無錫水脈耳京師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笑其荒唐僧曰欲

欽惠山泉當在吴天觀常住庫後取德裕乃以惠山一甖吴天一甖雜以他水入甖暗記之遣僧辨析僧因戢當止取惠山吴天二甖德裕奇之停水遞之勞浮議遂息芝田録

妬泉

并州有妬女泉婦人艶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記

廉讓間

范柏年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之間南齊書

湯泉魚

韶州府東南五十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能獲金陵有半湯湖在府東北四十里水同一竅而冷熱相半熱者可以瀹雞中皆有魚魚交入他水輒死施顯卿曰湯泉熱物湯湖瀹雞熱之極矣中皆有魚游泳自得又入冷水輒死其與火鼠常居火中出火即死一類奇聞類記

劍刺泉

李廣利征大宛軍中無水乃拔劍刺山飛泉湧出漢史

卓錫泉

唐景泰禪師居羅浮寶積寺其徒以無水難之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至今賴之卓錫泉記

筮蒙得泉

韓信將下趙引兵方出井陘口師患無井筮之得蒙知山下有泉信遣將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太平御覽

飲貪泉

吴隱之字處默有清操拜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飲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至州清操愈厲晉書

湖

巢湖

巢湖即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萬斤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戲以朱傅龜目姥見而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也乃引姥登山城遂陷為湖青瑣高議

歷湖

和州北瀝湖一名歷湖古歷陽城地昔有老嫗行仁義值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視東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返顧也自爾此嫗數往視門閫吏問之嫗對如其言至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早嫗往視門血便走上山因沒為湖

城陷湖

秦置海監縣屬會稽西漢因之後陷為湖移治武原鄉改為武原縣東漢復為海鹽屬吳郡先是秦時長水縣也始

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有嫗聞之朝朝往視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為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走忽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為湖 搜神記并府志

陷湖

雷州遂溪縣東南七十里有湖光巖隋開皇間有白牛入村居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嫗不食翼日風雨大作村忽陷成湖老嫗携一傘行登岸而去今名陷湖 雷州志

徐公湖

金華縣有徐公者至湖邊二人共博自稱赤松子安期生酌湖水為酒以飲之徐便醉卧及醒不見二人而宿莽積聚身上抵家家人已服闋矣後人因名徐公湖

千人湖

揚州興化縣有千人湖隋末千餘人避難此湖世平而出因號焉 類書

鵝湖書院

昔有龔氏居山傍畜鵝成群因名鵝湖宋淳熙初朱晦菴陸象山會講于鵝湖書院至今勒碑享祀

池

昆明池

漢武鑿昆明池以習水戰池有二石人如牽牛織女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旌葆麾蓋照燭涯涘 西京雜記

龍池 在南寧府橫州北

唐貞觀中有婦女陳氏買魚忽有白衣人曰魚不可食可擲水中急上山避之陳如言避于古缽山頂回望所居皆陷為池 類書

潭

蘇公潭 在湖州烏程縣治東

唐開元初蘇頲為烏程尉墜潭中聞人語云扶出蘇公頲後拜相封許國公今號蘇公潭 湖州府志

龍潭 在蒲田縣壺山之西

元時有范氏養馬潭邊馬與龍交而生龍馬事聞詔取之馬至大義鎮念毋一馳即歸范氏為其所苦因殺之 弘治志

溪

語溪

祁陽語溪元結愛其山水因家焉作大唐中興頌顏真卿書石世稱二絕 顏書

虎溪三笑

廬山東林寺惠遠法師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一日送陶元亮陸靜修與語道合不覺送過虎溪因大笑世傳三笑圖 廬山記

灘

徙灘

趙宋張逸知青神縣縣有松栢灘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而灘徙五里 長編

鬼哭灘

崖州有鬼哭灘舟至輒有無頭隻手獨足短禿之鬼百千為羣爭來追逐舟人以米飯投之則止 海槎餘錄

津

妒婦津

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後自沈而死七日託夢與伯玉曰吾今為水神伯玉終身不渡水美人渡津者皆敝壞衣妝否則風波暴發津在臨濟 酉陽雜俎

井

韓公井

唐韓朝宗為襄州刺史有昭王井汲者必死雖渴困人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此飲者無恙人號韓公井 襄陽志

文君井

漢卓文君閨中庭内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採蘭雜志

丹砂井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宅復累壽乃知宅所為疑宅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得壽 搜神記

浪井

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僊人主之 瑞應圖 ○典畧云浪井者不鑿自然之井

又

滄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得故井銘云頴陽侯所開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歡悅以為已瑞井甚深大江中風浪此井輒動土人呼為浪井 潯陽記

橋

過海石橋 在登州召石山 又云陽城山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山石下海去不速鞭之流血 三齊畧記

倒流橋

漢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為世虎臣先是先主戰敗當陽長坂操兵追之甚急飛殿後扺霸陵橋喝斷之橫水倒流操軍驚駭無敢涉者遂名倒流橋至今猶然 蜀志

洛陽橋

福建泉州洛陽江先是海渡歲溺死無算郡守蔡襄欲壘石為梁慮潮湲難勝乃遺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于海厓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襄啟之惟一醋字襄悟曰神其令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凡八日夕而工成 廣輿記

孝烈橋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父母死節悉出奩貲作橋橋成投水死邑人義之故名孝烈橋 饒州府志

城

通鴉城

後魏孝文親征馬圈行至賈彼城昏霧得三鴉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鴉城 郡縣志

數百毛人

梁武帝攻郢城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 南史

關

青牛度關

尹喜占風勑關吏曰有老子東來乘青牛扳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來關吏白喜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禮授長生術關令內傳

雞鳴出關

秦昭王囚孟嘗君乃變姓名夜半遁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始出客恐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眾雞皆鳴得出通鑑

鬼門關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生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有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人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輿地志○今廣西北流縣之南兩石相對馬援經此立碑石龜尚存

鄉

賊不入鄉

任旐字子旗漢末黃巾賊起到博昌聞旐姓名曰任子旗天下賢人今作賊可入其鄉耶魏書

更生鄉

漢鄭産為白土鄉嗇夫時民凡生子一歲輒出口錢人多不舉子産勸民勿殺子口錢當自代出郡縣為表上言錢因得除改白土為更生鄉一統志

坊

青泥坊

周萇弘敬王時為大夫被讒殺于蜀血碧色入地化為玉數里內土皆青色因號青泥坊

巷

回車巷

廬州府巢縣有回車巷相傳孔子過此回車類書

石

穀城石

張良遊下邳見一老人衣褐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跪進老人以足納履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曰諾後五日夜半往老人喜曰當如此出一編書曰讀是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漢本傳

搗帛石

中嶽嵩山上有玉女擣帛石瑩徹光潔人莫能測嶽下人云立秋前一日中夜聞杵聲響焉 紀異錄

五色浮石

吏吳龕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搶頭舟過水溪内忽見一五色浮石取納牀頭至夜化成一女子 幽明錄

泣石

先儒說紂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武王謂周公曰紂為不道走山泣石 述異記

八陣石

沔陽城洴漢上十五里有諸葛武侯鎮在漢水南門前累石為八陣水至壞其行列水去復故 梁州記

又

諸葛八陣圖有三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一百二十八當頭陣法夔州六十四方陣法棊盤市二百五十六下營法

石丈

米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石林燕語

刻石為圖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述異記

問路弗應

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傍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 趙州志

拔劍斬石人

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蜀異記

三石見夢

宋吳仲庶守金陵夢三人求哀且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異之詰旦問僚爵莫辯既而視牒見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公悟勅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廳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筆談

破石

撫州城南有破石高五尺昔一女子浣衣水次被蛟引入石中數日雷擊石破蛟及女子俱浮出石外 類書

豨石

杭州徑山有方僧與國一禪師說法師曰此有頑石汝能

化之使下乎僧曰吾能使之上不着天下不著地乃大聲謼之其石隨下復謼之石隨上 舊志

石鼓 今毗城東北五十里名石鼓湖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異苑

不採異石

永樂朝有言山西多異石請採之上曰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益 明紀

人化石

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繞見風便化為石 東坡集

坐石硯石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黑水浸出 山川異記

墓 棺附

珠丘

舜塟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名曰憑霄自丹州而來銜青沙珠積成壠阜名曰珠丘 拾遺記

宣聖墓

宣聖墓在曲阜即孔林始皇發墓見冢內有記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亡果驗 論衡

孔子冢樹

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旃檀之樹 皇覽冢記

安釐王冢

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束晳為著作隨分析皆有考証是曰汲冢書 王隱晉書

疑冢

曹操作七十二冢人欲發之不能必其柩所在因目曰疑冢 類書

先主墓

有盜發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 珍珠船

欒書冢

廣川王發欒書冢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西京雜記

魯肅塋

鎮江府城東魯肅墓有王伯陽者欲葬其妻忽見貴人乘

輿遣從而至曰我魯子敬也葬此二百餘年何輒見壞目左右示伯陽以刀伯陽遂死 類書

佳城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捂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謂馬冢 博物志

晉王墓

李克用後五代唐晉王也墓在忻州金時盜發之郡守夢王告云墓中有酒盜飲之唇皆黑可驗此捕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 類書

義婦冢

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為鄞令卒葬府城西祝下吊墓下墓裂而殞遂同葬謝安奏封義冢 一統志

荊棘生悲

雍門周云孟嘗君墓生荊棘童兒樵採其上孟嘗君泫然生悲

過墓哀吟

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年其應至矣卒如其言 別傳

不生百草

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生勢蒸出外致卉草燋滅即令鑿看果墓有礬石滿塋 異苑

陝石磨劍

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爲礪吏卒常盗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漢武故事

戒勿封土

後周李建勲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勲冢莫知其處綱目

立石鳥象

楊震爲樊豐等所譖飲鴆卒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墓所後漢書

翁仲

翁仲秦時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始皇使將兵守臨洮後死遂鑄銅爲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故古墓間皆用之類書

又

魏明帝鑄二銅人號翁仲山谷詩往者不可言古柏守翁仲

銅椰

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土得銅椰一枚地理書

下馬陵

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西京雜記

崖腹一棺

唐王果謫雅州江岸泊船仰見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

乃緣崕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遇王果五百年後重取我果歎曰吾合葬此棺廣記

惟存劍屐

唐葉法善墓在處州府松陽縣未一年棺忽開惟存劍屐宋宣和間道士以劍屐獻于朝處州志

棺中刀

晉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者衆賊奔走賊

平後收刀别塋之（墉城集仙錄）

留孫權墓

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太祖曰孫權也是个漢子且留他來把門遂得不毀（哀談）

冢存一甓

羅公遠墓在犍爲縣唐明皇秋宴公遠取杖向空中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明皇求其術不傳怒殺之後有使自蜀還見公遠曰於此候駕上命發冢啓棺止存一甓（衛輝府志）

挑去几案

明成祖塋燕山其穴乃姚廣孝所點即留五桂故居也前對一小土几案姚令挑去之云至尊無對

求羊燒槨

秦始皇塋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王所發牧兒隨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三輔黃圖）

古墓遠祖

明嚴閣老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塋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啓之有古墓焉驗其碑乃嚴嵩遠祖也（見聞錄）

地蝹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曰此名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柏（續博物志）

浮棺

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晉書地道志）

下玉棺

王喬爲葉令後天忽墮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不搖動喬曰天帝召我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城東土自成墳是夕葉縣中牛皆喘流汗（風俗通）○今葉縣有王喬墓

古今記林卷二終

古今記林卷之三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時令類

元日

端月

秦二世三年正月秦避正字諱故曰端月史記索隱

僊木

元日造桃符著戶謂之僊木六帖

如願

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洪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除夕將旦如願起晏商人撻之走入糞堆中不見令人正旦以繩繫偶人投糞堆中云令如願歲時記

厭不祥

正旦五更正衣冠於家庭中爆竹貼畫雞鏤五色土於戶上厭不祥

鵲巢灰

歲時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賊

墨子秘要

屠蘇酒

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一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廣韻

五香湯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珠囊隱訣○一株五根一莖五花一枝五葉一莖五節故云

拜年

元旦拜年衣冠遝遝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絶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見聞錄

人日

梅花粧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值梅花落額上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為梅花粧今安豐縣有花靨鎮即此地也粟苑

上元

金吾不禁

西都京城街衢有執金吾(官名)曉暝傳呼以禁止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勑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西京雜記)

罷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剜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即罷

迎紫姑

正月望日其夕迎紫姑以卜(荆楚歲時記)○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厠以迎卜(異苑)

社

勾龍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神(左傳)

社翁雨

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有雨謂社翁雨(提要錄)

鄰里報社

王修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感念哀泣鄰里為之報社(魏書)

寒食

弛火禁

周舉遷并州刺史初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是月神靈不樂舉火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舉到州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頗革(鄴中記)

端午

競龍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人以舟拯之是日競龍舟此其遺俗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之自稱三閭大夫曰君見祭甚善但為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糉葉塞其上仍五綵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世人作糉并五色絲皆汨羅遺風也(荆楚記)

田文生

齊田嬰有妾端午日生子嬰告其妻曰勿舉也妻竊舉之因於兄弟及長嬰見之怒曰吾令若去此子誰取之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日子長與户齊不利於父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户乎必受命于

戶高其戶可矣嬰默然後文立為孟嘗君異苑

王鳳生

漢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其叔父曰孟嘗君以此日生非不祥也後鳳仕至大司馬又西京襍記

胡廣生

漢胡廣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一老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為子後登三司小說

角黍

唐天寶中宮中五月五日造粉團角食以小角弓射之中者方食故曰角黍風土記

暑

龍皮卻暑

李德裕為相方盛暑宴賓以金盤貯水浸白龍皮置坐宴然都無暑氣唐史

盛暑披甲

唐莊宗謂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勢自然也續世說

烈日對飲

宋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懷寶字器之乃呂氏甥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公著於窓下烈日中公服對飲三杯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襍志

七夕

織女牽牛

天河之東有織女乃天帝之子機杼勞役容不服理天帝

憐其獨居將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嫁後竟廢女而天帝怒責令歸河東惟一年七夕一會續齊諧記

織女渡河

成武丁有僊道嘗在人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明日失丁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續齊諧記

鵲橋

七月七夕烏塡河成橋渡織女淮南子

乞巧

七夕婦人以綵絲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荆楚歲時記

穿針樓

齊武帝起樓觀七夕宮人多登之穿針因名穿針樓

七孔針

漢宮女七夕穿針會於開襟樓針皆七孔西京襍記○唐宮人七夕以蜘蛛納金盒中曉開視蛛絲稀密為得巧多少酉陽襍俎○梁時則雙眼針韻府

金梭

丁氏女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漢苑

美女自空下

郭子儀至銀州夜見天上輧車繡幄中有美女自空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使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云大富貴亦壽考後如女言子儀傳

王母至

漢武時七月七日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漢武故事

曬衣

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錦綺阮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七賢論

曬腹

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曬衣物隆乃仰卧出腹人問其故曰曬腹中書耳世說

中秋

登峰翫月

居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微曰可備酒殽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晝比下山凄風苦雨陰晦如故三水小牘

重九

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係臂上登高飲茱萸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代之矣今人九月九日登高始此續齊諧記

茱萸酒

漢武帝宮人九月九日皆飲茱萸菊花酒令人長壽 漢武故事

落帽

晉孟嘉為桓溫參軍重九日宴龍山軍僚畢集風吹落嘉帽嘉不知覺溫勑左右勿言良久取之還令孫盛作文嘲之 晉史

白衣送酒

陶潛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送酒乃王弘即就坐飲而歸 續晉陽秋

戲馬臺

宋武帝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南史書

冬

冬不燃薪

寶雲溪有僧舍盛冬客至不燃薪火煖香一炷滿室[illegible]人歸更取餘燼 雲林異景志

忍寒

元帝時道士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駟馬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仲都獨無變色 桓譚新論

飲氷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每冬時取溪氷琢其精瑩者煮茶共賓客飲之 潛確類書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坐側以禦寒氣呼為妓圍 天寶遺事

肉陣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謂之肉陣 天寶遺事

臘

臘日祠竈

宣帝時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竈君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illegible]臘日祠竈 搜神記

除日

儺神驅疫

原缺第十二葉

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中為瘧鬼，一居山谷為魍魎蜮鬼，一居宮室隅中驚小兒。於是除夕日制儺神驅疫。山海經

除夕爆竹

李畋鄰人為山魈所祟，畋謂鄰人曰：汝於除夕庭中爆竹。鄰人然其言，妖遂止。異聞錄

豎桃掛戶

除夕荼壘安排，豎桃掛戶，神儺烈竹轟雷。胡浩然除夕詞

祈司命

吳人至除夜，貼紙馬於竈上，以酒沃竈門，謂之醉司命。[illegible]記

除夜盛飾

唐貞觀初，天下乂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大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爇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illegible]，香聞數十里。外史

鎔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寫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

古今記林卷之四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君臣類

君臣

一朝萬古

詩牧李太宗曰：吾與狗裒欵曲襟袍，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舊唐書

事國竭誠

源賀為冀州刺史，會吾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魏史

下江南圖

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衆口乏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顧質錢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惻然憐之，乃召還。宋紀

雲臺功臣

漢明帝圖畫中興功臣鄧禹等二十八將於雲臺，獨馬援以椒房故不與，以援女為后也。東漢記

凌煙閣功臣

唐太宗圖功臣魏徵房玄齡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 唐史

麒麟閣功臣

漢宣帝繪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而列其姓名獨霍光不名但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 漢紀

君

決獄感晴

淳熙三年天久雨上御筆批問欲行下諸路疏遣獄囚既而天霽上曰朕以久陰祈晴不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批出

方下筆而風急雲起頃刻已開晴矣 宋紀

知無隱過

洪武間御史有言江西參政陶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為盡職耶 明紀

織牛刻木

周世宗留心民事嘗刻木為耕夫織婦置殿前 五代史

遺天下食

齊桓公見老人命之食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曰吾府庫有限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 史

吞蛭積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遂吞之腹疾不能食令尹入問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廢法而威不立行誅則庖宰監食皆當死心又不忍遂吞之令尹再拜曰王有仁德病不為傷是夕卧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新序

解網

成湯至野見有人四面張網湯曰嘻盡之矣解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德至矣及禽獸 商紀

縱囚自詣

太宗錄囚縱使回家期以來秋就死至期皆自詣上悉赦之 唐紀

泣罪

夏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 夏紀

吞蝗

唐貞觀間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欲吞之曰寧

食吾之肺腸是歲蝗不為患 唐紀

不索燒羊

仁宗性至恕一日謂近臣曰昨夜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取索上曰禁中取索外遂為例自此遂夜宰殺以偹非時害物多矣胡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聞者感泣 宋紀

臣

退思巖

魯宗道為參政營一小室蓄山水於中朝退獨坐謂之退

思巖雖妻子亦不許入 宋紀

九折坂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又王尊至九折坂叱其御進曰此非王陽所畏之處耶後人以王陽不失為孝子王尊不失為忠臣 漢書王尊傳

辭共坐

晉帝命王導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晉史

從君走免

建文之出人知得太祖所受一匣有度牒并披剃之具以遁不知亦賴程公濟以全公朝邑人以明經為翰林編修建文君急召公問計公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免立召僧為建文落髪公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以公術得脫相從數十年不知所終 明獻徵錄

殺愛妾

張巡守睢陽食盡殺愛妾以食軍士 唐史

囓雪旃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單于以為神 漢書

尸諫

衛史鰌病且死謂子曰吾生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死不當成禮置尸於北堂靈公往弔問故其子以父言聞公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去 逸禮

盡忠公室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相三君而無私積人謂其忠（左傳）

焚表章

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章帙手自焚之慨然曰以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本傳）

張膽報國

帝思諫為監察勍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弔之荅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本傳）

后

脫簪待罪

周宣王嘗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樂色忘德敢請罪王曰寡人之過也遂勤政事（周紀）

女中堯舜

宋英宗母皇后高氏神宗時垂簾聽政高瓊贊曰篤生聖后為女中堯舜天實與之也（宋紀）

深抑外家

莊憲皇后生憲宗憲宗尊為太上皇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毫髮假貸屬內職有古后妃風（唐紀）

恭儉惜物

高后馬氏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為天地惜物也（明紀）

正好積德

高祖震怒四宮馬后泣諫曰上位已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明紀）

翼贊德行

成祖后徐氏嘗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明紀）

順法堯舜

馬后過上征輒以不殺為諭太祖語羣臣曰后視唐太宗長孫后尤過也后聞之曰妾安敢比長孫后但願陛下法堯舜耳（明紀）

后不服藥

馬后病太祖强之藥后不可曰如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妾殺醫乎妾不忍也及崩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明紀）

不預政事

唐太宗嘗與后論賞罰之事后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妾婦人豈敢預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續世說）

非武后比

敬宗疾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后比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

主能致唐虞之理（唐紀）

德冠後宮

漢明帝馬后德冠後宮好讀書衣大練裙不緣（東漢紀）

覩畫

馬后美於色厚於德顯宗嘉之嘗觀畫過虞舜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見陶唐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姓恨不得以此為君帝顧而笑（陳思王畫贊序）

不以疾亂法

長孫皇后疾太子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大學衍義）

無鹽女

無鹽女姓鍾離名春貌醜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陳時政王納以為后於是退讒說納直諫開四門進衆賢齊國中興諸侯來朝（列女傳）

瘤女為后

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齊閔王出遊百姓盡觀瘤女採

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父母教採桑不受觀大王王以為賢欲命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不受教而往是奔女也王奉禮往聘之父母驚欲洗沐加衣裳女曰變容更服王不識也遂如故至宮王以為后（列女傳）

戒厚葬

長孫皇后臨崩與帝訣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墓無用棺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大學衍義）

太子

牽裾暗中

晉太子遹惠帝長子也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也帝由是奇之晉武帝紀

諸王

宗室儀表

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食大俸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敬謙虚下物爲宗室儀表職官分紀

封藩

剪桐

周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周公請擇日王曰吾直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史記

公主

附托公主

唐蕭至忠素有雅望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爲刑部尚書一日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公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唐太宗紀

出公主門

太平公主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書

古今記林卷四終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父子類 孫附

父子 不肖子 幼子附

大人

漢霍光霍去病弟也父仲孺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吏畢歸娶室生光因絕不相聞不知少兒已生去病後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使迎仲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大

為買田宅奴婢而去 本傳

藍田玉

諸葛恪少有重名孫權見其父瑾目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藻林

買奴得翁

龎儉少失父後鑿井得錢千餘萬買老蒼頭乃父也遂驚喜時人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韻府

椿桂

竇燕山五子皆貴人歌曰竇氏有五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世說

老蚌出珠

陸卬子雲少機悟好學邢劭曰老蚌遂出明珠 晉書

不能行

東坡中子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詩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 彙苑

袖簡

趙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卹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

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辭簡已失問無卹誦其辭甚習問其簡出袖中於是以之為後 鑑

諸子皆奴才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其事告僚佐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唐書

先祖不享

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

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傲衣藍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彿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居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如此 風俗通

子弟三變

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謂鬻庄而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為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三食之

輩何代無之 北夢瑣言

一經遺子

張緒謂齊柳世隆曰君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南宋史

○前漢韋賢遺子一經同

當興吾家

薛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游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平齊拜都督煬帝時以功封 隋書

父

戒子享富貴

宋范文正公既貴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耳 言行錄

晁氏危

晁錯言削諸侯父聞之謂錯曰口語多怨汝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汝歸矣遂飲藥而死 西漢紀

掩蔽罪過

魏文帝誡子曰父母於子雖肝腸腐爛為其掩蔽不欲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人自知之 太平御覽

不敢謾語

宋司馬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因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不敢謾語 家塾記

分財不及

石崇父苞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財後果然晉本傳

遷官戒子

陳顥違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懼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齊紀

母 附賢母

認子母

葉氏宋時太平人夫死有子八歲為北兵所掠葉流落至福建為細屬妻一日有女相至葉與言夫死子失之苦後女相至縣丞衙丞言父死母失之事女相因以葉氏言偶談事相彷彿丞召問乃母子也遂留奉養淵海

悲歌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呂氏春秋

後子收瘞

明華亭縣有民某某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瘞實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瘞詠化編

孤犢觸乳

仇覽為陽遂亭長有羊元母告元不孝覽責之深悔曰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子母相向泣元遂為佳士謝承後漢書

怒子傲蕩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哉遂不為食山堂肆考

切肉必方

漢陸續初繫獄見餉羹知母至涕泣吏怒以為卒通意續曰母作羹斷葱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東漢本傳

責子諂佞

唐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本傳

同名投杼

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母尚織自若頃又一人告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戰國策

毋不受金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母母曰子安得金對曰所受俸祿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子其去之田子愧慚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韓詩外傳）

鬻衣教子

郭丹後母為鬻衣裝買產業與從師長安（後漢書）

知子貴

王敬則其母常謂人云敬則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南史 齊書）

得錢不取

李景讓母鄭氏家貧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墻因雨潰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笞箠○諸本多作李敬讓唐書本傳作景讓今從之

評三子

周顗周嵩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嵩弟謨小字）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後果如其言（晉書）

截髮待賓

陶侃早孤貧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母截髮得雙髢以易酒肴（晉書）

不受遺鮓

陶侃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鮓遺母湛氏母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乃以增吾憂也范逵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晉書）

買肉實信

孟子少時問其母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韓詩外傳）

為兒拜母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妒猶令秀母下食

與衆賓賓見丕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嫡母乃不敢復役之 語林

三遷處子

孟子母舍近墓孟子少嬉遊墓間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乃遷舍市傍孟子戲賈人衒賣之事母曰此非所以處子復徙舍學宮傍孟子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處吾子矣 列女傳

富貴已極

高熲初為僕射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砍頭耳爾謹之 隋書

不知祿養

尹焞少孤奉母陳氏一日應進士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對而出告於師程伊川曰吾不復應舉矣師曰子有母在焞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不復就舉伊川曰賢哉母也 宋言行傳

成子勲業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嚴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 家訓

才能致禍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北史

織屨給子

漢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至京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十年位至宰相母尚在 前漢書傳

倚門閭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晩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 國策

勿忘著葛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袖口内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 奚囊猶袖

録囚平反

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還母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即喜笑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 漢書

乳汁

朱脩之為魏軍所攻其母忽乳汁驚出母號慟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克之 南宋史

家訓

閨門整肅

胡瑗先生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云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嫁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者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宋言行錄

無絕文種

裴晉公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於萬乘之相者則天也 唐本傳

無斷書種

宋黃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便名世矣 山堂肆考

不聽婦言

浦江鄭氏十世同居里人王氏效之上擢二家子弟為左右春坊嘗問鄭濂治家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而已 明洪武紀

命藏耕具

宋高祖微時躬耕丹徒及受命耕耨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 南史

孝行 附幼孝

求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年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唐書

侍母不憂

李會妻亡時母病恐母傷悲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 北史

孝子林

李奉先天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常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菴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為孝子林 福壽全書

結廬墓側

丘鐸塟母于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

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即避去。福壽全書

乞代父死

梁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奸吏誣、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初疑人教之、廷尉盛陳拷具、不變、乃宥父罪、丹陽尹欲舉以孝、翂曰、是因父取名、辟與犬焉、力辭。日睇

叱婢出妻

李迥秀母氏族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

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色、苟違、何敢留也。舊唐書本傳

願為人兄

李審曰、為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兄者事親之日長、弟者事親之日短。蜀志

父病禱斗

崔浩父病篤、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本傳

不先嘗李

王僧孺少時、有饋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南史

焚香祈禱

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每夕焚香為父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登僊果。迪吉錄

孝農避虎

萬曆中、建德孝農白晝獲人、有業夫傭穀、因與虎遇、告虎

曰、某知命不可逃、但年老母老、當此度命、容送穀到家供母、來此就死、虎竟足去、農歸舂米達旦、以過虎告母、欲往踐約、母曰、幸脫虎口、胡又送死、農曰、人落虎口命也、今不往、終不免、況昨已許彼、雖異類、亦有仁心、可失信乎、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御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農悟曰、虎欲我葬此人乎、虎遂去、農瘞其尸、因解衣包中有白金數十兩、出帖召主、總久無至者、遂得終身孝養焉。迪吉錄

詐包孝友

薛包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扑不得已廬舍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引其老弱者曰我與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詔加禮歸賜穀千石（汝南先賢傳）

・能安其親

李諮有至性父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評事官至戶部侍郎（宋紀）

事母免雷

臨川民吳二母老事之盡歡一夕夢神告曰汝明日午刻當為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獲救神曰天命不可免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進曰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暗雷聲闐闐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間待罰頃之雲散吳幸免禍亟歸拊母猶危坐不敢告夜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自是孝養終身焉（迪吉錄）

孝子附舟

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為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呼號須臾風返又郡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峡視之則陳榮也（明紀）

・孝免於害

明王韶字允成恭和人自幼能孝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韶冒死抱父號曰寧殺我賊義之舍其父去又有讐家欲殺其父不獲獲韶於野或曰是嘗脫父於盜者奈何因仇其父而仇其孝子乎遂又釋韶（闕然堂錄）

孝免盜溺

明陸言字子聲長洲人性至孝夜有盜刼持其父既出顧以身代盜併釋之父為豪宗僕侮居隔深淵急彼涉擁護幾溺矣俄而復起觀者嘖嘖稱孝徵云（闕然堂錄）

不食切劃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顔氏家訓

不忍噉炙嘗酒

江陵姚子為母燒死終身不忍噉炙熊康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顔氏家訓

不忍父名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泗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此與李賀父名晉肅終身不舉進士相類。青箱雜記

捧檄而喜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喜動顔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後舉賢良徵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後漢書

拜讀父書

吳顗怫以孝聞為偏將軍每得父書盥衣設几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畢復再拜或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泣聲更哽咽。吳書

更衣侍膳

江夢孫事繼母旦則冠帶温凊親具侍膳畢退更常服力操耒耜暮歸更衣侍膳乃退就庠序時號縉紳先生。南唐

負米養親

仲由見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親老家貧不擇祿而仕昔常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承曰由哉請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殺雞為饌

東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拜曰卿賢乎哉因勸就學。郭林宗別傳

泣杖

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母曰往者笞汝常悅而受之今何泣也對曰往者笞常痛知母康健今笞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說苑

知母疾

唐張志寛為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令問狀曰母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今忠心痛知母有疾令怒其妄繫之獄馳驗如所言遣之（家求）

嘗糞

庾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日父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流汗即日棄官歸時父疾纔二日醫云欲知差劇可嘗糞甜苦黔婁嘗之味甜心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南史孝）

舐吐

蔡順少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因酒吐恐中有毒乃舐其吐（東漢遺事）

泣雷

王裒痛父儀死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着樹樹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所曰裒在此（晉書）

蔬食卧地

宋司馬康丁母憂勺水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父温公薨哀毀有加蔬食卧地得腹疾親戚勉以食肉終不從（范太史墓誌）

負土成墳

晉許孜親沒負土成墳每一悲哀鳥獸翔集列植松柏五六里一日鹿犯栽松孜嘆曰鹿不念我乎明日猛獸殺鹿至犯所孜悵怏埋鹿猛獸至前自撲死孜又嘆埋之（晉書）

號雨

許伯會母葬負土成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雨火滅（晉書）

事死如生

陳烈性篤孝友年十四失恃怙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壯迨老奉享如事生禮寢與晦朔未嘗輟（宋書）

刻木事親

漢丁蘭事母至孝刻木像母事之妻悞燒其面應時髮落如割遂放其妻大哭不止（逸士傳）

捫痕輒哭

宋寇萊公少時不拘小節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稱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後為相母已亡每捫痕輒哭（胡氏家求）

誤傷改容

范宣子幼時誤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曰不足為痛但受全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晉史

願早榮封

恭政趙槩會郊祀進階封任一子京公乞封母郡太君宰相曰方為學士封擬不久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榮之宋言行錄

叱狗出妻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出其妻東漢本傳

蒸藜出妻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蒸藜不熟出之家語

扇枕溫席

黄香九歲失母思慕號泣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東觀漢記

斑衣兒戲

老萊子楚人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

棄官尋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不得治平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棄官尋之得於陜縣宋書

漬血得骸

王少玄父死兵遺腹生少玄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鍼膚閲旬日而獲唐史

傷足憂色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步不敢忘孝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禮記

賊過不犯

孫期事母至孝黄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後漢本傳

分椹

蔡順事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異其孝乃以米肉遺之漢記

不爭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可遺憂于親乎

懷橘

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吳志

救父

後漢樂恢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市中晝夜號

哭令哀之而赦其父孝子傳

吐肉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師覺授孝子傳

不驅蚊

晉吳猛常手不驅蚊畏其去噬母也孝子傳

聞父耕泣

趙景真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真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師甚異之說苑

請代父

李安期父臣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說苑

父喪鬚白

睦夸年二十父喪鬚鬢斑白後魏書

芸瓜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不義不孝孰大焉家語

母憂鬚白

柳敏遭母憂旬日間鬚髮半白後周書

蘆花絮

閔子魯人性至孝母早喪父娶後母生二子騫事繼母孝心不怠母嫉之冬以蘆花為絮一日為父御車體寒失轡父察知欲出後母騫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乃止說苑

持脯遺母

趙宣子見翳桑下有餓人與脯二朐拜受不敢食曰臣有

母持以遺之宣子更賜之脯二束 韻府

自笞母前

王殷事母至孝與入游先白母母所不可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于母前 五代史

倚門俟父

趙恂年五六歲時得甘美物必先哺父出就待還後食未還則倚門啼俟父至數年父沒恂思慕如成人哭泣哀號居于塚側鄉族嗟稱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類篇

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文粹

妻不識

涕泣持母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奪之自是母賜祥饌覽輒先嘗 魏元帝紀

見畫涕泣

金日磾母教子有法上嘉之母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嘗拜嚮之涕泣乃去 西漢本傳

親嘗湯藥

漢文帝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漢紀

鹿乳奉親

周剡子性至孝父母老患雙目思食鹿乳剡子乃衣鹿皮

去深山入鹿群中取鹿乳供親獵者見欲射之剡子見以情告乃免

行傭供母

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欲劫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客於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漢書

不慈子孝

宋英宗謂韓琦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孝乃可稱帝大悟 龍川志

孝悌里

趙抃以母越國夫人喪廬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悌里 宋言行錄

不事浮屠

宋文肅吳奎丁父憂居喪毀瘠廬于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 本傳

拔刀救父

彭修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與修俱歸為盜所劫修拔

刀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不宜逼之遂謝去 後漢本傳

持斂祭泣

張武吳郡人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失屍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持父遺斂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 後漢傳

不畏寇虎

毛聚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寇至秦老不能行聚獨持左右寇曰爾不畏死耶聚曰老母在安敢自求活寇義之父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多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酒還父飲而愈 徵獻錄

廬墓疏食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舉孝行詔旌其門 明獻徵錄

祿不逮親

曾子至孝二親沒後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

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及親存也吾初為吏祿不及釜而心樂非以為多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泣涕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韓詩外傳

載歸供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于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曰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威再拜長跪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于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風俗通

搤虎救父

楊香楊豐子也香嘗隨父穫粟田間父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乃搤不顧身遂勇踣前搤持虎頸虎靡牙而逝父因得免 晉書

君奚遺母

鄭莊公賜潁考叔食食舍肉公問其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左傳

悲風木

孔子聞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問其故曰樹欲靜而風不

息子欲養而親不待立哭而死 韓詩外傳

易處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西漢書

搤臂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 論衡

諫父寫書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親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乃止因撫祐之首曰吳氏不乏季子矣 漢書

拜畫像

曹休父烈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於太守舍見壁上父畫像恭敬不怠乃下榻泣涕同坐嘉之

生日不為樂

唐太宗生日不為樂曰朕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

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朕柰何以父母劬勞之日為樂乎 唐書

殺仇以祭

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王寄家富不孝母甚瘦隣母以董颯之王伺董出常苦董母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塚前以祭 會稽典錄

松柏成行

頓奇至孝母喪奇獨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種松柏成行 廣州先賢傳

伏棺號火

蔡君仲至孝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汝南先賢傳

噬指心痛

蔡順至孝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汝南先賢傳

伏墳悲哭

竺彌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兎在其左右 王歆孝子傳

廢蓼莪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受業者並廢蓼莪篇 類書

以身當蚊

展翕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當之 孝子傳

失母心亂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劉主曰本欲為明公効愚疑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買墓田

宋郭原平父母墓前田耕者祼袒原平貴買其田農月輒自斑衣躬耕 南史

銘刀報仇

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出理乃陽與息容購一刀上銘報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吾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柰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 明紀

開笥流涕

張敷生而母亡數歲問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南史

歲時祭祀

朱子戒子孫云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祭祀致其謹潔猶可着力處又見墓祭上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君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與祭

塋一様以盡事親事神之意勿令少有隆殺 胡氏家求

孝感

雁常隨

日南太守虞國少有孝行常有雁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車及國卒官雁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二年乃去 會稽典録

鳥助成墳

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壅之有群鳥數千銜土壤助而成墳 孝子傳

虎奔走免

朱泰家貧事母至孝嘗憩足山中遇虎負去泰瞑目䀡行百餘步忽醒呼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忽棄之泰疾走以免 宋書

氷解得鯉

晉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謹恭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又思黄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遂以供母 晉孫盛襍語

鑿氷得鱖

宋查道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無有市者道泣禱于河鑿氷脱衣以取之得鱖尺餘以饋母疾遂愈 胡氏家求

哭瀆得魚

晉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紵衣姑問之不言母愛魚延叩瀆而哭忽得魚以進于是撫之如己子 記纂

夢得瓜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 夢雋

哭竹生笋

晉孟宗事後母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爲之出 楚先賢傳

埋兒得金

郭巨家貧養母妻産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與埋子子可再有母難再得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黄金一釜上云天賜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搜神記

號哭滅火

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婦失火火起古初匍匐柩上號哭

以身捍火火為之滅東觀漢記

七年粟

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之得五十鍾銘曰七年粟賜孝子劉殷晉書

鼠井獲母

明洪武初中書左丞王公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母所在入朝十五年思母不置筮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因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言母避兵病不能行即投井死乃拔荊榛覓井忽有鼠井中躍入溥懷旋復入井

乃浚井得母骨葬焉人以為孝感續獻府

烏傷縣

陽頗以純孝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因立縣名烏傷王莽改為烏孝異苑

狐狸取食

劉士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狸馴擾為之取食高祖表其門閭隋書

織女償貸

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父避兵安陸家貧傭耕養父父歿貸錢于富人裴氏許身為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乃感天帝令織女為配遂織絹于裴氏既償錢以贖永身遂辭永騰霄而去安陸縣志

泣生筍

晉劉殷年九歲為曾祖母冬思筍殷泣而獲供饋文事類聚

赤烏巢門

吳順性至孝母歿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師覺授孝子傳

象耕烏耘

虞舜性至孝父頑母嚚弟象傲舜耕于歷山象為之耕烏為之芸其孝感如此虞紀

孝婦

升堂乳姑

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有病集長幼曰無以報新婦恩願子孫婦如孫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汲水供膾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泝流而汲後值風遲還母渴責詩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遺之如是者久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姑嗜魚膾又不獨食夫婦力作供魚膾呼鄰婦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後漢列女傳）

不孝

匿喪雷擊

嘉靖庚子秋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匍日未闋求應

試教諭宋尚愚不可文獻出怨言宋曰不得已須葬母聽去文獻欣然出歷城外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鄧監生同舟次辰州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至謂楊登平平惟鄧生有功名三人怒曰吾輩得意歸捽辱之蓋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即繼娶也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忽黑雲如蓋覆桅上暴雷震拔大桅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生無恙楊登鄭遂隨醒聾其左耳半身黑文獻死遍身黑四肢綿軟無骨登遂歛文獻屍歸鄧赴京得官（迪吉錄）

割體愈讐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讐家割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說海）

魂數婦惡

嘉靖間安福新樂鄉王母寡居子亦亡其婦逆甚母旦夕哭號子魂忽附于婦召諸尊幼并所親至卧所歷歷數婦平日過惡初以為狂繼指所盗母衣物在某所信然凡三日復初（吉安府志）

頭變白狗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録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俄自空墜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言不孝於姑為天所罰夫斥去乞食而死（果報文見廣五行記）

三婦畜身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

聲祇見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延數月而死鄉人畫圖刻印分鬻以為勸戒

女

女贖父刑

漢太倉令淳于意無子有女五罪當刑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幼女緹縈上書言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再贖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憐之遂除肉刑史記

拔刀奪父

洪州分寧農家女彭氏父恭入山伐薪遇虎將不脫女拔

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數州縣歲時存問宋史列女

哭父吐血

蕭矯妻羊氏至孝居父喪哭吐血母疾晝夜祈禱忽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疾愈廣博物志

為父報讐

緱氏女玉為父報讐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列女傳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字二翁子確字永叔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允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確弟矽女妻汪勃之子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相傳祝女位最高又祝堯臣者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後與呂午成姻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午後中第於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喧傳於鄉閭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

午嘗跋其後山堂肆考

東壁分餘光

齊女徐吾者與鄰婦合燭夜績吾貧而燭不繼鄰婦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也起常早去常後掃塵以待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隣婦遂復與績列女傳

女不改嫁

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將何去終不聽其母而作

茉莒之詩（列女傳）

東施學顰

西施病心而矉（同顰）其里之醜女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里之富人見之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化去（莊子）○山谷詩今代捧心學取笑類東施

女多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顏氏家訓）

孫

不能盡辨

郭子儀諸孫數十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唐本傳）

賢愚不類

唐盧懷慎為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為時論歸美謝皐騎曰我乃生奐奐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于世類也（唐書）

古今記林卷五終

古今記林卷之六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兄弟類（宗族親黨附）

兄弟

折箭為喻

宋文帝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召諸子令各取一箭授弟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曰汝曹知否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卒而終（宋史）

荊花復茂

田真兄弟三人欲分財堂前紫荊花茂盛夜議所分為三株曉即憔悴真嘆曰樹本無知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荊花復茂（續齊諧記）

河東三鳳

唐薛收與從兄弟元敬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職林）

難兄難弟

漢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爭論父功德諮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世說）

花萼樓

唐玄宗友愛至厚設五王幄與諸王處號五王帳後於宮西南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 唐紀

德星聚

陳實有子元方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衆慕其風兄弟常過同郡荀爽家夜宴太史奏德星聚 後漢本傳

龍虎狗

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從弟誕仕魏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云 三國志

龍駒鳳雛

陸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吳尚書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晉書本傳

納管鑰

唐李光進弟光顏光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如初 楮室記

讓國

殷孤竹姓墨胎封於孤竹生二子長伯夷名允次叔齊名智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讓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逃之國人立中子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 史記

兄

讓弟田宅

漢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弟既壯式乃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皆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年得羊千餘頭置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後分與弟 漢書本傳

推弟田園

東漢陰慶為朝陽侯其弟員與丹皆為郎慶推其居第田園奴婢分與二弟但佩印而已 漢書

怒弟營産

孔頠為司徒長史弟道存與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類頠正色曰汝輩忝為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 南史

取艾自灼

晉王病灼艾太祖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宋紀

貴與焚鬚

明皇友愛薛王有疾上親爲煑藥回風焚鬚曰王病愈鬚何足惜唐紀

舍宅爲寺

晉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其妻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惟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爲寺號朱明寺吴地記

長枕大被

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與後母弟仲海季江友愛甚至肱事

後母篤孝設長枕大衾與二弟共卧以慰母心及各娶兄弟相戀不入房室別寢後漢史

母鍾念

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因泣下帝愍之讓文昭卒無過唐書

貲産無異

朱敬則永城人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産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唐本傳

弟

代兄受笞

唐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唐武后紀

下馬授兄

姚襄與李歷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倶得免死後秦

錄

新宅與兄

晉裴楷營新宅基宇甚嚴當移住與兄遊行牀帳儼然檽軒疎朗兄心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裴楷別傳

哀感棺出

侯景之亂韋鼎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未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注鼎所往視乃新棺也因以爲歛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南史

諫兄止貪

鄭均兄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卒為廉吏（東觀漢記）

讓梨

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梨取小者問其故曰我小兒當取小者食（後漢本傳）

保若嬰兒

宋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康年八十公事之如父保之若嬰兒每食少頃則問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

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宗族

百口同爨

魏楊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北史）

擧鼓會飯

裴寬兄弟八人於東都置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常擧鼓會飯（類聚）

七葉共居

隋鄆儁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人以為義感高祖遣昌平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之（太原郡志）

七世同居

高崇文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唐本傳）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唐書）

百犬同牢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南唐）

計口給餉

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類聚）

姊

姊戒引咎

李固為梁冀所害子燮隱徐州及冀誅燮還鄉里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漢桓紀）

弟先兄

馬融次女嫁袁隗爲妻隗問曰姊未適妹先行乃弟先兄可乎答曰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焉而已後漢列女傳

爲粥焚鬚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常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之答曰姊且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別錄

不納貴人

姚廣孝初爲僧姊嘗戒之曰汝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

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還戶內不復再見明補遺

嫂

嫂護小郎

王凝之妻謝道韞獻之與客談論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施青步帳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前倨後恭

蘇秦顦顇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及爲相佩六國印歸見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曰季子位高多金耳本傳

杖小郎

王澄衍季弟衍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怒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捉裾杖之澄踰窗得免晉書

叔姪

叔不癡

晉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亦輕之及詣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數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以事聞湛由是知名晉書

一夜十起

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東漢本傳

陽中風

曹操少無度叔父數言之于操父嵩操患之逢叔父于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有所告嵩不復信操始肆志魏志

古今記林卷六終

古今記林卷之七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夫婦類 附外姻

婚娶 附退婚背

性行家法

司馬温公云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婿苟賢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婿苟不肖今雖富貴安知後日不貧賤家傳

娶廢病

孫泰姨老以二女託於泰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荅曰人有廢病非泰何適唐書

娶瞽者

宋劉廷式本田家子鄰翁有女約與為婚契闊數年式登第歸鄉訪鄰翁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後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罪之嘉其美行宥之後妻死哭之甚哀東坡文

牽絲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曰吾五女各持一絲於幔後子牽之得者為婦元振牽一紅絲得第三女 開元遺事

斥去羅帷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者當火於庭 言行錄

不論資裝

司馬溫公曰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家傳

月老檢書

唐韋固旅次宋城遇老人向月檢書謂固曰此天下婚姻牘又曰囊中赤繩繫夫婦足此足一繫雖仇家異域終不可易爾妻乃店北賣菜陳嫗女耳翼日固往視之見嫗抱二歲女甚陋遂使人刺之中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姿容甚麗眉間常貼花鈿逼問之女曰妾郡守姪女也父卒於宋城襁褓時乳母携蔬以給嘗抱於市為賊所刺痕尚在耳宋城宰聞之名其店為定姻店 續幽冥錄

孔雀屏

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求婚令射二矢陰將中目高祖最後各中一目遂歸於帝 唐書

不棄疾婦

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

其妻怒曰我有兒當使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大斥紹祖卽娶柴女為婦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迪吉錄

夢婦始生

崔元綜娶婦吉日已定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十九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 定命錄

夢夫

曾崇範妻譏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語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炙汝夫也後始悟其夢乃曾字云 五代記

鄰妻罵

楚人有挑其鄰之妻者長者罵之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馮衍傳

箜篌朱字

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生詣其居曰有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前所見也及視箜篌朱字宛然 逸史

金屋貯嬌

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漢武故事

轆角莊 在大理府城南

蒙氏為女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賤富貴牛入之家即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角而入見樵者女曰此吾壻也王聞大怒絕女

一日壻問首飾何物女曰金也吾樵處此物甚多頃之載歸皆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歎曰信天婚也名其地曰轆角莊 廣輿記

歛錢助娶

阮修居貧年三十未娶王敦等歛錢為助皆名士也至有求入錢不得者 類書

娶巫女

黃霸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貴問之乃巫家女也即娶為妻 翰墨大全

十二而婚

柳惲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帝女長成公主 翰墨

不怨年紀

盧家子暮年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詩曰不怨檀郎年紀大自恨妾身生太晚不見檀郎年少時 事文類聚

小兒郎

陳嶠晚年娶妻合巹之夕自成詩句彭祖尚年八百歲陳

郎猶是小兒郎客皆絶倒事文類聚

老劉郎

劉原父晩娶歐陽公以詩戲之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事文類聚

紅葉詩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于上流放之為宮人韓夫人拾之后祐託韓詠門館因帝放宮人詠以韓夫人同姓作伐嫁祐及成禮各于笥中取紅葉相示曰事豈偶然詠開客館于韓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詠嘆曰天下事果然偶然也類聚

娶醜女

沔南高士黄承彦謂諸葛孔明曰吾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蜀志

求傭娶婢

唐于晏于金閣見一畫帖內一女郎嬌媚笑而顧已乃徵服小艇尾之抵吳興知某官家遂門求傭書主人留為二子傭二子文日奇父師不知出子晏也已而以未娶求歸二子曰室中婢惟汝擇因得金閣所見者妻之女曰君非金閣所見者乎曰然曰士何自賤至此曰汝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見諸人出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眈吾舟妾知非凡士乃奧耳子晏曰女子塵埃中識名士耶後為主人與客客曰君何以子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主人大駭列之賓席治百金裝并婢送歸吳中伯虎集

自高門第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愆期失壻而近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娶者是其自高門第乃所以自辱丹鉛新錄

覆水難收

姜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仕商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抱恨死今有馬母墳類林

見女代婚

嘉靖間錢塘陸姓為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約為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與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回且曰後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淚下曰悲汝命薄女亦慈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後來贈金竟以無人而返 福壽全書

棄婚自喪

何元蓋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蓋易其親與單于文為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女適士人業惟先登第三典大郡 迪吉錄

壻 附姻婭

東床坦腹

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王導導令徧觀諸子弟門生歸語鑒曰王氏諸年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飭惟一人在東牀坦腹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晉書

鹿中騏驎

杜廣初為劉景鹿卒及與景語景大驚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吾為女求壻二十年不意鹿中有騏驎遂妻之 南史

不識貴人

唐張延賞選韋皐為壻皐性高不拘小節公侮之不禮皐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公曰吾不識人郭圓有詩曰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雲溪友議

知壻

馬亮合淝人有智略敏於政事呂夷簡少從父蒙亨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氏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 宋史

大小姨夫

宋歐陽修兩為薛簡肅公壻蘇東坡曰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 韻府

綠衣童

宋貞女淵澄幼隨母出遇綠衣童過貞以明並日月句擇壻得張美男對岳重丘山遂許妻即前遇童也 雜記

夫婦

相對如賓

常林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妻自擔餉之雖在田野間相對如賓 三國史

夫耕妻餉

晉陶淵明不仕宋妻翟氏與之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餉於後 本傳

夫義婦貞

張寅弱冠從學從父振殿大學中以事出亡之冀冀人憐其才館穀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人欲娶之寅曰吾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未可以薄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將議改適姑許之女自經以誓稟不可回至是遂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僕丞而康氏封為安人 闇然堂錄

破鏡約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公主曰國破伊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時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

之德言乃寄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聞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 古今詩話

舉案齊眉

孟光字德耀貌肥而黑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衣褐之人與隱深山今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荊釵布裳鴻喜曰此真鴻妻也鴻家貧賃舂於皐伯通廡下妻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 後漢本傳

左足黑子

黃昌為蜀太守初昌婦遇賊流落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云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昌驚曰何以識昌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西京雜記

大風得婦

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

先亡心恒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昬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幽明錄）

夫

不復娶

王駿為少府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復娶（漢本傳）

陳金誇妻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好學其妻常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稍豐溢汝不治財產後將奈何答曰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往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帛陳列於庭謂婦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也（南唐書）

勸妻忍貧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山堂肆考）

敬醜婦

許允之婦奇醜交禮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如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相敬重（鄴子）

不棄糟糠

後漢宋弘為大尉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而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東觀漢記）

富不易妻

唐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唐本傳）

異居去婦

漢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其妻謂充曰我有私財可具居充乃集宗族而白母曰此婦令充異居可叱之出門（汝南記）

負約更娶

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曰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異苑

收妻

宋呂相娶永興女為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攜幼子過永興見棄婦同遊幼子扯住一婦號泣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母後相從為夫婦 異苑

不敢去婦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母曰婦無禮請去母曰

非婦無禮乃汝無禮禮云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汝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視是汝無禮孟子乃自責不敢去婦 韓詩外傳

妻

鄰人送妻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臣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嘆之公乃止 列子

勸守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分兵掠項城縣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如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 列婦傳

餅師

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甚美王厚遺其夫而娶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遂遣還之 天寶遺事

固辭餉米

朱百年卒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孔氏米百斛孔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以比梁鴻妻 南史

婦

婦不肯歸

郗嘉賓死婦弟欲迎其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生同室死寧不與同穴也 世說

王郎

謝道韞初適王凝之意大不樂太傅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謝朗胡謝淵羯謝玄末謝韶不意天壤間乃有王郎 晉史

望夫山

嚴灌夫妻愼氏十年無嗣出之妻別詩曰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學韻

婦德

不言而治

王凝之妻謝道韞居家不言而治 晉書

不隨時世裝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婢作時世粧 因話錄

對雞不食

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常有他舍雞謬入垣内姑盜

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范後漢書

提甕出汲

鮑宣妻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六帖

捐金

東漢樂羊子得遺金一餅於路以與妻妻曰妾聞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樂羊子慙捐金於野 列女傳

不肖負托

隆慶庚午年肇慶府訓導陳紀召選文昌諭寄銀二百兩於府學生程衡五載無音問紀召與衡皆死家又犯盜或說衡妻潘氏因而爲利潘氏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寧居以待及紀召子思忠至潘氏還之封識如故 闇然堂錄

節婦 附夫節

封髮

唐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

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如故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蒙求

剔目

唐房玄齡布衣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疾愈後歷仕宰相禮之終身 蒙求

桑婦却金

魯人秋胡納妻五日宦於陳後歸見路傍女子採桑下車

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吾有黃金願與子婦曰妾夫遊宦未返於茲三年未得故辱如今日也不受胡慚而歸母呼其婦乃採桑者也遂數胡之罪投於河 西京襍記

投江殉夫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氏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異苑

貞婦覆舟

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月而湧出於江肌膚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 明紀

剖魚得金

郝玉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慟無已遂一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於腹中人以為哀感云 明紀

諫好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害伯宗 左成十五

不改適

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室一為劉勸妻皆編戶甿因召至郡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里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李白集

哭夫崩城

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 公羊

寧殺不辱

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生為賊復殺之 列女後傳

柏樹連枝

梁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不許遂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手為亡壻種樹百株墓前柏成連理女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 南史

織錦迴文

竇滔被徙流沙妻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究

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晉書

赴火

山陰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父避亂為寇所執寇欲殺其父允讓大哭請以身代寇欲污潘氏誑曰夫死從汝令寇焚其夫潘氏赴火死洪武紀

斬指

唐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遂引刀斬指六帖

湘夫人

娥皇女英堯之二女也妻於舜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追之不及至洞庭淚下染竹即斑死於江湘之間世稱湘夫人博物志

孟姜女

孟姜女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役自負遺骸于縣北三里許哭死石穴中西安府志

越姬諷王

越姬從楚昭王讌遊王曰樂乎姬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王曰願與子生死姬曰君之樂遊妾以死不敢聞命列女傳

重嫁

蔡邕女琰字文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以金帛贖之重嫁於董祀後漢列女傳

夜奔相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從戶竊窺心悅好之夜亡奔相如馳歸城都漢相如傳

齊女兩袒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事文類聚

羞夫求去

朱買臣賣薪給食妻亦負戴相隨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年矣妻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臣不能留乃聽其去後買臣為會稽太守其妻治道買臣呼令載之後車到舍給食一月妻死本傳

妬

皆殺乳母

賈充妻郭隗疑充昵乳母皆殺之其子思乳母不食他乳遂死及生次子亦然充遂絶嗣晉書

寄營別館

王導為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導恐妾被辱遽命駕晉書

賜金瓶酒

任瓌為兵部尚書賜二豔妃妻爛其髮禿太宗賜金瓶酒

去飲之立死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勅曰誠不如死乞飲盡太宗謂瓌曰人不畏死卿其奈何二女別宅安置僉載

皂筴掃帚

宋劉休妻王氏妬明帝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筴掃帚以辱之史

鶬鶊止妬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郗后憤恚成疾左右曰山海經云鶬鶊為膳可療使不忌郗茹之妬減半惕爽著

酷妬繋婢

馮衍字敬通有一婢妻任氏悍妬摯之無所不至衍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後漢本傳

功封妻哭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取妾故也典論

祝百束布

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必少也妻曰益則子取妾矣韓子

恐傷盛德

謝太傅安劉夫人性忌嘗帷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便下帷太傅索開夫人不許曰恐傷盛德晉書

大吉大利

學士解縉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絶倒盖其妻悍也○崔家宰之妻李氏尤悍崔栗栗畏順及李卒後妾得專房遂

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數涕泣

漢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如此加重馮氏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於厠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典論

賈家種妬

晉武帝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元楊后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遂定婚晉史

妾

綠珠怨

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吉族誅之唐武后紀

設計得妾

謝仁祖妾阿紀有國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紀誓不嫁郗曇設計得之阿紀終身不與曇言世說新語

還妾

馮商壯歲無子其妻授以白金買妾至京師買一妾問其從來乃咨曰吾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陪償商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原錢其妻云君有陰德何患無子不數月妻有娠里人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是夕生京中三元宋遺事

見形與言

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妾名瑶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抱朴子

外姻

無煩復往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履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世說

修甥舅禮

王獻之兄弟自郗超未亡見愔超父常躡履問訊甚修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愔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晉書

卷七終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朋友類 附師生

朋友

嫁遺孤女

唐劉晏與鄧景山友善景山卒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 本傳

托女

李元為河陽節度使韓充為牙將未幾元領宣武召充主親兵元謂充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願以為托遂辭去後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卹其家 山堂肆考

教導孤兒

唐鄭畋父亞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送於郊自以衰年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待如甥姪選師友教導之後畋官至將相 山堂肆考

麥舟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即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曼卿曰三喪坐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冷齋夜話

二天

後漢蘇章字孺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後漢書

結綬彈冠

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引也 綱目

定交杵臼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為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

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漢紀

出謁吏僕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氊一席一割分之每謁吏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韓亦登第仕皆至參政見聞錄

如期而至

范式與張元伯為友二人春別京師以暮秋為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以待母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也言未卒而至後漢范傳

不亂友妻

嘉靖間廣東張璉倡亂犯漳郡諸城時汪一清以諸生為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氏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若曹亦焉利哉因并汪與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凡匝月始贖歸而終不亂閒然堂錄

仙舟

李膺與郭林宗泛舟洛水之上望之者以為仙舟後漢李膺傳

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唐書

覆楚興楚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左傳

停柩怒子

梁宗侍德謂子曰盧潛教我為人我死持上驛馬與之其子以它馬往侍德柩出門停不可動聞侍德柩內怒曰何不與盧尚書驛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北齊書

升堂見親

黃憲常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談竟夕知其不凡乃結為兄弟升堂見親會稽錄

四同

李擊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又同年及第故詩云與分四般同韻府

相引

石苞求為小縣許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晉書

作數日惡

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當賴絲竹陶寫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 羲之書

竹林七賢

嵇康所與交者惟阮籍山濤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謂竹林七賢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來殊敗人意戎笑曰卿意亦復易敗耳 晉書王戎傳

如舊相識

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 晉書本傳

見友聞過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聞吾過矣俱貧僅有一衣每出相更而服 蒙求

輟馬徒步

宋侯可字無可嘗入京歸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 宋史本傳

死生無替

景公諱勝字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判知貴盛不易及公官卒遺孤子子門戶衰落貴時親暱人多不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遣人過江問遺游於生日伯時有遺文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隕於地火君可謂死生無替伯時可謂知人難及 淵獻微錄

三同

劉孝標云予與馮敬通有三同不遇一也剛直二也俱有忌妻三也 顧學

遺紈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西京雜記

囷米定交

魯肅不治家事以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遂定僑札之交 吳志

贈襦

謝朓大雪中見江革弊絮單席耽學不倦乃脫襦并割氊贈之南齊書

班荊與食

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及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註布荊坐地共議歸楚左傳

雞壇

越人每相交作壇祭以白犬丹雞誓曰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段公路北戶錄

知我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寧戚悲之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矣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外傳

翟公書門

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羅雀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漢書

貴勿相忘

嚴子陵昔與光武俱為諸生寐夜宿息二人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榮貴慎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徵嚴不至鍾離意別傳

嫁故人女

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又宋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於京師奎使長子為主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墓志

校故人官

唐王顒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擧樽為戲捋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顒謁帝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顒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是夜卒六帖

妻子相托

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

後到見張已歿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後守臨淮亦有善政民歌之官至尚書僕射（後漢本傳）

吳公生我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資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為煑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不為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師生

不迎送

晉相桑維翰乃裴皡門生常謁皡皡不迎送或問之答云皡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皡於私館則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五代史）

絳帳

馬融任性不拘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本傳）

舌耕

漢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拾遺記）

古今記林卷八終

古今記林卷之九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人物類

相

三十為宰輔

唐崔從弱冠進士及第其初執政方二十至宰輔年始三十（衛林武事）

七十博士

公孫弘年七十以白衣徵為博士至宰相封侯（漢書本傳）

七十太傅

卓茂年七十餘拜太傅（東觀漢紀）

年少執政

忠獻公張浚年二十三知樞密院事本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宋言行錄）

不詰姓名

呂蒙正參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若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宋紀）

賢令名臣

明楊文定溥石首人執政時其子來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范理殊不賢曰云何曰待兒苟簡文定默識之即擢德安知府有惠政再擢為貴州布政使或勸范謝公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何謝為及文定卒乃祭哭之過襄毅程信公一見奇之曰遠到器也薦為吏科給事中卒為名臣（繼成編）

善處大事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甚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府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宋紀）

問牛喘

丙吉出逢牛喘吉問牛行幾里或以譏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漢史）

為相清儉

楊綰性清儉及為相郭子儀聞之遽減座中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宅皆以綰清儉故也（唐代宗紀）

為相寬仁

明相晏公原吉嘗一隷汚所服衣懼甚公曰可浣無懼嘗閱獄再四嗟吁筆不得下曰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嘗夜過禁門大雪侍者請繇下馬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失節其寬仁敬慎如此 明紀

歷事六朝

元虞集歷事六朝皆處國學翰林集賢奎章閣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常欲乞一郡自效上恐其去弗許 本傳

天下中庸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朝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多遜言取媚天下薄之 東漢紀

模稜

蘇味道為相處事不欲明白惟模稜兩端時稱蘇模稜 唐中宗紀

心力克壯

胡廣為三公年八十而心力克壯達練事體明解朝章 漢本傳

材舘錄

孝宗朝陳俊卿虞允文居相並以人才為急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舘錄故所用皆名士 南宋紀

魚頭叅政

魯宗道剛直貴戚憚之目為魚頭叅政因魯姓且言骨鯁也 宋言行錄

精爽不衰

羅結為侍中總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十乃聽歸老又十年乃卒 晉紀

年老亟用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姚崇又薦曰其人老唯亟用之即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 唐書本傳

山中宰相

陶弘景入茅山自稱華陽隱居梁武帝時有大事無不咨訪時人號山中宰相 梁紀

丞相封侯

漢制嘗以列侯為相惟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

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書

兩州同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俱拜相楚[illegible]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見聞錄

將

飲藥無疑

晉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乎 通鑑

不殺一人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公曰余病非藥可愈願諸君共發誠心誓不殺一人則自愈諸將焚香自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 宋言行錄

以愛為先

宋燕達為都指揮使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嘗問用兵何先曰莫如愛上曰愛克厥威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 本傳

韓范

范仲淹韓琦必欲收復靈夏邊士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宋言行錄

武舉大臣

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後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唐本傳

功名始終

婁師德專綜邊任三十餘年當危亂時族滅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 唐本傳

矍鑠

馬援年六十二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東漢本傳

二十為都督

荀中郎年二十已為荊府都督 高氏小史

三箭定天山

唐薛仁貴九姓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衆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本傳

作露布

傅永拜安遠將軍帝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

修期能之耳南史

白衣先鋒

薛仁貴常從太宗征毎出戰披白袍所向無敵太宗遥見問白衣先鋒是誰特引見賜馬絹喜得彪將

壞汝長城

檀道濟都督諸軍侵魏粮盡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謂粮有餘不敢追進司空鎮壽陽後文帝疾義康矯詔誅之道濟憤怒氣盛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自壞汝萬里長城宋南史

國士無雙

韓信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在漢度不能用乃亡去何自追之漢王曰諸將亡者甚衆而獨追信何也對曰諸將易得若韓信國士無雙漢王乃築壇拜信大將軍前漢本傳

勇勝男子

劉遐之妻邵續女也驍勇勝男子遐為石季倫所圍妻將數騎拔出遐於萬衆中晉紀

聚米為山

馬援征隗囂於帝前聚米為山指畫形勢開視衆軍帝曰虜在我目中矣後漢書

飛豹

晉武帝時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董養見而謂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山堂肆考

一呼俱隕

兖州刺史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盜俱隕殷浩委以軍鋒遠近咸震懾晉書

石龍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古今女將第一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代醉編

舟無他物

曹彬克金陵官吏親偶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絶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宋言行錄

尚書

博陵鷙鷹

崔洪字伯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為尚書左丞時人語

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鵜在北為鷹晉書

布裙曳柴

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歎息而去後漢書

門生公相

權德輿貫綜經術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有所著論其文雅正贍縟德宗辟為太常博士終吏部尚書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生相繼為公相唐書本傳

山公啟事

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晉史

御史

烏臺

漢成帝時御史府列栢樹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故謂之烏臺賦方分紀

驄馬御史

桓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本傳

鐵面御史

宋趙抃少孤貧舉進士及為殿中侍御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宋言行錄

遊宴頓絕

明海瑞為南京僉都時御史有戲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大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

搖動山嶽

韋思謙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為不稱職唐史

不威事給

恒開元為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唐書

赤棒碎車

高恭之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不止令棒碎其車公主訴於帝帝不責北齊書

鳳鳴朝陽

唐自褚遂良沒諫者皆以言為諱永淳初造奉天宮李善感為御史諫止之時稱鳳鳴朝陽 唐史

進士

燒尾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魚躍龍門化龍時必有雷燒其尾乃化 見聞錄

報羅使

進士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 摭言

雁塔題名

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自唐神龍以來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古今詩話

狀元

見文許狀元

唐李翺牧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卷几閣長女及笄見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狀元李公聞之竟為壻來年果狀元及第遂成佳婣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僊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粧樓 南部新書

八十二狀元

梁灝年八十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正敏

狀元焦

宋元豐間禮部貢院火焉希丘等皆死其後別試焦蹈為魁詩云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 盧州志

龍頭老成

宋梁灝狀元及第年八十二謝恩詩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後晉高祖天福三年歷後漢後周太宗雍熙二年凡四十八年

高士 婦附

荊臺隱士

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室洲上披鶴氅稱荊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唐書

山鳥集掌

顗縣有隱操與弟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 齊史

五柳先生

晉陶潛為宋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綬去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晉書本傳

羊裘垂釣

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不見

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備禮聘之拜諫議大夫不受而去 高士傳

不願仕

周楊素謂文中子曰子盍仕乎文中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亦足自樂不願仕也 南史本傳

不為人所制

周老萊子隱蒙山楚王至其門其妻問答曰楚王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先生受人官祿為人所制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乃去 高士傳

遺之以安

漢龐公耕於壟上妻子耘於前劉表問曰先生苦于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高士傳

逃不應聘

陳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為相仲曰僕有箕箒之妻請計之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

樂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夫妻遂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解紛

魯仲連游趙言秦稱帝之害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不受乃置酒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紛解亂而無所取也若有取是商賈之事也 史記

閉門獨卧

陳摶隱華山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

令於禁中爲戶試之月餘始開搏㺃寐如故 談先

人中龍

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晉書

商山四皓

四皓避秦退入藍田採芝而歌共入商雒隱地秦滅深入終南山漢祖召之不屈 史 ○用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綺里季姓米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東園公姓轅名秉字宣名 並高士傳

生而不斜

齊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 高士傳

淮陽一老

漢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廣博物志

香山居士

白居易爲校書郎與幼君不合貶江州司馬晚年放意文酒居東都疏沼叔石樓於香山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 唐書

隱峨嵋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嵋山 高士傳

隱竹溪

張收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澄懷錄

清風皓月

謝譓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南史

隱苕溪

陸羽字鴻漸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類書

圖形不出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

幽閑以被謫而言戢臨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類林）

漁童樵青

肅宗賜張志和奴婢二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顏書）

耕隱

鄭樸字子真家谷口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屈揚雄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口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高士傳）

持錢與飢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遊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飢者悉分與之（南晉書）

賣藥避名

韓康字伯休採藥賣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耶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

（後漢本傳）

香山九老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會與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真張渾李元爽僧如滿等燕樂皆年高不仕人慕之為九老圖（類聚）

楚江漁者

唐楚江有漁者以魚換酒輒自歌舞不害姓氏江陵守崔鉉見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荊州志）

洞庭老人

宋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老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微之不可及（夷堅志）

名士

痛飲讀離騷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

正人

學成行尊

唐何蕃為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尊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汚者韓愈傳

才士 附才女

五事同舉

劉炫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千言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書

立辦桌炬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百隻限即日從善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紅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福壽全書

車容國士

晉王徽之有儁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決斷如流

劉穆之總朝政決斷如流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互支不悖晉紀

四傑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四子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楊子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后皆如其言唐書

搖櫓牽船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搖櫓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裴啟語林

妹能臨畫

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石等畫山谷有詩

俠烈 附女俠

殺不義婦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瞯夫出即入戶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人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叫無人即出𨻶里為夫告累執實莢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九朝野記）

田横義士

田横亦後不服高祖招之横全二客來將近漢横自刎高祖以王禮塟二客治喪畢穿其塚旁孔皆刎下從之横客五百人聞之皆赴海死（漢史）

扶劍斫水

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扶劍斫水罵伍胥風息得濟（謝承後漢書）

赴火

明山陰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父避亂為寇所執寇欲殺其父允讓大哭請以身代寇欲污潘氏潘氏詐曰夫死從汝令寇焚其夫潘氏赴火死（洪武紀）

脫械救火

明劉榮坐事郡付縣獄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獄仍自着械後以武功封伯（淵海）

不忍殺

漢梁冀令刺客陰殺崔琦刺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諷詠乃以實告之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本傳）

漂母進食

韓信釣城下諸母漂一母見信飢設食信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漢書）

婢兩盡忠

周大夫妻淫於鄰主父歸恐覺為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

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笞之妻恐婢泄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不言從主父之弟以告出其妻厚嫁其婢（列女傳）

春娘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時行將遷使餞之公命春娘行酒將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母家將曰公行必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衽前曰景公斬廄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階觸槐而死（本紀）

幼慧 附幼女

見李知苦

晉王戎年六七歲與隣兒戲見當路有李樹兒競取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子繁必苦李也驗之果然 晉書本傳

識之無二字

白居易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十七登進士第 唐書

稱象

魏鄧哀王冲操少子也兒時智慧若成人時孫權致大象於操操欲秤其重不可得羣臣以下莫有對者冲年方九歲乃曰載象於舟刻其水痕所至秤土較之即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 異物志

不顧父友

陳太邱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邱逕去去後友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是無信對子罵父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山堂肆考

八歲正字

唐劉晏以神童爲秘省正字官名方八歲慧悟過人上召入禁中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上問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朋黨多邪人也 明皇雜錄

獨不取栗

王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諸孫姪散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外異之 南史

機警

何妥少機警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隋書

除去二字

蘇長公童時夜讀書窓前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蘇公應聲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共二字當除去之何不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鳥遂絕呼 筆談

論日遠近

晉明帝幼聰哲元帝寵愛之年數歲嘗置膝前長安使來

帝因問之曰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宴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上失色曰何異聞者之言對曰舉目見日未聞舉目見長安也帝奇之日者君象故有是對晉紀

破甕出兒

司馬溫公幼時與群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群兒譁皆棄去公取石破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至今京濟間爲小兒擊甕圖冷齋夜話

以水灌毬

宋文潞公彥博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聞見錄

暗誦六經

漢賈逵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入門汝何故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拾遺記

石麒麟

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南史

過目成誦

宋真德秀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言行錄

通家子弟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非當世名人與通家勅外不得白融欲觀其人語門者曰是通家子弟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與僕有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

中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後漢本傳

取琴與圖

王僧虔長子名慈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一事時慈方七歲古琴錄

登樓忍語

楊文公億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便能語遂吟詩云[illegible]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

天上人（類聚）

讓梨

孔融四歲，與諸兄食梨，取小者。問其故，曰：我小兒，當取小者。食（後漢本傳）

釋夢四事

唐帝夢四事，宣甘相釋之，不解，相歸閤坐。子甘羅問之，父曰：帝夢日落、山崩、海乾、花謝四事，不知其意。羅曰：四事皆美。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獻爪；花謝，子團圓。父奏聞，上悅，宣羅賜官。

任氏童

任嘏年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五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童子傳）

狗竇

張玄祖八歲，齗齒，先達戲之曰：君口何為開狗竇？玄祖曰：欲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獐邊鹿

王雱字元澤，（安石子）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曰：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未識，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奇之。（續世說）

沙排八卦

朱文公八歲，通孝經，從羣兒戲，獨以沙排八卦，端坐嘿視，遂通易學。（朱子年譜）

眼瞳

漢徐穉九歲，人曰：月中無物，當益明。徐曰：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類書）

兄妹戲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髯，遂戲答之。時年十歲耳。（女史）

孔子有兄

劉恕字道原，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驚異。（類聚）

辨琴

蔡琰六歲，父邕夜彈琴，絃絕，琰聞曰：第一絃也。父復故斷

一絃問之曰第七絃邑曰偶中爾後漢本傳

八歲能吟

宋王元之七八歲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聞見後錄

女技

女詐丈夫

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嫗豈不惜哉南史

奴婢

竊食祭先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袁山松後漢書

養狐

李元蒼頭李善元家病疫相繼死有孤兒名續方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李善乃潛負續逃親自哺養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李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訟諸奴婢于官悉收殺之後漢傳

易服遣歸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一日中宮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令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服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如制封之菽園雜記

妓

婢師識名

沈約嘗侍宴梁武帝有妓師是齊悉文太子宮人帝識座中客否對曰為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宮人亦悲罷酒南史

盧媚兒

宋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珍珠船

古今記林卷九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人事類上

薦舉 附取士

薦御史

唐李夷簡殫楊憑坐貶臨賀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别後夷簡薦晦為御史晦曰平生未望公顔色公何從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林居漫錄

立功贖罪

宋鄭丙為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素武勇坐贓決配静江時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馘渠魁以獻 言行錄

所擢皆名士

唐崔郾轉吏部侍郎凡兩歲貢士平心閲試所擢者無非名士後為公輔名卿者十人 唐紀本傳

薦廷尉

橋玄與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薦球為廷尉 後漢書

拂冠以待

王吉少與貢禹為友吉為益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 西漢書

薦人不知

婁師德薦狄仁傑師德不言仁傑不知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曰不知又問之知人乎曰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包容久矣

薦舉不知

羊祜每薦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 晉書本傳

安車蒲輪

武帝喜儒術趙綰王臧二人薦其師申公時年八十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 漢史

幣帛數四

江夢孫先主聞其德業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 江南野史

棄將二卵

子思薦苟變衛侯曰嘗賦於民食人二雞子子思曰官人猶用木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不可使閒鄰國。通鑑

至公取士

高湜為禮部侍郎時取士多由權要干請湜抵帽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唐書

覆試

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國史補

丕休暗遞

宋楊公億將試士一日會鄉人待試者戒云學士必持文

衡幸預教之楊作色拂衣而入曰丕休哉後凡用丕休者皆中選詩學

四韻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唐試士禮部用沈約韻南北史

英雄入彀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綴行而出者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紀

材館錄

孝宗朝陳俊卿虞允文居相並以人才為急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名士南宋紀

九品中正

魏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法州郡置中正區別人物第高下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法漸弊遂計官資定品格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望族魏書

糊名謄錄

唐武后時始令試士糊名淳化二年陳靖請糊名考校遂永為定制祥符八年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印試卷集書吏錄本命京官校正通鑑

緩試期

蘇軾同弟轍應試京師時子由偶病旅邸韓忠獻琦奏請緩試期一月軾轍皆得與選

月露

隋文不喜詞華李諤言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紀

家客教臣言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

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唐紀

舉讐

鮮狐與荊伯柳爲怨趙簡王問鮮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讐乎曰忠臣舉賢不避仇讐韓子

不以私害公

晉文公問舅犯誰可爲河西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與曰君問爲守非問臣讐也子羔見舅犯謝之舅犯曰薦子

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去矣顧我射子矣說苑 魯史

臥龍

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先主遂謁亮三顧其廬乃見蜀志

夾袋册子

呂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即識之朝廷求賢取之袋中以對宋紀

錯認魯公

侍郎鄭熏主文疑顏標爲魯公真卿之後時未寧志在激昂忠烈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摭言

濁孝廉

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第賢良吝如繩魏元忠傳

向陽花木

范文正公知杭州蘇麟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麟在外邑未録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遂薦之類書

薦百里奚

秦大夫禽息薦百里奚不納以頭擊車觸腦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乃用百里奚爲相史記

挽弩自射

崔洪舉郗詵詵後奏洪洪曰我舉郗丞郗還奏我是挽弩自射晉書

紅勒帛

宋劉幾程試累第一驟爲險怪語翕然成風歐公深惡之有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公曰此必劉幾戲

續曰秀才剩試官刷大朱筆横抹之謂之紅勒帛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及唱名第一乃劉幾易名煇公愕然久之筆談

曳白

天寶二年苗晉卿以張奭為第一奭本無學議者囂然玄宗覆試奭持紙一日筆不能下人謂之曳白晉卿坐貶唐史

李下無蹊

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斂手時人號曰李下無蹊通典

仕進

釋褐

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釋褐狀元皆謝恩日賜後遂為例祥符中始及第日賜之宋紀

富貴逼臣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答曰恐富貴逼臣臣無心圖富貴耳隋書

懷綬歸鄉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時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歸郡邸會稽吏輕之及前引其綬視其印乃會稽太守也皆驚駭拜謁故妻自慚而死漢本傳

銓選

資格

裴光庭為吏部選人多循資格限年月凡庸滞者皆喜為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嗟怨唐玄宗紀

嗔笑兩間

宋謝莊代顏峻為吏部尚書峻毅不可犯莊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

人官事文類聚

官有定價

元暉遷尚書納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中郡一千小郡五百北史

朝制

火城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撲燭以避之國史補

沙堤

唐故事拜相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 補國史

爵禄

萬石君

石奮父子五人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漢本傳

拒諫

囚夏臺

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囚湯於夏 夏紀

兵謀

成豎子名

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伏萬弩夾道期暮見火起齊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弩俱發魏軍大亂涓兵敗勢窮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

收之桑榆

馮異與赤眉戰使士卒變服與赤眉同赤眉不復辨遂奔潰大破之光武帝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漢紀

囊沙

韓信布袋盛沙壅水上流以擊龍且 前漢史

唱籌量沙

宋檀道濟糧絶夜唱籌量沙全軍而退 南史

農事

豐凶皆病

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夫爲然臣記詩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上錄其詩常諷誦之 五代史

赦宥

金雞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集囚徒撾鼓遣之 北史

榷利

奏賣馬糞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

上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何氏語林

生子

充閭

賈充始生適言後當有充閭之慶因字公閭充後爲晉元勳仕至尚書平陽府志

異雀集庭

唐崔信明重午日生有異雀集庭鳴聲清亮占者以火爲離離文形之象必以文名播天下後果驗唐書

一歲五子

徐昂無嗣因赴試遇王相士問嗣王曰君相不嗣奈何徐不爲忿弘治甲辰登第出守西安途納一婢頗姸徐詰其姓婢曰予某地人父某作某官受某年因歲飢爲賊掠售徐憫其故家即焚香毀券不令爲妾及之任出奩服擇配郡人秩滿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必培德所致後庶妾一歲育五子類編

年壽祝壽不附

始終祿食

唐張萬福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本傳

洛中同甲

宋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司馬光等三人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因作畫圖傳沈括筆談

壽有由致

明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猶少容貌泰然或詢其人甚

可法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真實做自家事一日對徐存齋曰從蒼報施決不差爽其得壽有由致歟閒然堂錄

笞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笞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棠光

採藥

岱宗上有金篋玉策知人年壽修短漢武探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後壽果如策書長 風俗通

八百歲翁

三國時蜀有李河者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 類聚

百歲壯容

華佗遊學徐土兼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 魏志

賜几杖

李充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充為博士後年八十以

為圖三老賜几杖 類聚

升降如儀

盧欽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

獻遊五湖圖

明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垂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飾 類書

獻出關圖

宋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類書

生兒無影

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卒九十七方生兒無影 梁蕭眈傳

先知不壽

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周書

不呼醫巫

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醫求活耶 唐本傳

攝生 附遣生

隨意自遣

宋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遣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石林燕語

不信攝生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山堂肆考）

不信術數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本傳）

食松栢實

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避兵食松栢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魏武聞而始收養還食谷米齒落髮白（異苑）

何貪須臾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死便掘埋

魏劉伶字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名士傳）

金石傷生

唐文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後晉高祖紀）

一壺自隨

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亡（南齊書）

梳頭浴脚

郭尚賢云梳頭浴脚養生大要每夜先髮後脚方寢自云梳頭浴脚長生事臨卧之時小太平（類林）

談笑而盡

竇禹鈞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友談笑而盡（五代史）

貧富　附官貧

貧富徑庭

淮南程幹本富家子三年間為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前後貧富顛倒徑庭世所罕有（異苑）

棄麥

王褒字偉元計口而食嘗刈麥人助之褒遂棄之（魏志）

問富術

猗頓魯之窮士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遂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孔叢子

大雪僵卧

袁安居貧大雪丈餘洛陽令過安門徑無行跡謂已死入見安僵卧問奚不出安曰大雪人皆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遂舉為孝廉 袁安傳 ○汝南先賢傳 錄異傳全載

甑生塵

范丹為萊蕪長未到官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而居有時

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續漢書

衣常乏

崔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常乏 五代史

蝸廬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蝸牛廬 魏畧

清白遺子孫

房彥謙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吾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隋本傳

安樂窩

宋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 呂氏家塾記

無立錐地

孫叔敖為楚相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史記

無田園居第

宋畢士安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王文正嘗奏曰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

家用已絀今其妻貧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 劉華光撰碑

冬無袴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後漢書

不輸東園錢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錢千萬中使督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後漢書

不置庄田

陳元用性喜聚書不置産或問之公曰有好子孫不置庄田必能自置無好子孫則置庄田必不能守後三孫並以文章致大名而隱居清貧自守曰無忘先人之訓

敝屣不全

東郭先生貧困孤寒衣敝屣不全行雪中屣有上無下足盡踐地人皆笑之 滑稽傳

一樹一縑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有白龍橫亘山間左右俱不見獨王元寶見之以至富與至貴敵也明皇常問元寶家財多

少對曰請以南山一樹掛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 南部新書

一錢

阮孚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澀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乞米

顏魯公乞米於魯大夫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 顏書

藜藿不饜

王莚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 續漢傳

家無擔石

楊雄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産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 本傳

四人共被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共之兄弟皆以孝行著名

賜帛粟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

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監菜而已帝歎曰古人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北魏史

義莊

吳奎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 宋本傳

治産致富

越范蠡止於陶以陶為天下之中通物貨便交易也治産致千金號陶朱公 史記

賓客

入幕賓

郗超嘗為桓温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晉書

坐客常滿

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東漢

倒屣歡迎

宋邵康節當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

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知歡喜尊敬 唐節墓志

為徐設榻

漢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惟功曹徐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徐高士傳

未嘗後到

宋呂文穆公赴人飲食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 宋史

寵遇 附不遇

登瀛洲

唐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每令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象以章禮賢天下謂之登瀛洲瀛洲海中之山環弱水三千里非神仙不能到禮遇優异如此人比之神仙 唐史

劉蕡下第

劉蕡對策祇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蕡策歎伏而畏宦官不敢取 唐書

久阨

主父偃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

不收賓客相棄為阨日久 漢本傳

賣槳

姜子牙貧賣槳值天涼

泥金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

盡賜及第

宋太祖時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還語太宗曰我得一張齊賢我不官之他日晋為汝相至太宗策士齊賢名在榜末上命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 宋紀

雁塔

唐韋肇初第偶題慈恩雁塔後人效之遂成故事（摭言）

才氣無雙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文帝嘗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漢書）

三世不遇

漢武帝輦過郎署見顏駟厖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拜會稽都尉（漢武故事）○與馮唐事類老郎署實顏駟事今作馮唐事由左太冲詩誤（群碎錄）

李廣不遇

漢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本傳）

至老不遇

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本傳）

日五色

宋李廌以文見知於東坡東坡主試廌不得第作詩送之曰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華州志）

微賤拜節度

陳敬瑄素微賤拜西川節度使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唐僖宗紀）

孫山外

有周生者登榜時把友孫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文酒清話）（遯齋閒覽）

辛苦地

唐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題詩云梧桐月落滿庭陰鏁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為無名者削為五言以譏之○五言即除去上二字

前後異遇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陸宣公贄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録次年宣公復主試復試是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閱收之胡前後迥異耶科場鬼神之說信然（筆談）

呵筆脫靴

李白於便殿撰詔時天寒筆凍明皇命宮嬪十人執牙筆呵之白遂取書之醉卧酒肆帝亟召入以水洒面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脫靴事文類聚

炎涼

碧紗籠

唐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貧而好學客居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於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鍾播去後二十年爲監察御

史後至木蘭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拂面於今始得碧紗籠唐書

貧賤親戚離

殷浩被廢徙東陽夷神委命雅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後遂外孫韓伯還都至水側乃咏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續晉陽秋

郊迎負弩

司馬相如成都人家徒四壁立後數歲爲中郎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漢書本傳

散金絕客

主父偃爲齊相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無復入偃之門前漢本傳

紅袖拂

宋魏仲先與寇萊公遊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再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咲青箱記

譽當路

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史記

廢徙無親

宋殷浩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徙處亭積日親舊無復相寬者宋書

賑施

活飢民

富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聞見錄

施飯給席

宋陳亢，杭州人，熙寧間，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尸，依一甒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生郭，又生度，皆為監司，子孫相繼登仕。胡氏家乘

散米

全琮父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交易，皆散空船而還，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便賑贍，不敢報。父大奇之。吳志

餉錢散饑

劉凝之字志安，隱居荆州，遭歲儉，衡陽王餉錢數萬，凝之大喜，持錢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南宋史

賙濟乞人

唐曇選，高陽人，居興國寺，性好慈濟，財物不積，置巨鑊，併乞人所得食，總為饘粥，列坐羣乞，手自斟酌，見其籃縷形容消瘦，憐憫墮淚，悲不自勝，已亦同群受粥而食，遂及多載。池吉錄

解裘救人

明馮琦父為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己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生琢菴，遂名琦，官至尚書。池吉錄

施藥陰功

明嚴冢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窮碑，主者令亟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添壽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辰及第。開收堂錄

報答

不忘饋遺

唐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本傳

報鬻飯嫗

南卓貧遊上蔡，蔡守待之為客，每宴集，令吏召之，吏即云卓自以衣冠弊，故不敢赴。卓由是愈窘困，惟城南鬻飯嫗侍之不厭。後十七年守蔡，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讐，吾雖位微，遂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嫗焉。雲溪友議

賜侍脫難

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吏盜盎侍兒盎知不泄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通乃亡歸盎驅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盎使吳見從吏適為校司馬守盎夜引盎起曰君可去吳王朝旦斬君盎謝而去漢書

睚眦必報

御下附僕下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本傳

戒子善御僕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本傳

不責奴醉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唐書

僕稱秀才

宋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學士蘇子瞻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教了全書

壯哉雀鼠

張率於家務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終不研問南史

羹汙朝衣

漢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寬朝衣裝嚴使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遽收之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漢書

銀盃羽化

柳公權嘗貯銀盃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唐書本傳

未嘗嗔怒

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婢因逃竄三四日方得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北齊書

斥逐蒼頭

宋丁嘉會御衆有法一日小蒼頭至前腰係紅巾嘉會即

斥逐之人或誚其褊嘉會曰不然此本村僮衣不蔽體俄
事文飾長此慾心乃便忘其本斥之乃所以愛之（蒙求）

執燭燃鬚

宋韓魏公琦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
鬚遽以袖摔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
吏鞭之亟呼而易曰渠今解執燭矣（記聞）

吏碎玉盞

宋韓魏公有玉盞尤為寶玩一日將酌酒勸坐俄為一吏
觸碎坐容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物之成毀自有時何罪之有（遺事）

不責盜器

宋張齊賢家宴奴竊銀器數事於懷公熟視不問後為相
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錄泣告公曰爾憶盜吾銀器
乎我懷之比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東軒筆錄）

不恤小人

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
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飛不悛後帳下
將殺飛（蜀志）

感化

望盧而返

後漢末王烈太原人少師陳寔以孝義稱鄉里爭訟者將
質於烈或至途或望盧而返其德感人如此（太原府志）

悔過

射鹿

許真君名遜字子敬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為
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
矣真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行闡明孝道一百三十

六歲昇仙眷屬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福壽全書
迪吉錄）

六悔箴

寇萊公有六悔箴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
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
不調攝病時悔（宋書）

放弩發心

盧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窠射得鶴雛後復伺
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

死破覩心腸皆寸絶法師於是放髮發菩薩心（江總集）

如廁不冠

管寧自悔不冠如廁（類書）

智術

絶叔割指

管仲射小白中其鈎白陽僵絶叔割指血塗之傾益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搆兵（班固幽通賦注）

料穰侯

范雎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道逢丞相穰侯勞稽曰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時雎匿車中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之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還索無客乃已（本傳）

朋黨

牛李黨

牛僧孺李德裕各樹私人號為牛李黨（唐紀）

貶斥

狗竇

唐陸贄貶忠州土塞其門監薬皆由狗竇中出端坐抄藥

方（芸田錄）

崖州為大

丁謂貶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謂曰朝廷宰相今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聞者絶倒（宋紀）

貶處相逢

宋寇準貶雷州司戶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拯曰雷州可也後謂亦受貶馮遂擬雷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歸田錄）

遠禍（附知禍）

籬隔避禍

謝晦還都賓客輻輳兄瞻曰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置竹籬隔之（前五代宋紀）

銅駝荊棘

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晉書）

自踈免禍

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踈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為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

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宋南紀

刊石招禍

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宋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未幾難作宋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北史高允傳

屏居山寺

蘇威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誦書為娛隋紀

構害

潘石之禍

晉孫秀恨石崇不與綠珠妾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遂構害潘石同刑東市類書○綠珠姓梁白州人小傳

仇怨

依樣葫蘆

宋陶穀久在詞林太祖曰頗聞翰林皆檢書本換辭語世謂依樣畫葫蘆後穀作詩書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帝以其怨望遂不用類書

復仇

嘗膽抱冰

越王念吳欲復怨苦思勞心冬寒抱冰夏熱握火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吳越春秋

枕戈泣血

桓溫父彼害時溫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提刀手刃仇人晉中興書

全孤復仇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有遺腹子賈索之急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臼乃取他兒匿山中嬰誑賈曰與我千金告以趙孤處賈殺杵臼及他兒而真孤得免是為趙武後十五年嬰與武共滅賈史記

忘仇

贈綈袍

魏須賈譖答范雎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得出遂相秦易名張祿須賈使至秦雎微行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一寒至此哉取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為賈

御車入相府，賈立門下，良久曰：范叔何不出。門下曰：此吾相張君。賈大驚，肉袒謝罪。雎曰：汝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意耳。本傳

偷盜

不聞斫樹

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有以告喬，佯為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陳留志

伐木度盜

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值人盜其蔬，佯不為問。又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為橋度之，盜者大慚。齊書

挈屐徐步

何隨家植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過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屐徐步而歸。華陽國志

栗園避偷

吳班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傷，悉其所取，償我能幾何耶。索求

我來也

杭城有一猾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其門曰我來也，官府莫能捕。一日偵卒獲之下獄。賊厚結獄卒，每致其處埋金若干，卒如言果獲，遂市酒肉與酣飲，語曰：今夕少寬片時，予出獄五鼓便歸。卒因受賄，寬縱之。是夜過城，復被盜，其門各書我來也。五鼓回獄，卒喜。賊曰：我生矣。明日有司以聞，刺史曰：我來也尚在，何將此人抵死。遂釋之，而不知猾賊之狡。西湖志

殺盜

隋竇建德有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窺盜入，擊殺三人，餘盜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躍起提刀，又復殺數人。梁北

避盜刈麥

張文詡夜行，有盜刈其麥者，避之，盜棄麥謝。文詡自誓曰：予不言。因令持去。隋書

共啖牛肉

邪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人服其量。晉書

盗還馬

孔仲山辭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盗竊其馬尋知是仲山馬乃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盗送馬還之（說苑）

伏草避偷

淳于恭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盗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後漢傳）

避盗取魚

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盗者囂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盗慙不受自後無復取焉（謝承後漢書）

盗衣不言

宋褚彦回有門生盗其衣彦回遇見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類聚）

青氈舊物

王子敬夜卧齋中有羣偷入室盗物都盡徐曰偷兒青氈吾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盗驚走（語林）

市偷

齊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帥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淮南子）

買筍與偷

沈道虔有人偷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買大筍與之盗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南史）

梁上君子

陳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盗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盗驚自投地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盗竊（東漢紀）

默避盗禾

隋李士謙望見盗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家僮執盗者士謙曰窮困所致也遂放之（隋書）

戲謔

肥癡瘦狂

沈昭畧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宋本傳

君家果

孔君平指楊梅示楊修曰此君家果修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郭子

王葛

王導謂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

神椎

晉祖納時梅陶鍾雅說事納輒困之曰君利如錐我鈍如椎持我鈍椎搥君利錐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祖納傳

似猴

宋何尚之與顏延之相狎二人並短小何謂顏為猿顏謂何為猴嘗悶路人吾二人誰似猴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大喜人曰彼似猴爾君乃真猴南宋書

未知佳否

宋相葉衡罷歸故里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宋史

王盧字譏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虗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天中記

古聯相戲

劉邠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東坡遂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嘿嘿無言但感愴而已咲林

以戲命字

阮孚母祖姑胡婢也父咸遣之生孚咸遺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楹便可

以遜集為字咸從之

爭狀元

宋太宗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涑水紀聞）

河神扶出

王曾後為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久不第者亦效之佯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東坡滑稽帖）

古今記林卷十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一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人事類下

譏諷

劉棉花

弘治四年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秩市人嘲之稱為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訴譖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不許會試及致仕出減群指曰綿花去矣（續文獻）

年晚生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埈曰趙老與神童問何故云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見聞錄）

捨俗出家

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山谷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垂鬢君幸元無兇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事文類聚）

入楚為盜

晏子使楚楚左右言齊人坐盜晏子曰橘生江北為枳此人生齊不為盜入楚則為盜得無水土使為盜耶（晏子春秋）

誣謗（附辯誣）

荊釵謗

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王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懸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荊釵記誣之以玉蓮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談薈兩增記）

由妻釋謗

鄧邑感稱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出其妻（漢書）

讒謗不行

郭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唐史）

謗書一篋

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

毀陳平

陳平與兄伯同居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不治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逐棄其婦後有譖平盜嫂者誣也（漢列傳）

毀直不疑

直不疑為郎毀者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不必自明（前漢列傳）

答婦翁

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每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東漢本傳）

伐竹園

李晟大安竹園多竹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伐其竹（唐德宗紀）

薏苡明珠

馬援自交趾還載薏苡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明珠文犀（漢本傳）

琵琶記

唐相牛僧孺子繁與同人蔡生為文字交同舉進士繁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持蔡仕至節度副使高則成琵琶記何不直舉其事指其人而欲譏當時士大夫托名蔡伯喈誣蔑賢者一至於此（説郛）

傳奇誣

明商文毅公輅浙淳安人三元及第官至元輔德望首稱公父為嚴州椽公生於吏舍中刺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紫車降公廨詰旦公生故名輅今俗行傳奇造言生事可笑尤甚

糖師

唐張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德宗意是糖師及驗果然遂殺子路（唐書）

以白為黑

武帝下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世人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上者也（魏志）

謬誤

誤批伯頰

白汲與弟繆生狀貌酷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為別（異林志）○此與風俗通所載唐陳圜張伯偕弟婦事同

誤讀空函

桓溫遺書欲復用殷浩浩欣然將答慮有謬誤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晉紀）

妄誕

麻姑送酒

唐李泌虛誕有人送美酒對客云麻姑送酒來與君飲忽門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無怍色（國史補）

遥遥華胄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華胄（梁書）

避諱

改諱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與談字李布傳趙談改名同范曄

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改作太瑣碎錄

作史避諱

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唐人也作南北史易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

諱石

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不踐行狀

報應附善報

啄口流血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中嘗晝寢於尚書省下有鳥啄其口流血人以為譖賢所致陳書

侵隣得啞子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為己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而啞一日遊於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家罄乃死福壽全書

還釵免禍

永樂中有孫鄘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櫃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鄘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鄘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鄘亟驅去及抵南陽獲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浣衣江滸識鄘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鄘獨得不死福壽全書

捕射變鹿

番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為業兒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遠逝遂失所在兒于是不捉弓終身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于鹿間得道家七星符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視之悵悔乃燒去弧矢列異傳

虎搏舟師

成化間宜興一人因避役與妻逃歷陽遇行船问我正往歷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於此多熟識爾妻留船中我與爾去覓舍舟師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紿其妻曰爾夫虎噬矣妻泣舟師曰毋苦我自與汝成配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臠亦願足矣舟師領其妻往山下尋之竟遇一虎搏舟師去妻因哭曰吾夫真死於虎矣路人聞之妻以實告路人云適縣前

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爾夫耶其婦往縣前果遇夫後完聚 迪吉錄

釘頭書壁

宋呂慶祖常使一奴守視庄舍慶祖自往按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盡疑其為害無期齋酒祝柩前曰君荼毒至此乃謂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因見奴畦疇不理謂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破碎竟刺我死奴今欲叛我釘其頭書壁言訖而滅無期告其父母潛覘奴所住壁果有

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果傷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頭如被繫欲逃不得即焚奴并其二子 迪吉錄

見婦還命

吳景浙西軍校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既陳設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為恨今之設齋正為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為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須臾而死 迪吉錄

飛石中額

張獻若居湯家巷好譏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面後即媒孽其短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迪吉錄

奪田變牛

施汴為廬州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

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二字點畫無缺 迪吉錄

負債變犬

方通判乳媼周氏性樸直不慮人欺村人從假貸輒與之有蔡翁者負最多每督取卒托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責之翁云欲償婆餓輒為官事所蕩頗寬今歲如背約當為八乳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媼嘗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 迪吉錄

竊銀顯報

南康夫婦産一子欲酬香願到武廟而無銀鬻猪得銀八錢

付妻薑置神前磬中屠窺見既牽猪復竊銀去夫覓不得以責婦婦無辭因縊死夫歛埋之大慟乃與其子往廟登殿見其婦先在夫曰爾已縊死始鬼夫見其言語明朗不鮮所以亦不懼同進香歸發塚啟棺但見原屠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四方觀者駭異人以為神顯報云迪吉錄

假銀雷擊

陳明章黄邑人平生姦狡造假銀嘶曉嘉靖癸丑五月章携小僕同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章於草塘中而小僕

乃在塘上無恙迪吉錄

誘人賭蕩

徐池嘉靖間人欲得徐八屋宅令人誘其子臣為賭蕩累債數多果得其屋後二子五孫俱染瘵召巫禱巫為神言此徐八為祟池懼設醮城隍廟求解次早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昨夜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枕而卒子孫無噍類迪吉錄

酒池肉爛

唐咸通中有岳州民酒湖池取魚獲龜鱔倍多悉剝其肉戴龜板至陵鬻之厚得金帛歸忽遍身患瘡楚痛呼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而死報應記

唆訟

米信夫浙西人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皆死米由是富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鬼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鬼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迪吉錄

鴨呼箕帳

萬曆甲午時龍江鎮民家畜群鴨內一呼云箕帳箕帳始而一鄰聞之既而群聽皆聞以告家翁翁聽亦然遂怒殺之寘釜中愈烹愈大如鵞皆不敢食投之江中已而無故搆訟家私盡破蓋其先世業屠而翁又横暴奸奪人貲所謂箕帳必有主者鳴冤也迪吉錄

兒言男殺

爲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有里中兒見其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今日家

人設祭同往食之可乎里中兒隨至共坐靈牀食至輒飧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死兒指之曰此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驚問兒具言且言舅殺之因送官伏罪 廸吉錄

杖擊胡种

漢末王宏為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為李傕等所害宏素與校尉胡种不相能种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歎曰胡种小子勿樂人禍禍必及汝种後病頸不得舉眼若睡見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 八編類纂

枉殺侍者

晉王濟有侍者於閣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姦之其人不可婢曰若不從當大叫卒不從婢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告陳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當訟府若於天濟遂病見此人語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應便去濟數日即死 廸吉錄

漁民坊壓

建寧守邵彪機警有才多所侵漁於民詭稱給餉令掾吏持券遍貸富人銀充庫乾沒莫償及歸田園甲第炫燿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 廸吉錄

閉糴火焚

紹興丁卯大飢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方幸踊貴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為雷震死倉所貯穀為天火燒盡 廸吉錄

閏麥雷震

鎮江鄭聘吾有中人產見戊子年乾荒囤收蕎麥豆種之

類知各鄉食盡勢必高價至來春蕎麥果賣三百錢一升聘吾將熱水和麥潤出各鄉窮民買去下種俱不生殖怨聲動天未幾聘吾被雷震死屍裂臭氣難聞 果報文

沈水還命

正德間王德甫自京師歸與浙西陳士俊同舟相與甚厚覘其囊有金乘俊夜起小便擠之落水得金三百餘兩至嘉靖五年王忽遇陳於城隍廟前頓首言死罪無可說歸日悯悯自歎云此事罷不得終須還他半載後忽自拾尾礫於兩袖及視中沉水而死 果報文

妄念變犬

崇寧中豐相之居建州晝寢夢有黃冠道士來謁豐熟視之蓋京師上淸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玆有所禱明日將生尚書家爲犬願善視我豐公驚曰君有道行何至此對曰某初修道戒兼施藥濟人本無隱惡只因往醫一婦妄念有起坐是受譴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五子其一身黑頭黃㣲爲黃冠云 果報文

咬盜變牛

金華王姓家甚殷天雨一人自稱縣吏奔王家避之王止之宿殺雞爲餤鋪床設帳以待吏見其家饒床衍甑萌覬覦去未月縣獲盜吏囑盜扳之王反浼其鑽免所費半入吏橐復索向宿床謝王感恩不置值冬王登樓玩雪見前吏背一黃包進門竟入牛圈王怪之次早至縣問守門隸隸曰此吏三日前已死因數其咬盜情由王駭歸語妻卽往牛圈視果生犢腰班色知是前吏冥報 果報文

負心謀金

丁大成隆慶初遊燕遇壯士蔣英之結爲死友未幾蔣以盜扳下獄語丁云我有數百金藏某處君取救我死則埋我餘任君取大成得金賄獄吏斃蔣於獄越三年丁燕歸舟中忽大叫我蔣某罵丁爲述所害舟人知丁負心跪禱云丁害君今君殺丁累我輩何丁稍甦抵家叫述前語取鎚自落齒家人奪之自傷胸又奪之則以指抉出目睛流血死 果報文

結草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魏顆曰必嫁後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後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顆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左傳

天灋孤池

弘治二年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孀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嫠莫誰何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五月十八日半空中忽大雷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晚人視之不失尺寸 閒然堂錄

毀人口孽

祝期生爲人𥚃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咲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

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晩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竟至舌枯而死 閩然堂纂

問舍獲報

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劵甚明乃已及章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 宋史列傳

以乳償偷

天竺僧養一牸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汝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得也 宣驗記

變虎頭

乾道五年趙生妻李氏病頭風家人聞虎吼走視之化為虎頭問之不能言但隕淚撫其幼子與飲食不復食但食生肉日飼數斤久之乃死李氏生時凶悍人以為惡報云 贛府

柩船上岸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 獨異志

杜伯射王

杜伯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使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 顏之推還寃記

變犬償逋

吉水胡剛簡家養一犬甚大聲振閈里其傍舍有姓劉者夢其父言吾為犬胡評事家償所逋錢滿矣盍取我歸劉大恨明日亟以告胡胡哀而與之犬戀門三躍而斃胡稽其家簿云某年月日被劉保正倚法恬勢勒其見錢三貫六百斗米隻雞云 吉安府志

三刀

水窓劉先生將赴省試道遇神卒挾一册問所如卒曰吾奉上帝命攝應死者出册示之册首即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卒曰吾視若乃善士為若改下為不遂去先生自是

避山中一日往城遇賊猝至死者狼藉先生匿亂屍中被
賊三刀幸未絕脰得善藥越夕始蘇吉安志

剔喉

唐路巖為相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剔取其喉及巖得
罪賜死剔喉史

苛虐兒斃

後趙石勒時河間沐堅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乃
為堅形以刀矛斫刺兒令倒斃堅尋得病苦被撾割遂頸
異苑

朱杖擊

燕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
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祀於沮澤子儀起於
左荷朱杖擊公公死車上顏之推還冤記

誣謗雷擊

河南李叔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人害之使婢宣言
叔卿淫其寡妹同舉人詣尹以骨肉相姦不合應孝廉叔
卿杜門自絕女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叔卿亦自殺
明已無辯也後三年霹靂擊害叔卿者以其屍置叔卿冢

前

納婢拭浴

明陳宮幹偶納一婢殊不如意一日澡浴令之拭背頗不
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手收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
罷與妻語其狀妻呼之不至身至後閣叩焉曰得無有怨
乎婢垂淚不已答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父性暴居官
時令一婢拭浴誤以指爪傷背撻之至死妾今乃獲此報
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順妻還白之即嫁遣焉閒然堂錄

放魚得金

唐熊慎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滸聞船內念佛聲察之
乃魚也悉放之後宿於江上見沙中火焰掘之得紫磨金
數千熊氏子孫至今猶富說寶

尚刑名

秦相李斯尚刑名為趙高所譖二世收之父子臨刑歎曰
吾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遂夷三族秦紀

夢兆

光顯先人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

受業師占曰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北史）

夢松生腹

丁固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錄）

三馬共槽

魏武帝嘗夢有三匹馬一槽中共食其後宣帝及景文相繼為宰相遂傾曹氏（宋符瑞志）

夢大象

晉張茂嘗夢大象問萬推推曰象大獸獸者守也君當為郡守然象以齒焚身而不能善後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滅之（晉書）

夢踐木上

孫渥夢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已而果然（孫組）

夢被砍頭落

劉沆赴省夢被人砍落頭甚惡之人解曰狀元不到你只得第二人公詰之曰雖砍却頭留項在裏項沆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青箱雜記）

天落二棺

後漢李充夢天落二棺於充前問索紞曰棺者職也當有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果然（汝南記）

前程問母

黃世金欲赴選禱於廟夜夢金甲神喝曰欲問前程當問母親翼日自想功名必無我乃繼母問他必害不得已歸母在門首問何歸答以禱言母曰十七八品不到你止有一二品世金拜受果應（景苑）

神告會元

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迄今二百四十年之數（景苑）

夢分梨

唐楊進賢任南陽刺史登舟暮夜風蕩失子賢思慕不已忽夜夢與兒共分一梨夫婦憂之有解之曰梨分者開也開乃見子矣果不出旬日艄人送兒還（說寶）

玄夷

禹祭衡山夢稱玄夷蒼水使者獲其金簡玉字乃得治水

之要吳越春秋

門東草

蕖氏嫁夫賈任華忽夢父升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辨者曰猴申生也車去两頭申字門東草蘭字其中蘭乎後得盜果然幽怪錄

衣緋乘驢

唐張鷟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驢中自怪我衣綠乘馬何為衣緋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是其應也韻學

八翼飛天

陶侃夢生八翼飛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其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翼猶痛倦遊錄

國香

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予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左傳

夢羊魚

石虎嘗晝寢夢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高僧傳

夢北斗

袁郊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及第第七人外史檮杌

夢講東堂

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東堂之與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是月卒後漢書

赤脚仙

宋章懿李氏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是夕召幸有娠後生仁宗幼年每在禁中跣足皆呼為赤脚仙人仁宗紀

瘞枯獲報

牟穎曾瘞一枯骨夢人謝云我本强鬼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子後數有驗北戶錄

夢兩犬言

宋岳飛襄州人與金兵戰大勝於朱仙鎮忽夢兩犬言白於僧僧曰獄字也元帥避之則吉尋下獄宋紀

桑生井中

蜀何柢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物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柢年四十八而卒益部耆舊傳

夢日月

漢鄭光孝明皇太后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暴貴（六帖）

炊臼夢

江淮王生善卜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瞻歸妻已卒（酉陽雜俎）

夢食巨棗

李郁因晝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束呼魂之象將不免乎未幾而卒（晉史）

金碑列名

唐相杜鵬舉父夢見一大字金碑云是宰相列名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應曰有其姓下有鳥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類書）

隻耳馬

丁元珍名寶臣嘗夢與歐陽公至一廟出門見一隻耳馬後元珍除峽州歐公除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相視大驚（歐陽文忠公云）

夢倚槐

廣陵王克淵夢倚槐樹而立湯元慎曰廣陵死矣槐字木傍鬼也（伽藍記）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文筆襍談）

夢吞丹篆

韓文公小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人拊掌而笑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類書）

夢鄧禹

宋范祖禹字淳甫未生時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改字淳甫（言行錄）

夢岳飛

徐魏國鵬舉之生也母夫人先夢一將軍至其第自言是岳飛受子三世皆今日到你家一受用因名之曰鵬舉蓋武穆字也役夫舁之者咸稱吾家岳爺云（見聞錄）

夢刀劃腹

列禦寇墓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乃能詩 珍珠船

夢試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群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亦夢公讀楊阜傳冀日告公公覽二傳及試六論出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果中首選 澠水燕談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告亮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事文類聚

夢奪題紙

萬曆間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一水生奪去後試題司馬牛問仁舉人盍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恭默思道則訒言意易水則湯字是科會元湯賓尹 明紀

夢帝賚良弼

高宗諒闇時恭默不言思治天下之道忽夢帝賚良弼乃以形旁求天下得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卒佐中興 綱鑑

夢長庚星

李白母夢長庚星遂生白因以名之 三才圖會

預兆 附忌兆

廁上相尋

晉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廁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音綴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吾卿亦不免矣後璞終於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得貂作侍中

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以兒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南史

祝活羅漢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于水濱羅漢溺焉保伍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釋

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不然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眞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嘉謀錄

手植三槐

王祐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文正公旦相眞宗於景德祥符之間 東坡記 聞見錄

白首同歸

孫秀誣潘岳石崇為亂夷三族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歸岳金谷詩投分寄石

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晉書

火化白雀

泰穆公出狩至於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為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 尚書中候

魚集武庫

王肅為光祿勳時有魚集武庫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庫失其所也邊將殆有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 魏志

不死當侯

漢竇廣國家貧為人所略賣代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獨少君得脫卜曰當侯竇后立封侯 外戚傳

投瓦礫

唐鄭絪宅在昭國坊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絶及避於安仁宅瓦礫隨至久復還昭國及歸將入方丈滿室懸絲去地三尺不知其數是夕瓦礫亦絶翼日拜相 酉陽雜俎

五星精

孔子生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 母也 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又有五

老列于徵在之庭則五星精也 拾遺記

妾哭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類纂

庭植嘉樹

顧憲之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常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 梁書

謝表知亾

宋王禹偁咸平間知黄州恭年政通人和改知蘄州謝表
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帝
曰禹偁其亾乎踰年而卒 一統志

雷鳴釜

宋滕景直廣州人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觀上花生
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 古今五行紀

石兎刻文

周長孺守士彦為共成縣令獵近郊有兎起草間自射中
之其處不復見兎有石刻文曰士彦當鄱而卒後每至京

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外郎卒 聞見錄

雝郎

王荆公生有雝入其室故小字曰雝郎 類聚

前定

不為舍人

王樸問宰相李穀曰扈戴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
才然戴命薄恐不能勝樸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乃
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歲中卒 六帖

不得館職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
書成未奏而卒其初受勅修書語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
謂猢猻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聞者
以為善對 歸田錄

壞竹床

宋至和二年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董正國家壞其竹床
孝先欲償其值正國曰定數也啟視牀下書云某年月日
時造某年月日時為費孝先壞 邛州志

授台字

唐相張嘉貞開元中為相有張憬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

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
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唐書

三榜

崔紹暴卒後生見冥間列榜書人姓名將相金榜其次銀
榜州縣小官並是鐵榜 酉陽雜俎

芙蓉鏡

唐元和間李固言下第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當芙蓉鏡
下及第明年果中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姥乃

金天神也〔酉陽雜俎〕

朱衣點頭

宋歐陽公知貢舉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則無復與考及回視之無所見〔侯鯖録〕

阿奴

陳仲舉微時常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産仲舉不知三更有叩門者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内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曰是男兒

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何死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嘿志之後為豫章守問阿奴其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幽明録〕

畫蛇盤鏡

袁淑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后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録〕

減算十年

宋王顧咸平中帥定州忽一日有道士自稱鄞都觀主奚則口角至耳謂顧曰昨日上帝牒番魄二萬至本觀按冥籍皆死公手公功過世但減算十年顧叱之後契丹引二萬騎擄於境顧引兵破之斬二萬級赴京道卒〔玉壺清話〕

命有三處合

宋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䟽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歸田録〕

生異〔孕異附〕

兒從瘡出

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異苑〕

飲水有娠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悦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水飲之而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撲地為水〔搜神記〕

履巨人跡

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里見巨人跡而履之身動如孕者而

生子以為不祥棄於氷之上鳥以翼覆薦之（周紀）

生空桑

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呂氏春秋）

懷身三年

溫媼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吳先）

東明

高麗國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曰東明善射王恐害其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而為橋梁既渡魚鱉解散（論衡）

肉塊赤蟲

唐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為蜂螫人而去（文獻通考）

孕生珠

唐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續博物志）

人異

女化丈夫

魏襄王三年有女自晉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為陰勝厥咎亡也（搜神記）

化為女子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搜神記）

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五行志）

變男子

嘉靖二十八年大同右衛舍人馬録女年十七變為男子（續文獻通考）

變婦人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娶張氏夫婦不相能因黜其妻同一伴業農一日腹痛卧床久之湯徹自以為病虛又

久之則月行變為婦人（續文獻通考）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述異記）

大人見

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丈餘脚跡三尺二寸白髮著單黃衣黃巾（魏志）

又

秦始皇時有大人見於臨洮身長五尺脚跡六尺（三秦記）

前生

識取香囊

文潞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潞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後蜀）

墮井

晉鮑靚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晉書本傳）

野狐

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廣異記）

識取弄刀

宋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四歲向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覓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子大喜即取先所奪者（冥祥記）

自見前身

陽明先生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吾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代醉編）

前身作馬

劉三復能說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

歸則連心皆痛 瑣言

永禪前身

唐房琯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 東坡序

金粟如來

湖州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酒肆藏名四十春青蓮居士謫仙人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類聚

後生 再世附

已殯而蘇

唐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殯三十日而蘇 紀聞

聲呼地下

先啟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温泉志

顧家子

顧况年七十喪一子悲傷不已作詩哭之云老人喪愛子日夜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父悲傷自誓再為顧家子已而再生年七歲况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 酉陽雜俎

殉瘞女子

太和中有開周世冢得殉瘞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日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 吳志

墓女復活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成經年不歸女家更强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宜還前夫 晉書

墓婢復生

漢惠帝世杜錫冢瘞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復瘞而婢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開冢更生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續博物志

出墓為妻

秦時王道平少與同村唐叔偕女文瑜誓為夫婦尋道平從征九年父母見女長成迫嫁劉祥經三年女思道平悒死後三年平還詰女女在墓云此女意在君父母逼嫁劉

祥今已死平往墓所悲號哽咽祝曰我與汝立誓終身豈料官經乖隔死生永訣汝有靈使我見面無靈從茲而別其女魂基出問平何來妾身未損可以再生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即活平如言啟墓女果活乃結束隨平歸劉祥訴於縣録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為妻 搜神記

說事有序

漢末關中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之置宮内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 博物志

聞兒啼聲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妻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搜神記

七日復甦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殯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遺書

半月復生

侍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 唐德宗紀

柳萇復生

梁主簿柳萇卒葬九江三年後大雨冢崩其子褒移葬啟棺見父目忽開謂褒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得更生褒迎歸三十年乃卒 九江志

棺中聲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 文獻

冢中有聲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其家以杉木槥斂葬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者聞冢中有聲語其家往視聞聲發出遂活 文獻

斂久復生

咸寧二年十二月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 文獻

室物皆在

宋馮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環泣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

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自作文記之囑其子他日勿載塞誌中 本傳

災阨

武庫火

武庫火張華恐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累代之寶及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惟劍飛上天而去 中華古今注

熊字能火

弘治十二年有熊入城何孟春曰熊於字爲能火當有火

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奇之 明紀

禍及池魚

宋城門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把之 風俗通

子美漂溺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水淵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飫而死 拾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 侯鯖錄

喪葬

贏葬

漢楊貴字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毋易吾志其子不忍乃往見父友祁侯示以遺令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贏身見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以書曰厚葬誠無益於死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今日入而明日發此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精神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神離形各歸其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

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乎 風俗通

欲令速朽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山堂肆考

厚葬免禍

宋侍中張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盗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盗所得不

勝慰不近其棺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盌怒不酬𥈭斵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聞見録

葬牛眠

陶侃母死欲營葬乏吉地忽家失一牛見一老翁曰牛眠處有眞穴營葬位極人臣侃因葬母晉書

葬桐鄉

漢朱邑曾為桐鄉令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後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於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也西漢本傳

漆燈

唐沈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之乃一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江南野史

金水

鄭子産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瑯環記

書生指葬地

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告以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東漢書

葬於桑東

裴俠河東人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樹林因葬焉北史

生芻一束

晉郭林宗親喪會者甚多徐孺子不言姓名來弔置生芻一束於前而去人告林宗林宗曰必徐孺子也其意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然吾無德何以當之高士傳

追父服

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冢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漢書

追行喪服

李燮父固為梁冀所誅燮匿隱徐州人家得免十餘年梁

冀誅樊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後樊還河南尹 東漢書

固請終制

張說累遷兵工二部侍郎以母喪免旣期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唐本傳

瘞書生

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請取之鬻以瘞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忳賣金瘞之餘金亦埋之棺下 後漢列傳

收瘞遺骸

陳寵為廣漢守先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使使案行多骸骨不葬者勅縣盡收瘞哭聲遂絕 彙苑

瘞陳州

陸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瘞焉遂葬於陳州 彙苑

留瘞

劉審交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及卒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祭祀詔贈太尉起祠立碑 五代史

解牛給喪

隋竇建德世為農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 彙苑

不歸瘞

崔瑗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不可不藏形勿歸鄉里子實奉遺令葬於洛陽 後漢書

見蛇不動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居廬不動親戚扶持踰莫能移之啼號益感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賜錢帛瘞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峰講習為業太宗嘗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瘞帝賜錢帛等物令瘞其母 范光鈔

鶴市 在蘇州閶門外

吳王闔閭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瘞舞白鶴于市萬人聚

觀遂使倶入墓閉之（吳越春秋）

終喪

向苗舉桓驚爲膠東令苗卒奔喪終三年（類書）

務速朽

張嶷爲會稽守病臨卒勅子曰今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塋務遵速朽遂塋河南因家焉（類書）

指山爲塋

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塟東麓（六帖）

不家於喪

子柳之母死旣塟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禮記）○家于喪謂死者以爲利

戒毋厚塟

李夷簡位顯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塟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唐本傳）

哀慕

人琴倶亡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坐靈牀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子敬人琴倶亡（晉書）

悽愴致奠

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橋玄玄見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奠自爲其文（橋玄傳）

畫像刻印

司馬溫公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東坡撰記）

戲具

郭禿

傀儡子俗名郭禿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像呼爲郭禿耳（顏氏家訓）

古今記林卷十一終

性行類上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德行

忠孝舉爵

大中間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酌一杯曰坐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肅然無敢舉獨李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然（南部新書）

焚香告天

清獻趙抃平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宋言行錄）

善惡置瓶

康靖公趙槩平日嘗置瓶豆二物凡案間毋一念起必隨善惡别之善則投一白豆于白瓶中惡則投一黑豆于黑瓶中初則黑豆絶多既而漸少久則絶無瓶豆不復用（宋紀）

毋自欺

宋戴亭臨海人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于座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台州志）

器度

鋤菜見金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東漢書）

霑濡不改

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南史）

見蛇不動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以女妻之（南宋書）

惟叙寒暄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惟叙寒暄而已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以此知之（晉書本傳）

不顧墮甑

漢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勸令遊學（郭太傳）

不受馬償

盧昌衡為徐州揔管嘗行部至沒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償昌衡曰六畜相觸非由人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隋史

不願知譖

唐狄仁傑武后以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為有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唐本傳

不問呼名

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宋史

寵辱不驚

盧承慶選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色又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唐紀

故處得印

裴度復入相忽左右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忽白於故處得之或詰其故度曰此必盜之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以是服其識量玉泉子

不恨宗人

梁沈約少貧干求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遂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恨南史

志趣

不事筆硯

宇文慶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事耶隋書

不事斗筲役

東漢鄭泰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丈夫安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宗彥學高士傳

不作章句儒

李靖常曰大丈夫遭遇要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唐書本傳

宰肉甚均

漢陳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宰天下亦當如此肉矣後果相漢本傳

鸞鳳棲枳棘

後漢仇香一名覽陳留人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如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空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入太學其名大振後漢書

丈夫雄飛

漢趙溫初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乎遂棄官去歲饑散家粮以賑窮乏所活萬餘人後拜司徒本傳

投筆封侯

漢班超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

無他志畧猶能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耶後平伏西域封定遠侯東漢本傳

自取富貴

高昂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楚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作老博士也北史

陸巨源婢

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手自開度其侍婢屏間窺之恚曰不意今日乃度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肯留後漢本傳

志不在溫飽

宋王曾為狀元劉子儀曰狀元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題橋柱

司馬相如初西出過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過昇仙橋後以長楊賦得幸持節錦歸果以高車過其處漢書

州縣勞人

梁竦自負其才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縣

之職徒勞人耳東漢本傳

棄觚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殊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乘高車

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嘆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此關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出關東漢記

氣節

不肯假蔭

唐李懷遠少孤宗人欲其籍高蔭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豈吾志耶擢四科第 六帖

不窺軒冕

魏管寧朱虛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寧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世說

不奉權臣

楊損與閭里宰相路巖第相接巖欲易其廄以廣第損曰尺寸土皆先人舊貲安可奉權臣乎 唐書

不附遺像

宋狄青有持唐狄梁公仁傑像詣爲遠祖以獻者青曰安敢自附梁公也遠之 筆談

呼名不出

江東進士李飛赴吏部試吏大呼其名飛抽手不出明日返江東 淵海

何求年少

諸葛鵬字思遠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宋預共詣思遠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于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蜀志

不從祖送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王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與殷風馬不接無緣陪從 沈約宋書

不受給米

朱倉少受學蜀郡豆屑飲水同業憐其貧給米倉終不受 華陽國志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待饑者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饑者揚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檀弓

得錢不拜

趙勤少孤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即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 東觀漢本傳

技勇

拔猛獸箭

晉石虔趫捷絕倫于獵圍中見猛獸被箭而伏石虔因急

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 晉書

仁愛

不殺一物

東坡云吾少不喜殺生近年始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自去年脫獄遂不殺一物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亦愈煎烹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體故使有生之類受怖苦耳又曰今日有食生則放之 宋求

菜不食心

齊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惟食老葉而已 事文類聚

寬厚

黑白不太分

宋韓文公性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范富歐陽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言行錄

不形長短

朱遲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已長形彼短已清形彼濁 唐書

不言人過

馬援戒子書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所以復如此言者施衿結佩申父母之戒欲汝曹不忘之耳 漢本傳

釋兒婦過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幼弗怖也有婦溺水樓窓誤墮公衣隸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誚公太寬公曰吾非婦咎并此婦亦誤耳兒其無傷事 福建全書

酒標落帽

明張莊懿公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旦日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遝出 全書

性無怒

晉孫登性無恚怒人投諸水中以觀其怒既出便大笑 本傳

平易

尚書徒步

劉麟觧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趙守家已而某叅政者突至輿從赫奕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坦公也叅政慚沮 福壽全書

附商舟歸

蔡公龍陽由浙轄還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為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福壽全書

忍讓

出跨下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因衆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皆笑信怯信為楚王召辱已少年告諸將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死 西漢本傳

下車歸牛

漢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人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人服其量 漢書

解馬挽車

漢卓茂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漢書

强認與猪

何隨字季業清廉退讓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家斷失之强認隨溷中猪隨即與之屠人尋自得亡者還隨隨竟以與之 華陽國志

不爭

卓茂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嘗云人生焉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 東漢本傳

誨讓

朱仁軌敬則兄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謚孝友先生 唐本傳

認田悉與

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占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與之縣令聞以稻歸翻翻不受 晉中興書

雞肋不足安尊拳

劉伶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擊劉伶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頌學

唾面自乾

婁師德有度量人有忤意輒遜之不見容色其弟守代州

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 唐書本傳

數世不訟

唐人雷孚自先祖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孚登進士居官清白愛民好德官至太子太師 迪吉錄

厚德

隨言還直

王昭素有志行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常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挾門將入昭素覺之即潛挪椽於外盜慚去家有一驢人多借之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曰無然後出 宋史

不買綠野堂

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曰在唐如裴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言行錄

辨人過失

宋丞相王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

至他人有過失可辨之必得而後已 避暑錄

亦當有書

妖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湊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詔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而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異其分謗 溫公日錄

隱德

絕去冠纓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

人援絶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纓絶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百餘人皆絶去冠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二年與晉戰、卒得絶纓者之力、勝之、說苑

峻却獻妾

明王華、餘姚人、陽明父也、嘗館富翁家、翁妾多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却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曰、恐驚天上神、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曰

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主大怒、云薄德、故洩前語、未幾、王果狀元、位至大宗伯、次陽明以功封爵、迪吉錄

吏不納淫

徐晞、常州人、出身吏胥、謙慎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絶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饋、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絶裾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纍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甎罵、意在晞、晞不為動、後主事歿、晞為棺殮送歸、宣德中、晞巡撫甘肅、後至兵部尚書、迪吉錄

逾年杖吏

宋曹彬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彬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姑舅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記聞

封案半年

韓魏公琦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纔有人訟其不法、將到

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琦乃問二倅曰、知其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以封起案卷、二倅起揖曰、公恕如此、夫不獨厚公、後世亦顯貴矣、宋本傳

袖釧不言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

去袖劊者揖而舉手劊墜於地衆服公之量（言行録）

閉不納婦

魯有男子獨處於室隣人嫠婦又獨處于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固可吾則不可（毛公詩傳）

破屋繼燭

魯頴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有一女子投之叔子令女子執燭燭盡破屋以繼至明無二志（家語）

不淫報

嘉祐間黃靖國為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於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勑聶從志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旣而得還以語從志志嘆曰此固有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科（迪吉録）

好獎人善

宋陳瓘性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雖短未嘗面折微示驚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後官至宰相謚文肅（迪吉録）

陰德

擇壻遣妾

元洮仲說年四十無子其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說詢其父名姓女對曰妾范淳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與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即召其母令擇壻仲說具奩遣還後仲說舉子三人皆科第（山堂肆考）

出貲嫁姬

宋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言行録）

與錢贖女

宋公亮逝京師、聞旁舍有泣聲、問之、乃云鬻女償官錢、父母不忍捨、以此泣也、公亮乃與錢贖回、梁苑

買妾還夫

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聞見錄

書惡必封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別錄

還女

程彥為雍城使、攻遂寧、左右以三女獻、彥謂女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自鎖一宅、訪父母還之、梁苑

救荒陰德

北魏李士謙常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對眾焚券、曰、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貲設粥以濟、全活萬計、死者復為瘞之、或曰、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己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既知、何足為陰德、後子孫大貴顯、北史本傳

活萬餘人

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人、子孫有封、吾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漢武紀

救劫舟

有微商過九江、見江中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貲以去、初不問七人為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為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寇副冲陽誅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為奴矣、方公見其侍誅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歸于微、福壽全書

枯骨何知

唐肅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

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唐書

陰德未死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未死、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病果愈、漢書

還釵

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即付之、吏謝以金、不受、吏嘆駭而去、言行錄

還金

五代竇禹鈞三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前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詣寺候物主還之、後公至諫議、五子皆登科、山堂肆考

還遺囊

張乾威在塗見一遺囊、因令左右負之而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隋紀

還珠

宋林積少入京、至蔡州、卧旅邸、床間有物逆背、揭視之、有錦囊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曰、一巨商、林曰、吾故人也、或再至、令來上庠相訪、因揭名於壁曰、某年月日、劍浦林積館此、商至京取珠無有、急沿故道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于上庠、林曰、珠在、可投牒府中、當悉歸、商如之、林詣府、授商、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堅不受、商作大齋為林祈福、林登第至中大夫、子為吏部、胡氏蒙求

反程還劍

羅倫號一峯、三十舉鄉、赴禮闈、宿山東舍、僕於院中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曰、京師尚遠、路費不足、柰何、僕出金釧告以故、倫怒、欲賚還、僕曰、往返恐悞會試、倫曰、此必僕婢遺失、萬一主人考訊不獲、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反至其家、果一婢潑水投地、主母笞之、尋死、夫又疑妻匿、妻亦投繯、公出釧與之、全此兩命、急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米報文

埋兩頭蛇

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見兩頭蛇者

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爾有陰德必有陽報後為楚相（賈子新書）

名掛天曹

竇禹鈞家甚豐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三紀賜五子各榮顯（范文正述）

假銀投湖

孫廣川尚書之祖為人淳厚公直無機械鄉人是非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留以悞人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後子登第為副使孫即廣川官尚書（果報文）

古今記林卷十二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三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性行類下

嚴正

五不欺

宋淳熙中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宋書）

不祭皐陶

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有罪祭之何益（漢桓紀）

退無後言

崔洪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晉武紀）

崇風教

秦黃門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晉書）

白簡

傳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襟坐以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晉紀

止談風月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居選官嘗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梁傳

不省私書

唐孔緯字化文權要有所私託書盈几不省本傳

得書投甕

趙琰為青州刺史廳置小甕得貴要之書投之於中華陽國志

劾奏從兄

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南史

不附同年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為同年進士安欲引為己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功

破柱殺朔

宦者張讓弟朔為令犯贓畏李膺匿讓家合柱中膺破柱殺朔自是膺名益高九士被其容接號為登龍門東漢紀

臨死不移

宋明帝召高允曰國書皆浩作允曰太祖記乃前著作郎鄧彥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臣多於浩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太子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族滅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移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

一有罪宥之北史高允傳

冰山

唐楊國忠為相或勸張彖謁之曰見之富貴可立圖彖曰君輩倚如泰山吾以為冰山皎日既出君輩失恃矣遂隱嵩山本傳

圖形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南史

不盻女娼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盻 類林

薑桂之性

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許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宋言行錄

清介

不受餉米

齊劉懷惠為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無煩此 南史

僅免飢寒

崔衍父卒事母益謹歲為母季子償負不可勝計故官為刺史妻僅免飢寒 唐書本傳

清不及祖

陸長源為汝州刺史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及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矣 唐本傳

清不如父

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省父辭歸父賜縑一疋威曰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與汝為行糧威拜受而歸後威為徐州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父臣父清惟畏人知臣清惟畏人不知 三國魏志

衣被不受

黃香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給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東觀漢記

饋餉不受

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私財饋餉盈門一無所受 南史

不受帑物

明海瑞為晉南冢宰以帑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鄭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鄭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福壽全書

食菜

吴隱之為廣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事文類聚

速歸葱肆

梁呂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為業，及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爾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事文類聚

橐僅圖書

宋曹彬平蜀反，橐中惟圖書而已。上嘉之，命為宣徽使。宋紀

清白傳家

漢楊震性公廉，子孫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不亦厚乎。東漢本傳

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人王密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東漢本傳

惟飲吴水

晉鄧攸為吴郡太守，載米入郡，不受俸，惟飲吴水而已。晉書

不將妻子

裴潛為兖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荊芭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日而食。魏畧

遺牛官舍

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晉紀

不為商賈

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方伯，宜方畧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去。後魏書

不受一錢

晉鄧攸為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錢於人。晉傳

但守清白

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屬曰：公華但守清白，何憂不遷。唐書

蒼頭自鬻

盧懷慎死，家無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賜金不置產

疏廣乞骸骨，上賜金二十斤，或勸廣以金為子孫立產，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盧，令子孫勤力，足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是教之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西漢書

不營家產

唐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近見士大夫務廣田宅，身沒之日，適足為不肖子孫酒色費，吾不取也，綱目

悉分租俸

梁商嘗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俸到，及兩宮受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前漢本傳

單車無資

漢孔奮為武都郡丞，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光武紀

不受餅金

齊褚彦回為宋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將金一餅，彦回不受，南史

不敢贈簾

唐李廙為尚書，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寢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麄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類林

廉無素儲

李景讓為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進御史大夫，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唐本傳

宦篋蕭然

馮俊宜山人，憲宗朝巡撫四川，所至嚴肅，諸鎮土官殘忍不道，一旦洗濯，有一知州故人子也，獻徽墨數笏，俊怪其厚重，試之，乃墨塗黃金也，擲之幾中其面，毋容再見，病卒於官，行李蕭然，篋中止俸銀數兩，金帶三事而已，明獻徵錄

苦節九年

開封知府衛琰，洪洞人，在官九年，不以妻子自隨，歲支俸錢，皆付庫吏掌籍，衣服車馬，非敝不更，然無援，終不得遷，以河南參政致仕，明史云，能吏出而廉吏廢，本朝廉吏軒輗之後，有楊繼宗布政、張鼒按察、劉俊岳州守、張舉與開

封衡謨僅數人云清修苦節非人情所甘宜鮮得哉明獻徵錄

筍餘一縑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歲滿筍餘一縑駕柴車而去類書

食橘納直

唐柳玭為嶺南節度使廨中橘熟家人取食遂計直以納於官唐書本傳

家無餘財

胡贇堯家無餘有賜衣書篋而已魏志

取棗逐婦

王吉字子陽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知之逐婦東家聞逐婦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勸吉還婦里中語曰東家伐樹王陽逐婦東家棗完吉婦復還前漢本傳

棄蔬

鮑焦周末人不仕採蔬而食子貢曰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焦遂棄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

飲吐麥飯

晉孟宗嘗為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福壽全書

撤屋

阮孝緒家貧僅妾竊隣人樵以繼爨孝緒知之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梁書

性分不易

李商隱還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唐書

廉不近名

程麗川金婺源人罷漢陽郡歸家僅田七畝躬課童耕之所

獲租利猶不贍饘粥潘雪松先生謂其廉不近名閒然堂集

不營產業

梁徐勉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所入俸祿皆以分贍親族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南史

袖金不受

宋褚彥回為吏部尚書人有求官密袖一餅金因求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

懼收金而去宋書

卒無以歛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歛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南史

清廉見石

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霧相傳云清廉太守得見愿往就觀清徹無所隱蔽南史

償貸券

宋王質文正公之姪也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

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質因閱家藏書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貪所至有氷蘖聲墓志

還苧中金

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及贖還苧中得金五兩彬送還寺寺僧驚以金半酬之往復十餘里彬堅不受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為益州刺史將行同列五人皆戒以廉貞至彬獨曰卿有還金之美不復相戒彬由此名德益彰南史

出方還金

宋范文正公貧時嘗與一術者善術者病篤與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成白金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即以方與白金一斤寘公懷中公方不納而術者已卒後十餘年公呼術者子出其方并白金還之封識宛然朝野僉記

謹畏

不受賀

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

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唐書本傳

目不忤視

金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謹如此漢武紀

節義

一門爭義

漢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刊章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留舍之事泄收褒融獄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故請坐褒吏問母母曰家

事任長妾當罪一門爭死詔坐褒 孔融傳

保晚節

宋韓魏公琦性無邪曲每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着力所立特完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節香 遺事

仗義

金贖犨由

顔犨善事親子路憂之後犨以非罪執子路請以贖爲 孔叢子

積錢代贖

邛郵張翁者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甕積錢十年而甕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舉所積錢代贖錢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送一子遂生弘軒先生子孫相繼發科 采報文

資錢助塟

唐郭元振少有大志十六歲爲大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首言五世未塟元振盡以與之唐睿宗朝封代國公 本傳

散財焚券

崔慰祖父梁州刺史家財巨萬慰祖散與宗族凡假貸文疏悉火焚之聚書萬卷仕宋爲始安王記室 南北史

財付孝基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逐之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曰得就食何幸其灌園稍自力復謂曰汝能管庫乎又何幸孝基使管庫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産悉歸之 宋史

除奸

去不法

宋富弼薦紘爲江東轉運使紘嘗言不法之人如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耳 宋紀

辟邪

鍛汞

宋忠定公張詠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爲白金公叩市汞百兩俾鍛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煅爲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榼遣術者

而絶之、筆談

不信丹術

明唐六如、不信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具述其妙、以為世莫有遇者、唐云有此妙術、何不自為、而既及鄙人耶、術士云術雖吾有、而仙福不易、吾閱多人、仙風道骨無如君者、君有此福、遇吾此術、合為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吾北城有空房僻靜、吾出仙福、汝為修煉、煉成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悟、日造門、出扇求詩、唐書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

賣與人、始大慚而去、伯虎集

不受秘術

宋文恭胡宿、嘗與一術者善、其人將死、謂公曰、吾有秘術、能化瓦石成黄金、子其瘞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所欲、其人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胡氏家求

識見

皮裏陽秋

褚裒字季野、外無臧否、内有褒貶、桓彝曰、季野皮裏陽秋、晋書

善記

闇誦道碑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魏書

暗疏列女傳

唐太宗寫列女傳、於時無本、虞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唐書

性名都識

張巡初守睢陽、時城中居人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唐書

不忘姓名

楊愔性强記、一見不忘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元子思坊乘短尾牡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

知人附自知

屏姬待杞

盧杞鬼面藍色、郭子儀病甚、杞問疾、將至、子儀乃屏姬侍、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外陋而內險、婦人見之必笑、使此人得志、吾族無遺類矣、唐紀

料秦檜

宋秦檜遊太學錢時政范同等同舍焉有頭陀道人見之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范素薄檜乃指曰此長脚漢會做兩府耶客曰君勿浪言他時死生俱在其手後四十年其言悉驗 鶴林玉露

名利淡然

宋張詠嘗訪陳摶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子弟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後果達 碑

月旦評

許劭與兄靖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曹操往問劭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 東漢紀

人倫之鑑

司馬徽操人倫之鑑劉玄德在襄陽訪之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三國志

自知年壽

管輅字公明嘗自嘆曰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人男娶婦也卒年四十八

知止 附知足

鐘鳴漏盡

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馬宣王不聽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 魏志

不言產業

有勸岑文本營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秘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唐書本傳

請老不復起

沈慶之請老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上復欲用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何不効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乃止 南宋史

自知過分

李日知拜侍中乞骸骨曰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曰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 唐本傳

歸老故鄉

漢疏廣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稱病上疏乞骸骨西漢傳

清福

明胡九韶金谿人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每日晡焚香九頓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嘆之曰一日三餐粥何名是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一家骨肉不飢寒榻無病人獄無囚罪非清福而何闇然堂録

歸印散財

范蠡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間行以去止于陶越世家

灌園擬薪

元延祖調壽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擬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唐書元結傳

止足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書

安命

無勞蓍龜

晉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惟應恭己守道妄意僥倖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宋世祖紀

儉約

自奉儉薄

蕭尭仁知太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絕旬不知肉味曰

吾不以口腹累人為官三年如一日宋書

舉席自鄣

盧懷慎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鄣日晏設食蒸豆兩器酒數杯而已唐書本傳

不燃官燭

巴祇為楊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後漢書

訓儉

司馬溫公曰正考父饘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吾本寒

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或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訓儉錄

豚肩不掩豆

齊晏嬰一狐裘，衣三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掩豆，禮記

庖器布被

漢宣秉為御史中丞，庖器布被，漢書

布被囊

漢張堪為魚陽守，去職，布被囊而已，漢本傳

怒子烹雞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福壽全書

衣袖敝垢

成祖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裹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明紀

不棄青幃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有斬之笑，答曰，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本傳

饅頭截紙

宋王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留喫食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送

數幅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韓莊敏遺事

范丹遺命

范丹字史雲，臨命遺子曰，吾生昏闇之世，值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便穿，穿便埋，明堂之奠，乾飯寒水，墳封令足自隱，時論謚為貞節先生，後漢傳

躬荷犁耕

黄公卷年四十五，以陝西副使解綬歸，春夏驅家衆田作，

獨與其配掾杵臼炊釜䰛荷而饁之嘗假農具於鄰鄰子送之公曰毋此何時假我具德矣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家近城四十里經歲不一至至明市童撫掌歡呼曰黃公來也葢識其與敝陋云明獻徵錄

居常食菜

崔瑗好客盛修肴膳居家惟食菜羹而已矣漢書

不食饋鹿

唐裴休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以啖肉後何以繼六帖

身衣弋綈

張安世尊為公侯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績類書

布被蔬食

宣秉字巨公為御史中丞常布服蔬食瓦器帝幸其舍見而歎曰楚國之龔不如雲陽巨公即賜布帛帷帳後漢書

草屋縕袍

魏高允兄弟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宋世祖紀

一雞留飯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公曰寒家雖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福壽全書

食止一器

宋查道為侍制每食止盡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嘗曰福當如是惜耳宋史

一爵一肉

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侯鯖錄

恬退

即日乞骸引乞

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若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百斤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以餞之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西漢本傳

襆被而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

其人也禊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人詠其高晉書

挂冠

陶弘景永平十年脫朝服衣冠挂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許之齊書本傳

隱逸

從赤松遊

漢張子房佐高祖滅秦定天下至是謝病辭朝曰臣家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强秦今以三寸舌為

帝王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於是不食穀本傳

灌園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晉書

棄妻子去

漢梅福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世傳以為仙後有見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中都志

聞登極喜

陳摶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曰天下自此定矣宋言行錄

商賈自穢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自穢得免後漢書

易名販賣

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後漢書

蜘蛛隱

異含仕楚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歎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挂冠而退時號為蜘蛛隱金樓子

隱谷口

鄭樸字子真成帝時隱于谷口王鳳聘之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馮翊人因其所居名為鄭泉至今刻石祠之雲陽宮記

得魚不賣

王弘之字方平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時召俱不就嘗在上虞江三石頭垂綸過者不識問魚賣否弘之曰亦自

不得得亦不責日夕載魚入郭經親故門各置一兩頭門内而去南史

勸出仕

王侃不交遊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其才耳北史

曠達

即時一盃酒

晉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常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世說〇李詩吳

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乞食歌姬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許彦周詩話

忿怒

杖撞郎

顯宗怒藥崧以杖撞之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天子自起撞郎乃赦東漢紀

屐踏雞子

王述性急嘗食雞子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下床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内口中齧破而吐之南史〇世說載藍田事仝

善忘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任儀同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田家引之去既至門尚未悟謂是訥家乃呼曰劉儀同

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耳事文類聚

率爾私行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騎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避之竹林七賢話

放佚

旁若無人

王澄嘗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别樹上有鵲巢澄脫衣着幘

吳上樹，採鵲鷇而弄之，旁若無人。晉中興書

癡愚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覬復得兔，為宋國笑。韓子

掩耳盜鐘

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又不可，以椎毀之，鐘怳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呂氏春秋

刻舟求劍

楚人劍自舟中墜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寶燕石

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荀子

抱梁柱死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莊子

樂不思蜀

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禪驚視曰，如尊命。晉陽秋

好古

秦士有好古者，有携魯哀公席、太王避狄之杖、紂所造之垸盂，田宅以易之，乃被席持杖執垸，行丐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丐一文。艾子

無姊誤慟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

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之，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御史臺記

妒癡

唐李益有妒癡，夜散灰扃戶，以防妻妾。唐書

慵懶

八甎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及五甎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甎乃至，眾呼為八甎學士。唐書

矯情

對棋聞捷

秦符堅率衆百萬攻淮淝謝安無懼色旋出圍棋東山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及兄子玄尋破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了無喜色客問之徐答云兒輩已破賊矣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晉紀

盜名

終南捷徑

唐盧藏用善屬文舉進士不利隱終南山晩徇權利司馬承禎徃召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曰僕謂此仕宦之捷徑耳唐書本傳

量淺

恩怨必報

桑維翰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是少之五代晉史

朋附青雲

盧杞為相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田盼已擠溝壑唐書

鄙吝

自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類書

食肉封餘

唐歸登性慳嗇嘗爛一羊髀旋割旋啖封其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登怒其妻由是沒身不食肉北夢瑣言

大珠易餅

唐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原化記

驅使草木

衛江洲展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行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驅使草木世說

奢侈

由奢入儉難

宋張文節公知白為相自奉如河陽掌酒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弘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在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 訓儉文

鬭富

晉石崇與王愷鬭富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紗

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五十里晉武帝助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命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七株 晉書

肉屏風

楊國忠家富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其事號肉臺盤冬月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又選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 唐書

肉臺盤

孫晟居家富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為肉臺盤 南唐

易新衣出

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 王敦傳

誤認入內

晉劉實嘗至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實便退笑謂崇云誤入卿內崇曰是厠耳 本傳

減損服飾

宋文正公王旦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

亦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遺事

驕傲

舉扇一揮

蕭子明為吏部尚書性疑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切恨之 梁書

一日即足

唐張昌儀恃易之之寵而奢溢有題門曰一鈎絲能得幾日絡昌儀書其下云一日即足無何禍及 嘉話

刺史矜色

謝晦為宣州刺史頗有矜色將之鎮詣叔光祿澹澹問晦年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已為北府都督卿比之為老矣晦有愧色南宋書

貪得

得隴望蜀

司馬懿言於曹操曰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晉志

信夢

車騎將軍張敬兒冠軍人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股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太祖聞而惡之齊書

晝夜會計

王戎性貪吝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本傳

諂諛

囁嚅耳語

裴度自興元入覲朝士日擁度門一日度置酒劉栖楚矯求度權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諂舉觴罰度曰宰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快之唐書

八風舞

祝欽明能八風舞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盼顧帝大笑盧藏用嘆曰五經掃地矣唐史

嘗液

唐高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

後請覩便液染指嘗之以驗病輕重賀曰甘者難瘳苦者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類書

四其御史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唐史

參政拂鬚

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參政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宋遺事

無恥

顏厚鉄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略無改悔時人云光遠顏厚如十重鉄甲（瑣言）

巢由拜馬首

鄭曌好為古文俠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宋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稱拜馬首巢由（金罍子）

無信

口中雌黃

王衍為人輕浮與人約事隨即改變人號為口中雌黃（晉書）

失節

變節作傳

鮮繙與周是修約赴難後繙變節是修死繙為作傳因語其子曰使吾亦死誰為汝父作傳（明紀）

郵亭敗守

宋陶穀使江南厓岸甚峻韓熙載曰陶非端介其守可驟時陶宿郵亭驛勝六朝書半年熙載遣歌姬秦蒻蘭假為驛卒女敝衣掃除陶見而喜遂犯之且作風光好詞以贈明日開宴酒半出蒻蘭使歌前詞穀慙沮（冷齋夜話）

薄道

浮沉

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事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水中因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致書郵（晉書）

陰騭人物

何曾陰騭人物卿閣疾之如讐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

（晉書）

懷餤表告

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杜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唾其面（唐紀）

妬忌

恥出其下

孔頴達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 隋書

學法斷足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能不及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 周紀

不對彬賢

唐彬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曰彬為人勝騫多帝辟彬為屬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晉書

杜正倫　與城南諸杜　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旺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十日乃止自是南杜不振 唐書

奸欺

鬼南

指鹿為馬

秦趙高欲專權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言鹿者以法 秦紀

矯飾姬樂

原缺第四十一葉

古今記林卷之十四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身體類

形貌

貌瘦天下肥

韓休為相守正不阿上有小誤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臨鏡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明皇紀

公像

世人畫韓退之像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 筆談

頭面

易頭

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異苑

失頭胸語

漢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回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為

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異錄傳

面長丈餘

漢武帝對群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咲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不敢咲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咲別傳

面長似驢

諸葛恪父瑾字子瑜仕吳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兩字其下曰之驢舉坐歡咲乃以驢賜恪吳志

謝白面

晉謝石患面瘡瘢之莫愈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瘥瘥處甚白世呼謝白面韻學

灸面

昭君村生女必灸其面樂天詩云只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韻學

面似靴皮

田元鈞在三司深厭干請每強笑遣之曰數年笑得面似靴皮歸田錄

三易面皮

阮孚為東亭主簿東亭曰卿無乃榮乎我為公武吏一日三易面皮晉書

耳目

驢耳

唐節度使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

臣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唐書

眼方

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眼有時而方列仙傳

目敵太陽

宋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欲無君自肆矣言行錄

金眼睛

党太尉進寫真大怒畫師云大蟲猶用金箔作眼睛我豈

渭不得一對金眼睛耶 韻學

獨眼龍

唐李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通贊

懸眼觀兵

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之吳之東門上以觀越兵之入吳也 史記

讀經目痊

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三日果痊 法苑珠林

鼻

夢神劓鼻

徐郎中鈞少夢神人攜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劓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是端直歷官正郎 拾異記

口唇齒舌 附口吃

兔缺

晉魏詠之生而兔缺醫曰可割而補須百日不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卒以藥補之

○兔唇缺故孕婦忌食兔肉生子主唇缺見圖纂

夜生齒

成帝杜皇后少有殊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晉書

齒墮舌存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說苑

失言咋舌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英雄記

引錐刺舌

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曰吾志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謹言 隋書

艾艾

晉鄧艾口吃嘗自稱艾艾文帝戲之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是一鳳耳 世說

贅口吃

宋劉邠字貢父滑稽喜謔王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口吃者

孫晟口吃

孫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道寒暄而已坐定則議論風生聽者忘倦五代史

鬚髮

翦鬚

李勣病宜用鬚灰帝剪以賜之唐本紀

公然一婆

李居仁年老買媵妾數人髮白令妻妾鑷之妻忌其少為羣妾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頷頷遂空其友冲卿見之笑謂曰未鑷時皤然一翁鑷盡時公然一婆遯齋閑覽

染髮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謝靈運云青青不耐久星星行復出南史

同年髮白

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晉紀

笑附不肖

好笑

陸士龍雲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世說

笑比河清

宋孝肅公包拯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其笑比黃河清言行錄

笑中刀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唐傳

哭

急淚

宋殷貴妃薨上至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鳴厚賞德願應聲慟哭上悅以為豫州刺史令醫術羊志哭聲亦鳴咽人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南宋史

聲

雷聲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見三盜入其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晉書

腹

腹孔有光

佛圖澄腹旁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光照於一室晉書

然火臍中

董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後漢書

美姿

龍章鳳姿

嵇康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體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晉書

玉筍班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士中號爲玉筍班北夢瑣言

目送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同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南史

不施朱粉

虢國夫人不施粧粉自有美艷常素面朝天子樂天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宫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楊妃外傳

蓮花似六郎

張昌宗以姿媚倖武后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唐楊再思傳

綠珠

梁氏女有姿容石季倫以珠三斛買之因號綠珠遺史

傾國傾城

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宫

醜貌

厲人醜人也

厲人夜半生子急以火照之恐其似己莊子

擲瓦

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滿車、語林

群嫗共唾

晉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群嫗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天中記

自恥短陋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後漢書

相

姿相奇麗

李勣選將、必姿相奇麗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命薄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唐書

骨貴封王

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主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竟以其女溫成皇后貴、果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

有霸王相

秦苻堅六歲、戲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之、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曰、此兒有霸王相、車頻秦書

封侯夫人

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指之曰、此婦人當為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為列侯、論衡

六十遷功

羊祜遊汝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當建大功、

晉書

唇不著齒

歐陽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仇池筆錄

相當餓死

鄧通相當貧餓死、文帝曰、富通者在我、賜蜀銅山、得自鑄錢、後有罪、寄死人家、前漢本傳

還金相易

袁忠徹得其父珙相術、見友家一童、以為不利主、使逐之、

童去宿古廟中見一破衲裹黃白物數百兩童自嘆命薄守待失主至旦一婦人掩涕而來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妾賣家產贖之過廟少歇不覺遺下童問其數相合舉還之後某指揮老無子育此童為兒襲職歸拜故主主嘆袁不驗待袁至令仍故服捧茶出袁見驚曰此故某人何至此主曰逐出無歸復來袁曰此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豈有善事致茲乎此子備述前故友服袁術之神 明獻徵錄

卷十四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五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吏治類

政簡

花縣

潘岳為河陽尹公餘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晉書

畫簾

宋顧覬之為山陰令晝日畫簾門堦閑寂務簡而政理自宋世為山陰者莫能尚 南史

繭絲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 晉語

琴堂

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呂氏春秋

造士

巴蜀好文

文翁為蜀郡守起學成都市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漢書

整學興士

熊可量為江山縣尉、整治學校、士風大興、朱文公云、尉以捕盜為官、廟學興廢、豈其所急、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忠與才為何如、宋史

清廉

龜鶴自隨

宋趙抃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沙不共來、言行錄

廉石

漢陸績為鬱林太守、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吳志

仁慈

質錢許贖

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唐書本傳

呼慈母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欲改變其俗、檢部內有病者、輿置己之廳事、迎醫療之、召其親戚諭之曰、若相染者吾死久矣、諸病家子孫皆慚謝而去、合境之內、呼為慈母、隋書

民歌五袴

漢范廉為蜀郡太守、除火禁、百姓便之、歌曰、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漢史

不稅淤池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斂稅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嘗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福壽全書

治民猶牧羊

卜式牧羊上林中、上善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試其治民、拜緱氏令、漢書

受一分賜

宋行新法、康節門生任官四方者、皆欲投劾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

受一分之賜投効流去何益〔言行録〕

蒲鞭示辱

劉寛仁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後漢本傳〕

撫字心勞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驚馳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問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他州判載妻子行中

道逸去〔唐紀〕

養子千數

賈彪為新息長窮民多不養子彪加以殺人罪數年間養子千數曰賈父所生也名子為賈子女為賈女〔東漢紀〕

濟活千人

漢何比干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何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千人〔職官分紀〕

徐杜必生

杜景儉徐有功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正同理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唐紀〕

代償官逋

宋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輩施錢何以曰得福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為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以錢輸官囹圄一空〔玉堂〕

奏免輸錢

宋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

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場而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栰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宋史〕

有禁宿廳

辛公義凡决訟有禁者即宿廳曰余無能化民至禁民在獄而安寢於家可乎罪人聞之悔悟〔隋紀〕

刻方給飲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二三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渴死〔宋史本傳〕

垂泣决罪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决罪 謝承後漢書

禁人殺子

漢鄭渾開封人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 三國志

全婚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别擇壻既諭之曰我以此付爾壻立家爾女得

所矣令即日成婚

恤刑

高大其門

漢于公為縣獄吏治獄平允門閭壞父老共治之公曰須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甘露中拜相封西平侯孫永嗣拜御史大夫 説苑

無冤民

漢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克盡其職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前漢書

無冤刑

漢黃霸為潁川守刑措得宜天子召問曰獄無冤刑君之職也 本傳

草生囹圄

隋劉曠治平鄉邑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爭訟絶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 隋書

决獄感晴

淳熙三年天久雨上御筆批問欲行下諸路疎遣獄囚既而天霽上曰朕以久陰祈晴不應獨未曾决獄昨日批出

方下筆而風急雲起頃刻已開晴矣 宋紀

决獄乃雨

唐平原縣有冤獄天久無雨顏真卿為御史審其冤而决之一夕大雨人呼為御史雨 唐紀

囚應期至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得展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至 北齊書

獄囚有後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

于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後漢書

無寃訴

狄仁傑為大理寺丞、周歲斷一萬七千人、無寃訴者、唐書

無死法

唐胡元禮遷少卿、嘗出一死囚、元禮判殺之曰、元禮不離刑曹、此人無活法、李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人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御史臺記

一虎三矢

陳騏為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舟、覺而異、會按吉安、一女子謀殺夫、疑之、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夫貧、女家紿之、其夫感激、每告窓友周彪、彪亦富、聞女美、欲娶之、後貧士親迎、彪與偕行、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嫌貧謀殺、訟於官、因按女有姦殺夫、騏問貧士父曰、爾子在學、與誰交密、父曰、有周彪者、騏思虎帶三矢登舟、非周彪乎、因檄吉安士修郡志、彪名在焉、騏引彪手歎曰、人言爾殺貧士、娶其妻、吾憐汝學、獄成不可反、當吐實勿欺、吾救汝、彪戰慄跪、陳騏錄其詞、潛捕同謀者、一訊成獄、月山叢談

斷鬼石

明石璞臨漳人、按察江西、有民娶婦三日、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拷、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求之果得尸、獄成、璞疑之曰、殺人棄尸、非深怨不如是、初婚燕好、胡乃爾、出囚曰、爾辭信乎、囚曰、願速死、公乃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婦與人私、使夫受汚名枉死、安乎、望天覺我、是夜夢人贈一麥字、璞曰、兩人夾一人、獄有歸矣、比明械囚行刑、囚未出、有童子竊窺門內、璞召入曰、爾羽客曷至此、必爾師令爾偵其囚事、童驚吐實、乃二

道士晝與婦通、匿之橋麥中、時稱為斷鬼石、獻徵錄

木囚

李元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坎、置木囚於其中、罪若正、囚不動、若有寃、木囚即動、豈囚之誠著木人也、合衡

雪寃

廢井得尸

宋黃幹通判安豐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幹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一人、明日因呼囚詰之曰、汝殺人

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因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山堂肆考）

空舟相隨

宋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舣、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僱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人、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福壽全書）

斷殺獲贓

韋鼎開皇間、除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去、妾盜珍物夜亡、隨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告客殺之、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于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捕僧、并獲贓物、部內肅然稱神、（隋書）

察姦殺

宋胡宿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其獄細閱、探其本辭、蓋婦女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本傳）

雪鱓毒冤

張昺知鉛山縣、有賣薪者、得直市鱓、命妻烹而食之、少頃腹痛死、鄰疑妻毒殺、送官繫獄、公涖任、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入案前長揖坐、左右不覺、乃曰、吾其鄉土神、有冤獄、知公明斷、故求雪、某甲之妻、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鱓毒死、非婦罪、公置鱓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他囚而死、則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召漁人捕鱓、得昂頭者七、設釜於堂、召婦烹之、出囚與食、纔咽便腹痛

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明獄徵錄）

審白婦冤

兗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宦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荊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荊花於中、試諸狗彘、無不立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福壽）

神明附耳

明劉遵立成化間為朝邑令有刺客殺人而逃誣及無辜已成獄數年公至獨疑之忽白晝若有神明附耳曰景陽殺人奈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察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服（明獻徵錄）

荒政

不抑谷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既而米斗二伯商旅輳集民賴以生（唐史）

不閉糴

崔倰遷湖南觀察使舊法雖豐年貿易不許出境他郡災荒不之恤倰至謂民曰閉糴以重困民豈人情乎因削其禁自是商賈流行貨物盈饒（北魏書）

減壽乞霖

宋高南為奉新令禱旱未雨有願減十年壽乞為三日霖之祝朱晦翁守南康曰使吾屬皆如高令尹吾何憂乎（山堂）

令增米價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聞見錄）

嚴出榜文

辛幼安帥湖南賑飢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百姓安靜相濟（宋書）

矯詔發倉

漢汲黯河內失火上使黯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連燒不足憂河內傷水旱萬餘家臣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伏矯詔之罪上賢而釋之（漢書）

買田代息

宋黄震字東發宋咸淳八年知撫州時郡中飢震疾馳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八字揭于市米價日損郡社倉法弊震曰法在三代猶宜損益青苗法減息濟民非不善也弊卒不可救今社倉亦然遂買田代息撫人德之（撫州志）

受餉代租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

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南史

禁贓

諱吏有贓

宋包拯尹京兆吏請求諱公瞋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有贓惡者本傳

抑貪

不察富家子

盧坦爲河南尉杜黄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畜者

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放不察黄裳驚視新唐書本傳

燭姦

得奸狀

胡質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問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自首三國魏志

聞哭知姦

鄭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僕之手而聽有閒使吏執而問之乃殺其夫也其僕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又

漢嚴遵爲楊州刺史行部聞女子哭而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尸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蛇聚頭所遵披視有鐵椎貫頂及拷問乃云以淫殺夫益州耆舊傳

令吏密隨

晉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被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無所

問遣出密令吏隨之謂其去不十里當有一男子與語便縛來吏如言果得一男子拷問之云與妻同謀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恐近縣故遠相要候耳於是一縣稱爲神明晉書

密擒道士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惟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毋悔乎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傑曰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冀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於門外傑密擒之一

閒遂承伏云其與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閨史異纂）

默記吏弊

宣宗時況鍾為蘇州太守至郡初若木訥凡吏胥與至悉允之但默記其事如是者月餘而群奸悉得一夕集吏胥大聲言其日共人共弊衆大駭遂立斃數人自是肅然（明紀）

眠悟知姦

何祇為成都令嘗眠聽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祇之發擿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益部耆舊傳）

治縱火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崖張公庾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狥火患遂息（神道碑）

發擿如神

漢趙廣漢為頴川守設缿筩而奸黨悉散及為京兆尹尤善鉤距嘗數人聚一舍謀劫語未竟捕者至矣時稱發奸擿伏如神（漢書）

善斷

斷牛

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罪（南齊書）

須臾裁決

姚崇常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决惶恐入謝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决俱盡（唐紀）

獲詐市馬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于馬市密察市中有二人忻然曰無復

憂矣執問悉獲其黨（後魏史）

盜摸鐘

陳襄字述古知浦城縣有失物莫知為盜者乃紿曰某廟有鐘能辨盜為盗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帷之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訊之果盜（宋言行錄）

斷訟家財

張詠出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子方三歲故命掌貲産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覧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

訖汝苟以七與于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子餘三給壻人服其明斷宋史本傳

辨盜金環

寗直宣德間知祁州州民人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六事為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隣婦三人即召四婦人至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足出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即服

書字封券

鄚鎰河間人知天長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誣券為偽爭於庭公曰吾倦且休取其券令書字封而去公閱券字無異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明獻徵錄

刑哭賞盜

後漢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有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進之文舉特賞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泰子

斷換靴

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至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路被賊害遺此靴得無親屬一嫗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言捕獲之北齊書

斷悔婚

宋汪愷字伯疆婺源人知撫州民有許一女與鄰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於兵請官署以為照愷械其人於獄俾屬愕然愷曰女誠死不白官也此女家欲易其夫盜吾判耳明日捜其女果出人以為神誌墓

斷老兒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前漢書

嚴明寬附

披籍取人

漢尹翁歸守扶風郡中吏民賢奸皆有籍披籍取人無不畏服漢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民有隱惡輒摘發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東齋紀事

寛平無濫

李日知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寛平無濫寃者唐書

遇徐杜必生

杜景佺徐有功為司刑丞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唐書

械繫軍吏

許孟容為京兆神策軍吏假富民錢不償孟容械繫之上宣旨令付本軍孟容執奏曰臣執司輦轂彈擊豪強錢未盡輸韙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豪右斂迹威望大震唐書

批王府牒

明祝瀚為南昌知府廉明有威聽決無滯藩王府有鶴帶牌者縱於市民家犬噬之藩牒府欲捕民抵罪傾奪其貲瀚批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藩卒不能逞閒然堂録

抱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抱鼓稀鳴市無狗偷漢書

吏稱神明

黃霸為頴川太守嘗遣廉吏察民事戒令周密勿泄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後吏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漢書

嚴明寛惠

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或言不類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唐書

失出小過

武后召徐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唐紀

六軍不犯

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

何可犯也唐紀

卧虎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桴鼓不鳴號為卧虎漢書

鬼破膽

李杲為洛陽令吏民畏之有劉兼者夜宿村邸閉戶闔門外云古今正人李令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處血食開戶視之無人乃鬼神也漢武故事

敘歡就治

張鎮周拜本州都督乃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

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裾敘曠昔歡贈以錢帛既而謂曰今者張鎮周與故人歡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肅然 唐書

叱奴下車

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 東漢本傳

縱民就田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自疲民萬一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之亦引去 唐書本傳

屬書投水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寛嚴

崔郾為唐州刺史治以寛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州嚴法峻誅不貸 唐書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死籍時謂之記惡碑 事文類聚

五日京兆

漢張敞椽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係獄死 漢宣紀

擿盗

灑衣捕盗

盛昶為縣令有盗數百夜刼庫昶潛登庭樹貫硃墨二笓

俟盗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門家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福壽全書

帶牛佩犢

宣帝時渤海多盗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曰君何以息盗對曰海瀕不沾聖化民困飢寒而吏不恤使赤子弄兵潢池耳及至悉罷捕盗吏貸倉廩勸農桑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賊遂平 漢書

補汙衣裾

張敞守京兆尹、市多偷盜、敞召偷盜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盜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盜驚駭、願權補吏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縛之、一日捕得數十人、盡行法、由是市無盜賊、前漢書

盜賊詣降

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衛地、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漢紀

婦服擒賊

宋王德用知邢洺、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輜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言行錄

鼓樓警盜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為村置一鼓樓、盜發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聲聞百里、盜悉擒之、談藪 魏書

禁邪

投巫於河

西門豹為鄴令、民有言苦為河伯娶婦者、豹乃投巫嫗於河、史記

按論巫祝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祠、倫曉告百姓、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漢書

止祈禱

高勱拜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隋書本傳

毀吳元濟廟

王質王祐孫旭子也、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宋史本傳

戮造訛者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宋史本傳

斬巫息火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媼

因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遺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是火息福壽全書

殺巫

九江唐居山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伏罪乃殺之遂絶風俗通

除妖僧

張曷知鉛山有妖僧羊角能前知善咒術削木為札書人姓名年甲死之即死前令不敢問公至任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死公受詞僧已知語徒曰張公此際躊躇公出獄囚令擒此僧貸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其徒勸之亡僧曰公正人將安之既而囚縛僧到縣公杖之百僧了無傷杖隸稱痛公曰汝能咒杖者死復生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獄是夜大風撤屋公曰是僧所為坐旦升堂責褫其衣縛之公厲聲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取二物焚之以斧劈其頭僧遂死明獻徵錄

除樹妖

張曷知鉛山有嫁女過門揭幕覗之則空輿夫家與女家互訟鞫媒則云女實升輿不知何去公偶勸田出郊見大樹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僕禾麥公令伐之從者以樹乃神棲諫止之公執愈堅期日率夫戎服鼓吹往行數百步有三人謁道左曰吾等樹神棲此有年幸公垂捨公叱忽不見伐之樹出血衆懼公自斧倡之断樹樹巢中有二婦人墮地披灌之良久乃蘇問何以在是婦曰昔為狂風歘

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俯瞰樓下城市歷歷無階可下少年挾我空中飛騰不知為樹巢也中一婦正前所失女言在輿中為妖攝去公悉訪其家還之明獻徵錄

誅僧

宋包恢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台州志

禁女僧道

朱文公為同安主簿退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泉州府志

止五王祠

宋嘉定中，包恢知建寧府，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大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衆感悟而止之。建寧府志

禁春齋

陳希亮知鄠縣，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驅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宋史

石佛放光

程明道先生顥為鄠縣簿，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宋名臣言行錄

異蹟

中牟三異

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司徒袁安遣使察之，值恭息桑陰下，有雉在旁，使者謂小兒曰：何不捕之？曰：雉將雛。乃辭安曰：公為政有三異，積德禳災一異，仁及禽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恭後位至司徒。後漢書

愛戴 附感化

麥兩岐

漢張湛為漁陽太守，開稻田千萬頃，勸農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漢史

召父杜母

漢召信臣為南陽守，興利除害，吏民信愛，號為召父。杜詩亦為南陽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南陽人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漢史

復借寇君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材，為潁川太守。光武召為執金吾，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之。漢書

神君

唐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為神君。黃浮為童陽令，亦號為神君。唐書

有脚陽春

唐太宗賢相宋璟，人謂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春及

物也。（開元遺事）

攀轅卧轍

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攀轅卧轍，願留期年。（漢本傳）

騎竹馬迎

漢郭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童兒數百騎竹馬迎於道路。（漢史）

解兄弟爭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聚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悔服。（福壽全書）

解爭牛

張甚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甚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福壽全書）

兄弟息爭

蘇瓊為清河太守，有兄弟爭田，積年不決，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果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兄弟叩頭乞謝，遂更為敦睦之行。（北齊史）

長者之言

漢光武問劉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耆舊傳）

一縣感化

周盛為沐陽令，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為盜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戶自是不閉。（明獻徵錄）

留榻

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後魏書）

攀轅扣馬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五倫寄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東觀漢紀）

截鐙留鞭

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吏民泣擁馬首，截鐙留鞭，以表

贍戀、開元遺事

攀船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別、吳郡志

烏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本傳

酷虐

乳虎

寧成為關都尉、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傳

蒼鷹

郅都行法嚴酷、貴戚號曰蒼鷹、為濟南守、族滅瞷氏、前漢書

屠伯

漢河南守嚴延年多酷、民號曰屠伯、卒坐怨棄市、初延年母聞報囚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殺、吾不意當吾老見子被刑也、遂歸、至是人賢其母、漢史

吉網羅鉗

京兆法曹吉溫鞫獄嚴酷、羅希奭為吏深刻、二人附李林甫、鍛鍊成獄、人謂羅鉗吉網、唐玄宗紀

笞訴旱

崔蕘為陝虢觀察、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蕘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笞之、彙苑

大甕炙囚

唐周興、來俊臣皆以酷法阿武后、或告周興逆謀、令俊臣按之、詭與曰、囚有不服、當用何法、興曰、取大甕、令囚入中、外以炭炙之、俊臣乃取大甕如興法、因謂曰、有旨請兄入

甕、興叩頭服罪、太后原之、唐紀

鐵籠籠首

武后時索元禮為推使、作鐵籠籠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苛猛受賕、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罪死獄中、唐書

赦至決刑

周紓為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則先決刑、後宣赦、紓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兄弟嚴酷

晉荀晞都督青兗二州性刻苛明吏事而弟純嚴酷尤過於兄後兄弟皆見害 晉書

古今記林卷十五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六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文學類

文

燕許手筆

蘇頲封許國公張說封燕國公二人皆以文章顯故號燕許大手筆 唐紀

心織筆耕

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李肇翰林志

青錢萬選

張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萬選學士 唐書

號獺祭魚

唐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談苑

起八代之衰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 東坡撰廟碑

廣文博士

鄭虔善畫書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爲博士在官清貧

杜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 本傳

女呼韓公

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 南史

學 附不學

八十校書

南朝位特進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開門接賢引納後進 蜀志

臥床思義

南宋賀華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耕求就父受業有六尺方床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南史

題衣記事

漢任末年十四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裳裹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拾遺記

好讀書

李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此乃天性非為力强 北史

婢知書

鄭玄家奴婢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拽著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劉義慶世說

作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曰汝當作女博士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後為文帝后 魏書

穿壁引光

匡衡勤學無燈鄰有燈乃穿壁引光而讀之 西京雜記

借書一閱

張安道家貧無書就人借三史旬月輒歸之曰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 東坡撰

博覽圖籍

晉張華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掌千門萬戶畫地而成 白六帖

引錐刺股

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戰國策

七過萬言

開元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説召問曰能十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過已通熟 御史臺記

三復不忘

張巡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因誦於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熟嵩又取架上諸書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韓文

識乾德鏡

宋太祖改元命擇前代未有年號及乾德三年蜀平見蜀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鑄上驚問竇儀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主嘗有此號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言行錄

隨月讀書

江泌南齊人少力學家貧無油常隨月讀書竟夕不眠 說寶

映雪

晉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 宋齊記

蔽窗

祖瑩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火讀書以被蔽牕戶不為家人所覺 北魏書

五行並下

梁昭明太子讀書一目五行並下後不壽 梁史

不寢不歸

胡瑗布衣時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澗中果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常博士 宋言行錄

博通經籍

馬融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

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後漢本傳

應答無遺

裴諏之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未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南史

以刀開心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下假寢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學矣於是悟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異苑

小兒博士

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博士南史

抄書自課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南史

傭書自業

蔡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充當朝任事亮從兄先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後魏書

感激讀書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北史

折荻燃讀

劉綺早孤家貧燃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家訓

陸海潘江

吳郡陸機潘岳有文名時稱潘為才江陸為學海

受書問禮

黄霸於獄中受書崔瑗於獄中問禮

開西館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共相抗揚識見日進稱名西館至今存焉拾遺記

讀萬卷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則以為深恥南史

精神辭去

北齊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數日遂遇疾積年而終廣古今五行記

識老聃父

張重華燕羣僚於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老聃父字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益氏女名嬰敷南唐書

王氏青箱

王彪之所聞籍事緘青箱中南史

原缺第九葉

讀未見書

李謐以鄉里寡關籍來京師讀所未見書北史

假直秘書

李邕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李嶠曰秘書萬卷豈時日能了邕固請乃假直秘書唐書

殿中無雙

丁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時人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後漢本傳

磨穿鐵硯

桑維翰或令其改業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磨穿則易他業卒以進士及第南唐史

客作借書

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不識字衡與客作不求價主人怪問之曰願得主人書籍遍讀之主給以書後成大儒西京雜記

螢照書

車胤字武子家貧無油常以絹囊盛螢火照書夜讀晉陽秋

負笈從師

學書

織牛衣

劉實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織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遷司徒晉書

以繩懸梁

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繫頭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先賢傳

書厨

南齊陸澄博覽無所不知時王儉自擬過澄及與語澄待儉講畢談及所遺編數百條皆儉所未覩者乃歎服曰陸公書厨六帖

丐食誦詩

王歡樂陵人丐食誦詩家無斗儲怡如也妻患之焚其書求改嫁歡笑謂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哂之歡後成通儒晉書

歲讀五經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南史

經史笥

許懋字昭哲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南史

五經庫

房暉遠字崇儒牛弘每稱為五經庫隋書

注易叱誤

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別傳

帳中燈焰

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類書

安樂法

明楊升庵與張禺山書老年安樂法不可不讀書見聞錄

五行俱下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

相門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南齊史

太乙下觀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拾遺記

不識書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梁史

不識杕杜

李林甫不識杕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六帖

伏獵侍郎

蕭炅為侍郎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稱伏臘為伏獵挺之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之唐書

弄麞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詩乃生男子載弄之璋蓋以圭璋為玩好尚其德也林甫寫璋為麞誤續說記

書

三十車

晉張華好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華由

是博學人莫與京。晉書

八萬卷

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雖秘書之省頗謂過之。北齊書

聚書必興

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亦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後度嘗學至參政謚文簡唐書

貯書勿失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常作訓戒子

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福壽全書

書史自娛

段成式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唐書

萬卷樓

張昭遠好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五代史補

借書可嗤

晉杜預書告兒古諺有書借人為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殷芸小說

縹緗

魏遣掌書鄭默刪定舊文分為四部盛以縹囊書用緗素。

二酉山

大酉山小酉山為藏書之所

班史質錢

謝舉兄子僑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啟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梁書

書積丘山

漢武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七略

購書

明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況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鄭賜購求遺書且曰不可校值惟其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解縉曰置書不難常閱乃益人積金玉遺子孫朕積書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無窮。典故紀聞

書淫

梁劉峻字孝標博極羣書文藻秀出人謂書淫。韻學

牙籤

李泌為鄴侯，經書用紅牙籤，史書綠牙籤，子書青牙籤，集書白牙籤。韻學

鬻書不孝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摭言

黃卷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用黃蘗染之，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遯齋閑覽

汗簡

古人寫書以竹簡，其簡用火炙，令汗出，拭去易書，復不蠹，故謂之汗簡。吳祐傳註

亥豕

昔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渡河，校之果然，蓋誤以已為三，亥為豕。家語張鷟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唐書

魯魚

書字之譌，有寫魯為魚，寫帝為虎。抱朴子

書分四部

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號，次甲經書，赤牙

籤，乙史書，綠牙籤，丙子書，碧牙籤，丁集書，白牙籤。唐經籍志

芸編

芸香草能辟蠹，藏書者輒以薰之，故書曰芸編。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六帖

汗牛充棟

陸文通之書充棟，出則汗牛馬，言出則牛馬負書皆至汗出。韻府

墨莊

宋劉式死，聚書千餘卷，妻示諸子曰，汝父謂此為墨莊，今貽汝輩為學殖之具。藝文

送書一車

皇甫謐常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晉書

求遺書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書

書倉

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先文或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西京襍記

寶惜書卷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念之 梁溪漫志

家貧聚書

梁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卒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類林

著述

著太玄

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信無害也後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韓文

評記文

王荊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西清詩話

竊註

晉向秀為莊子解義大暢玄風未竟而卒不傳於世郭象竊為已注世人識之 郭象傳

六帖

唐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中倒取抄録成書故記代無次序 談苑

文粹

姚鉉謫居連州常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録吏以為苦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後縱火焚樓 見聞録

赤縣經

江淹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不成 南齊書

賣錢求載書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 論衡

傳列女

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史通

十志

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謝儼搜撰晝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一代以為恨（沈約宋書）

文心雕龍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常陳几案（梁書）

夢還錦

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泊船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自爾文章躓矣（南史）

自出機杼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北史）

談助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後漢書）

竊撰中興書

郗紹嘗撰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闚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藉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南史）

編千字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尚書故事）

詩賦

詩史

唐杜甫作詩善陳時事當時號詩史（本傳）

詩中畫

唐王維字摩詰工於詩又精畫東坡嘗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蘇子）

洛陽紙貴

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

壓倒元白

寶曆中楊嗣復大宴元稹白居易亦預賦詩惟楊汝士詩最佳元白歎服汝士醉歸語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唐書）

竊詩句

王維有詩名然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李肇國史補

謝女詠雪

晉謝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列女傳

七步成詩

曹植字子建譙人文帝同母弟帝令植七步成詩不成行以法植應聲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說

雕蟲篆刻

或問揚子雲曰子少好賦有諸子雲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法言

子虛賦

司馬相如作子虛賦皆為虛言以發難本傳

夢詩

謝靈運于永嘉西堂吟詩不就忽夢弟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人以為工南史謝惠連傳

應聲成文

柳公權上辭賦應聲成文唐文宗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唐書

一字師

宋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詠作牧一日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且天下一統公恨太平何也

公曰蕭君一字師也類書

蘭亭賦詩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忻色時在蘭亭者右司馬太原孫興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丹鉛總錄

妹能吟詩

近世婦人多能詩張奎妻荊公之妹也佳句為最事文類聚

字

得用筆法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筆髓

借船帖

王内史借船帖盧尚書寳之張賓護求假看不與後盧家郎君竊出求售張㬻而却之 禹錫嘉話

李邕看帖

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為古帖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見聞錄

書蕉葉

僧懷素居零陵庵東郊貧無紙可書乃種芭蕉萬株以供揮灑 圖史

石鼓文

石鼓文謂之周宣獵文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 法書苑。今存北雍

小篆

唐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 圖史補

買王得羊

南宋羊欣字敬元上隷書王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圖書會粹

草蛇書

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王悉真誥

小聖

宋王僧虔以為右軍書江右無有及者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故人謂之小聖 法書苑

善草隷

蕭子雲王褒之姑夫善草隷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

模範俄而名亞子雲 後周書

科斗策文

晉武帝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晉書

宣王簡

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 南史

噴字

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神仙傳

鳳尾書

梁王鋒四歲即倚井欄為書書滿洗去復書晨興不拂牕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也。南史

學習衆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書之許見鍾繇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衛夫人書徒費年月

遂師衆碑學習年五十二。墨藪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永益八畫。法苑

善細字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江南野史

以頭濡墨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水中索筆揮毫變化無窮若有神助世號張顛。國史補

善隸書

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沈約宋書

蒼頡作書

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

不擇筆墨

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肯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唐書

大字如掌

廬山紫霄峯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大字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擇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諱丙日

學者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蒼頡丙寅死辛未葬。論衡

無人識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用時無人識

秦李斯始識八字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通志

飛白書

顧寶先卑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南史

大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書斷史籀十五篇因謂之籀書凡九千字今石鼓之遺文是也漢藝文志

秦篆

秦相李斯以上古大篆行世古遠人多不詳删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是曰秦篆書斷

隸書

秦程邈字元岑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漢隸

程邈以降謂之秦隸貫魴三倉蔡邕石經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也陸子淵古[illegible]

工書

蔡邕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又刱造飛白絕倫邕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羊欣筆法

八分書

蔡文姬邕女名琰亦工書自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書衍則以為存隸八分就篆二分書苑

草書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芝草多是昶作書斷

古今記林卷十六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七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藝術類

醫

嘗味療疾

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世紀

巫咸

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郭璞賦序

病在膏肓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將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歸之左傳

能生太子

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史記

鍼絲脈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鵲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脈投毒藥故名聞諸侯史記

傳禁方

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過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扁鵲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臟史記

上池水

太倉公淳于意夢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

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診脈胗隱

刮骨

漢關公爲流矢所貫華佗曰矢鏃有毒入骨乃破臂刮骨去毒公飲啖自若蜀志

吐胃蟲

太守陳登得病華佗曰胃有蟲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魚膾魏志

剖腹治病

華佗刳腹治病不起於華佗抱樸子云仲景開懷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刳肌解膚古有此法廣博物志

病差在怒

華佗治一郡守篤病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無何棄去留書罵之守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後漢本傳

出書一卷

曹操苦頭風召華佗曰在左右後歸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猶不肯至操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活人吏畏法不受佗索火焚之魏志

肘後方

晉葛洪抄金匱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東晉紀

橘井

晉蘇耽種橘鑿井以療人疾時病疫者令食橘葉飲泉水即愈世號橘井神仙傳

杏林

晉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輒愈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後以杏一器易穀一器穀少者虎逐之乃以穀賑貧者號董仙杏林廬山記

善用鍼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酉陽雜俎

多所全濟

崔季舒本好醫術天寶中於徙所無事銳意精研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為之療護北史

以醫貴顯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治髮瘕

南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成虵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談藪

醫食髮

唐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誤食髮令

餌雄黄一劑吐一蛇無目燒之有髮氣（桼北）

治目疾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冥祥記）

醋愈眼花

一少年眼中嘗見一鏡醫士曰喫膾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啜之遂愈（廣博物志）

欲速即愈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類林）

射（弾附）

射河伯

羿臣見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其室屋羿中其膝（許氏）

射石飲羽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

石復射矢躍無迹（韓詩外傳劉向新序並載）

射石沒鏃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終不復入廣居郡有虎自射之及居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史記）

穿楊

楚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射之穿其葉百發百中（戰國策）

落雕手

斛律光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北齊書）

嚙鏃

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主靈智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之未及一矢君謨張口承之嚙其鏃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朝野僉載）

發無不中

飄舒為鍾毓長史毓初不知其善射後遇射人不足以舒
滿數舒發無不中舉坐驚歎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
卿才有如此射矣晉書本傳

朱落雁

朱漢賓射一飛雁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鏃有篆文皆無
識者人皆號為朱落雁

彈梟

李元忠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東而彈之十中七
八常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
得幾丸元忠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
兩丸足矣果如言落之北史

御

學御

造父學御於泰豆氏立木為途僅可容足趨走往還無失列子

畫

覺畫寒熱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
寒博物志

寫龍致雨

曹不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歎
賞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於是取不興
龍置之水傍應時雨足尚書故實

畫龍點睛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即飛去人因
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雙龍乘雲上天其二未點睛者見
在宣和畫譜

鱗甲飛動

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天將雨即生烟霧畫品

龍穿壁去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
中霧起雲蒸見二龍騰躍遂穿壁而去

畫馬圖龍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夜聽馬鳴
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人謂之畫聖名畫記

畫狗馬難

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難孰最易曰鬼魅易狗馬人所知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韓子

畫馬通靈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失其足走自若也○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者曰此馬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知畫通靈 襍組

畫馬失一

寧王善畫嘗於花萼樓壁上畫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謂風鬃霧鬣纖悉皆備後壁間惟有五馬其一失去 龍城錄

畫馬馬死

宋李公麟字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画入神奪其精魄 珍珠船

畫人馬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著神采生動趙子昂云唐人善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為之最 宋湯垕云

畫獅已瘧

陸溉患瘧不瘳顧光寳以墨圖一獅子令於戶外牓之夕中戶外有窸窣聲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瀝瀝溉病乃愈 窮怪錄

畫牛

唐戴嵩善畫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影 摭遺○米元章在漣水時客將戴嵩牛圖來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請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畫牛隱見

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莫曉其故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晝隱夜見沃焦山有石摩色染物夜晦晝顯 海外記

善花鳥

唐人花鳥邊鸞最為馳譽精於設色濃艷如生永壽寺圖塔上四面花鳥鸞畫也 宋湯垕云

畫鶻鴿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尊容張僧繇乃就東壁

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鶵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鴝鵒不復敢來（朝野僉載）

畫魚

李思訓畫一小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覔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有數魚投池內經日夜不去（卧遊記）

賂畫工

漢元帝後宮既多乃令畫工圖形按圖召幸諸宮人皆賂

畫工唯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人為閼氏上按圖召昭君行召見貌比後宮第一帝悔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西京雜記）

不點睛

晉顧虎頭名愷之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王問之顧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俗說）○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阿堵中耳（阿堵猶言這個耳）（無錫誌）

瓦棺維摩

顧愷之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耀月餘（名畫記）

簾中大士

吳道子畫簾中大士像遠視之則大士在簾外近視之則大士隱在簾內人稱其妙

畫入神品

唐閻立本太宗朝官居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當世（名畫錄）

窮丹青妙

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唐名畫錄）

畫思入神

王摩詰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唐書）

李龍眠畫

李公麟善畫致仕歸肆意龍眠山巖壑間自作山莊圖為世寶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

李作畫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着色筆法雲行水流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宋史本傳

楚山清曉

宋米元章芾天資高邁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宋湯垕云

畫上婦人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欲得如此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貞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

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顏如其言果下障善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居夕貞貞泣曰妾南嶽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軟帳嘔出前酒畫上添一子指紳脞說

地獄變相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覩皆懼罪修福兩班市屠沽魚肉不集珍珠船

午時牡丹

宋歐陽公得古畫牡丹叢下一猫未知其精丞相吳正肅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花披哆而色燥日中時花猫眼黑睛如線正午時眼也彙苑○牡丹花開時常有猫相守防鳥傷其蕊鼠食其根也

竹長萬尺

文與可善畫竹一日詩遺東坡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東坡答曰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與可曰吾言妄矣豈有萬尺竹哉東坡復答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歸老焉因畫篔簹谷偃竹遺之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

尺之勢蘇文

含墨噀壁

秦有烈裔者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䨲翥軒軒惟恐飛躍拾遺記

占卜

六丁取易

唐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洩者書何在上帝命五攝六丁追取遠知跪地老人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神王保衛何得輒藏

緗帙遠知曰是青丘元老傳授也 異人記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事文類聚

明風角

段翳新都人習易明風角時有就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二生荷擔問翳舍幸告之竟如言又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翳合膏藥并簡書封筩中告曰有急發視生到葭萌與吏爭渡吏檛

破從者頭生開筩得書云葭萌與吏鬬頭破以此膏裹之創即愈生歎服反還卒業翳遂隱竄 後漢傳

占風

李太史與張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方五里當有哭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隋唐嘉話

占風賀赦

李南句容人明風角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詣廷尉南謁賀稜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君反賀耶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有吉問故來賀旦稜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驛使齎詔原停稜事南問何遲使曰度宛陵浦里航馬蹶足不得速耳稜乃服 後漢傳

暴風知應

李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卒 後漢傳

占梟鳴

有梟屢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率更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外 隋唐嘉話

賣卜成都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 前漢書

卜家世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是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類林

破甕得婦

有人失妻管輅卜之令明日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鬪其豚走逸即共追之其人如言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六帖 ○異苑云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與此稍異

占亡奴

杜生善易有亡奴者生曰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則得奴果遇使者得一鷄忽飛集莽上取之獲奴唐史 ○一云宋人即杜五郎

墮馬傷頭

晉郭璞為左尉庾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洞林

書版遺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姓龔者來此亭此人負吾金即以吾所書版索之至期妻齎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良久乃悟取蓍筮卦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乃得金如卜焉中都志 廣記仝

墮梁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於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鎖置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妄動付與第十世孫某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言某年月日時將匣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碎開匣視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孫之貧我救你墮梁之厄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入仕山堂肆考

占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事文類聚

筮失子失金

楊伯醜武鄉人賣卜有人失子就伯醜筮伯醜曰汝子在

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又有夫妻藏金數兩失之夫疑妻有異志將逐之妻稱寃詣伯醜筮曰金在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取之（隋書）

失爐筮卦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晨興見發青煙此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集異記）

預知狀元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言能預言未兆或問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之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遯齋閑覽）

識主姓名

東方朔與弟子俱卜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入飲之（東方朔占）

酒不得飲

東方朔門生三人俱行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酒必酸一生曰酒不得飲須臾至主人家出酒安樽於地而覆之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本傳）

卦影

嘉祐間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筆錄）

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廼命粵巫立粵祀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漢郊祀志）

觀燈術

道士譚紫霄有觀燈之術說人禍福必中（續博物志）

筮得鼎卦

李嗣宗字文紀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為卿輔待易乃如意至唐終禮部尚書（唐書）

紗籠中人

唐卜者胡盧生卜筮甚驗李藩嘗問之生曰貴人也在紗

龍中藩問所由、不復言、後有異僧云、凡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藩默喜、卜者言憲宗朝果拜相、(原化記)

卜獵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乃獲伯王之佐、果遇呂望於渭濱、載歸、(周紀)

算數

算圖緯

鄭玄事馬融、融著圖緯、令去、算之、嘆曰、鄭生東去、吾道東矣、(類書)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子弟市棺具、至其日而終、(方術傳)

壁下酒肉

趙逵至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叙意、逵取鍥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愁曰、以卿善筮、故相試耳、(類書)

俎上蒸豚

陳廣漢為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算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為歡、(類書)

數推亡羊

管輅洞曉術數、有婦人亡羊、從卜、曰、可視東丘塚中、當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別傳)

推篋中棗

上林獻棗、漢武以杖擊殿檻、呼方朔曰、叱叱、朔來、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者上也、以杖擊檻者兩木也、兩木林也、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外傳)

億鏡

東方朔善識數、武帝以鏡置篋中、命億之、朔曰、玉之英、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睹相知心、蓋鏡也、(類書)

山雞毛

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辰、此山雞毛也、(魏志)

知盆白鵲

唐宣宗取金盆覆白鵲召軒轅集速至筮之繇及玉階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唐紀

鼠生子

城都袁客師天罡子也高宗置一鼠子於奩令術家筮之皆曰鼠客師曰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唐紀

相術

相周亞夫

漢周亞夫為河内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八歲為宰相九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既貴如負言又何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果下廷尉不食五日死本傳

相武后

袁天罡見武后母曰夫人當生貴子后尚幼母抱以見紿班也以男天罡熟視之曰龍瞳鳳頸若為男當作天子後高宗崩后果稱制國號周唐紀

相封侯

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有一鉗徒相青曰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漢本傳

萬里侯相

班超詣相者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漢書

相鍾繇

魏鍾繇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不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之專學

善相許女

宋馬亮善相為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為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常以此女為國夫人何為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為國夫人也貽謀錄

貴在後宮

有望氣者許負至魏謂魏王豹曰貴在後宮出其妻薄氏令負相之曰此天子妻也豹因遂反韓信擊之擒豹以薄氏獻王後生文帝前漢書

市吏善相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

者望曰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 吳越春秋

麻衣相

宋錢若水為舉子見希夷於華山希夷與一老僧方擁爐坐熟視若水以火筯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清氣朗謂可作仙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但能作公卿後若水為樞密副使年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人也 聞見錄

相服役兒

盛琦寧波人少服役於劉指揮家袁忠徹善相見其執扇在旁謂劉曰善視此兒乃進士知縣也後果登商輅榜進士授无錫知縣 明獻徵錄

奇骨

翟方進年十五為小吏遲鈍數為掾吏罵辱乃詣蔡父相蔡奇之曰小吏有奇骨當以經術進謝病而歸後果中選 本傳

龜息

袁天罡相李嶠曰君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芝田錄

面部三無

李寬為郡倅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撫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葬舟歸舟破骨沉 金華子

數多蹇剝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數多蹇剝時有覺懼不足為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後元忠累遭謫貴隱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 唐本傳

死於白馬

李德裕有相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死於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畜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鞫淮南獄事公坐是竄海南 芝叢錄

虎厄

晉簡文初無子命善相者遍閱宮人時李太后執役宮中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厄無謂至生未識虎乃命工圖虎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類書

善相馬

魏朱建平善相術，所相曹丕、曹彪、荀攸、鍾繇等皆驗，又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殺馬。湯書

星命

張金鼓

張金鼓善星曆，一日有富翁至，以命詢焉，金鼓推其福祿，歷歷如見。有丐卧簷下，告曰：此翁與我年月日不謬晷刻，何貧富懸絶。張為丐細推之，曰：汝生於舟乎？丐曰：然。張曰：汝亦富，但處非其地，若大江之北，富可頓殖。於彼丐因省

親居淮安，往依焉，其人空房一所，中有鬼祟，使丐居之。是夜聞鬼喧曰：主來矣。鬼導入大樹下，指之，丐發之，得金一窖，獲以金鼓，丐取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名焉。激石新談

卜葬

占墓地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林類

葬牛眠

陶侃母死，欲營葬，乏吉地，忽家失一牛，見一老翁曰：牛眠處有真地，營葬位極人臣。侃因葬母。晉書

葬壓龍角

郗處俊死，葬訖，有書生嘆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斲。其後象賢坐不道，果斲處俊棺，焚其尸。朝野僉載

竹策叢生

唐智興微時，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日必掃道士之門。智興母死，道士曰：吾善審基地。他日引智興以竹策表一處，曰：此出兩世方伯。智興再往，竹策有枝叢生，遂葬焉。廣記

得石槨

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於平野，戒諸子曰：必葬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槨，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棺一所。即葬之。續博物志

占朱雀

徐勣初卜葬，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曰：所占者過也，此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其孫敬業反，則天怒，斲棺焚尸，見灰之應也。廣記

即水為陸

郭璞以母憂卜地於暨陽吉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水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事文類聚）

燈燃不動

蔡老泉之祖白蓮道人遇蔣山人示葬地命取燈一盞燃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凝然不動曰此正穴也（夷堅續志）

地出大儒

宋常齋晦菴先生父也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為大儒（堯山堂）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休咎因號黃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矣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右山琪叢）

巫

季咸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

越巫

漢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巫者忽死（風俗通）

禱蝗不食

光宗朝丹陽蝗有蒲大王者善禱術獨一家不與禱蝗集其田數畝立盡隣田不損一穎而去（明紀）

方術

煮石如麪

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天師周漢間司天監宋太平興國初拜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宋史）

縮地

費長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神仙傳）

噓氣成雲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雲（廣異記）

噀酒救火

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火從西門起西南驟雨滅之雨頗有酒氣晉書

含水潄火

樊英魯陽人善風角常有暴風從西方起英曰成都市火急因含水西向潄之令記其時日客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後漢傳

火術

吳姚光有火術孫權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猛火焚之荻盡光端坐灰中把一卷書史

禁水禁樹

徐登閩中人本女子化為丈夫善巫術又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疫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約共以術療病相謂曰今同志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不流炳復禁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後漢傳

屋爨蓋度

後漢趙炳至章安人莫知之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熱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搜神記

墮死復生

薊子訓有神道術抱鄰家兒失手墮地死其父母驚號怨痛子訓惟謝過謁遂埋之月餘子訓抱兒歸父母恐曰死生異路何為復見兒識父母笑悅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兒也雖喜猶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乃信後漢傳

雪致羊酒

郎州道士少徵頃在茅山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舉動不異常人然不汲汲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二三道士圍

古今說林　卷十七　藝術方術　居仁堂

爐有肥羜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為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雪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因吟咏忻笑擲餘騰躍遁去唯榼存焉院主以狀聞於縣劇談錄

還爪刀

晉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即當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西湖志

奚奴

上虞縣人家奚奴多方術，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哭，蚊蚉悉死於側。(山堂肆考)

王十八

唐劉晏少妙道術，遇道流三人飲酒極歡，曰：世間還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後晏於衡山縣喫冷淘，香菜芬潔，劉公問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種此菜。劉公訪王十八，與俱歸。其後劉公病已屬纊，得王十八藥三丸灌之，蹶然而起。(逸史)

竊婦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奇其能，詔素賜之。(西京記)

禁咒

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躍射去如弩箭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抱朴子)

却方書

永樂十五年，歐寧人有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即毀，勿令別欺人也。(典故紀聞)

劍術

不刺忠義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問曰：豈傅劉正彥遣汝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則取首去可也。曰：知公忠義，何忍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曰：留事我乎？曰：老母在，未可留也。問姓名，不答，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時月明，去如飛。(劍俠傳)

工巧

木人

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列子)

又

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而不還。(酉陽雜俎)

木仙指罕

魯般燉煌人巧侔造化嘗作木鳶其父乘之至吴吴人以為妖殺之般悲吴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乃賫物巨千謝之般為斷一手其月吴中大雨 酉陽雜俎

巧設木人

馬鈞巧思絶世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樂使木人挑丸擲劔緣絙倒立 傅子序

木偶機關

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卽冐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閼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冐頓必納遂退兵後因為戯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髡髮善優笑凡戯場必在俳兒之首 教坊記 ○平城今大同府桓譚新論云畫美人圖獻閼氏得解

木人吹簫

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古矣 傅子

削竹人語

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待天下之人皆將酒與此竹人竹人語天下瀆吏兩也 郭子

木牛流馬

諸葛亮出祁山以木牛運由斜谷口以流馬運 蜀志

木鳥能飛

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文士傳

木鶴

天姥山南峰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峰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峰往往天將雨則奮翅動搖若將飛奮 述異記

縈帶為城

公輸般為高雲梯攻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般設攻宋之具臣請縈帶守之般九攻不能入遂輟兵 陳琳傳

七輪扇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戰今二法並存 續博物志

尺絹一縷

唐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 蘇氏演義

博奕

投戲具

陶侃為荆州見佐吏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晉中興書）

棊聲

東坡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因憶司空圖有棊聲花院閉之句因作詩云不聞人聲惟聞落子（東坡語）

忘憂

祖納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對曰我亦忘憂耳（晉書）

投局於地

謝客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覆舟友人悟乃救之客大怒投局於地（南史本傳）

出攜棋具

王積新每出必攜圍棋具畫紙局與棋子併盛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閒道中雖遇匹夫亦與之對（洞覧）

賭梅詩

王荆公在鍾山下棋薛昂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是也（詩學）

賦棋

李泌七歲被召時明皇與張說觀奕說請賦方圓動靜曰方若棊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棊死泌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得奇童（童子傳）

釣

垂綸不獲

宋帝釣天池垂綸不獲王彧曰臣以為垂綸者清〻
貪餌（宋書）

卷十七終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輯

僊釋類

僊術

河上翁

漢文帝時有河上翁者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不解遣人問之翁曰道德尊貴非可遥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毋乃高乎翁即坐躍冉冉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

下車稽首翁授素書二卷遂失所在帝於西山築臺望之名望僊臺 神仙傳 ○今陝州北有河上公廟

呼錢

吳葛玄句容人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以數十錢使人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從井中飛出又能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飲不盡杯不去也 白帖

祝雞翁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暮棲樹上晝則放之翁呼雞名即別種而至賣雞及子得錢輒置之而去後升吳山白鶴孔雀常止其傍 列仙傳

朱桃畫像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道人敝衣容貌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僊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椎像也求者輻輳許貪畫值倍像輒取二千費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安

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 指異記

偷蟠桃

漢武帝時西王母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指東方朔曰此桃三熟此兒已三偷矣 漢武故事

吐火

葛仙翁冬月延客時天寒仙翁曰貧不能人人具爐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即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滿屋皆熱客盡脫衣 列仙傳

壺公

壺公賣藥懸空壺於肆頭日入後輒飛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語曰隨我驟入（方士傳）

眇目單衣

曾公欲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覩之一市中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神仙傳）

甕煅不死

周顛仙每言不死明太祖以甕煅之竟日啓視無恙騎從上征友諒上惑其顛屢投之水不濡竟去不知所之（明紀）

壁間畫門

冷謙得仙術有友人貧謙曰吾指汝一所藏金二錠勿過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入之盡內帑也其人恣取歸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得所遺引執其人訊之囚謙謙將至曰渴甚命以瓶水飲遂入瓶捕者持瓶至御前上詰之乃於瓶中應舉上碎其瓶片片皆應自是不知所在（明獻徵錄）

呼吸萬里

萬曆間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異人毋惑吾民遂遣之出境須臾不知所去（明紀）

騎龍上界

陶安公數行火術一旦散散紫色衝天須臾朱雀上冶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列仙傳）

卻入壁中

左慈有神術曹操欲殺之慈卻入壁中不知所在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慈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就羊中告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言曰遽如許追者欲執之群羊數百皆化為羝並屈膝人立言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漢書）

葉令神術

漢王喬河東人顯宗朝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詔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履也每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後天落玉棺堂前吏推不動喬曰天帝召我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

埜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百姓乃立廟號葉君祠神仙傳

畫酒中斷

左慈扳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爲兩向列仙傳

耆域渡江

耆域天竺人神奇莫測晉惠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其衣服敝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渡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弭耳而去襄陽志

篆符鎮邪

董仲董永子其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敷篆符鎮邪怪嘗游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鎮之其害遂絶今篆石在京山陰京山縣志

煑鐵成銀

蕭行美年九十餘嘗遊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草栽之可煑鐵成銀戒勿泄行美受教移草歸試之果如言久之泄其事一夕風雨漂失其草再入山訪之不復有矣一統志

一束茅

魏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一束茅耳神仙傳

以氣禁水

左慈以氣禁水水爲逆流一二丈禁水著中庭露之炎寒不氷後漢書本傳

竹葉舟

陳季卿舉進士客長安十年於青龍寺値終南有老翁至以寰瀛圖挂壁間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歸翁折竹葉置圖中所畫渭水中曰注目於此季卿熟視見一舟

甚大登舟旬日至家異聞實録

墜釵洲

許氏者許眞君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眞君道妙曰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曰黃郎爾姑曰吾子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曰彼得仙道頃刻千里戒漏語不令姑知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告以故仁覽謁父母兒雖宦遠鄉夜必潛膝下仙道秘不可泄恐招譴言訖取竹杖化青龍乘去後眞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

二口，白日飛昇，仙杖既行，許氏釵偶墜，今有許氏墜釵洲。真仙通鑑

雙履墜地

羅耽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為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曉則反州，嘗元會朝賀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前欲下，次為威儀以箒擲耽，得一雙履墜地，耽由是飛去。廣博物志

有衣無屍

漢谷春，櫟陽人，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人大驚，家人迎

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山上，時來止其祠宿焉。廣博物志

騎羊入蜀

葛由，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列仙傳

鉢中生蓮

佛圖澄，天竺人，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妙通玄術，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召試之，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暴病，澄取楊枝沾水洒之，遂甦。類書

嚼盤成鯉

劉綱嚼盤成鯉，其妻樊夫人嚼盤成獺，食之。列仙傳

女仙仙附

海山使者

晉陶侃家僮百餘人，惟一奴不喜言語，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外，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之，曰：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異苑

籛鏗

籛鏗即彭祖，有導引術，有疾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趾末，即體和，嘗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為彭祖經，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歲，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玉屑

安期生

安期生賣藥海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列仙傳

服石髓

王烈入太行山，見山石裂，數丈中有孔尺餘，有青泥流，石髓

烈取視之氣味如粳飾烈吹之歷年數百六帖

穴中仙館

嵩山北有大穴有人誤墜穴中同輩投食墜者得之為尋穴而行計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二人對奕下有一杯自飲墜者告以飢渴弈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歸洛問張華華曰此仙舖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世說

爛柯山在汾州武鄉一云在衢州城南一云信安石室山

王質入山採樵見二童子奕棋所持斧置坐而觀之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惡疾得仙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取福也東坡

請歸恒山

方士張果居中條山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固請歸恒山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唐元紀

叱石成羊

晉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與道士入山不念其家其兄索之遇道士引見與語畢問羊何在平固叱山中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神仙傳

青牛師

後漢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常乘青牛有病死者以藥或針即愈神仙內傳

紙驢

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矣續仙記

採藥衡山

劉璘之嘗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開一閉水深廣不得過遇伐弓人問逕得還或云囷中皆靈仙方藥璘更索不復知處晉書

步水

吳葛仙翁步行水上衣履不濕白帖

乘鶴謝人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

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劉向列仙傳○王喬有三同姓名太子晉乘鶴去葉令入玉棺去其一食肉芝王喬蜀益都人神仙也王氏神仙傳

冦先

冦先者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宋景公問其道不告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列仙傳

毛女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列仙傳

張三丰

張三丰字玄玄遼東懿州人頂作一髻手持方尺寒暑惟一衲一笠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辟穀數月自若或處山或遊市或日行千里洪武初武當山修煉永樂朝遣人訪求竟不得見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宋顯光露其童子嘗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予偕往令手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遂遣童子辭去不知所在明興雜記

妙恵仙姑

焦姑名奉真金陵人家中和橋南有仙術能祈陰晴永樂時召入宮中數年建元真觀於中和橋北居之有弟為神樂觀道士一日語之曰吾不食將死死後不用龕與棺只以蘆蓆捲之送江浦縣定山上弟如言送定山忽雷雨驟

作遂失尸所在封妙恵仙姑江寧志

飛履

晉葛洪字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續仙傳

茶奶

茶奶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色不改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買者極

多器中茶如新熱而未減少人多異之刺史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異仙通鑑）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祖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列仙傳）

東郭延

東郭延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之（列仙傳）

徐仙姑

徐仙姑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如常二十四五歲善禁咒之術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臨去呼酒家老姬曰急裝當與汝俱往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後嘗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列仙傳）

筆仙

頹筆仙高郵人宋建初鬻筆過仙日售筆十則止會轉運使見之問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揖去遺所携筆篋轉運俾左右取還之盡力莫勝凡得其筆者剖視之管中必有一詩或偈紀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坐其上自舉火焚之飛昇而去

麻衣仙姑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如雷其壁復合手蹟尚存（汾州志）

乩仙對

明唐伯虎常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乩即對云月滿兎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書云五谿蠻洞經過中洞二谿中（伯虎集）

鐵冠道人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好戴鐵冠應舉不中放情山水遇異人授太極數學談禍福奇中高祖定鼎金陵以雞鳴寺高瞰大内欲毀之道人忽謂寺僧曰上有意毀汝寺來日駕至汝等中道遮訴可免明旦僧如言候駕拜懇上曰我無此心若輩何妄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耳上異之遂不毀

後道人無故自投大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奏云其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則其投水日也自是不復見 撫州志

吳彩鸞

吳彩鸞猛女唐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寓鍾陵紫極宮一日於西山遇之竟許成婚而歸鍾陵蕭貧不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十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南昌志

白鶴山龍女

岳州白鶴山寺有兩池相傳內潛巨蟒呂翁招出化為劍又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此山吹於紫荊臺響震林谷忽有兩女子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為水仙女子蓋龍女也 岳州志

屍解

有未歛失屍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形去者白日去謂之上屍解夜半去謂之下屍解 列仙傳

岳陽樓

呂洞賓兩舉進士不第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鄂岳間嘗題詩岳陽樓上宋時來謁滕宗諒自稱華州回道士宗諒寄令畫工傳其像口占以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憮然大笑而別 岳州志

栢露明眼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菜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彩囊求栢葉上露聞之云赤松子取之明眼言終不見

化鶴

晉王敦欲殺許旌陽旌陽擲杯化為鶴敦方舉目失旌陽所在矣 顏學

苗龍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今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 紹興志

子英

子英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以米穀養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異之拜謝魚云我來迎汝汝上背我與汝昇天何如即大雨子英上

魚背騰昇而去歲歲歸故舍飲食見妻子魚復來迎如此七十年吳中門戶皆作神祠之列仙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波告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列仙傳

留玉舄

番禺中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而仙

去但留玉舄在焉南方草木狀

周顛

周顛仙建昌縣人行乞南昌多誕言太祖厭之命衛士覆以甕積薪煆之火息啟視晏然令居蔣山寺與沙彌爭食怒不食者半月無飢色上命赦同享翠微亭膳畢令閟之空室旬有三日遣問如故益異之見上出輒伏道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統也明興雜記

吐飯成蜂

葛仙翁對客吐飯成蜂或集客身良久仙翁張口蜂飛入口成飯食之別傳

屍解得僊

葛洪字稚川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輕如空衣人以為屍解得仙晉中興書

升鵠騰飈

陶侃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子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帢服仙羽升鵠而騰飈異苑

求蓬萊

謝自然仙女泛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千

里非飛仙不可到當唐貞元十年於金泉山白日仙去順慶府志

黃粱夢

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歎貧困言訖思睡主人方炊黃粱翁探囊中一枕以授生曰枕此即榮適如意生枕之凡夢自枕竅入其家身歷富貴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寤顧呂翁在傍主人炊黃粱猶未熟生謝曰先生以此窒吾之欲異聞錄

五色羊

吴孫皓時以滕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 郡國志

黄石如羊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煑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吴或問之不應謬歌祝㚬祝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殺羝羊更殺羖羝魏敗人推其意羝羊指吴羖羝指魏後不知所適 廣博物志

乘虎豹

道士王曄魏時人白羊公弟子居華嶽洞真觀常種黄精於溪側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乘虎豹與鷹鸖行觀業如乘馬餌黄精蒼术積歳時後以道術傳王法冲屍解而去 真仙通鑑

劉阮採藥

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流水中得一杯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因窮源而進見二女曰郎君來何暮邀至家待以胡麻飯山龍脯結爲夫婦逾月二人辭歸訪於家子孫已七世矣 續齊諧記

紅丹

漢王仲都元帝時人遇太白真人授以紅丹能禦寒暑後仙去 列仙傳

神沙飛雪

王柱者不知何許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沙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沙流出飛如火乃聴柱取邑令章君明餌沙三年得神沙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列仙傳

崔文子

崔文子泰山人好黄老術潜居山下作黄老藥有疫氣者飲藥即愈 列仙傳

馬明生

馬明生從安期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

陽都女

犢子鄴人常在黑山會牽一黄犢子來過鄴城酤酒陽都女見悦之遂留相奉乃隨犢子去俱入山爲都女生而連

眉印靚都賦犢妃遶眉者也周太宗時避諱改黑山為青山列仙傳

茅君

西漢茅盈咸陽人修道隱句曲山盈二弟固為執金吾衷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聞兄昇仙皆弃官渡江尋求遇兄於東山傳以妙道並仙去今茅山各治一峯茅君內傳

躍入壁圖

宣賢玉斧泉宋提刑鄒極置別墅於玉井傍有道人自稱姓呂來瓶索酒一日於鄒壁間畫一圖徑不滿八寸樓閣

安樂皆具洞賓遂躍入圖圖亦漸褪夫人急以衣裾印之遂成二圖子孫世藏於家類書

化鶴

盧耽廣州人任州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曉不能隨從衆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箒掃之得雙履耽乃驚還就列南康記

東王公西王母

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一曰婉妗老子枕中經

拜木公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西王母傳

赤松子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入水不濡入火不燒至崑山上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列仙傳

黃石君

黃石君修彭祖術年數百歲有少容學地仙不求升雲神仙傳

偓佺

偓佺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實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人服者皆二三百歲列仙傳

若士

盧敖遊北海至濛穀之上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敖與之語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久駐乃舉臂竦

身入雲中淮南子

桂父

桂父象林人色時黑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列仙傳

浮丘伯

浮丘伯姓李隱嵩山服黃精二十年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久之道成白日飛昇神仙傳

李克

李克自言三百歲荷艸畚負五岳真圖謁武帝帝禮之號負圖先生洞冥記

容成公

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周穆王善輔導之術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葢尊生養氣者列仙傳

修羊公

修羊公魏人上華陰山石室中有石榻常卧其上石盡穿陷漢景帝詔問修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背曰修羊公謝天子後貯石羊於靈臺上羊復去不知所在列仙傳

竇子明

竇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解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服之三年龍來迎去上陵陽山在宣州百餘年乃得仙列仙傳

琴高

琴高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當潔齋待我於水傍果乘赤鯉來出留一月復入水去列仙傳

坐龜

黄安代郡人服硃砂舉身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坐此龜幾年曰此蟲畏日月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三出頭矣行則負龜以趨列仙傳

食飛魚

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後復生世呼甯仙先生拾遺記

甯封子

甯封子黄帝時陶正有人為其掌火能作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烟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於甯北山下列仙傳

葛仙公

葛玄字孝先號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於西峯石中搗藥遺一粟許禽食之不死名搗藥鳥仙人琴趙高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飲酣高臥白雲間酒醒鯉化為石仙公以雙鶴贈之石至今存羅浮圖志○從孫洪亦好仙術晉元帝時為句漏令訪丹號抱樸子江寧志

張果

張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中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長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家識之曰混沌初分

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時尸解仙踪

藍采和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靴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詞多率爾後至濠梁忽擲帶靴拍板乘雲而去續仙傳

韓湘

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請效薄技以獻因為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遺之去後謫潮州至藍關湘來候昌黎乃悟因補三韻竟別八仙傳

鍾離

鍾離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敗於齊萬年逃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八仙傳

曹國舅

曹國舅苗善時傳未詳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雲水上以金牌賜之

抵黃河為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驚遂挈而得道仙鑑

鐵拐李

李公者方外稗官不載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為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居之○一云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一日將赴老君華山約囑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不返可化吾魄其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至七日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屍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仙鑑

何僊姑

何僊姑零陵市人女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老而尸解亦茵書時去（仙鑑）

劉安

淮南王劉安食藥得仙餘藥雞犬舐之皆飛升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仙傳）○一云安以雞犬升天天帝罰之使守天厠○抱樸子云天厨

去三尸

劉根遇異人告之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人身中有神皆

欲人生惟三尸欲人死人死則神變而尸成鬼子息祭祀得歆享之人夢與惡人閗爭皆尸與神戰也（類書）

玉局

老子與張道陵乘白鶴至成都南說經局脚玉床自地而出去而床隱於地故以名觀（成都記）

白雲先生

司馬承禎天降東上有字賜承禎尸解去白雲滿庭號白雲先生車為白雲車（尚書故實）

噴墨成字

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書紙有意義（神仙傳）

冒雨不濕

王遥夜遇雨令弟子以九節杖擔笈與弟子冒雨而行衣不霑濕（神仙傳）

飲流霞

碩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升天以流霞一盃與我飲輒不饑渴（抱朴子）

張仙像

世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蘂夫人入宋

宮念其故主乃携此圖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曰此吾蜀中張仙像也祀之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令人禱之偶有驗者乃巳之精誠耳（見聞搜玉）

梁杯渡

梁杯渡乘木杯渡水故名自建康往南州依陳氏繼聞建康復有一杯渡陳氏父子五人往觀果有之乃留二人守三人還南州驗之杯渡在其家（姑蘇志）

麻姑仙

麻姑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嘗與方平降吳門蔡經家麻姑手爪似鳥蔡經見之心中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方平即知乃鞭經曰麻姑神人也何敢如是宴畢昇天而去後居建昌山中因號麻姑山開元中立廟壇側建昌府志

鹿皮翁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藥於市不知所終濟南府志

王方平

王方平前漢時棄官隱遁在太尉陳耽家尸解魏青龍初於鄷都縣平都山昇天杜成為作神仙傳重慶府志

魏伯陽

後漢魏伯陽吳人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宜先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二弟子遂不服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示作丹之意事文類聚

與大小錢

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年而終貢父詩話

釋附僧禪佛浮圖

石點頭

梁有異僧玉生者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摭言

佛教之始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群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佛經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化流中國按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明帝感夢遂求迎佛法而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時而盛

咒術自殺

唐傅奕極詆浮圖太宗時西域獻胡僧咒術能生死人取壯勇者試之皆驗帝以告傅奕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

若使咒臣必不行帝召僧咒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 唐書

光不足畏

宋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及珠之圓者亦有光焉足畏也 華談

陶不入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惟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鑠子骨

李泌絶粒五六載身輕能行於屏風上引指使氣可以吹燭至滅遺引骨珊然有聲號鑠子骨 續博物志

鏡寶

齊君房遇胡僧與粟如拳食之知過去未來事乃至靈隱寺剪髮法名鏡寶 異聞錄

善覺

裴休訪潭州善覺禪師問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韻府

畫驢

吳道子嘗訪僧不見記遂畫驢於壁上一夜僧具踏破惱亂不堪 盧氏雜記

八人過

翟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也 酉陽雜俎

留玉帶

佛印名了元饒州人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白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

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荅當從所請否則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内翰何處坐公擬議未即荅師急呼收玉帶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服衲裙相報 鎮江府志

隱衡山

李泌表稱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置室廬 唐書

陳米飯

南岳僧悟空遊岳西原近朱陵洞忽見有道士坐繩床僧告以飢遺士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鑊斸石深數寸探之

得陳米飯升餘，敵火炙之，僧食一口未能畢，道士笑曰：君食止此，我畢之。雜錄

禁咒

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躍射去如弩箭。發異苑云：趙候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抱朴子

委蛻

道中有尸解、劍解、水解、火解，嵇康、郭璞非受戮害，以此委蛻。廣異記

尸解

晉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靚曰：叔雖市終，而實尸解。顧愷之嵇康贊

授光祿

唐元宗時，禁法畨以道士授銀青光祿大夫。事物紀原

賜紫衣

唐代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紫衣，道士賜紫自李泌始。事物紀原

青牛道士

封君達，隴西人，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漢武內傳

能役鬼神

欒巴有道術，能役鬼神，為豫章太守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舡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不復疫。後漢書　○神仙傳亦註

焦先

焦先字孝然，及魏受禪，常結草廬，獨止於河之湄，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設席，以身親土，其體垢汙如泥，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目不視女子，口不與人言，後野火燒其廬，因露寢，遭冬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高士傳

東明二字

宋僧沙應，六合人，姓李，受業於釋迦院，誦經典，欲造佛殿，化緣揚州市，遇道人授以相法，遂精其術，遊京師，以東明

二字贈蔡京京竊其字無羅後貶潭州卒於東明寺始驗江寧志

梵唱

魏曹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祗敬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異苑

不對冶鍊

唐明王時吳筠有道術帝嘗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遵堯錄

僧官

隋煬帝以沙門彥崇為學士命僧以官始此譯中錄

虎聽經

僧竺曇猷移始豐赤城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神僧傳

呼林百升

釋道安與弟子慧遠等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進行得人家見門裡二柳柳懸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以為神人厚接之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高僧傳

白玉蟾

白玉蟾瓊州人嘗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舘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去後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瓊州志

天雨花

大曆初僧儼講經於雲花寺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唐紀

天女試僧

高僧寃一女子寄宿稱天女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寃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韻府

卓錫山麓

梁僧誌公與白鶴道人並欲居舒州潛山山麓謀于武帝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

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遂各以所識處築室焉（詩註）

面壁

達摩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面壁九年端居而逝是為二十八祖（傳燈錄）

忍寒

元帝時道士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駟馬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仲都獨無變色（桓譚新論）

摩頂松

玄奘法師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曰吾西去汝可西長若歸即東向使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向一年忽向東弟子曰吾師歸矣果然因號摩頂松（唐新話）

三枝笻

張魏公浚在蜀有僧與三小尼來因指尼舞張曰歸女風邪斬之僧舉尼去乃三枝笻也

陽鳩和尚

鄧州和尚日食二鳩有貧士求飱分二足與食食訖僧嗽雙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士驚愕亦吐飯二足亦出號南陽陽鳩和尚（雲溪友議）

八公

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搜神記）

金門羽客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宋書）

黃冠道士

李淳風父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自號黃冠子（唐書）

觀燈術

道士譚紫霄有觀燈之術說人禍福必中（續博物志）

布傘渡江

梁天監中西域嵩頭陀自香山南行至金山江水大溢舟人莫肯載師布傘水上持鐵魚磬截流而濟至來山立精舍名曰來寺（輿地紀勝）

天女散花

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維摩經）

吐魚

梁寶誌金城人初朱氏婦聞鷹巢兒啼舉為子七歲出家言語踈狂然皆有應一日對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年矣師何為爾誌即吐出小魚帝異之（神僧傳）

怒目低眉

南齊薛道衡遊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怒目菩薩

何為低眉沙彌曰金剛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類書）

俯首授珠

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鑄佛像晉裝寶珠有盜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佛不救衆生像俯首與之後盜被擒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法顯記）

學禪

宋元章晚年學禪有得臨卒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及期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

合掌而逝（類書）

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酉陽雜俎）

化人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變化不窮王敬之若神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中天及化人之宮王實以為清都紫微既寤猶向者處問化人人曰吾與王神遊形奚動哉（列子）

張道陵

張道陵漢留侯之後生於天目山學道入蜀居鶴鳴山山有石鶴每有得道者則鳴道陵居此煉丹服氣石鶴乃鳴漢安元年老君降授以治身秘錄曰吾昔為尹喜說經今再命汝普度含靈道陵拜謝於是驅邪誅妖佐國安民後登臺白日昇天（一統志）

不為浮屠

柳渾襄州人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

學愈篤天寶初擢進士第卒年七十五唐書本傳

賜紫衣

唐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紫衣自天后始事物紀原

修淨土

晉僧慧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結為蓮社修淨土會事文類聚

號天師

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術賜號天師南史

槐壇道士

李林甫獵於城外遇槐壇道士曰三日早會此凡三約曰白日昇天乎二十年宰相乎曰宰相道士曰可惜可惜事文類聚

懶殘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性懶而食殘泌察其非凡人夜往謁之瓚發火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本傳

不拜佛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否僧録贊寧曰不當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遵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為得體青瑣高議

除沙門

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兵器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為亂耳命誅闔寺沙門大得釀具及州郡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有窟室與閨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宋元嘉紀

卷十八終

古今記林卷之十九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鬼神類

鬼

見鬼滅火

嵇中散嘗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皂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語林

阮德如名侃，常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愧赧而退。搜神記

誦易鬼散

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前後二人忽然離散。北齊書

賣酒

吳宰於臨安聽調，嘗飲酒肆。賣酒娼中一人，乃吳故妾也，已死十餘年矣。吳呼問妾，乃引宰至闇處與語，曰：吾雖死，為陰司所錄，令賣酒於市。今市十之二三皆鬼也。言畢不見。輟耕錄

女子訴冤

王忳為郿翔府郿縣令，赴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不聽，即止宿。夜聞女子稱冤聲，忳曰：有枉狀，可前求理。女子訴曰：妾夫涪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忳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忳召游徼詰問，悉伏辜，亭內遂清安。後漢本傳

無鬼論

晉阮瞻嘗作無鬼論，忽有一客來坐，譏論風生，以為有鬼。瞻以為無鬼，爭論不已。客言：吾即鬼也。於是不見。搜神記

又

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語林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致虛閣雜俎

罯赤筆

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罯赤筆十餘枝在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搜神記

賑荒鬼唱

徐鳳竹、其父素豐、遇歲荒、捐租為同邑倡、又分穀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是年鳳竹果舉于鄉、其父益積德不息、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至兩浙巡撫、果報文

畏桃

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婦見之、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答曰、桃樹東南枝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甄異傳

鬼亦畏人

邵康節先生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與鬼神合吉凶、何畏之有、求豪

書鬼手

宋少保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入、公以筆濡雌黃水、草字窗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汝、公不聽而寢、將曉、哀鳴、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公、何忍致我極地、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事乎、公悟、以水滌之、遜謝、括異志

劾鬼魅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鬼魅、令自縛見形、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輒死、鳥過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徵之、乃試問吾殿下夜半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後漢本傳

謝僊火

謝僊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酉陽雜俎

訟生人

梁緯枉殺邑孝宣孝直魂訴於漢景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宣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靈孝宣訟生人 搜神記

雞山雉澗

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繡既死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埜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來往不絶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異苑

鬼避相君

宋王旦知平江縣官舍舊有物恠憑戾前後令居多不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群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絶無影響 平江志

竊符服鬼

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續博物志

鬼攜書扇

宋范質在茶肆時盛暑公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究此弊因攜扇去公他日至廟見一土木短鬼則茶店中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名臣言行錄

共談老子

陸雲夜迷路趨草中光至一家寄宿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後乃知王弼冢雲自此談玄殊進 蜀府

賣鬼得錢

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定伯為誰伯欺之曰我亦鬼

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惟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伍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搜神記

鬼之董狐

晉干寶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見天地間鬼神如夢覺不自知死遂撰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晉書

死妄形見

魏豹字叔虎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翼日而卒崔鴻十六國春秋

巳死如生

盧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妾名瑶華者巳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抱樸子

鄭長生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閒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

惟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鄭名長生幽明錄

鬼名姓同

廣陵王瓔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受禍非復疇昔齊諧記

旱疫鬼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處效之無驗祥異記

斬瘧

弘公患瘧經年後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公手腳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鷁餘者皆走仍縛以還家懸著牕上明日當殺之至曉失鷁瘧遂斷於時有瘧者

便呼弘公即斷錄異傳

擊廁物

庾翼鎮荊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卒類書

披髮搏膺

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披髮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予得請於帝矣左傳

呼天

衛侯殺渾良夫夢見北宮人披髮北面譟曰予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左傳

罪福不虛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勤修道德以升神明。言訖不見。石溪閒筆

王墓談易

陸機入洛，次河南偃師，夜迷路，望見道左右民居，因投宿，一少年神姿端遠，機與言易，妙得玄微。向曉別去，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悵然，方知昨過者，王弼墓也。異苑

五丈夫

齊景公畋梧丘，夜夢五丈夫，徙倚稱無罪。公問晏子，晏子曰：昔先君靈公出畋，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埋之，名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俱在，公令厚葬之。類書

蘇女訴冤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鵠奔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同縣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婢致富。欲之傍縣，日暮留此，俱為亭長龔壽刺死，合埋樓下，無所訴冤，故來見明使君。敞掘之，果得尸，遣吏捕捉，拷問具服，奏斬之。搜神記

乞改葬

唐高宗嘗天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使術士問之，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兵，留吾守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及死，殯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無奪我玉魚。發之果然，以禮葬。廣異記

鍾馗刺鬼

唐人鍾馗，終南人，武德中應舉不第，觸殿堦而死。一夕，明

皇晝寢，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屨一足，腰懸一屨，搢一筠扇，盜太真紫香囊，上叱問之，鬼曰：臣乃虛耗也。上怒，欲呼力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徑捉小鬼，刳其目，擘而啖之。上問爾為誰，奏曰：臣鍾馗也，今得為終南進士，願除天下虛耗之孽。後人以為鎮宅之神。明皇雜錄

忌金姑聲

或問鬼所忌，答云：最忌金姑聲。閩人謂破竹聲為金姑聲。類書

聞呼墓鬼

晉瞱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瞱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叙舊瞱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建笑曰始望不及此（蜀檮杌志）

布被市餅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貧娠以疾死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來曰薄暮當至因伺之至夕婦果至懷數餅而去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視之笑語俱人因携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四五十丁鄉人號為鬼戶子（鶴林）

識鬼形狀

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不自辨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珍珠船）

神

一面都是目

文靖公李沆寓京時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曰亦是言其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朱子語錄）

鬱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樹蟠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並執葦索以俟不祥之鬼禁而殺之（風俗通）

介冑先至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至率以為常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唐記）

寫休書

王生定興縣古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嘗書館側有土地廟忽一夕里耆皆夢神告云王生後當為郡太守其職卑每見其過踖踖不寧望為一屏閉之庶免起避里者驚異即為具土木夜復夢曰屏不必設王生代人寫休書無前

程矣，遂終身不第。池吉錄

嵩山神人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不知何許婦人也。嘗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李白

如願

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洪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除夕將旦，如願起晏，商人撻之，走入糞堆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繩繫

偶人投糞中，㱕云令如願。歲時記

河伯

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下以為河伯。抱朴子　○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湯書

厠神

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厠，以迎之卜。異苑

陰功授簡

漢何比干有老姥，年百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乃曰：君之先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授之曰：子孫佩者富貴。言訖不見。幽明錄

黃熊

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左傳

金馬碧雞

漢宣帝神爵元年，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求之。上好神仙，褒作聖主得賢臣頌以諷之。漢紀

東海神女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曰：吾東海神女，嫁為西海婦，吾行必以大風雨，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暴風雨過。覺召太公語之，三日果暴風雨從太公邑外過。博物志

劍擊江神

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沉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水經注

廬山君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

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内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殷芸小說

繪像生兒

瞿掛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擎兒予之、後遂生男、衆苑

竈神言罪

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紀三百日、筭一百日、抱朴子

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為奶奶、蓋后土神也、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民之信、詢芻錄

柳汁

唐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柳神也、用柳汁染子衣、他日科第得藍袍、元和初果狀元及第、三峯集

見持兩炬

梁武帝為齊將救司州、夜行失道、見如持兩炬者隨之、得道、南史

老父償畚

秦王猛少以鬻畚為業、嘗有人貴買其畚、無直、猛隨至其家深山、見一老父踞胡床而坐、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出顧視、乃嵩高山也、晉中興書

授不溺法

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說苑

玉人

岳廟盡為神像、有玉人高五寸、五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

知早晚所造、蓋岳神之像、相傳謂朋公山中人云、憂失之、或經旬乃見、嵩山記

遺璧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容從關東來至華陰、望素車白馬從山上下、知其非人、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鄭容曰、為我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史記○華陰即太華山

金山廟

吳孫皓嘗病、有神降小黃門曰、金山鹹塘風激重潮、海水為害、非人力能防、吾乃漢大將軍霍光、可立廟塘側、吾統

部屬鎮之皓遂建廟於金山宋賜額顯忠每歲神誕日有魚名黑鱗大者如山舉引海族來朝亭午方退吳園脩史

閉眼入家

晉時衢州江郎山下人湛滿其人仕洛遭永嘉之亂見有三少年告以思歸少年使之閉眼入車中但聞去如疾風俄頃間從空墮入家園寰宇記

薊土地神

明太祖有所謀並未發而街市童謠之求其故知為土地神所泄怒曰此神當遠謫雲南其後神憑滇巫于進耳山

一統志

游奕將

宋陳堯佐嘗泊舟繁昌三山磯下有老叟曰來日午大風宜避至期行舟皆覆堯佐獨免又見前叟曰某江之游奕將也以公他日賢相故來告耳姑孰志

華山使

秦人鄭容為始皇使還至函谷關見華山上一人素車白馬謂容曰吾華山使願托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下有文石取以款梓當有應者容如言果有人從樹出受書樂資春秋傳

見廁人

陶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劍履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侯後侃至八州都督類書

洛神

伏羲女名宓妃今為洛神宋玉神女對

湘靈鼓瑟

錢起寓宿驛舍外有人詠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識之及殿試湘靈鼓瑟落句久不屬遂以此聯之乃中選南部新書

神女

程迥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自外飛入書堂壁視之乃一美婦長五六寸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偶至此非為祟苟事我亦善其家乃就壁為龕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人往求觀輸百錢乃啟龕期年忽飛去類書

觀音閣

嘉靖間荊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祐王子孫王曰汝何

物人曰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視非觀乎側耳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亟命修飾立碑記之說聽增記

厠神月巡

侍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厠忽見蓮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厠神每月出巡

壁石塞源

東陽歌山有石室可容百餘人山下水通臨海昔人乘舟

望見女子汲水出水登岸而歌姿態端美舟人不知為挑之神怒壁三丈石以塞水源遂不通舟東陽山水記

唾瘡

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為出溫湯洗除辛氏三秦記

妖

二女解佩

鄭交甫過漢臯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二女亦不見韓詩外傳

爆竹

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每以竹着火中熚爗有聲則山臊驚走遁神異經

花妖

武三思妾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奥中低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不敢見六帖

精

山精化女

武都丈夫化為女顏色美好盖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擔土於城都塟之盖地三畝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蜀王本紀

傒囊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諸人未知見也搜神記

淫祀

錢繫樹枝

鄗原常行逸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曰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成淫祀乃辨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別傳

古今記林卷十九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飲食類

酒

千日醉

劉玄石於山中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爲死遂斂瘞之酒家計滿千日憶玄石醒矣遂往視之且發塚開棺玄石始醒起坐棺中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博物志 藝文全

擒姦酒

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賷酒之藩逢盜刼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擒姦酒洛陽伽藍記

魯酒

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獲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子

西湖村酒

宋太祖微時嘗於孝感縣西湖村索酒姥家姥持酒進言榷禁甚嚴此私釀幸容之後登極特寬西湖酒禁類書

麴生

唐道士葉法善有道術一日會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稱麴秀才突居席末論難蜂起葉以小劍擊之隨手墜地化為瓶榼視之乃盈瓶醇醲也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鄭綮開天傳

辯餉酒

孔戣祖父奕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入門奕遥曰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晉書

禿頭加帽

阮孚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於室內置酒十餅餅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遣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後魏書

高陽酒徒

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初見沛公公以儒生不見酈生按劍曰吾高陽酒徒非儒生也 史記。會其書異語

飲中八僊

李白賀知章李適之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僊 杜歌

數石不亂

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治獄益精明 漢書

飲八斗

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晉書

飲三百桮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飲三蕉葉

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盃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 志林

酒魔

唐元載以臭聞酒氣便醉人謂可治即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載飲至二斗 山記

好賓遊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梁書

杖頭錢

阮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擔儲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類書

酒家錢

顏延之留二十萬錢與陶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傳 ○李詩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與發每取之聊向醉中僊

金貂換酒

阮孚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常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帝宥之晉傳

卷褥質酒

李元忠嘗對壺獨酌使两婢卷褥以質酒北史

盜飲

畢卓字茂世放達為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比舍釀酒熟卓因醉夜至甕下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晉史

頹化酒器

吳鄭泉嗜酒臨卒曰死葬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為土幸為酒器獲我心矣潛嗜類書

誓神斷酒

劉伶嘗乘鹿車攜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索酒妻泣諫曰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請祝神誓斷汝可具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便醒婦人之言慎勿可聽引酒銜肉陶然復醉語林

覆觴罷酒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令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罷太學衍義

墻頭送酒

陳侃鄰人曰予門有長者車何不延之侃曰不能備禮鄰人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懽杜註

會飲辭疾

宋王正甫約邵康節吳處厚王平甫會飲康節辭以疾明日謂正甫曰某辭有故介甫行新法處厚每譏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面罵之亦不堪矣所以辭正甫曰料事當如此亦處厚毀介甫平甫作色某解之甚苦夫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一飯之間其謹如此胡氏蒙求

碧筩杯

魏鄭愨率賓佐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飲之名碧筩杯（文帝紀）

盗酒

漢孔融有二子大十歳小五歳値父晝眠小者牀頭盗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偸何行禮（後漢遺事）

酒毒

任城王六月洗飲忽失所在人以為中酒毒而化（異苑）

茶

天柱茶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數斤李却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閲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為水矣衆服其識（中朝故事）

雪水煎茶

學士陶穀有妾本党大尉家姬一日雪穀取雪水煎團茶顧妾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麄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酒耳穀大慙（宋紀）

斛二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斛二瘕（太平御覽）

食

飢得異食

趙良與其鄉人諸生赴長安至新安界遇霖雨粮乏相謂曰飢那得異食耶應時異飯俱具有人聲語云進疏食（幽明録）

食不重味

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漢書）

凶年粟

墨子語禽滑釐凶年與子隋珠又與子一鍾粟子將何擇釐曰粟可耳（劉向說苑）

脫粟飯

荀彧為三公食不過一肉惟脫粟飯（荀悅漢史）

又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殽詐也弘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六帖

比飯

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乃麤客慚自刎而死說苑

東牀食餅

王羲之幼有風操郗虞卿選壻見羲之坦腹東牀食胡餅神色自若晉書

怒裂餅緣

王羆鎮河東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裂去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使者大慙後周書

畫餅

魏明帝詔盧毓曰有名士如畫地為餅不可啖食魏紀

親手調羹

李白玄宗時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手為調羹唐紀○明皇襍錄

酒炙授行觴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梁書

忍飢不索燒羊

仁宗性至恕一日謂近臣曰昨夜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取索上曰禁中取索外遂為例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害物多矣胡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聞者感泣宋紀

化蝶膾

南孝廉善斫膾縷輕可飛起因會客衒技忽暴風雨雷震一聲膾悉化為蝶飛去南驚懼折刀誓不復作酉陽雜俎

鮓有五色光

有人遺張華鮓華曰此龍肉也遂以苦酒沃之鮓中有五色光世說

蒸葫蘆

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嘗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頸客疑是鵝鴨已而下粟飯并器及蒸葫蘆一枚商芸小說

菜不食心

齊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惟食老葉而已（事文類聚）

羊踏菜園

齊人嘗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啟顏錄）

食瓜皮

王羆性鄙吝削瓜皮侵肉羆就地食之（後周書）

卷二十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一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服飾類

布帛

火浣布

南炎山火鼠之毛為布浣之於火振之如雪（白帖）

又

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杰公遥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皮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梁四公記）

解衣付火

梁冀以火浣布為衣會賓客爭酒佯失盃汙之解衣付火燃之如炭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後漢）

衫汙火浣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汙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火浣之（魏典論）

冰蠶絲

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一尺色五采織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輕軟柔滑暑月置座一室清凉堯時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拾遺記

冰紈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携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繹不斷斷時亦就口績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為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於冰

製扇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揺而自凉 瑯環記

澄水帛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帝氏族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 杜陽雜編 ○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能消暑毒

奴衣火浣

晉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石季倫 崇 季倫身微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布 類書

冠

脫冠投地

張敬兒被收脫冠投地曰用此物悞我 齊書

巾

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 獨斷

折角巾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高士傳

衣

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孫卿子

百結

董京至洛陽止宿白社中時乞於市每得殘絮襍帛輒結以為衣號百結衣 晉書

鳳尾袍

吳維翰未仕時縕衣襤褸穿結類乎鳳尾故名鳳尾袍 五代史

四時衣

宋景公懸四時之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

拾遺記

短衣

叔孫通以儒服見漢王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書

玉衣自舉

漢武時高皇殿中御衣自篋中出舞于殿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匣外杜甫昭陵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詩註

裘

狐白裘

秦囚孟嘗君君說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時狐白

裘已獻昭王客有善狗盜入秦宮藏盜得之獻於姬遂脫歸至函關效雞鳴得出 孟嘗君傳

鷫鸘裘

司馬相如與婦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鷫鸘裘就市貰酒與文君為歡 西京雜記

吉光裘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濡入火不焦 十洲記

解裘

齊田單為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 戰國策

脫裘發粟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裘晏子曰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飢暖而知寒公悟乃脫裘發粟與飢寒者 晏子

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

毛也文侯曰若不知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新序

帶

通天犀帶

相公嚴續歌姬給事唐鎬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出妓解帶呼盧唐采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嚴悵然與之 南唐近事

月影犀帶

張九成蓄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貴重在通天之上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 一云呂東萊

○龍江夢餘錄

不服玉帶

宋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旦弟因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名臣遺事

二卒取玉帶

萇從簡聞許州富人有玉帶遣二卒殺取之二卒夜隱其家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

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踰垣而去五代紀

袴

冬無袴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後漢書

鞋

刺史竊鞋

鄧仁凱性貪為密州刺史家奴告鞋敝仰呼公署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奴竊其鞋朝野僉載

屐

登山著屐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南宋書

脫屐跣歸

沈麟士性寬恕一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隣人得屐送還前日屐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南齊書

釵裾

玉釵妖物

王涯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耳豈為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女因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員外妻首飾矣乃馮詠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至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衣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賈王皆遭禍唐柳玭戒子文

留僊裙

成帝於太液池中流歌酣風大起趙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謂馮元方為我持后元方持后裙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僊裙 飛燕外傳

荆釵布裙

洪武間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前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今為口實 見聞錄

被

百幅被

裴之横不事產業兄之尚為狹被蔬食以激之横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後為吳興太守遂作焉 梁書

布被

公孫弘為漢相布被人曰詐司馬溫公亦布被人曰儉陸務觀作銘曰布被可能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類書

古今記林卷二十一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二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宮室

居宅

孔子宅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於壁中得古文經傳 史記

綠野堂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石林幽勝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唐書本傳

營第

陳五山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郛許經久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異日折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宋郛進造第寘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之言即進意也 福壽全書

別營一區

河間王孝恭謂人曰吾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

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書類

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接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梁本傳

先人蓄貲

楊損新昌人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蓄貲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竊

達命也卒不予。唐書本傳

不係五畝

楊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係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書類

所居獨存

何胤初還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獨存。鍾嶸作頌旌之。梁書

居窮僻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牆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亦不為勢家所奪。史記

不訴舊居

後唐楊玢以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訴於府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基殿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象求

乘車一遊

趙韓王得曾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聽關朔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於捐館不復再來矣。書類

三不得

陳秀公相治第極為閎壯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貴不得修不得。筆談

嫌困字

後漢徐孺子與郭林宗遊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欲伐去之稚乃問故林宗曰為宅之法方正如口口中有木

囙字不祥是以去之稚難林宗曰為宅之法方正如口口中有人囙字豈可居之林宗默然無對太平御覽

鐵鎮栢

糸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斤自埋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異聞錄

宅氣索然

浮圖泓師與張説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類林

陸居舟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齊書

梁柱

梅木梁

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

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

飛柱

洛陽開陽門有一柱飛來瑯琊開陽縣上言縣城南一柱飛去光武遂名其門為開陽門後漢書

銅柱

馬援征交阯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括地志

閣

石渠閣

漢施讐甘露中拜博士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漢紀

虎闈

武帝臨辟雍立國子學以育士庶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主融謂國子監為虎闈晉紀

南雍

南京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為積屍之所每天陰行人多為鬼眩因創雞鳴寺設醮以度不能止馬后言於太祖曰邪不勝正非孔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

大成木主於此鬼不復祟因建國子監明興樵記

廳治

黄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乃春申君所居之殿也數火塗以雌黄故曰黄堂吳郡圖志

署

粉署畫省

尚書省中以胡粉塗壁畫古[illegible]士故曰畫省亦曰粉署漢官儀

樓

黄鶴樓

晉有酒保者姓辛賣酒江夏有道士就飲辛不索錢如此三年一日道士飲畢以橘皮畫一鶴於壁以節招之即下舞嗣是貴客皆就飲辛遂致富乃建黄鶴樓後道士復騎鶴而去詩註

鳯入漳河

鳯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鳯皇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洛陽記

南樓談詠

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乘秋夜共登南樓不覺亮至亮曰老子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談詠終夕詩學

臺

軒轅臺

軒轅臺在岳州府城西君山黄帝鑄鼎荆山下鼎成騎龍飛去臺址尚存類書

栢梁臺今西安府城西

漢武帝起栢梁臺於未央宮北作承露盤杜詩云承露金

莖霄漢閒詩註

夜香臺

夜香臺在懷慶府濟源縣宋令陳省華妻馮氏於此焚香夜禱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後三子皆為名臣類書

避風臺

趙飛燕身輕不勝風製七寶避風臺類書

雨花臺

雨花臺在金陵長干里南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天厨獻食因築臺江寧府志

惜露臺費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漢文帝紀

懷清臺

巴寡婦清得丹穴擅利用財自衛巴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為築女懷清臺 食貨志

墅園館

濟源墅

唐蕭俛位宰相既老家洛舍濟源墅優悠窮年 史

灌園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晉書

金谷

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晉書本傳

厠

如厠食棗

晉王敦尚舞陽公主如厠見漆箱盛塞鼻乾棗敦遂食之羣婢莫不掩口而笑 本傳

塔

報恩塔

文皇初渡江橋折前玄帝廟有竿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建塔寺以展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灾勅兵馬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利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塔 明詠化編

古今記林卷二十二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三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器用類

車

豹尾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車懸豹尾成帝幸甘泉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

指南車

周成王時越裳氏獻白雉歸忘其路周公作指南車與之朞年至其國輨轄鐵銷盡 古今注

舟

螺舟

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 拾遺記

獨木船

禹欲造獨木船知梓潼縣尾陳山有梓木徑一丈二寸令匠伐之樹神為童子不伏禹責而伐之 蜀記

鼎

汾鼎

武帝祠后土於汾陰獲大鼎迎至甘泉薦之郊廟群臣稱賀

璽印

秦玉璽

秦始皇刻玉璽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帝入咸陽得之以為傳國璽及莽請璽太后投之地上螭一角缺董卓時焚洛邑天子北指河上六璽不隨掌璽者以投井孫堅討卓頓軍城南見五色氣從井中出没之得漢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交盤五龍龍上一角缺 太平御覽

惡夫印

宋時有人獲玉印遺劉原父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宋書

壽亭侯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為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

光焰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恠遂絶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宫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不復獻 雲谷雜記

忠孝侯印

後漢張顥見一鵲墜地化為石椎破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奏聞藏之秘府後至太尉 博物志

滾水玉印

夔州龍澄嘗於滾中 水名 見一石探取之獲玉印五文字非世間篆籀忽有神人詑曰玉印乃上帝所寳昔授禹治

水治復藏名山大川今守護不謹耳可亟投原處澄如其言後登上第 類書

璽文

秦始皇以和氏璧琢而為璽令李斯書其文今泰山及秦皇等碑並其遺跡 書評

辨璽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元祐進士博古識奇字夏啇來鐘鼎尊彜皆能考定辨識聞一妙品捐千金不惜紹聖末得玉璽諸儒議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龍蚓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甚堅非昆吾刀蟾肪不可瑑秦李斯所為毋疑議遂定 宋史本傳

筆

麟角筆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遼西所獻也 拾遺記

鼠鬚筆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張芝鍾繇亦皆用鼠鬚筆筆鋒勁强有鋒芒 筆髓

筆有三品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録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班竹管書之 梁書 ○後漢后妃序女史彤管記功書過也箋云彤管赤管也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也

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詞華藻後夢郭璞曰吾筆可還淹乃探懷中五色筆還之自後無美句 南史本傳

簪筆

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上問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白筆〔親書〕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文思日進

夢授管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授之曰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遒進〔青箱雜記〕

傭筆

晉高士不願名每夜作筆曉合戶以竹筒置壁外買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人謂傭筆〔雲笈〕

呵筆

李白召對便殿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帝勅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明皇雜錄〕

安用毛錐

史弘肇云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安用毛錐子〔五代史〕

硯

青石硯

李後主有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急陶不能奈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硯不復潤〔硯譜〕

與孫硯

晉范喬年二歲祖臨終嘆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及喬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流涕〔陳留志〕

墨

墨精

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行上叱之呼萬歲奏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神名〕隨之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開元遺事〕

一點如漆

魏韋仲將造墨鐵臼中擣三萬杵用真珠麝香二物蕭子良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賈思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墨藪〕

墨可削木

五季李廷珪父子墨浸水中三年不壞蔡君謨言廷珪墨

可削木墮海中數月不壞。撫類書

沈着無蹟

宋潘谷元朱萬初墨皆可貴虞文靖謂萬初墨沈着無留蹟輕清有餘潤。撫類書

紙

黃麻紙

唐太宗用黃麻紙寫詔勅文唐玄宗別置學士院掌內命凡拜免將相皆用白麻杜詩黃麻似六經。杜詩註

又

勅用白紙唐高宗以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始用黃麻紙

白麻

鄭班與李愿同為學士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霜降咸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拜相。類書

香

雞舌香

漢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謝氣息芬芳。宋百官志

劍

辟邪劍

漢武帝七夕幸閒棋樓忽見殿北方綵雲縹緲有美女騎一物翩躚而下即以所騎之物上帝曰此祭東之劍群傀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來須刻百里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潛居錄

七星劍

伍子胥過江解其劍以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吳越春秋

除毒劍

漢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有童子跪曰管涔王使臣謁趙皇帝獻劍一口再拜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飾背銘云神劍服御除眾毒。異苑

神授寶劍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劍及覺果在卧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刀劍錄

寶劍氣

晉張華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華即補雷煥為豐城令煥掘縣獄中得一石函中有寶劍二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中華古今註）

劍停空中

王子喬墓在金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世說）

劍吟

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拾遺記）

季札掛劍

延陵季札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及還徐君死矣遂解劍掛墓槐而去（新序）

刀

太乙刀

晉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下王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古今刀劍錄）

項羽刀

董卓少耕野得一刀無文四面隱起山雲文斫玉如木及貴以示蔡邕邕曰此項羽刀（續漢書）

呂虔刀

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曰必三公可服虔解刀與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贈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晉史）

赫連刀

宋劉原父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有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

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種故也（山堂肆考）

刀化鵲飛

武帝辭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黄帝採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自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洞冥記）

刀飛如蛇

陶貞白隱居貞都山中常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貫勝往往飛去望之如二條青蛇（太平廣記）

引鏡屈刀

河東孫博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神仙傳）

弓

烏號弓

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茂嘗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羣烏號噭不已土人取其枝爲弓名曰烏號（寰宇記）

鏡

軒轅鏡

軒轅鏡其形如毬可作卧榻前懸挂取以辟邪盖山精水魅皆能形變不能使鏡中之形變其形在鏡則銷亡退走不能爲害（類書）

燧銅鏡

燧銅鏡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古今註）

寶鏡

王度得古鏡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象云持此遠辟邪大業九年胡僧至度家云有寶鏡氣是年度以御史持節河北時大疫吏張龍駒家口皆疾度使龍駒持鏡照之病者驚起云龍駒持一月來照光及如氷徹腑臟即時熱定病愈因令遍巡百姓夜匣中有聲明早龍駒告曰昨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曰我鏡精名紫珍爲謝王公百姓有罪天疾之柰何使我逆天十三年七月望日匣中咆吼若龍虎開視之鏡失矣（異聞集）

照心膽

秦始皇有方鏡懸於殿上照見人心膽男子有奸僞女子有邪淫者照之即膽悸心動始皇輒殺之（西京雜記）

照五臟

漢高祖入咸陽宮得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倒見以手捧之照見五臟歷然無礙（西京雜記）

照病鏡

唐道士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療之疾竟愈（天寶遺事）

照瘧鬼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辨一執

鏡而此物如鷩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世以為寶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瘧不復見鬼矣 劉氏鴻書

明鏡懸背

有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見鏡中 抱朴子

鏡化鵲

昔有夫妻將別破鏡各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

始也 神異經

杖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夜明杖色如朱漆扣之有聲每出遇夜有光可照十步登危涉險未嘗失足 開元遺事

青藍杖

後漢龐翌曾瘞婦枯骨後婦語云君有火厄今以青藍杖一枚報君翌挾杖歸後鄰人見翌家有青氣如龍蛇形旬日過火起見有青蛇覆火上火即滅 拾遺記

藜牀 牀類誤附此

呼子偎夜不臥惟倚藜牀閉目少頃即謂之睡後與酒姥仙去留其牀于仙故人陸麟寶之謂之藜床 賈氏說林

杖行地

王烈曾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杖杖行地雖馬不能及 列仙傳

枕

遊僊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溫潤如玉枕之則十洲三島四

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為遊仙枕 開元遺事

枕不得動

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臥枕有頃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枕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飲至乃缶也 列仙傳

扇

七輪扇

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續七輪大皆徑丈一人運之滿堂皆寒 西京雜記

六角扇

王羲之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五字姥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可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晉書

象牙扇

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搜神記

贈扇

袁安為東陽太守謝安以一扇贈行謝曰即當奉揚仁風

以慰彼黎庶詩學

蒲箑

堯厨中有蒲箑不風自搖暑月肉不臰餒詩衡

拂

龍鬚拂

元載有紫龍鬚拂水晶為柄拂之清冷有聲夜則蚊蚋不敢近唐史

麈尾拂

陳顯達居官清儉其子以麈尾拂蠅令燒之曰此王謝家物汝不須捉南齊

屏

屏風飛去

吳主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蜻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種有生氣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頂之飛去記事珠

牀

牀積塵埃

褚彥回謂虞願願不在見其牀上積塵有書四帙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南史

機

燔機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遂燔其機韓子

碑

預埋碑

崇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墳前數年後突訟强佔二家爭執於庭不決官至其地觀之意大姓侵奪情真及去浮泥驗故土則有碑記書小民祖先名字縣官遂一

意斷還之後朱文公隱居武夷山經過其地開步往觀閣
及居民則倫言埋石誑告事公慎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
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霹靂一聲
其墳毀成一潭尸棺不見（堯山堂）

不立碑

秦王死帝不立碑曰求登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
才徒與他人作鎮石耳（隋紀）

不許立碑

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

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於是他州皆不
敢立（唐史）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為饒州守有書生上謁自言飢寒時盛稱薦福
寺碑直千錢公即為印千本紙墨已具一夕雷轟其碑語
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客談）

追魂碑

唐李邕為處州刺史葉法善求為其祖國重作文許之文
成又請書不許一夕夢法善請曰向辱雄文光賁泉壤敢
再求書邕喜而為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
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為夢乃真耶今稱追
魂碑云（歐陽修記）

峴山碑

晉羊祜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
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晉史）

雜器

石釜

處士張忠隱於泰山嵓穴棲谷飲修導養之法鑿石為釜泰

山人於今法之（崔鴻前秦錄）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瓶隱（樹萱錄）

集賢榼

明皇召張果至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俄而小道士自殿
簷而下英風姿善談笑飲一斗不醉果曰勿更飲更過飲
之酒從頂上出撲地乃一酒榼集賢院物也（續仙傳）

觴飛盞

周益公以一湯盞贈貧友歸以點茶纔注湯其中輒有雙鶴舞飲盡乃滅（夷堅志）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王欲勸者呼之鵲尾指其人（朝野僉載）

金蓮燭

蘇軾嘗召見便殿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宅（宋紀）

燭奴

申王以檀木刻童子緑衣束帶執畫燭謂之燭奴（韻學）

梭變赤龍

陶侃捕魚得一織梭還挂之壁有頃雷雨梭變赤龍而去（異苑）

翻車

馬鈞居京城內無水灌園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田家有水車即此器也（魏畧）

竹頭木屑

陶侃嘗造船其竹頭木屑皆藏之衆不解後會雪晴廳地餘濕乃以木屑鋪地及伐蜀以竹頭作釘造船其精密如

此（晉紀）

挂瓢

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古今記林卷二十三終

原缺第一、二葉

得古磬

成帝時得古磬十六枚皆曰瑞請定法劉向曰治所以救也於磬何取請陳禮樂 前漢紀

鼓

銅鼓

梧州北流縣銅鼓潭昔有銅鼓浮水而出擊之聲駭村落至暮復沉水中景泰三年其鼓復出舟人獲送本縣譙樓 梧州府志

夔牛鼓

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里 黃帝內傳

琴 附阮

師曠琴

晉師曠作月琴中為月形圖寫山水 琴譜 師曠鼓琴通於神明王羊白鶴翺翔墜投 瑞應圖

焦尾琴

漢蔡邕居吳見吳人燒桐以爨聞其爆聲曰良材也因請削為琴尾尚焦號焦尾琴

太古琴

祝牧入山樵採得異木因斵成琴名曰太古與妻偕隱作歌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古琴錄

楚明光

王彥伯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泫露之詩俄有一女郎披帷進撫琴揮絃調韻哀雅問何曲曰古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之自來傳者數人而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而歌歌畢止

東櫥遲明辭去 異苑

電母

帝俊有琴曰電母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 古琴錄

歌南風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家語

猗蘭操

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見蘭獨茂空谷之中喟然而嘆作猗蘭操以比不遇 琴操

高山流水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屏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說苑）

廣陵散

嵇康遊西洛宿華陽亭夜分彈琴有客指之稱是古人與康談音律辭致清辨曰君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聲調絶倫遂授康誓不傳人亦不言姓字後康臨刑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學廣陵散吾靳不與於今絶矣（晉書）

秦楚聲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二妓大服（辨音集）

鳥舞魚躍

瓠巴鼓琴一奏而宮中鳥舞再奏而淵中魚躍（列子）

龍吟十弄

鄭祖述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絶妙（琴譜）

廟廊志

文中子遊汾亭鼓琴有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廟廊之志（文中子）

繁聲

光武時宋弘薦桓譚上令譚鼓琴悅其繁聲譚見弘至失其常度弘免冠謝曰譚以鄭聲悅上是臣薦之罪上謝弘（東漢紀）

琴有殺心

蔡邕有以酒食召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聽之曰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適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後漢本傳）

鼠畏

張弘靜有古琴漆光盡退色如墨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聞鼠聲甚急命婢以火燭之見有齧絃絮得一鼠弘靜異之改名鼠畏（琴譜）

破琴

晉戴逵字安道善琴太守武陵王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安道不能為王門伶 詩學

碎琴

唐陳子昂至長安不知名一日市中有鬻胡琴者索錢十萬諸貴人俱袖手子昂奮然出價與之謂諸貴曰某善此音明旦當集某寓至期諸貴畢至子昂出琴撲碎謂諸貴曰胡琴微物而諸君識之巴蜀陳子昂有文百軸諸君何久不知因各贈行卷一帙名噪長安是年及第 潼川志

阮咸

武后時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元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匠人以木為之樂家遂謂之阮咸形似月聲似琴亦名月琴杜佑以晉竹林之賢阮咸所彈正與此同今人但呼曰阮 類書

瑟

素女鼓

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史記封禪書 ○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

游魚聽

瓠巴鼓瑟游魚出聽 荀子

好竽鼓瑟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鼓瑟能使鬼神驚客罵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文錦

琵琶

善琵琶

阮咸妙音律善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酣飲而

已 詩學

鬱輪袍

王維善琵琶因樂工得見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曲主悅薦之主司得及第 詩學

鬼唱佳聲

晉永嘉中李謙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儔悉寢惟謙獨彈彈未輟便聞窓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異苑

筝

雍門調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筝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號曰雍門調〈十六國春秋〉

陌上桑

邯鄲有美女秦羅敷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筝作陌上歌以自明〈古今注〉

箜篌

箜篌引

霍里子高見一白首狂夫提壺涉河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死妻乃援箜篌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如公何曲終自投河死子高還以語妻玉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墮淚〈古今注〉

簫管

九靈簫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白玉管

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營道縣舜祠下得笙白玉管則知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風俗通〉

笛

鳳鳴

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史〉

取椽為笛

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至會稽高遷亭見屋椽東間第十六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文士傳〉

辨竹

開元時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於外祖李牟韋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之李者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曰取竹之法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窒不及期則音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則其竹夭此笛夭者也遇至音必破令試吹一疊未盡笛忽中裂〈甘澤謠〉

紫玉笛

明皇有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類書〉

猨臂笛

昔晉人以猨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絶勝竹笛 酉陽雜俎

仙笛

賈客呂筠卿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舟來袖出三笛呂請老父一吹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試吹之吹三聲波濤沆瀁魚龍跳噴五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止 傳異記

鐵笛

岳州有江叟者嘗遇擭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白鶴山吹於紫荆臺響震林谷忽見兩女子出授萊云服之當爲水仙女子盖龍女也 宣室記

李牟吹

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類說

赤壁笛

東坡十二月十九日生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問之乃進士李委也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有穿雲之聲 山谷

三弄笛

晉王徽之聞桓伊善笛一日見於江次謂伊曰聞君善笛爲我一弄伊據胡床三弄而去不交一言 詩學

栢發笛聲

慶曆中余靖知桂州州僻處有林木數十里月盈時有笛聲發林中土人云已數十年公遣尋之其聲自一大栢樹中出伐之取爲枕笛聲如期發公寳之數年公弟命工解視見木中文理如人月下吹笛像畫家所不及重膠合之不復有聲 霍谷明抄

竽箎

南郭濫吹

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解竽乃濫於三百人中以吹竽食禄宣王薨後王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去 韓子

吹箎吳市

伍子胥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糊口吹箎乞食於吳市 史記

襍樂器

蕤賓鐵

朱崖李大尉有樂吏廉效嘗携樂器臨池彈蕤賓調池中擲物跳上岸觀之乃一片方響蕤賓鐵盖以聲律諧和相應故也 樂府雜錄

木魚無恙

金鰲山崇因寺有木魚在東廊長丈許唐物也宋時有竊而載之舟中者夜自有聲風波洶湧懼而返之正德八年寺火而木魚無恙 處州志

歌

扣角歌

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為商歌齊桓聞之舉以為相 琴操

歌于蔿子

唐元德秀玄宗命三百里内縣令刺史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十人聯袂歌于蔿子帝異之曰賢人之言也 本傳

遏雲歌

薛譚學歌于秦青自謂盡之辭去秦餞於郊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終身不敢言歸 博物志

繞梁歌

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逆旅或辱之娥因曼聲哀哭一里悲愁涕泣娥復曼聲長歌一里懽忭舞蹈乃厚遺之 博物志

障後歌

李白戲寧王曰聞王寵姬善歌今酒肴醉飽羣公宴倦王何吝此王笑使於七寶花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天寶遺事

聲入雲霄

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為之和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漢事紀

老人善謳

富川歌山昔馮秉有老人自少不娶善謳聞者酸鼻及將死鄰人送至此山老人歌以別之餘聲數月不絶 平樂志

雪兒歌

唐李密寵姬名雪兒善歌舞每賓朋有詞章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故號雪兒歌 潛確類書

古今記林卷二十四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五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珍寶類

寶

寶物

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邊有折枝是其候也視折枝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脱隻履若展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處地上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又云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 地鏡圖

聚寶垸

巴東下巖院僧水際得青磁垸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貴僧年老擲垸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 秘閣閒談

金

黄金之精

黄金之精名石㗶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白氣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白澤圖

赤光

蘇泰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乃於赤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為之造寺 郡國志

蕨金

王鯨遇齊蕨嫗黄衣破結有饑色憫之乃以千文買蕨謝而去及歸蒸蕨於烏豆甑盡成黄金 清異志

啗金

南康樗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常有舟人遇一人通身黄衣擔黄瓜求寄載過歷下此人唾盤上徑下歷入石穴中船主初忿之見入石室知為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述異記

高梁券文

宋紹熙間樵夫得一劵於高梁山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鏘然上有古篆文云西漢之末赤眉避迫黄金千兩坑埋而走羔豚十祭其財自阜今藏所猶存 類書

買宅得金

陳應買張本宅舉家疾賣何文文持刀夜入梁上一人長丈餘高冠絳幘呼曰細腰何以有人氣細腰荅無便去文

因呼細腰問赤衣冠是誰荅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曰杵也在竈下文握得金三百斤燒其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搜神記

金成土壤

晉義熙中新野黄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泄長守富也舒不能遂成土壤 異苑

金牛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異苑

點金輸納

許真君太康初為蜀旌陽縣令民有貧欠租賦者悉令街後鋤圃作工陰點成金埋圃内民掘得之悉以輸納然不知其為真君所化也術不輕用用必濟世又渾然不露此妙手也是為衆仙之長 汝寧府志

銀

銀甕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瑞應圖

銀井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井道見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以刀斫之三翁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斲杖乃銀也後井不復生銀 述異記

錢

庫錢

隋末一書生貧苦居抵官庫因見錢數萬千欲携之見金甲人持戈曰此尉遲公錢汝要可取公帖來生訪求尉遲敬德方袒露鍜煉生拜曰乞錢五百千濟困公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但乞一帖公令生書曰錢付五百千生至庫

復見金甲人繫梁上與錢五百千後敬德佐太宗賜錢一庫欠五百千忽得梁上帖公嘆求書生厚贈之 逸史

錢有主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採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於是推正以石搘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欹以五百傭爾正之耳 稽神錄

青蚨

青蚨似蟬而稍大母子不離生於草間如蚕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環無已搜神記

錢飛

宋寧宗慶元二年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飛文獻通考

錢變土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棹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異苑

錢繫鞋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有選人以百錢繫鞋帶愔問之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朝野僉載

玉

夜光玉

炎帝時有石璘之玉號曰夜光以閒投水浮而不滅拾遺記

荊山璞

卞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以為欺刖其左足又獻平王刖其右足荊王立和抱璞泣於荊山下荊王剖之得美玉封陵陽侯史記

子朝沈珪

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津人得之河上自浮水出將賈之則為石左傳

藍田種玉

陽公雍伯施義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就飲曰何不種菜答曰無種其人懷中出菜子一升與之種且曰種此生好玉併得好婦公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公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為婚公至種玉所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愕然遂妻以女搜神記

含玉嚥津

楊貴妃常犯熱燥明皇令銜玉嚥津以解肺熱天寶遺事

珠

九曲珠

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東坡非註

美珠

伍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到昭關關吏執之胥詐曰上索我者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告子取之關吏因舍焉

吳越春秋

明珠

漢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東海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後漢

隋侯珠

隋侯見蛇傷為群蟻所困取藥封之後蛇銜明月珠徑寸以報搜神記

清水珠

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大如彈丸黑色有光視之瑩徹如水

焉以示西國人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缶以珠投之俄而淡然清徹矣西國人以三十萬貨之宣室志

四寸珠

朱仲會稽人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列仙傳

洞光珠

燕昭王坐握日之臺時有黑鳥白頭集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懸照室內百神不能掩其精拾遺記

如意珠

五代間楚州獻如意珠圓大如雞子色極瑩徹置室中明如滿月五代志

記事珠

張説為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名記事珠或有遺忘即翫此珠便覺心神頓悟開元遺事

鮫人泣珠

鮫人水居出人間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與主人韻學

撒殿珠

宋熙寧中駐輦國入貢乞依本國撒殿珠從之乃其國至敬之禮退朝有司掃殿得珠千餘兩韻學

甘棠有光

柳州種甘棠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中得珠大如鷄卵圓瑩光彩夷堅續志

得珠登第

宋孫莘老家於河陰夜坐覺窗明如晝循湖求之見一大

珠其光燭天是年華老登第 揚州志

雜寶

瑪瑙

宋周公謹見瑪瑙盃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鯽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鰍魚一條越人董六千蓄紅瑪瑙一塊徑三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汩汩然盖中虗有水在内故也 類普

水晶

水晶千年氷也倭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古今記林

又

大食國以水晶為屋柱食器亦然 魏略

鐵網取珊瑚

珊瑚生海底盤石上一歲黃二歲赤作鐵網沈水底貫中而生絞網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盛茂至靈帝時樹死 述異記

卷廿五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六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草木類

草

蓂莢草

堯土階三等有草生庭名曰蓂莢草十五以前日生一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若月小則一葉厭而不落 帝王世紀

屈軼草

堯時有屈軼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 博物志

靈草

唐憲宗好仙方士柳泌言天台多靈草可合長生藥請吏茲土求之遂命刺史台州 唐紀

活人草

漢武帝時西方日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死者將草覆面即活 述異記

黃精草

黃帝問天姥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長生太陰草名鉤吻不可食

之、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博物志

養神芝

秦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啣草以覆死人面遂活、鬼谷子曰、此草瀛州不死草也、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太平廣記

肉芝

蕭靜之掘土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此肉芝也、列仙傳

又

山中有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即仙、抱朴子

菖蒲花

趙隱之母蔣氏、於山澗中見菖蒲花、大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戒勿泄、當享富貴、年至九十、四世子孫言之、詑得疾而終、物類相感志

吞菖蒲花

梁太祖后張氏、嘗於庭前見菖蒲花、光彩照灼、非世間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對曰、不見、后曰、嘗聞凡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產子、為梁武帝、梁紀

服菖蒲

菖蒲石上生、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韓終服之、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記之、冬恒不寒、抱朴子

蔗愈痞

盧絳中痞病、忽見一白衣婦人謂之曰、食蔗即愈、絳如言囓蔗數梃、食之、至旦而愈、野史

花

王者香

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云、琴操

國香

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予己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左傳

貯養蕙蘭

王維貯蕙蘭、以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不凋、汗漫錄

金帶圍

廣陵芍藥、有紅瓣黃腰者、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出、則城

中當有宰相。韓魏公守廣陵日，一出四枝，時王岐公珪為郡倅，王荆公安石為幕官，陳秀公過客到此，明日俱會賞，後四公皆入相，果應四枝之兆。後山談叢

淨友

曾端伯以荷為淨友，歲有水則荷早發。類書

花中君子

宋周茂叔濂溪先生愛蓮，謂菊為花之隱逸，牡丹為花之富貴，蓮為花之君子。周子文集

落英

王荆公題菊詩：西風昨夜入園林，吹落黄花滿地金。東坡曰：失占矣，菊無落英也。公曰：獨不聞夕食秋菊之落英乎。蘇子默然。堯山堂外記

花有聲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見芙蓉方發，取還家，聞花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太平御覽

無海棠詩

杜子美避地蜀中，無海棠之詩，楊云子美生母名海棠，故其草堂本集中無海棠詩。木蘭詩序

一丈紅

成化間，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之，國人紿之曰一丈紅。其人題云：花于木槿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異國亦有此能詩者。花木考

花縣

潘岳為河陽尹，公餘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晉書

護花金鈴

寧王花時，繫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天寶遺事

花師

宋單父字仲儒，種藝牡丹，能變易千種，人呼花師。異人錄

解語花

唐明皇見池中千葉蓮，曰：何如此解語花，謂貴妃也。明皇雜錄

梅花粧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値梅花落額上，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為梅花粧。今安豐軍有花麗鎮，即此地也。紫此

竹

湘妃竹

舜南巡不返，瘞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山，淚下染竹成斑，死為湘水神，故號湘妃竹。博物志

相公竹

宋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宋史及名臣傳

篔簹谷

文與可嘗令東坡作洋州三十詠，其一篔簹谷詩：漢川修

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同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大笑噴飯滿案。篔簹偃竹記

木

聖木

陽山縣有豫章木，可二丈，號為聖木，秦人伐為鼓顀，顀成忽奔逸至桂陽。盛弘之荊州記

萊公柏

寇萊公知巴東縣，嘗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澠水燕談

模楷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餘枝疏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淮南王草木譜

祥桑

太戊時有祥桑與穀合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太戊於是修政明禮，早朝晏退，三日而祥桑死，商道復興。商紀

槐音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夜聞絲竹之聲，則省中郎即有入相者，俗謂之聲音木。南部新書

蠶業百倍

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曰：此地是君蠶室，正月半日，可作白粥，膏泛於其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業百倍。成如其言，果得蠶。續齊諧記

槐烟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如

焚香至暮乃止木如故莫知其說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將亂不成月餘果有告成卒謀亂者皆獲楊彥齡筆録

服槐實

晉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晉書

獻桃

西王母七夕日降帝宮侍女以玉盤盛桃七枚母自噉二以五與帝帝留核母曰何用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千年生花千年結實非下土所植漢武故事

桃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草鮮美林盡得山山行四五步屋色相接雞犬相聞男女見漁父驚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至此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桃源記

桃花行

唐景龍四年上宴於桃花園學士李嶠等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絶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景龍文館記

歸桃

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婦見之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答曰桃樹東南枝二尺八寸向日者見憎之録異傳

泥裹桃核

石曼卿倅海州以泥裹桃核擲於山上三年花如錦類書

啖君餘桃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乎以其美而啖寡人及色衰愛弛數以為罪曰是嘗啖我以餘桃者韓子

桃走籬外

樊夫人與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鬪相擊良久所呪桃走出籬外神仙傳

致桃稱餉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遣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國史

冬花春食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

而食。述異記

望梅止渴

魏武帝與軍士失道大渴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皆口中出水而渴乃止遂得及前源。世說

還主杏

張元性廉絜南鄰有杏兩枝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以還主。後周紀

柰苑

西域有柰樹成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以柰地施佛今名柰苑。雞跖集

薦二石榴

齊安德王延宗納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帝以問祖收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北史

一點紅

王荊公作內相翰苑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只發一花故荊公詩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直方詩話

狙公栗

宋有狙公養狙成群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乃曰與若等栗朝三暮四足乎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喜。列子

栗綴鼻

唐道人殷七七寓浙西鶴林寺嘗為一官僚召飲有佐酒娼優笑之七七取栗散之惟聞異香出自栗中獨笑七七者栗綴其鼻中不得脫復聞穢氣殆不堪忍須臾狂舞共為謝過栗乃脫。續神仙傳

妃子笑

天寶中貴妃嗜生荔支涪州歲命驛置七日夜到長安人馬俱斃杜牧之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唐書

金柈檳榔

劉穆之少時家貧常往妻江氏家求食多見侵侮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宋書

枯木生花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惟朝夕拜晃向一枯木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生花花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花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搜異志）

返魂香

西海聚窟洲有大樹如楓香聞數百里名曰返魂樹一名根靈香亦名返生香亦曰却死香尸在地下即活靈物也

指李姓

老子陳人其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生遂能言指李曰以此為我姓故姓李

禾

嘉禾九穗

漢光武生於濟陽縣舍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曰秀（東觀漢記）

雨不傷稼

唐明皇憂雨傷禾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是歲無敢言災者（大學衍義）

瓜

饐瓜亭

呂蒙正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心欲得之無錢其人遺之後作相買園洛下起亭以饐瓜亭為名不忘貧賤也（閒見錄）

種瓜擧孝

韓靈珍靈敏兄弟至孝母亡家貧無以塟兄弟種瓜朝採暮還復生孝事由此擧（南史）

設瓜得地

吳孫鍾富春人與母居至孝種瓜為業瓜熟有三人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曰蒙君厚惠乃示子葬地欲連世封侯數世為天子鍾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幽明錄）

瓜園捕兎

王洪義為侍御史於鄉里求瓜瓜主拒之洪義狀言瓜園有白兎縣官捕逐園苗盡矣（唐酷吏傳）

種瓜立實

徐光有幻術從人乞瓜弗與便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開花成實乃取啖之因賜觀者後鬻瓜者反視所存皆亡耗矣（搜神記）

杯種瓜

馬湘有道術嘗於江南剌史馬植座上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續神仙傳）

李生瓜

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次年諸縣李生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為倭剿殺甚衆（寧波志）

瓜鎮心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南史）

菜

諸葛菜

蔓菁一名蘿蔔又名蕪青諸葛所止必令兵士種蔓青蜀人呼為諸葛菜（韻學）

種芋救飢

閩皂山一寺僧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墼為墻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墼以度凶歲（國憲家猷）

拔園葵

公儀休為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不與人爭利

史

古今記林卷二十六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七

婺源游士漢開然甫編輯

禽鳥類

鳥

知鳥雌雄

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方朔傳

又

一云、燒毛納水中、沉者雄、浮者雌。

集舍

米懔遭母憂、痛哭嘔血、每有群鳥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哭止乃去。南史

孤鳥詩

晉王叔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顧悲傷感、微禽之有心、遂為孤鳥詩以傷之。康

鳥鳴取羊

公冶長能通鳥語、貧居時、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馳羊、當急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跡之、索得其角、以為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為白於魯君、不解、未幾、雀復鳴于獄舍曰、齊人侵疆、當急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戰、獲勝、因釋之、爵以大夫、不受。廣博物志

善曉鳥語

一極貧人善曉鳥語、為賈客貨擔、過水邊飯、鳥鳴、賈客怖、貧人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鳥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鳥向我語、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食其肉、是故我笑、曰、汝何不殺也、曰、我坐前世貪人財物、故貨為賃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寧死不為此事。法苑珠林

達鳥鳴

成武丁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衆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栗車覆、雀相呼往食、衆人遣視、果然。桂陽先賢讚

商羊

齊有一足鳥、飛遣使問孔子、孔子曰、鳥名商羊、童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家語

鳳

五始文

黄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緯

六像九苞

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象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者、一曰口苞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行、論語摘衰聖

鳳集潁川

黄霸為潁川太守、仁化流行、鳳集其境、前漢書

金鳳銜珠

許真君遜字敬之、吳赤烏二年、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真仙通鑑

木鳳

石季龍皇后在觀上、有詔書、必用五色紙、著鳳口中、鳳銜詔、待人放數百丈繩、轆轤回轉、鳳凰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後趙錄

鸞

覩影悲鳴

罽賓王買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乃懸鏡照之、鸞覩影悲鳴、中宵一奮而絕、異苑

鶴

鶴乘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左傳

鶴市 在蘇州閶門外

吳王闔閭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葬、舞白鶴于市、萬人聚觀、遂使俱入墓閉之、吳越春秋

白鶴池

唐李翱刺史常德府、見賣墨道士、以鞋一雙、投後堂池中、化為白鶴飛去、今池曰白鶴池、亭曰白鶴軒、常德府志

鶴弔

陶侃丁母艱在墓下、有二客來弔、儀形鮮異、遣看之、但見雙鶴飛去、別傳

鶴助哀

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助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鳴叫晉書

鶴銜玉珠

燉煌令張禧字彦祥常有鶴爲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玉珠二枚置禧庭前張氏家傳

鶴報明珠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銜明月珠以置參家述異記

鶴銜幘

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仝去高士傳

鶴語寒

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于是飛去吳苑

二鶴釋寃

正德初晉江顧中丞迮原家被盗捕卒訪不獲顧欲治團數人訟於郡侯林公累刑未伏公欲炮烙之其火方熾堂下二鶴各銜火擲於水中乃知其無辜釋之華夷考

雙鶴出鼓

吳王夫差葬於建康之宫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吳錄

雙鶴飛下

庾域母好鶴唳域營求不急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梁書

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遂上冲天續搜神記

拔毛投地

隋大業閒韶州縣送羽毛堪氅衣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鶴巢樹高百尺伐其樹鶴恐傷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廣五行記

鶴卵

彭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畢園丁報曰鶴夜產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俄頃即頸伏

地忽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 墨客揮犀

放鶴

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似悵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翫養令翮成即放飛去 世說

騎鶴上楊州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欲兼三者 小記

抱鶴非祥

林傑神童年十七忽有雙鶴下傑忻然抱得一隻父恐其非祥令放之是夕得疾卒

鸚鵡

綠衣使者

唐楊崇義妻劉氏與隣舍兒李弇私通同謀害崇義埋井中劉氏訴於官縣官詣所居檢校架上鸚鵡忽然曰殺家

主者李弇也遂執訊得實明皇封爲綠衣使者張說因然傳 天寶遺事

雪衣娘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呼雪衣娘上令以近代詩詞授教過可誦上與諸王及貴妃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忽一日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所搏將盡於此上向使貴妃授多心經記熟若懼禍難有所禳者而誦之竟爲鷹搏死瘞苑中呼鸚鵡塚 明皇雜錄

綠朝雲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採蘭雜志

思鄉

唐天寶間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天寶遺事

說善惡

晉張華白鸚鵡每出還輒說奴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知而言一日鸚鵡曰昨夢惡不宜出戶强之至庭為鸇所搏（異苑）

誦經

東都有人養鸜鵒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獨異志）

傳呼琵琶

宋蔡相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終焉有鸚鵡甚慧公每扣響板即傳呼其名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悒悒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詩話）

雉

集雉

蕭望之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恒集望之舍庭上直趨至岐路及下直則飛鳴車前（前漢書）

收犢感悲

牧犢子年七十無妻見雉雌雄相隨感之因援琴而歌曰朝飛操（琴操）

山雞舞鏡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着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異苑）

雀

神雀

漢武祠甘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東方朔別傳）

雀飛入手

魏肇之初生時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爵之祥（異苑）

雀鳴復官

国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耆舊傳）

救雀

後漢楊寶行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搏墜地又為螻困寶

收巾箱內採黃花飼之十餘日愈旦去暮來忽一日變爲
黃衣童子向寶曰我王母使者蒙救今使南海不得奉與
雙玉環曰好掌此環累世爲三公其子震至彪累四世泰
尉續齊諧記

鶯

攫巾

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鶯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
據案視事鶯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此卒
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

此卒逐之山堂肆考

烏

羣烏集

柳仲郢每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
五日詔下不復集唐書

魏丞烏

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衆人乞錢銜歸號魏丞
烏朝野僉載

助哀

北齊蕭儆居喪廬前有二烏各集一樹午以前循庭飲啄
午以後不下樹到儆臨哭時舒翼悲鳴有似助哀後周書

鵲

柯侯願事

宋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心有二鵲棲
其廳事及侯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東坡詩

白鵲巢

晉文公焚林求介子推有白鵲遶煙而巢拾遺記

鵲上梁

唐崔圓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營巢共銜一
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酉陽雜俎

鵲傳赦

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側後繫南康獄其鵲止獄樓
向景逸似傳語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素
衫人說三日赦至僉載

羣鵲鳴桑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

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鵲草巢（宜都耆舊傳）

鵲語殺夫

安德令劉長仁聞管輅曉鳥語勒不信須臾有鳴鵲來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日在廣洲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魏志）

鴨鵲爭巢

李崇為楊州刺史壽春城中野鴨羣飛與鵲爭巢未幾霖雨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北史）

鵲

鵲訴取雛

張次山為太山寺常有鵲巢殿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鵲先飛令兵官隨往鵲巢一大樹上蓋蘚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鵲乃飛去（事文類聚）

鵒

謝昌寓鵒

謝昌寓性孝其家常養一鵒昌寓病亡一旬鵒亡二旬不食昌寓亡鵒遂飛去（南史）

燕

燕巢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廊廟（珍珠船）

青衣

後魏元道康齋前有雙燕為巢歲歲至一日燕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道康驚曰爾禽而語何也燕曰我為上帝所罪暫為禽耳卿盛德故相依來晝往前溪相報道康策杖往二燕比翼飛來一化為青衣童一化為青衣女謂曰卿

有隱志幽陰見嘉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太平廣記）

白燕

高士馬樞目常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陳書）

燕子國

唐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抵一洲見翁嫗皆皂服引至宮見王坐大殿曰烏衣國命以女妻之榭思歸王命取飛雲軒令榭入閉目少息已至家但見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樹

乃悟所至燕子國也、廣記

玉燕投懷

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有孕生說後為宰相故人有飛燕投懷之句、明皇雜録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

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是去來六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回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唐李公撰燕女墳記

吞蒺藜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瘂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内思之出曰記為小兒時當窓有燕巢中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蒺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即是也君既自知悔罪除矣兒即皆能言、宣驗記

杜鵑

聞聲主離

杜鵑大如鵲而羽烏其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則主離别之苦人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華陽風俗録

鳩

放鳩

邯鄲民正月旦獻鳩于趙簡子簡子賞之客問故曰正旦放生示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捕之傷者衆矣君

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列子

鳩入懷

長安張氏有鳩自外入户内張氏祝之曰鳩為禍耶飛上承塵為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鈎焉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貲財萬倍、搜神記

感鳩飛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琴操

鴿

鴿足書

張九齡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投之目為飛奴 開元遺事

鴿致書

宋宗汝得一鴿性甚靈慧能致書于千里之外 遯齋閑覧

題鴿

高宗好養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宋紀

雁

雁繫帛書

蘇武使單于單于留武於海上牧羝漢使人求之詭言武死通使常惠教使者曰天子在上林中射雁足上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謝乃遣武還 漢史

雁宿廳事

虞國字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嘗有雁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焉及卒官雁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三年乃去 典錄

雁拔野草

上虞縣有雁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十三州記

鴛鴦

夫婦精魂

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朋自殺妻亦自殺遺書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怒令兩冢相望經宿有梓木生二冢上根交於下枝連於上有鳥如鴛鴦常棲其樹朝暮悲鳴人謂即韓夫婦精魂 搜神記

女子化鷺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闔然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搜神記

鶚

誅鶚

魏公子無忌鳩飛入案一鶚在屋公縱鳩去鶚逐殺之公子曰鳩避禍歸吾吾負之捕得鶚三百公子按劍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鶚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餘名布

天下。列士傳

雞

天雞

東南桃都山有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鳴天下雞皆隨之鳴。玄中記

玉雞

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神異經

碧雞

許文穆公讀書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明訃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繪示公公為賦碧雞篇意頗自負後會試第七神宗朝拜相。明獻徵錄

石雞鳴

陳倉山有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火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三秦記

鬪雞

明皇樂民間清明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教飼之人云明皇乙酉生喜鬪雞是兆之象。東坡

雞入竈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逕從口入良久乃沖突而出毛羽不燋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異苑

雞作人語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著牕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幽冥錄

雞鳴請命

凉州罪人於市將刑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西河記

鶩

鶩聽講經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鶩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喚不止僧徒送入京至寺大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閑泛說他事則出如是六年忽衰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遠碑亦述其事。兩京記

孝鵞冢

唐天寶末長興蔣墺沈氏畜一母鵞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雛啣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悲叫而死沈氏異之爲作孝鵞冢 湖州府志

戲鵞

明太祖幼時見羣鵞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竪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違者死群鵞應聲如命而往獨一花鵞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間上殺而食之 明興雜記

雜鳥

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 國語

白頭翁

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昭復求鸚父昭不能荅 江表傳

褫梟

齊景公爲露臺成梟鳴其上公惡之使常褫清夜褫之明日梟當陛布翼伏地死 [illegible]

彈鵰雛

張太尉性惡鵰有鵰巢佛殿親彈其二雛二大鵰盤空悲鳴一鵰摶其巾一傷攫其鬢旬餘瘡死 括異記

紙鳶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 獨異志

古今記林卷二十七終

婺源汪士漢闇然甫編輯

獸畜類

麟

一角獸

武帝郊雍獲獸一角而五蹄瑞應圖云一角獸者瑞獸也六合同歸則至漢紀

麟吐玉書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

衰周而素王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敬王末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在夫子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拾遺記

獅

獅伏虎豹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莊帝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筆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視洛陽伽藍記

獅吼龍去

開元末西域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驛樹近井獅子哮吼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國史補

象

象膽

宋太宗時後苑象斃上令取象膽剖腹不獲上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宋紀

犀

犀照

溫嶠至牛渚磯其水多怪物燃犀角照之見朱衣乘車馬嶠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苦相照晉書

犀牛洞

犀牛洞在平越府城南隅張三丰高真觀下洞有石犀正德間視內鐘夜半與牛鬭如雷吼侵晨水草猶有存者

虎

虎卜

晉沈宗以卜為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孰好獵以格虎為事忽一人著皮褲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褲以紙裹十

餘錢詣宗卜云西去見食好東去見食好宗爲卦成告之東向吉西不利因就宗乞飲内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是虎暴非常 搜神記

虎鼻

虎鼻懸於門上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人飲之二月中便有孕生貴子勿令人知亦勿令婦見之 龍魚河圖

虎產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觧匍匐欲死輒

仰視易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内 搜神記

支江白虎

王業爲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 陳留耆舊傳

羣虎渡江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傷人均下屬縣曰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有猛獸猶北土有雞豚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張捕非憂恤之本遂去檻穽羣虎東游度江 後漢本傳

咒虎

東漢童恢爲不其令 今即墨縣 民常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咒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是者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視恢鳴吼跳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爲之歌頌 後漢本傳

虎不爲害

順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寨隘穽移文檄神虎不爲害 汝南先賢傳

虎殘

宋朱泰家貧養母百里鬻薪親極滋味戴星伐木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足惜但母無托耳虎棄泰於地去泰得不死人以爲孝感醵金遺之目爲虎殘云 宋史

虎渡河

漢劉昆爲弘農太守先是多虎災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 陳留耆舊傳

虎頭枕背

馮恭醉卧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蹤在脚後自有宿命非智力所加也 異苑

虎知恩

後漢歐寶居父喪廬墓側里人搏虎虎投廬中寶以衣覆之逐虎者至詰寶寶曰此獸可藏乎虎因得免自後月置一鹿於其廬人奇虎知恩故名其水曰恩江 類書

驅虎伏辜

張昜知鉛山有寡婦一子為虎所咬婦訴縣欲得虎抵罪公曰與期五日來乃移文城隍言神為一邑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約五日內驅虎伏辜否則撤其廟後五日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升堂有二虎伏庭下公曰吾良民子而汝食之法當死其非傷人者退一虎起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援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至歸以虎屍喧傳為神 明獻徵錄

制虎

東海王公能幻制蛇虎佩赤金刀及衰飲酒過度遇白虎以赤金刀厭之遂為虎所食 西京雜記

虎化石

張侍郎守鄞虎為害公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銜符隨吏至府望公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地化為石今呼為石虎 青瑣高議

人變虎

晉師道宣太元元年時二十二歲忽發狂變為虎食人不可紀後一女子採桑虎食之藏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為人遂出仕官為殿中令史夜

共人語及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為虎食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搜神記

化虎

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 文獻通考

化虎食嫂

郴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化虎食民

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諺云無為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述異記）

虎顧衆彪

解縉年十四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古穰錄）

狼

狼化女

百歲之狼化為美女其名曰知女求為人妻經年則食人呼其名則逃去（白澤圖）

熊

格熊

漢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圃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三輔黃圖）

鹿

鹿壽

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抱朴子）

仙鹿

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嘗觀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皆言仙鹿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孔帖）

蕉鹿夢

鄭人斃鹿覆之以蕉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列子）

老鹿人形

張盍蹹及孺齊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絕卽逐其鹿走去（抱朴子）

甦山鹿女

甦山在江陰梁時山側樵者見一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士號鹿娘死葬於此武帝改曰真山（廣輿記）

二鹿化女

一士人姓車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二年少女來就之著紫纈襦立牀前共語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從外來而衣不沾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挂一銅鏡回顧鏡中則二鹿在牀前將刀斫之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為脯食之（五行記）

射麑

吳唐與子出獵射麑死母驚還悲鳴又射殺之又逢一鹿將射忽箭發反激其子唐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愛子與鹿何異驚聽不知所在有虎從旁出搏折唐臂還家一宿卒遂絕嗣 吉安志

放麑

孟孫獵得麑使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放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二月復召為子傅曰不忍於麑且忍吾子乎 韓子

猩猩

猩猩

封溪縣有獸曰猩猩似猿人面如小兒聲常數百群人以酒幷糟設路側連結草履猩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名呼云奴欲張我拾去復謂曰試共嘗酒逮醉取履着之為人所擒 蜀志

獻猩猩

漢黃覇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幷猩猩以獻覇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幷僕耳覇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獨異志

猿猴

山公

王績遊嵩山進一散巖石堂棲止焉月夜見一人胡鬚眉白而瘦自稱山公與績談論往往有異績疑其怪取鏡照出而胡者走失化為猿而殞 異聞錄

孝猿

吉州有捕猿者殺猿母以皮幷其子鬻於龍泉蕭氏其子號叫不食蕭百方飼之乃食又旬日示其母皮因抱皮跳呼數日斃蕭義之為作孝猿傳 吉安志

猿子拔箭

鄧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葉塞瘡芝乃嘆息投弩水中 華陽國志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日有猿詣亭前鞠躬而啼目為報時猿 天寶遺事

執爨

唐魏元忠性素强正微時家貧止有一婢厨中方爨出外

汲水遥乃見老猿為其守火畀帶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之使為我執爨不亦善乎 廣異志

呼猿洞

錢塘縣武林山有呼猿洞宋僧智一善嘯嘗養白猿於山間臨澗長嘯衆猿畢集人謂之猿父 杭州府志

化猿鶴

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虫為沙 抱朴子

獼猴如人

晉大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宫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曰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袷甚可愛笑語如人 搜神記

狐

白狐

欒書冢有一白狐王擊之傷其足王夢病足死 續博物志

九尾白狐

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室家我都攸昌禹遂娶塗山女 呂氏春秋

狐假虎威

楚王問羣臣北方畏昭奚恤何如江乙曰虎得一狐狐曰子毋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後觀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以為畏狐今北方畏王甲兵也 新序

巨狐鳴噪

唐李揆方盛夏夜寢於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晝避暑

之所忽一夜有巨狐鳴噪於庭如人立跳久之踰垣而去揆惡之將曉揆入朝即日拜相 集異記

妖狐聽講

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精聞昭王墓有華表柱已千年可取照之當見華如言其男子忽化為狐而去 搜神記

狐怪

成都有萬錦樓人皆以樓有祟夜宿者必死一日有人笑

曰誰敢夜宿此樓上者錢賞之一貧少年曰我當代此乃登樓上藏梁間至二更見一大狐坐椅上化成美女自脫皮為衣貼下樓入市迷惑男子其人伺其去下梁捲皮及美女回樓尋皮不見哭曰天敗我也遂墜樓下天明視之乃一剝皮狐狸說寶

千歲狐猿

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貍變為好友千歲之猿變為老人抱朴子

貍

貍怪

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為顧見有墻孔掘得貍而殺之其怪亦絕晉書

客化老貍

漢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貍幽冥錄

女子大貍

費升為九里亭吏夜有女子來寄宿升彈琵琶女和歌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遘良契寄欣霄夢間其一成公從弦起蘭香降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其二仲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中心雖未久中念已綢繆其三及明為羣狗齧死乃大貍也異苑

燈照老貍

郅伯夷宿亭止樓上燃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趣之以燈照乃老貍也風俗通

獺

嗜鯔執獺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逐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岸上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續齊諧記

馬

千里馬

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漢紀

天馬歌

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即作天馬之
歌漢武紀

白鵠

曹洪有駿馬名白鵠走時惟覺耳邊風聲足似不踐地諺
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拾遺記

赤兎

呂布有駿馬名赤兎能馳城飛塹語曰人中呂布馬中赤
兎曹瞞傳

的盧

劉備奔劉表屯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廁便出
乘的盧馬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不得出備謂的盧曰
今日厄何不努力的盧一踊三丈遂得出世說

義馬

王禎通判燮州會賊石和尚流刼入燮是時同知王某授
牒捕盜性怯而猾托疾不出一兵禎陷圍中為賊所害馬
逸去若告急狀血淋毛赤衆駭其子貧不能歸盍售行李
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王自起視之
馬嚙前齒其項復奮首擲其胸撲地相傳為義馬云明獻徵錄

泥馬

康王宋徽宗第九子質於金一日與金太子射三矢中筈
太子疑為宗室中善武藝者非真王也命宋換質康王間
道奔竄息崔府君廟夢神曰金追至王速去已備馬門首
候矣王驚覺馬已在側王躍馬南馳一日行七百里河既
渡而馬不前下視之乃泥馬也追者田騎由是得歸以延
宋祚南渡錄

齋馬

馮元叔歷浚儀始平尹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

馬不與芻豆人謂齋馬唐書

馬生角

燕太子丹為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頭白馬生角當放
汝歸太子仰天慟哭忽一日烏頭白馬生角秦王大驚乃
遣歸呂氏春秋

妖馬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
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搜神記

負鹽車

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覘之鹽鐵論

馬淚出

程堅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轂芻草魏略

驄馬鳴呼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墮馬卧草中軍旅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吳書

季高失馬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馬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幙前方云我馬尚在北史

盗還馬

孔仲山正身勵行辭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盗竊其馬尋知是仲山馬貴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盗送馬還之後漢書

妾換馬

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鶻獨異記

贖馬

魏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問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束帛贖之韓詩外傳

玉追馬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人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宋記

繫馬於碓

陸法和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

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北齊書

負錢為馬

宋時張三七劍州人生時常負俞堅鎮錢俞所騎白馬忽言我張三七負主人錢已騎坐償過便與勾簿免陰司徵取俞遂勾之馬一躍而死類書

駝

老駝知風

吐谷渾西北有流沙萬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知之仰項鳴埋鼻沙中人以為候即以氊蔽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爾即死唐書

驢

龍種

明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鬬虎上取虎城牝虎鬬一蹄而虎斃又鬬牡虎三蹄而虎斃後取鬬獅被折其脊劉大慟葢龍種也韻府

黔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往虎見驢鳴大駭然往來覘之

覺無異能益習其聲稍近驢怒蹄之虎曰技止此因斷其喉盡肉乃去柳文

紙驢

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矣續仙記

畫驢

漢吳道子嘗訪僧不禮遂畫驢於壁一夜僧具踏破惱亂不堪盧氏襍記

驢鳴

晉王濟字武子好驢鳴武子死孫楚哭之哀曰子好驢鳴為汝作一聲而形體俱似弔客皆笑楚怒曰諸君不死而使武子死乎晉書

又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皆一時作驢鳴世說

變驢

張婆兒肥城人夫早喪與子驢兒同活一夕忽變為狸偷食鄰家小雞每夕如之白日即人一夜又變白驢食麥被

主捶打放歸呻吟而卧其子問之方覺欲驚異為人打死夷堅志

李白書供

唐李太白嘗過華陰縣令方决事白乘醉跨驢過門令怒引至庭下責供白書供云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容走馬華陰縣裏禁騎驢令驚謝摭遺記

牛

以乳償偷

天竺僧養一㹀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汝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得也、宣驗記

牛糞金

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時、有田父牽牛欲渡、漁人云、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困君船、於是人牛俱上、至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見人牛入嶺、隨至掘之、莫能及也、湘中記

石牛鳴喚

石虎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峽上、忽鳴喚、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四脚、後趙錄

羊

刲羊亡刀

馬仲方牧羊生一羔、將於屠肆、將刲而再亡其刀、乃羔羊銜投溝中、又以足踐泥中、屠者感傷、不復屠羊、括異記

停殺羊

王固聘魏、因宴享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南史

客不救羊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救、須臾宰羊為炙、客食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冥報記

食萬羊

唐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

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宣室志

犬

犬色

白犬虎文、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五行志

救主

晉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既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即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搜神記

黃耳寄書

陸機吳人後仕洛家絕無書機以竹筩盛書繫黃耳犬頸馳向吳至家看乃求田書仍馳還洛韻學

白犬仙去

四頂山在合肥縣即白狗仙人得道處魏伯陽煉丹池猶存丹成以白犬試之犬遂仙去名勝志

狗有棺

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晏子春秋

戴冠畜火

桂陽太守韋叔堅汝南人少為從事家有狗如人行家人言當即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叔堅冠解榻上狗戴而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又何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風俗通

狗怪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如是三四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撲殺之乃里頭酒家狗風俗通

又

弘治間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其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三日犬化為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性命妻信不疑越歲真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真偽妻

及隣里白於官置獄中忽一小卒告其妻妻曰先歸者犬精也視婦胸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故裸視胸間有血紋寄使人以血壓之僞夫化犬形立撲殺之 全上

狗銜頭

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客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薨 異苑

狗殺奴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

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未得喫奴當戶倚張弓栝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精舐唇視奴然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續搜神記

白犬白雞

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雞犬名白靈雞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太平御覽

石狗

石勒初太康中有山石似蹲狗之狀行者咬之 三十國春秋

豕

遼東豕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 朱浮傳

千鈞豕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其重千鈞燕相謂王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 將子

猪龍

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為異猪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為者 祿山事跡

烏將軍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郭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郭大憤曰

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狗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幽怪錄

猪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

古今記林　卷二十八　獸畜部　十五　壽仁堂

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過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搜神記

雜獸

方輝

弦超入泰山遇一物如獐頭若婦人被髮簪珥禿具踊告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者壽踰越衆二百餘歲 搜集

酋耳

周飛為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盡殺之餘萎檢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虎北

角端

元太祖駐師西印渡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癸辛雜識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壖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禍也 文獻通考

古今記林　卷二十八　獸畜部　十六　壽仁堂

白澤圖

黃帝巡東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以示天下乃作解邪文祀之 黃帝內傳

古今記林卷二十八終

古今記林卷之二十九

婺源汪士漢闇紘甫編輯

蟲魚類

龍

騎龍上天

黄帝鑄鼎荆山下成有龍下迎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天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拔墮黄帝弓百姓抱弓而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漢郊祀志）

黄龍負舟

禹南省方過江黄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而去（呂氏春秋）

兩龍載船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異苑）

葉公好龍

葉公好龍凡於室廬及帷帳器皿皆畫龍為玩於是天龍聞而下葉公見之棄而遠走人以為葉公所好非真龍也（莊子）

產二龍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搜神記）

龍岡

順德府城西北石井岡石勒時大旱佛圖澄於此掘一死龍咒而祭之龍騰空而上雨即降今名龍岡（順德府志）

金龍池

晉永嘉中有韓媼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媼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閒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滙為池因名金龍池（搜神記）

觀龍池

茅山天聖觀龍池陶弘景畜二龍池中如蜥蜴五色宋真宗勅中使取以進至中途一龍飛去其一送歸池御製觀龍歌刻於石（茅山志）

泉有小龍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為富室踰年因雨騰

羅而去於是生貲不暇給（異苑）

埜龍

廣西太平府模村有宕淋入宕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埜龍潛伏其中村婦欲見之則盛飾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盤伏良久乃去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為神貺若侮褻之雷雨驟至（類書）

卵大如斗

秦時蒲媼浣江側得卵如斗大數日生物如守宮蔡養漸長放于江媼往觀輒薦魚媼側始皇聞之召媼媼行中流

五龍挾舟而還後媼死鄉人葬之程浦水口一夕大雷雨五龍移之北岸壅沙成墓今在靈陵水口唐李景休趙令則皆有碑文（南粤志）

龍爪

永福黃黍少與羣兒戲鑑湖習水俄頃疾風暴雨陰暝不辨人色有物舒鱗鬣掀舞黍視之乃龍也群兒恐走未達岸龍露一爪及黍肩衣袂成文黍以為瑞匣置之（類書）

龍羹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述異記）

癡龍

洛中有洞穴曾有人誤墮其中行數里漸明見有宮殿人物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大羊名癡龍（北夢瑣言）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酉陽雜俎）

龍聽講

梁有僧講經嘗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也云歲旱得閒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帝封江湖不得擅用僧曰硯水可乎曰可乃就硯吸水竟去是夕大雨水皆黑（詩學）

又

虞山北六里有破山陽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講久之問所從來答曰龍也僧因誦揭諦咒龍現本形與神鬥不勝破其山而去（宋龔明之云）

龍化老人

漢建元末僧曇超誦經於靈死山有龍化為老人詣超曰吾龍也兄弟五人居富春靈巖北鄉民耕山逼吾居羣龍怒閉膏雨吾不忍而弗能止聞師道行必能化伏師乃詣縣誦經雨大霑足群龍因請師居此山化為白馬載師以登至今石上馬跡猶存宋嘉定中賜號靈悟大師類書

射中青綃

唐張公路斯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張公釣於焦氏臺歸則體濕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釣處寶殿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鄭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為龍東坡碑○今六安州穴山即龍鬪處

龍疽求醫

湯陰西有真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衆禱於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弗信請與之水果腥穢龍時背上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山川紀異

鶚倉銜卵

徐國宮人孕而生卵棄於水濱有犬名鶚倉銜之而歸有老母以為異覆煖之生偃王長而仁宮人取歸襲徐君位鶚倉臨死生二角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名狗龍徐偃王志

咒龍

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縮龍至數千着壺中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賫龍往賣之發壺出龍淵中須臾雨集抱朴子

蛟

斬蛟毀璧

澹臺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而波息三投璧於河而輙躍出乃毀璧而去水經注

刺蛟

佽飛得寶劍有兩蛟夾其船拔劍刺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呂氏春秋

斬蛟

晉周處少時凶彊使氣為鄉里患義興水中蛟南山白額虎并處為三害處殺虎斬蛟遂自改勵為忠臣孝子世說

射蛟

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既死增歸後出市有女子素服衘涕提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為若是君便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反未達家暴卒於路（異苑）

斬蜃

許真君遜汝南人晉太康時為蜀旌陽令多善政致仕歸得道術斬西安蛟并上遂巨蛇至豫章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曰此蛟蜃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以手巾掛膊别之俄於龍沙洲見黑牛奔追黃牛而來太玉揮劍中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為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壻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遂現蜃形為吏所殺（韻府）

助射湖蜃

梁忠壯程靈洗歙縣人宅居篁墩之湖夕有蜃見夢於靈洗曰吾為呂湖蜃所厄君助吾靈洗如言彎弓射中後蜃侯景之亂洗統鄉衆萬人保新安有功至今血食（新安志）

魚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覆於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史記）

魚集武庫

王肅為光祿勳時有魚集武庫肅辨之曰魚生於衆而見於庫失其所也邉將殆有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魏志）

傳書

葛玄見賣大魚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内口中投水有頃魚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而去（神仙傳）

呼魚

隱士盧度世所居屋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南史）

放魚

晉杯渡不知姓名嘗乘杯渡河故名東遊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敗者渡手弄反覆投水活去又見一網師更乞魚師不與渡乃拾兩石子擲水俄有兩水牛

鬪其網中網碎不復見牛渡亦已隱（神僧傳）

放魚得金

唐熊慎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滸聞船内念佛聲察之乃魚也悉放之後宿於江上見沙中火焰掘之得紫磨金數千熊氏子孫至今尤富（祝寳）

鯉化龍

錢鏗曾過彭蠡之濵造其名獄今廬山是也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化為雙龍冲天而去（廬山先賢傳）

點額

龍門鯉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詩學）

救鯉

梁劉之亨仕南郡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旣明有人遺二生鯉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渚宮舊事）

去鉤得珠

漢時有人釣魚綸絶而去入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戱於昆明池見魚銜索帝取其鉤放之閒三日復游池濱得珠一雙帝曰豈非昔魚之報（三輔決錄）

渭渚得鮒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無與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謂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剖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鱷魚池（在廣西梧州府城東）

扶南王范尋嘗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之池中鱷魚不食乃赦凡枉誤者皆不食（枝林記）

驅鱷魚

韓文公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公往視之令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數日溪中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六帖）

鱷魚屛息

陳堯佐通判潮州州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鱷魚屛息（宋言行錄）

巨鮒

趙忠簡公謫朱崖浮海而南張帆早行見波濤間紅旗靡靡極目不斷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急入舟被髮揃刃出遂皆劃其舌出血滴水戒使臣閉目坐船內頃刻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鱗也所謂旗者其鬣耳（夷堅志）

龜

兩首龜

宋徽宗時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於金明池（宋紀）

六眼龜

福建興化洋山下池中出六眼龜文獻通考唐太定和處州獲六眼龜一夕而失爾雅註疏陽羨君山止有之宋太平興國及政和間俱獲六眼龜（山堂肆考）

搘牀龜

南方老人以龜搘牀足二十餘年老人死龜尚生能行氣導引若此（龜策傳）

又

張說女為男盧公求官父指搘牀龜示之女歸曰男得居事矣（唐本傳）

放龜

晉毛寶為盧江太守見人釣得白龜贖放之於江後守邾城與敵戰敗投江覺物至岸視之乃昔所放龜也離至江中猶數回頭視寶（晉書）

坐龜

黃安代郡人服硃砂舉身皆赤冬不著衣坐一神龜龜廣三尺時人問安坐此龜幾年曰此蟲畏日月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三出頭矣行則負龜以趨（列仙傳）

挑宮人

隋開皇中掖廷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人抽刀斫之其物落牀而走因入池中而沒明日涸池得一龜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五行志）

老桑煮龜

永康有人入金勝山遇一大龜束之歸龜言曰游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上吳王王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

如故諸葛恪命燃老桑煮之立爛 異苑

石龜食倉

餘姚縣倉封閉甚密年年大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斬殺口於是無復虧減 異苑

海畔石龜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述異記

龜

化龜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躍入遠潭遂不復還 文獻

又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物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文獻

鼈

放鼈

丹陽縣謝家塢北有報恩池相傳有王姓者好食鼈每市必數枚其婢竊一二放之事覺被撻潛沒於池鼈負得不死故名 續搜神記

又

尚書崔悅夢十九人衣青綠羅衣求生既寤見器中鼈十九頭遂放之後昌熾 玉堂閒話

化鼈

魏文帝初時河清采士宗母化為鼈入水 文獻

鼠

白鼠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白澤圖

識鼫鼠

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攸曰名鼫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竇氏家傳

鼠易腸

唐公房拔宅上昇雞犬皆仙惟鼠不淨不得去鼠自悔一日三吐易其腸欲其自潔 博物志

漢張湯幼時鼠盜肉掘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按治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視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六帖

符召鼠

晉許邁一名映有鼠嚙映衣乃作符召至中庭映曰嚙衣者留不嚙者去羣鼠並去惟一伏不敢動 山堂肆考

字殺鼠

晉淳于智善厭勝劉柔夜卧鼠嚙其左手指智曰是欲殺

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柔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日有大鼠伏死於前 晉書

殺鼠如丘

永州某氏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由是飲食皆鼠之餘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 柳文

呼鼠來去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時謂之鼠仙 南齊書

鼠銜孝經

杜錫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大鼠銜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鼠拱立

嘗有人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為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其人晚年家轉番富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可

謂吉慶矣襍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自是陰德致然 百家名書

鼠怪

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中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某月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死即失衣冠所在視之與常鼠無異 搜神記

羣鼠渡江

元至正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巍蒻者走不及多道斃元事始末

鼠變鯉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饑宋書

蠶

冰蠶

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經宿不燎堯時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拾遺記

蛇

白帝子

高帝斬蛇路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堯帝為赤帝子以火德王漢紀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為常其禍安在嶺表錄異

大蛇當道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博物志

蛇頭擊棺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於野中及武長有俊名母死將葬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人以為竇氏之祥搜神記

蛇求渡錢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夢人求渡至皂口謝銀一錢心怪之天微明艙內得紙包沾水猶濕視之果如數覓其人不得忽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可容伏後艙無驚前艙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艙曰渡者上岸蛇頭左搖舟從之左蛇去舟子偵蛇所往時有修船工人在水次蛇從左游水過嚙一人死復攢莽中去舟子呀為前輩蛇能浮水而見夢覓渡豈故示儆與且錄又何從得也閒然堂筆

二老訟地

漢武帝時張寬為楊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蛇 搜神記

蜀精

晉永嘉末建昌縣有蛇長三十餘丈斷道以氣吸人被吞噬者百數吳猛率弟子往殺之蛇死處聚成洲猛云大蛇是蜀精蛇死之日而蜀賊杜弢滅 九域志

醉現蛇形

杜預為荊州刺史時有燕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床上有一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 世說

夢黃蛇

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口止於鄜衍作鄜畤 史書

杯蛇角影

樂廣嘗有親客久闊不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謂客曰杯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 晉書

蛇化雉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以問張華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果有蛇蛻焉

蛇成蕨

晉郗鑒出獵有甲士折一小枝蕨食之覺成疾後吐出一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遂明此物不可生食 搜神記

蟹

辟瘧蟹

關中無蟹秦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以為怪有病瘧者借懸於門病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 筆談

螺

螺女

閩人謝端得一大螺如斗畜之家每歸盤食必具因竊伺乃一姝麗甚問之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遣我為君具食今去留殼與君端用以儲米米常滿今名螺女 江類

螺食人

南康有女採螺為業夜宿亭上聞風雨聲見衆螺張口而至亂啖其肉明日惟有骨在因號其地為螺亭南康記

蛙

沉竈產蛙

趙襄子以無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後晉師圍晉陽而灌之沉竈產蛙民無叛志史記

式怒蛙

楚王伐吳欲人輕死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以其有氣也吳越春秋

蛙鳴鼓吹

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南史

墨池蛙

宋米芾守無為州鑿墨池池中蛙聲聒人芾取瓦片押字投之遂不鳴上有芾書墨池二字無為州志

硃點蛙

宋蘇實治平間為新繁令有異政嘗厭衙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嘗已果不鳴及湖洞群蛙結聚成團啟視之則硃點者居中群蛙擁翼蘇令悉放於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類書

金蝦蟆

長慶中中秋夜有人翫月見林中光屬天如匹布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酉陽雜俎

蝦蟇天使

唐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一日晝坐於堂前軒忽聞堂中聲震若墻圮揆驚視之一蝦蟇俯地高數尺狀殊異竊其故命家童以巨缶蓋焉術解曰蝦蟇月中之蟲天使也

今來公堂非天以榮命付公乎明視之不見數日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室志

老父見夢

唐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矣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北夢瑣言

生菜遇毒

丘儀遭母喪以芻萊有味不嘗於口忽夢見母曰汝啖生

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得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南史)

蜂

養蜂十三窠

明太祖登極命星士問天下同年月日時者以聞乃得一人召問曰汝何為曰村民曰富乎曰貧甚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所釀蜜自贍上曰是也朕有十三省布政汝有十三窠蜂布政亦一王也蜂每窠一王大小不同統轄無異遂謂命不足信賜之酒食(明興雜記)

義蜂塚

嘉靖間閣下楊邃菴諱一清致政林下一日遊鎮江北固山偶見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邃菴令家伻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作文祭之人以為蜂有忠義云(涌化類編)

蟻

漁于硯中

徐玄之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于牀縱獵於花甎之上又見數百人升案携網罟之具漁于硯中得魚數百至明日掘得蟻穴盡焚之(纂異記)

渡蟻

宋庠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大驚曰公風神特異若活數萬命者宋良久曰比堂有蟻穴忽為大雨浸某[illegible]編竹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大魁章獻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第一小宋第十(歸田錄)

救蟻免獄

董昭之過江見蟻附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群蟻穴獄昭之得免(齊諧記)

避蟻

哲宗朝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畢因請曰頤聞帝在宮盥而避蟻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實錄)

人長寸餘

桓謙字敬祖晉太元中忽有人長寸餘被鎧持捌緣機登灶尋飲食之所或有竊肉者以捌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

朱應子以沸湯澆所入處[illegible]不復出因掘之有蟻斛許先
穴中謙後以門[illegible]藏 異苑

蠅

蠅集筆端

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魏略

青衣傳赦

秦苻堅與王猛苻融密議於甘露堂親為赦文有一大青蠅集於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於市曰今日大赦須臾不見 苻堅載記

蠅報恩

酒匠見蒼蠅投酒甕即取放乾地以灰擁其體蠅得活如此數多後為盜被獄成主刑者援筆判決蠅集筆尖揮不去判之蘖得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遂釋之 紓生錄

螢

夜遊女子

夜遊女子螢火也此伏尸之精燒香辟之若入人家其色青者吉紅者有禍殃 青箱雜記

蝶

武帝侍從

夔州高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羣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致病 夷堅雜錄

紙蝶

進士張辟有道術或人召飲意合即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隊而飛以指收之俄在手中人有求之即不許 桑苑

蜘蛛

蛛集

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鵲噪則餧之蛛集則放之 西京雜記

寢門懸絲

張鷟為鴻臚丞帽帶及綠袍並鼠嚙有蜘蛛大如盃當寢門懸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 唐紀

假婦懸人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絶心緒昏錯其母療之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床就琅便蘇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異苑

蝗

蝗腹梵字

蝗腹有梵字云自西天來世傳蝗食苗由吏貪殘所召身黑頭赤者武官頭黑身赤者文官 酉陽雜俎

呑蝗

唐貞觀間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欲呑之曰寧食吾之肺腸是歲蝗不爲患 唐紀

捕蝗

山東蝗姚崇命捕瘞之盧懷愼以爲殺傷過甚崇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有禍崇請當之 唐紀

募民捕蝗

五代晉後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 脩史

蝗不食稼

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 唐紀

蝗墮水死

淸獻趙抃改靑州時京東旱蝗靑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 宋本傳

蝗赴海死

眞宗時旱蝗李廸請罷營造乃雨蝗赴海死 宋紀

烏食蝗

梁宗室修爲涇秦州刺史遇蝗修請田所瀝自咎責忽有飛烏千群食蝗遂盡 梁史

蝗化蝦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賑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爲魚蝦 漢記

蝗不入界

鄭弘爲騶令郡人得遺實懸於道求主遂之春大旱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入 東漢書

蚊

蚊不入祠

後漢趙炳有道術章安令惡其惑衆杖殺之人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合璧

露筋廟

有女子夜至高郵致處有田舍嫂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立祠曰露筋廟 [illegible]

蝨

捫蝨而談

王猛有大志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晉史

蝨緣相鬚

王荆公入朝蝨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墨客揮犀

雜蟲

白起蜈蚣

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

蜥蜴

術家云守宮以器養食之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事則滅矣言可以防淫故曰守宮傳云東方朔諳武試之有驗 師古

曰螺蠃無子取螟蛉養之置木空中祝之曰類我日夜化為己子 藝文

謝豹

有蟲名謝豹見人時以前脚交覆其首如羞狀或曰小人也抱恥而死化為蟲猶羞見人 事物紀原

怪哉

道中有蟲伏地赤如牛肝東方朔覩之曰[illegible]獄也按圖果然朔

立消 出數

狐

吳越熱地所生口中有骨形如小弩常居含沙射人則令人生瘡甚則殺人 洪範五行傳

應聲蟲

腹中若有言小蟲者輒應之讀本草至藍則默飲之則吐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服雷丸 本草綱目

卷三十九終

游允芳刊

古今記林二十九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士漢撰士漢有秘書二十一種已著錄是書分二十七類自正史以迄百家𥘉筆摘錄自謂義例有二一紀淑慝以示勸戒一蒐瑰琦以資見聞然大約從類書中抄撮而成